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〇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2B25/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〇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〇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萬子迂談八卷

〔明〕萬衣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 一

萬文恭公摘集十二卷

〔明〕萬士和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年萬氏素履齋刻本

..... 一九五

瞿文懿公集十六卷制科集四卷制勅稿一卷

〔明〕瞿景淳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瞿汝稷刻本

..... 四七五

萬子迂談八卷

〔明〕萬衣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萬子迂談

八卷》提要

萬子迂談序
勝朝江州萬淺原先生起家進士爲西曹歷外臺官至左布政以執禮不阿拂衣歸優游林下三十年年躋耄餘著萬子迂談舊刻淪于兵燹其舅孫朝紀重鋟之屬余訂其亥豕乞弁一言余攷先生居比部却嚴分宜請託治滇楚閩汴紆籌兵食慮愾而識周凡三涖閩值寇倭交訐全莆城者再閩倚爲長城然則先生夙蘊已嘗見諸行事所談

絕不迂顧志氣犖犖于世不爲
桔槔一時權嬖莫之逞終始淬
厲一節甘以泉石老卽謂之迂
也宜當隆萬時旱潦洊臻流寇
已蠹大厦乃有木復撒之身退
不用矣猶以力所克爲築堤興

萬子迂談

桑序

二

學德在鄉邦家訓女誡見于篇
具可爲法六經皆有劄記而于
樂尤攄特見謂聲依永乃樂器
之聲不從蔡氏之注確指四清
聲糾宋陳氏疑爲無用欲去之
謬謂黃鐘管九寸寸皆九分若

以十則三分損益不可行蔡西
山謂大呂夾鐘仲呂當用倍數
此惑于律管候氣之說夫用倍
旣非三分損益之法播之五音
仍止用半律非自然之數候氣
止可用之冬至寅月陽氣已出

萬子迂談

桑序

三

地上午月且自上降下安有飛
灰之理著論萬言卓乎可傳曾
與李于鱗全曹司韵語亦琅琅
可誦蓋先生實抱有爲之才遭
時孔棘而爲猥瑣所尼故其題
築廬詩云心懸魏闕三千里身

在匡廬第一峯知人論世誦讀
其詩書者咸嗟惋之余爲濂溪
書院山長與其廬鄰近嘗步履
過之見堂中楹帖猶鐫其先大
夫句褰衷聽瀑之軒諮訪軼事
愜焉興仰止之思其子姓多從

萬子迂談

桑序

四

余遊而朝紀能流傳先集誦厥
清芬俾光烈播海宇微特祀于
其鄉見先正之言立也

乾隆丙子嘉平月幾望錢唐桑

調元序



萬子迂談序

乾隆二十余年余自星子綢德化是歲
郡侯董公卜建濂溪書院于蓮花
之洞命余偕闔郡紳士萬朝紀等共
勸厥事距書院數武有精舍焉問之
即萬生之家塾也勸事之暇泃堂送
之而生語一日生手書數卷以請

萬子迂談

額序

一

余白此紀先人淺原公所著之迂談也
版沒於兵燹久矣紀將重刻之梨棗
願丐一言余惟先生在先朝由素請
年間進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不媚權
貴乞休歸匡廬優游遂峰數十年
高風雅致有以自得天真足見先
生之連立也作官闕楚屢遭寇劫提

調兵食悉中機宜保全甚重迨歸田
里宗族鄉黨沐其養教者亦復不少
是見先生之功立也先生必以言重
於世讀先生之書而繙繹之不敷不隨
有與者則質而文簡而該古濟之其
味自然雋永周情孔思固侯諸百世而
不惑者也是先生之言亦可以與其德

萬子迂談

額序

二

功相稱鼎峙而垂不朽者矣金科玉律
顧不重於滿洲書院屆成後是書
梓工告竣先生顯揚祖烈刊送書院
與士子共欽其實可也因案識

乾隆二十年庚次乙亥陽月長白

額爾金泰序



原序

漢承秦燼諸儒掇拾殘剩白首一經至鄭康成
乃能兼注易詩書三禮而樂經猶缺自有劉子
珪而陰陽律數之學著嗟嗟道統至六經乃備
而論著乃完吾儒學術事功都從此出然六經
樂尤為要故云黃鐘萬事根本聲音道與政通
厥旨深矣吾邑萬淺原先生捷穎深詣遠覽博
綜諸所抒發獨造元超非學一先生之語嘗讀
其迂談所摠議論詞章以及經世感時並是名

萬子迂談

原序

一

理石畫經劄三記尤闡前聖之秘挾先天之精
與康成子珪千古映發論隔八相生之數轉精
轉細推遞宮徵商榷正變悉如指掌又與律呂
皇極等書相為印正西山堯夫不能贊詞而京
房承天直衙官之夫律數明性靈微有所宣洩
如水之必穀月之自華論議自為談為班詩歌
自為屈為宋經世感時何有于潁川涑水長沙
廣川哉先生沉靜清約歸來三逕蕭然日命楮
墨為事所著更有人紀新書若干卷惟一生得

力處在六經會神處在律數故其爲文若此余
丙辰在京邸時余友禹存被徵至持其先大夫
集相示余不揣願效芻言第不敢當 晏耳昔
文中子河汾所著以遺其子福時福時拜受之
爲辨類分宗列爲十篇厥有中說禹存其福時
乎余于先生得中說矣

萬歷丁巳秋八月旣望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
修文郎蒲邑眷晚生趙師尹頓首謹書

萬子迂談

原序

二



萬子迂談自序 原名草禺子

先漢距古未遠其文醇渾簡重先質後文後漢
始標作者如杜傳崔黃諸輩賦頌詩誄暨雜文
行世體漸備而質漸漓語云一閱之市不勝異
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代使之爾逮于今
氣挽先秦詞軼上漢倚歟盛哉余何人也焉用
文之夫春蟲好吟夏蛙成聲時所感也余束髮
嗜古嘗願學一先生之言而未能意興所到間
一發摠挾秘探元顓慙管蠡憂天閱世甚有歎
歎至雜而賦頌瑣而規條亦每贅及要之廓落
靡當括而名曰迂談不欲語人聽所散失非情
也一日呼諸兒若孫分搜笥中得曩所貯手草
若干篇令各錄帙以去屬之曰此余竭心力所
紬繹而經畫者余老矣無以遺遺以此聊以當
簞金可乎法言云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誥誨之
學各習其師而識所親而師習之余言不爲異
說倖矣若猶是希世譽而爲木災也非余意也
非余意也小子識之斯言也其春蟲夏蛙之謂

歟

萬歷丁酉歲潯陽八十翁淺原山人書于北
山草堂



萬子迂談

自序

二

萬子迂談目錄

卷一

天地

造化上

造化下

鬼神

仲尼

丹朱商均

太甲

陶元亮

雍姬

匡章

王陽明

司馬溫公趙清獻公

原過

萬子迂談

目錄

一

卷二

讀經劄上

易詩書

讀經劄中

春秋禮記

讀經劄下

樂

卷三

兵制

屯鹽

宗藩

選舉

漕運

兩都

名實

軍解

錢法

兵論上 凡八條

兵論中 凡六條

兵論下 凡二條

社倉 凡七條

閩海紀事

卷四

湖省救荒議

景靈大事 附錄移文

均平里甲徭役

災傷請蠲賑議 凡六條

災傷調兵議

兩河兵馬議 凡十二條

應詔陳言疏

告病疏

乞休終養疏

乞休疏

擬皇極殿成賀表

隆慶登極賀表

萬子迂談 目錄

二

冊立中宮賀表

卷五

重修刑部山東清吏司題名碑記

濂溪書院田租碑記

重修九江郡城隍廟碑記

改修甘棠湖隄碑記

新建潯陽江北公館碑記

新築黃梅縣長樂鄉隄碑記

修築桑落洲隄碑記

京山縣觀音岩記

九江鈔關澄源堂記

潯陽史先生傳

太和山李道人傳

貞節傳

瑞昌柯氏族譜序

興學頌聲冊序

義蒼堂稿序

刻曹大家女誡序

萬子迂談 目錄

三

贈朱大夫督學福建序

贈介川毛大夫出守瑞州序

贈姜約父奉使江北讞錄便道歸省序

賀石磻畢後巷先生榮封序

贈郡侯李公擢廣東憲副序

贈藩大夫敬美王公入智萬壽序

卷六

贈麟洲王公擢本省憲副序

贈郡守李景渠先生入覲序

贈邑侯俞公擢貳潮州序

方魯菴七十壽序

贈邑侯向公調安縣序

賀洪大夫壽母管太宜人貽封序

贈郡博卜先生致仕序

贈民部邵使君北還序

賀節推楊先生榮獎序

萬氏家訓 凡十九條

萬氏宗約 儀注并圖

萬子迂談  目錄

萬氏家祭 并圖議婚嫁告文

萬氏祠規 凡十二條

家塾訓語 四章

祠堂義田碑記 附六條

補遺

洗心橋碑記

卷七

五言古詩 八首

五言律詩 四十八首

五言排律詩 三首

五言絕句詩 八十三首

七言古詩 五首

七言律詩 四十七首


七言絕句詩 十九首

卷八

書啟 三十七

附錄

萬淺原公墓誌銘

萬子迂談  目錄

楊夫人墓誌銘

崇祀鄉賢公移 計十七

五

萬子迂談卷之一

明進士河南左布政使潯陽萬衣著

後學南京刑部主事豫章金廷璧閱

男雲南金滄道副使兼叅議嗣達較

迂談內篇

天地

儒者有言天傾西北地缺東南謂西北天卑而東南地下也夫天地一氣耳乃曰傾缺則天地之氣幾乎息矣竊嘗疑焉乃讀漢史至張騫使

萬子迂談

卷之一

十

西域言騫身所至大宛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至于闐于闐之西水西流注西海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中其南河源出焉康居又在大宛西北奄蔡又在康居西北各二三千里大月氏在大宛西安息又在大月氏西條枝又在安息西各數千里臨西海其地卑濕暑熱云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源出崑崙山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蔽隱以爲光明也由是論之則崑崙當在于闐之間宇內山之最高者所以

高東西者也水西流注西海則爲大宛條枝諸

國水東流則自河源注東海爲中國是東西地俱下而天未嘗卑也儒者所言傾缺似見中國之天地耳大宛以西之天地蓋未嘗見也故昔人至漠北回望北斗在南夫以騫身所至庶幾不爲信耳矣儒者以意測將不爲管窺乎或曰崑崙在于闐之間則天地中也周公立臬于洛陽以定日中謬耶曰洛陽天中崑崙其地中乎造化上

萬子迂談

卷之一

二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之說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周子之說也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不可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此張子之說也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爲暑寒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爲雨風露雷此邵子之說

也合而論之三先生之說終不如伏羲之說爲至自周子言之天陽也動而生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也靜而生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乃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天陽也火也地陰也水也是天生地水生火也且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夫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五行具焉大象謂立天之道

萬子迂談

卷之一

三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言火陽也雖附于天而未常不行于地水陰也雖附于地而未常不行于天是水火者天地之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剛柔默識而旁通之並行而不悖矣夫造化之道陽爲神陰爲形形聚則可見散則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不可見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爲也是豈有形而可見乎知人則造化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窺測而未至也夫暑寒晝夜皆主于日風爲天所變雷爲

火所變雨露爲水所變其理甚明乃謂星辰變而爲暑寒晝夜火爲風石爲雷土爲露豈不牽强之甚且其取象乾不爲天而爲日離不爲日而爲星坤反爲水坎反爲土與伏羲易象大異自謂伏羲先天之學予所未解也伏羲之八卦乾爲天兌爲澤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艮爲山坤爲地夫乾離皆生于陽故天火爲陽坤坎皆生于陰故地水爲陰乾變初九爲初六則爲巽故風爲天之變蓋天下交于陰也坤變

萬子迂談

卷之一

四

六三爲九三則爲艮故山爲地之變蓋地上交于陽也離變九三爲六三則爲震離火變震爲二陰伏則奮擊而雷行故雷爲火之變坎變初六爲初九則爲兌坎水變兌得二陽交則相和而澤降故澤爲水之變此易之太極也蓋造化之道合而言之則爲太極分而言之則爲陰陽謂之兩儀陰陽又分之則爲太陰太陽少陰少陽謂之四象四象又分之則爲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象謂之八卦天地水火常在故爲體風

雷山澤或有或無故謂之變然此皆在造化之中而未生物及陰形陽神合則生人所謂精氣爲物也離則人死所謂游魂爲變也方其生也形神爲一未易察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而去者初無形可見形雖存然已無所知矣陽有知而無形陰有形而無知豈不明甚神無所不統故爲太極神無形故爲無極周子不言神而言理朱註上天之載蓋指神而言也世儒謂鬼神無知覺靈應所謂禍福祭享皆是聖人以神道

萬子迂談

卷之一

五

造化下

造化之妙天火之陽下交于地水之陰則化生萬物草木爲植物得陰氣之多者也故猶附于地飛走爲動物得陽氣之多者也故不附于地天機內運而自爲一物人也者動物之至靈者

也其神屬天其氣屬火其液屬水其形屬土蓋陰陽之會也陰陽之會其妙在精精也者形液之粹而神氣之所和也其始也精由神氣變化而成其既成也神氣因附于精而不去此人之所以生生而不窮也人之始生也固由造化之陰陽而來然稟受有限故其既生也不能不賴造化之陰陽以養飲食入胃以養其中化爲元精則神氣不離形液日益蓋所以續稟受陰陽之有限而使之無窮也衣服宮室以養其外則

萬子迂談

卷之一

六

所以防造化陰陽之外邪使不得侵其形而擾其神也至于醫藥則所以祛其邪而扶其正也此攝生之常也而莫不有節焉知者鮮矣善于攝生者則又以清靜養其神以節宣養其形以吐納交和水火養其精精全形固外邪不侵神氣不離則壽矣此調攝之要也嗚呼深哉

仲尼

仲尼曲肱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周茂叔教人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夫孔顏茂叔豈以貧爲樂哉見所大不見所遇耳夫見所大則心泰不見所遇則安安則無不足故常樂是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夫能安卽患難夷狄貧賤且順受之況于富貴乎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苟有一毫願外出位之心則不安卽富貴且患得患失況于貧賤夷狄患難乎宜無適而樂矣推而極之如夷吾之相桓一匡天下而天下後世戴其仁顧召忽死之

萬子迂談

卷之一

七

而仲不死其心畢竟有所不安此非仲之所不樂乎豈惟仲也湯武之于桀紂周公之于管蔡有慚德焉是故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上下與天地同流老安少懷擊壤鳴缶樂樂利利以適其性則孔顏之所謂樂也豈直曲肱飲水簞瓢陋巷而已哉故回也一介之士問爲邦而不辭孔子亦不以爲過卽以四代禮樂告之而不諱然其出處進退終不以蔬食簞瓢易之故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焉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羞桓文而不道卑管晏而不爲噫甚矣孟子之似夫子也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蓋亦登其堂而窺其深矣非身有之孰能言之哉前川花柳滿坐春風其殆有得于先生之樂乎

鬼神

漢史稱河南守吳公薦賈誼于文帝帝說一歲遷誼官至太中大夫乃廷臣短誼言誼少年喜

萬子迂談

卷之一

八

事論多更制帝乃疎誼不爲用用爲長沙王大傅久之帝念誼復召見宣室因感鬼神之事問鬼神之本誼具言所以然之故至夜分帝爲前席然言秘不傳世莫聞其說謂何李義山詩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至今以爲帝病子謂此不足爲帝病當爲帝喜蓋帝心幾希之牖而君子納約之時也惜誼言不傳耳孟子見齊宣王言王政王曰寡人好貨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詩曰乃積乃倉乃果糗糧又曰寡

人好色孟子亦曰昔者大王好色詩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易納約自牖之義因其機而利導之帝問鬼神蓋有懲于新垣平輩之詐而欲爲探本之論此其機之動矣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理禘嘗之義治天下其如視諸掌乎使誼能以孟子之意因其問乘其機而告之以此帝必大有開悟當不止于文帝而已夜分之言雖不傳疑亦未必出此夫文帝以德化民幾萬子迂談

卷之一

九

致刑措百姓富庶海內晏然此何如主也而誼顧不及此以致主于王道乃一切論議務爲紛更痛哭流涕非其情矣宜其遠投于外卒至憂憤以死也君子曰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豈不爲誼盡哉

丹朱商均

人之言曰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予則曰是大不然夫堯舜之天下自禹視之孰不曰丹朱商均之天下也堯舜一旦舉以與

人畧無遲留顧惜其子之心而丹朱商均之任其父以己之天下與人畧無一毫希望而怨其父之意其視舜禹之有天下也亦不以爲奪己之所有而輒萌讐敵疾恨之心又且推賢讓能傾心曲意與其弟妹若百官謳歌訟獄者從事于南河之南陽城之下此豈不肖之所能爲乎今夫千金之產兄弟瓜分之猶然挾長恃愛覬覦不已而移恨讐疾其父逞其吞噬之心無所不至惟厚念刀錐之利遽然若此其甚也而況

萬子迂談

卷之一

十

于天下之大利常情之所覬慕而不可得者乎以此較之尤不可謂不肖也且舜禹者雷澤之漁人塗山之匹夫耳非有弟兄手足之情如秦伯之于王季夷齊之于中子也而丹朱商均一切不以介意若曰父命爲尊而已矣是又可謂之不肖乎乃孟子謂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者何也蓋其所謂不肖者特不克肖夫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之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舜耳夫以堯舜爲之父本難爲肖子其時舜有重

華協帝之德禹成萬世永賴之功天下朝覲謳歌訟獄咸歸之此以見堯舜之禪非私心而舜禹避而辭之不獲夫然後踐位之爲天與也然則丹朱商均之不肖當必有辨吾恐人誤解孟子之言而猥與敗類之子齊觀也故爲論著如此或者察焉

太甲

湯孫太甲承祖踐帝位伊尹受顧命佐之帝不道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桐宮二年太甲悔萬子迂談

卷之一

十一

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然後復辟夫太甲君也伊尹臣也以臣放君不幾逆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當其放之也伊尹總已天下之謳歌訟獄者不以爲悖百官不以爲疑伊尹亦不自以爲嫌也及其復辟也伊尹還政天下之謳歌訟獄者不之尹而之太甲百官不總尹而總太甲伊尹亦不自以爲德也惟欲匡其君正其國以終先帝之命而已矣或曰假令太甲而不悔過也不自怨自艾也不

處仁遷義也則何如曰終于桐而已矣假令太甲之子之爲其父也哀痛而號泣于人曰予父之終于桐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使人于伊尹之側必欲得父而後已則又何如曰假令太甲而不悔過也不自怨自艾也不處仁遷義也而伊尹也不忍其子之情遽然而復之辟則太甲以子之故益肆其不道顛覆典刑猶故也伊尹也又將何以處之其能復放之否也將隱忍坐視其顛覆而莫爲之所耶審如是則天

萬子迂談

卷之一

三

命日絕人心日離畢竟稔惡自斃而已伊尹也其如彼何哉雖然尹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其肯隱忍坐視其顛覆而莫爲之所耶聖人之所爲必有非众人之所能識矣夫以臣放君猶然敢爲而不以爲嫌而况于父放子乎臣放君而君不悔猶然不可復辟而况于父放子而子不悔乎總之臣放君父放子無非欲成其爲君爲子而已他何求焉曰何如斯可謂成其爲君成其爲子耶曰天下之謳歌訟獄者不之尹而之太

甲百官不總尹而總太甲太甲之悔過天下之人信之也百官之衆信之也不必伊尹信之一伊尹信之不能成其爲君矣舜見瞽瞍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舜之孝天下之人信之也天下之父子之衆信之也不必瞽瞍信之一瞽瞍信之不能成其爲子矣此舜之所以爲大孝尹之所以爲大忠與

陶元亮

陶先生解組彭澤浩歌西歸傳五柳以自明開

萬子迂談

卷之一

三

三徑而求益忘形爾我託意壺觴雅曠之度遐哉邈矣觀其自言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毋復獨多慮茲于死生之際尤有飄然獨往之懷直與孔禱曾簣朝聞夕死同趣非見道之真其孰能之顧儒者論敘獨以長往少焉梁統有言淵明晉世宰輔耻復辱身後代自宋高王業漸隆不欲復仕其述夷齊箕子魯儒之言則于革命代謝之事三致意焉噫茲其志亦微矣有所託而逃焉豈得已哉

雍姬

鄭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公患之乃使雍糾陰殺之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乃告之祭仲反殺雍糾尸之于市厲公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夫祭仲專國有可殺之道矣厲公陰使人殺之豈君道哉雍糾承亂命以殺其妻之父而謀于妻有必成之害矣而祭仲之妻教其女曰人盡夫也又豈母道耶嗚呼祭仲之女其殆難處乎

萬子迂談

卷之一

西

夫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婦之天也君不可諫夫不可諫乎諫而不從夫道絕矣則告于父而自經以明吾心可也不明乎此乃洩其謀而戮其夫豈不誤哉然不惟可以諫夫而亦可以諫父不從則死之死于父猶之死于夫也死于父爲孝死于夫爲義孰謂天下果有難處之事哉

匡章

匡父不道其子匡章幾諫見志不從勞而不怨則辟妻屏子終身不養焉人皆曰匡章不孝孟

子獨與之游又從而禮之曰是則章子而已矣夫章子幾諫而至于離其親寧何取焉其設心以爲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不若是則內無以感悟其父外無以自解于人是則罪之大者孟子乃春秋與心之法也幾諫何可廢哉顧幾諫在章子悅而不懌從而不改章子雖孝亦末如之何也已故他日又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茲言也豈非爲章子責善離親之故而發耶

萬子迂談

卷之一

五

若茲則章子之于父也終必聽其陷于不義而已乎則諍子至誠真切之心安能悠然坐視其父而莫爲之所如秦人視越人哉律之以精義是又大不然者昔者瞽瞍日以殺舜爲事使舜浚井則實井使塗廩則焚廩當是時也舜則何所逃耶抑亦何所怨耶惟號泣于旻天笑笑如窮人無所歸終其身慕之已耳繼見瞽瞍夔夔齋栗而瞽瞍乃允若竟以底豫四方聞之風動而天下化此何以故耶夫孝者通天地感神明

行仁之本而萬化之原也故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輒加乎百姓語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孝之終也此身一失而干犯大倫則萬事五裂矣故曰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噫大哉舜也斯其至矣彼天下之父未嘗有瞽瞍匡父之行而其子乃以瞽瞍匡父之待其子者以待其父見之行與事之間噫喪心病狂斯人已矣乃若舜之徒也其設心也當奈何哉當奈何哉

王陽明

萬子迂談

卷之一

六

陽明王先生之論學也其宗旨大要在致良知云蓋因學者專事訓詁詞章之末以口耳聞見爲知故揭此論以提醒後學其功大矣而意似有未盡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又曰乍見孺子將入井無不有怵惕惻隱之心斯言也學者自幼誦讀至此未有不掩卷而嘆心動神躍者矣所謂良知者非耶及情實旣開習染所漸則愛敬慈移于所慕矣然且外示以愛敬慈之容所謂閒

居爲不善見君子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也其掩之著之之時所謂良知者何嘗不自知哉然必爲彼而不肯爲此者其故何耶此無他自欺之心害之也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無一毫之不誠矣然則不誠其意良知其可致乎或曰聖經誠意在致知之後故曰知至而後意誠今以誠意在致知之前何也曰非有先後總是一事如曰致知須誠意意誠須正心致知矣而意不誠明知善之當

萬子迂談

卷之一

七

好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所謂自欺之小人也意誠矣而心不正氣稟識見之偏好善惡惡有時而失理則君子有所不免更須正心蓋涵養省察使此心未發之時廓然大公感物而動無一不中乎理此儒者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

司馬溫公趙清獻公

司馬溫公平日所行可對人言趙清獻公旦晝所爲必告天知愚謂雖不語人人必知之雖不

告天天自知之只求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却好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語人告天孰大於此

原過

過也如日月之食故君子觀過可以知仁復其見天地之心故君子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夫人不能無過貴于能改卽到不可改處亦是仁故君子寧使人見其過毋寧使人不見其過是故湯武之于桀紂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周公之于管蔡兄弟之倫如之何其怱然也顧其仁有大大于君臣兄弟之間者所謂大義滅親湯武周公其何辭于天下後世耶故曰湯武順天應人誅一夫未聞弑君也又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此所謂天地之心而日月之食也聖賢之學權衡輕重毫釐不差蓋如此

萬子迂談

卷之一

太

萬子迂談卷之一全

萬子迂談卷之二

明進士河南左布政使潯陽萬衣著

後學南京刑部主事豫章金廷璧閱

男雲南金滄道副使兼參議嗣達較

讀經劄記上

易

夫易聖人設卦以觀於象也象由數生舍數則無以見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贊易也必舉天地之極數以明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一

自一二三四言之謂之數自形而有無之間言之謂之象自推考象數言之謂之占隨其變而言之謂之辭辭也者所以明道也故辭之所指變也象也數也占也無不具焉是故可以動可以言可以制器可以卜筮蓋不如是不足以明道之變動而盡夫時中也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然不越乎陰陽其究則一而已矣一者天地之根本也萬物之權輿也陰陽動靜之源也故謂之太極所謂一也

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

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

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

拘於無變非易也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

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

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謂之知易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後世之人皆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二

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其功盛矣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啟於其心而假手焉耳

夫道妙於無形而著於有象確乎不易而變動

不居聖人於是立象數探賾索隱載之於書莫

非日用常行之實使人因有象而悟無形之妙

卽變易以求不易之方玩而體之服而行之言

有據而動有則措諸事業自誠意正心以至於

齊家治國平天下隨用輒效此體用兼該之學
伏羲畫卦之旨周文憂世之情夫子傳易之志
也

太極未判則爲陰爲陽不可測判則陰陽著矣
著未分則爲九六爲七八未可辨分則九六七
八定矣人心未動則爲吉爲凶未可必動則吉
凶斷矣方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吾心猶太
極也猶未判之著也一有感焉圖存而亡兆計
安而危伏固不待駟舌之追措諸事業而吉凶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三

禍福已對立於胸中是知吉凶界限判於心動
之初君子必恐懼於不聞不睹而致謹於喜怒
哀樂之未發使此心凝然湛焉昭乎潔如常若
太極之未判著策之未分則天理全人欲盡語
默出處皆純乎道夫如有不動動斯吉有不
筮筮斯神此聖人心筮之妙是爲著筮之本
易更三聖而象數義理備自夫子殁千數百年
論易者各據己見泥象數者流於詭怪說義理
者淪於空寂而聖人憂患作易之旨昧矣至未

康節邵子推明義文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著伊
川程子推衍夫子之意而卦畫之理明泊武夷
朱子作本義釐正上下經十翼而還其舊作啟
蒙本邵子而發先天讀易者當由三先生之說
派而上之以會義文周孔之心庶幾可與言易
矣

夏后氏之易曰連山以重艮爲首商人之易曰
歸藏以重坤爲首周人之易曰周易以重乾爲
首周禮太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四

有四則卦之重也久矣孔子之時歸藏之易猶
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

鄭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
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
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
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
撰德是也唯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
王弼尚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
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易有

聖人之道四焉義變象占其可闕乎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哉

夫卦六十四文王象之首以元亨利貞之文爻三百八十四周公繫之總以用九用六之說洪範占用二貞悔貞靜也悔動也故靜吉而動凶則勿用動吉而靜凶則不處動靜皆吉則隨寓而可動靜皆凶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聖人所以樂天知命而不憂也夫子之心其文王周萬子迂談

卷之二

五

公之心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夫子蓋歎易也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夏商周之易雖殊而所主同於卜筮傳注雖紛紛不一而專主理義曷若卜筮上推理義之爲實朱子曰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所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爲善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

母之分於咸恒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欲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卽此而推隨讀而用是則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

夫易說至程子迺粹而明至朱子迺曲而盡蓋惟程子能真體四聖人之心惟朱子能反覆推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六

明以備程子之說學者謂程傳專主義理本義專主占筮迺取二先生之書熟玩而參考之每程傳有未安本義必推原經旨期於允當而後已至於程傳之巍然炳然者本義初未嘗別出新意乃知本義所以補程傳之遺而於占筮猶拳拳者亦因程傳所畧而著之而後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意始盡學者徒見其異不知合異乃所以爲同也

易之一經實備六經之體存象辭則該乎詩之

比賦正心術則貫乎書之精一防情僞則著乎禮樂之中和辨吉凶則著乎春秋之褒貶人君用之則君道盡人臣用之則臣道盡聖人用之則道教彰賢人用之則德業新庶人用之則悔尤亡象數云乎哉文辭云乎哉

夫易道廣大無窮學者能隨其所見亦皆有得惟其出於自然而無所穿鑿則雖古人之所未發亦足以成一家之言也六十四卦圓圖以乾兌離震坤艮坎巽循還旋布而天地之動靜一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七

歲周天之氣節一月太陰之行度皆可見方圖以乾兌離震坤艮坎巽縱自上而下橫自左而右而邵子大易吟十二月之卦氣二十八舍之象皆可推變通圖由乾坤反覆相推陽以次而左升陰以次而右降而六陰六陽羣卦之序粲然可考致用圖以後天八宮各變七卦而四正四隅反對之象秩然有紀皆巧妙整齊不煩智力無毫髮可以增損無纖隙有所疑議所謂出於自然而無所穿鑿者

夫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則自元而至於貞坤則自貞而反於元此天道所以流行而不息周子所謂元亨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者元亨利貞至理無妄五性於是乎始萬善於是乎出天下之事於是乎標準易之六十四卦皆是物也

復卦七日來復建戌之月陽氣剝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見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

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卦先庚三日後庚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八

三日甲庚皆申令也如漢甲令乙令也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康成之說非是

按昔有求昏者卜得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果以夫貴獲封又有求官者卜得羝羊觸藩不能遂不能退果竟死于旅由是觀之榮辱死生之際人不能逃聖人作易于數千百年之前顯應于數千百年之後奇亦甚矣似不能爲後人趨避之圖也而周孔濂洛諸先生又爲作繫辭彖傳圖說發義理之蘊以明修吉

惇凶之道豈故爲是說以愚人哉夫道有象而無形雖變動不居而確乎不易聖人與民同患使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故觀象玩詞觀變玩占靜吉而動凶則勿用動吉而靜凶則不處動靜皆吉則隨寓而可動靜皆凶則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此聖人所以樂天知命而不憂也

書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九

書孔子所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尙書斷近取遠定其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爲簡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耶孔子百篇遭秦火至漢時濟南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

得僞大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旣出孔安國定爲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故謂之古文尙書復遭巫蠱而不出漢儒聞孔子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尙書兩漢儒者之所傳大抵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尙書也故杜預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歧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十

西漢之末欲立古文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僞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經可謂多厄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是可嘆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

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者欲知書之本末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聱牙而難曉者如大禹謨亂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聱牙不可易通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十一

曉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衛宏序古文尙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晁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見

書載二帝三王之政政者心之所形也故道德仁聖統於心制作名物達於事內外之道合而帝王之政備矣求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引後儒稽古不過以周爲據而秦人滅學周典亦多殘缺廼欲以不完之文徵隆古之舊斯

益難矣朱子教人讀堯舜典歷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樂禹貢山川洪範九疇之類須一一理會令透蓋讀書窮理卽器會道乃學者之當務謂學有本末道無精粗禮樂官名聖人猶問則讀是經者安得不求其故哉

按讀書當先觀其道德而後及其事功如堯典首曰欽明文思克明峻德而後光被昭格以至睦族平章命羲和歷象授時以釐百工熙庶績皆功用也舜典自濬哲文明溫恭允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十二

塞至于慎徽五典咨四岳命九官以至明目達聰皆事業也蓋其充積之久至誠感召自然於變時雍四方風動中庸言至誠不息久徵悠遠博厚高明分明畫出唐虞體信達順篤恭而天下平之象及至禹謨世承極治水土平後專以民生食用爲急故其德政歸于養民而修水火金木土谷爲六府惇典以正德器物以利用衣食以厚生爲三事合而爲九功使皆得理而不亂然比唐虞固有間矣

至于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治定之初立中建極以王天下湯誓惟有慙德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泰誓牧誓武成尤爲費詞商奄起隙非周公以聖德匡救周鼎幾搖後世非無建官立政綱紀規模只無本源如剪采爲花終不如天然精采也

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主

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槩耳

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堯舜授受於上臯夔稷契接武於下都兪吁咈者何謂讀三盤五誥之書當思人君布告於上臣民聽命於下丁寧委曲通其話言而制其心腹開其利益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誓之書當思其命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悟者何見以是心讀

是書則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議論可以心通而意解矣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水弗知所入諸若此類甚衆

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惟五詩禮易春秋雖皆不無闕誤而不若書之甚也朱子嘗欲作書說弗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弗果得非讀之有所疑而爲之不敢易邪

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日者聿古筆字以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古

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

嘗觀授受之秘危微精一片辭隻語足以該之至易曉也乃若立綱陳紀綏民靖國死生患難之變下而至於軍旅行陣器械弓矢之微纖悉備具何如是之不憚煩耶與賢與子各因其時天尊地卑貴賤位矣革命之際湯武行之當時不疑後世稱聖於變之民不煩告戒九官分職

初無費辭多士多方乃諄復而不已君陳畢命亦幾數百言安在其爲同條共貫也苗民之頑若非干羽之所能格太甲不明若非三書之所能移天雨反風亦豈啟金縢者之所能感動哉然此舉彼應捷若影響泛觀帝王之行事幾于散漫無所統紀者然旁通曲暢無不各得其宜各止其所豈無自而然哉道行于天地之間散在萬物萃於人心廣大悉備悠久無疆卓然常存而未始斯須亡也精粗一理古今一時物我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五

一機天人一致得其所謂一則應變酬酢開物成務莫非一之所寓也

讀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則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雖千百載之遠猶旦暮遇之也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正文七百餘字號曰中文尙書

詩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六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爲甚詩於人學自爲一宗筆墨蹊徑或不可尋逐非若他經然其流爲騷爲選爲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可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經家難與論言外之旨矣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爲毛傳

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叅攷三家者獨朱子集傳閱意妙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息是用不就彼徂者歧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七

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
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狸首鸞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載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彙中溱洧諸

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云耳噫安得使淫邪三十五篇悉從屏黜豈非千古一快耶

讀韓詩外傳疑其爲先秦時文字韓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邱伯傳之魯申培公故號魯詩齊詩齊轅固所傳故號齊詩或以國稱或以氏傳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而韓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八

之傳又與齊魯間殊雖非其解經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于孔門商賜言詩之旨况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自聖人刪詩之後分而爲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代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

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益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敘變風十二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

萬子迂談

卷之二

无

按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必陳詩凡以喻志先王采之以觀列國之風見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盛衰因而財成揀振之故孔子爲邦必曰放鄭聲卽桑中溱洧諸篇刪詩而存之使人知其所以可放所以可懲也必欲盡去而後爲快則後世不知所放而懲者爲何豈必盡爲鬼神饗賓客之樂哉

讀經劄記中

春秋

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極致治世之要務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矣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守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

萬子迂談

卷之二

无

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邱明受經于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天王

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丘素王左邱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子卒仲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三

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于獲麟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昭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

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豈其情哉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甚無取焉

夫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三

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 交侵華 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廼喟然而嘆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于是就

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于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春秋之傳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至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夫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脇也以納幣爲用禮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三

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庸得不棄其所滯求其所安乎

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于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所當敘也五禮弗庸所當

秩也五服弗章所當命也五刑弗用所當討也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四

故春秋者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

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大抵爭辨于褒貶之異究詰于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

于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敎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

先儒謂左氏非左邱明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今左氏傳卽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爲特詳焉春秋非史也夫子因魯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史者備記當時之事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始霸是歲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五

所書者皆晉事莊九年齊桓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弑君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十數言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詞大率皆予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奧旨絕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

春秋一經事變至繁經文至約二百四十二年

諸國之事而以萬八千言該之及三傳繼作左氏則按國史紀事飾以文詞然而大義未明時有訛舛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者蓋有以識夫筆削之意董子繁露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此經之大旨也三傳之作固不可謂無補于經也然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遺一事以日月爵氏名字爲褒貶以抑揚予奪誅賞爲大用執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五

合則輾轉生意穿鑿附會聖人經世之志泯矣諸儒雖多訓釋大凡不出三家之緒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成晦昧譎怪之說可歎也已先儒曰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附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于程氏然其生也當宋南渡之時姦倭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忠義憤怨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

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于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穿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君心之所當行下以啟發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于此也

萬子迂談

卷之二

无

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于天下而春秋之教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息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削以寓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高弟如游夏尙不能贊一辭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撥亂之權惟孟子爲能識其意故曰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曰竊取之矣此三者述作之原委也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畧具始終赴告之情策書之體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羊穀梁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然尙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旣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爲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

萬子迂談

卷之二

无

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卽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嫡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于策此史氏

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爲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萬子迂談

卷之二

无

使凡此之類其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于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畧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致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萬子迂談

卷之二

辛

諸侯敬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于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畧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強于四夷偕王猾夏故伯者之興以攘却為功然則自晉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于蜀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萬子迂談

六者尙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畧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畧其以日為恒則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恒則以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恒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為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按春秋有是非而無毀譽也魯論記季氏富於周公冉求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夫孔子魯人也季氏魯大夫也冉求為之聚斂孔子使小子攻之至于鳴鼓可謂赫然怒矣即為求將無毀于其主耶曰非毀也孔子常自言之矣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直道

而行也蓋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豈不以民心至愚而神是非自不可掩其所攻求殆直道而非毀矣春秋者非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哉昔李願中謂羅仲素說春秋初不甚解及任羅浮後其說不知如何夫羅浮何預于說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與

禮記

萬子迂談

卷之二

筆

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于太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畧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夫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

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母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耶大冬官未嘗缺也雜出于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庭椿始著復古篇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爲全書夫周官六典周公經制之書也畫井田立封建大而軍國調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芥纖悉靡不備載六

萬子迂談

卷之二

書

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于天官大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遺也周家太平氣象不可復見哉

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作也而王朝之禮不與焉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于天殺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冠昏射御朝聘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當是時五等之國莫不實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據此以行禮此有周盛時所以國無異

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
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于縱放而憚于檢
束也而去其籍則曩之受于王朝者不復藏于
有司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卽十七
篇之類也其數乃至三百若所謂曲禮又在
經禮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先王
之世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行之蓋以
禮有所闕則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
多也

萬子迂談

卷之二

羣

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
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觝毀訾之言
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缺以尙書周官考
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
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
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
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法也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距今數千載其致治之大本大法于今可
見者書與周禮而已書載其道治天下之本也

周禮載其法治天下之具也有天下國家者以
書之所載立其本以周禮所載措諸用孰謂唐
虞三代之盛治不可復哉世謂周禮不可行者
以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也嗚呼是非聖經之
過也彼不識聖心而徒泥其文也唐太宗斟酌
蘇綽之制以爲建官授田制軍詰禁之法而貞
觀之法遠邁兩漢況以聖人之心行聖人之法
天下豈有不蒙聖人之澤乎

萬子迂談

卷之二

羣

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白威
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
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
致一也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爲體
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
乎度數之末而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夫
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經禮所以具儀禮之大
無餘蘊矣

按禮記皆古先格言凡爲禮者記之如禮儀

三百曲禮三千皆是綱領節目使漢儒知禮各本其所自出分記類聚更加謹嚴不敢以己意竄入則後世不疑其亂經苦其煩多也卽如曲禮首章何等嚴重典雅次章雖室欲之事覺血脈不續索無味矣後世必有作者以周禮儀禮禮記三書所載互參簡取列爲經傳煩者刪之彙成一書則可與四經並傳于無窮矣

讀經劄記下

萬子注談

卷之二

五

樂

夫古樂之不傳也然其始終本末則畧見于虞書而律呂聲音猶存于俗樂觀者未察耳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樂之始終本末畧見于此自明良之歌以至三百篇之作今尙可考莫非各陳其情是之謂詩言志今俗樂之詞曲各陳其情乃其遺法也詩旣成矣其吟咏之間必悠揚宛轉有清濁高下之節然後可聽是之謂歌

永言今俗樂之唱詞曲乃其遺法也當歌之時欲和之以樂器之聲其樂聲之清濁高下必與歌聲之清濁高下相應是之謂聲依永今俗樂唱詞曲之時或吹竹彈絲與之相應乃其遺法也至此則樂已小成矣若竝奏衆音清濁高下難得齊一故須用律以齊之如作黃鐘宮調則衆音之聲皆用黃鐘爲節作太簇商調則衆音之聲皆用太簇爲節然後清濁高下自齊一而不亂是之謂律和聲俗樂以宮尺上工合四爲

萬子注談

卷之二

五

板眼如作宮字則衆音皆以宮爲節作尺字則衆音皆以尺爲節然後不亂乃其遺法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至此則樂乃大成矣神人以和則其用也夫作樂之法始于詩言志終于律和聲始乃言其本而終則其末也古樂之始終本末不畧可見乎自蔡氏書傳誤以聲依永之聲爲歌聲致先王作樂之妙晦而不明夫樂器之聲與歌聲相依乃事體文理之自然也若謂歌聲與歌聲相依則非惟事體不通且亦不成文

理矣西山律呂新書亦惟不知此故不可用

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七百二十九分西山謂積八百一十分蓋以十分爲寸乘之也夫律呂之數以九爲法故黃鐘九寸寸有九分分有九釐釐有九毫毫有九絲絲有九忽蓋未嘗以十爲寸也以十分爲寸則三分損益之法不可行矣西山之誤明甚以九分爲寸相乘則當得七百二十九分也

黃鐘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

萬子迂談

卷之二

羌

林鐘長六寸三分益一上生

太簇長八寸三分損一下生

南呂長五寸三分三分益一上生

姑洗長七寸一分三分損一下生

應鐘長四寸六分六釐三分益一上生

蕤賓長六寸二分八釐下生

大呂長四寸一分八釐三毫上生

夷則長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下生

夾鐘長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上生

無射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下生

仲呂長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右十二律長短之實乃自然之數也西山乃謂大呂夾鐘仲呂當用倍數故謂大呂長八寸奇夾鐘長七寸奇仲呂長六寸奇此蓋惑于十二月候氣之說以黃鐘九寸之後大呂不可輒短至四寸奇太簇八寸之後夾鐘不可輒短至三寸六分奇姑洗七寸之後仲呂不可輒短至三寸奇故加倍其數耳殊不知十二律候氣之法

萬子迂談

卷之二

罕

相傳已誤况律呂本爲正五音而設候氣蓋其用之一端耳夫六律爲陽老陽之數九而陽始于子故黃鐘九寸以次而短至無射而極六呂爲陰老陰之數六而陰始于未故林鐘六寸以次而短至仲呂而極乃自然之數也故其播之五音無不順序大呂夾鐘仲呂若用倍數既非三分損益之法至播之五音不免止用半律蓋仍去其倍數也制律則用倍數至于正音則仍去其倍數蓋若當時止用本律之數爲自然乎

况律書謂仲呂爲十二律之窮蓋謂其數之極短也若加倍數爲六寸有奇則猶長于南呂應鐘又安得爲十二律之窮乎至于六呂各居其辰之衝則爲律呂相生之序所誤耳尤爲無謂不論可也

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是謂黃鐘一勾若太簇爲宮則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鐘爲羽是謂太簇一勾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宮准此則與西山大

萬子迂談

卷之二

罕

同但西山謂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則有礙耳蓋宮商角徵羽以清濁爲序宮最濁商次濁角在清濁之中徵次清羽最清律之長者其聲濁律之短者其聲清故以黃鐘爲宮則以太簇以下四律爲商角徵羽蓋以太簇四律漸短于黃鐘故也至于以太簇爲宮則又以姑洗以下四律爲商角徵羽蓋以姑洗四律漸短于太簇故也十二律之爲五音蓋不過以清濁之序定之耳其

數蓋無常也西山所謂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云云者止可施于黃鐘一勾餘律則豈可行乎

古樂相傳有四清聲故編鐘編磬皆用十六蓋以十二應十二律餘四應四清聲也其法本爲六律正五音而設蓋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以至蕤賓爲宮則夷則爲商無射爲角大呂爲徵夾鐘爲羽濁清順序正律自定若夷則爲宮則無射爲商黃鐘

萬子迂談

卷之二

罕

爲角黃鐘之長九寸其聲濁于夷則勢不可行故用仲呂上生之變黃鐘當之變黃鐘止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此清聲之一也夾鐘爲徵仲呂爲羽仍用正律是謂夷則一勾無射爲宮則仍用變黃鐘爲商此清聲之二也太簇爲角而太簇長八寸其聲濁于無射勢不可行故用變林鐘上生之變太簇當之變太簇止長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忽八初此清聲之三也仲呂爲徵林鐘爲羽林鐘長六寸其聲濁于無

射勢又不可行故用變黃鐘下生之變林鐘當之變林鐘止長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此清聲之四也是謂無射一勻至此則六律全矣此清聲所以止于四也宋陳氏樂書不察其原疑四清無用輒欲去之過矣樂之律呂雖有十二至用以正五音則惟以六律為主故古書類謂以六律正五音至于六呂則不過助律備音而已西山惑于禮運旋宮之注疏乃謂六呂亦有五音共三十音合六律所正之五音爲六

萬子迂談

卷之二

聖

十調及考孔疏宮徵相生之序清濁凌犯勢不可行則又爲變律變半律以曲通之其法至用二十八律若如其法則編鐘編磬皆當以二十八爲數蓋自來論樂者所未聞也其不可用蓋不待精于音律者而後知矣至于周禮大司樂圓鐘爲宮之說則或別有法今無所考闕疑可也

樂音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變宮變徵二音其說謂宮與商商與角相去各止一律故相近而

聲和角與徵羽與宮相去各二律故相遠而聲不和變宮變徵蓋爲濟其相遠以和聲也予謂相去一律二律蓋以律之辰次爲言耳至于聲之清濁次序則不以相去一律二律而有間也姑以黃鐘一勻明之黃鐘爲宮九寸太簇爲商八寸姑洗爲角七寸一分清濁固爲相近然林鐘爲徵六寸去姑洗亦非相遠至于南呂則長五寸三分其去黃鐘始爲相遠然此乃音之自然非人爲也若謂變徵濟徵之不及變宮濟宮

萬子迂談

卷之二

聖

之不及則蕤賓變徵長六寸有奇視林鐘爲稍長猶可也應鐘爲變宮則應鐘止長四寸六分有奇較南呂則又短矣以南呂太短其聲之清去黃鐘之濁太遠故濟以應鐘而應鐘之清又過南呂則安所濟乎此甚不通之論也殊不知樂音之清濁雖以宮商角徵羽爲序至其用之則宮商角徵羽各隨其詩之音節所宜或先或後蓋未嘗拘其序也則角徵羽宮之間又何用以二變濟之乎陳氏樂書謂二變當去今從之

樂雖備五音而起調畢曲則恒以一音為主如作宮調則起調畢曲皆主于宮作商調則起調畢曲皆主于商角徵羽調皆然一音為主而衆音從之如聽調然故謂之調如俗樂之端正好一闕則宮調也故其聲含洪而揚始終不失乎宮集賢賓一闕則商調也故其聲悠長而抑始終不失乎商猶古意也但古法先有詞然後審音以定調今法則先定調然後按腔而填詞此爲少不同耳法雖不同至于調之爲宮爲商則

萬子迂談

卷之二

聖

無以異也古法審音以定調如何曰詩之詞句有短長則其音自有清濁高下之異審其音之宜宮宜商一也句之韻脚字各不同審其音之爲宮爲商一也然荆卿易水之歌初爲商聲士皆流涕則商調也繼爲羽聲士皆裂眦則羽調也夫易水之歌詞一也其調可以爲商可以爲羽則古之樂調亦可以變通而用之矣或問西山所定六十調如何曰西山謂六律六呂皆有五音故謂樂有六十調予四清章內已辨其失

至其論起調之法則又以一句變爲五調如黃鐘一句在本句則爲宮調在太簇句則爲商調在姑洗句則爲角調在林鐘句則爲徵調在南呂句則爲羽調蓋以黃鐘以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故也夫黃鐘之音極濁故止爲宮音不復爲商角徵羽音役于他律今以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爲宮調而以黃鐘爲商角徵羽調則清濁凌犯豈可行乎况同用一句之律乃謂其爲宮爲商爲角爲徵羽安所別乎

萬子迂談

卷之二

果

殊不知一句之中各有五音每音各主一調餘音則不過從而應之耳如黃鐘句中以太簇爲商若作黃鐘商調則其音乃太簇耳餘三調倣此西山之說不可行也

或問古有十二月律管候氣之法其理如何曰此相傳之誤也候氣止用黃鐘之管候子月冬至之氣餘月則否何以知之蓋古法占候恒在歲初冬至蓋陽氣之始也氣在地中且無形可見故以黃鐘之管候之冬至之日氣至灰飛則

氣節相應是謂和平若氣至灰飛在冬至之前
或在其後則爲太過不及于是乎有占與冬至
登臺望雲物以占吉凶蓋同一意也若謂餘月
皆候則丑月陽氣未出地中候之猶可也寅月
以後陽氣已出地上又何候乎况午月以後陽
氣皆自升降下又安有飛灰之理然則謂十二
月皆以律管候氣者其爲相傳之誤也無疑矣
或問古樂俗樂不可並論尙矣今子論古樂動
引俗樂爲證何也曰古之度量衡皆出于黃鐘

萬子近談

卷之二

聖

之律今之度量衡非古也然以量長短以較多
寡以稱輕重與古之度量衡無異蓋物有定形
初不以度量衡出于黃鐘與否而變也今之俗
樂雖不出于黃鐘之律亦豈至大異于古哉蓋
清濁高下樂有定音是故不可變也然則樂之
本末始終斷可知矣論樂者不求樂之本末始
終乃謂不得黃鐘則不可復古樂以成至治豈
不悞哉漢志謂黃鐘之律九寸加一寸爲一尺
夫度量衡所以取法于黃鐘者蓋貴其與天地

之氣相應也若加一寸爲尺則又何取于黃鐘
殊不知黃鐘之長固非人所能爲至于九其寸
而爲律十其寸而爲尺則人之所爲也漢志不
知出此乃欲加黃鐘一寸爲尺謬矣至于准黃
鐘之律爲量爲衡則不可徑致故必用容黍之
法黃鐘容千二百黍亦當時偶然之數耳使止
容千黍則卽准千黍爲量爲衡亦可也論樂者
求黃鐘于度量衡固已疎矣論度量衡者不求
于黃鐘又求于容黍豈不疎之甚哉容黍解見

萬子近談

卷之二

果

後

虞書之後論樂者莫詳于禮經之樂記顧其詞
則時有過當而失實者讀者識其意而不泥其
詞則可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
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
其財匱若此者以其象言之耳蓋樂之有宮商
角徵羽猶國之有君臣民事物宮商角徵羽亂
則不可以爲樂猶君臣民事物亂則不可以爲
國其道相似故以爲此非謂君臣民事物之失

道真由于宮商角徵羽之亂也曰然則何以爲聲音之道與政通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所謂聲音之道與政通者此也非宮商角徵羽之謂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聖人之言是固不可易矣

律呂元聲甫兩峯李文利氏所著其法謂黃鐘律三寸九分最短蕤賓律九寸最長宮音最清羽音最濁與古法大相反竊觀此不過一家之

萬子迂談

卷之二

晃

言耳究其實則非也夫律之短長音之清濁皆人所命則謂黃鐘爲長爲短宮音爲清爲濁似無不可今所以知其非者亦以其法象無准倫類不通耳古法黃鐘律長九寸蓋以天地之陽冬至之日始自下而升然去地上猶遠故埋黃鐘九寸之律于地中以候之氣至則律管灰飛以此爲驗若黃鐘止三寸九分則安能與地中之氣相接若謂候氣之法十二律之管埋于地中者皆齊其下不齊其上則十二律之管氣至

當一時灰飛又何以別于黃鐘此其法象無准一也律以候氣和聲聲氣俱屬乎陽老陽數九故黃鐘九寸若謂三寸九分則不知何所取義此法象無准二也樂聲與人聲均有五音而人聲猶爲自然喉爲宮音舌爲商音牙爲角音齒爲徵音唇爲羽音此人聲之自然者也李氏亦謂此爲可據矣喉爲宮音豈非以其來之深長而濁乎故古人以長律之音爲宮以配之唇爲羽音豈非以其來之短淺而清乎故古法以短

萬子迂談

卷之二

辛

律之音爲羽以配之今李氏乃謂宮音最清羽音最濁則與人聲之宮羽相反此倫類不通三也李法謂數少者音清數多者音濁及論五音之數則謂宮音五十商音八十角音九十徵音七十羽音六十宮音五十最少謂數少音清可也商音次清數乃八十羽音最濁數乃六十又安在其少者清而多者濁乎此倫類不通四也若謂宮土音故數五十羽爲水音故數六十則商金音數何以反八十角木音數何以反九十

乎土濁水清理不可易今乃謂土音清而水音濁何居此其倫類不通五也夫既以宮爲清而羽爲濁矣及論樂調則又謂蕤賓爲宮則夾鐘爲羽又安在其宮清而羽濁乎此其倫類不通六也此六者皆其大端餘瑣瑣者未暇細論然其法之非也明矣

中原音韻江西周德清氏所著也其法謂平分二義入派三聲平分二義則以平聲之字音有抑揚分爲陰陽若荒黃青晴之類是也詞曲之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奎

間當用陽字者不可用陰字當用陰字者不可用陽字若失其法則歌喉有礙然此亦近世之論耳古法不然也古人歌詩有叶音蓋借他字之音而歌之也則于字相近而音有抑揚者固可以相借而用之矣况周法謂入派三聲則入聲之字當歌之時亦借爲平上去聲而歌之矣拘于平聲而不拘于入聲抑豈得爲通例乎然則周氏蓋亦知音而未達者也獨其所述十二曲調猶可考見古樂之彷彿觀者亦不可盡廢

之耳嗚呼禮失而求之野豈得已哉

神樂觀所具中和樂譜乃知合四宮尺上工卽五音之別名但四清有黃鐘大呂太簇夾鐘而無林鐘與管見不合然四清全無用疑傳久有誤蓋與五音相生之法不合也姑記于此以備參考云

夫樂生于心者有是心而無所寄宣其意于言言成章爲詩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歌詠之歌詠之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被之聲容是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奎

之謂樂樂無詩非樂也亦無樂也古樂之亡久矣周禮失其真樂記遺其制去籍于諸侯之僭殘壞于秦火之焚漢儒附會于其前諸家紛紜于其后上誣天文下誣地理中誣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此通彼滯小就大遺零星破碎補轅牽合取其一庶或可用會其同則見難行卒皆人爲之私夫豈天然之妙于人心固戾矣又何暇論雅與淫古與今哉夫樂以質實爲體敷施爲用諧聲爲正中律爲的凡宮商

之相應正變之相接全半之相濟陰陽之相宜如星之麗天如風之行水如織具之經緯乎文綺雖萬象錯列而各有條理皆取諸造化之自然而不敢附之以己意期于宣人情而成詩歌耳雖不必屑屑乎考天文察地理稽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自有所符契焉考之古人制作之極用之園邱而天神降用之方澤而地祇出用之宗廟而祖考格用之朝廷而庶尹諧用之房中而宮闈睦此無他順其自然發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垂

乎人心宮商正變全半陰陽中節而已矣

陳氏樂書曰甚哉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邪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五管以九寸爲法者班固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爲法者司馬遷之說也持隔九相生之說以仲呂止生黃鐘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十二律之外更增六八爲六十律者京房之說也本呂覽淮南王安蔡邕之說建軀實重生

之議至于大呂夾鐘仲呂之律所生分算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于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之說也演京房南事之餘而伸之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生者宋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房之說而以新舊法分度參錄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校定黃鐘每律減三分而以七寸爲法者隋劉焯之論也析毫釐之強弱爲算者梁武帝之法也由此觀之諸儒之論角立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垂

遙起要之最爲精密者班固之志而已今夫陰陽之聲上生者三分之外益一下生者三分之內損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若夫適多寡之數長短之度小大之量清濁之音一要乎中聲而止則動黃鐘而林鐘應動無射而仲呂應和樂未有不興者矣彈宮而徵應彈徵而商應彈商而羽應彈羽而角應是五聲以相生爲和相勝爲繆先王立樂之方也律不求元聲元氣雖能宰物

終是苟且與天地何與哉然聖人得元聲以候元氣今當候元氣以求元聲律能應氣度量衡由之而定凡八音之輕重厚薄大小多寡長短皆由于律其體則天地之體宜其用之能感天地也

聖人不能以一身周天下之用故制爲器數以教萬世是以天下後世人非聖人而道則聖人之道也昔孔子聞韶于齊夫其考擊而搏拊者不必皆夔倫也而其美如此者器數存也且聖

萬子迂談

卷之二

重

人之道有文有本天道有織有洪自然之理也今不論度量衡之數而曰妙在其人則聖人當時止爲一支之木一塊之土一鈎之金足矣何必爲鐘爲鼓爲笙爲磬又從而爲簞爲絃有煩有簡若是哉今試以祭祀之時燕享之際琴瑟缺其絃笙盡去其簞鐘萬鈎爲罇鐘合以方寸之鼗鼓又從而盡去八音使寶常擊食器荀勗搖牛鐸可乎不可乎是故君子不爲無益之空言必究制作之實用

律雖非生于累黍然古樂旣亡律管非累黍亦何由定予謂亦須自九十黍累爲九寸然後依蔡氏之說多截竹管或長一分半或十分分之一以至于九中間必有適之者矣

埋管之地不可以城市之中蓋城市之地翻取數過皆灰糞瓦礫非本然土必于曠野素無人居之土地之黃壤者亦須去二三尺以盡客土掘亦不可深深則恐傷正氣如此候之或得正氣之應矣古樂旣亡代變新聲至元則壤之極

萬子迂談

卷之二

重

矣周德清中原音韻方且自謂知音姑以四聲論之聲之有平上去入猶天之元亨利貞地之東西南北也今以元音入不能歌乃以入聲派入三聲是何理也夫之知王黃呼喚雖差聲與韻未害也德清乃以六爲溜國爲鬼至于別爲平則無字彼徒知譏沈約以南蠻之音爲中原之音自不知以北狄之音爲中原之音也獨其論黃荒元兆之分陰陽爲得耳器與造物通唯律而已黃鐘旣定凡天地之器雖衣服盤盂皆

造化之運形而上形而下本一物也八音之數惟絲爲自然其七音皆倚此而起數

絃實隔八若益一分上生大呂與損一分下生大呂倍其數長短不差絲毫然不如下生爲自然于十二律之序爲順審思自見

司馬遷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則反其所尅不可被之八音

大呂爲當十月管逆數至應鐘爲夏至

世說稱有田父于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七

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尺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今尺惟車工之尺最准萬家不差毫釐少不同則不利載是孰使之然哉古今相沿自然之度也然今之尺則古之尺二寸也所謂尺二之軌天下皆同是也以木工尺去二寸則周尺也昔魯公欲高大其宮室而畏王制乃以時尺增一寸召班授之班知其意復增一寸進于公曰臣家相傳之尺乃舜時同度之尺也乃以其尺爲之度諸侯聞之爭召班然班亦本木工之

聖者也

世儒有言學樂必先等字若然三百篇無一章中律者經言律和聲未聞以律就聲也夫人之聲有洪者細者亮者萬萬不齊惟古聖人之聲可爲律耳正使人人之聲皆中律亦只五聲人有八十四喉舌哉且如呦呦鹿鳴一句上呦字宮下呦字徵豈一字二音哉協以就律耳等字云者非知樂者之言也

聲出于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出于肺開口而

萬子迂談

卷之二

七

吐之謂之商出于肝而張齒湧吻謂之角出于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于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

宮土聲也其性圓而居中商金聲也其性方而成器角木聲也其性直而崇高徵火聲也其性明而辨物羽水聲也其性潤而澤物

伏羲作扶來曰立本

神農作扶搖曰丁謀

黃帝作咸池

少皞作大淵

顓頊作六莖

唐堯作大章

虞舜作大韶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

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

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

和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

鏞以間鳥獸蹌蹌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堯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夏禹作大夏

商湯作大濩

周武王作大武賓牟賈侍于孔子請曰夫武之

備戒之久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夫樂者

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

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

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

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

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

分夾而進事早進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

至也且女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及商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

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

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

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

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

之桃林之野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

萬子迂談

卷之二

辛

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

櫜然後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

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

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

而民知孝朝覲而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而

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

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

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萬子迂談

卷之二

空

成王時周公作大勺又作房中之樂以歌咏后妃之德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一變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致羸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致鱗物及邱陵之祇四變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致介物及土祇冬日至于地上圜邱奏之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方邱奏之八變則地祇

矣皆出宗廟之中奏之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秦始皇改周大武爲五行房中曰壽人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爲娛李斯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懼喜合殷懃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耶二世然

之竟亡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唐山夫人作房中之樂帝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懼哀作大風之歌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

世祖作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育命舞明帝應圖鈴作大予樂其後有短笛饒歌之樂其曲爲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

萬子迂談

卷之二

空

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立雲黃雀釣竿等曲列于鼓吹多敘戰陣之事

河間獻王以治道非禮樂不成獻雅樂然以備數不能用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之瑟悲不能禁乃破其瑟爲二十五絃

晉武帝命傅元改漢鼓吹饒歌爲二十曲述功德代魏鼓角橫吹曲昔蚩尤帥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帝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其後魏

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多思于是減爲半鳴而尤悲矣胡角者以應胡笳之聲後爲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李延年因而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不存惟有黃鶴隴頭出關入塞折楊柳黃覃思赤楊想行人十曲

齊作雅樂初武帝在雍鎮有謠云襄陽白銅鞮反縛揚州兒銅謂金蹄馬也白金色及義師興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其後帝篤敬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奎

佛法作善哉大樂大勸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爲遮天大會其後臺城淪沒風雅盡喪矣

隋有萬寶常知音爲何安所阻初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對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當相殺當時四海全皆謂不然大業未其言果中而寶常貧困饑餒將死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然其法雖不行人皆以爲神見者于火中探得數卷行于世

煬帝時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帝將幸江都其子常從外戶彈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忽大驚蹶然而起變色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毋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所以知之帝竟被弑于江都

唐元宗喜神仙之事楊敬忠獻霓裳羽衣之曲帝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子弟三百及宮女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奎

數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子弟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張樂長生殿梨園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蓋羯鼓本胡羯之樂其聲焦殺特異開元間陞胡部于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如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後又詔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律明年安祿山反涼伊州甘州皆陷土蕃

按古樂稱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至于格苗

感神通天地常疑此爲盛德之形容不圖
爲樂之至于斯也及觀秦二世之好鄭衛
而亡魏武帝之鼓胡笳而悲素女鼓瑟不
禁之事襄陽銅鞮反縛之謠萬寶常聽太
常而泣王令言聞琵琶而驚以至梨園新
聲之荔枝香堂上胡部之甘涼陷種種靈
應夫黃鐘萬事根本也樂候灰飛元取天
地之氣天地鬼神之應謂非一氣流通耶
信不誣矣信不誣矣顧世之談經者必稱

萬子迂談

卷之二

奎

六經易書詩禮春秋各有專業而樂則廢
絕無傳士人亦不復講而論治法者雖對
舉禮樂亦空談耳夫律呂與天地相爲終
始雖云至樂無聲亦必假器數以鳴其盛
古今雖人人殊其心同其理同也宜未有
不可知者必有好古君子究心于是者矣
是述也其存羊之意云噫河間獻王王令
言萬寶常當時號爲知音而不能用寶常
竟被沮抑致令發憤焚書饑餒以死豈不

惜哉

萬子迂談卷之二全

萬子迂談

卷之二

矣

萬子迂談卷之三

明進士河南左布政使潯陽萬衣著

後學南京刑部主事豫章金廷璧閱

男雲南金滄道副使兼叅議嗣達較

迂談外篇

兵制

夫兵者所以禦外侮而消內患者也是故制兵之法莫善乎寓兵于農莫不善乎養兵于官今之兵無事則坐食于官食有不繼則脫巾爲變

萬子迂談

卷之三

一

有事則畏敵如虎損威失重官司無計卽舍而不用則召募無藉之人以爲兵費巨而効鮮事解則兵聚勢重而不可散散之則潰而爲盜流劫滋蔓莫可究詰是外侮莫禦而內患作矣嗚呼養兵以自耗募兵以召亂兵制之不善未有甚于此者也且各衛之軍旣給之以屯田復養之以月糧夫軍之月糧卽屯之子粒則軍之自食也旣取之軍復散之軍張官設吏法雖詳而敝益甚軍不沾其實惠徒以惠奸而已其制不

尤爲不善乎以今觀之惟民兵之制差爲近古

有寓兵于農之遺意焉或總括一衛之市以民兵例之每田若干畝出兵一名依里甲之制定而爲班做什伍之法編而爲師無事則耕于野農隙則練于官城守之役更番入衛有事則命將以出調而從之免其子粒之徵以爲自食之計或量取什一以備不虞省其募兵之費以爲犒賞之資或本戶餘丁自相幫貼如此則食旣不耗兵自有常四野皆兵一呼而集富國強兵

萬子迂談

卷之三

二

之計似莫善于此矣至于武職之濫其流之敝又有不可勝言者似當于武舉之中行推選之法任其賢能厚其祿養庶幾可以得人亦裁冗員革冗食之大端也

屯鹽

夫俊傑之士拔時以成務者不在循墨而膠柱在操其所重以決其趨以其所不用而濟其所必用耳我國家患在西北不可一日去兵與食而屯鹽者固足食強兵之本也或曰鹽以輸金

金以廣糴固其所矣屯以召耕荒蕪之地多而力耕之民少卽召之使耕給以牛種然且委而去之屢行屢罷如之何其可壑也曰此正不得其所重而操之以決其趨耳夫國家備邊旣不可一日去兵與食而煮海雖天下之所甚利又不可饑而食者也以其所不用濟其所必用不有轉移之機乎我祖宗朝設鹽法以濟邊而名之曰種者蓋有微意焉一切以粟種不以金種耳夫惟不以金則其勢必趨于粟趨于粟則邊

萬子迂談

卷之三

三

氓自急其利而重農不必屯而屯之利自泉湧而不可止夫利之所在豈惟邊氓卽商且就而耕之矣此非以天下之所甚利不可饑而食者以濟其所必用乎何也吾操其所重耳厥後種粟例稍稍弛而槩以金種爲便商始以屯鹽岐而二之是商反操其所重不爲益商人之所甚利而損國家之所必用乎卽輸金以易粟而市之公私操之緩急利之輕重又不可同日語也誰復重本而趨農耶此非屯之所不可與而粟

之所不易積哉爲今之計不必遠有所求惟在復祖宗之舊一切以粟種不以金種則邊食自足邊食足則邊兵自強備邊之計思過半矣若曰勢重不可亟反難以蹴致又在當事者推賦租之術以調停之粟卽稍減則屯可漸復而鹽亦不踴久之則不惟驅氓商于農而六師所至將賣刀買犢充國屯住之計自行不必驅之使耕而邊無不毛之境矣其利之所生也可勝用耶不此之圖而區區召屯役役老農其何以行

萬子迂談

卷之三

四

之哉抑又有說焉行之之機在上不在下在內不在外何也軍士方枘腹于邊而請鹽引者往往爲空文如之何其可行耶

宗藩

夫親親者帝王惇睦之典也我祖宗朝大封親王歲祿萬石親王之諸子皆爲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皆得世封郡王之諸子卽親王之孫爲鎮國將軍歲祿八百石曾孫爲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孫爲鎮國中尉歲祿四百石五

世孫爲輔國中尉歲祿三百石六世孫而下世世奉國中尉歲祿亦二百石親親之典可謂厚矣但初封之隆本不爲過數世之後公族益蕃如河南周府初封一王耳今分封郡王已五六十位鎮國而下不下五六千位矣國家財賦有限勢難爲繼今雖稍加減折數亦不多計一歲之祿折銀二十四萬有餘原派額祿僅六七萬耳所缺十五六萬無從處辦往往借支京邊以濟燃眉之急年復一年所借不下數十百萬矣

萬子迂談

卷之三

五

卽一府而他可知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若不及時通其變使爲可繼之法將來何以支持坐待則祿有不繼加派則民力不堪不惟非以恤下而安民恐亦非以奠宗而善後也屢經言官建議宗室亦往往自言之願開自生之路而朝廷親親之愛亦未嘗不欲破格以待之也顧以重違祖訓遲疑而未決耳夫聖祖之神明豈不知末流必至于此周公成文武之德百世之下自當因時損益恐聖祖在天之靈不能

無望于今日也朱子有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得裂地而王嫡子繼王庶子皆封侯嫡子繼侯諸子皆無封卽成周封建之法也是故聖人定爲九族之制自我而下限以五服五服旣盡情雖無窮而勢則有所不及也今天子之子封爲親王親王之嫡子繼王庶子皆封爲郡王郡王嫡子亦得繼王此漢法也又推周漢之所未盡郡王之諸子若孫若曾孫元孫凡五世皆得仍其舊封主賓亦得視以爲差以示郡王五服之澤

萬子迂談

卷之三

六

比隆周漢多矣其六世以下去郡王之澤日遠朝廷之恩勢亦有所不能及似當別爲區處以遂自生之願令宗室之才賢不致困廢民命之膏血庶幾少甦而國家之元氣藉以培養天下萬世之福宗社無疆之慶古之所謂達孝何以加于此哉

選舉

古者取士鄉舉里選察薦辟召以崇德興行遐哉尙矣今選舉之法皆以文詞而尙德之風少

雖三途並用惟進士一科天下趨之莫不以是途爲重就其所重仍舊制而少變之合三途爲一或者其可行乎三年大比兩京各省各總計鄉貢歲貢合若干人先行府州縣正官多方採訪從公各舉所知以賢良方正孝廉力田爲主文詞止取達意不必雕刻視額三倍其數上之提學官提學官再加訪核如有異同不嫌二覆試以文詞二倍其數移之提調官與監試官再加訪核仍如鄉試法巡按御史量地方人材多寡子迂談

卷之三

七

寡照會試卷南北中例務使均停以鄉貢歲貢三年正數上之南宮南宮會試量天下員缺多寡稍廣其數請于上廷試賜第分三甲一甲選京職官二甲選府佐若州縣正官三甲選司府州縣幕州縣佐若教職等官如古委吏乘出之類皆以進士廣之在內從吏部都察院在外從撫按同秉至公嚴加訪核各論薦皆得預翰林科道部屬之選其仕而犯職若酷暴毒民者重加以法舉主連坐之如以人材難知恐其變節

也舉主首發得免其罪不設廩增附員但次先後進序年齒稍寓尚德之風用成禮讓之俗提學官時其考校以文行而黜陟之省其廩祿以俟異等此其大畧也或曰廩膳年深者將忍棄之耶曰廩膳年六十以下精力未衰文行可取者則旣薦之矣其衰而賢者或遙授一命復其身田有司相待得與見任致仕同其齒德俱尊果見推于鄉評者則優以廩帛待以上賓或可以風天下况以廩膳之祿養達尊之賢旣可以

萬子迂談

卷之三

八

酬其勞亦不致傷其惠矣其衰而不賢者是自棄之也又何惜焉况今之爲士者多于農一爲士卽得復其身田就以其所復者而加乎農是不惟棄農而且有妨于農也苟尙德行重力田則可漸致敦本之效而不浮于食人人砥行咸有士君子禮讓之風雖不肖者亦將無所容矣而人才不古吏治不興未之有也

漕運

令甲漕舟五歲一舫三歲一葺官爲給直凡若

子每舟軍十人有屯田有安家有月糧有行糧有過湖有過淮有撥淺有折耗有繩纜纖細畢具運糧一石共計費銀八兩有餘而兌運之勤耗餘丁之幫貼諸所私需不與焉處之良至而待之誠厚也然猶往往告病虧折掛籌朝廷歲供四百萬石民雖竭膏血以輸而軍則視爲騙局兌糧之時不收本色而官軍私自折乾或勒捐耗糧毀辱官長起運之後官軍食費盡皆取諸舟中監臨主守盜用而不可禁及至上納則萬子迂談

卷之三

九

滲以水漿插和沙土以一石計之朝廷所費不止八兩矣今之運民糧者計其所費每石直三十石耳不足以當軍運之半然又民之自備非若軍之張口以食民也民雖苦軍之需而朝廷猶不得軍之力又何取于運軍哉倘照民運之例能以軍之所需盡以給民使之自通必有可觀矣

兩都

夫留都國家之根本漕運京師之咽喉我高皇

帝起淮甸渡江而東創萬世之業實始于金陵文皇帝定燕鼎踰河而北成不拔之基實藉于漕運故金陵謂之留都金臺謂之行在留都之宮殿衙門內外官僚一切如舊而漕運專設重臣擁兵坐鎮良有以也今朝廷在金臺遂以京師爲重而留都爲輕視爲冗員漕河淤淺卽以河道爲重而漕運爲輕視爲兼職此愚之所未解也萬一奸雄乘機竊發民窮思亂一呼響應水陸並進直搗留都已而引兵東下截阻糧運萬子迂談

卷之三

十

以吭其咽喉據東南財賦之地加以西北邊陲之敵又從而侵擾中原京師不坐困耶興言及此可爲寒心當事者必有以紓此矣

名實

古稱識時務者在俊傑又曰庸人不足以擾天下而擾天下者皆才智之士夫非才智不足以當俊傑乃云才智之士反足以擾天下者何也養之無漸用之太驟而棄之甚輕耳夫所謂才智者非庸人之謂也資之近道而才足有爲者也蓋必拔而儲之試以諸艱遲以歲月使之漸磨練習而其才始成其才已成可以用矣而好奇者則曰此常品也姑舍是必求異才而用之

萬子迂談

卷之三

士

卽有人曰某也異才則信之不貳拔于九地登之九天惟恐其不早也及其不效則棄之如敝屣矣夫棄之誠是也顧非其才之罪也是未嘗養而用之驟自我而棄之也不併其才而失之矣乎誠能取而儲之試以諸艱遲以歲月使之漸磨練習而其才已成則從而用之雖無大異于然彼固嘗試之矣如醫之參朮尤可以滋元氣而不至于大敗夫天下惟中材最多彼才智之士上之人用之非常其心亦自驚愧無以

甚異于人而副非常之用遂思爲烏毒剖剖之術汲汲焉以售其奇然未嘗有漸磨練習之識則何以善其後而天下始多事矣彼以爲異才者實則爲庸醫耳以是而布列有位使于四方筦樞一道謂不足以擾天下吾不信也故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噫可味哉

軍解

夫充軍下死罪一等遣之遠方貽之身後卽古投四裔放四凶之法非不善也而實有遺奸焉

萬子迂談

卷之三

士

予嘗恤刑楚中有從本都僉解訪察軍犯者解者家貧變產以行而本犯方且從容徧告幫貼及至起解到衛收管批回未繳而本犯已復逃回官司仍令原解押行又復延捱原解被累不過不忍一朝之忿互相採歐以致本犯傷重而死官司依律遂問原解抵命夫訪察軍犯原係惡人而都圖解戶實爲無辜之役今既累其家敗又復致其身亡軍解之苦不尤甚于充軍耶雖未必人人皆然而致累破產中途磨死者事

亦不少且隨解隨逃既無益于軍伍而三犯處死畢竟得以逃生是徒爲無辜之害大非懲惡之典也當事者雖嘗憤惋不平然竟未見有議處者凡以附近不足以懲奸而納贖反足以滋惡耳今或少變其法免其發遣待以不死如高墻之法或禁錮終身或酌量年限似無不可近該禮部題准各省俱設閒室尤爲近便是在天潢且然而况于凡民乎且禁錮本土則拘繫縲綬之中人人習見不無畏悔抑或足以化奸頑

萬子迂談

卷之三

三

而蘇善類也古者罰弗及嗣永遠之例或者其可少恕乎至于清軍一節買軍買解隨解隨逃大率類此倘意在足兵開隨地投充之例既宜于土著尤便于籍查卽有逃亡隨得補役不致缺伍是或一策也

錢法

歷代錢法輕重不同立名亦異均以通其利而前民用也然或鑄或廢通塞不一者凡以私鑄之弊盛用數之不同耳夫私鑄盛則錢賤錢賤

則貧民易爲生是不可禁也或曰錢賤則利輕何所利而僞耶曰錢輕薄則賤本輕而利重也曰民既樂趨之柰何欲禁之耶曰吳王濞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卒致叛逆是可以不禁乎曰近日鑄錢其法不行何也曰銅非本省所產工費已過其母又以十文爲用其數加于他省大行錢之初百姓已難慮始而他省以七八文爲用趣利與販者多則錢不聚徒爲人毆利耳其何以行之但革輕薄通天下定以十文爲用無論

萬子迂談

卷之三

古

新陳須重十分以上者得行之則私鑄自除與販可絕而錢通矣何也十分以上重則利不償本也故不鑄十文爲用賤則貧民易爲生也故樂趨其尙弗行矣乎

兵論上 凡八條

一用兵非賞則無以勸功非罰則人不用命今戰勝者計首級行賞夫兩軍兵刃相接縱有殺傷豈暇斬取首級我軍若務斬首其奸惡賊首必乘機而逃首級雖多亂終不息况揮刀雖在

一人成勝實由衆力今有首級者方論其功無首級者通不見錄亦非所以使之併力齊心也且中隱危機使賊知餌兵之法則破軍殺將皆由于此尤不可不慮今宜別立賞格戰勝之後總計首級多寡將領作一等先登陷陣者作一等衆人作一等其有顯立奇功人所共見者不拘常格重賞超拜則接戰之機勸功之道兩不悖矣至于敗軍悞事將官不可先行紀過宜卽奪其官令其戴罪殺賊有功併論庶將士畏法萬子迂談

卷之三

五

知所用命也

一朝廷之于流賊除首惡不赦餘賊滾馬投降者皆得免罪此係古法但時勢不同反能害事蓋我之兵威旣振賊之生路已絕恐其死命拒戰縱能勦滅我兵亦傷故有赦免脇從之令一則開彼內潰之路一則全吾好生之仁若我軍未振賊勢方張先宣此令則使奸惡窮民無所畏懼流賊所至從者如歸也意以今日從賊得以抄掠自存賊勢若進則可圖望不軌勢退亦

可投降不死不惟不能潰賊之黨而反益其黨矣今宜示令四方英雄豪傑之士許詐投賊中或傳報消息或臨陣爲我內應從賊中殺起若乘便擒斬賊首來降重賞超陞則賊首不免疑懼不敢多收奸惡窮民而其黨日孤矣此與用間意畧同

一朝廷以庸人爲賊不足慮奸雄從賊乃可慮今天下有司將部內豪傑籠絡歸我庶不爲賊用其意雖善但恐阻忠義之心長奸雄之氣且

萬子迂談

卷之三

六

有司卽不知誰爲豪傑而籠絡之也今宜宣諭朝廷撫養百姓恩德甚厚流賊偶因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擾害良善甚爲可惡爾等豪傑之士固難獨抗坐受其害豈不悞哉不拘官吏紳生軍民人等有抱英雄之材者許自行糾合鄉里演習武藝如遇盜賊生發勢小則自行擒捕勢大則協助官兵併力夾攻有功與官兵一體陞賞如此則人人能戰在在有兵流賊之勢自弱而籠絡豪傑之術亦在其中矣保甲鄉兵之法

與此畧同

一朝廷命官領兵勦殺流賊若事無統紀終難撲滅賊在直隸則山東之官不問賊在山東則河南之官不問使賊得以東西逃豈得萬全須設總制重臣一員令其隨賊向往卽督本處官兵聽其便宜行事設法勦捕則盜賊之路自窮而平定之期有日矣

一古人用兵之法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若賊勢方張輒與大戰亦難全勝宜待我萬子迂談 卷之三 七

軍分爲數營以一軍當其前與之相持一軍繼其後度我軍將乏迭進以待之餘軍或攻其左或攻其右或從間道繞出其後襲之彼賊爲我所擾勢難得食又無應援不出半日其氣日衰然後合兵以殺之則萬全之勝可必矣
一兵法曰兵無選鋒謂之北今調到之兵雖多而勇怯能否之實未辨卽我兵亦不自知孰強孰弱孰勇孰怯故接戰之時但有一二被傷輒自驚懼潰敗甚可慮也今宜將各軍逐一試驗

分爲上等中等以爲選鋒其餘隨宜驅使以列于陣內以壯聲勢或令餌賊乘機以出其奇古人有先敗而後致大勝者用此術也
一獲奸細不必斬殺仍犒以飲食曉以利害結之以恩縱其歸去傳語我民陷于賊中者暗地相結乘便殺賊首來降除賞銀一萬兩爲首者卽授遊擊叅將衆人亦各授官若臨陣爲我軍內應從賊中殺起使賊驚亂戰勝來降亦計功陞賞此所謂用間也

萬子迂談

卷之三

六

一練兵之法只用十二人爲一隊內隊長一名兵十名火兵一名爲攜焚火具同行以供十二人之食如遇動調旣不乏食自不擾民五百名爲一營設一把總領之前習弓箭烏銃繼以狼筈再繼以傍牌短刀蓋遠則弓矢近則短刀狼筈長兵傍牌自衛更番迭進直勇猛向前殺去更不須他技奇巧所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有不戰戰必克矣

兵論中 凡六條

一兵二戰與守而已攻戰之策既備而城守之計不可不講故堅城深池往往失陷是豈可徒手以待之哉其守之之具更倍于戰城朶天城舖夫每處二名更番勞逸此特瞭望聲息耳若賊來攻城不可只靠此輩須另設敵兵故城上設有敵臺正爲此也如城有五門須得精兵五枝每枝可百餘人置于兩門中路之敵臺或要害處遇有賊來朶舖夫瞭望卽報敵臺兵將前來拒殺勿令登城然當守城之時城中之人俱

萬子迂談

卷之三

充

赴城朶城中未免空虛賊必先有奸細入城以爲內應從中放火殺人則城朶之人必俱闕赴城中救援城朶無人賊就乘機登城殺人放火開城門闕入卽不可禦故城中又須設中車一枝大兵可三五百人鎮壓其中五門城朶大不許擅離信地庶幾中外有備可保萬全矣一賊在外攻城之計百出或以積薪燒城門或用尖頂木驢伏船挖城腳或從水洞作隧道以通城中或從高山作瞭臺以窺虛實或決水灌

城以致崩陷或用鐵毬佛郎機以衝城或用雲梯天橋以登城或住城外樓屋以鳥銃射朶口之人或搬砍樹木拆卸屋料堆積城下如山高接城朶如履平地或本城不堅久雨臨時崩潰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一一俱要有備故火器灰糞柴草桐油鍋皂木植竹篾板片鈎刀擗石鵝子石盆桶瓶礮被單鹽條糞瓢糞桶水缸鈎擔燈籠火把油燭弓箭弩藥等件至穢缺一不可一賊在城下城上之人只用梆鈴不可喊叫致

萬子迂談

卷之三

手

自勞乏凡火藥弓箭丸彈之類不可驚慌輒自虛發須審視令百發百中

一城舖梆鈴更鼓瞭望之人不可一刻少停若暫停一刻久勞之人卽斷睡賊聞無聲知睡卽登城矣日久人倦不可姑息示恩興化之陷正坐此也不可不知

一守城兵夫固不可不嚴尤不可吝于賞犒如守城一日一人三分萬人不遇三百兩十日只費三千兩以三千金博一城百萬生靈之命其

輕重大小不啻天淵又何吝哉予嘗守興化所費不及三百金初時動支庫藏若有難色及至城全計費喜幸不勝非浪言也

一守城徒備于內無以攝服敵人之心彼且堅壁以待其斃日久糧絕援兵不至其將奈何又須設勁兵二三枝懸重賞縋城而下或劫其營或尾其後或襲其左或攻其右賊在民居則焚其巢賊在江湖則焚其舟久住之賊必行抄掠則設伏以截其歸路多方擾之以分其勢則彼

萬子迂談

卷之三

主

自保不暇又遑攻我耶古人謂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盡兵以攻堅城則屯兵費糧而緩于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得間以襲我之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其法有三曰正曰奇曰伏坦坦之路穀擊肩摩出于此入亦于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攻其西者曰奇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

衝敵之腹心者曰伏兵出于正勝敗未可知也出奇十出而五勝也伏則十出而十勝矣攻守之將不可不知

兵論下 凡二條

一兵以足食爲先師行糧從攻與守俱不可少軍儲一節尤不可不講也我國初衛軍十分爲率三分操守七分屯種蓋使之各有所事車司其役農不違時屯種者出子粒以食操守之軍故設倉廩官攢吏斗以司出納一月一散不得

萬子迂談

卷之三

主

預支如正月給散尙有十一月子粒在倉倘遇有警城操之軍卽有所賴非若今之操軍又兼屯種今之子粒反得坐銷令倉廩空虛官吏徒設不惟糜費官鈔抑且坐蠹倉庾一遇有警城操之役無粒米可賴徒枵腹待斃耳况望其死力耶所當急復祖宗之舊以紓燃眉之急者也一九江郡城周迴十里有強自南迤東自東迤北多山岡田園人烟稀甚以一城計之幾過半也夫十里空城孤懸江表當東西南北水陸之

衝四面受敵議者或欲收城則棄險于外或欲填實則慮始爲難往往中輟竊謂收城之役不但棄險公私交誼之時旣難擅興而堪輿禁忌之說未易輕動惟關外居民稠密而殷積勇健而機利固不能明爲填實之事亦宜有以駕馭之不可任其奔逸反以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夫關民之不肯入城者一則利之所在一則害之所伏人情未有不趨利而避害者也苟能遂其所欲趨而濟其所欲避天下之事恐亦未有不

萬子迂談

卷之三

重

可爲者往宸濠逆起其未至也則兵憲某公某輒先爲公出之計郡守汪公某挈家以逃至則開門迎賊小民奔走不及橫罹荼毒不可言夫汪公治郡當時號爲良吏一旦遇變輒先去以毒民竟以自斃者豈有他哉正以城濶而積鮮空虛難守耳夫安不忘危桑土衣袽之憂今日之急務不有在于積蓄乎昔嘗有言于兵憲尙公郡守張公者二公皆熱心爲轉達于撫臺徐公徐公亦以爲念乃奏留安慶糧二萬石貯預

備倉以專備不虞後不知何故盡以補給衛軍月糧矣嗟乎脫令不留安慶彼軍將不食耶彼自有之食不加之意以爲足食之計而乃聽其奪人之食過矣過矣自今觀之非奪給者之誤則請留者之誤也又豈能再誤耶是故不如積之民間則人不得奪之夫欲積之民間無如行社倉之法于城內行之旣久積之旣富則民有所恃以無恐足以固結其心不惟不肯去自當漸次入城不必移民填實而民自相填實矣其

萬子迂談

卷之三

重

關外之居亦自不廢又何妨其所欲趨耶燕雀處堂不識忌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當事君子其必有以繹此哉法具朱子奏議中或曰社倉之法一則難于得人一則緩不及事奈何其欲行耶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也卽有侵漁當猶愈于無積耳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自今蓄之則猶可及也

社倉條議 附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議儲蓄以備凶荒事准本司左布政使萬關稱粵稽宋建炎中劇盜范汝爲竊發建州時值凶荒羣盜蜂起破縣殺官州人魏琰之言民易動蓋緣艱食請常平米一千餘石以貸鄉民至冬取還遂置倉于長灘鋪自後散歛歲以爲常民得以濟而草寇遂息是琰之所請卽古社倉之遺意也及考朱子家居崇安時奏稱本縣有社倉一所鄉民艱食本府給常平米六百石委熹與土居朝奉郎劉

萬子迂談

卷之三

五

汝愚同管賑貸至冬收到原米次年夏間本府仍令賑貸冬間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今行十有四年已將原米六百石還官訖餘米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所納息米已經申府照會仍前歛放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竊謂此法可以通行但法令無文人情難守乞准勅行諸州曉諭人戶置立社倉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集等有行義人員公同出納收到息米十倍原米卽將原米照數

還官其富戶情願出米本者亦從其便息米旣多照數撥還本米及又查得我朝洪武年間倣成周都鄙俱有委積以備凶荒之制旣令各該州縣置立預備倉仍于四境又立四倉動支官錢糴穀以備賑貸至宣德年間侍郎周忱提督蘇松糧儲又祖述其意奏立濟農倉于各屬以羨餘米六十餘萬充之當青黃不接之時驗口賑借秋成抵斗還官其孤貧無倚之人勘實免還行之數年有米鋪地之謠夫民以食爲天一

萬子迂談

卷之三

五

日不食則饑民饑則盜起易致陷于惡故撫綏之政賑恤爲先備荒之策兵食爲要節該官建議勅下所司舉行保甲之法弭盜安民之計可謂至矣然所以致盜之由安民之實則未有議及者社倉之法所以裒民于未饑彌盜于未著此治平之原而王道之始也今放前代社倉之遺及本朝四倉之制稽之典籍酌以時宜就將本司任內積餘銀一萬三百兩分發各府轉發各該州縣收買穀石但師其意不必泥其迹

卽于保甲之中兼行社會之法則人人有食處
處皆兵不惟荒政有裨實爲彌盜之本所有應
行事宜逐款條開于后

計開 七條

一將本司餘銀分發各府州縣如有不敷許勸
借同社士民不拘多寡自五斗以至一石一
石以至五石各從其便卽以所出之數登簿
作爲穀本春散秋收每石取息二斗候年久
積多照數給還穀本其餘仍前欽放歲以爲

萬子迂談

卷之三

毛

常然止關白本縣照驗不在查盤之例庶民
不致擾而經久可行也

一查照見行所編保甲冊內人戶每保自爲一
社或人煙稀少附近保分添入從衆推舉素
有行義之人一名爲社首主管社會候三五
年後行有成效另議獎賞

一每年新陳不接之際申縣借貸俱要僉有身
家保首保領以便責成別無詐僞重冒卽與
支散仍給小票一張內注本息數目付令收

執納時執票赴倉對冊收穀繳票勾銷

一人戶所貸稻穀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
旬官烙斛斗給社首保正保副兩平交量不
許需索財物凌尖踢斛如有過期不完開數
呈比仍行究罪以警將來

一每遇支散交納之日社首保正保副及量斛
書寫在倉應用之人每名日支飯穀一斗及
紙劄之類俱于息穀內支用明白開注
一查得先年戶部題准各該州縣四境之內各

萬子迂談

卷之三

天

立有社會一座經今年久多致湮沒合查前
設社會原在何處地基有無見在或有舊址
可因量行措處修葺如無舊址或附近寺廟
舖舍及空閒官地設法蓋造以便收囤
一保甲之法所以彌盜安民其意本善但行之
不得其人反爲民擾今又立有社會利之所
在易以生奸或勾攝而責令協差或迎迓而
濫行起倩或有官吏人等奉委公務在于所
過鄉保社會去處指以查點故行需索而社

首人等阿諛往往科擾小民今除輪撥人夫
守倉外如有前弊訪出告發並行從重究治

閩海紀事

嘉靖丙辰歲夏四月子從滇臬轉參閩中政蓋
崎嶇萬餘里也至仲冬始抵閩分閩之福興泉
漳四郡守焉乃倭奴初寇閩適與子會當是時
寇從潮之溫台轉掠福寧之三沙三沙之東隔
洋爲羅源稍南爲連江皆福之屬也去會省才
六七十里耳子任之明日侍御使者檄子趨羅

萬子迂談

卷之三

无

連子徒手往時寇在三沙洋中誤入島嶼即大
兵臨之可成擒也乃閩兵承平久卒遇賊怯甚
不敢進稍爲圍困之計以濡大衆而閩民恐少
乃從昏夜與賊私販斗粟數十金大兵又不至
故寇不可困遂引舟出洋復從館頭登鼓山趨
會省過南臺掠洪塘焚劫慘甚時初命督府始
至督府計閩兵不可戰即擐甲陣于洪山倚僞
張旗幟甚盛隔溪而壘以保南臺然寇且饜飫
也遂從洪塘登舟出閩安入海而羅連乃無恙

云初寇在三沙時時分賊掠羅連以覘我益垂
涎矣乃連江城石雖堅而淺濠與疇等羅源則
鼎溪石爲障四山懸逼皆不足攻也子慮之乃
多爲榜給賊謂城必不可守許城內外老嫗婦
女金帛悉他轉之丁壯持兵入護勿以資寇也
寇聞之蓋無志于羅連焉寇退連江城子欲
增輯乃以民財力匱耗爲念檄令議之令檢藏
中得修城金凡若干蓋初城連卽爲計取民壯
十數人免其役歲徵金積之藏中專備修輯之

萬子迂談

卷之三

无

費故久而積餘倉卒不匱耳夫民壯卽不能禦
寇歲少十數人不爲寡而藏中積數十年蓋多
取諸民不爲虐也前輩慮事周徧石畫爾邪噫
此豈獨一連江可行哉明年春三月子從侍御
使者行部至莆未幾聞賊從長樂登松下由閩
安鎮再犯福州福州去莆幾三百里莆人恐城
四門扃閉甚嚴村男婦走城下避賊不得入卽
城中給薪米不得出門內外墜不下數萬人子
爲整兵八百有奇分四門令列門內外東西行

啟局置黨出入分左右且行且詰蓋人跡始通焉而郡縣官猶慮賊來令城中人盡登城晝夜守子又爲釋去直令常巡兵傳籌柝耳蓋賊在三百里吾且晝夜登城守賊至將不先勞且疲邪郡中百姓歡呼擁予庭手加額搶地予爲麾之卽不去莆士人爲作輿誦篇會省城賊退子從侍御使者行部將之泉省中檄予捧表入賀萬壽予爲辭去遂戒行時夏五月旣望也逮秋八月事竣明年仲春還閩中三月復從侍御使

萬子迂談

卷之三

三

者按漳州南蒞漳而興泉警報日數十至予舍漳趨泉州至同安寇在安海鎮焚劫甚熾安海去驛道才二三里許常分賊出掠驛道上作農夫狀人不虞其爲賊也往往被執令爲導于是驛道爲塞予爲檄同令集鄉兵數百人擁予行至康店驛中望見安海賊日將暮予率諸鄉兵營驛之北山山平可容數千人裂衫爲旗斬竹爲竿金鼓聲動地康店道中民稍恃以不恐來會者益衆無慮千餘人予令衆推才勇者一

人爲長統之夜燃炬嚴柝以鎮令安海賊疑之是夕予乃從數騎間道趨泉州會分巡先至泉業已集兵料安海賊而興化報尤急分巡故奉敕駐泉州不得行予復從泉州趨興化至惠安道益梗予乃從仙遊山箐中紆行始至莆莆士人擁予急出兵莆人素多業儒卽壯士如處女誰能當之者予登城視兵才一二老稚巾幘徒手拱立耳時賊已至城下予急趣虎檄來自爲書令城中丁壯登城堵兩人爲耦自爲備器械

萬子迂談

卷之三

三

蠟炬輪爲守人日給直較常直一之三爲給十日有強卽檄郡出藏緡鑿鈴之人一乃從予登城面給之簿書其姓名住址左右以識頃之則精兵林林盡少年勇健士劍戟弓弩火器諸技無不具赫然一時威盛矣日夕寇持具來攻北門有朱袍白馬先登者城上兵發一矢輒中朱袍首墮馬衆賊擁尸走城上縱輕兵追之斬數級而還賊遂退營于溪南之寧海橋明日被虜人還云是夕斬漳賊數十人怒曰給我邪謂莆

人性怯鮮兵城卑壞不足破也今兵威揚甚殺我渠乃給我邪明日棄莆復從寧海還舟出南日山入洋他日子行邊至壁頭寨訪海逸卓翁談邊乃知南日山在近洋設水寨舟師以禦倭蓋令舟師洋中擊之使賊舟不得登祖宗朝立法意遠甚今水寨移吉了平陸把總官坐署中遙制之兵虛糜食舟淺閣敝壞上下侵隱不爲意他寨比比類是可惜哉可惜哉翁年逾七十矣爲予作行邊記古雅可誦予亦有閱兵海上

萬子迂談

卷之三

三

之作貽之遂別去越數日聞寇一從海口登鎮東圍福清一從吉了趨黃石掠涵頭督府出大兵從中制之駐余埔無何被逮大兵還會城福清圍急援不至遂陷是時予尚在莆欲往莆士人恐留予堅甚不得行尋福清賊遂與涵頭賊會悉衆來攻莆予與郡守而下分兵四門守予總之又分得東門予登東門樓觀覽賊衆如蟻幾數萬莆城下東南民居稠甚沿城樓閣只尺高與城壓遂爲賊巢賊伏樓戶牖審視發鳥銃

射城上人中輒死城上兵無敢敵者日將暮賊攻益急予患之爲賞健兒十餘人給火藥繩城下令分投縱火賊見火輒撲之然賊處處撲火無暇攻乃城中人固得縱射撲火賊死賊遂不撲火火益熾賊手紅旗麾賊衆走疑予伏且走且顧度溪南劄于壺山之麓予督城上守者益堅燃炬鼓噪擊柝達旦賊見威甚明日由楓亭向惠安趨泉州莆遂寧以是莆士人德予咸詣庭爲述慰勞狀初莆之被圍也予徒行城上督

萬子迂談

卷之三

書

兵料賊晝夜者三稍間見左右置布于城樓中問之左右曰賊鋒不可當以備急緩纔城走子笑曰子將安適邪予爲諭左右萬一走女輩勿予顧還知予處足矣左右曰安在予曰莆泮宮臨城有清泉焉吾又安適邪左右淚數行下聲哽羅地固請予厲聲麾之無敢復言者賊旣退省中報福寧賊將窺會城謂予守巡責檄予還予卽趨省中省中城九門周遭蓋數十里三司分守之然尊官擁兵自衛多者數千少者才二

三十人耳予惟同舟共濟一隅失守擁兵者獨安存乎予爲倡集議分兵座中無應之者惟周大叅蒔厓君作而言曰某議良是良是予乃執筆起持簿書某兵分某門某守之卽日具文書白侍御使者時侍御使者在泉州自是城中人謂予至始無恐云福寧賊從長樂趨鎮東園之鎮東城三里人勇健能擲石謂之石虎百發百中賊不敢近然逾月之食困矣予檄郡守出嚴中粟發兵船且戰且獲給之會新督府至而賊

萬子迂談

卷之三

臺

亦欲乘迅去督府僞引舟縱之行伏舟師于海隅邀之果乘風衝枕沉溺死者無慮數千人頃之莆士人請于督府若侍御使者檄予駐興化先是予守興化縱火料賊賊退予復令民撲滅之蓋莆中多土屋十餘處火卽燬十餘屋他固無恙也會侍御使者從泉州入莆莆士人屋有被前縱火者爲燕語謂予在莆賊未至縱火燒數千家侍御使者廉之登城視民居無所驗然莆中固德予具言前守莆狀而予名亦不墜予

駐莆視城陣卑甚果如賊所料乃檄郡議增輯之時夏六月也小迅且至慮不及事乃選諸匠矢曰無緩予先給女直又視常直增三之一皆曰修城保兒子輩敢不趨事又慮速成不堅爲選民富室知土木者八人賞之亦矢曰今但令女如法督作卽不費女乃不如法三歲圯罰女再築不女貸皆叩首庭下于是衆料畢集庶工子來不再逾月而城成巍然重鎮焉福清人見之又請于上檄予城福清適予丁內艱去途中

萬子迂談

卷之三

臺

乃見檄云時戊午秋八月也予服闋家居者四五歲壬戌之春始赴闕補潮藩尋復還閩臬使歲底至崇安聞莆城陷子知莆城堅疑之除夕至建寧報至莆城果陷嗟乎予三守莆莆城皆敝壞甚乃得不陷今城完乃陷此其故何邪此其故何邪明年春正月抵任時興化賊尚未退督府在福清料賊莆士人避賊縋城走福清謁督府具言予往守莆狀及修城堅甚會賊出莆突平海莆士人又言善後請予往督府會侍御

使者檄予往莆計善後時福寧賊又熾聲言犯省會侍御使者在省固留予守省城未果往賊在平海輜重盛持久食乏新督府至會朝廷發帑金二十萬戚將軍將汪叅謀南明君所選義烏兵萬人亦至自潮兵新銳又利賊輜重盛遂乘銳一鼓殲之閩人快甚莆憤爲稍雪焉小汛賊又來半萬登海口與戚將軍戰我兵少卻賊復趨莆攻仙遊圍數匝四門築樓高數十丈覘城中援兵不敢近城中男子縋城與賊鬪婦女萬子迂談

卷之三

城上給餉守戒嚴甚不能陷時督府駐莆整兵料仙遊賊登城守見莆城堅乃陷甚憤惜之初督府趨興化料平海賊留台兵五百人檄予守省城無何賊從連江登岸走北嶺圖福州予急趨五百人伏嶺下迎賊戰賊方登嶺我兵伏起擊之賊不利予又出府衛兵三千人分左右翼登嶺上賊大潰斬獲甚衆捷聞五百人資金有差予與焉是歲仲冬仙遊賊不能陷圍解走泉州予亦遷楚藩右使遂行先是有蜀人爲督府

至閩選衛軍爲牙兵增其糧有半比興化賊方盛請發帑金且未至客兵食匱甚閩藩使計牙兵坐食稍裁縮之牙兵遂爲變鼓噪要挾卽不欲裁縮乃予言于侍御使者復其半始解散逮興化賊平乃廉牙兵魁渠悉置之法脅從罔治又以漸檢汰省入什伍爲潛消之乃定夫祖宗立法兵食度支調遣數百年成憲畫一乃一旦令無事坐食輒增益亂之貽禍爾邪此不可爲監哉此不可爲監哉予至楚客有談及閩中事

萬子迂談

卷之三

者予謂其不能盡因作閩海紀事云

萬子迂談卷之三全

萬子迂談卷之四

明進士河南左布政使潯陽萬衣著

後學南京刑部主事豫章金廷璧閱

男雲南金滄道副使兼叅議嗣達較

湖省救荒議

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萬爲救荒事奉巡撫都御史谷案照得布政司萬布政使經綸之才素優利濟之心更切矧保釐之寄乃其職掌所據救荒事宜合行專理爲此案仰照

萬子迂談 卷之四

案即將救災事宜逐件悉心查理議處等因奉此隨蒙巡按監察御史徐案驗同前事蒙此照得救荒之政多端而蠲停之惠爲要伏覩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詔書內一欸一朝廷遇有災傷輒行蠲免但官司奏報稽遲及行後勘文移往返耽延月日覆勘未報一面徵收及至蠲免文書到日良善小民畏懼刑責業已典賣折辦運赴到倉徒遂里甲侵漁之計今後有重大災傷勘定分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人民知悉姑

停徵收待明文至日施行庶愚民不爲姦人所欺欽此查得本省所徵各項錢糧雖皆惟正之供然亦有緩急之等若不分別明示曉諭未免一槩混徵小民無憑遵守徒滋侵漁之弊追呼之擾况于奏請尤不容緩今將查過錢糧應停應蠲應徵等項數目并平糴等九事逐條酌議通詳伏乞題請曉諭施行等因奉巡撫都御史谷批據議深諳政體洞達民情明切安常咸鑒鑒可行真抱經濟之猷者如議通行遵照仍刻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二

示曉諭候題請施行此繳奉此又蒙巡按監察御史徐批據議斟酌損益皆本之人情揆之物理而可行窮民自是其甦矣俱如議著實舉行仍候題請此繳蒙此擬合就行刊示須至書冊者

計開

一議蠲停 計五項

查得本省歲派起運京庫并貴廣邊餉存留各王府祿米四司俸糧皆不可缺者近該本

司議將景府并南渭王各薨逝祿米及新例各宗室三七四六二八減支與革去庶人祿糧共約計三萬有餘應該免徵之數查照各被災地方武昌府屬江夏武昌嘉魚蒲圻咸寧漢陽府屬漢陽漢川黃州府屬黃梅黃岡廣濟蘄州荊州府屬石首公安監利江陵松滋枝江岳州府屬華容安鄉巴陵臨湘平江澧州承天府屬沔陽州潛江鍾祥景陵常德府屬龍陽沅江武陵桃源長沙府屬瀏陽湘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三

陰善化長沙醴陵湘潭辰州府屬溆浦盧溪各州縣災傷不等應將本年前項免徵銀兩酌定分數攤分減派以甦小民懸磬之苦其無災州縣仍量攤派補足被災州縣多免之數似已調停無容別議

查得本省起運兌軍南糧俱係額派南北京儲必不可缺兌軍本色米額該二十五萬石四十四年分兌軍本色漕例就該本年十二月內運到水次四十五年二月內開兌卽今

正該追徵之時但查三十九年地方水災重大該工科給事中邱題奉欽依將該年兌軍米石暫改十萬石每石折銀七錢徵收解納今次水災尤甚相應議處本年除無災地方照舊徵運本色外其被災地方如武昌等府屬州縣額徵本色正米通共該一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二石四斗二升合無暫比前例每石連耗徵銀七錢解赴太倉上納其南糧本省額徵三十一萬石內本色二十八萬三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四

千石今四十三年分應解之數已該本司議將被災地方每石徵銀七錢行令部運官解前去蕪湖等處收買鮮米解部上納去訖其四十四年例該四十五年八月徵解姑候來年秋收相時酌議所有兌軍糧石卽今正方緊急之際伏乞速賜差人題請

查得本省額辦派辦戶禮工各部物料與本省加派新封祿米抵補湖課官軍月糧房墳冠服等項銀兩俱于丁糧內一條邊攤派中

間雖有緩急然各部料銀數多俱係內府供應上用之物似不可缺近該本司攤派四十四年丁糧已將抵補景府各湖課銀官軍月糧并添派王府新封祿銀共三萬有零通行查照扣減免派訖其不急之徵者惟有例前房墳冠服共該銀五千六百餘兩酌量地方災傷輕重照依勘災分數將減去被災州縣銀兩移于無災州縣徵解似亦調停無容再議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五

查得辰沅軍餉原係奏留安慶廬州二倉本色米四萬五千石又將各府倉挖出羨餘以作軍餉本色米二萬三千四百石又奏留派剩南京米一萬石并平清偏鎮辰常沅靖八倉軍餉折銀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五兩五錢俱解辰州府支用俱係通省秋糧內派徵嘉靖四十三年六月內奉戶部咨稱總督衙門既經裁革地方寧靖要將奏留安廬二倉米四萬五千石并大倉派剩折銀米一萬石照

舊改還該本司咨行湖北道回稱乾麻一帶叛苗背順不常先年大行征剿之後設立哨堡正以控制苗頑保障生靈雖經裁革軍門原設哨堡官軍如舊防守查得各該官軍共一萬二千六百員名計口計食扣算似難減省前項錢糧相應照舊

查得各府屬倉并學倉本折稅糧俱係秋糧派徵被災地方似應照例蠲免其見年派徵戶禮工三部額辦派辦并四十四年以前拖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六

欠各項錢糧應該帶徵者似應停徵均乞會題

一議平糴

夫平糴之法在官既不見毋之虧在民又不見稻之貴凶荒之歲行之最善但詳賈之利病係于價之低昂貨之通塞由于操之緩急蓋價昂則人爭趨之其貨必聚而騰踴勢必反賤價低則商無所利而不趨其貨必不能聚夫凶歲之民苟無食卽死雖積金將安用

之故救荒患不在價貴而在稻之不聚也苟操之急官爲之糴又平其價商復何所利而來哉夫官販毋雖多固不如私販之賈衆也賈無所利其勢必塞而不通且聞產穀地方又復閉糴而賈無所售則又安所得販耶是故不如縱之則其貨流通而不匱匪直不匱已也將致騰踴之利焉故曰錢者泉也合無量于平糴之中稍爲可通之術如銀一兩販稻七石回至本地發賣當依糧儲道所議仍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七

照時值官爲減去價銀五分或一錢以惠饑民本足而量計其工費以勞其役則收其餘稻貯之官倉以備賑濟仍以其本販之如初行令產穀地方弛其閉糴之禁以便私糴則公私販俱不病而其貨始通其貨通穀雖貴民卽不患于乏食矣

一議工役

夫凶荒之年工役之興也一則以利民一則以病民何也病民者白役民者也乃若官府

之役一如民間之僱當此凶荒之時民無所食子來之恐後矣利孰尙焉是役也固不可一切弛禁以滋其擾亦不可一切嚴禁以失其利故先正以興作爲救荒之一策夫豈無見哉卽今荆岳漢沔武黃濱江臨湖一帶膏腴田地皆賴隄防所當及時修築大水之後衙門倒塌城池傾圯勢不得已者許令起修查將原議賑濟稻穀以爲飯食工費之資卽使原議已定亦聽改議給直務在多方設處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八

毋拘成案萬一錢糧缺乏事又在于得已則寧置之而已不許妄意興作假公濟私如有故違本道查訪得實叅呈拏問從重究治庶公私兩利而荒政有裨矣

一議賑濟

夫古稱救荒無奇策卽賑濟一事難于盡善供報查審尤滋弊端遠鄉饑民守候日久裹糧而來空手而去者有矣或僵仆道傍父子夫婦相攜而不能相顧者有矣卽使散給已

到業已饑餓不能負任者有矣小民不沾實惠徒與吏書里老作一騙局良可痛心必須縣官親歷鄉村喚集饑民面審給與印信小票定以數目令其不時赴倉關領該倉委官不必再審留難隨到隨發庶幾有濟然終不如餽粥之濟民似爲簡便可以日計全活救死目前也合無行令該縣將所議賑濟稻穀候冬春寒沍青黃不接之際選委廉仁官員能幹人役多設鍋竈柴米不拘城市鄉村空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九

閒去處搭蓋蓬屋或寺觀衙門分投煮粥以食饑民掌印官往來督察親爲嘗試務在設處有方多所全活以驗賢否其賑濟之銀亦要備細查出某鄉被災之民該徵錢糧不可蠲停之數議呈抵補免其追呼不許將成熟鄉分一槩冒補是亦賑濟之所及也

一議勸借

夫大家巨室富于積蓄者國之所恃以爲安當愛護休養以資其力不當剝削推所以自

傷其羽何也富民之在一鄉也一鄉之貧民皆賴之稱貸以養其生而富民之資于鄉民以自衛也其勢亦不得不散財以結其衆是固不必勸而自相借矣今官爲之借則貧民之豪強者皆藉以官臨之不盡其所有不止也夫民積蓄富則田地必廣田地廣則糧差必煩而力農者亦衆又有仰事俯育之資所謂公私交徧譴我者也平日之所居養又畧與貧民殊今盡其所有則其難處宜有甚于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十

貧民者矣將不併其富者而亡之哉且開報一節中間多有貪官污吏奸猾里老積棍公差或受財而隱富或枉貧以當官甚則暴橫而乘機強搶嘯聚而恃衆檢財百弊並生莫可究詰故勸借之法似宜嚴禁合無請乞本院出給簡明告示遍發鄉村曉諭不許里老人等在鄉指倚報富嚇財及積暴乘機倚強騙害如違聽所在官司即便綁拏解究俱以強論若富室廩有餘粟許令照常借貸候豐

年加息相還或有糴賣亦不許高擡時價違者一併究治如此則地方不擾而貧富俱安矣

一議屯糧

夫軍民之田雖不同而被災之害則一今民田之賦既爲調停則軍屯之糧似宜查處且地方災傷盜賊輕起所賴以捍禦緝捕者非兵不可兵以足食爲先今各處衛所屯糧拖欠數多蓋因水旱之災相仍故徵輸之力不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十一

繼也若不早爲設處未免追解不前查得先年湖廣監察御史沈條陳地方事宜以備採擇事該本部議擬各衛屯糧災傷輕者折銀三錢五分重者折銀三錢節年本省被災衛所俱蒙兩院題請申明前例准行徵銀通行在卷今查顯陵承天沔陽武昌黃州岳州常德荊州辰州等衛所各有災傷分數不等前項屯田子粒俱係本年額徵糧石既今節奉前項折徵明例就該給散各軍月糧不係起

運錢糧之數似應查處合無請乞本院批行屯田道嚴行前項被災衛所逐一查勘委見某衛某所實有災傷幾分從公覈實查照前例徑自議詳施行如此庶屯糧有折徵之便操軍無啼饑之苦兵糧兩有所資而荒政庶乎其少裨矣

一議餘糧

照得本司節年坐派城陵漢口掛口各水次兌運本色漕糧并官軍行月二糧每年隨正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十二

攤派各有定額但駕船運軍中間多有老弱事故者節該本司凡遇交兌之時行令各該監兌委官查將前米照數扣除還官聽各委官申報轉發各州縣官倉收候本司明文作正支銷卷查嘉靖三十六年分扣剩蘄州米一千一百二十四石九斗八升原發本州廣儲倉益陽縣米五百七十一石三斗原發漢陽府通濟倉興國州米二百二十七石原發該州倉三十八年分扣剩祁陽縣米一十四

石一斗一升六合二抄常寧縣米一十三石
四斗六升二合一勺五抄安仁縣米一十三
石八斗八合三勺三抄耒陽縣米四十三石
四斗二升五合衡山縣米五十一石六斗一
升七勺八抄衡陽縣米三百九十四石六斗
平江縣米二百九十七石六斗七合澧州米
四十石八斗四升五合巴陵縣米三百零六
石二斗六升二合江陵縣米二百五十四石
茶陵州米一百零八石六斗七升五合善化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三

縣米六十四石八斗一升二合長沙縣米一
百二十二石九升九合二勺湘陰縣米一百
七十九石五斗五升八合攸縣米一百一十
五石七斗七升二合四勺益陽縣米一十六
石六斗七升三合俱原發岳州府廣豐倉荆
門州米五十四石六斗八升原發該州倉瀏
陽縣米五百九十五石九斗原發該縣倉臨
湘縣米二百石九斗原發該縣倉江夏縣米
六百七石九斗二升原發該縣便民倉又據

掛口水次委官申報扣剩各州縣米一千零
一石原發蘄州廣儲倉四十年分扣剩常寧
縣米七十石一斗原貯該縣倉澧州米一百
二十石一斗原貯該州倉沔陽州潛江縣原
派月糧共折銀三百兩七錢九分見貯漢陽
縣庫四十一年分扣剩江陵縣米三百五十
石耒陽縣米六百五十八石一斗通城縣米
五百三十九石一斗九升孝感縣米五百一
十七石六斗四升興國州米一石六斗俱原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古

發各該州縣倉收貯監利縣扣剩米一十九
石三斗六升又原借過江夏縣扣剩米九百
三十一石五斗七升隨據監利縣糧里周邦
重告係蘄州衛運軍施阿張等多勒批行萬
通判追完銀二十一兩零見貯江夏縣庫餘
米見今監追未完四十二年分扣剩耒陽縣
米五十三石三斗攸縣米四百三十石四斗
五升五合八勺江陵縣米三百五十石益陽
縣米二十一石一斗平江縣米六百零四石

八斗華容縣米二百一十八石三十六升俱
原發各州縣倉四十三年分衡山縣米二百
七十四石七斗五升九合九勺衡陽縣米五
百八十四石二斗四升一勺茶陵州米一百
六十石寧鄉縣米一百零三石耒陽縣米三
百四十四石四斗九升瀏陽縣米一百二十
一石八斗攸縣米四百五十石湘鄉縣米一
千九百五十六石七斗七升江夏縣米一千
六百八十一石六斗二升內代長沙縣兌過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五

米五百一十一石二升四合見行長沙縣每
石追銀五錢還官共銀二百五十五兩五錢
一分二釐未完尙餘米一千一百七十石五
斗九升長沙縣米一百八十五石六升俱發
各州縣倉黃梅縣米九十一石四斗九升四
合一勺廣濟縣米九十四石八斗七升五合
九勺羅田縣米一十三石一斗八升麻城縣
米一百七十五石四斗黃岡縣米三百石蘄
州米四百三十九石三斗一升四合蘄水縣

三百四十七石一斗九升七合八勺俱發蘄
州廣儲倉各收貯據此看得前項扣剩行月
糧米共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零銀五百
七十七兩三錢二釐零原係還官正支之數
適此凶荒之年正當錢糧缺乏之日若不趁
時委官查理誠恐歲月積久徒爲所司侵冒
合無請乞本院批行本司每府專委廉能官
一員速將各該州縣前項年分扣剩運軍月
糧銀米逐一清查要見各水次原報米石卽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六

今見貯何處曾否呈允動支別用據實造冊
回報以憑議發被災州縣備賑又查得別卷
原議本省額運漕糧數少運船有餘漕運衙
門撥運江西民糧其各軍行月二糧先于原
配倉庫支給不便嘉靖二十六年議于武黃
蘄州三倉存留軍糧內提撥米二萬餘石每
年坐派武黃二府屬隨同兌軍糧米徵運掛
口水次聽候領運江西官軍支領作爲行糧
其每年正二三四月糧仍在原配該倉支領

每遇缺乏援引提撥運糧行迫就于兌剩米內借支候補遂以爲常今查蘄州衛班運官軍借支過水次米一萬二百二十五石一斗二升沔陽衛官軍借支過米二千八百一十七石八斗黃州衛官軍借支過米三百五十五石德安千戶所官軍撥補過米二百六十石四斗通共一萬三千六百五十八石三斗二升通候詳允行令德安黃州二府并蘄州沔陽州查將各軍借過抵補積除在倉月糧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七

米石開送委官一併查明冊報還官以後運軍坐衛月糧聽于原派民屯糧內支給不許仍前告借其有兌剩米石就發各水次官倉上納積候備賑如此庶錢糧無侵隱之弊賑濟沾實用之恩救荒之政未必無少裨矣

一議詞訟

照得大祲之候訟獄煩興追呼之擾有妨生業先奉本院批據荆南湖南屯田等道各呈條議已該本司議允禁革去後今合仍照前

議通行被災府州縣各掌印官禁諭軍民人等凡有詞訟除真正人命強盜重情與勘合緊要俱照舊准理外其餘戶婚田土并鬪毆小事或告二事及六七人以上者俱暫行停止不得濫准拘勾如有原被告自相和釋者准與銷繳亦不許科罰紙贖多事擾民如有故違聽守巡兵備該道查訪叅究庶田里得安而生養可遂矣

一議逃移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太

照得被災人民不能存活多有逃移外境覓食者及今水退亟當召還復業先奉本院批據糧儲道呈要給與麥種已經本司酌議呈允去後今合仍照前議通行各該被災府州縣乘今二麥佈種之時出示召回各處逃移百姓令其及時佈種其有極貧人戶不能辦種者有司量爲處給二種庶麥秋有望而荒政不匱矣

一議勸懲

照得守令之官于民最近其惠易達而其虐亦易行時值災傷苟非有司賢良何以保全民命先奉本院批據守巡武昌上荆南等道各條議已經本司議允通行去後今合查照前議備行被災武漢黃承荆岳襄長常等府各掌印官各宜廉靜省約屏無名之供億節有限之民財自樹表儀于寮屬之上督令所屬州縣掌印官將前議救荒各項事宜務要實心區處使地方有災而不傷百姓既危而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九

復甦共臻實效者各該守巡道開具實跡呈報本院保薦獎勵以勸有位其有虛文塞責苟簡因循百姓無少裨益或志向卑庸肆行漁獵侵擾之政以戕賊吾民者亦聽該道據實開報拏問屏斥庶官邪知警而饑民有賴矣

景靈大事 附錄移文

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葬禮事准本司右布政使萬關照得景王靈柩回京事體隆重凡

一應事宜相應預先料理庶不臨期悞事查得先年供送壽王靈柩回京銀兩俱于武漢黃德等府庫貯無礙官銀動支原未定有成數及查景府之國供應銀兩俱于本司採買大木餘銀動支四萬五千餘兩分發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收貯支用今照景府係于親藩合照之國事例并順天府原議事宜與壽王還京規則逐一參酌總計後開各項費用大約須用銀三萬餘兩但湖省地方頃歲以來水旱頻仍兼以採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十

辦大木又值景府分封民力困詘似難派及小民相應酌處查得本司止有獻助銀一萬六千餘兩在庫及查景府先年奏討江夏縣魯湖等湖加增課銀該本司議將通省存留戶口鈔銀一萬七百五十三兩長寶商稅銀五百兩又議抽出長寶黃岳四府屬馬價協濟應城縣銀一千九百五十兩及議將本司鹽稅銀七千四百九十一兩一錢八分以補沉安二湖魚課以上通共銀二萬六百九十四兩二錢七分每年俱

解本司類解該府抵補今景王既已薨逝以後前銀俱應停止合無將四十四年之數仍照前徵解本司與前獻助銀內支出九千三百五兩七錢三分共湊三萬兩以抵作前項支用免派各府以甦民力但恐前項抵補銀兩一時徵解不前查得司庫工部議處改留取解總督衙門贓罰銀二千四百八十三兩六分六絲七忽八微四塵二渺并工部收留事例監生銀五千一百二十一兩五錢一分軍器銀二千六百六十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三

四兩四錢八分六釐八毫九絲九忽七微九塵六纖鹽引贓罰銀四百九十三兩一錢五分六釐五毫戶部推廣事例吏農銀七千一百五十六兩六錢七分六釐五毫三絲二忽三微六塵三纖八渺船料銀八百六十六兩二錢八分及本司左布政使劉積出附餘銀一千一百四十九兩右布政使萬積出附餘銀七百六十兩一錢共二萬六百九十四兩二錢七分堪以借支合候呈詳允日將獻助銀內照數動支及借支

前項銀兩聽本司查照後議欸目酌量分發德漢武黃四府收貯備行各該守巡道查發嚴督各該委官先期備辦供應等項并幫助夫馬之用如有餘剩扣貯還官事完造冊齎司覈繳查候嚴催戶口商稅馬價鹽稅解司補庫仍將後項緣由刊刻簡要書冊通行經過前路官司知悉一體備辦迎接施行再照前項銀兩俱係本司借支司庫亦將原派該府租課抵補並無毫髮派及小民誠恐所屬衙門藉此爲名因而科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三

派合行出給簡明告示曉諭如有故違訪出告發從重究治庶官邪知警而田里得安矣

均平里甲徭役

分守湖南道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萬爲均平里甲徭役事議照湖廣所屬地方隔遠奸弊易生加以官不得人法令有所不及卽如里甲均徭告勘荒糧一節實地方之積弊踵習年久視以爲常近該本道巡歷地方往往告稱荒糧動至數百餘石及稱里甲均徭在邇乞要准行查

勘豁免且據所告荒糧有稱自正德以前嘉靖初年拋荒者稽之黃冊已經三四屆或二三屆先年未見告豁中間已有可疑及訪究其故蓋緣殷實有力之家業廣糧多畏其差重或夤緣投托鄉宦舉監生員將糧虛寄影射或通同該房吏書私相賄賂當審編均徭里甲之時捏稱荒糧數百餘石告行勘豁一誤准行用財買求里老互相扶結官司不察被其籠絡囑託據勘拋荒緣由輒與盡行豁免每縣不下數千餘石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三

其貧難本分之家無力營求者反將富戶豁免之糧差盡被攤派是使殷實之家坐享其逸而貧民小戶每遭重役磨累逃移故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往往有不均之嘆卽今正當審編里甲均徭之際相應嚴行查禁爲此案仰本官速照案驗內事理將應編嘉靖四十四年均徭拘甲輪差人戶并應查黃冊到官查照各戶實在丁糧逐一審實除雜辦照例查免外其正辦差役不得一槩優免務要定立等則因其丁糧多寡

差役重輕從公酌量審編明白親筆填註田糧差銀數目揭示仍給由票使各家知戶曉以便供役中間縱有拋荒亦要盡數查出均勻攤派務使衆輕易舉不許聽憑里老吏書互相扶同仍蹈前弊偏累貧民事完查照原行里甲均徭各造冊齊道覈實施行

災傷請蠲賑議

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據武昌等府屬沔陽江夏等州縣各申稱今歲自春阻夏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三

霍雨連綿江水泛漲早禾盡行淹沒居民房屋悉被漂流民胥及溺浮屍蔽江依山者結木而棲近堤者乘桴而集流移枵腹奄息道傍身無片絲委填溝壑者不可勝計見者流涕言之痛心及至七月以來川水又復泛溢至今九月尚未消退而遲禾又不得及時佈種山鄉高仰之地春間多爲蛟水所害夏秋又值亢魃顆粒無收水旱並臻饑饉薦至卽今山根野草尙可少延殘喘冬夏沍寒青黃不接之時其流離餓殍

宜有所不忍言者正供之賦追呼不免催科之下撫字爲難乞爲早賜轉達蠲賑等因到職隨該職備行各該衙門一面設處錢糧候賑一面暫諭停徵以安其心仍轉行各屬查勘前後被災地方輕重分數覆勘明白呈候酌量題請外職觸目激心早夜憂惶日與諸司咨諏博訪各陳所見苟可以少裨荒政者無不講究劇切以求仰副軫念地方至意又該職會同各該司府州縣掌印官議照全楚地方延袤千里上接洞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五

庭下聯七澤迢遞江漢水患居多連年災沴相仍徵派迭出正民窮財盡之時切拯溺拯焚之望今復並罹水旱民命其何以堪目擊時艱心存國計將何輸納况屬帝鄉撫循無術尤切憂惶必須大破常格庶幾民命少甦今將查議過應蠲應緩應徵錢糧并各道府諸司所陳叅以管見列爲六款乞爲題請寬恤以安民生等因具呈到職據此職惟水旱之災雖堯湯之世不免而適然之遇實守土臣工不能仰體德意奉

行無狀之所致也除痛自省責並率司屬守令一體刻勵以承慈愛以回天意外竊謂湖廣古荊州之域襟江帶湖土田上下汪洋一泛遂爲巨浸但查往年承災多在六月以後早禾幸已獲收晚禾尙得佈種今早晚俱無所望故共爲災獨甚民生狼狽慘莫可言且楚人輕悍平居小忿動輒烏合饑寒所迫尤易嘯聚况係湯沐之鄉陵廟至重萬一催科之擾追呼不已潢池之徒乘機假息則所爲役其勞費恐有不可勝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五

言者是又爲隱憂也職官茲土責在輯綏值此非常之災思無濟時之策雖嘗極力援拯多方賑恤但倉廩空虛公私匱乏反覆思惟芒刺在背而莫知所措也今據各道條議前來覆加查覈庶幾芻蕘一得伏乞轉瀆天聽倘蒙皇上念龍飛之地擴好生之仁大垂恩澤救濟癘殘勅下該部應蠲應賑從長計議施行庶嗷嗷待哺之民殘喘少甦而皇上子育元元之政無一不被其澤矣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計開

一議蠲停夫裕國之道莫先于裕民蓋民裕則向義民貧則犯禁故周禮著施舍之條兩漢有復除之令皆此意也今湖省之民悉罹昏墊之災室如懸磬救死不贍若復驅此子遺督以逋負必使壯者逃移老弱填壑甚至持刃執挺橫行莫禦而後已也爲今之計除將被災地方見年起運京庫并貴廣邊餉存留各王府祿米四司俸糧例不可缺者照舊徵萬子迂談

卷之四

毛

解外其餘見年存留府屬倉一應錢糧量爲蠲免其四十三年以前帶徵如南京兵部馬船料價北京戶工二部額辦派辦一應未完錢糧暫且停徵俱聽豐稔之年追解則法令一民志定而無意外之虞矣伏乞台裁

一議改兌夫拯溺扶焚事關民命因時制義貴在變通所以抹濟權宜似難泥拘常格近奉勘合漕糧有改折之禁職非敢于故違也但湖省水災一望浩渺民無顆粒本色之徵勢

難卒辦非止小民不堪恐致反悞國課查得

嘉靖三十九年地方水災重大該工科給事中邱岳題奉欽依將本省該年兌軍漕糧暫改十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隨運上納民命始甦今年水災視昔尤甚除無災地方照舊徵解本色外其被災重大如沔陽武昌等州縣共該額派本色正米一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二石四斗二升合無暫比前例每石連耗徵銀七錢隨運上納及查四十四年本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天

色例該本年終運到水次明年二月開兌卽今正當追徵之時事在燃眉伏乞俯從早賜議處仍行漕運并兌糧等衙門一體遵行庶減一分民受一分之惠所以壽國脈而扶元氣端有賴于是矣伏乞台裁

一議折納夫啟發之機恒生于憤悱之後便捷之利常得于蹶躓之餘人之懲創深而淬礪久者亦猶是也切見各府州縣吏農多有役滿止因查催未完而耽延違例者有因丁憂

患病及因人連累緣事而曠役者諸如此類不無可憫今遇救荒無措合無暫行開納除係侵盜枉法贓私事有顯迹不准外其餘悉聽原役衙門抄招申送布政司查無前項贓私姑准先年折半納銀事例各照行頭原係四十兩者折納二十兩二十兩者一十兩一十五兩者七兩五錢犯贓問革情罪可原者全納原銀貯庫俱買穀賑濟一面給劄克吏以開自新之路是亦救荒之一策也伏乞台

萬子迂談

卷之四

无

裁

一議贓罰夫救荒之政雖無奇策而民爲邦本亦豈忍坐視其死亡而不之救哉故賑濟一節尤難漠然不加之意也今地方災傷民遭魚鱉室廬飄蕩膚慙滿前即使苟免一時窮冬饑寒明春青黃不接子遺之民其勢必難存活况湖省頻年採木分封紛紛多事公私俱已耗竭若不破格優卹何以撫安人心查得撫按司府有行贓罰先該戶工二部題奉

欽依以十分爲率八分類解該部應用二分存留備賑其八分之數又議以每歲上下半年二次解京共銀一萬兩查得四十四年上半年共該解銀五千兩已經起解訖本年下半年及四十五年春夏上半年共該銀一萬兩請乞免行起解准爲賑恤之需少濟燃眉之急以後年分照舊解進庶使小民得沾粒米之惠卽朝廷浩蕩之恩也伏乞台裁

一議守令夫天下之本在郡縣蓋守令于民最

萬子迂談

卷之四

手

近官之賢否民之休戚係焉平時固當慎重其選今當災傷之時尤爲荒政之急職觀所轄湖廣地方州縣官員多係歲貢援例非衰邁暮齡則市井輕薄間有一二科第出身治有可觀者又復循資陞擢陸續去任雖欲鞭策後效而駑駘不前倚藉循良而挽留莫及其何以敷政安民共圖治理也哉查得嘉靖二十四年地方大旱岳州府知府陸垵茶陵州知州曾才漢奏留救荒積有成效已經無

按衙門題薦出格陞遷訖如蒙乞勅吏部查將本省被災府州縣掌印正官責令久任中有年資已深者止于本職量加俸秩免陞別省通候賑完事定之日疏名題薦照例陞擢其見今員缺者仍乞查進士出身舉人中遴選才力精練者早爲銓補庶守令得人饑民有賴而地方獲安矣伏乞台裁

一議防寇盜夫詰戎以備不虞居安之所不廢况大禋之候饑寒所迫盜賊易以嘯呼今不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三

預爲消弭何以又安四境故周禮荒政先于防盜者良有以也然豈區區巡捕巡司等官所能安緝之哉固莫重于監司耳查得本省承天永州寶慶辰州四府并均州澧州各有分守沅州則有兵備岳州蘄州各有上下江防星羅棋布可謂密矣但楚中地方遠遠血脈難周分轄之地廣而專任之責未定也至于武昌一府劇當會省所屬興國崇陽通山大冶等縣僻處深山界聯江右黃州面臨大

江背負英六而麻城羅田黃安應山接壤光州信陽等處俱係盜賊淵藪黃陂孝感雲夢漢川洲渚湖蕩一望浩渺與沔陽大湖相連去漢黃承德四府週圍不下數百餘里雖公洲等處盜賊出沒不常尤爲要害承天分守專爲陵廟遠不暇及守巡武昌二道省會之地事務繁冗似非專責沿江一帶上隔洞庭下連彭蠡上下江防相隔既遠控制尤難且所屬軍衛有司各道事體不一遠覽之士有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三

意修舉動輒掣肘牽制難行凡若此者似亦不可不慮已經覆議相同合無題請下部查照近年浙福事例前項監司不拘兵備江防守巡各道原係駐劄該府者雖守巡共事而專管不過一府再于省城武昌一郡就行按察司副使一員專理兵戎以衛重鎮而黃陂孝感之間亦行一員就于黃州府駐劄調度彈壓俱兼兵備職銜註選地方給與勅印永爲定規則土有分界事有責成而地方可保

無虞矣伏乞台裁

災傷調兵議

巡撫南領檄稱江廣岑尙諸巢鼎足而立構兵方命殆將百年撥之王法在所必討卽今用兵大舉廟堂已有成議所據合用將士必須各省協助煩將所調苗兵二萬永順六千保靖四千獨山州三千伍寨長官司二千桑植宜撫司二千麻寮千戶所一千五百鎮溪千戶所一千五百嚴行石總兵并都司安大朝及叅將監司監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三

督等官聽候馳赴前來合兵攻勦等因到職蒙此先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議得前項土兵旣經南贛軍門題請調用但本省適有支羅逆賊黃中亦奉明旨會勦恐事在併行勢難急濟况廩糧軍餉所費不資災傷之後作何區處會案行據按察司議照湖省地方目今水災重大民命不堪又有支羅土寇黃中之役已經議調承順土兵合勦及調保靖以爲應援此門庭之寇急在纓冠勢難他役夫當兵荒之時民力困疲

賑救無策方切不支今據調兵數逾二萬不惟

糧餉無辦抑恐致生他虞干係地方未敢擅議又准辰沅兵備道副使阮某揭查各省調兵止于數千今據調發二萬傾寨而往亦不足數往年調發浙直各尙應募之兵多係糾集生苗夾帶番酋沿途搔擾已有明驗且自飽飢而歸志益驕橫萬一乘虛竊發地方之責誰其任之等因各到職准此惟人臣之義固當以協謀攘外爲忠尤當以審己安內爲重茲江廣岑尙諸巢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四

賊黨嘯聚貽害百年天討所必誅者該省撫按奏調各省土兵合勦以靖地方正臣子同心共濟協謀効忠之秋也豈敢別有異議職竊揆之事理較之時勢土兵之調有大不便于楚者不敢顧忌緘默以誤地方謹據實陳之夫楚古三苗之國也湖北一帶地方與川貴兩廣相連道路糾紛萬山層疊而苗酋之種盤據其中生熟雜居常爲楚患先年麻陽之變致煩聖慮特遣總督大臣駐劄辰沅合三省之兵糧積數十年

之計畫始得寧謐而朝廷之糜費蓋不知幾千萬矣頃蒙聖恩軫念地方困敝革督府之官掣兵糧之調三省之民稍得息肩而近年以來楚中災變頻仍採木之役分封之典徵派送出正民窮財盡之時今年復遭水災重大民命不支拯救無術方切憂惶已經不次具題請乞蠲賑民方引領如大旱之望雨也矧川湖之間邇有支羅逆賊黃中爲亂已奉明旨兩省會兵合勦兵糧紛紛地方擾動今南贛復有此役調兵動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三

至二萬間之不勝驚怖及訪得湖廣各該司寨土兵衝鋒殺手多者不過一千少者止于數百雖蒙調用尤切內顧之防應調止發一半其餘留以防家不敷之數盡皆生苗任其引誘僥倖彼此牽連相率而行非真有心于報効其志在于擄掠以飽谿壑之欲耳故一兵而夾帶數兵一萬而動至數萬恃衆橫行莫可制馭甚于爲賊如往年浙直調兵殷監不遠也今永保二司土兵已經調發合勦支羅其應調南贛之兵計

必糾合生苗以充其數則不惟無益實有隱憂蓋自江南兵還之後各司土酋熟識地利窺知淺深志意驕橫其性叵測萬一諸崗生苗乘之竊發復如麻陽之舉未免重厘宵旰之憂其所貽患更有出于南贛之所慮者履霜漸于堅冰桑土微于未雨必欲潛消默奪用戒不虞固不可不深長思也且師行糧從調兵二萬上官曰把名色數多廩糧犒賞應付無藝又有統兵押兵等官之家丁隨帶差使之軍伴糜費不貲及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三

查各兵經行地方自永順以至贛州計程不下三千餘里船馬並行水陸俱擾是南贛之患止于一方面而調兵之害蔓延無外矣大禔之後民命不堪支羅軍餉又復緊急公私匱竭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所過軍需實難措處職待罪地方日擊其事于此而隱忍不言將來憂生不戒責實難辭如果職言不謬伏乞俯念龍飛要區陵寢重地災傷重大師放頻興早賜題請勅下兵部速爲議處惠此楚疆萬一事不容已除本省

原調永保土兵二枝會勦黃中外合將五寨桑植麻寮鎮溪各司所土兵量行調發一半其餘准留地方防守至于統領監督等官廩糧土兵犒賞等項錢糧并乞另行區處給發如此庶全楚之民少甦而將來之患可弭矣地方幸甚

兩河兵馬議

河南布政使司欽遵聖諭申飭撫輯勦捕事宜以靖地方事准兵部咨該本司左布政使萬議照得河南地方居天地之中當八省之會北拱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七

京畿太行山一帶草寇不時竊發南襟襄鄧金剛臺四面伏盜出沒不常西接商洛重山叢菁巨寇依以為巢東通齊魯曠野平原騁馬乘之流逸實盜賊淵藪之區中原要害之地也但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即各衛所之官軍既抽選防倭以備南調而各州縣之民壯又揀退徵銀以助北征以致本處兵力益見單弱况連年災沴民不聊生加以催科尤難堪命饑寒所迫實有隱憂仰蒙聖皇在上軫念中原重地特厯宵旰

之憂憫其無知首以撫輯恐其迷復方議捕擒仁之至義之盡自昔撫馭之道未有加于此者及查彰德府所屬災傷頗重開封河南歸德衛輝懷慶五府所屬災傷稍輕已經委官查勘分數明白議呈詳允動支預備倉積粟豆及在庫贖罰銀兩分別等第設法通行賑恤并除一應無名之征綏安之計得以便宜行事者俱候酌行外今將會議過原行條件并查各司道所陳參之衆論間有一二未盡事宜另立款目前件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七

逐一登答議擬明白相應通行呈請題覆施行今將前項緣由開列于后

計開

一汝南河南兵備二道雖稱不妨分巡兼理兵備不知所領軍馬實有若干常在何處操練果有警報是否精強堪以禦寇應會鄰境何道兵備併力截殺逐一議處停當備細回奏

前件汝南兵備道所領軍兵義勇三千名駐劄信陽此連大梁及睢陳地方西南俱抵湖

廣黃州襄陽等處東鄰直隸潁州各該兵備唇齒相關凡遇有警一面督兵勦捕一面會同各道策應併力堵截庶幾可保無虞及照河南兵備道所轄河南農汝州嵩縣永寧盧氏六衛所守城雜差軍舍并河南府陝州汝州團操民壯計該五千四百三十三名在于各該府州衛所操練承平之日似亦爲便但未經分別城守聽調之數誠恐一時有警盡行調遣不無空虛若不預先議處未免臨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堯

時失措合候題行該道于內挑選精強者三千名編爲一營總付別條議設嵩縣叅將統領操練倘遇有警聽該道督調分布戰守會同鄰境各道互相策應其餘兵壯仍令各于本處操練護守城池如此則戰守有備而寇盜潛消矣

一南陽守備提督幾衛幾所操備何項軍馬巡視何項礦洞遇有警報量調何處官軍會合何州何縣民壯火夫見任守備姚應禎果否堪任

一併從實回奏

一查得歸德守備近因睢陳叅將駐劄歸德裁革已當至于嵩縣原有守備似當復設應撥何衛何所軍士若干聽其管理令其無警則任劄嵩縣守禦城池有警則聽巡撫官調與毛葫蘆之兵令其就近統領截殺本部仍推邊官一員前去任事未盡事宜逐一議處停當從實回奏前件先年嵩盧永寧礦盜爲患添設守備任劄嵩縣提督河南農南陽三衛嵩縣盧氏

萬子迂談

卷之四

早

永寧唐縣鄧州守禦千百戶五所所轄兩府地方如河南府屬陝州嵩永盧氏魯山等州縣重山險阻南陽府屬裕州南召內鄉桐柏等州縣圍山亂石扒滾子溝耙齒山等處俱係行砂洞口礦徒嘯聚倏忽去來常爲民患其他州縣盜賊迫于饑荒往往轉出抄掠實當二府三州二十八縣之地動經千里聲勢不相連屬兵馬單弱未免顧此失彼見任守備姚應禎才識尚可任用合候題行兵部推

選邊材叅將一員前來嵩縣駐劄就將守備衙門改爲叅府河南府并汝州境內河南農汝州嵩盧永寧六衛所原設守城雜差軍舍并河南府陝州汝州團操民壯共五千四百二十三名內聽其挑選三千名提督操練巡視礦洞防禦盜賊其嵩宜等縣原有毛葫蘆官兵二千員名素稱驍勇堪以禦寇合行守巡河南道將各兵籍名在官乘今農隙之時自行演習武藝如遇有警聽本院行令該

萬子迂談

卷之四

望

道會同叅將調統截殺方纔支給行糧其守備姚應禎改移南陽府屬緊要適中之處駐劄專令提督南陽鄧唐三衛所原設守城雜差官兵四千一十六員名內挑選一千名操演防禦北方巡邏洞口有警仍聽汝南守巡二道分布戰守其本官住址衙門廩給與夫跟從人役等項行令南陽府查照議給如此庶官軍無遠奔之勞而地方有保障之實矣一汝寧守備雖稱駐劄汝寧不知所操軍士與

汝寧兵備共是一兵或各自有兵遇有警報與兵備會同截殺或專任出戰之事見任守備杜繼忠果否堪任一併從實回奏

前件汝寧府地方南近湖廣之流賊倚山爲險東近潁州之劇寇越河抄掠山獮鹽徒不時出沒先年兵備道駐劄信陽州議定信陽衛操軍與同汝南二府上班義勇三千名在于信陽操練其該府所屬民兵及汝寧十戶所軍丁亦選三千名行令守備會同本府捕

萬子迂談

卷之四

望

盜通判在府團練以振威武近因承平日久俱已放回守備雖設無兵可領及照新任守備杜繼忠才亦堪用合候題行該府仍將前兵調取赴府聽守備杜繼忠會同捕盜通判嚴加操練彈壓地方該府不時閱視遇有警報仍聽兵備道督調會同相機截殺庶兵將素嫻而官不虛設矣

一睢陳兵備雖有見兵三千名不知是否精強堪以禦寇如果有警分付何官統領應會鄰境

何道逐一議處停當備細回奏

前件睢陳兵備道原領睢陳二衛軍兵三千名合爲一營除內選去一千名叅將統領聽調南征外本道于二千名之內及歸德衛并睢陳商鹿等州縣民兵通共挑選二千七百三十八名分爲三枝于歸睢陳三衛管操指揮帶領團操聽調本道往來閱視俱各精強但該道駐劄陳州北接曹濮東抵澤州南鄰潁州等處土賊及白蓮教鹽徒等項不時竊

萬子迂談

卷之四

聖

發地方不相統屬誠恐有警難以責成合候題行該道就于睢陳二衛官員內選委驍勇精強弓馬嫺熟者假以把總名色統領前項軍兵及各州縣民兵平日操演彈壓地方遇警則聽該道督調會同鄰境曹濮徐潁兵備各道互爲犄角分布戰守有功一體陞賞仍行鄰境各道嚴督所屬州縣一體傳報併力擒捕不許自分彼此互相窩隱如違聽該道叅呈治罪如此則將領得人而戰守有託矣

一睢陳叅將雖駐歸德實當河南南直隸二省戎馬之事不知見在兵馬實有若干是否精強堪以應用果有警報與睢陳徐潁三道會同行事有無便利逐一議處停當從實回奏

前件睢陳叅將孫易統領睢陳二衛原選南征軍馬一千名添選歸德衛城操軍兵五百名宿州武平二衛各二百五十名共二千名俱各精強本官駐劄歸德實與陳州潁州徐州各兵備地方接壤遇警傳報堪爲犄角互

萬子迂談

卷之四

聖

相策應但新添歸德宿州武平三衛軍兵雖係隔省及查原奉勅諭睢陳叅將駐劄歸德府分守該府所屬睢陳武平等處地方及部條原開本叅實當兩省戎馬之事似難自諉但未奉有河南節制之文倘遇有警恐妨調遣不無悞事合候題行該部專勅本官如遇河南有警亦聽調遣不許推避仍咨行淮陽軍門備行徐潁兵備道行令歸宿武平三衛新添軍兵不拘直隸河南地方有警俱聽睢

陳叅將統領策應相機截殺不得自分彼此
庶血脈流通而軍機不悞矣

一分巡河北道雖兼兵備駐劄磁州不知所領
軍馬實有若干常在何處操練果有警報例該
會同分守道不知有無掣肘逐一議處停當從
實回奏

前件河北道所轄彰衛懷三府并磁州四處
馬步民壯城操餘丁共三千四百八十四名
原分彰德府團操一處計一千三百二十名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巽

磁州團操一處計七百二十七名衛輝府團
操一處計七百四十四名懷慶府團操一處
計六百八十三名俱責委各府衛州縣管操
巡捕等官管領輪班操練俱各精壯堪以禦
寇分守道駐劄懷慶分巡道駐劄磁州相去
不遠遇有地方急務一面調遣本處團操官
兵勤捕一面會同調兵策應並無掣肘但北
直隸廣平大名順德與彰德衛輝連境彼處
多有慣射惡少假裝客商或公差在干大路

劫掠馳至彼縣卽是巢穴差去人役難以掩
捕彼縣官司多爲偏護以是各賊肆無忌憚
先年奉有專勅將濬縣行令分巡河北道管
轄良有深意合候題請勅行該道將邯鄲成
安魏縣肥鄉亦屬本道兼轄受理詞訟緝捕
盜賊應提問者徑自提問應叅奏者具呈叅
奏仍與大名兵備會同協和行事如此則犬
牙相制而事無掣肘之虞矣

一洩縣守備原爲禦賊而設太行南北相去邊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巽

關三千里不守門戶而守堂奧殊爲無謂雖事
體已定難以裁革至于軍馬職守必須逐一另
議停當從實回奏

前件先年北虜入寇山西侵犯太原慮恐深
入于洩縣吾兒峪添設守備一員議撥附近
彰德衛軍兵一千四百名磁州千戶所三百
五十名林縣千戶所二百五十名衛輝千戶
所三百五十名懷慶衛六百五十名分爲三
班每年防秋三箇月每月一千名輪流更替

其餘九箇月止留巡山軍一百名常川看守但吾兒峪與磁州相去不遠分巡道駐劄磁州自足彈壓又有巡檢一員統領弓兵四十名并涉縣撥民壯二十名在彼守把巡邏其守備官孤懸山中止守一徑統領官軍三千名在彼糜費糧草誠爲虛設其彰德懷衛三府乃四通八達之衝各處進貢絡繹不絕往往失事合候題請專勅本官改爲河北守備駐劄衛輝府統領前項官軍及原選團操民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哭

壯各于該衛所州縣督同管操巡捕等官操練遇有警報仍聽守巡該道督調分布相機勦捕其守備衙門行該府查照處議施行如此庶分布得宜官無虛曠而緩急有賴矣一宣武等衛所見在軍士通行查出要見守城雜差若干京班宣班操備若干見在兵備守備下若干兩相影射全不當差如鈞州已革徽府旗軍者若干應該作何處置各州縣民壯若干巡司弓兵若干務使人人俱有着落不致虛費

糧餉逐一議處停當從實回奏

前件宣武衛原額京班宣班操備官軍共九百名守城正餘軍丁舍人共一千二百一十二名在省全操又原調省城備禦南陽中護衛軍人六百名汝州衛軍人一千名分爲上下兩班輪班赴省隨同宣武衛軍兵操練鈞州千戶所原革徽府旗軍六百四十九名開封府屬三十四州縣內除陳州沈邱西華三州縣已分調睢陳兵備道團操外許祥等三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哭

十一州縣馬步民壯四千七百一十名各巡司弓兵一百二十五名俱各見在操備但開封府地方濶遠所屬巡司弓兵每司不過三四十名僅足該司地方盤詰防禦之用其鈞州所原革徽府旗軍見在六百四十九名雖稱在所城操終無着落況該所附近省城合無准照南陽中護衛事例與開封府屬許祥等三十一州縣實在民壯四千七百一十名照後開條議均分兩班更番調赴省城隨同

宣武并汝州及護衛備禦官軍一體操練以備戰守庶人人皆兵各有著落而糧餉不致虛費矣

一見在各兵有馬無馬有馬者果以何項錢糧養馬缺馬者當于何項馬內撥給其供軍餘丁卽如汝州一衛多至五千餘名別衛別所餘丁似亦不少責令湊銀買馬人情事體有無相應逐一議處停當從實回奏

前件宣武陳州彰德潁州懷慶南陽信陽衛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完

輝潁上等衛所操軍馬匹俱係各軍自置餘丁朋買輪流喂養並無動給官錢係各衛相沿舊規人情事體似亦穩便合候題請至日備行該道行令河南宏農汝州三衛查審殷實餘丁照數置買騎操各道亦照此例量行增買庶馬匹有備而事體不致紛更矣

一練主兵以免名募

前件本省原編民壯大縣多至五六百名中縣三四百名小縣亦不下二百名百五十名

馬民壯每名歲定工食草料銀一十四兩四錢步民壯工食銀七兩二錢給帖收討多有收至十一二兩二十餘兩者兵有定數糧有定額正所以採官軍之敝深得寓兵于農之意屢該言官建議詔下有司團練鄉兵法莫有便于民壯者乃沿習日久本意寢失以有用之錢糧養無籍之棍徒用之奔走勾攝迎送則視爲當然而各募棍徒又自各爲身役執爲已有至有事故私相頂賣卽係老弱官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平

難革除徒惠奸頑無益實用有司視之恬爲不怪比至有事紛然請兵遂行招募其故蓋起于治平之久守令之政不修而團操之法未行卽行之未至耳合候題請至日備行駐劄守巡兵備該道將各州縣額設民壯嚴責知州知縣巡捕等官通行查出汰其老弱及市井棍徒補以精悍丁壯編成隊伍分爲二班一班屬之知州知縣就便訓練在于本處防守一班屬之巡捕官領赴本府團操每季

更番以均勞逸每府選委知兵武職一員假以把總名色爲之統督知府爲之監督公同訓練該道因時立法閱視別其勤惰各官乃爲稱職否則政事雖賢亦以曠官論罪小警則各自爲戰大警則互相應援如此則糧餉不增戰守有備行之數年即可轉弱爲強萬一有警無事紛紛召募之擾矣

一專責任以固根本

前件本省地方所屬八府一州分爲四道汝

萬子迂談

卷之四

至

南道所屬汝寧府則有兵備副使駐劄信陽州南陽府則有分守叅政河南道所屬河南府則有分守叅議汝州則有兵備僉事各駐劄河北道所屬彰德府則有兵備僉事駐劄磁州懷慶府與衛輝相近則有分守叅議駐劄懷慶大梁道所屬歸德府與開封所屬陳州則有兵備僉事駐劄陳州星羅棊布專一操練兵馬戰守是務各有責成其法甚善惟陳州兵備與開封府相去三百餘里遠不相

及且開封設居省會商賈輻輳姦宄四集內則親藩衍徭屏翰具存外則黃河浩渺盜賊淵藪而臺省攸居三司並峙實有居重馭輕之勢至于兵戎一節原未設有專官別條所議軍民二兵止屬都司管操官統領事權原不甚重承平日久軍士率多玩愒而民兵不相統屬卽雖有意修舉往往掣肘難行雖曰有兵與無兵同守巡大梁二道會省之地事務繁冗似非專責萬一變生不測倉卒何以

萬子迂談

卷之四

至

責成合候題請勅下該部查照近年浙福湖廣事例于省城開封一府就行按察司見在副使一員專理兵戎駐劄省城會同管操都司督率軍衛有司軍民二兵編爲二大營各選委官員統領假以把總名色立法操練彈壓地方如遇有警相機戰守以衛重鎮仍兼兵備職銜註選給與勅印永爲定規則官不添設而事有責成矣

一議軍餉以備緩急

前件本省所屬八府一州所統軍民官兵具已條議各于該府州團操以候調遣夫大穀之候盜賊輕起所賴以捍禦緝捕者莫要于足兵誠如廟堂之議然以足食爲先師行則糧從二者不可缺一及查本省歲額夏秋等項錢糧俱係正項徵解京邊兼以宗室藩衍祿糧匱乏無從措處所屬倉庫搜括殆盡加以連歲災傷小民困敝已極委難別項派徵若不早爲議處未免臨期乏缺動干軍機悞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三

事匪細查得先年奉兵部明文將本省原選入衛防秋民兵三千名放回歸農就令歲徵銀四萬二千兩解部此一時權宜之計也但前項民壯原係本省額編城守之數今本省既經議設兵馬團操防禦所據前銀相應議處合候題行該部將前徵民兵銀四萬二千兩容留本省行令各府徵解開封府收貯專備調遣兵馬行糧草料之需不許別項支用庶足食足兵而地方有備矣

奏疏

應詔陳言疏

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臣萬衣謹奏爲應詔陳言急修省以弭災變事竊惟倉庚螻蛄寒蟬雉天地間物之至微者也然倉庚鳴春螻蛄鳴夏寒蟬鳴秋雉鳴冬何也氣使然也氣之所至雖欲不鳴不可得矣臣小臣不聞廟堂之議獨耳剽目竊熟擊時艱嘗欲搥肝膽上書闕下又念身非諫官職無言責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

萬子迂談

卷之四

五

是以隱忍退縮而不敢發頃者京師地震至再至三恭惟陛下仰承仁愛克自抑畏下明詔令各衙門官得陳時政以備採擇此誠古今盛事正小臣效鳴之秋也敢不披瀝聞見仰答聖明肯下負所學上負陛下裁輒忘疎賤謹撮其大者二事曰崇敬德曰教太子逐款開陳仰瀆聖聽顧芻蕘之言千慮一得願陛下矜其愚狂留神採納焉天下幸甚臣幸甚

計開

一崇敬德夫天子之郊以迎五氣之祥廟以致一本之義尊尊親親莫此爲大自古帝王所祇承而不敢忽者故周人之祭天則曰我將我享維天其右之商人之祭祖則曰額子烝嘗湯孫之將其祝嘏則又曰既齊既勅既匡既稷永錫爾極又曰肅肅雍雍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孔子亦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掌乎又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凡以必親必敬而祭則受福也陛下卽位之初闡明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奎

敬一躬耕籍田四郊九廟祀典咸飭真有得于聖學傳心之法帝王致治之本矣邇者或遇郊廟之祭偶值聖躬違和暫遣大臣代行祀事此偶一之權非常行之禮也夫何該部不能仰體陛下孝享之誠輒于先期循先年暫遣之例槩以爲請遂至年復一年皆蒙遣代是使郊廟之禮僅得存羊而聖心之精未通胙饗矣夫神不歆非類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子孫祭其先陛下天地祖宗之類

也而使大臣主之是諸侯得以祭天地他人可以祭祖考其不類甚矣臣恐天地之和氣不通祖宗之精神不洽此孔子所謂如不祭也其何以昭感格而致福祥耶是故九廟災城隍廟災內苑災彗星見日食旣月食不見六月雨雹辛未風沙大作陝西山裂黃河決曹濮水甚至京師根本之地數致震動推原其故未必不由于斯昔儲子得之平陸而使入饋孟子孟子不答曰享多儀天幣者敬之

萬子迂談

卷之四

美

未將者也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且以爲不成享况享上帝祖宗乎誠使果不由此則陛下內叩上玄不可謂不敬躬修虔醮不可謂不親而災變之來未嘗少息者臣竊謂陛下敬天敬祖之道弭災致治之方當在此而不在于彼也惟陛下察焉

一教太子臣讀大戴禮云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太師教之順也周公太傅傳其德義召公太保保其身體是以成王能聖周道用康

秦始皇使趙高傳其子亥教以獄事故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亥卽位秦氏遂亡由此觀之人之性情鮮不由習教之所係豈不重哉今皇太子睿質漸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無非婦寺之儔未必皆端人正士也臣恐安于逸樂久則性成明明天朝豈無如周之三公者足以任其職耶而乃使趙高之徒傳之何哉今夫千金之子方其成童之時卽爲延明師端蒙養正惟教之弗早長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堯

大習慣而不可馴所以然者慮其驕奢恣肆墮累葉之聲而蕩積世之產耳矧今皇太子者陛下將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祖宗之神器付之其疆上歷數匪直聲累葉而產積世也臣以爲陛下之愛之也又豈直過于千金之子哉今且未見所以用愛之道此臣所不解也伏願勅下禮臣查稽典故徵用名賢俾皇太子及時勤學更乞陛下復祖宗經筵日講之禮萬幾之暇命得隨侍殿廷令儒臣講

明歷代帝王傳心之要興亡之端俾皇太子日聞祖宗之家法見陛下之身教庶日就月將得于所習社稷無疆之慶端在是矣惟陛下察焉

告病疏

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臣萬衣謹奏爲臣病難支臣職難曠比例乞恩懇乞聖明准令回籍調理以圖補報事臣猥以微賤遭際聖明策名進士之科備員郎署之列夙夜矢心涓埃思報柰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堯

臣福薄二豎侵尋忽于本年三月初旬得患痰喘病症尙在力疾供職閏月以來轉加虛弱不時眩暈醫藥弗效委頓難支延醫診視謂臣積弱失治以致脾血虛損猝難必效須得解任靜養可漸安痊臣思臣官法從非優閒別署可比臣病心腹非俄頃計日能瘳若猶攸忽長安呻吟廳事不惟病勢日增亦且職業愈廢而臣之罪狀愈莫可贖矣查得本部陝西清吏司郎中袁福徵近因患病奏乞已荷聖恩准令回籍調

治臣與福徵事體相同伏望皇上憐憫微生勅下吏部查照袁福請告事例果與相同暫放回籍調理痊可依限回部治事萬一蒲柳微生未先朝露則視息偷生之年皆捐糜報恩之日也臣無任激切戰懼之至

乞休疏

雲南按察司副使臣萬衣謹奏為萬里驚聞母病一時顛隕魂搖比例乞休終養事臣一介草茅恭遇聖明得備任使敢不矢心策勵效涓埃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堯

以圖報稱萬分之一但臣有母張氏年七十三歲臣初赴滇即欲迎養比以母老不堪遠嶮未遂私情臣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接到臣原籍家書內稱臣母陡于本年七月二十二日感患風痰病症十分沉重昏迷不省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動履飲食少進醫藥不效衣棺已備只思遠離不得一見等語臣見書苦毒痛泣欲死痛念母罔極恩深即臣往年赴滇便道省母臣與妻若兒女童僕舉家遭疫臣瀕死者數四

幸母一身得免于災為治湯藥未嘗頃刻離劬勞萬狀臣與妻若兒女童僕輩皆賴以不死今母一旦病至此極臣反不得躬親湯藥臣不孝罪大惡極何以自容于聖明之世也且臣方寸亂甚矣若復在任供職則事緒顛迷其何以任曠廢不忠之罪為尤大雖萬死不足贖矣恭惟皇上以孝治天下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若臣不忠不孝陛下將安用之臣查得原任湖廣按察司僉事方豪因父病乞休便養伏蒙聖慈准令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卒

回籍致仕臣思事體與豪相同伏望聖恩憐臣苦情如蒙乞勅吏部比照前例容臣回籍致仕俾得親侍湯藥以療臣母之疾萬一臣母見臣因遂所思得保餘生則微臣一日之養皆聖慈浩蕩之恩臣無任迫切俟命之至

乞休疏

河南承宣等處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萬衣謹奏為卧病難痊曠職滋懼比例乞恩休致以延殘喘事臣竊念一介草茅遭遇聖明叨備任使

嘗自奮勵圖効涓埃萬一柰臣賦稟偃弱氣血兩虛自幼至壯藥裹未離復於五月初旬偶感腸風下血數斗元氣盡耗頭目如懸具呈撫按衙門准令在任調理一向力疾供職不意七月以來轉加壯熱日夜呻吟寢食失常萬分沉篤延醫診視謂臣病積勞日久脾虛血耗靜調數月方可奏效臣思方岳何官豈疴羸之夫所能辦藩司何地非曠廢之職可長居若復仍前在任不惟僵卧無痊起之期然且積案無清楚之萬子迂談

卷之四

空

日臣之斃愈速而罪愈不可解矣臣再呈撫按仍復強留審已度勢難以日俟查得原任福建右布政使鍾卿因病危篤自疏乞骸已蒙聖恩俞允解任回籍調理今臣與鍾卿官同階病同苦伏望皇上天地好生憫念微軾勅下吏部查照鍾卿事例准臣致仕回籍醫治萬一狗馬餘生未卽隕填溝壑則偷息人世之年皆飽飫聖恩之日矣觸禁犯忌斧鑕有餘榮也臣無任激切哀鳴戰慄俟命之至

表箋

擬皇極殿成賀表

年月日恭遇皇極寶殿告成河南等處具官等謹奉表稱賀者伏以運際中興會貞元而啟泰天生上聖兼創述以成能駿業維新鴻名允赫聳巨瞻於華裔溢慶喜於臣民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道合重玄功超邃古寅恭事帝德馨孚格於九重宵旰勤民恩澤覃敷於庶類致中和而達順協上下以承休揭景萬子迂談

卷之四

空

運於皇圖廓重光於祖烈法天象地仰符營寶之祥規陽矩陰聿煥明堂之制萃百靈而翼贊合兆姓以懽趨鳥革翬飛不日美成於寶構鸞迴鳳者自天昭揭乎璇題崇三殿以鎮乾坤闢四門而光日月皇極備中和之義君道常尊衆屏列歸會之稱民情共戴門以弘化而宣治閣曰成武而昭文九天闔闔重開允宅中而圖大萬國衣冠畢集咸拭目以傾心此誠丕延聖祖之洪基而茂迓皇穹之篤眷者也臣等職叨牧

岳久荷庇於帡幪才乏經綸愧程功於屏翰延
望帝廷之壯麗志切朝宗捧觀天語之精微懼
深拱極伏願敘龜籌而斂福御鼇極以凝禧天
所覆地所載莫不尊親億姓仰太平之治車同
軌書同文罔不賓服萬年鞏全盛之圖臣等云

隆慶登極賀表

年月日恭遇皇上膺登寶位河南左布政使臣
萬衣等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元后履乾膺億萬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奎

歲之隆數聖王出震際五百年之昌期咨命自
天謳歌率土神人胥慶草木俱忻臣等誠歡誠
忭稽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學懋緝熙德隆廣
運儲徽鶴禁風昭仁孝於升聞啟佑鴻圖久繫
臣民之擁戴茲者龍飛有赫駿命維新進御瑤
樞嗣承寶錄元更隆慶用夏正之時而化開人
紀詔宣汪濊法春王之令而道合真符臣等職
忝旬宣躬逢盛泰心先闕統河洛以朝宗身
效華封望嵩行而頌禱伏願神功圖始聖學成

終欽天命而承世德於以仰副乎宗祊建皇極
而迓休徵用是永安乎民社臣等云云

冊立中宮賀表

萬歷年月日恭遇皇上冊立中宮河南布政司
左布政使臣萬衣等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帝命
維新載續昌熙之運母儀正始偕膺啟佑之祥
化首人倫祚延宗社宮闈協慶海宇騰懽臣等
誠歡誠忭稽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德業日新
聰明天縱法祖而內修其政總攬乾綱治國而

萬子迂談

卷之四

奎

先齊其家好述坤淑時維良月禮備長秋瑞應
堯天光昭舜日五倫攸敘風教託始於闕離萬
化獨觀禎祥元叶乎麟趾臣等職忝旬宣地分
河洛恭逢盛事喜倍恒情莫陪嵩祝之班遙效
華封之頌伏願受天明命嬪帝常尊二曜同明
共祗承乎九祀兩儀並運合健順於萬年臣等
云云

萬子迂談卷之四全

萬子迂談卷之五

明進士河南左布政使

後學南京刑部主事

男雲南金滄道副使兼叅議嗣達較

記傳序

重修刑部山東清吏司題名記

文皇帝遷都燕中諸所建置若分曹一切依倣金陵舊都云于時度司寇曹于都西偏爲屬十有三部部爲官郎中一員外郎一主事三而山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一

東所部事較他爲稍省乃西曹號最清署焉而此五人者日相與食息起居其中一切訟獄又協恭無所諱爲商推可否然後行蓋師師如也初長官以其名字次壁間自郎中談員外郎賈主事張而下凡若干人逮嘉靖戊子四明王先生時化始創石豎之堂背距今石將不可續者某自乙巳歲得備官來從諸大夫末乃姚君濟卿吳君峻伯宋君文成諸大夫謀將再鐫焉無何濟卿峻伯二大夫被命慮囚往文成大夫亦

遷秩去乃黃君國範六君子韶文繼至遂以其

事屬余某惟平居諸薦紳先生日相與師師其

中可尙也卽勿論乃其所論議若所自期待日

侃侃誰不于道德仁義哉卽一日散去四方各

事事彼其終身所到以質諸其所平昔論乃或

有渝有不渝有踐有不踐固比比在人耳不卽

滅也夫人情好名譽有所覩聽而後有所感動

假令無是石則某某渝不渝踐不踐後之人都

安所覩聽安所懲勸哉如司馬氏所云可懼者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二

故後之人乃得以懲勸于其所覩聽而汲汲于其所謂道德仁義不苟喋喋已噫嘻良哉茲石也顧世教不有裨與尼父之言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夫曰歿世則定矣而名不稱蓋實之衰也然則其所以名茲石也而又豈徒哉請以是誦後之君子其將有感于斯石乎時嘉靖二十七年戊申春三月也

濂溪書院田租碑記

夫海內稱四大書院也在

許二先生在廬山之南爲白鹿洞祠唐李先生衡山之下爲嶽麓爲石鼓祠宋二程朱張先生地以人勝天下學士大夫咸嚮往焉並置有廩田以贍四方來學者予郡城南十里中故有濂溪書院蓋宋道州周先生阡母請南康軍卜山北蓮華之勝遂築廬墓道因家焉日與灤溪諸賢遊講學其間揭故里之溪以名之歷元以降卽無復有表章者矣迨我皇祖肇興列聖重治尊道敬德作士右文乃正德間關中空同李公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三

某來視學始訪于草萊中得之爲請于朝構書院于其地以祠先生子郡人士咸慕之往往攜薪米讀書其中嘉靖間潤州王公某來治予郡又因南倉隙地更築書院于郡城以便學者然皆未有以養也頃兵憲尙公某來鎮九江詰戎之暇睹士舍敝壞慨然以人才爲念檄德化令俞君某葺院舍給租田訂規條時課考甚盛舉也俞君爲檢民陳元張庚孫閒田若干兩學租田郡守張公某又捐金易民王曰喜田共得租

若干石凡飲饌楮札器具并出納款項一切井井如四書院矣主院則請于學憲遴檄博士以爲賓師云俞君詣予述諸大夫盛美命予以紀諸石衣惟古者制民恒產富而後學設庠序學校以教之故人倫明而小民親先王之政尙矣至于樂道忘勢則有緇衣醴酒適館授粢之事孟子在戰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諸侯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君用之安富尊榮君子之不素餐也又如此今國家之于士也收

萬子迂談

卷之五

四

之庠序之中教以人倫之正復其身田優之餼廩比隆先王矣而况諸大夫之舉樂道好賢溢于政教規條之外士有不感激奮興者哉若侈然希上第圖溫飽卑卑甚矣周先生當宋末季聖遠言湮崛起遐陬默契道體獨接不傳之緒其言行具載圖書年譜中詩曰高山仰止士而居其廬食其粟讀其書其不志先生之志學先生之學乎將重自矜節爲緇衣醴粢之所致乎其必孝弟忠信安富尊榮爲君子之不素餐也

哉如其拈筆爲文取溫飽已也則豈惟貽諸大夫羞國家待士與士自待也其謂何衣也同生茲土蒙罔無所見解第因俞君之請撫拾舊聞願與梓里多士共商推之遂書以爲記田址租目備勒于碑陰茲不著

修九江郡城隍廟碑記

九江郡城隍廟在郡治東天麟坡之南土人故時時葺之然因簡陋卑卑不足以安神亦無筦祝隆慶壬申冬華亭俞公某來尹予邑初宿廟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五

中睹蕪穢不稱欲治之未遑也越再期歲屢登始命工相土躬自規較中爲殿殿前爲築臺作軒稍倚爲兩廡皆南折與廟門爲周遭門之內齋堂亦南向殿却而北又爲寢殿皆撤朽蠹易以楩楠規模廣朗殿陛敞塏丹青金碧輝映下上儼爲巨瞻也足以奉神靈而鎮方城矣又選千立門得某爲任持卽寢殿北置方丈三楹給絕產田若干畝以居養之又于門之兩掖置廬舍各一以供香楮其爲備也蓋益慎以周焉若

所經費公皆捐俸以克一力不以擾于民郡之薦紳大夫若士咸喜曰茲役也垂二百年才經始于俞公可謂希典矣相與謀紀諸石屬予言予惟鬼神之道微哉邈乎不可得而聽睹者也然能使人齋祭而降康戾詩曰神罔時怨神罔時恫乃宣尼顧不語而曰我祭必受福則何以稱焉夫聖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豈所謂明德惟馨耶我國家敬祀神祇靡祭不舉城隍之祀徧于寓內蒞官于土者齋宿之明日矢于

萬子迂談

卷之五

六

衆以質諸鬼神茲其意豈直緣飾靡節哉要之造化之用陰陽之靈洪薄于兩間無在無不在誠能彰善癉惡禦災捍患以福利乎斯民其畏敬尊崇享祀于一方夫豈不宜鄒孟氏有言得乎邱民而爲天子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言民重于社稷也夫國依于民矣脫令吏之弗道不能父民民將安依至于民罔依而城社墟矣神安所附耶九江當孔道故戎區瀕江洋苦爲盜藪時時出沒卽捕或不爲辜又磔陬而瘠百姓

肩摩纍纍骨露疲于奔命神之鑒之固欲爲民捍禦彰瘴省節休息而不能自爲也俞公爲政一切與民更始神所欲爲公固代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將福公以及吾民也仲尼曰我祭則受福豈虛語耶雖然語有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散髮以振武赤足以告平神之助順以扶運興治也匡山之麓彭蠡之濱至今猶有生氣豈可誣哉落成之頌予請以是爲神祝焉

改修甘棠湖隄碑記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七

九江郡治從匡廬五老峯南下北行稍轉而西奔吞大江而南挹雙劍峯之秀其水從淦浦西南迢遞蜿蜒盡于柳林迎匡山諸水匯而爲湖舊名甘棠然亦莫知所本指實當郡治之南堪輿家所謂明堂也夫明堂宜澄靜停蓄而不宜川洩暗冗也乃湖心有古道焉其直如矢爲文明門趨郡治又柳林舊有堤今圯水無所瀦而民亦鮮利故歲稍旱郡中輒回祿往往延亘民患苦之父老亦時時傳堪輿言云

焰甚湖涸而明堂道川郡不利郡不利云然百姓愚習故而不知變也前郡侯班田鍾先生嘗欲塞南道復柳林堤引江水入湖以穰且以爲濠用護郡城焉業已計慮偶遷秩去事未竟逮嘉靖癸亥冬郡侯春渠汪公來詢之往牘特以告于兵憲泗橋陶公卽慨然欲竟之遂下其議計堤延亘凡七百六十丈廣四丈高稱是伐石爲橋凡三洞計費千緡有奇湖歲增課四十金可備修城之費上之公以請于撫院柏泉胡公

萬子迂談

卷之五

八

按院少淇陳公咸喜其利民也遂檄德化令陸君某董之陸君督邑之民凡七十二寨得三萬五千人分役之寨僅得五尺工省而民力易與且時方農隙庶民子來羣工畢興不再旬而堤成矣堅緻縝密如天成然兩岸種柳卽林林可睹也逮甲子春衣適至自閩下車里門過堤上湖光樹色掩映天地而郡改觀焉士民喜溢噴噴口碑載道也陶公屬衣言衣作而言曰嘗聞之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又曰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茲役也陶公毅然不少引避而一時諸大夫咸相成之因天地自然之勢而施裁成輔亮之功開斯民千萬世之利益蓋非偶然矣其所謂待人而興者非耶矧因其舊而圖之新不奪農時而城減攸濟足以禳民之災又有以備修城之利功倍而民不勞一舉而衆善集民之思之也卽非所謂甘棠之政耶湖之得名有以哉有以哉因其役併原其名以志思焉是爲記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九

新建潯陽江北公館碑記

夫洞庭川漢之水滙而爲潯陽江也九江郡在江之南渡江可十里爲北滙又九十里爲楚之黃梅當孔道客至自北辰發抵薄莫才得渡涯無居人偶風濤則無以舍客客甚病少府吳江宋公某常以爲念欲有以舍之未遑也先是郡之封郭里在北涯常爲江水所沒都御史楊公行郡念民患爲築隄以障之民德楊公甚爲生祠祠楊公屬流移才集多簡陋草草規制未備

也頃嘉禾戴公以給舍來守九江渡江謁楊公祠阻風祠下少府公乃以舍客意言于公公曰是不可緩也卽日捐俸市材又時時察罪人之可原者役以力一切不以勞民選于幕檄知事郭某董其役卽祠之南爲門却而北爲堂再却爲寢東西廂若厨凡若干北上爲祠則自爲一區焉統以周垣飾以丹堊煥然于北江之上祠貌尊隆而客至如歸矣郭子謁余言以紀諸石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昔趙文子以隸

萬子迂談

卷之五

十

人之垣羸鄭伯子產讓之曰晉先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而崇大諸侯之館以無憂于客使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如禮何文子曰信見鄭伯謝不敏有加禮焉乃築諸侯之館於呼由是言之公之館也禮之不可以已也其裨于治豈淺鮮哉少府公贊之其爛于禮也夫君子曰觀其禮而知其政是可以論于館矣戴公諱某字某己未進士爲都諫時某中丞務一切斧斤之政故赫赫倔彊篋禮讓風而或奇

之戴公獨彈之時論咸多公稱長者長者云

新築黃梅縣長樂鄉隄碑記

黃梅之長樂鄉與余封郭洲之連壤也延袤不下五十餘里土黑壤田上上然當江湖之間水小漲輒溢或爲巨浸民數被陷溺無論賦卽不自生活往往竄徙傍郡邑流離狀所不忍言而兩鄉地蓋望洋矣余從同郡勞右使某率其洲長老力請于撫院華亭楊公某喜其爲民也出粟三千有奇自德化背至小池口凡三舍庶民萬子迂談

卷之五

十一

余邑諸生夏時霖等與其父廷章僑居長樂鄉率其鄉人以堤議狀上公公力主其議卽下江防道楊公松爲檄郡貳熊炯體公意毅然決行之徵夫發廩鍤畚旣登新令蔣燼適至咸捐金以助各有差而縣丞王宗儒承委竭力主薄某典史某皆奔命効功經始于乙亥之冬萬有千弓之堤不五閱月而告成與余封郭連亘疆場翼翼澤水不蓄民自是得平土粒食不爲魚矣於戲民之不能忘也夏生仍率其鄉之父老持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三

僅歎余庠徵記余乃次述其本始復颺言曰天地生萬民不能養萬民是故財成輔相聖人體天地之撰以立民命也乃故事事在鄰國雖細卽拜璽猶然執首鼠如築道傍舍矧動衆難與慮始費鉅疑于舉羸哉茲役也同心以濟不以異地而沮謂體國之忠立民之命非耶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又曰余小子旦暨汝夷其濟陳公有焉周公分陝召公循行江漢以左右文王之治而九罏之歌甘棠之詠至今不衰以今觀

之民之感德于千萬年也是不可鏤刻也哉是不可鏤刻也哉

修桑落洲隄碑記

余郡德化縣桑落洲之有隄也有司者奉巡撫都御史烏程潘公某命繼封郭堤而築也隄延亘凡七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強才五閱月而告成中間經界督勸發廩捐資費約而功倍民樂而子來具載勞右使堪記中茲復有後記者善後之畫彌遠安養之念愈深非一書之所能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三

盡也當其告成之時都御史言曰往予在江郡視若洲土田黑壤顧沙磧雜壤中江水溢輒善潰矧新簣鮮實欲速惟艱而可以爲成乎復命按察僉事劉公某來視按察故懇懇民瘼者卽按轡行隄上鎮日終食不爲輟審隄虛實狀檄九江府知府李君某規畫方畧同知宋君某專領其事悉心竭力捐資集材湖口縣陳某翌贊經費與守備指揮李超照磨譙爲龍各分任率其民卒增高凡若干尺廣稱是蓋實堅好矣又

沿隄種柳無慮數十萬以護之江之所趨則佈椿捲埽以防外衝水之所聚則開渠導引以避內漲分隄而守則德化湖口黃梅宿松四土之民南昌九江蘄州三屯之卒畫疆勒石限地以責其成使永無潰決之隙不越月而績奏噫嘻甚矣憂深而慮遠也昔禹稷視民饑溺由己伊尹一夫不獲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夫三聖者若此其急豈好勞哉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是故先王建都立邑相其邱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使萬子迂談

卷之五

古

民曰取而不倦安土樂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貧瘠之區均平齊一皆足以供其郡邑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詩曰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蓋謂此也余郡在國家垂二百餘年亟稱貧瘠自昔記之乃膏腴如桑落封郭之地盡棄而不治民陷溺遷徙而不聞此其故未嘗有真切一體之念牽于俗而私其身苟且因循積漸使然耳是役也業已成矣又重繹之汲汲焉惟恐一隙之可投而貽其患真誠一念視民如傷所謂禹稷

伊尹其心者非耶嗟夫一邑而天下可知也一桑落而天下之桑落可知也方今聖明御世惠養元元登用明哲安得若而人也盡列方畝以開萬世太平之治哉余于是有感爲推廣其說作後記

京山縣觀音岩記

嘉靖辛亥歲某被命慮獄使楚中楚郢州爲今上故里而太上皇陵廟在焉禮于役茲土得先事謁云時夏六月十又八日也某至自黃州過萬子迂談

卷之五

五

雲夢澤道于應城應山而西爲郢之京山明日趨京山值雨爲衝泥行稍莫可百里始霽蓋京山之下矣山下有館督郵吏卽館中治餐導余憇庭上先余在輿中睹之山石巖巖古樹藤陰隱隱曾磊疑中有奇賞也雅愛之訖至卽督郵吏問督郵吏具對爲觀音岩余喜輒趨庭中啟扇視之庭去山下可十步山石如壁立高數丈廣稱是儼若屏障峙庭後史侍御沱村爲書宦遊一快四大字鐫之碑爲嵌壁中壁稍稍殘剝

余甚惜之壁前倚而東角有石頓起突兀其峯甚截業距其西一石如盤圍可數人不匝脫落壁間與東北蓋相待焉此一奇觀也又西行百步有石門過此爲岩外敞豁內比伏如屋里人爲豎兩楹卽簷下可蔽風雨有藤蘿古柳生石間攀岩盤壁根榦與石相樛糾如螭蛟然枝葉垂簷石上清影到地岩中東北隅有隧如龕狀僧爲奉觀音像其中僧又云故龕有石觀音卽石上永樂中爲一官人鑿石持去乃刻此簷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五

前又作小軒卷然南向俯臨之有水環其下山谿清朗映帶左右此又一奇觀也軒東岩有洞故爲泉道今亦無洞口有白石碑文一座余未讀又有鐫石中水三大字碑豎其傍余亦忘其姓氏軒之下稍欹而西南有草堂數楹竹木蓊鬱老僧居其中年今九十有奇矣又西行迤邐而北卽石上鑿徑行可百餘步山巒峻絕高數十丈崎嶇不可行余不能至卽山下望之石中一泉懸湧飛瀑如縷不絕因憶昔人題匡廬山

瀑布詩有日照雲霓似天清風雨聞之句心賞之哦詠不爲已石泉流澗中成谿余沿石上度谿西有道人爲旁山崖作層閣三層方曲僅可數尺道人少僧可十數歲日坐閣中與老僧焚香誦經採芝食飲水澹然泊如也余慕之爲登閣最上啟牖俯檻周視青峯環列瀑水中流天霽日落白雲在下鄙吝消融神情超忽真在天上不在人間也夫余自應城冒雨衝泥塗行百里抵莫方至倦矣而忽睹此豈不快哉沱村言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七

信矣信矣居頃之余降自閣山石徑度谿還館中卽徑上有岩石懸覆如蓋因指道人令鑿徑稍曲使環抱岩下築令平可時時遊衍也道人頗解余意乃沿溪過老僧舍問禪僧不解禪惟焚香誦經採芝食飲水澹然泊如也谿流趨僧舍前環軒下清流浩潔白石齒齒真可濯纓洗耳滌塵襟漱煩積也于是復從軒中經石門憇館上督郵吏具餐旣起睹諸壁間作者余不能記惟想像白石蔡衡州有礪壑神仙府山川帝

了鄉之句噫嘻信哉非仙府帝鄉有是耶明日趨郢中謁陵廟禮畢有司卽爲具簿書日慮獄事無虛晷逮訖事發舟至潛江乃得次之篋中時初秋八口也

澄源堂記

歲嘉靖癸卯秋地官陳大夫被命權舟潯陽其行署在西郭之江潯大夫題其署曰澄源堂一日讌集大夫曰茲署也俯襟大江坐環清浦洞庭上流彭蠡東注皆水也波流浩潔一夕萬頃

萬子迂談

卷之五

六

信乎逝者如斯觀瀾有本也堂義偶用是耳某曰大哉堂也其知道乎傳有之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又曰河海之于行潦凡以言水也夫河海源泉有本者如是行潦則一勺之水有時可鑑夫世固有鑑行潦揚泥波者矣不睹其全各守其偏而天下之小廉曲謹矯情干譽之徒出焉其不至禍道也者幾希茲其流之弊也噫知此可以識澄源之義矣夫固觀海之分量時出之不窮而激撓之不濁也執此以往而天下之事

有不可勝用者是故爲旬宣則承流遠矣爲銓衡則涇渭定矣爲宰執則化源深矣茲非其所謂逢源者哉故君子之出也能使天下昇平宇內宴然以至海波不揚河湟不驚俾明天子坐收清寧之化而我輔丞之功畢竟濯濯于當時流光于青史垂千百世不竭者又誰曰無所本耶又豈徒區區以水然哉大夫曰命之矣乃洗爵更酌而請曰先生盍書今日賓主之談以記歲月將託以不朽焉某固無讓云大夫諱天然萬子迂談

卷之五

九

字以中號自所瓊山人乙未進士也

史先生傳

史先生諱中江西之潯陽人永樂中辟賢良方正爲楚德安郡別駕屬使導道于衡湘次石鼓夫石鼓爲書院宋程張二先生倡學之地與白鹿嶽麓諸名勝相稱著所從來遠矣大兵之後鞠爲茂草先生慨然欲復之爲賦詩云云無何遷守衡州卽首事焉石鼓志曰先生治衡凡九載有惠政嘉靖辛亥歲予被命慮楚中獄至衡

詣石鼓謁二先生祠因問先生卽無聞者余先是過長沙長沙太守鄭君議修復嶽麓者得數君子祠之余惟石鼓卽如鄭君議得首祠先生也然其瑰志琦行多不傳余里人不能無責焉某生也晚無所采論其詳不可得聞也謹以少日睹聽長老所傳說稍爲次述將以貽之衡州云先生守衡時民間有子生而慧先生器之令學其父前曰吾故市人產稍令兒業生活足矣奈何學乎先生曰必從吾言若兒後將貴卒館

萬子迂談

卷之五

十

之公舍時時督課習爲具餐飯裳服旣長又爲擇婚事時先生業已稍稍睹見成立矣旣去衡若果榮第先生官至大叅致其政歸潯陽會若僉外臺洩潯陽以父師禮先生于廬睹先生所居室僅容膝蕭然無長物心他有所厚卽敬憚先生輒重語一日察罪人有可貸者俾得先生言爲疎去先生如其意他無所問問者咸嘖嘖歎不寘又損俸廩爲治圃築書院先生又一切辭去不爲受里人頑無狀者竊葬于先生之舊

塋族少頗悻悻欲執之先生笑曰來他無論卽公家鉅族必置異姓僮僕以供羈勒而輩獨令先人地下孤立耶事遂寢其他所爲比比類此先生有子曰珍以進士官止廉州倅不得於時吏遂長往清白有父風而恬退高潔之行尤烈焉鄉人稱行誼必曰二史二史云夫人之子可教則教之人之罪可脫則脫之犯而不較恩而不有可謂仁且恕矣至於居身之珍篤信不二介執尚焉語有之廣布者獲茂厚積者報昌先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三

生有子著稱世德固宜哉萬某曰蓋聞之古至人藏輝盛德之至不事表見史先生執古自信諒凡所事事一切去華務根者民何得而稱焉治衡凡九載有惠政而人不聞抑又何可怪耶抑又何可怪耶

太和山李道人傳

道人姓李氏不傳其名亦不知何許人也語類關西太原間垢面炯目岩額廣下衣單布衣冠蒲巾著素履冬夏不易年可四五十歲蓋自入

山中來業二十年于茲矣初至但食麤子人卽號麤子李又時時稱大造化大造化人又曰大造化李云然今亦不食麤子惟採百草若松華柏葉與蒼朮黃精諸苗稍沸之卽食食卽不多或數日不食月一食亦不屋居常在岩穴中稍溫卽時時出與山人遊然終日不一語數扣之則曰土土或有時入殿庭拜元帝誦經輒數十日不出亦不飲食或栖林杪或坐石磴披雲卧月隨意所到無不自適寒則忽忽不知所在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三

也太嶽山如天柱南岩香爐諸峯咸在絕漢天柱峯上又有紫金城盤迴壁立高逾欽仄下臨深壑皆猿獠所不能至道人降陟躋躡如平地人以是異之然人亦稀得見卽見爭以錢內衣中旣去盡擲之地任童少競拾之一無所取或爲市蒸果投林壑間致山鳥爭鳴啣之從容曰人與鳥皆爲土也先是余同舍郎歷城李于鱗氏遺書云武常有異人公餘宜一訪之屬余至均陽人傳李道人名籍甚余卽爲脫冠帶解綬

釋簿書期會入山登紫霄峯求所謂李道人者
山人具對道人在天柱峯絕頂岩穴間人不知
其處近亦稍出卽不可卒得余明日登天柱是
夕輒大雨心怏怏不懌厥明忽霽時初夏雨後
諸峯更清絕秀出如洗故余反得縱目奇覽也
吁可異哉旣至三天門又問李道人道人已先
至門下佇立者久之山人曰道人常時不先至
今先至且久道人顧余舉手曰候君謁玄帝余
趨謁還至其處蓋余陟降罷矣道人慰之曰勞

萬子迂談

卷之五

重

形余亦曰勞形道人復曰君卽爲土形安得不
勞余喜爲把道人袂偕至太和宮余坐道人亦
趺坐有頃之余爲問所得道輒應聲曰人生學
好能長久便是道我山中習靜耳余又曰平生
誠厭塵凡亦欲習靜山中奈何離去倫族耶曰
何可去也世人不能離土卽淡薄少言寡欲雖
在官亦可習靜但不如山中差強余聽其言雅
重之卽不探其深殆庶幾吾儒有道之士也何
可以異視之哉山人曰道人生時不云只曰土

土又頃之山人爲余具餐飯道人不餐飯啖果
核少許旣畢日將暮從者告還余爲辭去道人
出袖中蒼朮授余啖之味甘清遠異常朮道人
又送余至三天門別去從微逕入壑中山人又
曰道人往時不送或求之卽不可得夫若誠有
道者矣余求之輒見見卽言別去又復送且有
所貽不可謂不遇也假令雨不霽如往心又安
得是耶吁可異哉余旣還至均陽公餘得次述
其槩爲作道人傳因以復李郎云

萬子迂談

卷之五

重

貞節傳

昔人論女子從一于夫之義比于臣從君乃余
猶然以爲賢焉夫士讀書明志幼學而壯行及
當事見利害輒復舍其所學女子未嘗學問然
能守其志而不可變豈不賢于丈夫子遠哉古
今稱烈婦之行貞女之操者不少大較不難于
死而難于守不難于立節而難于保孤然豈獨
其性然哉蘭本湛之鹿臨其所從來遠矣吾郡
母某爲同郡太常公之孫祠部公女方伯公弟

也郡中稱清白世家焉孺人年及笄歸某氏爲方伯某先生之仲子太學生某也甫數載仲子亡孺人才廿有八歲遺孤在襁褓中號泣悲哀水漿不入者幾旬日志欲死仲子以母陳夫人教念孤在故不爲死爲圖仲子像祀于寢如事生杜門脫簪珥外內嚴戒應無五尺童舅早世事姑尤孝孺人雖孀居遠膝下甘旨不缺而飯脫粟衣紵編葉葉補綴清約自安也然時時持孤泣言爾祖世德不遠箕裘在孤勿墜且縷縷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五

苦心不死之志雅有和熊之心義方斬斬不少借孤亦岐嶷漸長知學不獨文藝卽志行寢寢韓器可識也今孺人持兒泣幾二十年冰玉之稱外內無間屬撫臺楊公行部至九江諸生首舉以告公下其議議僉同謂宜請且爲題其門曰貞節具筐篚遣官將賜以風姬媛也里中人誇美其事乞予言以表之予曰嘗聞之漢班太史女昭博學高才歸曹世叔世叔早死節行法度不失尺寸和帝聞之召爲皇后師令續兄固

漢書后臨朝得與聞國政教其子有時問拜關內侯相齊夫昭立節要于終身而遺之來裔茲豈不烈烈賢于丈夫子哉今孺人節行大類昭而報未稱乃其子少年雅器得于母教其將爲子成弗量也然非有聞于父祖昆季之間漸習薰化卽何可得故今千百世稱昭不忝所生必曰太史公太史公故昭作女誡亦曰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噫信知所從矣諺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貞節某其以此其以此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五

瑞昌柯氏族譜序

瑞昌柯氏于余郡爲望族也其本始與汴之固始閩之莆田楚之江夏武昌興國大冶若寧之宣城旌德諸柯同先世起家二三進士仕殿中丞侍御都押衙防御御侍使若別駕並通顯嗣是他無所考惟閩柯代有聞人嘉靖中瑞柯有棠氏與余先後舉于鄉亦庶幾爲埒而尤蕃衍族累千莫可更僕也莆希齋先生余鎮莆得謁先生旣歸來先生常移書余問若族余從瑞得問

其本始而先生報訃故未有以復也先生舉癸未進士授司徒郎即日以疾請蒙予告歸莆閉門著書累薦徵不就年九十餘隆慶收元皇帝詔有司存問進秩卿太常云所著有宋史新編史記考要藝餘諸書行于世其子姓登進士蟬聯相後先不乏固余所謂多聞人也今年柯孫日廸復會族延楚國莊生輯譜以余常爲莆問族持其譜來余請序序曰以余觀于斯譜柯氏之族禮樂其有興乎常聞之尼父曰齊一變至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三

于魯是可以語廸矣柯氏世居洪山中洪上下深委僻坐郡西南其人多樸厚負義氣強直善格以故獨雄于瑞省郡急呼之輒荷戈往直前敵愾莫有當者緣是遂以兵聲焉往寧庶人以南昌叛柯從吉州刺史伍文定以義旅收南昌南昌平又聞廣賊寇吉撫諸州應檄往一鼓殲之吉撫諸州又平于時勤王討賊柯功獨多蒙朝廷資卹亦甚厚事載譜中由是言之柯氏于國家可謂忠且勤矣非其族之良也有是哉今

觀譜作家誠若祀先垂後睦族和鄰等十篇作者既爲考于古訓廸等又爲立家議規誨井井有古君子禮義之風信遵而行之卽魯命伯禽訓不是過也豈後車之鷹揚敢企望邪是故會稱好古禮樂之國也孔子賢之在柯孫之善變不有興乎廸別號筆峯爲柯廿九世孫敦禮義而說詩書里閭多之銳意斯輯其尤知所重矣余故爲特書以告期世世引之勿替焉

興學頌聲冊序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三

初某從邑爲諸生也邑諸生纔五六十如六七十耳廸廟廡若諸堂舍咸圯壞不可勝指蓋緣他長令比比視傳舍不爲意卽不視傳舍又數重計藏緡稍自引避以故往往仍陋至壞敝極甚也屬某被命使楚中過里門謁先師廟降自左階歷諸饌舍所然後從儀門登明倫堂遂訪諸學士先生焉乃廟貌堂宇若諸舍及省署諸所較畫蓋泮然改睹無復某游諸生時卑卑陋矣學士先生曰茲邑侯之政也自是以來邑

諸生視往蓋數倍焉日斌斌多文學之士矣乃出諸薦紳先生所爲歌詠凡若干屬余言余聞之三代之道鄉里有教是故庠序學校爲建善善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天下此太平之原也孔子教行于魯而七十子之徒盛矣漢誅秦蹙項而魯中諸儒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孔子之教遺化漸洽使魯爲好古禮樂之國哉平津侯奏令禮官勸學廣賢才置秀才異等若縣邑有好文學出入不諄所聞者令得上屬

萬子迂談

卷之五

无

所二千石自是天下之士靡然鄉風焉於戲士之係于興起振作也不可睹哉今侯興學重首善之地卽斌斌之士靡然鄉之茲豈他長令視傳舍若中不足輒自引避者哉侯務道德重儒術雅有古人風三年政成民又吏治烝烝矣夫斌斌之士學孔子之道而邑長令興學有上賢二千石之風又安在不爲魯中絃歌之國哉茲侯之頌也在此矣在此矣侯姓廖氏瓊山人號平菴鄉某在都下侯里人黃叔晦氏于余爲同

年數爲余道侯之爲人平居行義屹屹爲鄉人所稱籍甚逮余過梓里見諸薦紳先生所爲歌頌又時時睹聽父老所傳說政事當于人心果如叔晦所云不誣矣學士先生爲黃赤岡張雲山陸豈匏也蓋好德之良爲哀次頌聲焉

義蒼堂稿序

余郡伯李先生所著詩文凡若干卷題曰義蒼堂稿刻于郡齋一日授衣旣卒業則衣也竊願託名焉嘗聞之君子之于人國也不知其政其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三

禮可知也不知其德其樂可知也是刻也可以觀治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必稱詩凡以喻志別賢不肖迹盛衰先王采之以觀列國之風邱索墳典從以載道言之無文行之弗遠抑又何可少耶顧一味而九和不可以止饑也一衣而九畫不可以禦寒也乃若雕篆組繪苟以希世取寵不可適于用卽工何取焉余邑號最劇且瘠自昔記之而三都在江之水稱三洲江小漲輒溢三洲民幾爲魚已先生賦江樓有

曰鄭俠有圖今欲上傷心誰復問三洲語語欲
淚也卽爲築三洲隄民得平土而居焉又晉陶
元亮爲郡人隱德風槩足以表鄉閭而鎮雅俗
唐彭澤令狄梁公江州長吏李文靖若宋濂溪
周先生岳忠武侯並寓茲土而道德忠烈又來
游者標的也咸有作以章表其事曲盡諸賢之
心並勒珉以昭于來世至于記事詠懷溫柔敦
厚有憂國憂民之心而論世說經又往往發前
人所未發於乎茲豈務雕篆工組繪而不適于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三

用哉蓋澤于道德而宣乎聲律者也吾故曰可
以觀治矣夫流民之奏遊獵之疏後世慕其直
美人之詞玉宇之調後世慕其忠茲刻也其不
可傳矣乎乃其標格風致追古作者視漢唐諸
名家不啻過之觀者當自得也茲不著

刻曹大家女誡序

曹大家姓班名昭扶風人漢太史公彪之女固
之妹也嫁同郡曹世叔生子穀爲中散大夫昭
有才學有節行法度固逮繫嘗上書伏闕下又

爲固續漢書和帝時數被召入宮令皇后諸貴
人師事焉號爲大家所著女誡訓諸女子讀之
雅有母教第詞旨深遠非閭巷所易解乃命家
塾稍約爲四言俾易曉爰壽諸梓藏之家以端
女習焉雖然茲言教也若其本始則當反求諸
其身詩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尼父曰身修
而後家齊子與氏又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
斯言也蓋益親以切矣思躬行君子而又申之
以言其庶幾乎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三

贈朱大夫督學福建序

吉州朱維平先生被命擢憲使往視閩中學一
日某因過邸舍爲論古今取士科條大較三者
文詞一經術一德行一夫古者諸侯卿大夫交
接鄰國必稱詩凡以喻志別賢不肖迹盛衰後
比比雕篆組繪苟以希世取寵不可適于用孔
子學易爲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等十篇
左氏讀春秋爲述本事作傳記此其意義寧與
讀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卽若稽古三字輒三

萬言耶又古者民有恭敏任卹者閭胥書之孝弟姻睦有學者族師書之有德行道義者黨正書之由州長以至鄉老大夫若司徒樂正諸所試夫然後官之其後緣設孝廉隱逸諸科卽矯言僞行之人輒競竄岩穴以徼徵辟遂號嵩少爲仕途捷徑者嗚呼蓋三者弊之所從遠矣而代求人士設科條卒不能舍此三者將終竟又安所極耶先生言章甫蓋嘗慮審矣語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噫此其

萬子迂談

卷之五

重

言意深哉夫士所爲以載贊而上之人所爲綱羅賢士文詞經術兩科古今制法誠不能舍已政所以行乎其間顧德行何如耳我高皇帝取士一切依放往制而叅酌之設明經科較以文詞下自里社以至宮省綜核周至鄉舉里選之法也而勅諭卧碑所載中間竅要又鑿鑿道德仁義之意蓋于是乎三者備矣非若前昔用一棄二者以故人士得因緣爲弊如章甫氏云逮于今聖化淪浹訖百八十禩有奇以余睹于人

材蓋彬彬焉他無論閩中著者如名臣錄所載弘治正德間彭惠安陳孝廉黃伯固林文安諸公可少邪當時文章經濟道德盡章章表著可睹也某曰尙矣夫人材之難尤難養也管子曰終身之計惟在樹人夫人者一樹而百穫者也先生往將取法制道德以樹執閩士閩之士必有文章行義三者一切如惠安孝廉諸公羣起而出焉豈所謂百穫已耶萬世興太平在此矣先生少始冠登進士出令游署郎在告若居廬

萬子迂談

卷之五

重

前後凡二十載仕甫至爲今官蓋鞠躬君子也卽軒宇雍粹雅好善人片語長可采卽不寘舍長安時時局舍門披百家言究竟道理乃海內士知名輒造語探極詣蘊業于人才蓋倦倦非一日矣某也淺劣無所知解辱先生啟舍門與語乃得次所舊聞而論究其義焉屬于行也遂書爲贈云

贈介川毛大夫出守瑞州序

昔人謂東澗環郡皆山惟信安得山水之勝尤

稱三衢山爲信安絕境云某曰山川出雲正氣所鍾其下必有當之者屬某游西曹信安毛大夫介川氏亦游西曹當其睹見接所論凝然有道君子也乃徐探其所平昔則有以稱焉往嘉靖壬辰歲大夫登南宮薦幡然卽日卷而歸三衢山中取所藏先世廬江郡公若朝請公遺書盡讀之厥同里趙清獻徐汀州諸往哲若所標極趨向咸一切究竟期以當世之務然後出訖乙未始挾策來京師天子爲臨軒賜第頃之拜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三

臺中御史毛大夫爲御史每侃侃言事無所避時皇帝冊元子乃吾鄉吉州東郭鄒公一時薦紳先生號稱儒者公實侍東宮爲洗馬士人咸望之無何遷學士去留京毛大夫卽上疏大較論公不可遷留京宜留保傅太子蒙正聖功之意稍切直疏報大夫出理寧國寧士人梅先生嘗爲某道毛大夫往在寧多政逮遷秩去寧有贈大夫文爲製錦者大夫命札其文而還之至三四竟不爲受凡稱其介數事類若此今大夫

游西曹又凡若干年矣乃遷大夫守瑞州瑞州介在江之西負重山其地僻絕細民稱險健以終訟爲能毛大夫雅事鎮靖不作作外暴務以德卽往無不可或有謂大夫瑞俗險健以終訟爲能大夫未荅大夫居省中一日從容爲某言若先世廬江公寶至璩凡三葉咸擁麾節皆稱循良吏又云朝請公有鐵硯鐫銘其上遺訓若後言義鑿鑿不可磨也硯具存語在家乘中夫信安始廬江若朝請乃清獻汀州諸公上下凡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三

千有餘年而人代不乏盡章章表著如此茲豈非其所鍾然耶而諸毛尤卓卓輩出暨大夫又如此顧非其所遺者遠耶厥所云遺硯若其符識抑又異也茲大夫往爲瑞其不爲廬江諸郡若杭州汀州者哉大夫行矣諸省卿餞之郊雅有贈言某于大夫爲同舍知大夫深遂僭書之

贈姜約父奉使江北獻錄便道歸省序

古稱德厚者流光其然邪宋文正范先生述祖德積百餘年而始發于其身噫其所從遠矣往

嘉靖辛丑歲某與姜約父氏同舉進士約父南昌之澹谿人其地迂僻去洪都市稍遠人鮮習機利俗向彬彬近古多長老云予一日因約父問若里長老有德而隱其人近可稱述者君遂爲某道若大父若翁賢大父爲漢陽尉翁少業經術不偶世隱澹中又出大父所示若手書視之大較云人卽得第輒諸所求白日下車里門爲榮汝挾策遇明主屹屹欲樹立顧發軔爾邪某爲歎曰君何幸得此長老語古所謂德厚者萬子迂談

卷之五

毛

非邪不可謂有德而隱可稱述者非其人也是時若大父年已八十居頃之約父出令溧陽逾三年政成被召入尋補郎署與予同舍居又三四年于今計約父登進士出令入覲若被召游郎署後先凡十載若大父蓋又耄且耄矣君念若大父時時爲某論令伯事歎羨不輟且曰吾大父贖贖老矣十年不見人情耶何不效李公疏也予聽之爲悚然故事歲霜降皇帝命司寇官三人往南北圻監錄大辟今年尙書喻公疏

名請君得南圻淮揚諸州頃被命且往乃獲歸侍若大父廢事陳情已愜初願噫嘻可徵孝思哉君又謂若大父能詩初以掾史試冢宰俾得賦詩爲賦秋蛩吟累百押頗示己意冢宰破例令就漢陽尉居漢陽多惠政雅志清白今老居家寒薄如貧士乃所至赤壁黃鶴郢川岳陽諸名唱無不詠答意翛然可尙也君歸邀賊黨若里中舊與大父若翁游君與若兒姓輩稱觴堂下雍雍從從懽懽而賦詩爲樂他日太史公采列萬子迂談

卷之五

美

國著之篇什又豈不益永其光耶君行矣同鄉諸卿咸爲君賀某得以述焉

賀石磧畢後巷先生榮封序

天生賢良以福社稷興太平豈惟學士大夫卿相爲然至于隱而爲耆德長老則尤藉之是故達則雍容廟堂推其學足以經世不達則亦足以表正里閭而易風俗語曰有草野之臣不謂是耶夫江東稱建康一大都會其地承晉魏六朝之風俗尙澆靡惟池皖稍據上游與吾饒信

諸州爲鄰壤地僻隅負重山其民多土著池州畢先生號後巷蓋樸雅君子也以故獨長于鄉鄉之人稍有不習著土壤喜事澆靡者輒私語曰後巷來其敬憚先生如此其子廷鳴君少穎異能文章旣染毫輒盈紙牘爛然可采也乃先生教曰夫文華也藝也華勝則薄藝成而下人顧根實道德何如耳女曹不于此于彼其謂何且曰春秋一書仲尼筆削之乃所爲文經天緯地者也女曹讀之廷鳴遂從胡氏學春秋屬其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五

邑吾鄉人徐南山氏爲令卽南山氏亟奇之歸以語余曰吾得人焉有畢氏者後將大稱翁若郎云云逮嘉靖癸卯歲廷鳴果以春秋舉于鄉連魁南省皇帝爲臨軒賜第官西曹乃余得與廷鳴遊日稍稍睹聽矣廷鳴果恬靜務于道德不事濯濯表見卽讞獄務平反忠厚惻怛有寧失不經之意大較如翁言一切去華務根者卽不知其父有子可知也迄三載政成考書上乃得封翁如其官及其母孫爲太安人翁年今且

居七十矣廷鳴且馳使捧勅爲翁壽乃同曹卿咸賀焉某作而言曰猗與可不謂榮壽哉夫翁以齒德長于鄉鄉之人敬憚之又亟稱之且徵朝廷貤封之典以此風動天下興致太平甚易天生耆德長老爲社稷福不謂然耶矧不達于其身而施及其子使立于天子之廷推其學以經濟天下其爲福又不大哉乃他日廷鳴樹勲立道以稱報荅以終顯揚蓋方自今始也于是乎書以俟之

萬子迂談

卷之五

五

贈郡侯李公擢廣東憲副序

余郡侯李公守九江之四年被命擢廣東憲副備兵潮州兩序博士先生請余所徵言爲贈余惟李公在郡治行烝烝民乂政成已余嘗于公入覲隄封郭隄桑落若公所自著述又爲三洲民生祠公諸所謨蓋累言之大較軼公古循良吏云茲往爲潮備兵其不爲左券耶顧兵與守差殊請以兵爲公談之夫嶺以南潮惠諸郡負重山險阻叢菁蠻依以居山田熇燥歲饑常士

五時時攜山殖藥果杉滑之類與民博米鹽自生活政無他腸也又臨大海與于朝鮮諸番番常以犀象玻翠寶珠貝之屬乘汎航而來與沿海諸郡民私相市苟一切繩以禁間截之使無所得而食土著又從之響卽發奮自死笑出爲毒滋甚如往者祗一二督使若監司稍失馭輒令山海騷動至厯上宵旰憂卽且旋定然糜爛踐躪不可勝道矣茲成驗不章章較著哉昔

唐貞觀間嶺南酋馮盎反上命蘭暮將兵十萬

萬子迂談

卷之五

聖

討之魏徵諫曰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宜遣使鎮撫當不煩兵而定上復遣李公淹持節往諭之盎懼卽遣子隨淹入侍上曰徵以一介之使而勝十萬之師昌黎韓子亦曰愈常爲潮陽吏習知嶺南蠻狀綏則馴以爲生急則聚而相結緣經畧者不得其人遂致騷動加以邀功生事之徒從而釀之卒成大患乞選材望威信素著者爲經畧使則嶺南自安乃余觀覽古昔詩書所稱先王制馭外裔蓋多以文德綏之舞干

羽來荆蠻未常煩兵之李公爲郡務以德禮雅軼循良昌黎表乞經畧使材望威信者非其人耶今奉天子璽書持節以往其地便宜狀又昌黎所親見而陳說者潮人至今祠之公以經畧之材持玄成之論當昌黎所身親之地其不以一介之使而易十萬之師爲主上所嘉賞而潮人所廟祀也哉諸博先生曰善是可以贈矣遂書以歸之

贈藩大夫敬美王公入賀萬壽序

萬子迂談

卷之五

聖

萬歷丙子冬姑蘇敬美王公以尙寶少大夫出叅余藩分鎮九江道駐南康郡郡在彭蠡之濱匡廬山之五老峯下屬過家則齒討奇探日與二三文人爲洞庭汗漫之游也伯氏中丞元美公爲勸駕曰子寤寐五老久矣女仲其周游匡廬惠流而德施乘便歸以語我不旣多與大夫遂戒行初大夫蒞南康才一夕會直指候代輒行部至九江政暇時過余因問中丞公大夫遂以中丞語語余云有頃之大夫捧表入賀萬壽

余郡貳宋君郡憲馬君一日爲並駕詣余所命
余言以贈余惟大夫雅嫻于文余言固無當于
大夫也第余忝若翁榜竊附于世講之誼弗得
辭矣夫豪傑之士飭躬修行以表樹于當時垂
聲施于來世固不待人而興迺其過庭之訓薰
染漸漬得于父祖昆弟之間者居多語曰蘭木
湛之鹿醢斯言雖小可以語大大夫家太倉世
有顯德官位蟬聯相望而被華寵者自瑯琊公
而下至于今不下四十餘人語載世貢錄中中
萬子迂談 卷之五 畢

丞始哀而梓之且矢之曰爲子孫者感國恩之
旁魄則惟所以效追祖武之焜耀則惟所以繩
王氏將有聞于世世哉今大夫分鎮于郡觀其
所爲政一切務以德禮有關雎麟趾之風尤操
厲冰蘖卽廩才授粲而蔬苴弗入也儀文交際
則用之篋中毛髮不以干於外是故俄頃之化
不威而肅一道風生流閭而施普閭閻之民無
得而稱也於乎甚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其承
庥于先世也有四十餘人之烈以垂範於后昆

其承志于伯氏也旣重之以世矢之言復申之
以勸駕之義大夫之出也其不令匡廬彭蠡益
增其高深邪詩曰王之蓋臣無念爾祖又曰夙
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大夫兼之矣昔眉山蘇公
洵與其子軾若轍文章行誼名重當時而東坡
先生奇才尤爲帝所歎念逮出黃州尋復召入
夫大夫父子昆弟並以文行歷三朝而大夫又
擢在近列當侍從之臣固先帝意也事大類軾
召歸柄用効忠蓋而光祖烈行當過之茲行也
萬子迂談 卷之五 畢

蓋日望焉敬書以俟

萬子迂談卷之五全

萬子迂談卷之六

明進士河南左布政使潯陽萬衣著

後學南京刑部主事豫章金廷璧閱

男雲南金滄道副使兼叅議嗣達較

序文

贈麟洲王公擢本省憲副序

萬歷己卯春分守九江道王公麟洲先生擢按察副爲驛道使者客有過余問曰先王需才賢以明治功惟德茂官惟才選事或以啟沃或以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一

屏翰位職適外內停也王公南服世家大父父若伯仲咸以文學著稱于時公又蘊奧理道飽飫邱索所爲文章大雅成一家言追古作者邇以尙寶大夫出叅江藩坐鎮南郡所爲政操已恤民一切務爲德禮蓋以文章緣飭吏治者諸生親炙光輝卓有矩矱茲以選擢乃無當于學宮邪余應之曰客何淺之乎窺公也古者興國之臣皆木訥少文若樵矣然而恒治則其人皆起民間習知疾苦今上厲精中興以待從之臣

政未洽于民乃使歷試外服若求輔弼則用是以克今公之叅外藩擢驛使正漢宣用蕭望之之意下徙近臣而公單于六籍學無所不究文章爲當世冠又不厭爲吏越望之遠甚且漢人稱文章飭吏治者蓋未識道也夫君子之道脩己所以治人言之爲文章措之爲吏治何可岐析哉矧吏之爲道也田畝市廛之差器用服室之等鄉黨族里之協岳牧師儒之聯淑良奇表之分旌別舉措之屬賓旅委儀之方以至士馬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二

財賦緩急利病皆休戚所關其制度文爲若此其重也而匪文曷宣匪學曷稽耶公茲再履江國間閭疾苦道里阨塞財賦兵車之所出無不切劘皆親見而熟視之不啻如使臂指也國家方倚以爲重遂據鼎鉉登元宰財成其道輔相其宜以黼黻皇猷而經緯天地煥乎其有文章俾天下內外之勢不偏當由此選也而客薄之耶客唯唯而退羣僚皆仰公以爲重願述明德郡守潘君偕其僚謁余命之以言余弗文遂次

客談以歸之

贈郡守李景渠先生入覲序

古諸侯之朝于天子也天子爲召見問民所疾苦燕慰而褒嘉之我國家放古爲治令甲凡三載入覲召問嘉慰一切如往昔云今上改元之四年郡侯李公以歲事往余邑長令馮君徵余言爲贈余惟九江民所疾苦自李公來浚水之災堤以捍之民莫粒矣祇候之艱官以代之民息寧矣江洋之擾兵以靖之民安堵矣至于訟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

獄省而不苟關市譏而勿歛高城壘濬池湟養老尊賢恤孤明節計一切所爲民業已治之蓋無所事事也則何以應帝問哉芻蕘之詢有一愚焉請爲公誦之夫九江古形勝之地爲洪都鎖鑰又介在黃鄂池皖之間大江爲限左洞庭右彭蠡山谿叢箐阻險負奇水陸竄伏不時出沒而魚舠輕舸一葦行之實當應門矣紛紛爭據卽無論我高皇帝迅速前元恢有建業上游諸郡咸爲甸輔烽埃星連朝發而夕達也當其

時僞漢據江州都武昌以吞洪都割併一隅自謂鴻溝之業奉首獨後非彭蠡之役一怒而安然且蠡爾也由此觀之洪都輿區其要害在九江江以西守九江則不出江以東守九江則不入今置在甸輔之外以磽陁之區當水陸之劇瘡痍之民不得息肩加之倉廩空絀帑府之積曾不當中人產假晚竊發不逞如往寧庶人枵腹束手其謂何乃初計九江郡設預備軍儲之外更置南倉于城北稍料諸郡餘粟轉道儲積萬子迂談

卷之六

四

以備意外固深長思也尋以廩災遂罷又九江故餉皖萬石夫留都上游九江與皖等彼積陳腐方請以金餉而九江無升斗之積奈何以貧益富耶前中丞徐公以言于上得借皖兩歲餉今亦罷往余讀漢史稱河南守吳公治行第一然他無所見徒以薦一賈生耳生善說治理然竟空談無當于文帝爲郡留萬石餉以護重鎮茲實用顧不多于賈生耶李公在郡民疾苦一切咸治治行不在洛陽下皇帝孳孳化理方急

長吏置異等累秩祿以俟行且鴻飛矣屬當引對之列余固爲論形勝若郡所缺廢故事內之封事囊候召見對問庶幾不忘吾郡云

贈邑侯俞公擢貳潮州序

隆慶辛未華亭俞公來尹余邑也余亦自汭上歸卧邱中蓋公之庭無衣之矣然公爲政鄉里小兒時時誦之余固得習聞而睹記焉余邑故褊小都鄙僅十七而三都地濱江湖水小漲輒溢民饑寒卽不贍且他走衣食也奈何催科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五

耶公爲移三都科令十四分其役三都民乃稍稍按堵又爲三都剗隄防障水使得平土而耕然工費大絀上下論卽道傍舍屬歲饑公輒開倉賑三都民令且築且食遂成隄本焉邑附郭當水陸劇故磽陿日支不繼往往旁及民公料壟斷趨利爲裒益平施不獨以病農邑瀕江尤慮爲戎區乃注意儲積作倉廩請留院歲餉萬石以備意外恤囚爲築園授食給薪水不令瘠死治版籍躬自叅注不以干於筆刀尤敬祀神

祇其爰宇若杠梁旅舍險道咸飭諸所需一切取辦絕產金一力不以擾于下鄉鄙都市未嘗遣一力卽訟獄令自呼爲剖直枉薄示蒲輒麾去卽上所令獄疑輒與輕比市賈不二價休沐督僮灌畦以自給土田不直躬自迹視爲攜榼自隨民雞狗不爲警邑故有書院爲濂溪先生僑居所公請于上選士讀書其中立科約以廸士正學置閒田贍之以是式于郡中顧公性孤介應接率直躬不爲勞說人然竟以此爲耳目

萬子迂談

卷之六

六

吏所苛中故上聽亦稍稍二三坐是久不調今閱五年所始量移潮陽貳士民愛戴攀卧業不可留矣邑庠博偕諸生詣予請以言贈夫公于邑有甘棠之遺于衣又謬有懸榻之遇烏能無言哉乃爲次述其政作而言曰仲尼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伯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仕而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固非身之圖也而居下奉上恭過于禮說非其道惟恐失人之意則其盡爲人哉大較學爲

己則仕爲人學爲人則仕爲己此兩者不相爲用也潮頻年阻兵民患苦不遑休息視予邑困溺畧同尤非仕爲己者所克任堪公持予邑以往宜無不辦所謂左券也顧江海巨艦奚啻一葉堂坳覆水曾不勝杯茲淺深之積異也君子爲己之學積深而用裕豈在毀譽升沉間哉

方魯菴七十壽序

往予從派上歸卧匡山也汪子少谷亦從歙中來賈齋客于予舍時時偕季父友山視予山中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七

友山故善堪輿家相與語益驩因談歙中佳山水風氣周美亡論殖貨若高官貴人通籍盈朝奕奕不乏卽邱林布衣自少至于耄耋躬行君子隱居以行其志不求聞達慕古人鞠躬篤行之風其人近可稱述者不少也時少谷始稍稍談乃外舅之父魯菴公云公早失怙侍父盡孝方窘尤能極力致養以承懼娛事兄恭恪撫遺孤不異兒女子昏娶經費皆翁所營一切不爲問有心計修倚頓陶朱之業卒以取贏益好禮

重義卽關宗祊若拯人之急盡捐蓋藏不以爲泰其待翁之母而舉子者無慮數十百人過庭之訓卓有義方舉兩男子皆成立長隆慶辛酉魁鄉季世公業少谷卽季壻也公年才三十六失孺人志矢不續亦不貳室卽視西治面輒發赤今客居篤義三十餘年蓋壽躋古稀矣矍鑠如三四十時茲四月十日初度少谷持幣來伏予庭請以言爲公壽子故嘉公行誼喜聞而樂道之遂次所聞于篇乃言曰公之得壽其道蓋

萬子迂談

卷之六

八

有三而山水風氣不與焉何也山水風氣人所同也夫長生之學其大體在保養以完神氣黃庭經有之母搖爾精母勞爾形乃可以長生公三十而不搖不勞洊至古稀茲非其根柢乎語曰與黔首爭利而人主不能奈何夫匹夫終歲勤動猶不獲自生其身天子固不能使之富也必欲爲之母者以生之則必與黔首爭利者也母多則子衆人子而有不欲壽其母者乎夫人者天之應也公之壽固天人之交與矣身卽壽

矣假脫子若孫不能世修其業則謂之殀公則有子匪直能世其業已方且作賓觀光擴而大之行將弼亮天朝財成輔相以壽國脈以壽萬民建十百世無窮之業褒崇之榮皇典方來義方之美流芳竹帛公壽蓋無量矣又豈一邑一家山川風氣之所鍾耶吾故曰此三者公所獨也少谷伏予謝曰吾外舅之父隱德而壽也子其身于其子孫于無量皆自吾外舅之父本始非先生誰其發之是可以觴公矣遂授簡以從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九

贈邑侯向公調安縣序

隆慶戊辰春予上計都下以言者論予罷政將歸潯陽屬楚黔陽向公謁選得潯陽令予故三游楚黔士人王先生與予稔而公於王爲戚因以知予公來唁予則言予三游楚楚人懷之之故又曰過二南二南人言予與楚人同乃遂以爲言者之可異也予聞之慚讓而別逮公蒞潯陽循循直道守己愛民凡三禩如一日郡公而上邑大夫士而下無不知公故上則愛之下則

戴之惟恐其去也比當大考以故得留公頗慰民願一日忽邸報至調公于蜀之安縣則邑之父老若兒稚皆相向錯愕不知所云予謁公公亦不知所起自予曰公嘗唁予于都下矣則固聞而知之予之唁公則身親睹見之也是又何可爲異如公言耶夫士之于世顧所遇何如耳昔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之逆旅人逆旅人夜亡其皮冠旦而疑由之竊之也伯夷叔齊適周周人與之約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刑牲而盟

萬子迂談

卷之六

十

二子相顧而笑噫人情知與不知相去遠甚如此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冠者以衣加之昭侯醒以爲越職也而罪之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捄危之義衛侯賞之夫驂乘與典冠其志一也韓以爲咎衛以爲忠是豈非偶而典冠不偶也公伯寮愬子路于季氏魯猶倉諧子與于平公皆非有夙昔之憾適以爲讒耳故仲尼稱命不怨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事之偶會非二子之所爲也由是觀之士之毀

譽升沉莫非適然之遇皆非我之所能矣將安異之矧飄風無形需之自定輿論可式與日爲期則嘗聞之矣周茂叔爲合州判官或譜之趙清獻後清獻出知虔州茂叔亦遷博士爲虔判清獻疑未解臨之甚嚴茂叔超然不爲意久之乃曰幾失君矣幾失君矣夫以茂叔之大賢清獻之明智且不免有失人之悔知人則哲自古難之則又不足爲異矣且公所爲令于潯者予旣得身親睹之今以之令安位變而道不變又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七

安知不有如茂叔之于清獻者耶茲又其所謂遇也矣當其行邑大夫士咸於邑不能別命予言子爲論所遇以解之公過里門試以予言質之王先生

賀洪大夫壽母管太宜人馳封序

湘南洪大夫隆慶戊辰來佐予郡辛未春計偕取道岳陽諗母久之不忍去語弟夢南別駕曰母氏春秋高茲獲歸共若晨夕侍膝下懼甚寧計升斗耶予郡吏亦數數傳大夫意雅不欲復

來也嗣奉母命強之使來謂兒無怠官成耶百姓田里安無疾苦聲孰與兒膝下懼耶大夫遂戒行蒞郡甫逾期會三載政成令甲當赴天官考牘上大中丞若直指使者咸多大夫佐郡特爲郡請章上留大夫勿赴天官上喜允之進大夫若配易宜人階又推恩所自贈父楚川公秩如大夫母管封太宜人錫之誥命綸恩煥渥矣是歲之十二月七日又太宜人誕辰蓋七十有六也大夫將馳介捧新命爲太宜人壽夫鸞章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

鳳篆自天而下珠繡翩躚我坐堂上諸兒姓若戚里輩咸雍雍從從稱觴膝下豈不爲榮壽哉所部德化令俞君偕諸邑令相與語曰洪大夫躬白華之行太宜人榮壽其勿飾篚篚也必徵薦紳先生言遂以委衣顧衣非其人也然嘗觀覽古昔如詩書所載稱壽者必有所本始而碩儒貞士得之內教居多是故洪範曰壽曰攸好德魯人頌僖公之賢必本其所自出曰壽母若提囊斷織擇鄰和熊與鄒浩劉安世之母夫

孰非教之所成耶至誦尼父之言則又曰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始于事親終于事君終于立身茲其論益廣矣洪大夫一切本之誠慤行之禮讓愛民如子視之如傷遇旱則躬自切責而霖雨爲祥禦暴則身親矢石而魁渠授首真有渡虎遠蝗之風以此治民以此事親不爲忠且孝哉太宜人不喜膝下之權而樂安民之政則所以壽其民者非以壽其親乎洪母之教則大夫立身之本矣德厚者報昌享大年膺寵命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

固不宜哉雖然猶有聞焉昔雋不疑爲京兆其母嘗問錄囚多所全活則喜爲加餐或無所平反則於色不樂爲減膳輟食不疑養不違志竟以良吏著漢而母之賢因以益章大夫志養大類不疑太宜人之賢行當與雋母並傳則令名無窮斯其爲壽且榮也顧不大哉所謂終于立身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大夫有矣衣郡人也竊附于稱觴之義卽不文不得辭請以是頌

贈郡博卜先生致仕序

萬曆甲戌冬嘉禾卜先生從青田移予郡教授諸生也先生固長者以身先諸生諸生咸儼然敬而尊之方倚以爲歸乃明年仲夏其家兒藩大夫則從滇南稱萬壽便道九江省先生居無何先生輒移檄請告乞致仕還嘉禾大夫卽日奉其親以行初先從青田還里中大夫亦省自楚臬驩甚一日乘間請曰嚮兒讀大人書不遑負米養大人大人爲貧仕兒且出有升斗足分養奈何復苦跋涉耶先生曰否固非其志也朱

萬子迂談

卷之六

四

周茂叔崛起遐服仕南康軍愛匡廬蓮華之勝卜居濂溪與二程諸賢講學其地直遡洙泗之源西漢梅子真晉陶元亮皆其土人固予平生所嚮慕者也語曰不知其人其友可知也三先生往矣不可見見其鄉人殆庶幾哉矧庠序之士三先生之徒也予固得而教育之豈非孟氏之一樂乎大夫固不能違其志也乃今俄頃之教成矣故大夫始得奉其親以歸其同宋若諸生不忍去先生咸詣予庭請以言贈予亦因卜

先生得見大夫予故游滇大夫從滇來予故得問滇中大夫言滇中非往比蓋滇使者以焚人微斂輒張皇大衆以僥喜功利而踐躪黔黎大夫爲抗論不合輒求去其事頗傳于朝宁朝宁是大夫輒褫使者而班兵滇始稍稍按謚由此觀之先生之教吾郡也蓋自教家始梅子真當漢成諸王時隱居不就辟乃至欲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非大夫抗論使者意乎周茂叔言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又云師道立萬子迂談

卷之六

五

則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先生志所嚮而大夫輒躬行踐之非宛然家法耶今先生竟解綬大夫奉其親一旦決去卽非有得于柴桑栗里之趣者不能也曾子養曾哲孟子稱之曰養志大夫蓋未讓焉詩曰南山有橋北山有梓卜先生豈長往耶彼漢廣受曰知止曰知足若徒以侈東門之榮則何可同日語哉予郡前長吏張公先生鄉人也雅稱循良今亦請告居先生歸下車里門其以予言達之張公

贈民部邵使君北還序

夫俊傑之士有志于經時者固不抗俗以立峻亦豈逐流而自埒哉審時揅敝顧政體何如耳九江之置關以摧舟也自國朝景泰間始而其置監視于關也則自邵使君始初使君蒞關以予從大夫後枉予問予亦從山中謁使君使君謂予曰茲水國也公山中來必以楫乎曰未也曰按關籍固知公無所用楫矣公無所用于關願爲公談之關稅舟取金以裕國苟如等差亦甚薄眇矣卽責一尉足辦奈何勅王人傳食令坐渠渠與舟人時時較錙銖求尺寸之利哉夫堂堂王人乃與細民較取薄眇亦卑卑甚矣矧禮僕御辟除若祇候咸有則限卽不得過今按關白人幾百有半豈以利孔視關而趨之者衆耶夫趨之者衆則太病商以利孔視關則朝廷又焉用勅王人哉予未對固內奇之無何使君乃條關政言王人體不當褻宜別選郡佐于他所主守推金王人爲監臨裁覈關中廝役奪不

可廢者才什一得給直不白具劄于尙書是使君覆以上聞得命使君敬布告責主守臧僕御始寃然坐夏屋監臨而剔揚之關外內靜治巖巖無復卑卑褻矣予聞睹其事又奇之嘗欲論著以傳而未遑焉會使事竣且行鄉薦紳詣予請以言贈夫固予志也乃次述其言與其行事而序之曰漢太史稱鄼侯一代宗臣而宋儒論草廬直以偏才目之夫畧其事功而直以才校何不逮亮遠甚然亮竟自勞而鮮功牽于才而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七

忽大體也何運籌戰勝不如良信諸臣而沛公之業成至今稱何之功忘已任人恢乎大臣之體也部使者以王人勅乃瑣瑣親米鹽較錙銖其從如雲徒侈僕御開利孔令趨者如市政體安在即自乾沒與不誰其察之茲使君所決策旣自表見而又足以廉下豐于惠商而抑其濫趨所謂識時務達政體爲俊杰之士者非耶使君故廉靖大雅具公輔器其在他日必爲何不爲亮也于茲試矣故爲論著以俟

賀節推楊先生榮獎序

予讀漢書列傳至關西太尉楊公遺子孫清白之言未嘗不三復忻歎以爲貽謀之善如此心竊嚮之關西至南渡遷閩中逮予游閩中過建安登文敏公之清白堂見其子姓之賢乃復歎太尉所貽之善迄今歷數千載世德作求如持左券也頃沙溪先生來理予郡予適奔自閩日睹聽先生所爲政蓋有所本焉先生治獄如不獲已卽常細勿論也或根連株大蔓延積歲者

萬子迂談

卷之六

末

先生就中取獄本論之是非曲直片言以折數十年案頃刻立解也又矜民愚無知解誠心求之無不中其情稍稍諭令省息不欲盡以法有哀矜勿喜之心焉先生性正直誠懇遇事敢爲且計慮精審又敏警得上下心故常得奉檄行他郡事催科之中撫字行焉他郡無不稱便又自待甚嚴操勵斬斬日所需卽細必問市中不二價出入必令左史簿書之卽郡衙督僮治圃不令取之民間儼然四知苞苴不入也茲豈不

以所居文敏公之堂卽太尉之遺耶我成祖文
皇帝朝北逐前元定鼎燕薊文敏公日侍幃幄
多所匡贊既當大事機應淵謀以固鴻業終始
竭力卒爲昭代元勲考其言則曰人有膽量乃
能負荷重任然非正大則不稱其浩氣君子以
爲名言於戲以此推之先生所爲政又豈不宛
然家法耶今三年政成愼厥終如初上下齊聲
聞譽籍甚先後褒嘉薦獎繼至蓋得之口碑也
郡之屬邑林侯某詣予屬言以賀某不敏爲述
萬子迂談

卷之六

尤

萬氏家訓

仲尼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人性習于善則
善習于惡則惡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
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語曰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學不知義夫有金玉之資無父兄之教謬于
所習鮮有不失其本性者矣作家訓

一予家自族人啟琳作孽計陷我祖黃山府君
播遷轉徙喪其身家今琳之子孫靡有子遺
所得財產復歸于我而黃山府君與我父拙

萬子迂談

卷之六

辛

菴府君皆受朝廷封誥官至二品及不肖等
復有今日人心之不可昧天理之不可欺也
如此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夫殷監猶
在夏子家自有可監不必遠求也可不懼哉
可不戒哉

一子弟讀書文義都不通曉一行爲胥吏卽巧
慧百出失其本心今後子孫讀書不慧寧使
空坐書堂毋爲胥吏卽不能有所成就畢竟
得爲良民老于牖下稱一鄉之善士爲鄉邦

所敬禮上之有辟賢里選下之有鄉飲介賓
皆爲亢宗况柴也愚參也魯學之不厭終爲
大賢豈但取科名哉在勉強學問耳

一居家第一要節儉節儉易至鄙吝又要廣大
廣大易至放僻又要正直正直易至刻薄刻
薄又要忠厚忠厚易至暗昧又要光明

一爲子孫積金玉者不智子孫望父祖厚遺者
不才古人有官居鼎鼐不治垣屋日與賓客
宴樂餘年以清白吏貽子孫者可爲人父祖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

之法爲子孫者清白承家自立標準是謂善
繼如父祖之于子孫不能導其廉謹倚爲奇
貨子孫能正其義亦不失爲孝子

一趙閭道爲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所居甚
隘弟姪欲悅其意厚直易鄰翁居以廣之公
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忍棄之乎令速還翁
居不問其直

一陸放翁日興訟一節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
可恃尚不可爭訟關節貨賂雖無心而闇昧

所使卽何所不至况鄉里所訟不過田地財
物及克悖凌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興訟也若
能置而不校尤爲大賢古人曰居鄉以困辱
爲哲達者之言也又有告爭家財以此爲利
至于彼此蕩產者有矣戒之戒之

一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僞子田邊田被人謀買予曰倘是應得還當
自來未踰年果自來賣又有侵占田地山塘
者未幾一一復歸于我彼皆自滅孰謂無天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

道耶子孫能置產業切勿用計

一女子十歲以上不可隨母到外家雖至親亦
不許往

一房元齡微時病欲死謂其妻盧氏曰吾死君
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
目以示信元齡愈加敬禮

一張氏有婦一日鄭妙安一日徐妙元皆敦義
睦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其子不知
孰爲子孰爲母也家畜一猫一犬猫爲人所

竊犬乳其子人以為和氣所感

一秦閭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閭死以前妻子託柴氏至正間有惡少殺人禍延前子柴氏引己子詣泣曰役人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亦曰我之罪與兄無干官疑前子為柴氏所生後廉得其故大異之兩子俱釋

一古者婦女有病問症授藥不令醫人診切在寡婦尤不可故貞節之婦寧死不令人切脈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

一古言婦人不出閨門不知閨門有許多事事幹不是空坐若心心念念都在家事上早起來只管到夜還不了如何得閒去遊戲

一古者婦人出嫁父母在則歸寧父母不在則使人寧于兄弟

一儀狄作酒而美禹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故糟邱酒池酣窮日夜醉生夢死喪國亡身而不自知夫酗酒無度在于帝王且不能保其身家況其下乎故士而好飲則喪志農

而好飲則喪稼工而好飲則喪業商而好飲則喪資婦而好飲則喪守無一而可甚至使酒犯上作亂狂逆抵其父兄師長至于顛隕者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一鄉里有傳相者承先業巨富終年迷戀花酒凡可為娛樂者姿肆窮極無所不至賞用財物擲如糞土妓門惟恐不來及至家業蕩盡一貧如洗妻子離散乞食妓門惟恐不去雖有悔心亦無及矣畢竟餓死葬于溝渠故鄉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

人呼穀中稗曰傳相傳相云

一人生不可不知醫風寒暑濕失調則不免有疾因宜藥餌將息或自己不知不可輕付庸醫之手故曰病不服藥亦得中醫萬一不諱須致謹于衣衾棺槨不可輒作佛道及儀文等事徒事外觀無益實用此亦轉移尚鬼之風也

一異姓男女恩養成人自得其用當善遇之如果不良遣之可也

一婚姻必待其長先賢已有格言世俗多自乳
幼或指腹成親者後來或遇篤疾貧窮流亡
患難致有終身之恨切宜戒之

萬氏宗約 井圖義

夫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先于樂自
古賢哲之族必有譜以傳後必有祠以祀先故
族人雖蕃因以聯屬至于千百世昭穆不紊者
則所謂禮樂也故曰禮失而求之野又曰禮樂
自在民間此之謂也吾家世居密田皆以耕織

萬子迂談

卷之六

重

爲業禮樂未遑居郡城者又皆各祖其祖人人
散漫此無他禮有所未備無以聯屬其心耳予
既作族譜又辟地作祠堂設始高曾祖考位歲
約以春正月上元冬十月下元有家者各攜羹
肴香楮之儀于祠堂合行祀先禮祀畢而宴仍
請內賓同茲雅會設 聖諭于堂上敘輩列坐
次如燕行以五果五菜五案爲率或三行五行
九行而止品不得豐醉不及亂文簡而禮不煩
費約而事可久上而祖先得以盡孝享之誠下

而族屬有以成義聚之美不庶幾禮樂之漸乎
嗟呼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若曰自我
作祖則吾豈敢乃遺其親以疎我後昆竊甚耻
焉凡系厥宗諒同予志作宗約

祖考妣

陪祭

高祖考妣

香案 鈔

主祭

始祖考妣

曾祖考妣

陪祭

萬子迂談

卷之六

美

右設五位不列稱號者自族衆而統言之也大
宗祭始祖小宗祭禰各有專祀祀先于祠堂一
以合孝享之誠一以聯族姓之義故不得分稱
之也

上元中元下元注有司無祀之義今人止家祀
中元其上元下元並無祀夫無後者有司猶祭
之有子孫者反不祭寧忍然乎今設上元下元
二祭以補其缺云祭儀並同

儀注 井祝文 鼓三通 排班 班齊

迎神 四拜 初獻 三上 讀祝文

宴席圖

聖諭遵制也訓也列坐尊君也尊祖也辟席不敢並尊也置酒次旅酬也象觶也喧嘩屢舞長者命罰取觶立飲也酒三行子弟歌行葦唐棣之什祭不用樂崇雅也子弟卽席後不許輒起亦不許先出起出皆視長者詩曰在宮雍雍在廟肅肅

儀節

萬子迂談

卷之六

走

贊序立各就位 坐 贊宣讀 起衆賓皆起

離席 立 宣讀 聖諭 讀畢 揖 長者舉

爵爵賓賓回主人 長幼各揖 復位 坐

舉酒 歌者歌 酒九行畢 主人酬賓賓酬

主人三行而止贊復位立聽戒言言曰自宴之

後恪遵 聖諭黽勉爲善共成美俗如有悖違

小子鳴鼓而攻之聽畢一揖而退

中間如有悖違 聖諭事有指證者呼名令

跪

維

某年歲次某某月某朔越祭日某五代孫某某等謹以庶羞之儀致祭于 始祖考妣 高祖考妣 曾祖考妣 祖考妣之神曰祖功宗德久而彌昌孝子順孫永言不匱顧茲罔極曷其能忘茲當令節聿懷水木之思爰潔豆羹聊展報追之敬伏願

尊魂普同將享某等不勝感愴之至尙

享 亞獻 同前 終獻 同上

萬子迂談

卷之六

天

送神 四拜 化財 焚祝文 禮畢

宴席圖

聖諭

大酒

以上事理恐有未盡斟酌損益而行

萬氏家祭并圖義

夫古宗法大宗祭始祖小宗祭禰愚謂小宗止祭禰似于人情未安祀父而遺其祖非孝子慈孫之心况自封建廢宗法不行久矣士庶之家鮮有列大宗者古稱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以九萬子迂談

卷之六

无

族論之自吾身上下五世之澤猶有存者程先生祭四代良是但人必有所本當祀始封之祖百世不遷作家祭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九

祭席圖

祖考妣某
高祖考某
始祖考某
曾祖考某
顯考妣某

案香茅主祭

陪祭

陪祭

門祠

右設主于堂每席五果五菜五案酒飯湯餠各隨俗稱其有無不在豐以敬爲主今士庶流風歲止二祭新春祭于除夕初秋祭于望前咸用此圖至于婚嫁等亦宜行之

儀注

迎神 四拜 初獻 三上 讀祭文

維

某年歲次某某月某某朔越祭日某五代孫某等謹以庶羞之儀致祭于

萬子迂談

卷之六

辛

周太師始祖畢公考妣之神

明貴州普安州吏目高祖考妣大塘府君鄒孺人之神

明曾祖考妣宓田府君項孺人之神

明諡贈河南左布政祖考妣黃山府君蔡夫人之神

明贈刑部主事加贈河南左布政拙菴府君張夫人之神曰祖功宗德久而彌昌孝子慈孫永言不匱顧茲罔極曷其能忘茲當令節聿懷水

木之思爰潔豆羹聊展報追之敬伏願

尊魂普同將享某等不勝感愴之至尙

饗 亞獻 三上 終獻 三上

送神 四拜 化財 焚祝文 禮畢

婚嫁告文 儀注稱號同前

曰某之男某聘某之女某爲婦擇某月某日

某時良吉行親迎禮某不敢擅

敬此申

告伏願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

烈祖居歆

明神默祐從茲一醺之後永諧百歲之懽庶殯

藻承馨奉

神靈之有統而麒麟接武綿

宗祀于無疆某不勝懇禱所望之至尙

饗

以上事理恐有未盡斟酌損益而行

萬氏祠規

夫事必有所繫于綱常倫理之重也而後可以

爲千百年之計今黃田田租既屬之衆以爲糧
差祭掃之需若漫無統紀久而未有不散延橫
潰者故爲祠堂以繫屬之予雖不類自祖宗積
德數百年而始發于吾身固會逢其適也不庶
幾光于前人啟于後嗣爲中興之祖耶豈曰功
德足貽孝思抑亦藉是以垂法于不替已爾作
祠規

計開

一本祠田四百畝租八百石又有江北洲地蘆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

課魚利之類俱入祠堂以爲祭掃并江南江北

各莊糧差蘆課餘地湖課等項之需江南二人

同管一年江北二人同管一年糧差等事會同

計議而行如有餘剩二人均分明年江南江北

易換江北養老后遵行糧差黃田代交

一倉廩有限前面管收之人不問貨之貴賤騰

倉付下手之人不許守價占却如能自置倉廩

另行盤積者聽

一祠堂每年二祭春三月清明冬十二月大寒

祭掃之期遵文公家禮而行雖係管年長者主祭

一祠堂務令潔淨常川鎖閉不許擅開堆積以致污穢每年除租十石地課二兩另貯生放以備修理不許別項支用亦不許子孫住坐專一收貯祭器衣冠書籍桌椅并奉藏 勅書 誥命其東西房八所每所三間八子各受一區以爲齋宿之所後世子孫人非正直不許濫議配享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

一祠堂看守之人以供灑掃鐘鼓之司月給穀六斗

一祠堂池魚非大喜慶不許私取一鱗果木等項取以供籩實木竹常川蓄禁永不許砍伐違者與衆攻之

一祭儀儀節祭文並同前

一祠堂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動支前項稻穀課銀務令堅固不許虛應故事如三年五年之期無可修理亦不許指倚名色因而侵費如有此

等與衆攻之

一婦女免入祠堂時祭各于所居行奠茶禮

一先世所遺器物并衣冠書籍等件祭時俱要陳設古者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袞衣示能守也

一祠堂止卽舊樓因陋就簡後有作者當撤而新之高大其規模只作一祠一門可也

一祠堂後山洞卽爲予藏地雖風水不甚佳予所喜也不許聽信地師異議輒爲攻卜卽此地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

不佳更有他地在或不恃此一穴也至囑至囑凡事須自己明識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參以衆見猶恐差訛若自己不知只聽他人口動不如仍舊爲穩切記切記

家塾訓語四章

仲尼疏食飲水顏子簞食瓢飲泉明短褐穿結袁安僵卧不起士君子不可無此風味曾點風浴詠歸周子風月無邊程子和氣春風叔度汪汪千頃士君子不可無此襟度

夷齊餓于首陽仲連欲蹈東海子陵歸釣桐

淵明終老栗里士君子不可無此節槩
禹思民溺由己稷思民饑由己尹思內溝由己
周公思兼三王士君子不可無此志念

江州萬氏祠堂義田碑記

古之以田惠族也無如文正范先生事最著高
風矯節予想見其人焉顧少也賤卽雅有嚮往
而四壁立人誰與我已乃通籍卽起家郎署淹
十年所歷藩臬垂三紀繼以疏紵故得以升斗

萬子迂談

卷之六

美

易田地凡若干畝除諸兒以八口授食外留爲
自老者是爲公田公地卽以其田爲學田地爲
租地夫學田者郡南十里中石塘之北作書堂
數楹題曰石塘學舍堂曰願學宗鄒孟氏所云
也小子志之凡我合族之子孫自八歲受學以
至游泮幫補若貢舉皆得以例助之仲尼曰君
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中間求仁之士宜不少
倘沉五慾海而託菩薩行者小子攻之令易慮
以歸于仁斯其爲善學也已租地者卽以其地

若諸所出供公家一切之需也曩所授諸兒田

若地僅百餘畝而火食者漸浮更責以催科勢

必不贍故悉以仰給於此除瑞之橫山安之密

田諸墓遠不可將另置祭田外德化之江南江

北公私田地若墓祠咸屬焉歲推二子督其簿

書此其大較也夫范氏之田羣族人而養之且

以惠及昏葬諸所事而此不及者則予又有祝

焉夫創垣墉者不必塗墍成鄧林者詎俟孤桐

哉若等旣不衣食于奔走又不窘迫以催科且

萬子迂談

卷之六

美

有日膳之具不庶幾哉得從容肆力于其學乎
倘翩翩崛起如范先生以惠羣族人無難矣
語有之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予
平生涼無可貽君子曰若夫潤色之則在君與
子矣是不在若等耶清白堂舊址今爲祠堂于
公先王矣黃田專祠以義起也俱另有祠規詩
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予于若等也亦云亦云
田不繼仕者益田以廣之邱段頃畝具載租日
茲不著

大明萬曆二十四年歲在丙申正月吉八十翁
手記并立石于石塘之願學堂規條勒于左

計開

一學田子孫八歲受學以後月給穀兩斛受大
學以後倍之月一給曠學者計曠扣除借貸預
支俱不准

一子孫業師月奉四斛其會友爲諸生敦請者
如之而來學及隨師者不能及

一子孫游泮及幫補者助贄之半賓興路費貢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

給五十石中鄉式者倍之中會式者又倍之本
生已入京省准家人仍得照月支穀仕則任
一修理學舍祠堂集衆估支虛糜塞責者仍勒
再估

一租地計歲費百金以上有羨留充後用與學
田俱一年一輪照簿書公同交明收領不得私
相授受惟瑞安祭田春秋往來常川巡察及修
墓等項任其自支以補其勞不在此限其租二
十四年支用者係二十三年收付承管以後接

管者亦如之與學田同俱另有輪牌

一各處山林竹木常川蓄養不許擅伐有大興
作大費用集衆議同然後拊一人不同不准

萬子迂談卷之六全

萬子迂談

卷之六

三

補遺

洗心橋碑記

橋故以洗脚名封屬德化爲瑞昌襟帶地新黃屯成雜處其中當東西北之走道其水北自新口礮赤湖南湖經其下以匯于大江爲南北兩湖之津喉橋所由來遠矣按地理志橋距西十里曰濯纓舖或以爲東則濯之足云嘉靖十一年成時劉兵憲公珂按昌過之詢其自左右對曹鵬所獨構者鵬太學生昌人公嘆曰昌人

萬子迂談

卷之六

補遺

一

橋德化義士也當更名徙義橋勒碑志之亡何公去碑亦尋罷名由舊也越二年化民劉希憲復修之事見于志然其名由舊也迨嘉隆相承歷數十禩于茲逾久漸福行者藉之卒莫誰何今上七年春大計天下羣吏昌尹以擢去四府徐公視篆目擊其終且圯而心已殷憂矣蒞止之日公爲亢陽祈棘徐而稿蘇霖澍芑愜垌牧而公也又以簡靜鎮之訖敝讐伏雀羅不駭農以耜勸工無窳惰乘隙力際優時乃顧其屬曰

咫尺而患褰裳主臣何辭爰遣吏畫規條白其

狀昌言旣從捐俸爲倡民惟厲揭子來相將乃

召石工孔奉遠等聽于庭進者民鄧講陳廷旺

張善掌出納數兼董其事諏日庀砵重爨大起

堙廢里有待哺者約以傭就食未竣二月公以

事巡他郡及浹月大尹錢公受命蒞茲七跡公

所錯意者佐其後而予以落之先是橋如覆釜

頡頏且艱以故窿者弗長今兩尾砥闢狀若張

翅鱗鱗比比夷如坦如昨昔所修治者砢砢什

萬子迂談

卷之六

補遺

二

伯矣報竣公命曰洗心橋余惟齊民之愚不肖莫不各具天良互鄉與進習化可遷盜牛慚實愚不終迷心固人人在也濯濛翳以湛清豁端倪而軒皎含戴曠熙四宇澄霽寧獨此俾不自振于資艱之域哉曰徙義人將藉口于窮乏惟挈是心提之當必有猛然省恍然悟而遽然不以故自持者是役也肇于萬歷庚寅春正月竟于夏六月費凡百之半徐公諱元正字景文丙戌進士

萬子迂談卷之七

明進士河南左布政使

後學南京刑部主事

男雲南金滄道副使兼叅議嗣達較

五言古詩

遊西郊白雲觀

晨起偕良朋驅馬適烟霧清溪浩無埃白雲帶

廣樹嘯歌入青林薜蘿當石門宴坐談妙道歡

樂難具論起登百尺山下有千古墳持杯不肯

萬子迂談 卷之七

飲擲掄泉下君

送桂大入蜀

豫章高百尺千載凌蒼烟上千青雲表下覆洪

崖巔中聞有道者崛起澄江邊停停江上雲可

望不可緣庭訓良在茲及爾相留連之子遠于

役蜀道何時遠錦水明三峽劍閣當其前此行

願努力珍重求前賢

蕭校書持先世所藏楊文貞公贈朱憲章

竹示予爲賦

太尉一枝竹當年百鎰金君子敦素交持以貽
同心黃金易以盡竹葉常森森草木奚足論珍
重求遺音

送梅宛溪還宣城

敬亭有奇瑰豫章發華枝所產各異處咸共承

明時載理清商曲具奏墳與簾膠漆豈足道蘭

芷方華滋三星天一方皎皎明夜光忽爾遠行

邁修焉參與商秋風動地起遊子思故鄉故鄉

亦云遠王事不顧返嗟彼飄蓬生踪跡一何蹇

萬子迂談 卷之七

日月不可居珍重適郊阪歲暮匡山陽相期諒

非晚

送顏桃陵別駕調中散

許由逃宸旒皮冠遭逆旅夷齊啜商薇周人啗

鼎俎所遇乃固然 覽直齟齬冶艷倚市門西

施復汗沮顧彼終南山直道竟容與鳳鳥千仞

姿覽輝下遵渚白首嗟爲郎馮唐暮將舉金門

有曼倩賢哉諒斯侶之子戒行役予亦傷投杼

送君叩春明脈脈咽無語

送徐華原侍御按滇南

南州亢奇標大雅久斯適抱劍來豐城道腹味
液花驄發中臺昆明動神策六月霜霰生麟
麟被車戟荒甸奉澤遙帝命固深籍將子臨河
橋河水流且碧行行萬里途矧瞻眇背擗言念
飄蓬生翻飛轉蹶踏遠道不可期相思邈難釋
願言各努力允矣寸心赤

送余伯初儀部改官留都便養

哲人赴明時賤子後芳跡同是江干人共此長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三

安客長安北極垂天日屬咫尺豈不覲清暉而
欲返南陌遙遙江上山停雲望中隔下有百歲
人冥心究 易遊子豈不歸夙夜靡可數所以
陟岵心惓惓屢脫籍錫類帝曰俞純孝衆所獲
建康洵舊都道近五畝宅一水明河梁承歡在
晨夕猗與此舊游積素難再釋送子臨修途清
風動絺綌悠悠江干行江水故脈脈

小隱山亭

大隱隱朝市小隱自林泉嗟彼金馬門何如曼

倩賢鳳翔幾千仞一枝棲息便荒林寄倦翮碧
梧生寒烟負暄安足論捫虱亦徒然

五言律詩

登海天寺望廬山

隔江尋野寺萬柳入層樓九疊雲中見孤帆天
際流高懷欲得月遠覽况逢秋世界空明處悠
然一葉浮

秋日登海天樓同楊少室李可亭二憲使

泛槎湖中

萬子迂談

卷之七

四

秋江雙鷺下高閣獨馮川疎柳晴霞外明波落
照前 幢搖鏡水青翰接壺天爲駐江山色昇
平藉大賢

東林寺期石泉上人不至

風雪東林夜支公一榻懸鐘聲清野夢香氣渺
塵緣三笑何人社孤雲此日禪白蓮期不至且
酌虎溪泉

閒居

十畝臨江郭幽居是水邨能爲魚鼈侶無復市

塵喧帆影忽侵座舟師時叩門閒中宜野適世事幾須論

衛河逢採木使者有感

星槎天上出脈脈度銀河明月開新霽微風捍逆波棟梁儲用久匠石著勞多楚蜀饒楨幹應須念斧柯

江風

白日沉沉暗烏風颯颯來危檣衝浪泊輕舸破雲回甚有蛟龍怒翻令鸛鶴猜人人懼淪沒誰萬子迂談

卷之七

五

是濟川才

宿東林吳隱君山居

路轉匡山麓衝風到隱津五峯同結社一姓自成鄰老去不知歲年來輕此身東林近栗里應是此中人

訪張一丈侍御松隱山房

柱史行吟處虛堂對遠峯濯纓秋日水偃蓋舊時松萬卷堪祛蠹千竿欲化龍金門方朔隱何事老明農

亭子山東坡題字

石門盤絕壁寶氣識氤氲墨竹今無種青苔尙可分山川留此石天地護斯文回首西風下寒光薄暮雲

南軒

珍重南軒樹婆娑露葉垂抱痾還曳履洗藥漫臨池林密風來細山高日上遲誰云河上叟迢遞杳難期

秋日過向五丈留酌

萬子迂談

卷之七

六

乘閒過西浦清尊就爾斟黃花容笑傲白眼廢行吟莫訝風塵色都忘兒女心人情似秋水澹可滌吾襟

問陳定興先生

遙望匡山氣氤氲逼太虛怪來黃石叟合此白雲居采藥臨芝圃燒丹閉草廬不須雲水路石室有藏書

省直

西省初分直垂簾鎮日深鳥鳴宜野性鶴舞淨

塵心曲逕廻青蓋高槐散綠陰南風正可意相對一披襟

華容道中

早發華容道東山入望妍湖依雲拍岸地與水
吞天南溟來萬騎西峽繞千川紫氣瞻凝處端
居接上

北行渡江

潯陽江上客日日繫行舟錦浪牽雲渡黃梅正
雨收羹牆不可見爵祿欲何求回首青山暮空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七

奉使慮楚獄

捧檄趨荆楚春風拂使輶詔從三殿下路入九
溪遙衡嶽雲方霽巴川雪未消何能將帝德恩
澤到肖翹

送內弟楊君佶衛使自武昌還貴溪

之子武昌去桓桓足壯猷懸魚常苦節仗劍欲
封侯不讀趙奢傳能爲伯起裘五溪有銅柱何
事出并州

送鄒學博之莆田

爲喜鄉園便何妨海國行門成桃李徑道借鐸
鈴聲世德東宗亢斯文北斗名別君無所憶紗
帳一經橫

送彭澤曹司訓之石埭

陶令邑中士驅車入九華途中逢客語山下卽
官衙有道青氈好橫經白晝賒優游成吏隱身
世豈堪嗟

柳林夾訪德空禪師

萬子迂談

卷之七

八

新雨秋初歇涼風泛海船誰知蘆葉渡近在鶴
林邊有相諸緣滅無言一笑傳相逢忽相別何
處更叅禪

送魏司訓之河南

學士驅車日長安落葉時寒氈知有道清舍雅
宜詩洛水烟波渺嵩山雲氣垂中州多俊彥此
去倘相期

東同學向五王三二丈賦得松竹梅

手種南軒樹幽姿憶舊林風前此君節物外大

夫心味可和金鼎情同戀碧岑相思隔秋水珍
重有遺音

楓木嶺憶張督府

聞說靖陽道崎嶇不可攀寧知七盤險更遶九
溪灣嵐氣同山色松痕類石斑何年登上將一
爲慰疲顏

入桃源

崎嶇罷楚塞暫上武陵船漁父春江曲秦人當
日傳丹砂移水氣白藥駐人年爲問還山路蒼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九

茫遶樹烟

武當山謁元帝

閒關來楚使杳謁入仙源宮闕三天上封登五
嶽尊元雲生邃洞綠樹遶修門永奠東南壁靈
蹤萬古存

再入昌平宿王者英

黃葉北風生驅車入望明三關長舊壘百雉轉
孤城地重秋防緊天寒夜柝鳴君家今信宿况
復昔年情

春日偶成

春日草堂寂端居誰氏翁爲魚常自適天海本
皆空靜裏觀無始寰中賞不窮東風行處播芳
卉一叢叢

北山堂

盤阿江抱月精舍背城開徑有求羊到門無車
馬來討元時閉閣攬勝日登臺活潑淵中象機
緘不可裁

送周司訓之石首

萬子迂談

卷之七

十

都門風日緊不盡送君情膠序含春氣鄉園數
客程函經傳上楚韞璆識南荆世業箕裘在圖
書重此行

湧月亭答陶十一大叅

南紀情無極離思夢屢侵行人過夏口作客怨
秋陰漢樹依殘寺湘雲駐別林虛亭千古月江
水爲誰深

趺坐示定峯道人

髫年曾問道老大愧忘詮但向有生後誰窺未

發前知幾纔得定習靜勿成緣聲味何須滅于中覓大仙

壯猷堂閱武

荆楚當名勝江流轉鄂城明時方耀德垂老愧論兵雲護常山陣蛇山在案風行細柳營不須煩按轡坐鎮答昇平

賦得歲寒松柏

爲愛庭柯好慙慙手自栽沐恩偏雨露分種是徂徠雅操常相礪嚴威任若裁衆芳搖落後知

萬子迂談

卷之七

十二

爾出羣材

海天泛舟同費二湖張進卿二侍御劉他

山勞敬所二學博文灊南劉靜宇二省元

湖平連曙靄柳暗合汀洲星聚天南極人同海上舟雲開正得月雨霽欲成秋爲續蘭亭事追尋物外遊

同日卽席得揮字

野寺來江上湖亭結翠微四詩開大雅二妙並寺嶽白社人初合青天塵可揮霞光飛五色返

照映江扉

閒居

卜居斜傍郭引水曲爲灣白浪翻沙過孤雲出岫還地開三徑少天與半生閒獨釣長川客從予一買山

其二

長日孤亭寂藤蘿駐夕陰清樽分社酒黑黍市江鱗倦下北窗榻閒過祇樹林只此足幽賞何爲歎陸沉

萬子迂談

卷之七

十三

初秋東同學過我

急雨晚初歇秋林恨索居書空見女怪遁跡故交疎爲下閒庭榻相將長者車翩翩都雅尙揮塵竟何如

過梅心有感

憶此初來日經遊二十春歲時消息異風雨鬢毛新吳楚人烟接江淮習俗馴匡山有別業三逕想荆榛

飄風

洶濤渺何許飄風自東來海颶飄沉陸江濤吼
震雷乘槎空欲往懷汨詎堪裁危坐中流裏從
令望者猜

送郡博入黔州時黔有警

谿洞蠻烟熾頻年正擁兵如何江左士翻作嶺
西行劍引青天色經翻絳帳聲應知多雅化山
斗自諸生

夜坐東楊計部

憶共西曹日年華倏忽過君今臨水國予亦卧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三

山阿明月林中勝清風江上多荒城傍湓浦莫
問夜如何

薜蘿亭成

偶爾尋芳徑披榛到薜蘿怡情堪偃仰習靜任
吟哦綠蔓映新月秋風吹遠柯詩成定誰至或
恐有羊何

壬戌北上夢北山君贈自從君去後少上

北山雲之句戊辰歸祠之草堂因賦此章
以答雅貺

佳招自疇昔歸晚已慙君林卧觀無始山居樂
有羣焚香當北斗微夢感移文從此適 賞真
詮更得聞

草堂獨坐有懷

北山結雲居一道折九陌盆蓮自亭亭籬花亦
脉脉高山仰二賢小逕延三益美人未可期清
風滿瑤席

何孝廉惠筇杖詩以謝之

羨爾龍頭種云從淇澳分臞形鏗卓石勁節淡
萬子迂談

卷之七

四

如雲惠顧成佳貺扶持賴此君相攜嵩霍去曳
履應星文

薜蘿洞天

兀然共誰語孤况對藤蘿歲月成梭織行藏類
蟻柯先天無一字旣畫竟如何借問談經者冥
心得幾多

薜蘿冰雪初霽

凍雪今開霽雲林帶夕曛嶺梅香遞發山鳥啄
呼羣積素天同潔凝暉月未分東君應送暖泉

石漸氤氲

五言排律詩

贈魏大叅移鎮東萊

有客趨東郡澄江舊法臺久從黃闕望旋借北
門才况與循良並尤稱文武該神仙從市過岱
嶽入衙來壇杏春常近垣薇夕自開遙知三島
夢應接九霄迴節制兼齊魯風行徧草萊登高
臨日觀攬翠指徂徠裳舄馳周道韜鈴集楚材
鴻飛何處急清穆不勝裁

萬子過談

卷之七

五

摘發奇勲爲莘野俞令作

早識中臺彥芳聲遠播聞如何南嶂邑得借北
門君四盜三疑釋羣情片語分桑麻春茂盛桃
李日繽紛不事淵能察還令齒自焚神明稱小
阮循傳永餘芬

苦雪吟憶董憲副維舟江上兼答雪夜見
訪之句

青陽時已動白雪尙然新素質人堪映嚴威氣
莫親飛花初似絮集霰皎于銀寂寞村沽盡饑

栖野啄馴灞橋知不偶東郭諱言貧韻是陽春
調歌慙下里人仙郎逾桂嶺直節在楓宸何意
山陰棹殷勤五夜頻

五言絕句詩

卜居城隅

負郭憐茲地青山占一阿猶看經馬轍不及武
陵多

其二

大隱非吾事幽居在此間漁人猶恐識雲樹掩

萬子過談

卷之七

六

柴關

隋隄曲

汴河千里道盡是隋家築可憐百萬丁河水漫
平陸

其二

春雨驟郊原隄上忽成河樓船無處繫猶作舊
時波

其三

黃河天上來隋隄傍河湟人刈隄上禾卽避隄

下水

其四

濁流伏地行須臾滿洪濛老稚逐鯨波不及來隄上

古意

秋水冷龍泉千金把相市珍重古匣中從來未曾試

其二

古調分明在幽情本自深素絲未曾理不是少

知音

其三

掘井依荒陌寥寥古道傍誰能施素綆亦自溢清光

其四

四月春風過蘭開深澗底寂寥衆芳歇幽花芳馥始

送周木涇大叅北行有感

陟屺在天涯白雲渺何處君行過潯陽不得隨

君去

其二

心注北堂萱眼看道傍柳無那送君行一枝折在手

過辰溪憶李太僕

紫陌雙輪車清潭皎明月照見潭上人驅車生白髮

其二

美人隔瑤浦欲渡河無梁應憐此溪水猶自到萬子迂談

潯陽

化劍閣別心泉省丈

高閣臨古道當年化劍處莫向別離談政恐翻飛去

劍浦舟中別育吾宗丈

去國復遭喪歸途萬里長莫將武夷棹翻動九迴腸

別閩中縉紳父老

十里珠林道羣公祖帳開久辭車馬地今日爲

誰來

其二

素絲聊自飾在再愧非才不道長征客離情酒一杯

醒樂卷爲李蟠峯中丞尊人賦

仙翁高處隱卜築洪崖巔但得杯中趣何分聖與賢

其二

一自避秦來酌彼清溪去爲種梓與橋時人遂

萬子迂談

卷之一

元

知處

蕭校書別業

設帳匡山下人知問業來莫須誇得士魯國故多才

其二

野樹圍書屋春雲護講堂此中有奇傑山水亦文章

讀易爲蕭校書作

校書一室中方廣不盈丈兀坐竟無言於此窺

元象

其二

一畫見天心元化誰與語莫策蹇驢尋忽漫空歸去

別見吾省長

使君纔下車下車遽言別去任直須臾未許論寒熱

其二

送客臨長道况復逢楚使言當孔棘時未盡心

萬子迂談

卷之七

辛

中事

滄峽舟中別姜鳳阿太史

夢語不可期中野忽云晤執袂立須臾須臾日將暮

其二

河梁一握手須臾別何遽安得如溪流常逐君舟去

四別詩爲魯原年丈南明前川二省長寶

山將軍也

言念同袍客維舟夜雨遲知君還勸駕不似芋
江時

其二

誰謂汪倫意桃花空別情臨歧猶執手屬語念
王生

其三

豐城得寶劍閩楚幾回懸河洲憐此別猶似十
年前

其四

萬子迂談

卷之七

王

自從平蜀後因識郭功曹殷勤一卮酒春色滿
征袍

江上吟送程計部

使節來天上江頭一駐驂相戀河橋意天池水
最甘

其二

江柳常依岸江魚不到門自無懸處跡不共武
昌論

其三

高閣俯江干臨流獨自看水中一片月照見青
琅玕

潞河阻淺憶餞別諸友

維舟不能去去客情如何可惜汪倫意難添潞
水波

其二

誰信陽關別牽舟不可行應憐潞河水不及故
人情

渭河相見灣

萬子迂談

卷之七

王

咫尺對帆影崇朝空夕陽歸心併流水一日九
迴腸

其二

風正帆亦懸舟人趁歸鷁猶憎渭水流翻向西
河急

壽余母陳安人七十

堂上百歲翁手自摹真影爲寄長安書促君歸
定省

其二

五十背郎去垂簾到古稀誰知白髮母猶似在
閨闈

其二

義方聞斷織教兒良苦辛箕裘傳世業膝下繞
雙麟

嘉烈卷爲葉桂山別駕女林烈婦題

十八事林郎矢紉同心帶同心不同穴捐軀復
何害

其二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三

丈夫不自任晨鳴司禍凶何似剛腸女甘心白
刃從

其三

買刀海口市鋼經百鍊難那知身死後翻作寶
刀看

其四

珍重迴紋字從容就義時孤心應有托端在女
貞枝

陽溪草堂爲梅墩大叅題

卜築陽溪室城西十畝間非貪附郭地門外有
青山

其二

五柳門前樹先生道未貧種秫償酒債題竹結
詩鄰

其三

劍浦溪雲合龍潭百丈清風雷不可測莫佩寶
刃行

其四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三

梅花開萬樹楊子日談經况有同心客探奇每
到亭

種菊

手種籬下花留取歸時看寄語草堂人莫遣花
零亂

送卜學博同令子少叅君歸里

萊衣將晝錦歸舫涉江潯桃李留連意無如愛
日心

其二

魯國傳經士郊亭戀別私異聞何用叩只似過庭時

送宋明府赴閩中

抱琴去爲吏無絃把自看武夷有九曲高韻不須彈

其二

紫氣騰飛處猶生劍浦雲君行須解佩恐合二龍文

其三

萬子迂談

卷之七

重

神仙不可待吏隱足盤桓文翁方倚切莫漫學劉安

其四

卧治榕城日應栽滿縣花看君徵召後棠樹幾重遮

鄉居二客欲往詩以招之

自卜龍門築幽人常閉關白雲橫洞口只有鹿麋還

其二

深入南山盡手種桃千樹桃開落澗流入覓桃源至

其三

山高雲轉奇溪流水空白行行見青驄盡道鳴琴客

其四

有客來何處青天白鷺中人間問消息傳是魯儒風

孝芝篇爲洪楚川大夫作大夫六十四歲

萬子迂談

卷之七

重

廬墓墓生芝如其數

大孝終身慕爲廬傍夕臺芬粦看瑤草慟哭有餘哀

其二

洪遵廬墓處地茁紫華繁都是蒼梧竹枝枝有淚痕

其三

墓上草如著八卦自成位應有義皇人惺惺在泉隧

其四

不數堯階草芝生孝子臺悲悽六十四一歲一莖開

壽南山翁爲峻伯郎中父作

仙翁高隱處聞在玉華關路從天目上不比沃洲山

其二

聞說桃源事茗溪向未栽時人見橋梓遂入南山來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三

其三

竹林南畝上參差一萬竿兒孫解翁意戲綵爲君歡

郎中父子
叔姪同朝

無題

兒行在中野兒罪獨何許犬死跡已成誰復與兒語

其二

河漢燦天章恩波濺澤長那知天上水流不到潯陽

其三

赤葵本傾日陰陰在堂睡何知艾與蕭猶然共紛披

其四

聞說夜郎城銅柱猶錚錚誰將薏苡謗博取伏波名

古意

汲井臨九仞綆短不可引濟物杳難期空自澄寒影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三

其二

豫章高百尋偃蹇餘孤幹工師逢魯輸詎在溝中斷

其三

赤鳥東山去鴻飛北渚來恢恢天可格白日生風雷

其四

荆山有神姿琮璜韞楚石能得到明廷雙荆何足惜

棄婦吟

行行重行行棄寘復誰道大姑莽怒嗔小姑故言笑

其二

新月揚明光寒蟾空皓發照儂不照心心照明於月

其三

琴瑟日在御敝箒良可捐新絲入故調或恐有時憐

萬子迂談

卷之七

无

其四

郎在青山頭儂逐江流遠安得如迴波流去復流返

秋日苦旱寓懷

獨坐看白雲悠然可招取縹緲空自奇不堪作霖雨

其二

學耕龍門洞竟畝一無取洞裏有潛龍幾時作霖雨

病中示諸兒戒禱

但得朝聞趣寧慳夕死身試詢請禱者易贊是何人

七言古詩

泰山歌

紀夢有日觀
平相臺二句

泰山高哉高嶙峋壁立直上千穹旻凌霄摩漢極巖竄驚顧猿鳥常逡巡巍巍東山僅小魯塊石秦碑更何數當年惟有魯宣尼直登巔頂叅兩儀平臨閭闔俯八垓須臾敲叩天門開七十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三

二峯擁天駟逢掖三千執御來惟有古桐元禿鄒嶧前喬松偃蹇森寒泉寥寥千載竟誰語高山可仰不可旅吁嗟君不見滄溟無底亦無涖百川盡作蓬壺水又不見秦岱從來冠羣嶽匡華衡嵩遜巍卓匡廬蒼翠可攬取昔人題品頗誇詡客從絕頂一振衣抖擻軒騰俊鵲舉獨有泰山之高今不知幾千尋寤寐從之夙所欽翩翩雲裾真宰臨端冕趨之聆玉音琅琅爲贈雙南金日觀星辰近霜臺日月明謝山靈兮明

貺并我作歌兮山谷鳴山之魑魅魍魎驚咤言
護我東登盟

壬戌春將赴洪都登天池宿凌虛閣

平生生長匡山麓飄飛欲向天池浴更上凌虛
一俯觀池中湛湛澄水玉須臾香霧生紫烟身
入雲霄露沾沃來從絕巘一振衣山下羣山眇
於粟夜深忽見佛燈來鐘磬聲聲隔夢俗翩翩
跨鶴遊天庭松風爲奏霓裳曲曉來山霽彩霞
生起聽黃鳥當窗鳴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三

送鄒東泉年兄之荆南作荆南歌

客中常送客送客情何如去年送劉郎劉郎適
楚湘今年復送君落葉何紛紛洞庭水落瀟湘
清彩鷁中流江漢去滔滔秋水荆門開橫江筏
木如山來吁噉使君往掄豫章材楚人懽呼聲
如雷明堂正築黃金臺

九日歌東張進卿侍御

常年九日思故鄉今歲瀟然潯水陽彭澤縣中
秋未嘗淵明籬下菊欲黃山中甕頭春酒香安

得席上孝友張催花花開秋日長一日百遍繞
花傍我爲歌君且觴共君傾倒薜蘿牀抵足醉
眠求與羊羲皇上人意徜徉南山悠然興愈狂
明年此日茱萸芳把酒看君歡未央

贈柳泗瀾孝子歌

薜蘿陰陰蔭蔭芳草義皇上人開北窗高歌長嘯
眇六合不與塵世論雖黃好友何方來貽我尺
素書開函朗然誦雜錦聯瓊瓊瓊瓊瓊錦未爲
貴孝子仁人最堪畏鄭君樂善心不小華袞文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三

章令辭氣我聞孝乃百行原一人篤孝天地尊
格天動地感鬼神蟬聯五福垂來孫君哉虞舜
邈難及文武周公幾儔匹曾參赤幟且彌望閔
損乘風已高習宰我招呼弗肯來吳起登門亦
相關赤漢炎炎許大家可憐擁篲迎高迂晉唐
以下好標榜芳名所樹多虛誇卧冰殺子謾稱
許哀筠豈必生寒芽我朝治本在忠孝餘韻流
風尙堪紹江山毓秀幾百禩更令柳生發光耀
柳生孝友本性真承顏順志歡如春懷橘讓果

等閒事服勞就養寧艱辛君不見額天代死天
帝哀天門忽啟天醫來刺血和丸入親口豎子
却走真人回又不見萱花早謝椿影孤矢心不
娶爲鰥夫哀哀左右說孤注鸞膠再續良家姝
良家姝婉且飭柳生事繼如事嫡一朝坐草幾
不祿行禱煌煌內如焱須臾掌上玩明珠族長
如今指爲的馨香德行滿人耳出口令人都膽
炙幾見宣言獎檄來天王寵資金書開匡廬一
自增顏色頌聲四起轟如雷我行甫憊矣筆硯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七

久不理如斯孝友人歸然可仰止拂簡作長誦
將以礪孫子豈惟孫子礪錫類廣無紀君才瑰
偉當妙齡肇粥朝朝事殺青孝廉指日應明舉
乃與四海爲儀型風淳俗美報天子天子登庸
國高喜九重推恩下二人冠蓋煌煌炤閭里吁
嗟乎今世之人兮口中骨肉心中非此風不振
將日微老夫拭目望吾子吾子努力中天飛

七言律詩

秋日雨後發淇門望太行山

早發淇園竹樹陰山連嵩嶽見新岑諸峯雨過
清如削一葉風生秋滿林愛日猶懸丹闕夢瞻
天併是白雲心年來車馬風塵久欲入南山路
轉深

宿濠梁次西原兄韻

霜後微風增曉寒臨淮曉渡水光殘海門爲喜
氛塵靜驛路應憐歲月難客夢未醒情正切詩
懷忽遣病俱寬殷勤寄語前驅者兄弟東南滯
一官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七

元日早朝

氣轉青陽啟曙天長安笙管正喧傳衣冠香自
爐烟散韶濩聲隨宮漏懸道在一人頒朔正懽
騰萬國得春先小臣朝綴鵷班後旅進瑤墀拜
舞虔

二日謁太學

廟貌巍巍槐市中羣僚雍肅拜瞻同宮牆桃李
春如許道德文章帝所崇壇杏獨榮東魯國泮
芹載詠辟雍宮嘗聞臨幸當年事色笑從容禮

上公

元日早朝喜雪

紛飛六出應春陽正入椒花獻壽觴
扇雉開時初映白
袞龍臨處早瞻黃
輝凝瑞英
渾成玉素積寒梅
併作香
佐佑昇平調玉燭
敷天應得慶豐穰

送費二湖廣文之滋陽

江鄉才子喜同鳴
客裏翻憐送爾行
抱璞重悲卞和氏
登壇舊戀魯諸生
岱山色映官衙近
汶萬子迂談

卷之七

五

水光涵客况
清四海雄心共知己
寶刀解贈不勝情

送何勲部謫江州別駕

風流佐郡復何求
直道如君却罕儔
得失未須論塞馬
行藏聊且付江鷗
思家日近芳洲草
戀闕時登烟樹樓
廬嶽章江故鄉縣
春明送客旅人愁

送徐南州給舍終養

洛陽三策動星文
抗疏千言草數焚
愛日陳情

翻欲去憂時併念總難分
上方珍賜遙將母
畫錦春暉幾似君
陟岵有懷情共切
送人空復逐飛雲

九日蒲圻張魏二省丈見邀

年年客裏逢佳節
今日登高復異鄉
二妙恰逢天上侶
孤臺宛在水中央
白衣似爲幽人至
黃菊能如故國香
別後出關秋正杪
年華旅思共淒涼

應城道中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五

節鉞遙臨郢水邊
觀風今異十年前
流離滿道堪垂涕
車馬何時爲息肩
涓口慣沾湘客酒
武昌猶次鄂君船
看他鴻鴈彌中澤
誰共艱難涉大川

春日平遠臺同趙龍巖周莠厓二省丈宴集

直上層臺入望平
悠然島嶼正澄清
驚亭處處攜觴意
鶯谷丁丁伐木情
萬畝連雲春氣合
千家過雨晚霞明
登臨况是多時彥
披拂春風瑞

霽生

閱兵海上贈卓翁

攬甲行邊蜃霧開
轅門榮戟愧登臺
請纓直搗如雷電
攬轡相過問草萊
獵虎海門橫浪出
龍蛇天上應星來
叱翁故是能籌畫
元老知兼上將才

白雪樓別石屏太守

郢川佳氣鬱蔥浮
刺史新開白雪樓
黃帝有臺千仞上
仙郎絕唱百川收
登高喜共排闥闔
奉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七

使空傳問斗牛俯
視晴江月在水
秋風懷古思悠悠

秋日校武曲陽

柏樹森森榮戟開
春風曲水獨登臺
詩書禮樂非南詔
文武衣冠是上台
按劍星辰明虎旅
洗兵風雨憶龍堆
昇平并衛須公等
猛士桓桓亦壯哉

陸涼公署夜坐

秋風披拂轉炎荒
孤署蕭然旅思長
城柝夜嚴

羣盜息海烽時
警百蠻強投身
萬里憐星使歸
夢三江走夜郎
天外金湯成保
障好將兵散白
雲鄉

秋夜陸涼卽事

西風颯颯月娟娟
信步虛堂思爽然
劍色深秋凌碧漢
爐香靜夜散青天
殊方盜寇烽初息
繞陌桑麻露正妍
獨有宦游身萬里
含情空向白雲邊

興化答方西臯

萬子迂談

卷之七

七

行部勞勞春草深
年來芳訊幾知音
山川蔥翠足佳氣
里閭絃歌生道心
白雪仙郎仍散秩
青宮才子自長林
海天玉立雙瓊樹
萬宇清陰說到今

再入閩延平舟中感事

秋風時忽吼龍泉
捧節重登劍浦船
急瀨放舟千石走
陰崖置屋半空懸
頻年盜寇相尋地
滿目瘡痍盡可憐
卽此烽烟猶在望
憂危何計答皇天

獨坐

有客天邊思寂寥
虛堂獨坐首重搔
行藏不解終南捷
宮徵空懷郢客操
老驥十年猶伏櫪
鉞鋒一吷漫吹毫
敝袍羸馬趨明發
歲月長憐客路勞

雨中登白雲樓

白雲樓外白雲飛
極目憑高思轉違
寧爲浮名還自戀
誰憐多病未能歸
簷前細雨沾佳樹
天上秋風吹敝衣
薊北江南數千里
倚間何處獨依依

卷之七

堯

候督府舟次竹崎

嵐山瘴水雨迷離
船到溪邊小泊宜
海上忽驚傳白羽
山中况說弄潢池
九重推轂來方叔
千里提兵入島夷
知是封侯有奇骨
王師如雨望多時

登黃鶴樓次韻

樓頭落日滿江關
檻外秋波動遠山
縹緲白雲何處起
翩跹黃鶴幾時還
莫論往跡全如夢
須

信浮生半未閒
况是羣賢叨勝集
登臨千載鶴磯間

鸚鵡洲送淇南大叅

鸚鵡洲前廠別筵
春風披拂柳如烟
浮沙兩岸隨官路
芳草三洲送客船
計日黃河應未險
逢人青眼若爲憐
持杯不盡關前意
明日相思何處邊

岳陽樓送陶仲子省親還彭澤

岳州城上岳陽樓
檻外憑臨江水流
萬木蕭疎萬子迂談

卷之七

罕

巴郡雨三山
杳渺洞庭秋
懸魚常慕羊公節
畫鵲應傳鄂渚舟
送汝忽驚回鴈思
滔滔江漢若爲愁

黃鶴樓

高樓盤薄大江邊
有客登臨思欲仙
江上不聞黃鶴至
樓中空剩白雲篇
參差宮殿連三渚
迢遞瀟湘會百川
荆楚從來稱重地
平蕪秋水正兼天

遊武夷值雨而還

武夷山下水溶溶春塢平明霧氣濃錦楫相將
迴九曲丹梯忽漫失孤峯路緣山靄遠時應祠
抱溪流鹿每逢濟勝不須攀絕巘幔亭回首暮
聞鐘

再送陳別駕自長沙傳還嘉興

惜別三年未得書君從何處曳長裾江鳧逐水
俄飛下越鳥乘春少定居今度渾如前度別逢
君翻似憶君初匡王佐郡洵多美楚水吳山雅
自如

萬子迂談

卷之七

聖

送郭惺齋別駕還宣城兼懷梅宛溪年丈
潯陽六月片帆開竹馬攀號動地催別駕折腰
渾自去蒲輪拊髀爲誰來乘舟江左傳仙郭入
社宣城得老梅學士水西憑寄語莫將幽興滯
殊才

贈黃克晦山人遊建康

有客飄然入五湖蕭蕭琴劍逐飛鳧興來得句
草爲聖到處看山繪作圖論道常思援二氏探
奇直擬賦三都觀風愧我知君晚後夜相思碧

月孤

九日張都閫邀遊洪山寺

澤國天空秋氣清將軍載酒出龍城峯孤雲起
諸天近葉冷風生萬界明信美山川非故土忘
機鷗鷺是真情古人珍重茱萸會良夜還宜大
斗傾

病中上書乞休爲闕下故人寢阻并遣佳
什慰茲鄙懷賦此寄謝

萬子迂談

卷之七

聖

思憩鶴修篁冉冉浪如龍求醫不被刀圭誤乞
骨還從井椀封爲語故人好持護茂陵心事已
憧憧

丙寅初度宿六安道中示諸兒

風雨荒村駐節時客中初度且驅馳池邊鸞鳳
慙非種天上麒麟真有兒駟馬休教淹客路八
龍誰信慰心期醉來却省懸弧事愧似松喬降
骨奇

丁卯春日憶楚中諸丈

與君鄂下共春暉此地懷君隔歲違芳草故能
隨處綠雙魚誰令遠來稀郢川白雪人應似梁
苑青春客未歸東向岳陽時極目沉吟何事獨
分飛

崇孝祠爲西亭宗侯賦

祠廟巍然汲水隅王孫孝行照黃壚總緣性地
通純白應有神天感集烏俎豆春秋隆錫予綱
常叔季任匡扶東平自昔曾專美世德于今接
令模

萬子迂談

卷之七

望

吳城舟中望廬山

隱隱匡廬湖外懸崔嵬迤亘九江邊祥雲靄靄
三千丈佳氣垂垂二百年五老社連南斗近雙
台星燦北辰前從來喬嶽鍾名世吾道光輝屬
後賢

宿張橋夢方奕客會有爲予奏辯者讀其
疏頃之云有賊來降予受之爲安插覺

吾茲行矣復何求去國飄然肯滯留病骨久拚
邱壑駐疏才空爲廟廊憂解嘲千古誰知己制

勝當年亦壯猷世態如碁還似夢好將生事等
虛舟

望京樓同芳卿姪遠眺

庾亮登樓甚有情于今江表幾知名羣流自解
朝宗意五嶽猶懸拱極情隄樹正連彭澤柳江
帆遙下石頭城阿雅有匡時策遲爾飛旌達
玉京

次陳明府同諸文學海天寺餞別之作

江閣筵開旌旆來山僧逐客鼓如雷天連彭蠡
萬子迂談

卷之七

望

潮聲近地接祇林香氣迴學士多情仍繫舸仙
郎雅調獨登臺殷勤欲別還相惜爲立寒江訂
折梅

張郡守見惠鮒魚時方步禱雨應士民歡
頌爲賦此章

寂寞山村掩敝廬使君一介到幽居開函忽訝
書盈尺受賜還教食有魚檻外薰風解民愠田
邊新溜決官渠知予已慙尊鱸願煦沐春江祇
自如

病起

年來五十歲逢庚陽九爲災病欲傾人棄前脩
應萬死天憐後祿得重生慙予華筦淹衰齒假
我韋編愜素盟不道百年成夢覺更從何事急
浮名

九日病起憶伯兄春江

綸巾竹杖一閒身病已登高覺損神令節好傾
彭澤酒幽期合付上皇人樓前鴻鴈驚心斷席
上茱萸過眼頻最是黃花催歲晚莫教風雨妒

萬子迂談

卷之七

望

良辰

宿東林寺懷徹上人

祇林風雨隔人天寂寞空堂十八賢塵斷况當
嵐霧淨禪空惟有磬鐘懸持齋僧禮文殊塔現
法人傳慧遠蓮獨是虎溪遺跡在千年橋下水
潺湲

海天樓成程滙江計部宴集兼泛樓船

雲後新開江上樓使君載酒出江遊寺臨水月
菩提現山疊屏風翡翠收吳楚遠分天界色毳

琶翻動古人愁酒酣不盡憑虛意簫鼓中流任
拍浮

費二湖侍御惠烏髯方詩以謝之

歸來荏苒閉江關才得知非兩鬢斑蕉鹿到頭
元是夢木雞無意始爲閒爭傳柱下能知白共
說仙方好駐顏老我漁樵休染著皤然還欲覓
商山

八十自詠

拂袖歸休三十年隨時偃仰薜蘿 將詩禮

萬二迂談

卷之七

吳

爲貽穀愧乏文章可彙編栗里元來能濁醉蘇
門今此愛醒眠聞中一榻時危坐得了餘生不
羨仙

築廬雙劍峯龍門寺

爲愛幽棲入此中經營別業倚吟筇心懸魏闕
三千里身在匡廬第一峯雲過林巒來野鶴瀑
飛風雨下潭龍光芒寶劍何須試秋水收藏匣
裏鋒

憩蓮花峯大安方丈

孤擎高嶽隱禪林石徑紆迴古殿陰僧定山堂
仍梵語客離塵境有清音蓮生淨土池開玉檀
滿香園地布金此日多緣逢慧遠片時應已豁
凡心

七言絕句詩

入洛過鳳陽望皇陵

千巖競秀水朝宗翔聖山中駕六龍帝德靈長
天共永彤雲紫氣萬年封

過清溪館

萬子迂談

卷之七

吳

白雲繚繞玉爲宮一項良畬碧澗中欲買雲松
此棲息還虞小艇別溪通

過鎮遠

六月車從炎瘴來客懷鬱鬱未曾開山中記得
匡廬寺屋枕溪雲水自迴

過白雲洞

雲樹周遭石作城青松洞口結連營山人指點
香羅事爲說當年此避兵

子夜歌芋原舟中別諸省丈

河橋分袂思盈盈歌罷陽關酒未傾彩鷁乘潮
連夜發舟人不解別離情

其二

曉日郊亭擁別筵夜深才上芋溪船逆流正與
相思近無那東風吹遠天

賞牡丹次武岡殿下韻

蹉跎節序忽催春含笑春紅正待人絕愛尊前
花欲語嬌姿渾似對真真

其二

萬子迂談

卷之七

吳

金疊滿引醉花叢楊柳輕柔月正中萬紫千紅
俱斂避穠華獨自領春風

中秋魏憲使邀飲望庾樓

中秋月色滿山河況復昇平入宴歌庾亮樓頭
誰得似清輝依舊九江多

其二

皓魄當空挂碧天年年此夕十分圓一輪原是
光明鏡都向樓中照綺筵

四祖山

紆迴一逕入禪堂隱隱鐘聲斂夕陽色相已隨
灰盡滅化城猶剩寶珠藏

其二

真人卓錫碧山涯碧澗飛流度晚霞衣鉢難傳
諸衲子只留當日舊袈裟

過潛山望萬公山次楓潭宗兄韻

芙蓉疊翠倚青天一片氤氲吐紫烟傳是吾宗
聞道處流風千載總無邊

贈校書蕭春高攜孫歸泰和

萬子迂談

卷之七

晃

行李蕭蕭一卷書鶴隨到處卽吾廬僕車未遂
東周願鄉里猶傳相國居

松山小像

象佩朱袍銀繫魚雲林端冕意何如看君十載
爲郎日猶似松山竹澗初

宿咸寧白雲寺懷張賓峯都諫

思歸幾度逐飛鴻南北栖遲類轉蓬此地分明
小塵事不堪回首問膠東

水口舟中

溽暑乘輅入建州西風忽送棹歌秋青山夾岸
溪流綠宛在中央勅使舟

薜蘿亭用黃孔昭韻

軒雷獨倚石牀眠夢入廬山訪道年白髮自應
還杖履紅塵原不到林泉

其二

虛亭寂靜水淙淙幾許幽人得過從一片芭蕉
還覆鹿千年蘿薜已成龍

萬子迂談

卷之七

辛

萬子迂談卷之七全

萬子迂談卷之八

明進士河南左布政使潯陽萬衣著

後學南京刑部主事豫章金廷璧閱

男雲南金滄道副使兼叅議嗣達較

書啟

上撫院谷公書

伏蒙鈞劄并發下南贛調兵原咨衣也愚蒙伏讀不知所措然承下問又不敢不盡其愚竊惟南贛卽爲鄰壤莫非王事義不可辭但湖省正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一

在用兵又值地方災甚沿途一帶加此一番騷擾如往浙直事鑒在不遠誠有如本院所慮者乘今未奉明旨之先一面權詞以復一面借重本院手札速賜差人星馳赴部委曲陳說地方用兵災傷之故特請題覆本內止調附近兩廣狼兵本省苗兵免其動調計以本院忠誠素相體信必見聽許萬一不能盡免量調一二或亦難辭再照各處軍門用兵各該土司多有探聽消息目把人等投見營求調用往往聽信差官

齎解糧賞安家徑自起調今南贛用兵廟堂既有成議則彼中兵糧悉聽便宜或止具本題知卽今差人恐已到案前項咨文不過知會兵之行止勢難專制所賴本院威嚴行令該道禁戢多帶及沿途騷擾尤貴監軍得人給與旗牌庶幾秋毫無犯地方獲安而本院憫民之念睦鄰之懷似爲兩盡伏乞鈞裁

又書

伏蒙重委敢不盡心但蕪陋之才慙負明教謹萬子迂談

卷之八

二

以千慮之愚條爲六事稿呈上覽又太和山香錢恐亦不多而該監亦有借口進貢之費且朝廷方欲崇護似宜姑置南糧徵期尙遠尤可計處并入兌軍請折恐該部欲留漕糧本色反致失其所大欲也平糴雖動官銀卽還本母乃本院便宜之政若復以聞則廟堂之上以地方有處而楚顧之念輕矣守令一節至爲緊要監司分布駐劄各令專理一府地方之事可以責成事體亦便况官不添設原務不妨又有浙福見

行事例似亦無礙均乞台裁

上存翁閣下書

春間楚中有景府之變衣叨視司事竊慮採木分封民力疲困諸所需費不敢派及小民卽以該府抵補租課之金預借一年還襄本府大事之費故事得就緒而民不稱擾續蒙我翁軫念地方該府一切土田山場盡還小民計其租稅與夫祿糧所省不下數萬及議處減革宗室官祿及墳房冠服等事卽所省于楚者又不可勝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三

數也百姓方得喘息血脈脂膏正賴生養矣奈衣等待罪地方奉職無狀不能祇奉德意宣流恩澤致召災變五六月以來洪水汎濫沿江一帶早禾不及收室廬飄蕩浮屍蔽江至今八九月尙未消退而遲禾又不得及時佈種山鄉高仰之地春間爲蛟螭所害夏秋又亢魃爲災水旱並臻饑溺漚至雖嘗極力援拯多方賑恤然倉廩空虛藏緡有限且復多事應接不前卽今川湖會勦土酋黃中南贛大舉調兵數萬穴中

小醜雖不足料然煩大衆負嶠仰攻則日餽不

資南贛雖爲鄰壤而兵之所過水陸未免騷騷如往浙直事不遠也况楚協濟廣西貴州歲各數萬卽今各省該道守催而廣西尤急至于本省歲供南北京儲之徵存留之數又不與焉夫楚俗輕悍卽常時小忿輒爲烏聚加以兵荒之擾揀恤本無奇策而正供之賦又不可蠲旁出之費種種取足誠恐追呼不已而潢池之徒乘機假息則所爲役其勞費又不可勝計矣杞人

萬子迂談

卷之八

四

目擊實有隱憂况楚郢爲帝鄉陵廟至重地似尤不可不慮所求起存錢糧蠲停改折撫按疏中料已具悉我翁居廟堂則憂其民想不厭聞也謹因驛使恭候起居并摭見聞冒昧陳瀆伏乞垂神裁察地方幸甚

上存翁閣下書

近聞某閣下曾薦生于翁翁遂以是見疑夫某閣下以地方之故同年之誼稍爲游揚理或有之如生果于薦于某閣下某閣下薦之而翁之

疑也固宜何足置辯夫髫年學之一旦壞之終身無述是則所大恐也況心與行實有可自暴者故不得不自鳴也生以辛丑進士刑曹九載得外補憲副又在滇雲萬里之外居三年移叅閩藩從事戎馬之郊蹈危履險幾填溝壑又三年以內艱去家居者幾五載壬戌之夏嚴氏敗始出又三四年不意承乏中州左使矣夫當風波震撼之中不惟不見擯逐而且得顯陟美地平生素行或稍爲公評所不棄耳夫嚴氏生之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五

鄉人也又當路炫赫某閣下縱能貴顯人何如嚴氏卽欲干進不如彼而于此生雖至愚或能辨之夫人有所浼焉以效其託則或薦以報之某閣下不事家業無所用託止有民奏添設館驛以節民疲此生未到任以前事聞某閣下嘗遺書撫臺及驛傳道雖行布政司會議竟未施行然固未嘗託生也卽使託之亦地方公務耳此外更無毫髮相干人人所共知者而薦之非其情矣且生素性硜硜不屑苟合往在刑曹時

犯白蓮教者罪當死世蕃父其賄囑生釋之生不爲聽置之法當時劉春岡公爲侍郎云出入與人殊再審之生竟不爲意又所轄錦衣有蔡百戶者毆人死法應行檢陸炳託司馬江郎中囑免檢生不聽事下兵馬司檢具致命狀百戶懼罪投井死又有姦子婦者事泄懼兒發之欲置兒死賣屋賄中貴人央炳文致不孝事獄具生訊得其情輒翻案釋其子中貴人怒激炳訴生生已具奏炳是時大司寇長白李公少司

萬子迂談

卷之八

六

寇潞橋楊公咸爲調護而止夫當其時嚴陸虐焰誰敢有忤之者生且倔彊不爲奪卽某閣下心果有它則爲不投甚矣薦之復何益耶生游中外所至勉強自力雖愧赫赫聲而守己之節未嘗敢變今苦行幾三十年兢兢自愛求永終譽非干進苟逐者流茲以薦者而反不見信於翁求全毀至豈不爲大污大寃哉特恐傷翁知人之明天下善類因而解體所可惜者大故不得不辯惟翁諒其志留神公道幸甚幸甚

與趙汝齋書

吳楚之地大半濱江澤水爲災民多陷溺楚中幸翁鎮撫拳拳極揅江隄連亘不啻岡陵民之誦德口碑載道而敝邑之民猶不免爲魚鼈流離顛連之伏仁人君子所不忍聞何幸我翁身親見之諒明公萬物一體宜無間于秦越敝省當路諸公敢祈一言之重百姓按堵之福明公萬世之業也千乞留神不盡下悃

與順天巡撫徐五臺獄中書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七

防秋已竣而復有邊警偏近畿甸至厯聖慮我公雖有地方之責而非專事之臣朝廷優念之恩早晚可待固執事忠誠之報相吉之理也古人謂行乎患難和公有素節矣惟珍重以綏後祿晤言未卜不仕於邑

與戶部徐侍郎書

汴中近京師奸詭易生往年假印照會援納監儒吏承業已選官致仕近始事發不下百十餘人昨具申貴部欲請援過人數以便查覈而該

司乃堅意不發反說堂駁回究吏無端事之是非理之曲直只以部納人數各省紛拏若不應請乞則上下行私奸弊之生安得不愈熾耶良可笑也別資循環文簿二扇伏惟詳覽慨然一行之地方幸甚

答戚南塘總兵書

區區入楚忽承來翰并賜佳刻捧讀不啻重寶卽令府衛兵習演第愚庸之輩不卽通曉行之惟難日久自當省會公之道楚矣詢公行在鎮萬子迂談

卷之八

八

與劉谷峯撫臺書

曩請一條編事蒙翁鼎力主持竟成良法最爾疲民翁手自援于水火之中殆千萬年不朽盛業也舉手加額無論老稚咸稱生我者劉翁也衣衾編氓從此世受其福啣結之私竟與魚鼈之民永勿誼矣

與潘雲麓書

承諭擄船原有額責司中似難擅行適奉兩院
案驗准王中貴手本並云鹽船難過閘河要換
中樣船隻則各軍校將不入閘河耶續到鹽船
未奉尊命之先已給劄發行矣昨見承差閩國
柱到承襲大船二百餘號驛傳道借去武昌原
擄船三十號又自擄船一百二十號俱不在三
運數內中間未必無可用者且鹽船難得一色
此輩亦難滿其所欲惟公通融一處地方之福
也至于加船一節尤不可行惟公裁處而執持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九
之幸甚

與陶四橋書

別來倏忽驚秋明公尙滯江國此東人桑梓之
願而區區枳棘豈所以久淹賢哲邪昨以擬聞
藩蓋又可怪也何如何如近得家報南堤已成
湖光柳色掩映江郭我公甘棠之愛口碑在道
此更千百年不朽盛事一旦改觀真可發大快
也他時明公撫綏江國某也故園未老當攜兒
子輩引纜鏡圖歌頌盛德寧能忘邪至感至感

閩中仗庇近亦寧謐然勞瘁欲歸不可得耳郡
吏行便謹此恭候起居伏惟珍重道德以綏崇
社不備

與阮山峯書

前諭浙中卷籍具存此事更無他慮已具前啟
中今諭除外一節某前呈中具已言之鄙意蓋
謂此中事情難處翁在澗中併勘爲便耳不意
同川公詳駁云云竊意閩省軍餉見奉專勅似
亦難以盡諉諸澗但俟澗中查明將原卷并所

萬子迂談

卷之八

十

領劉軍門卷發回另查爲順耳敝司催卷常套
似亦不可已者初非有他也某與翁公事豈不
知其委曲顧閩中論事人人殊而區區綿劣言
輕從中倡之莫能取信是則某之罪也來諭一
一祇領然須早結爲宜何如謹此奉復書不盡
言萬惟原察

與朱鎮山書

此中海寇近已底寧皆仗明公軫念舊游主持
大議遣將調兵推食之効也閩人感翁獨多然

小汎伊邇山寇結聚沙尤間久未解散萬一海上復騷動山寇當乘間窺上郡似尤可慮今暗俞虛江徒盜虛名不足恃劉草堂名將閩士人飛語中之良可惜焉初義烏兵蓋有所利而來其鋒自銳戚將軍偶藉以成功耳今荷殊恩輒爾稱病可異也兩廣復總閫遠不及事諸此想翁所欲聞故及之某碌碌無所建明枉銷歲月欲上書求解去輒止乃淹淹冀一調乘道還匡廬則至幸耳函函不盡下悃

萬子迂談

卷之八

十二

與周蓐崖書

山峯公仗鈞臺極力暴白足以取信想當有以處也屠大貞寧德事大可駭今委解紵絲適遲緩不審何似張萬目爲鄉官所揭事多過情正方疑信承諭更當爲調停耳敝省以敝郡爲門戶地磽民貧天下多事首當其阨城池糧餉二事甚可慮伏望留神地方幸甚某幸甚

與劉草堂書

公在閩前後斬獲勿論而解散功最大益天地

以生物爲心不得已而用兵所以生也今脇從被擄所活不下數萬人矣古人謂仁人之後必大豈不信然敬服以京師重地誠不可少公今此行甚協輿論惟節鉞早行幸甚幸甚

與讓溪軍門游公書

閩中去年事勢之難賴翁忠誠保全數郡及陳請兵糧遣將諸所事一一皆蒙上俞允非翁安得爾耶功成皆翁所造也具載兩院疏中今奉旨又溫煦有春意同川公素相知信當必有以報翁矣某等綿劣愧不能贊揚偉績然此心則不敢不盡也

萬子迂談

卷之八

十三

與汪南明書

延建上游閩之北鄉乃炎酷爾耶蓋公行者之勞卽憶居者之逸也山寇一挫卽可解散果如公所料則閩永逸矣公至建寧倘聞擢報幸不惜廻車至望至望

與胡梅林書

伏自丁巳歲入閩叨在節鎮之下今再入此中

塗炭已極望翁拯救不啻孺子之于慈母忽聞
解綬復嘆聞劫未盡值此慳緣也然翁忠誠簡
注洪烈懋昭風雷可待迎朝伊邇蒼生在望東
山之山知公固不得獨樂矣匪佞匪佞

與歐柏菴都諫書

閩中夏秋頗仗庇安謐今賊復連島而來海上
紛紛報警譯者謂倭衆初意欲搶瓜州犯留京
以圖大舉偶以颶風復抵閩海今舟師擊之可
半萬其半有奇登陸攻興化之仙遊甚急我陸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三
兵僅稱是勝負似未可決且帑金已盡地方一
切蠲停毫分無可追濟所望于廟堂主議救援
蓋萬分之急也高明以爲何如

與熊閣臬書

昨承手翰并詩法之惠仰荷存念感謝感謝今
天下屈指公可謂老方伯矣不見一推何也我
生不辰留滯海角歸田之念不減于公安能蓄
縮偃仰邪蓋將此舉矣他時乘八騶過江鄉其
無忘匡廬故人耳何如何如

與周蓐崖書

山峯公事在湘承尊諭極道達泉美意不知今
何以處之此中但候湘中勘耳他無可爲力也
前責尊覽頗爲敝郡城池亦區區桑梓之念未
蒙示允豈以錢糧爲誦邪或擇沿江一帶喫緊
者圖之似不甚費謹此附候再申前瀆餘不盡
言均惟台鑒幸甚幸甚

與杜晴江書

慚承公後正難爲繼淹滯固其所耳時方閩考
萬子迂談 卷之八 吉

業束裝以待敢他望邪昨郎陽問擬翁何遽中
變邪近聞言者復及星老并甘澤育吾二文此
中橫議復熾志士喪沮其禍未欲衰止明哲之
士常識幾微塞馬之失未必非福何如何如前
赴督府人便曾具啟奉聞茲再附候惟珍重道
德不任倦倦

與汪南明書

承諭知公間關危險固當殲滅此醜成功萬全
第連江館頭登岸報且三四百人焚劫漸近閩

安矣省中無一兵而南臺洪塘其能免乎會省
爲重且公信地又其能舍此而顧彼邪按院欲
促公回似亦不可緩惟公裁之且各處有警俱
匿不報會城忽見賊至殊可駭也何如何如

與盧星野書

小汛倭復大舉入寇萬有奇聲欲圖泉城我兵
單寡甚可慮且人不悔禍賊去輒橫議志士沮
喪人人以解職爲幸則閩中禍似未有欲已時
也閩考在即區區業已束裝相候獨念明公雅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五
器猶爲所擠我固甘心耳可嘆可嘆

與汪南明書

此中有江賊由閩安鎮渡江趨大義去欲與仙
遊合戚將軍途中不審相遇否昨福寧報至則
省城似尤當備語載關中連日巡院亦頻頻問
公來不弟輩未有以對也戚將軍若來值福寧
賊趨省却正相當耳何如何如育吾公何在近
聞言者頗及渠與甘澤二公藩司則星老馮老
也是又一番事矣奈何

與萬育吾書

來劄所云蓋人人知其寃雖同川公亦甚嘆惜
然無可奈何也昨弟與魯原公席間曾大發狂
叫爲公稱屈雖乘興使酒亦真情之發耳前所
云明哲識微諒高明裁之久矣近見邸報處分
二公俱閒任未審實否果實則公又得速行是
亦一快也代者尙難其人耳不知何日得行幸
相聞容遣人送至家聞老伯母近少違和不審
何似遠道老親從容爲望然雖離泉州前途暫
萬子迂談 卷之八 六
住可也諸候音示不備

與戚南塘書

途次傳聞大捷知露布在即不勝喜躍閩中從
此復都漢官頃北方多事正聖主推轂之秋枳
棘之區其當久留耶廿五日啟行至延平度歲
明發戒途連朝風雨而初六日方抵崇安明日
出關違教漸遠回首三山不任瞻戀

與劉大參書

弟仗庇躬轉楚中昨詣軍門行至福清忽傳尤

溪倭賊爲山賊挾往延平欲窺上郡蓋因大兵盡駐仙遊乘其不備理或有之茲欲乘新兵在道未絕依聲而行誠恐遲悞故不及復進良負鄙願謹此頌人馳報并致謝私軍門更望善詞尤荷至愛

與吏部楊原山外舅書

去役還承翁手札情意篤至親愛藹如也謝謝又承示佳編敬卒業知翁文章爾雅直欲追古作者洵非時輩硜硜語卽雍頌雜三百篇中誰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七

復辨之若講說勢論又卓有遠識而兵要一篇尤切時弊鑿鑿可行雖篇章簡鮮而諸體咸備讀之鏗然把玩不已所謂崑山片玉寧不知寶耶敬付梓人以傳然欲論敘盛美而未能也刊成謹繕定十部奉覽餘候徐圖并冀晤言不盡

與歐强齋座主書

某辱翁遠念門下士惠教備至恩義厚矣往昔某自奉別南向卽道路得先君報日夜奔廬荒邱卽不聞朝事乃翁被誣構一節漫不知曉逮

服闋來京向人求翁所在始得聞聽一二公論輒啣之切惟皎皎易污僉忌太潔而於翁又何疑哉大都飄風無形需之自定輿論可式與日爲期矧翁所信在平昔卽誣構一節業已章章在諸縉紳先生口耳計明明在上屬微車無何也然知翁蓋屹屹不爲動久矣使旋謹此恭候起居仰惟珍重道德以綏後寵

與陶四橋書

別來風雪滿途廿八日始得入關至崇安度歲

萬子迂談

卷之八

六

更聞興化警報深用愴情想在江城得侍明公之教從容宴與商論古今如隔天上矣閩中兵食乏甚憂時者可爲寒心不知畢竟當何以處也初二日啟行舍人還謹此附候

與杜晴江書

閩臬得承公後畫一之政具在第菲薄無能繼此芳躅爲愧比來病邁適地方多事蓋不自勝益甚南山之想近日侍星老時時論西曹舊游海內名碩必曰杜公杜公區區亦復自念得無

忝所同生則惓惓而未能也何如何如

與張達泉書

承諭閩中事初兵食將三者無一可恃今戚將軍帥義烏兵萬餘裹餉而來不日成掃蕩之績非公大度天下一家之心力主恤助何以有此使閩復見太平公之賜也感甚感甚

與阮山峯書

閩中極承厚雅感激于中末由報稱昨過桐擬得謝教不謂竟慳良晤也來諭祇領聞浙中已萬子迂談

卷之八

充

與畢松坡書

兩河地方不及楚中之半而事務繁瑣較楚爲劇祿糧則又倍徙矣棉劣之才應接不給不知將來何所底止新冢宰惓惓起廢又是一番事業聞當路評外藩以翁爲首早夜當有簡擢如某不才則未嘗有齒頰者南山敝廬歸興正濃

耳何如

與京師友人書

新撫院劉公六月二十六日服闋七月初三日在家起程十七日河南到任至二十日接新勅故事勅撫按三司等官則三司同叩頭拜迎乘馬前導坐名勅三司侍班不拜不前導龍亭行後三司官從便道往撫院門首候勅侍班禮畢隨出更衣入賀不意撫院大怒責驛丞不備馬令三司前導面責三司亦不言一揖而退隨赴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三

按院白其事按院述江西故事不拜不前導禮如前是三司未嘗失禮也而怒猶未解府縣官作揖復叱言出惡聲夫藩司宣上德達下情而貞肅百僚在外從按察司祖宗朝設官意也今若此士氣淪喪殆盡何以令下生爲班首是不可以去乎京師諸公坐廟堂趨臺省者固多而敷歷諸藩建立奇勲者亦不少生等庸劣固不足惜同袍之念不知以爲何如况以病軀益不勝任不識忌諱輒有乞陳伏惟台照幸甚幸甚

答朱鎮山書

衣也志大而才疎性剛而行直不達時務辜負
恩私加以命薄數奇竟墮奸計遂爲明時所棄
主恩未報臣節不終真天地間一罪人也乃蒙
垂愛遠遣唁慰惶恐顧蕙蒨之謗難明而
汨羅之冤誰愬小人合交以害正所謂翩翩以
鄰不戒以孚也彼拔茹之彙且奈之何安得濯
萬里之流洗百世之穢哉含情南向不任愧縮
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庶幾餘生不爲棄物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三

稍以報知遇耳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謹此上謝
不盡下懷

附錄

明正奉大夫正治卿河南布政使司左布

政使萬淺原先生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前
江西河南四川布政使司左右叅政奉勅督學
陝西按察司副使翰林院修撰編修國史官南
新市門人李維楨謨

維楨從先大夫游梁也萬淺原先生時爲方伯
而中丞某子甲驟貴不習事先生數爭之中丞
騎而拜璽書藩臬大夫以輿從故事璽書專賜
中丞卽中丞一人騎耳諸大夫輿自如中丞非
知也怒咎驛使語侵先生遂上書謝病中
丞內愧愴夫阿邑謂必先謝過而徐圖之中丞
屬移鎮介直指藩臬固留萬端先生強起當先
帝之元年迫述職行而讓就矣罷歸天下冤之
卒未有能推轂者維楨讀先生狀蓋不勝悲憤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三

也先生家九江故敷淺原遺跡舉以自號人稱
淺原先生其先爲宋翰林學士頃勝國萬一真
人寧三寧三弟寧五再傳爲明朝顯自潛山南
昌建昌四遷德安之宓田坂已徙郡城有爲貴
州普安吏目者鐘先生高王父也鐘仲子珍珍
子啟福是爲先生王父啟福季子位是爲先生
父父王父俱贈如先生官而築室匡廬蓮華峯
又自先生父贈公始贈公羨于財而好施里無
凶歲饑人人莫不祝萬氏有後者而張夫人夢

虹五色燭室中遂有身產先生與一女女不舉
矣明年宸濠反郡人竄走張夫人不耐攜棄兒
池中有老嫗收之謂夫人善視兒頃失嫗所在
衆以爲神孩提時拾得竹木輒鞠躬爲執圭禮
容楚楚可觀鄰有登第而門懸幟者問知其故
曰吾門當如是七歲受學塾師沈仁之所能習
所傳十歲許督學使者檄邑試良家子贈公以
先生穉弱辭先生不謀父兄私就試邑乃舉首
贈公驚怪過望爲諸生督學使者大司馬濮蘇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五

公亟稱之庚子舉于鄉明年成進士觀政刑部
爲法家言漢廷老吏弗如也大司寇奇其才欲
得爲曹郎而先生次當出知州事移文冢宰授
南京刑部主事尋且召北而贈公頻見夢心動
請急歸越九日贈公沒矣里人爲之語曰萬孝
子生知死乙巳除刑部其司爲山東山東人有
爲白蓮妖術者而丐分宜相子居間先生持不
可少司寇劉公諷先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先生正色而對曰相國子何所從妖人往還宜

對鞠劉公語塞而上方事禱祠土木虛儲位久
適京師地震條上封事數千言多嬰逆鱗不報
己酉遷員外郎其司爲四川庚戌遷郎中其司
爲廣東轄金吾獄金吾毆人死法應檢督帥陸
炳有寵于上驕甚使人屬免檢不聽左驗明審
金吾懼投井死炳大恚奈何死吾屬先生更揭
炳若不能率屬致殺人罪一不能正殺人者罪
罪二鬻獄而令獄不竟罪三炳恐乃已復有金
吾禽獸行而羞其子訟子不孝先生廉得狀反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五

坐其人故與中貴人歡中貴人挑炳言上大司
寇坐免明年計吏炳中先生冢宰所冢宰稱萬
郎嶽嶽不殺人以媚人吾黨之所畏也炳計阻
先生名益著同曹郎李于鱗徐子與諸先生爲
文職之其冬慮囚楚先生念楚距家一衣帶水
勅家人無得通一刺有盜以黃金投外表家註
姓名而去先生以金付黃梅令比至楚投金者
來訴執訊之立服楚官吏士民相戒無復造請
矣而先生所平反與生比視故額過當還奏居

上考癸丑出副滇憲事治兵曲靖分宜柄國詈其鄉人鄉人入座纒屬而獨先生不可得親疎其子銜先生媒孽之無端亦以是不畀善地而遠處之滇滇民苗錯居猜禍吏貪緣爲囊橐苗時時聳邊鄙先生緣俗而治吏習民安三年抱鼓不鳴稍遷叅政福建所部爲興化泉州兩郡倭犯興化先生并道至問帑中才千金而民不知兵城殊惡縣金募敢死士乘城而守下令四郊皆清野無資盜糧更伏奇兵待賊賊薄城守萬子迂談

卷之八

圭

功賜金幣甲子遷湖廣右布政使楚歲苦沉齋殍殣塞路先生爲荒政十二事上中丞其目曰請改停行平糶興工役留贖銀廣賑濟禁勸借蠲屯糧清餘稅省詞訟防寇盜安流移嚴勸懲中丞貫行之民饑而不害景恭王薨國屬內徙供億繁鉅將加賦先生白臺使卽以景藩祿爲供而首括所理贖銀三千金佐之民不病役充矣丙寅遷河南左布政使筦庫吏高下手郡國納賦者苦之而左丞不無私其羨吏益恣先生萬子迂談

卷之八

美

條家訓衍高皇帝之諭言而以時集家衆詔之
其不若訓者長跪庭下受罰不小貸家衆廩廩
用不犯干有司則又損百金隄三洲以爲士民
先而郡不受水矣德安邑學宮故地在河壩半
爲桑田形家言當復故不惜割督亢而學復還
舊觀矣其食不厭蔡藿皆手所樹藝五畝園中
物其衣裋褐敝補躬行節儉若田庚寒暖而晨
起必焚香望闕而祝曰老臣累官方岳奉職無
狀缺焉銖銖之報敢以江湖忘國恩手題草堂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七

之楹心懸魏闕三千里身在匡廬第一峯而聞
遠左中倭王師有得失口授孝廉嗣達方喜兒
幸得第南宮爲具奏庶幾効狗馬僕忠萬一屏
居三十餘年于書無所不窺其經濟大畧興理
學精蘊則有萬子迂談若干卷人紀新書若干
卷葺雙劍峯之龍門寺寓跡方外作匡廬圖考
戊戌夏初忽篋架上諸書惟堪輿筮策家禮數
表在座右已晨起櫛沐默坐舉燭命酒酒罷就
枕少選被衣呼諸兒來天地有根亦復歸根往

來生滅無爲之君人有烝海總歸寂滅長生之
人不死之藥安在乎此吾歸根復命時矣遂瞑
先生美姿儀而豐下舉止凝重外飲人以狎而
中有特操所職刑名錢穀米鹽繁細而一一精
覈經營四方稍見之烏寇西南苗而無知名勇
功折獄明允全活奚啻千人陰陽當封而位僅
藩服不及乘長安六尺輿嚴陸炙手可熱能與
之抗不爲禍而當皇路清平時爲一修口語小
卻者所汗馱錮之終身然游林壑年一世而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三

羸而以耆舊長爲祭酒表正鄉閭子如荀龍抱
及曾孫文行蔚然爲方內聞家豈偶也哉先生
元配夏隱君時中公女繼室楊吏部郎育秀公
女贈封俱夫人助簪者李子男子八人諸生嗣
善太學生嗣道諸生嗣大嗣龍嗣夔孝廉嗣達
諸生嗣适嗣升女子子四人孫男子十有六人
孝廉堯年諸生堯階堯仁堯封堯隣堯俊堯臣
堯輔堯欽堯一堯中堯功堯祚堯光堯命孫女
子十二人曾孫男子二人邦寧邦孚曾孫女子

六人所婚嫁俱右族詳狀中先生諱衣字章甫
春秋八十有一其生正德戊寅五月二十有六
日其卒萬曆戊戌四月十有三日其葬以卒之
明年十月初七日其兆黃田山之陽鶴雲洞天
所自卜自命也先生三典省試嘉靖乙卯則雲
南甲子則湖廣隆慶丁卯則河南所舉士爲世
名人非一楨最無似而治命以嗣達任狀楨任
志墓將無謂汙不阿所好耶楨何忍負志旣爲
之銘曰

萬子迂談

卷之八

无

九江彭蠡萬流所歸匡君之廬刺天崔魏灌輸
靈秀吐納清暉神降生賢昭受不違行有坊表
言有壇宇總統流畧囊括今古視草含香奔奏
禦侮勲名孔昭文武具舉相國太尉攝柄當軸
志在必伸義無受辱九關虎豹神羊可觸奮其
鋒距何有五鹿孤高廬嶽博大江湖孰謂斯人
而仕靡膺浮雲爲幻白日易徂顧天難諶訊之
靈巫天日錫公多男多壽五福三祝爵祿芻狗
純終領聞沒而不朽江湖廬嶽相爲永久

不孝男嗣善 嗣道

嗣大 嗣龍

嗣夔 嗣達

嗣适 嗣升

承重孫堯俊泣血刻石

明誥封夫人正奉大夫正治卿河南左布

政使萬淺原先生繼配楊氏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眷晚生趙師

尹頓首拜撰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三

余甫髫卽習吾里有方伯公淺原萬先生者以
品望特著稍長與其中郎孝仲並爲邑諸生未
几改郡庠與其弟南仲聲聞並藉甚余擬之雙
璧辛卯孝仲以書經領鄉薦丙辰以鳳陽治再
入覲課最余時備史館邸語中大第及家事始
知二君皆楊夫人出也因狀屬余誌銘余時以
請假將就道舟行亦復草草稽報者年餘按夫
人信州貴溪楊銓部女也銓部公諱毓秀家世
通顯其先楊大年以守建寧家浦城彥聰以知

嘉定家弋陽至世芳以守蘇州始家貴溪焉公以嘉靖丙戌進上歷官文選司郎中晚娶梁孺人舉夫人幼授女訓稍長工字畫曉暢文理銓部公甚珍之而難其配筭而未字方伯公以丙辰失元配夏夫人于貴竹而亦難其繼者近五年庚申叅閩藩過信州里中竟榮畢公與方伯公同榜以其事語之銓部公先是夫人之始誕也銓部公入直考功寤間彷彿仙樂異香衍瑤池會者及方伯公入信州忽夢遺女遂忻然可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三

其議以前後異徵兩不偶者隨任之閩之楚之汴朝夕敬戒以襄夫子執婦理無少怠時新婦董家政而先年夏夫人及副室李孺人所舉男女就傅者待婚嫁者婢僕侍命者紛紛左右料理執母道益肅且溫楊與萬並世族而貴夫人生而睹豪華不習閭里艱辛事而治米鹽佐滫瀡不少忽方伯公宦遊楚汴多捐贖捐羨以省公費歸來隄三洲置義田建家廟捐學址皆出諸俸餘括宓田歲租供祭享婚葬之不給者而

自甘於儉樸夫人持齋素躬饋紉鹽污緝敝以佐之與方伯公結草堂北山園蔬自足淡如也課諸兒孫以勤而戒其三子以兄姊之事惟勤家庭雍睦兄姊亦各忘其所自出者所生長男嗣達卽孝仲娶劉廣文琛女生堯一暨庶出堯父堯士一生邦儀邦伯次男嗣适郡廩生卽南仲娶帥貢士崇正女生堯欽繼傅孝廉一元女生堯蕙女一適諸生文士良孀居三十餘年夫人每以共姜慰之曰天以植女孤貞方伯公累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三

行積芳列祀瞽宗夫人之助居多以丁卯晉封今秩前夏夫人并李孺人各生男子三孫及曾孫振振競爽而長孫堯年以壬午鄉捷詳在方伯公志中不復述夫人生嘉靖丙申五月初七卒以萬曆甲辰十二月二十三得年六十九以丁未十一月十三日葬瑞昌縣大冲山之陽蓋吉兆也銘曰維夫人生瑞叶靈貺維夫人歸德叶儷伉維夫人性肅雍貞諒夫光俎豆夫人有相

萬曆乙巳歲仲冬日不孝男嗣達嗣适同兄

嗣龍等泣血刻石

崇祀鄉賢公移

欽差督理驛傳帶管提學道右叅政馮燧爲公
訪謚典事准總司關准布政司照會奉欽差巡
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王紙牌前事案查近准禮部咨文備移前來
所有應謚名賢已經備行該司會訪去後今據
單開議謚職名合行併發仰司卽將單內名賢

萬子迂談

卷之八

重

會同按察司并各道逐一博訪內有應謚名賢
填註事蹟讚語或單開未盡併同前行咨案事
理通行訪確固封送院以憑覆核咨部施行等
因奉此卷查先奉兩院勘案俱同前事依奉俱
經移行會訪去後今奉前因擬合就行為此備
由移照前去煩請查照將單內名賢轉行提學
兵備分巡南昌等道逐一博訪施行等因備照
到司移關到道准此擬合就行為此仰府照牌
事理將單內名賢卽行所屬逐一細查諮訪的

確內有應謚者填註事蹟讚語或單開未盡者
照依原行牌案查訪一併造冊呈報限文到一
月內差人齎道立等覆核填報總司移覆布政
司轉詳咨部施行毋得遲違未便須至牌者

九江府德化縣兩學生員公舉呈文

府縣兩學廩增附生員董斯民丁應瑞等連呈
爲舉曠世賢豪振久湮公論以翼聖真以光祀
典以勵風化事斯民等側聞百代人倫必文章
吏治兩有所憑而後品始真千秋藻鑑必生榮

萬子迂談

卷之八

重

死哀一無所缺而後論始定本郡已故鄉宦原
任河南左布政使萬衣精流五采之虹才叶三
珠之鳥照蔡東壁蜚香艷于桂樹桃花影組西
清轉和煦于芙蓉薜荔夢父疾而歸侍九日居
然嚙指之情因地震而抗疏萬言不懾批鱗之
怒緹騎驟貴按以殺人必死之條台鼎沸權力
拒左道必誅之請還暮金于恤獄楚江無呼號
之冤助供億以贖餒景國鮮驛騷之擾何以拯
湖湘之溝瘠非救荒十二策有起色乎何以實

汴省之倉儲非羨餘數萬金莫能支矣至于倭寇卒臨而再犯興泉之雉堞聿新本宦發指而殲渠朝廷之龍光屢錫以抗禮而飄然就道數卷圖書荷特恩而晉擢上卿九埏柱石闢草萊建祠堂歲時宣聖諭訓迪子孫捐俸廩置義田凶荒出租賑周宗族捐橐金以堤封郭雞犬桑麻割督亢以改蒲庠鳳麟槐棘讀迂談人紀諸集鬱矣菁華覽行邊輿頌等編卓哉經濟所在尙皆庚楚迄今猶說峴山大都本宦孝友端睦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三

明允篤誠學宗正脈接濂溪夫子真傳心障狂瀾續淵明先生高節心事質鬼神而對衾影出處關世運而酌斗杓所謂鍾匡廬彭蠡之精英而負聖賢豪傑之雅望急宜崇祀允協公平者也况三十一年兩學廩增附生員廖穀朱世德等具呈公舉復于三十五年隨據生員宗孔謨周嘉言具呈本府轉申學道錢蒙批覈實備文中詳本經具題今幸大典肇開正萬國儀刑之會况茲人心久鬱直一時總核之秋乞採輿情

以光重典庶先哲懿範不致星落于松楸而後學聞風自當雲蒸于桑梓矣伏乞採擇轉達施行

德化縣鄉約黨保人等公舉呈文

本縣當保王道大周文耀等連名呈爲人望久殷公論已定乞賜題請以隆祀典以風世道事切照本郡已故鄉宦萬衣原任河南左布政使居官清苦報政恬彝憫封郭淪濡建長虹各鄉因其利賴念里甲煩苦置什物當年由此安閒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三

足不履公門言利害不遑恩怨刺不爲私謁航山水不染塵埃孫與子登科特嚴清白之訓宗與族貧乏廣沛周恤之仁三十年宦囊置義田而惠族數百年基地改學址而興文事事快人口快人心在在立其功立其德屢經公舉于上未蒙特薦于朝公道不泯人心祀典當榮國乘伏乞俯賜批允登入鄉賢得在儀型之列親承文廟共分俎豆之光澤及先達風勵後人等情具呈本府

九江府德化縣兩學呈文

府縣兩學廩增附生員廖穀朱世德等呈爲崇祀鄉賢事切照已故鄉宦原任河南左布政使萬衣幼稟慧質早掇巍科奇才見稱于觀政之時直節懋著于爲郎之日夢父疾而歸侍九日孝格神明因地震而抗疏萬言忠貫金石力拒分宜之請左道必誅堅持金吾之刑殺人者死楚江恤獄封還鬻罪之金閩海防倭屢賜賞功之幣抒救荒十二策起湖湘之溝瘠而更生清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三

羨餘數萬金積汴省之倉儲而有備至如景國內徙扣贖緩以助供億之資倭寇再侵出帑藏以募敢死之士此尤應變之畫濟難之方也止因抗禮未乘長安六尺之輿隨荷特恩優進正治上卿之級園開三徑置宓田而贍貧親館穀郡英遵濂溪而建書院捐百金佐築壩桑麻日長乎蘋洲以百畝改學基樸械風行于蒲邑壽逾八紀德望與三老齊尊子占一經家法比萬石尤謹至今口碑載道雅聞行邊輿誦等編手

稿藏楹具見迂談人紀諸集愛遺四省尙留蔽芾之棠祠奉三洲久繫敬恭之梓伏冀俯採鄉評薦登祀典庶前修懿行久而彌芳後學聞風瞿然顧化百年之俎豆攸宜多士之儀刑有在等情奉批仰德化縣會同兩學從公查報

九江府德化縣兩學回縣呈文

府縣兩學公同覆勘得已故鄉宦萬衣世敦淳厚天挺英雄早掇巍科歷彰令譽憂深災異敢言不避逆鱗孝篤庭幃入夢何殊嚙指恤刑活

萬子迂談

卷之八

三

衆原非期于氏之高門積貯救荒何異汲公之矯詔文事武備著于防倭秉道嫉邪嚴于拒請遺經訓子允矣愛之能勞置產贍宗誠哉廉而益惠位居方伯勲勒旂常身處林泉恩覃桑梓茲蓋廣詢博訪既已合口同聲若非廟食薦馨胡以廉頑立懦况公論已確理合具結呈縣伏乞轉達施行須至牒呈者

本縣申府文

德化縣爲崇祀鄉賢事該本縣知縣譚作桂看

得故宦萬衣鍾靈間氣馳譽清時掇科名而奇才特著居郎署而直節遠彰抗疏敢言見純忠之格主夢疾歸養由大孝之感天關邪而左道不惑恤獄而囹圄無冤積貯救荒展矣愛國憂民之長策防倭禦寇偉哉揆文奮武之全才懋績已著于旂常厚澤更流于桑梓創書院改學基出幾傳之祖產濟饑寒助婚葬捐數百之囊金似此前型芳躅真爲後學良模用以祀于賢宗洵足光乎俎豆伏乞軫念輿情以彰風化業萬子迂談

卷之八

无

今取結前來合就申詳轉達施行

本府信票

本府抄蒙欽差提督學校江西按察司副使錢批據本府呈詳蒙批鄉賢重典近例禮部議覆事關題請尤宜詳慎仰候該府覆行確查另詳等因批府備票仰縣行學覆查回報須票

府縣兩學覆查回縣文

九江府德化縣儒學公同結查得故宦萬衣受天間氣爲世宗工廬嶽發祥一代文章山斗巖

廊著色兩朝人物楷模弱冠掄魁西曹筮仕立修纍牘誓九死以無辭天變陳言觸羣奸而弗恤殺人者死坐攬陸衛之鋒致令十年執戟左道必刑竣拒分宜之請卒成萬里投荒讞楚獄而發干請者多金水鑑平反允協備滇兵而懲頑慢者三尺邊陲安奠無疆當閩海中倭地有晉陽之沒及藩叅日虜民解聊城之圍功苑興泉名垂竹帛發龍政十二策楚甸更生貯常平十萬儲中州永賴景國內遷但以贖鍰代民供萬子迂談

卷之八

早

秋毫無擾黜酋再犯寧捐重資募士死風患頓平其中外敷歷率艱難克寇之區然宵旦經營盡清寧阜成之績久歸物望羣擬中樞緣抗禮于中丞遽來萋菲尋列薦于諸路益痼烟霞惜未殫帝佐之偉才幸已擅人倫之嘉譽清風三徑正論一堂田野望闕焚香樸忠愈篤歲時聚祠宣諭錫類無遺族瞻義田居然文正家法道昌外塾儼矣茂叔心傳繫念粉榆不惜捐橐金以隄封郭三洲衣食農桑醉心棫樸無難割督

亢以建蒲庠多士冠裳禮樂享年已踰八袞德望與二老齊尊教子各出一經家程較萬石尤譚振成人紀託春秋筆削之司著有迂談扶天地清華之撰甘棠四省尙留蔽芾之陰祭酒三洲會振庠陶之響芳名姤節炫麗藻于丹青盛世仁賢合榮華于俎豆事經屢核論屬僉同伏乞備察輿情祈申重典庶前光懿範行昭揭于千秋而後學聞風自興起千百世矣取結呈縣伏乞轉達施行須至牒呈者

萬子迂談

卷之八

呈

本縣覆查申府文

德化縣爲崇祀鄉賢事行據本縣儒學回呈到縣該知縣譚作相覆叅看得本官忠孝著于國家出處關乎世運崢嶸白簡當年之奏牘堪傳炳煥青編立朝之勛庸不朽泊閉門以著迂談人紀足未出三徑之園更開塾而遵周子濂溪穀不乏諸生之館義田贍宗族惠遍萬羅積書教子孫秀森蘭玉不留遺愛于棠蔭曷有生祠四省倘乏隆施于梓里安能血食三洲惟封郭

之堤如故此以民之不忘若德安之學重新豈爲士而不報合允僉謀以崇祀典仍取官吏里鄰甘結前來理合具由請乞轉達施行須至申者

本府轉詳本道文

九江府爲崇祀鄉賢事今該署印同知陳師孔看得已故鄉宦河南左布政使萬衣天挺英雄嶽鍾正直西曹執法迂權倖而百折不回南海禦戎殲倭酋而八閩無恐廣條陳以備賑恤一

萬子迂談

卷之八

呈

富鄭公救荒之良圖割督亢以遷膠庠一范文正造士之美意載考鄉閭善狀尤深利賴遐思闡揚聖諭振德移風置買義田弘仁錫類矧翰藻發千年之秘蘊甘棠留四省之餘陰據歷履朝野共聞崇祀典宮牆何忝已該本府轉詳本道案候在案後該兩學諸生申請前案與鄉保人等奉文具呈公舉到府行縣轉行兩學覆勘去後等因

兩學師生回縣呈文

九江府德化縣儒學督據諸生丁應瑞等覆結
勘得鄉宦萬衣理學淵源人倫衡鑑著聲司寇
止台鼎之沸權勵節虞凶發遺金之神蠹肅廟
玄修不憚千言忤旨鱗璫爲崇頓教九尾潛形
殺人必死嚴餒不敢燎原左道當誅陸變帖然
歛跡令興化無城而有城疇之力也使倭酋擁
衆而殲衆孰之功乎閩人垂淚說公年因讀行
邊之記楚囚交口昌公後共傳獄獄之書上救
荒十二策湘甸生烟貯常平數萬屢汴區鼓腹

萬子迂談

卷之八

望

籍景國供景國之役內徙而民不知以汴梁撫
汴梁之流民安而官不覺所歷汴楚閩滇之地
悉丁凶荒盜寇之時惟有是禦災捍患之才故
累拜紀錄褒揚之錫血食見崇四省人望已屬
三台執禮不阿寧挂冠而長往明農有素遂初
服而益恬足不履公門望清光而不得言不及
世事付月旦以無評封郭之頌甘棠覩長堤禹
功嗣奏德安之生樞梓瞻黌序文運弘開子姓
登科特嚴清白之訓族人告匱時推周恤之仁

慮惠無窮而有窮我田師范識窺太極而無極
建塾宗周歷三紀之鄉評公心不泯合萬人之
輿論直道猶存已經三十一二五等年生員廖
穀等屢次公舉業奉宗師錢駁查明覈止因陞
任未及允題迄于今所謂至于三至于四口無
異詞或議謚或議祀德有同好所當亟宜崇祀
以光大典者也等情據此又據約黨王道大等
結查勘得故宦萬衣古貌古心實材實德剪滇
熒馘聞倭振邦國之神威裕汴儲援楚殄培朝

萬子迂談

卷之八

望

家之元氣血食四省懸洽千秋既立功于時更
種德于里自兩洲之有長隄而桑麻底績自各
屏之備什物而里甲安閑使江民鼓腹而嬉遊
人心共感致蒲雋懷瑰而蜚譽宦德難誼結勒
至再至三而至四事屬咸知明例或謚或祀而
或褒情推共願從公稽考果爲允協輿情覈實
表彰求卽上陳天聽庶高賢不泯芳躅小民始
快愚衷爾舉之典光前砥勵之風昌後等情各
具呈到學該府學教授葉翔鳳訓導趙民信晏

士袁葉九成汪光榮公同查勘得故宦萬衣原任河南左布政使本宦人世珪璋朝廷柱礎覺世風多著述羽翼聖經服官歷有建明績垂政譜孝誠天植夢父疾而歸侍一氣感通忠鯁性生因地震而抗疏萬言懇觸捐租贍族家比文正之風詒穀表閭里有彥方之號其最大者捐橐金以築堤封江北滄海桑田黔首世蒙樂利其難及者讓宅基以遷學舍安邑龍騰虎變青衿無媿科名若此宦者倫常道德之兼修功業

萬子迂談

卷之八

望

文章之並茂據其宦轍所至尙尸祝之不衰矧夫發迹之鄉可崇祀之獨靳論緣衆定品以人高允宜俎豆于先賢之班庶足風勵夫後進之士等因准此又該縣學教諭彭言訓導司朝祚盧惟垣公同看得故宦萬衣德器渾成謀猷卓冠却兼金于恤獄諸犴咸得其平葺雉堞于禦倭萬姓再生厥命發奸台鼎挺然百折不回抗禮中丞飄然一去弗顧至于懿行尤見居鄉建祠堂置義莊式展仁親瞻族之令典助堤壩改

學校弘昭濟人造士之芳規學問淵涵見于迂談人紀等集經綸備具覘于行邊輿誦諸編其生也樹立能以垂不朽其沒也舉祀亟宜振久湮緣係公查勘報事理今既查明合就呈稟請乞轉達施行須至牒呈者

本縣回府申文

德化縣爲崇祀鄉賢事行准兩學督據生員并鄉保人等結查勘得鄉宦萬衣存日居官德政前來今該本縣掌印知縣江國選覆加查勘得

萬子迂談

卷之八

吳

故宦萬衣乃辛丑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恤刑湖廣歷陞河南左布政使立德立言總可質鬼神而闡天地之秘居官居里無非揭日月而篤臣子之忠讞楚獄齋暮金者銷魂備滇兵犯畫鋌者視魄逆鱗敢櫻屢上千言諫草沸權莫犯立成獨斷爰書備兵于閩十五日成城倭酋竟以就僇功何偉也移鎮于湘十二策救荒楚殍賴以全生德何大哉讀行邊輿誦等編詎只閩滇之人墮淚披迂談人紀諸集可教游夏之士傾

心直節堅持棄藩岳如敝屣林泉幽賞辟城市之喧囂囊橐豈其豐乎出金以堤兩洲惘然猶己之溺堂構未嘗圯也捐基以開泮水允矣作人之功置義田族人無菜色文正之後一人建家塾孫子繼鴻聲畢萬之後方大爲天子釀台鼎之臣方文子之文更美爲祖宗延湯沐之澤較武子之武尤神按其德施于民勞以定國應協惇宗之國典想其克扞大患克禦大災合報崇祀于民功屢經查勘不愧輿情一賜薦揚足萬子迂談 卷之八 里

本府轉詳本道文

九江府爲崇祀鄉賢事行據德化縣申據府縣兩學師生督據鄉保人等結查得故宦萬衣存日居官居里各德政事蹟勘報前來今該本府知府鄒志隆覆勘得本宦清貞亮節經緯長才

恤獻惟平楚囚稱無枉滯救荒有策湘民獲免流亡感地變而抗章忠期悟主夢父疾而歸侍孝可格天却餘羨以實倉厩澤固流于泮水謝私謁而誅怪誕法不骹于權奸平倭殲虜功高睦族恤鄰誼重門深三徑歸來自賦田園家授一經有穀以貽孫子築洲壩置義莊寧比求田問舍設家塾公學址庶幾詠樸歌樵蓋其所過者化尸祝既不泯乎庚桑卽今其死也哀禋祀豈忘心乎里梓輿情允協俎豆宜光緣係請詳萬子迂談 卷之八 吳

本道批詳文

欽差督理驛傳帶管提學道江西布政司右叅政馮燧批據詳本宦之清風亮節俎豆無忝第誦詩讀書而謂能知其人未也據詳本宦迂談人紀行邊輿頌等編著述甚多而皆未之見仰府速蒐緝卽日送閱以憑定奪繳

本府回道文

九江府抄蒙本道批據本府呈詳故宦萬衣崇祀鄉賢緣由蒙批本宦之清風亮節俎豆無忝第不誦詩讀書而謂能知其人未也據詳本宦迂談人紀行邊輿頌等編著述甚多而皆未之見仰府速蒐緝卽日送閱以憑定奪繳等因蒙此隨該本府蒐緝本宦存日所著迂談人紀諸集及行邊輿頌等編俱備取原刻擬合送閱請乞定奪施行

本道批府詳文

萬子迂談

卷之八

兕

提學道叅政馮燧批據本府呈詳看得故宦方伯萬公熙朝碩望末俗迴瀾積資以取方岳之尊居然布素到處而著安攘之績卓爾經綸槐棘望虛正是不以榮達介意枌榆慮亟畢竟先從宗黨加恩宜晉瞽宗用扶名教仰府行縣置主送入府縣學賢祠崇祀具由繳

本府行縣置主帖文

九江府爲崇祀鄉賢事抄蒙欽差督理驛傳帶管提學道江西布政司右叅政馮燧批據本府

呈詳本郡已故鄉宦萬衣請祀鄉賢緣由蒙批看得故宦方伯萬公熙朝碩望末俗迴瀾積資以取方岳之尊居然布素到處而著安攘之績卓爾經綸槐棘望虛正是不以榮達介意枌榆慮亟畢竟先從宗黨加恩宜晉瞽宗用扶名教仰府行縣置主送入府縣學賢祠崇祀具由繳蒙此擬合就行爲此帖仰德化德安二縣官吏卽便遵照批示內事理將本宦置立木主三座選擇吉日仍動支該縣公費銀兩買辦猪羊祭

萬子迂談

卷之八

辛

昂等項照依先賢崇祀舊規迎入府縣二學及德安該縣儒學各鄉賢祠崇祀施行仍將崇祀過日期緣由徑報本道及本府查考施行毋得違錯未便須至帖者
萬曆四十二年九月十一日本縣遵奉本府帖文轉奉本道批據擇吉置主備書本宦德行政績迎送入

孔廟右鄉賢祠從祀訖

萬曆四十二年十月

日

是書原名草禺子省府兩志所由列子類也草禺固象萬字然禺與寓通又禺寓屬寓木草禺寓非其所也

先方伯年二十三舉於鄉二十四成進士得刑部主事洊由郎中至道臬藩年四十三以劾嚴嵩奏不發再三乞休寓居林下三十餘年其詩有曰心懸魏闕三千里身在匡廬第一峰草野非其所也以是名書

意深哉 先觀察 先工部暨 先諸大

夫輩校刊名仍其舊未嘗易也後翻刻時改為萬子迂談又以修四庫書搜遺籍經本省書局改為萬淺原集書固猶是名皆非先人意也爰誌數語以附簡末云

嘉慶六年辛酉蒲月既望八代孫相賓謹識於嘉善縣署之西軒

萬子迂談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萬衣撰衣字章甫海陽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是集內編一卷通論天地造化之理及古今人事之變諸經劄記二卷上卷專解五經之義多襍採先儒之說如論朱子詩集傳一條本之王應麟論淫詩一條本之王柏論春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一條本之趙汴者不一而足然謂六經皆厄於傳疏其宗旨未免偏僻下卷專論律呂其云十分爲寸則三分損益之法不可行以之規西山之誤則頗爲明確其迂談外篇一卷襍論兵制屯鹽等事又文三卷詩一卷書啟一卷皆不過直抒胸臆不復計其工拙矣

萬文恭公摘集十二卷

〔明〕萬士和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年萬氏素履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履菴集十

二卷》提要

履菴萬公集序

古者六不作於無用有用之文每以真實心吐真實語於用當於事情口之所言皆其心之所為未嘗不工未嘗不古然未嘗組織麗為工詰曲聲牙為古也文之有用者如此詩由真性作其發乎聲也聲未嘗不成章然非尚綺靡專有意於成章也因景生情因情生白矢口而成而皆其性真之所流出以此言詩詩之至者也後代文人極盡一生心力雕鏤刻削以相誇尚而非大方家種之真色相之機軸詩則流連光景而已矣摹擬風雲月露而已矣反而求諸情性之真邈乎其不相似率自謂能登作者之

序

錫山何子德

堂然不免陷穽人屠叨寄人籬下卑
矣吾師荆川先生入館局之初嘗學西
漢為文學初盛唐中唐為詩其晚年所
取文乃司馬溫國公謂其質任自然不
求為西漢而未嘗不西漢詩取邵堯夫
謂其本性情而得之乎天機之自動不
肖似風雲月露之形然未嘗無吟風弄

序

二

月之趣味蓋詩文在人有益有不至有
人與文並至者有人不至而文至者兩
公之作則所謂人與文並至者也故先生
有取焉而吾友履菴萬公其所作實似
之蓋公亦質任自然其平生一似司馬公
為人外貌朴莊而中心信果若不類邵
堯夫飄飄然暢情於物外然胸中不挂

一塵又為人平易而和厚亦未嘗不堯
夫若也今觀其文凡所著稱所撰次侃
侃乎其確當灑灑乎其敷揚時宣洩其
富有之藏于中者必直而必盡又時或
論人贈送人也絕不喜為甘言佞詞一
切時俗世套語相從更詩亦嘗不工然
非酷意求工者所謂吟自在詩若公非

序

三

其流亞歟不離感遇應酬而皆至性至
情在焉渾渾乎三百篇之遺響也評公
作者謂公文若不經意而成而可與布
帛菽粟同為有益於日用詩亦言志即
言志亦若信口永言焉而可與黃鍾大
呂同其音調之鏗鏘公作在天壤間何
可廢既不可廢抑又何可以不傳也然

予與公同遊師門兩人者嘗並為師門
所稱許予實嘗與公莫逆其亡也以不
及狀誌其平生為歎今年春仲仲君
習持公集來白門請為序予惟知文知
詩者始能文能詩能知知文知詩者始
能評論其人文與詩而知其能文能詩
也公嘗與先師評騭古來作者能得乎

序

四

詩文之梗概於文能知司馬公不西漢
而西漢知康節先生暇為詩不求工而
工可當玉臺翁所稱拾遺君相頡頏之
二妙嘗序擊壤集刻以傳惟知之審是
以能為之輒中的予惟忝公同門同志
嘗知公之能知文知詩也是以亦自許知
公之能知文知詩能為之而為斯序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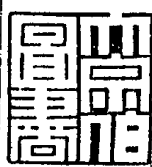
惟公為文一似其為人予惟稔交公知公
為人不能評公之文詩騷乎性情惟稔
知公性情之得其正乃又能評公之詩雖
然作每因人而重惟公品格高能為當世
重其為文為詩亦自將為當世重公自
有可傳又何俟予言乃能為公重始
可以傳何也歟蓋公於仕路每求退而得

序

五

進故於所作不欲傳而亦自傳公所以
取重於世類如此因序公集并及之
文名三篇詩五七言古律絕若干首編
輯而校正者某付之剞劂氏者某也
南京禮部尚書加

太子少保致仕丹陽姜寶撰



友人孚齋 王升 選

館甥 唐鶴徵 同選

門人 路雲龍 編次

吳達可

門人 李德元 校正

序 六

館甥 吳正志 叅訂

不肖 男 春 梓行

習 彙集

會

智

曾 同梓

萬曆壬辰孟冬刻于素履齋中

萬文恭公摘集目錄

卷之一 詩

初夏 以下翰課閑試作 玉河春水曲

曉霞 石磬歌

秋風辭 早霽望西山積雪

宿工文菴 以下兩京即署并在告作 秋懷

題邵古亭卷 宿善權寺贈萬鹿園

元夕夜步 乙巳除夕

同羅念菴游張公洞 送李孤山應試金臺 二首

秋日至南嶽感懷 游漢中

仲冬王惠二丈招飲 石屋卷和韻 三首

送邢北厓司訓還蜀 題陳地理觀物卷

毘陵送林平泉內翰 二首 蔣氏草堂

贈別郭文麓郡守 喜許教授年兄見過

贈蔣回春山人 贈南臯叔

薛明齋求說次韻 陳郡守招飲甘露寺

崔鎮道中即事有感 下邳書懷 二首

宿遷與郭舊守相失 吳水部招飲沽頭公署

舟中旅懷 滄州道中

送張來溪提學廣東 二首 贈吳小洛守潯州 二首

有懷王世新潘子言 同李唐二丈與平泉宅

送董後峰出守興化 送湯懷南落第南還

次湯懷南韻自述 送楊所敬令沙縣二首

送邵秋溪宰龍泉 送薛方山提學浙江

贈乞歸田別京交游 答林平泉編修見訪

送傅彭原山東憲副 贈華補菴郎中致仕

次林平泉見投韻 平泉再投復依韻奉答

平泉三惠詩教詞旨益玄戲為倡語答之

送蔣靜思任嘉興丞 送朱鎮山提學福建

戴太醫終慕堂作 同部僚餞朱鎮山提學

聞朱鎮山將過敝地尋覽二洞有感而作

趙柱野給事問余疾病余室種種不齊口號

南征暮宿鄭中寺 景州謁董子祠

贈西亭王子 登子房山有感

驛中詠暮鴉 贈王藥谷侍郎

韓尚書雙鹿應期作 鳳凰臺與張參議話別

游龍池次荆師舊韻 二坦菴為楊封君題二首

田家曲四首贈吳翁 憂後同友人至南嶽

重游漢川宿吳氏莊 堵明卿邀游南山酬贈

自述用前韻 讀康節詩二首

秋懷二首 解嘲荆師集內無名一首

寄贈萬鹿園督府 戲詠荆師射

再詠荆師射 贈火藥師蕭芝田二首

贈山西劉客 春夜譙華補菴宅次韻

舟中書懷東范僉憲 淮上會萬鹿園次贈

舟中雜懷十首 同范僉憲登石佛閣

中秋天津翫月 即事

寄卞懷麓 謁莊定山祠因題其集

游醉翁亭 寄荆川尊師

夢春兒 俚語求荆師批答

元日登報恩寺塔 送王職方率兵之吳

新正簡省中諸丈 俞南山太醫有

高廟之什諸公繼之余亦賡答五首

金陵訪徐蒙泉光祿 二祈澤寺同徐蒙泉登高

贈唐應禮用玄卿韻 通州逢楊安吾戶部

清江浦譙方金湖署 過淮挽萬鹿園居士三首

華補菴宅玉蘭次韻 王龍溪道宗見示次答

司中值雪王敬所惠副邀飲冠憲長官舍限韻

得燈字 以下江石 雪後登滕王閣用前韻

諸公聯句度以書懷 立春日書懷復用前韻

司中封印公讌次韻二病中用韻呈諸寅丈

春夜偕諸寅丈會飲司署寇憲長命余倡韻三首

寄別郝戶部赴邊登廬山寄九江方憲副

次韻荆師食江魚作湖州寄靜軒兄以下皆陽字

補菴投詩餞別依韻奉答併致祝贈七句三首

臨江夜分山行口號謁念菴有作見投次贈

次韻寫懷呈羅念菴萍鄉橫龍池觀魚歌

過長沙長沙至益陽道中即事

桃源至辰州即事過辰州

常辰道中界亭道中

羅舊驛次顧箬溪韻便溪夜聞水聲歌

清浪曉發值雨過相見坡

平越道中龍里道中

渡麻哈江次陳梧岡憲長暮歸

次梧岡兩坐獨坐用韻

用韻書懷黔中臘月用韻

貴陽邀陳憲長守歲游擷芳亭次梧岡韻

次梧岡除夕韻二首元日飲梧岡官舍

次梧岡元夕見招韻三日獨坐

四日五日

六日是日冬盡

人日立春次韻讌高中丞

栢臺春讌同梧岡咏栢臺紅梅

新添公館讀梧岡詩新添道中用山谷韻

同梧岡游萊仙洞游唐山洞次梧岡韻

發六廣渡寄贈孚齋王六丈

烏撒道中再宿路瀨館

石阡道中戲咏烏撒土風示諸生

又示任趙李三土生烏撒登望高山

烏撒即事登烏撒城樓

龍場謁陽明祠讀祭田碑次羅太史壁間韻五

自炎方驛宿亦資孔梧岡寄邱報感賦二首

訪馬心菴不過二首同梧岡訪馬周二道人

贈周徵菴居士別陳梧岡憲長二首

送陳石岡憲副入賀二首贈石南溪總兵四首

長歌行送鮑少參重訪馬心菴精舍二首

同臯村方伯石岡憲副看花劉秀才家十二首

贈陳近衡戶部三首麻哈州訪張鶴樓有贈

三峽重關別張鶴樓二首平越同心菴登高真閣

桃源舟中臘盡寄士立弟

貴陽遷官離任

卷之二 詩

赴石中丞春讌以下分次韻寄荆川先生二首

桃源道中二首 辰溪道中

懷化閣軍儲簿 題西溪宋公忠節祠二首

鐘鼓洞次陽明韻 寄陳梧岡方伯二首

沅州夜雨 沅州獨坐

聽百舌 沅州公署

寄題越大尹得月樓 自沅還辰

送沈僉憲還吳排律 桃源阻風六言二首

【懷卷文集目錄】

舟過壺頭雨至 夜歸

蘇黃渡偶題 月夜武陵舟中二首

桃川晚行 辰州上乞休疏

辰州官舍 庚申除夕

辛酉元日 二日船溪道中

三日辰溪道中 四日懷化道中咏雪

懷陳石岡憲副寄詩三首 辰溪道中

竹寨道中 將至黔陽

靖州道中 晴川樓遲胡廬山不至

同廬山夜行用前韻 用韻書懷

應城同廬山讌坐郭氏園亭四首

余之官江右守菴叔蛟溪靜軒養菴三兄王心

網姊丈唐壻玄卿姪時同送至京口適堵魯

塘經衛差回晤別江亭各賦贈一首以下江

協中堂春酌呈同寅二首除夕諸寅丈款協中堂

辛酉除夕祭祖 壬戌元日讌諸寅丈

二日廬憲副招飲 三日藩司諸公見過

江西得報去任 舟泊南浦信宿阻風

上元同楊少參翫月 洪都阻風次楊少參韻

書懷二首 次韻答既白宗室見投

【懷卷文集目錄】

送楊魏村少參北上二首以下廬憲家居時作

山居晚坐時乏酒 山居睡起

徐小痴道人歌 山居次孚齋王六丈韻

吳刺史號知餘索題 狂歌行送周遂初北上

壬戌七月既望識感 薛方山惠詩次韻四首

問姜司訓乞菊四首 姜司訓見和復答四首

題三鶴道人卷二首 禿髮二首

壬戌除夕 癸亥元日熙村

人日 初春六言二首

上元張燈 次韻答王字齋

初春

孚齋再慶前韻復次答

王君再示長篇用韻寫懷及吾兩人相與之意

心網王君至

喜湯懷南致新城政

咏牡丹次字齊韻

余宗獨無牡丹復次韻

再疊前韻咏花

出郭遲陔人不至

次答莫生韻

卧病鄉居周伯濟過訪

次王孚齋卓錫篇韻

孚齋用前韻見贈次答

李蓮溪七旬初度

漁樵圖為王孚齋題

題史貞女卷

思堂辭為蔣醫士題

送隆甫弟至都赴選

貴州李養正舉人至

履歷文集目錄

晚歸山莊

齊東書懷四首以下山東掌憲時作

放鵬二絕贈吳光祿

贈侯方伯入覲以下江右右轄

四十九歲除夕次韻

乙丑元旦次韻

人日次韻

藩司病起

喜聞永康家兄政

夜泊西江懷永康兄

傷仲兄養菴君

張曲江祠以下廣東左轄

過梅嶺

夜過觀音巖

舟夜

英德道中書懷

同姚憲副登小金山

肇慶登崧臺閣獨坐

高要迎陽峽

游七星巖

病中書懷次韻三首

客中謾述再用前韻二首

丙寅人日偕諸藩伯遊海珠寺二首

登越王臺有感

送大參程靜泉入賀二首

又言別二首

清遠道中書懷次韻

英德書懷復用前韻

題王孚齋一枝窩卷二首

卷之三 詩 詩餘

丁卯歲守菴叔同士立弟邵如岳表姪孫視余

金陵訝其來遲去速紀以是作以下南都總督糧儲時作

金陵贈林平泉太史

樂漁樵所辭

壽惠菊逸六十

贈王孚齋就選銓部

履歷文集目錄

同友人登金山

送火元卿赴山西憲菴

次存翁徐相公乞休韻

四首以下北少宗伯作

送林對山少宰赴任留都次徐相公韻二首

送鄭環浦司寇致仕 正法寺訪何古林不遇

贈華玄谷分司武林 送潘子謙分教武邑

戊辰除夜思博弟至 送周倣菴編脩使荆藩

送王新建出使過越 次韻答李雲壁二首

送王荆石司業留都 送吳汝礪改丞壽昌

送趙龍山太醫南還 送湯公龍改判遂州

西亭中尉投詩次答 送高南宇大宗伯致仕

衰病乞休 二首

病中謾述 二首

暮出都門宿廣惠寺

潞河舟中

河西夜泊

天津七夕

楊青道中

靜海夜泊

泰新道中

泊興濟感張外戚故居

滄州道中

東光值雨

臨清遇劉西坡兵憲

張秋作

張秋頌武功伯往蹟

羊山贈翁見海少司空

舟中與翁見海讌坐

平原旅思

桃源夜泊

東溪舟泛 以下少宗伯致仕時作

卷文集目錄

靜軒兄舉第二子

秋深訝惠弟逸不至

玄卿婿得第而歸學務近裏因讀其詩有作 二首

茅山上宮 二首

下宮 二首

一峰

二峰

三峰

積金峰

題靜軒兄湖溪山莊

游張公洞

游善行洞

游茅庵

游玉女潭

次韻答吳生 以下南大司成時作

送張嵎唼巡撫東吳

壽許石城太常七十

癸酉瀛洲仙會

壽陳母蔣氏九十

挽岳懷穆

挽卞懷龍

余舍無菊偶訪尹洞山宗伯寓見菊盛開

風落瓜棚臺上有短菊一叢

董幼海少宗伯將歸歌以贈之

蝦蟆庵獨坐賦菊 珍珠橋見紅白菊二本

周銀臺招飲看菊 賦黃菊一色

送唐潛玄卿使秦 三首以下北大宗伯時作

送別玄卿因憶諸子 送王孚齊出判成都 二首

孚齊別懷五言 四首 南宮秋忘示諸進士 二首

元旦朝賀 送董一槎游太華 二首

感遇書懷

致仕辭朝

解任還鄉

悼馬梁三年丈 二首

即事吟 三首

道中書懷

過徐州

冬至夕二鼓渡高郵湖

壽陸樂莘八十 以下宗伯致仕

丁侯為余視定墓地 二首

游中隱庵用韻 二首

七夕同王龍溪讌坐

三秋

秋懷用前韻 五首

贈玉音禪師

喜辰陽丁天門文學至

二子傲純外孫荷子

送隆甫弟赴福建臬幕

黃海南送櫻桃父韶

喜王孚齊歸住余舍 二首

游工文菴有感次唐師舊韻

生辰用韻

次徐存翁相公韻識感

書懷次唐玄卿韻

喜王音和尚還山

善權寺同陸五臺司空夜坐

同陸司空游善權洞

與陸五臺司空話舊

陸司空既別復留覽芙蓉龍池之勝余不及陪

金沙寺訪陸五臺司空已去

重到靜軒兄湖汊山莊次舊韻

寄張元洲家宰

游堵荆泉園池

陸西樵遷居次韻

贈高郵魏上舍就選

唐玄卿集目錄

十三

除日用韻

壬午元日次韻

新年書懷

立春黃邑侯送酒用韻

人日次韻

喜許子仁至

壽李介貽從舅八十

催僕田

金泰二學博同新進諸賢見過

二首

郡守蔣少虹至

送蔣少虹守韶州

壽震川周丈七十

李孤山餽新米

秋日雜懷

栢潭孫翰撰見過

贈吳鶴洲六十二首

壽內兄張思樵七十

示堪輿士

贈邵雲江

唐玄卿栢根二器歌

送外孫唐倣純會

王百穀投詩次贈

題吳叔行集勝樓圖

靜軒兄邀看玉蘭

顧涇凡進士見過

湖上口號

題新州守路伯際

挽王音和尚

游芙蓉寺

挽寺僧夢塘

送玄卿壻佐京兆

至日同友登文昌閣

用韻答王季齋見和

冬日書懷再呈季齋

用韻賦雪

用韻自述

吳女得子訝其無報

以舊服寄吳氏外孫

游善權洞

顧涇陽吏部見過湖上草堂

二首

題九松卷

蚊睫寓歌為姪旭作

雲間訪陸平泉宗伯

雲間贈莫中江方伯

西林寺同中江謙坐

壽徐少濱光祿七十

秋夜首二蝶戀花

秋夢 沁園春

寓目 謁金門

秋懷 水龍吟

旅館 西江月

雨夜 醉桃源

夜行聞蟬 卜算子

同楊魏村少叅登桐君山

臨江仙

咏釣臺 臨江仙

卷之四

二妙集序

重刻擊壤集序

續刻善權寺集序

貴州戊午舉人齒錄序

江西甲子武舉錄序

湖北民隱錄序

重刻陽明文錄序

毛古菴先生文集序

陳梧岡先生文集序

師暇哀言序

吳文肅公摘稿序

讀戴君伯常集序

李氏族譜序

送李孤山任龍門令序

壽王母夏孺人序

壽曾靜軒七十序

壽尊師後齋潘先生七十序

壽補菴華年兄序

壽右臺陳片山七十序

卷之五

壽尊師曹石菴序

送大司空葵峯黃公序

壽大司馬石靜齋序

贈周郡推視事宜興序

送林徐二先生序

送中丞盛古泉榮擢序

送大司徒鍾陽馬公內召序

賀少師存翁徐老先生一吊九年再滿序

送杭玄洲判南康序

送王孚齋司訓順天序

壽唐母陳孺人八十序

賀總制宣大右都御史金湖方公虜貢奏成序

送太子少保大中丞與川葛公致仕序

送王孚齋判成都序

送月濱李公祖陞任序

壽大宗伯陸平泉序

卷之六

盛古泉年兄轉北贈言

重脩都勻府儒學記

桐鄉縣重脩儒學記

蔣道林先生祠堂記

貴州文明書院義倉記

一枝窩記

石阡途記

萬氏墓屋記

重脩周孝侯廟記

常州府重開後河記

重建海會寺記

重脩工文菴記

重脩會真庵大殿記

卷之七

重脩通真觀殿閣記

示蔣氏二子說

純白齋說

食熊掌說

貴陽請馬心菴入主又明書院啓

廣東方伯乞休再上吳自湖軍門啓

賀徐存齋相公壽啓

答李孤山學博啓

上荆川唐尊師

再上荆川唐尊師

再上徐存齋相公	三上徐存齋相公
四上徐存齋相公	五上徐存齋相公
六答徐存齋相公	與薛方山學憲
與徐蒙泉學憲	與林平泉內翰
與王遵巖叅政	與張鶴樓主事
與王龍溪印中	再與王龍溪印中
與張內山學憲	與照姪
與徐華原方伯	再與徐華原方伯
三與徐華原方伯	與朱希桂郡守
與楊朋石卿寺	再與楊朋石卿寺
三與楊朋石巡撫	與黃泰泉宮詹
答董潯陽宗伯	再答董潯陽宗伯
與謝太東巡撫	與耿楚侗提學
與徐蒙泉少司徒	辭留都戶部運行文軸
答何吉陽少司冠	與吳疎山少司冠
答謝省菴大尹	與黃後山縣尹
與林念堂巡撫	再與林念堂巡撫
與吏部四司諸君	答西亭中尉
與歸震川通判	與徐見吾縣尹
答黃海南	與戚南塘總兵

與洪芳洲少司冠	與萬兩溪河道
與耿楚侗寺丞	與陸平泉宗伯
與張太岳相公	與李義河少司徒
答曹東村司馬	答王敬所中丞
三答董潯陽宗伯	與江荆石漕運
與丁存吾縣尹	與穆龍峯郡守
與林垠原巡江	答吳叔行門生
答路伯際門生	答錢時泰門生
卷之八 墓誌	
處士陳銅峯墓誌銘	邑庠生吳惟賢墓誌銘
處士王耕隱暨配萬孺人墓誌銘	
南雄府通判從叔容齋萬翁墓誌	
都察院右都御史陳芹山暨配楊淑人墓誌銘	
魯府紀善後齋潘先生暨配史孺人墓誌銘	
都察院都事石菴曹公墓誌銘	
知縣湯懷南墓誌銘	仲父為菴萬翁墓誌
陝西苑馬寺少卿周白溪暨配劉孺人墓誌銘	
庠生吳萊貽墓誌銘	光澤丞蓉川李公墓誌
南京大僕寺卿斗南黃公墓誌銘	
旌表節婦吳母屠氏墓誌銘	

贈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陳留尉墓誌銘

河間府學教授孤山李公暨配陳夫人墓誌銘

卷之九 墓表 墓碑附 行狀 畧附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訥谿周公墓表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肅胡公墓表

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古林沈君墓表

旌表烈婦王氏墓表 嚴母呂太夫人墓表

廣東按察司僉事王仲山先生墓碑銘

請贈叙先祖考妣慎菴翁郭孺人行畧

先考古齋翁行畧 先母淑人李氏紀述

卷之十 傳 像贊 誄附

吏部稽勲司員外郎伯兄希菴萬君行狀

吳母林太夫人行狀 萬氏始祖祠堂源委

卷之十 傳 像贊 誄附 祭文 雜著

尚寶卿東洑徐公傳 布政司都事杭順泉傳

中表兄王曉峰像誄 陸雪溪像贊

憲副黃容齋像贊 王季齋像贊

董一樣像贊

祭荆川唐先生文 祭羅念菴先生文

祭後齋潘先生文 祭徐存齋相公文

祭胡栢泉冢宰文 同盛古泉祭鄭澹師文

祭唐克菴大尹文 祭李後芳司訓文

祭陳芹山中丞文 祭華補菴郎中文

祭李所梧年丈文 祭史王陽太僕文

祭中表弟李省文 祭潘子德子敬文

祭唐二外孫傲心文 祭王母夏孺人文

祭姪女歸李氏二小娘文

祭吳母屠節婦文 南旺祭河文

張家灣祭河文 辰陽廢五顯祭土地文

江右祭土地文 嶺南祭土地文

歲終祭五祀文

卷之十一 表疏

書壁拙言以下雜著 跋胡廬山藏唐師詩卷

跋胡晴岡手跡 跋胡氏先跡

題靜菴卷 跋鎮心湯卷

自公樓跋 書吳叔行扇

書分諸子書目前 批監生卷

周孝侯廟碑跋

卷之十一 表疏

禮部主事乞改南疏 南京禮部郎中乞休疏

湖廣叅政乞休疏 廣東左布政使乞休疏

謝陞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疏

條陳南糧宜疏 禮部尚書自陳疏

遵 詔薦舉人材併陳用人要務疏

禮部左侍郎自陳疏 禮部左侍郎乞休疏

再乞休疏 三乞休疏

四乞休疏 陞禮部尚書乞休疏

再乞休疏 題崇儉去奢疏

禮部尚書自陳疏 題議歲貢考期疏

題宗聖後裔襲爵疏

卷之十二 奏 公移 論 附

覆新建伯從祀疏 題脩弭災異疏

題清查宗藩冊籍疏 題奏宗室擅婚疏

題減派蒼術疏 題勸習讀疏

題倪策假雕印信疏 覆楊尚書請謚疏

題陳尚書補謚疏 禮部尚書告致仕疏

辭南京禮部尚書疏 再辭疏

加賜勲階謝 恩疏

江右分巡二 論 湖北分守二 論

廣東方伯一 議 禮部一 議

貴陽改課論 附 天地之所以為大 二首

萬文恭公摘集目錄終

文恭公摘集卷之一

詩

初夏 以下 林月課

令節三春盡風光九夏同營聲尚流響雲氣已含峯

柳積長堤翠花餘雜樹紅南薰將暑薄初入五絃中

玉河春水曲

金門海氣開晴旭風暖冰消玉河曲清波浴日散圓

文堤上烟花水中綠年年春色御溝邊宮裡繁華清

可憐外人已道瑤池隔瑤水依然惜少年

曉霞

曙色鬱氤氳橫空積翠零澄輝流合殿散彩結層雲

樹襲千重錦波涵五色文誰言珠璧碎還是雜朝暉

石畧歌

誰將昆吾石倏忽變朝夕曜靈燭八紘周迴候光隙

羅列十二時規圓僅盈尺東方曙色辨初曦反景西

沉窺落魄坐知時日影中移不待堯階數莖莢君不

見官湖明鏡照人影宜都石穴生陰晴何如此處奪

天巧分明仙鏡開神京玉璫璫管久淪落上古羲和

誰比擬土圭尚憶周聖人靈憲還傳漢平子當時變

遷思入神無乃玄功遺石畧石上畧一何亟四時銷

鏤不可留一日光陰曾百刻今朝日晏難再晨明晨日出還易晏已知老大徒悲歡復愁歲月坐相尋自古紅顏惜白日自古幽人多苦心若使芳年可常待須應石上有停陰

秋風辭

銀漢皎明河蒼池流素波金飈一夕厲庭臯落葉多紛紛落葉墮朝霜忽言征鴈復南翔客遊遠道多彷徨况逢銀箭夜初長故鄉迢遞三千里怨別傷離殊未已既援琴兮寫憂復駕言兮出遊清商激烈兮翻增我悲原野蕭條兮游無所之但聞玄蟬泣露絡緯

後漢文集卷一

二

鳴千門萬戶擣衣聲天涯節物一朝變誰能對酒窮歡宴朱顏銷鏤不可留百川到海無西流年年歲歲長安道金門紫闕驚秋早榮名未得紆懷抱百年奄忽隨衰草少壯不再芳將離憂以生老

早霽出苑中望西山積雪 閨試首卷

拂曉出離宮輕馳度雙闕早春寒尚凝初晴流稍潔自憐起秘苑况乃事朝謁既歷瑤臺霜復望西山雪昨驚陽春瑞今見瑞光結麗景霽天末長空淨澄徹披襟一以眺悠然面嶺嶠積素炫層巒參差皆可別雲映疊晴峯風吹泛華月皎如玉鏡懸燦若銀河列

日觀何岩晃崇岡坐超越眇眇乘時豫自然賞心悅

宿工文菴

以下係兩京即署件在告時作

山寺蕭蕭萬樹深閒吟聊得與知音浮雲不住虛空相庭栢能諳入定心日夕寒禽喧梵景雪殘明月照高林對君坐覺塵緣息祇有松窓一片陰

秋懷

一雨入秋初涼風滿敝廬坐來常兀兀夢覺亦蘧蘧多病逃清世無材類散樗塵懷一以盡獨未廢殘書

題邵古亭卷

褐本人是葛天餘亭際苔文鳥篆書客到不言身世

後漢文集卷一

三

事遽然一榻夢華胥

宿善權寺贈鹿園註老子解

住來經月不言姓何處山僧尚識君世味摠看如逝水簪纓差可比浮雲行披禪衲聊同往坐向仙巖若可群何幸闔門瞻道氣求書應得五千文

元夕夜步

寂寞甘來久繁華亦是幽千燈分夜色一月帶河流笑語春風合烟花淑景留生平閉闥意且與俗人儔

乙巳除夕

去年京洛曾持節今日田園但偃扉萍跡暗隨塵世

換寒燈尚在歲華非一官未了猶貪祿百事無能總
息機三十光陰只如此浮生多恐壯心違

同羅念菴太史游張公洞

面面平岡暗綠筠花飛無處祇迷津偶逢丹穴千峰
出一上瑤臺萬景新奇象懸崖如欲動層巒奪目恍
非真攀緣幸遇蓬瀛客出外雲山自悵人

送李孤山應試金臺二首

爲後薄宦憶仙郎歸卧空山共草堂舊徑苔深容獨
往一車途盡不言狂身隨倦鳥機初息家住愚丘姓
亦忘經術須君能不忝好將三策獻明王

懷素文集卷一

四

早聞漢詔重名儒曾向明廷一上書則足豈能埋楚
玉敝裘聊復上公車試持佩劍看衝斗獨佇停雲念
倚閭自信素心今尚爾不將駟馬學相如

戊申秋日至南嶽感懷

白髮曾臨眺攀緣恨不窮那能覽愁鬢况復對秋容
雙樹依三徑群山亂萬松園蟬全泣露林木半驚風
嶺坐心俱遠巖行意併空鹿來苔有跡鷗去水無踪
雲岫層層住山谿處處通仙源遙吠犬僧寺隱鳴鐘
地與時常在人將歲不同亦知身易盡猶怨世難逢
寂滅欣禪定沉憂值鞠凶有懷那可見惟待夢魂中

游漢中

烟蘿深谷望長迷忽轉雙峯入翠微嶺樹抱天路
近源花香與世間違坐同怪石身俱幻行拂空雲思
共飛可是塵心今已盡攀緣日暮不知歸

仲冬王警菴惠菊逸招飲吳氏園林時尚有菊

一枝寒菊逢時暮三歲罹憂念物華跡逐浮生如過
半身餘衰骨對殘花王猷種竹應千畝惠子攻書謾
五車相與祇能憐我少不知樗散已堪嗟

石屋卷和韻三首

竹石縱橫曲曲斜偶隨流水見桃花不知鷄犬喧何

懷素文集卷一

五

處遙指雲中定有家

龐眉寂寞住松關野鹿溪鷗認可攀流水豈知心自
定空將雲谷響潺湲

三徑人稀獨倚闌春深修竹暗花壇新詩吟罷一無
事惟坐千峯待月看

送邢北厓司訓還蜀

祇因微祿報春暉留滯翻驚色養違萬里乘槎下江
漢百年飛夢到庭闌雲依鳥道丹心在路夾猿聲白
首歸獨有傳經門下士離亭立馬欲沾衣

題陳百川也理觀物卷

幾年湖海駕扁舟歷盡山川悠遠游若道
得興衰千古一浮漚

毘陵道中送林平泉內翰二首

別久休疑問訊疎只今吾亦自忘吾溪
伴山谷應從我姓愚已分衰材違畫省
窮廬歡言未遂懷人願極目江天又悵
六年京國遠知音一卧空山歲月侵握
試看愁後
覺聞言應悟別來心置身直比無瑕玉
益如思
早霖却羨微垣君入直令人遙望五雲深

蔣氏草堂

蘇文公集卷一

六

綠城萬井盡樓臺何處茅廬傍郭開看竹不妨人自
入臨溪時見鳥飛來春風短壁繫青蔓夜雨空堦長
綠苔自笑幽居機事少意同窓草共悠哉

贈別郭文麓郡守

繡衣持節權豪避皂蓋臨民法網疎門接郡賓心似
水身多道術貌如愚去思獨見徵書後來
政初漢史他年傳良吏君侯德化更誰如

家居喜許教授年兄見過道其行藏奉贈

池塘雨歇草菲菲寂寂山城卧病時車馬閉門長屏
跡形骸卒歲強支離素居正爾
同伴攜手何緣得

問奇抱拙揔辭詹尹卜十年留滯更何疑

贈蔣回春山人

眉骨稜然近六旬靜中偃息獨藏春一生
價卒歲無衣不厭貧三徑竹深希過客千金門冷寄
閒身勞勞塵世堪爲笑谷口還逢有隱淪

贈南阜叔

年來萬事盡無心獨向南阜托息陰午夢能通戲
蝶春風時聽嘯鳴禽身延賓客常虛席家入王租稍
剩金群從惟余叨最愛園花林菊每相尋

明齋薛君究志心學因以明名齋復求說於予

蘇文公集卷二

七

予正以不明自病因君之投我詩次韻問之
任教堅守口如瓶路到臨岐要自行夢裡鹿蕉無是
處管中星斗豈全明說輪對塔身猶隔合眼看花情
又生欲覓心源那可得還將此意問同聲

泊舟京口遇吳小浴徐古石時郡守陳目所招

飲甘露寺

江邊紫楫憐同伴野外招尋到梵天日落遠
樹雲開芳渚月歸船轉窮四磴逢孤嶼坐見
一筵久欲逃禪隨幻跡微名何事尚相牽

崔鎮道中即事有感

岸轉風逾急，川洞晚更驚。幻身已無著，塵跡夕嬰。
鴈度秋江月，雲飛故國城。鄉心今夜切，明發主程。

下邳舟遭水險書懷二首

曲浦逢孤渚，長河激急流。舫人一失著，回溜危舟。
心似枯蜩化，身如落葉浮。耻看驚怖狀，尚爲一生愁。
形質天吾假，漂流亦爾爲。那將齊物意，空作一生悲。
車覆螳螂怒，梁焚燕雀嬉。因茲觀世網，何處不顛危。
宿遷爲風漂，泊與郡守郭文麓相失。

江上逢亭長，傳聲謝故侯。如何只一水，猶自阻同遊。
嘿嘿孤燈影，寥寥萬籟秋。可堪當此夜，獨坐一虛舟。

吳竺源水部招飲沽頭公署即席賦贈

八

一官不就非無意，六載深藏只有身。貌自戰戰來，腰亦
勝心於靜後，見偏真。宦情祇覺如流水，世事徒知似
積薪。抱病嗟余應久廢，對君猶得望清塵。

舟中旅懷

客途何似北山居，笑此謀身亦已疎。計日母如投樹
鳥，當機全似掛鈎魚。思家漸遠清宵夢，拈筆頻抄老
氏書。一逐虛舟無定住，又將雲水望青徐。

滄洲道中

瀛海孤舟日已曛，飄然無繫亦無群。尊前對影逢初

月，天末懷鄉有片雲。賈客千家鹽市鬧，道人兩岸踏
歌聞。山中幾歲烟霞意，亦未全來壓世氛。

送張來溪廣東提學二首

幾歲孤踪卧白雲，足音空谷喜相聞。溪邊已謝漁樵
計，天上還辭鷓鴣群。白壁持來堪作鑑，春華落盡好
論文。謬叨同齒羞樗散，名教身扶祇望君。

六年山野復趨朝，昔日同官盡珥貂。青眼試看君
閱世，黃金誰羨帶橫腰。爲郎已重春臺望，問俗何辭
海國遙。獨有鷓鴣行尚愁，別朔雲烟樹正蕭條。

贈別吳小洛赴守潯州二首

懷春文集卷一

九

曾乘五馬出燕都，新拜潯江再剖符。楚樹朔風遙繫
念，殷勤臨別贈寒鑪。

何處江山入望迷，路經湘浦更從西。佇瞻征旆堪惆
悵，猶聽黃鸝樹底啼。

舟次清口有懷王世新藩子言二丈

月明川上靜無言，忽憶同袍一悵然。機合每從相視
咲，手談聊爾混塵緣。帝鄉獻策俱難遇，客路思君獨
不眠。弱質危途何意味，草堂應誦北山篇。

同李韋菴唐婁江燕林平泉編修宅

同志嗟分散，那知此更親。論心半世夢，回首十年塵。

昨過人爲日明當歲又春韶華應共惜何以示迷身

送董後峯出守興化

天涯鄉侶似星分十載同袍只有君世網驅人俱是幻春風憐爾又離群路經九曲尋仙跡簾捲空齋散海雲倘悟大觀應不染豈於作郡厭塵氛

送湯懷南落第南還

金門落魄亦何驚壯日雄心稍覺平隱几邇來猶喪我幻途何處惜浮名褐衣懷玉誰曾識寶劍衝星自吐精莫道知音終不遇期君三歲更飛鳴

次湯懷南韻自述

【卷之十一】

十

待詔金門春復夏日長閒館得棲遲遠遊稍悟鯢鵬路小隱聊甘鴟鷃枝炙日何人曾獻納停雲經歲念分離高襟幸接忘幽寂別後空齋又爾思

送楊所敬任沙縣令二首

與君交舊感知音相見京華意更深同巷春風時枉步清燈夜月坐論心朱門誰薦楊雄賦赤縣還聞宓子琴日暮可堪愁別處黃鸝轉盡柳陰陰

使君爲令向東閩首夏孤帆自遠征震澤夢回春草句武夷月滿棹歌聲雲開二水紆仙鳥花暗群峯繞縣城此去好尋高士跡江山千古憶延平

送邵秋溪宰龍泉

憶昨趨庭初識面桐江春色正堪憐舊游遠念驚千里一笑相逢又十年雲接仙鳬依帝闕地分星斗向龍泉天涯回首還岐路佇聽賢聲到日邊

送薛方山提學浙江

襟懷一見即依然世上睢于始覺偏憶昔慕君方總角邇來交我辱忘年身因謫宦名逾重語不驚人忍獨玄此去共疑還尚白豈知爭席已非前

將乞歸田別京交游二首

明時因病辭郎署堪笑樗材又不全歸計祇應看四壁上書還欲乞餘年名通仕籍今無分身謝山靈更有緣一與同官言笑遠惟餘清夢共相憐

【卷之十一】

十一

家貧豈不戀微官廢疾那能久素餐廊廟正須公輩重江山應放病夫看縱憐斗祿腰難折欲遂名途足已歸去息心無一事懷人猶自說長安

答林平泉編修見訪

曲巷容疎懶經時客不過猶嫌在朝市終欲遠雲羅機爲勞生息言因見爾多逢人羞俯仰那得強顏配

送傅彭原山東憲副

莫問塵途事聞君跡屢更違時因諫疏拙宦得賢名

佩劍鋒應盡屠龍術已成試言經國策還似漢營平

寄贈華補菴郎中致仕

籍籍聲名在士林乞身何事竟投簪浮雲比跡知同幻芳樹攀條好息陰萬壑吟來長抱膝一官罷後試看心慙不又尋忘年交幽徑何時許共尋

次韻答林平泉因余問疾見投之作

再逐榮名憶昔年禪定未忘機安心不住空還動到處方人是亦非興入郊原隨鳥跡夢回鄉國看雲飛憐君屏室容狂語問疾維摩得所依

平泉再投復依韻奉答

懷玉何人識

十二

懷玉何人識褐衣漢陰只是欲無機試言幡動爲心動應悟今非即昨非跣足靜從花院坐吟魂時傍藥闌飛可憐學道還岐路終歲勞勞未有依

平泉三惠詩教詞旨益玄戲爲倡語答之

一燈懸悟便傳衣上乘何曾落辯機勘破根塵無處是若求斷滅祇增非歸來陶令琴同調夢裡莊生蝶與飛此意倘能言下會本來無着欲何依

送蔣靜思任嘉興承

宦遊隣故苑且復樂平栖越鳥依南樹吳宮識舊題雲烟三島上鄉邑五湖西送爾難爲別燕郊尚鼓鼙

送朱鎮山福建提學

宦遊經省署聲譽徧儒林通介非依俗浮沉不住心身持名教去人被德容深更想談經暇虛堂聽朗吟終幕堂二十韻爲故太醫戴文潤作文潤今錦

衣楚望父也

少小業岐黃金門侍帝王還依上國寵去傍五雲鄉誰道攀龍近翻令愛日長忽驚千里計坐使寸心傷木靜風多急烏啼夜未央忠勤應有待色養竟誰將夢斷三聲淚魂消百結腸徬徨思內直匍匐就親喪始見舟戢壑俄看劍歌光梁園淒夕月楚客泣朝霜

入室音容杳攤書手澤荒

三

入室音容杳攤書手澤荒觀空吾有盡觸目感無方哀處徒攀栢貧時憶負糧伎高生可攝悲極世俱忘名與人同幻身隨念併亡猶傳死後姓空見某時堂薄俗還淳古顏波藉巨防我歌蒿里曲因廢蓼莪章尚論爲仁益欣逢福善常龍飛君有後今作羽林郎

同部僚錢朱鎮山於韋寺

端居經月滯塵蹤一笑同君野外逢暫解朝簪時倚樹遙臨花地漸聞鐘岐途堪學楊朱淚千頃爭攀叔度容別去思君還嘿嘿坐來栢葉與松風

聞朱鎮山將過敝地尋覽二洞有感而作

半畝荒廬舊，偃扉近將軒。晁負幽期忽，聞驄馬將尋。
勝翻使山人念遠，離洞口桃花應解咲。溪邊鷗鳥已
生疑，憑君寄語，一相慰陶令歸來，會有時。

因戲爲口號

一榻遽然卧病身，那因幻境更勞神。南華祇恐難齊
物，太白由來亦混塵。掛樹尚嫌瓢是累，說珠依舊爾
爲貧。莫言踈懶今成癖，蕉夢憑誰問假真。

辛亥二日南征暮宿任丘鄭中寺

曉入征途盡雪冰，暮經淨地笑逢僧。歛來塵跡還更

康泰文集卷一

古一

歲坐久禪機，獨對燈賈策未諳宜。自廢杞憂空抱竟
無能，瞻依猶近長安日，終覺燕臺王氣騰。

景州謁董子祠

得士爭傳漢武雄，名儒何事向江東。祇緣學術羞言
利，無奈賢王好計功。芳樹獨來尋舊里，寒帷猶得領
春風。憶君當日天人對，少似公孫豈不逢。

贈西亭王子

雞群獨鶴笑清臞，珮服翩翩又似儒。家是仙潢頻下
士，身同詞客自操觚。機忘鷗鳥爲朋侶，句就山川入
畫圖。若問別來還有得，六年逃世已忘吾。

登子房山有感

爲忠韓國還能用，沛公坐籌千里勝。英雄萬人雄
秘畧，師黃石成功伴赤松生。猶辟穀食死肯戀侯封
今古登臨內乾坤，指掌中蕭韓俱是幻。楚漢併成空
獨望雲門氣來吟，鶴嶺風不因悲狡兔。那得羨宜鴻
五月雖非約，他年會欲逢。今看遺履跡，應與圯橋同
驛中詠暮鴉。

贈王藥谷侍郎

康泰文集卷一

五

高懷那繫侍中冠，勲業聊將脫屣看。盡道冰壺堪比
潔，早開金液已還丹。江山何處非吾土，松柏凝然見
歲寒。蠶蠹可憐天下望，幾占公姓在朝端。

雙鹿應期爲韓尚書作

曾奏五雲驚太史，更聞雙鹿應懸弧。氤氳蒼色占靈
氣，次第丹楓有賜書。御獻名花綺席舞，將獨鶴戲庭
除。試看台鼎功成後，驂駕遨遊恣所如。

鳳凰臺與張秋渠參議話別

十載瀛州憶共登，依然談笑又金陵。不材散木空余
大，倚馬高才孰爾矜。往事驚心還似夢，炎途息跡已

如水千人終惜一枝足閱世方知三折肱浴下賈生
堪獨美吳中張翰早推能幽燕策馬綠胡營關隴分
蕃作漢憑千里暮雲辭故國一尊雄劍答良朋江流
千載無來鳳佛室經年有定僧豈厭卑枝栖鳴鶴祇
應遠志學鯢鵬角端壁觸真堪笑輟下螳螂定不勝
今古自多非與是乾坤那問愛還憎秋風正是尊鱸
美離思鄉關祗益增

游龍池次荆川先生舊韻二首

聞道幽奇在上巖天風鵬翼此圖南路窮更轉當諸
壑峯盡凌空駕小菴晴色遙分震澤水虎踪偏護祖

優養文集卷一

十六

師龕坐來驚怖方能定却比初登得解嚴

遠望雲蘿跨石巖復攀高處過山南眼前色界空諸
相定後禪心住一菴龍起正逢僧戲鉢洞深原與佛
爲龕湖山誰續高人句祇許孤峯兩闕巖

坦菴爲海豐楊封君題二首

武進令二
山父也

澹然無着見襟期不向人間蹶路岐心謝榮名蛄闕
角目窮今古世爭棋坐看雲影聊同跡行入鷗群更
不疑機事勞生余父息爲君吟遍打乖詩

風花遙憶子雲居坦坦幽懷一草廬勝事每逢真率
會題丘偏得姓名愚論心此日知同調傾蓋何年幸

接裾近識仙即拜家教循良作吏史甚書

田家曲四首贈吳翁七十

溪傍五畝足生涯叢竹陰陰處士家記得春來幽事
好灌桑纔罷又栽麻

斗酒歲來婦頗賢山翁今過古稀年請看兒女眼前
樂何用黃金肘後懸

一日一壺長獨醉溪花溪鳥總無言酣歌不識君王
力畊鑿閒時自掩門

一言能解鄉隣闢斗酒頻招故舊傾咲道尚平婚娶
畢布袍麥飯任吾生

優養文集卷一

十七

憂後同友人至南嶽

振衣又入舊山川世事浮雲幾變遷靜裡誰能空萬
古愁中不到已三年園花滿眼開還謝社櫟凌霄曲
是全一笑虧成何處覓夔蛟無故各相憐

重游漢川宿吳氏山房

歸來豈獨灌田園依舊尋花到水源入徑自迷還自
識將名題竹不題門童冠咏歌春正暮烟霞出沒我
何存山靈幸未嫌吾俗夜半松聲如有言

堵明卿邀游南山酬贈

君也何緣愛不能青山春到每同登竹林隨處堪移

烏雲水相忘好共僧食少肥甘臘似鶴字抄詩卷小
如蠅相逢盡日猶嫌少還約高峯最上層

自述用前韻

嘿嘿雖雖盡不能祇應臺榭許時登瓜田欲學青門
隱酒禁初開白社僧夢化吾生忘戲蝶寫餘殘墨飽
飛蛭清閒自覺勝冠冕踏遍峯雲處處層

讀康節詩二首

睡覺荒村孟夏時春禽變盡柳垂絲洒然俗慮都如
洗只有青山擊壤詩

乾坤之妙又何言鍛鍊奇功提一源無柰靈光湏漏
洩更教千古論精神

懷文集卷一

六

秋懷二首

無才近擬住巖阿豈是真鴻避網羅招怨祇因冠冕
累放心終是利名多庭前午樹看旋蟻林下秋風盼
落柯寂寞子雲吾又甚腹無奇字更誰過
自笑從前欠一長誤將名姓掛冠裳應來百事迴頭
錯觀盡群書過目忘井底浮沉蛙事業霧中呼吸豹
文章天機到處何嘗息便過浮生也不妨

鄉人有謂荆師集中無僕名字者詩以見意

荆師門百病難消愧鈍根往日是非希一

聘平生禮拜在無言文章悟後皆芻狗身世忘來只
本源幸此還期分席坐姓名不掛更何論

同門諸士獨吾愚沾腹殘膏一卷書望海始知秋水
小疑冰却笑夏蟲拘遺珠索也還誰得真訣來認
不如四十無聞心又懶敢將驥尾附名儒

寄贈萬鹿園督府

先事憂時意獨真幾年區畫暗勞神奇謀不售還開
口險難頻經只許身僧爲慈悲來借死家因散賚自
甘貧遙知近上便宜疏多是君王用老臣

戲詠荆師射

山西俠客射鵬手猶嘆吾師用術工持處虎蹲還據
石發時鷹擊又乘風印空絕影虛聞響落地無塵已
沒鋒豈是屠龍無所售幻來餘技亦神通

再詠荆師射二首

自詫健兒攘袂至幾人袖手互驚猜力欺猛士堪九
把臂似通猿擘兩開難在張機翻一定意存不射轉
多才文章武事皆無用問盡衙門長綠苔
世上何方不亂真紛紛箭手盡傳名空驚遠勢從天
落誰識師傳似水平覆肘豈令杯水動攀絃却怕樹
後門生似我安知術也向塲中妄品評

贈火藥師蕭芝田二首

少諳藥性遂通靈老去渾身是火精金汁鎔時經百
遍鐵酋聚處貫千兵水和流螢機方速風碎遙空鬼
亦驚破產技成無所用近來多難始傳名
誰度金針語莫憑驚驚無譜自多能非關力鎔鉛成
液自是天機水作冰俠氣負來渾忘老劇談玄處恰
如矜平主知已誰爲用憶得中丞舊姓曾

贈山西劉客

家居汾曲美長髯結客江南自少年入市何曾斷樸
性使鎗直欲過師傳論文意氣六堪仗對衆言辭每
不前自笑雄心灰未盡一逢俠客便欣然

春夜燕華補菴宅論文

補菴有作
因次其韻

誰曉音聲辨古鐘論文多落語言中競將班馬陳芻
狗又向蘇韓討異同煉火要真金更寫神得髓
何功眼前物物皆吾意豈是皮毛便國風

舟中書懷兼簡范中方僉憲

危塗還未息馳驅幾夜烟雲夢草廬對爾忽忘身是
客論心應笑世爲虛金歸大冶寧辭鑄擣遇良工自
合踈若問升沉都謝却只愁海上報軍書

淮上會高鹿園次韻贈之

歸漕府原司賦共說明時用舊人入定久甘清淨
味搃戎聊作化緣身論詩詞客還須讓報主文臣孰
比真自嘆山中猿鶴伴別來衰鬢六經春

舟中雜懷十首

幻世即虛舟蕭然作遠遊意齊鵬鷃適名爲觸蠻羞
初日寫孤樹長風破逆流隨緣信有樂何處欲銷憂
祇爲謀生拙風波托此身那堪群鹿性還作問津人
跡遠寡知己援孤類逐臣况聞鄉國報烽火正相隣
雲水杳無際鄉關望轉長風光今遠客節序又端陽
四十淹郎署三千指帝鄉且懼交舊會一爲醉蒲觴
陶冶由天做呼牛任世緣塵勞如不染遲速捲欣然
獨夜長吟月孤舟且涉川知音時一語猶恐落言筌
淮上一尊酒故人相與同那知禪榻伴却向宦途逢
身老兼羸病時危憶壯功寂喧皆是性許爾際真空
在世非無幸名師每鍊磨健忘由性耳難悟柰吾何
尊足今存幾矜心尚覺多可憐泡沫質歲月坐蹉跎
屯久師將老川長寇未窮孤潛仍走穴獸闢孰爭鋒
獨賦聞天詔供需困野農何時凱歌入萬里破長風
役役曾經戰臞羸只此軀無羶豈慕蟻有脛不添鳬
殘冷過纔覺糟醪醒亦舖官名成底用祇爲世人呼

借川谷因余姓爾愚林行逢衲子樹坐趨熊去
水山中意浮雲世上途終須賦歸去松菊未荒蕪
自慚非大雅敢謂無知音風月都爲剩蛩蟬各自吟
效顰徒獻笑學譜豈傳針古調今何在從來只寫心

同范僉事登石佛閣次壁間韻

閣絕層霄坐翠微攀緣耶得却炎暉遠疑岱嶽齊簷
峙俯瞰空雲傍檻飛塵隔下方心似洗境猶吾土客
如歸逢君坐索形骸外時笑時歌對解衣

中秋天津同薛明齊翫月

簾捲冰輪積漸高月華疑亦向人招三千幾處逢佳
客四十中秋是此宵爽氣天空星避彩清暉雲盡兔
明毫天涯對酒潭無賴自笑衰顏鬢已凋

即事

食貧久慣蓬蒿志處世那甘鳥獸群唾手鯨鯢誰得
計剖身忠諫我難聞白翻波浪江通海紅帶妖氛日
蔽雲欲獻九闕無一字空慙貪祿負明君

寄卞懷麓

圓冠方履作儒紳蓬戶蕭條晚更貧獻賦不嫌黃卷
誤相知祇見白頭新時乖和氏悲荆玉老去廉頗想
通人近日漢廷還貴少欲干明主却何因

江清謁莊定山祠因題其集

何處還聞擊壤吟可憐非古亦非今已將芻狗刊
跡却被鶯花漏此心盤裡走珠難著相鑪中鍊火更
求深後來又有秦人在豈止江門一賞音

游醉翁亭

北斗聲高共仰韓藏文千載有名山醉從賓客感時
樂詞並商周大雅還已露靈光增地勝空留形跡落
人寰我來何用嗟無及風景依稀似可攀

寄荆川尊師

廿載門生今我老從來法眼付誰曾微言幾度猜精神
秀悟性終須讓惠能蠢動獨憐憐隨萬物塵緣不斷落
千層乾坤生死還多少身世無端祇自憎

夢春兒

四十驚看汝今年是七春數剛知一二字未辨天人
愚蠢還經難寒暄祇會嗔別離潭未久幾夜夢呼親
俚語求荆師批答

文章未鍊我何心恰似秋蟲信口吟顰學西施裝百
醜馬經伯樂價千金病求郢斧慚無地意到高山剩
有琴說法欲參吾豈敢傾懷頻望海潮音

元日登報恩寺塔

壽同吾一歲深兩忘今昔此登臨已憑四望開明
眼漸入高層試定心江擁風花千里色雲輕城闕萬
家陰春光信美皆吾土聊放狂懷笑越吟

送王晉齋職方率兵之吳

東吳開府樹麾旌首歲看君擁傳行羽檄頻經衆
省毛雖誰復笑書生鬼方已動三年衆劍客兼收六
郡兵共看王師今奏捷海波從此定無驚

新正簡省中諸丈

年過四十尚爲郎無補明時鬢已蒼序列同官今在
上事關司署半多忘身名已付雲同寄愁思那堪日

懷麓文集卷一

五

與長幸有諸君容拙直豈能卻曲學迷陽

俞南山太醫有

高廟之什諸公繼之余亦賡答五首

正朔重頒二百年

高皇天授此開先日臨在照皆歸地龍去攀髯共仰
天松栢彩雲飛鬱鬱衣冠仙駕望翩翩臣叨獲載恩
何厚治變車書俗變種

詔書稱號戊申年氣轉鴻鈞象帝先 聖出么麼皆

掃跡功成黎庶摠忘天 御容似與翔雲駐仙仗猶

疑舞鳳翩一侍咸池聞廣奏齊心三月謝靈輿

虎踞龍蟠億萬年運歸 真主孰爭先化無禮樂風

行地治定冠裳日麗天玉執群工廉陞遠象馴雙闕

羽儀翩要知功德今高大臣劔親提尚帶鞭

胡運當時欲盡年紛紛名字我驅先試看勳舊都依

日始信王師是得天紫氣樓臺常隱見卿雲宮闕互

翻翻一主大業前無古千載餘威虜避殪

太平基業自何年堅陣初携縛也先南國妖星方墜

地中原 明詔忽從天功臣義重河山誓同姓恩多

花萼翩高世本無黃屋願群心慕蟻自趨殪

金陵訪徐蒙泉光祿於祈澤寺二首

懷麓文集卷一

五

十年踪跡夢金臺霜鬢經秋幾度催別後試看何所
得萬綠空盡待君來

蒼狗白衣雲有變寒巖枯木我無乖矜容自笑今非

故來處原非衆可偕

祈澤寺同蒙泉九日登高

禪林木葉落深秋交舊重逢亦白頭世態任從谿谷
變朋心還似漆膠投龍清潭水空諸相天放峯雲縱
達眸自覺一絲難挂處豁然身外更何求

贈唐應禮用玄卿壻韻

世人常苦才難足多技君方處有餘家藉長君堪授

法門無閒客靜供書玄中得數因窺象懷裡藏玆且
示虛夢覺不知周蝶處從教身世只遽遽

將赴都下通州逢楊安吾戶部話舊

客路經旬念別離暮雲千里見君時傾懷自笑人非
玉愛我偏驚鬢有絲塵世形骸真夢幻乾坤勞佚任
衰遲甲兵滿地干戈在回首江南繫遠思

清江浦燕方金湖戶部公館

顏貌高人冰作相衣冠野性禮如羅共將往日干雲
氣都付當筵對酒歌城堞有屯成塞域兵戈無路隔
江河何方得遂龐公隱變姓還須挂短策

過淮挽萬鹿園居士三首

憶從賜告住禪林頗怪詩篇春意深傳得韋家佳麗
句湧金亭下月前吟

謾將禪寂學盧能一遇時艱憤不勝曾將虎鬚身九
死危途仍共素齋僧

公飯僧千餘當渡
難作僧兵戰死

幾番淮上伴同游北道頻因地主留依舊山川人不
見春風和淚過揚州

華補菴地曹宅王蘭次韻

高竹舞女侍君筵冰雪爲肌占小年骨帶仙風歌綽
約魂招明月影嬋娟蝶忘形處還莊夢詩就題時當

爲箋多少名花香在室玉人如意此能專

嚴州舟中承王龍溪道宗見示次韻奉答

諸有因心苦未空欲將一字着何中兩端蠻觸爭雙
角萬里鯢鵬笑二蟲念有是非疑處進境衆喧寂悟
來同迷途何幸勤相示識得應無我與公

司中值雪王敬所憲副邀飲冠惕齋憲長官舍

限韻得燈字

以下江右
余憲時作

高低寒樹雪初增逸興王猷此並乘銀海祗憐身在
畫珠宮何處客傳燈

席間有墨
雪爲燈者

光連庭栢天疑近色

壓江梅月共澄憶在荆南當此景萬峯深處對山僧

雪後同冠憲長王憲副馮張二僉憲登滕王閣

復用燈字韻

雪暗峯巒景倍增冷然風馭我能乘江間鯨浪孤沙
鳥烟際漁舟傍寺燈跡剩雄文人去盡色空諸界水
俱澄王孫春草年年綠浩劫何因一問僧

諸公有聯句余復賡以書懷

清談夜方罷積雪曉同游復集簪纓侶言登帝子樓
色空諸相合塵土此生浮山脉乾坤接江濤日月流
雲間迷野樹烟際辨沙鷗白照雙蓬鬢寒凝一酒甌
王孫追往事天劫運荒丘天啓洪都燕風來賦客舟

繁華今已歇詞翰尚空留顧我憐同伴憑軒散百愁
壯心歸野馬吾道付滄洲今古朝昏俱興亡起滅滄
野人堪受斲杞國莫深憂尚有囊中劍清光射斗牛
立春日書懷復用前韻

那堪白髮與年增謾道參禪落下乘皓首未應鑽蠹
簡明光還欲借隣燈春風已負懷人願世路空教攬
轡澄一事無成堪自笑穩眠朝日總輸僧

司中封印公燕次王敬所韻二首

光陰搖落歲將移共戀餘懽坐曉暉暮景始知耽日
暇衰容猶自待春睇馬牛聊應人間世花鳥同司造

優齋文集卷一

五

化機一醉莫論身外事浮生已悟昨來非

即看歲月催時盡便覺山林減雪暉梅發早春寒漸
薄柳被朝露日初晞心因獵動難除習跡被鷗疑尚
有機笑問年來雙鬢色試方少壯是耶非

病中用韻戲書示同寅諸丈

來日漸少去日增麟臺功業何時乘一丸不斷古今
藏熄火常傳千萬燈偶遇病來慵性便忽然華落淨
恨澄牆梅庭月皆吾事何處蒲團又有僧

春夜偕諸同寅飲景山僉憲公署悵齋憲長命

余倡韻三首

鷄侶過從罷晚衙江城春宴對年華韶光近暮催殘
鳥宿雨凝寒遲落花文采慙非蒙霧豹塵踪聊學集
枝鴉放懷今古誰能禁爛醉乾坤逆旅家

世事黃梁消客枕年光白髮笑人生林間花鳥一春
思座上賓朋四海情話到功名還覆鹿飲無人我始
忘形寒燈昨日分新火回首鄉園旅夢驚

習氣年來事事灰尚餘花鳥費詩裁妍姪總入談天
口競病誰拘作賦才獨愧野人猶組綬却憐春色近
樽罍江山何處非堪賞況得名公盡日陪

寄別郝戶部赴遼

優齋文集卷一

五

逢君歲暮在潯陽客舍經春思渺茫雲水自憐傾蓋
切湖山不隔別情長分曹課稅因輸國絕塞驅戎遠
聚糧足馬莫辭行萬里懸知

天子重封疆

登廬山寄九江方憲副

我生性僻苦無愛只有看山常負債去年杖策過天
池吹雪怒風號萬籟馳書走報九江使拒客頗怪山
靈隘一春花鳥屢招呼官守縛人如桎械偶然取道
至南康登山却自山之背崎嶇復磴杳難躋出沒陰
晴經硯礪勺水未得口吻枯十步已愁筋力憊路窄

片飛底壑中露扶搖萬里徙南溟塵心盡失疑心在
初時絕壁訝攀緣及此視之皆土塊黃疇白水雜餘
照大地幻作金銀界石崖佛示萬古指虬枝栢結千
年益五老峭立勁且嚴恰似遠公持律戒葛衣我亦
參其間山意禪心默然會從來本甘鴟鷃栖一嘯始
識乾中大君不見周顛赤脚兩茫然塵世功名安足
賴杞人豈是好事憂造化無窮亦須壞不如遠跡入
深山醉吟日與青山對此中深意已忘言嗜酒淵明
幾時瘥題詩還復寄九江爲我點頭同一快

次韻荆師食江魚苦賦警平之作吾邑去郡百

里尚未得到

海魚還復到江潭詩報倭臣寄草菴令重官曹沾未
徧腹餘人血食難甘正恐漏網腥猶熾誰謂長鯨斬
不堪徒使遺氓爭十一何時荒畝更東南

湖州舟中寄靜軒兄

以下貴陽督學

霜天漠漠水漫漫萬里王程繁一官自識棟梁求士
速祗憐桑梓別家難鵲鴿原上孤飛急鴻鴈江邊隻
影寒南去夜郎音信斷何時書札報平安

補菴年兄七旬初度余未有以爲壽及公餞余

於河澣投詩送別依韻蒸各併致祝贈三首
繒繳難施羽翼橫逍遙物外作閒行戶常屢滿賓無
驛道在肩端氣已清一謝名途忘處老久踈阿堵見
來驚從知斷欲堪長壽南極占星倍有明

洞口雲挑拄杖橫溪邊人共白鷗行煙霞自放天機
長琴鶴曾隨宦况清業似計然心不染癖非杜甫語
還驚置身久在榮名外靜看浮沉眼却明

家傳法嗣不歌橫對客閒談總是行業割田園因贈
族身謀孫子只遺清醜爲腐鼠誰將嚇羅網冥鴻自
不驚從此光陰堪白首春來花鳥極分明

自臨江謁念菴太史夜分山行口號

旅寓行猶遠羣山忽已曠邊光難近火高曙但依生
身似迷途瞞言疑隔壁曉明翻兼法座一洗宿生腥

吉水謁念菴太史有作見授休韻會贈

落落晨星幾點明清風莽聽里間聲心期祗恐虛天
授我病還知即衆生貧爲交親分栗帛隱甘山澤謝
簪纓十年洞裏絲無挂留得寒中萬古情

次韻寫懷呈念菴太史

獨抱懷賢一隙明謬承先達引同聲不因閒地尋吾
樂空負高人共世生座上細論程氏語塵中欲挂漢

朝纓久安懶情頑無省見說往年亦動情

萍鄉橫龍池觀魚歌

以後詩另入一格荆
師此云讓汝出頭

楊侯邀我觀龍池方丈寒塘深見底忽然同隊戲游
魚碧玉參差間金鯉道人畜養二十年泉眼為腸石
為髓影含蒼翠半疑空側看渾身都是水氤氲纖月
烟霧籠婉轉冰盤走珠子托生不受漁網猜餘食還
分道人米道人偏袒時一呼撒換鱗鱗皆掉尾雖無
尋丈長以身汝身幸免枯魚市不聞湖口大鰾鯽肉
飛白雪登君几龍池龍已出雲去遺種猶不污泥滓
咫尺木覺江海寬一日得意帶千里我同楊侯一開
眼塵土襟懷淨如洗楊侯知我我知魚惜哉莊惠安
能此人情變態如浮雲世上榮枯那可倚出門為汝
囑道人莫動殺心驚汝死

過長沙

漢室長沙界越邊客程到此更三千衰遲自奉明
恩重樗散方知遠道全傷鵬可堪王傳怨投湘祗為
楚騷憐興亡從古無多感依舊浮雲過目前

自長沙至益陽道中即事

山行盡日無邨邑十家五家相間出逐崖平土事農
田接竹連茅作隣室鑿山開道不記誰來牛去馬何

時息晨炊未熟裹向途夜歸復送明朝客漢使
徵巨材數仞杉楠徑七尺丁科戶派誰不然吏到
門編甲乙近收新穀賣輸官十石一金寧論剗肉
醫瘡未敢辭傾家為國義所急山中寸草盡均徭更
求大木何由得

自沅源至辰州道中即事

閒花野草山無數何處桃源却通路漁郎再至已迷
津至今指點猶承誤孫皓克殘歷典午驅民不異祖
龍苦武陵最僻無處逃俎豆衣冠思上古飢人夢食
渴夢飲好事世傳皆盡餅祗言桃實果千年蕉鹿茫

三三

三三

然各不領只今天下非晉秦余亦蹙蹙隨風塵涉河
不是尋源客問俗知非避地人千里夾山常對面中
間道途通一綫稻梁無餘鴻鴈稀蕭條野菊荆榛徧
輿人向我前致語此處山川多瘠鹵居民舊已困征
徭近歲辰沅又開府開府節制三大藩羽書日夕通
至尊諸侯雜還致方物達官奔走趨其門聞道軍門
使人下狐威假虎兒童怕僕夫背面俱受鞭人須出
錢馬須價我生蒿目衰鬢早憂世無能漸枯槁仙源
不見見瘡痍使我形容一番老停車為爾且相慶近
來節度甚清正鳳背遠竄母汝驚烽烟不動蠻方靜

辰州

夾山開處是辰陽，冬月經行盡楚鄉。
紫鴈回飛因避嶺，黃花初綻爲無霜。
河流曲就湘江瀉，城堞高懸鳥道長。
北望長安如日遠，遙聞天使出明光。

常辰道中

問地漸知三楚盡，尋源始覺五溪長。
功臣遺蹟祠爲馬，伏波詞客留名渡。
是黃嶺水落，點蒼思舊隱，峯回征馬怯南翔。
經年奔走名空在，慚愧厨人饋五漿。

界亭道中

客裡青山似客忙，盤峯詰曲繞羊腸。
振衣遠涉三冬露，策馬平臨萬仞岡。
問卜頻隨漁父往，行歌不是楚人狂。
澧蘭沅芷停雲處，鷄犬歸村正夕陽。

羅舊驛次顧箸溪韻

肩輿經月白雲邊，豈是家無二頃田。
陰壑千尋希見日，陽崖尺五可攀天。
山中猛虎因風嘯，地下蟠龍待雨眠。
放達自慚非李白，夜郎謫去亦成仙。

便溪夜聞水聲歌

夜來聲響便溪睡，却疑萬竅風吹樹。
細聽千澗落孤峯，始辨泉流向江注。
崩崖出土勢已驚，束石飛衝驟加怒。
是何澌澌不斷鳴，雲擁雷車老蛟虯。
我從遠空

過流沙苑天陰雨，無朝暮十渡五渡，飽所經揭厲深。
不知數寧堪此夜枕上聞，似携家室蛟宮住五更。
颯颯毛髮寒那將，冷骨還侵靈故園。
南山傍兩溪時有潺湲，瀉情素烟波此際生。
客愁耳目殊非曩時遇，物華變換意未真。
只有徂顏隨水去，坐來達旦轉寂寥。
衰鬢道心無是處。

清浪曉發值雨

南荒坐卧盡諸峯，楚塞風烟曉望中。
萬樹經冬青自在，千山著雨翠偏重。
眼曾閱世將誰白，心未忘形覺有蓬。
幽討每傷行役誤，驪歌長似聽朝鐘。

過相見坡

屹立雙峯插絳霄，却疑白日羽翰遙。
天開石棧通荒徼，人雜蠻夷拱治朝。
馬渡重關塵世變，雲橫南斗旅魂銷。
驅車賴有文明化，銅柱何須數漢標。

平越道中

沒虎蓬蒿盡燒痕，崎嶇終日逐南轅。
雲端忽忽晴飛雨，岩下冥冥晝轉昏。
豐樹蠻夷分種落，危峯刁斗間軍心。
遠遊莫使鄉愁亂，客鬢如霜漸已繁。

龍里道中

身抱弓旌行萬里，却將車蓋擁諸蠻。
陰晴轉盼分山

色寒熱頻移到客顏路入思鄉如夢見髮同霜葉向
秋斑熊啼猿嘯知何處撩亂人心在樹間

渡麻哈江

出沒峯巒只莽蒼忽聞石壁暗鳴淙地流出峽聲常
戰山險逢川勢始降觀處真機心有象照來孤客影
成雙岷江待爾同歸海北水西吾豈變烟滯遠邦

次陳憲長梧岡暮歸

山深臘日易成晡阮籍猖狂更在途心似樹猿依處
定跡如空鳥過來無寒風隔面聞夷語暗火通宵傍
野蕪歸去不知鄉夢遠一枝何地欲棲鳥

次梧岡雨坐

萬里投荒又逼年雨中風色轉淒然遠山露頂朝雲
聚寒樹多枝夕鳥憐青眼每逢高士顧白頭猶對古
人篇已居塵網須隨世自笑凡胎不是仙

獨坐用韻

獨坐書齋晝至晡年來習靜笑岐途身居空谷聞人
喜形息繁陰看影無晚樹歸鴉翻雨霰寒林落葉印
苔蕪物華一霎新非故首似飛蓬感兔烏

用韻書懷

蕭疎種變不禁年那得閒愁計未然名路盡希當日

寵舞臺剛買後人憐家因道阻傷殘夢詩爲春來著
短篇材薄極知官忝竊敢將內轉羨登仙

黔中鵬月用韻

黔南風雨混朝晡萬里携家入畏途異域况逢年天
促少時空說宦情無一冬霧露衣猶濕三徑蓬蒿菊
已蕪坐對僮僕談往事夜深鄉語共啼烏

貴陽公署邀梧岡憲長守歲命小吏限韻賦詩
未須投轄學陳遵酒爲徂顏更幾巡節序此宵驚改
歲乾坤何地又佳賓卜鷄聊且隨夷俗爭席曾經混
野民一自名途來萬里白鷗飛去不相親

遊潁芳亭次梧岡憲長韻

梅破南荒臘漸消共尋幽賞寄山瓢池荷根在經寒
凍林葉風搖與歲凋閒坐草亭看積雪預思春水置
輕舸偶然問答成鄉語不是漁人又對樵

次梧岡除夕韻二首

年華常有唯世事渺難期顏色儀秦醜功名管晏卑
試心塵未盡顧影白空垂不及園中樹春來發舊枝
倏忽歲華移邀歡戀此時坐同君是客吟共景成詩
漸老驚春至無能愧性遲及今尋所樂莫學鍊形師

元日飲梧岡官舍

才愧非君偶年徒與歲長人如親玉潤室似同門
呼應隨斯世浮沉付彼蒼作詩逢大雅衰白意難忘

次梧岡元夕見招韻

遊詩陰陽歲後臨物華不改達人襟園梅已破江南
春鳥能傳太古音坐對玉顏難作伴醉和春色且
成吟若將世事浮雲看何處風幡更動心

三日獨坐

獨坐吾誰偶新年日已三樹聲喧白鷺林影落青嵐
問予聊占歲攤書且課男自餘無一事懶性也能堪

四日

首歲過三夕南荒寄一身鳬鷺明近日花柳暗分春
開鏡親華髮觀風藉紫宸遑遑何所問此地不通津

五日

五葉開真候天涯感歲芳村醪能醉客社酒競迎祥
性定參庭栢身浮寄野航祗餘詩思在春到百花忙

六日
是日冬盡

臘日今歸盡寒威已退尖氣隨春有信愁與客常兼
文賦雕蟲巧官衙繫馬廉衙思無以報敢歎遠臣淹

次韻燕高中丞

緣情同憶拜恩長此日衣冠取貴陽幕府幸陪山

燕春風先到習池觴暖歸楊柳初回色蟄動蛭游亦
整裳坐對芹芽思獻主不知何路達明光

人日立春

日候正占人天心亦放春斗杓隨震轉土脉受風勻
氣入昆蟲動陽回腐草新蠻方無絲勝鷄骨也通神
人日立春次高中丞席上韻

莫落人為日春歸亥作時氣當迎歲轉占應聚星奇
絲共金花勝光分栢燕危莫辭留夜醉萍跡坐難期

栢臺春燕

人日逢春節倍芳筵開臺幕集鵷行栢枝綠結風前
蓋梅葉紅嬌雨後粧火樹通明還照夜椒花分色助
迎陽幸陪樽俎親談笑坐見烽烟靜遠方

同梧岡憲長咏栢臺紅梅

茅舍幽閒質羅浮綽約姿一蒙華屋薦頓使錦衣披
嫩蕊容疑染孤芳性不移操高妨太潔品絕亦難繼
桃杏推先華冰霜是舊知雖言渥丹異自有暗香隨
標格人誰美精神我獨窺鍊仙驚換骨相馬識非驪
兩重脂全濕風翻讀半歌客酣紅並面燈映絳成帷
寒積鶯難至春初蝶較遲淡粧天所種生意雪能司
華髮遙憐汝朱顏坐惜時慣看非北土相對更南陲

赧色常羞俗緋袍豈後期向陽承照耀逼歲驚思
入幕叨陪識巡簷正詠詩夢將花共繞魂與味相宜
若比芙蓉採還持寄所思

新添公館讀陳梧岡詩因憶其別條忽一日

坐讀君詩思不禁只愁花鳥困搜尋遙知囊裏百篇
富別後春經十日深花氣靜時來砌畔雲光閒處過
城陰可憐不與鐘期共何處高山寄賞音

新添道中用山谷韻

高嶺疑寒怯薄衫危心未似馬安銜黃鸝對語將春
偶白鷺雙飛近我三冒雨正逢花意動觀風時接野

後集文集卷一

早

人談平生一榻無他志誰料微軀萬里南

同梧岡憲長游萊仙洞因次其韻

洞門高隱一峯巔開鑿誰知混沌年吟嘯他時留有
跡色空此際澹無緣白翻石壁龍蛇掛陰覆烟蘿虎
豹穿最喜同遊逢吏隱常尋方外伴雲眠

游唐山洞次梧岡韻

春游逢勝境坐久白雲蒸幻影照孤壁蓬心對古藤
羔歌天欲墮石掛地何凭貪賞不知暮蠻村見遠燈

發六廣渡

滿路休離擁我前語音還藉舊人傳

漢人先占籍夷
者能通漢音夷

王明有法驅羅鬼衰白何方辟瘴烟啼鳥豈
知悔遠客飛雲只解送流年臨河疑是江南景壁石
磷磧上小船

寄贈孚齋王六丈

矜拈儒術掛衣冠羅網原非性所安時暮已知難可
念交多翻覺爾為難留將上坐延窮鬼驅得狂瀾轉
急灘皓首相期知不負放懷天地幸同看

烏撒道中

地當高處峯隨轉雲到窮時路更賒夏半火刀方佈
種晚來牛馬不歸家瘴烟寒鎖蠻村樹嵐霧晴迷客

後集文集卷一

四二

子槎千羽未能馴鬼國祇貪關市中益茶

再宿路瀨館

山漸入深如避世館曾經過似歸家曉來一雨青如
洗更著棠梨萬樹花

石阡道中

臺巘有凹雲住滿深林無路鳥成家人心自與風光
別落日烟波泛遠槎

戲咏烏撒土風示諸生

路入青冥積霧多地經沙越萬重坡山陰天氣寒無
穀土性人家畜少鷄蜀販負鹽通鳥道吏耕畧華當

履綈却逢誰士言詞古試與乘風一詠歌

又示任趙李三士生

禮樂 明時百歲多封疆萬里接祥柯誰言沙越終
蠻徼漸有文身入漢科馬得名駒生異種鳥移幽谷
上高柯不才豈是諸君鑒耶為 王家作網羅

烏撒登望高山

地形已據萬峯高更上層巔我亦豪慣喜巖行如鹿
性漸移客坐占雲坳望空遠塞因無礙興入平疇似
有遺自覺鵬搏風在下未須鵠鷗笑蓬蒿

烏撒即事

卷一

四二

軍屯之外盡夷方夷婦同爭鼠馬場滿地夷人生牧
盛遠驅虎豹放牛羊

登烏撒城樓

盡日重巖轉翠微夾山偏側送征衣晚來試上高樓
望落落乾坤似解圍

龍場謁陽明祠讀祭田碑次羅太史壁間韻

先生何事到蠻村踪跡天留萬古痕聽法有人夷豈
陋登堂無物我憑軒頑軀已恨生時晚遺像還疑印
處溫若道傳心應不易新碑猶自落空言

自炎方驛暮宿亦資孔

遠道資人力扶持萬嶺中仗隨徒隸亂輿放僕夫空
途窮 舍車 雲動嵐移黑霞收樹斂紅祗貪趨館宿未暇泣

憲長陳梧岡見寄邸報有感而賦二首

常懷孤憤意何如又見 明時兩諫書縱使杞人憂
國過不妨

聖主鑒臣愚傾陽葵藿心偏切撼樹蜉蝣計已疎
闕下群公誰顧惜承恩出入佩金魚

不惜言輕聽者難欲將蚤力負丘山波濤汨沒看孤
柱虎豹深巖閉九關爾為憂時忘膽裂我非識面覺

卷一

四三

心寒 天恩 祖澤終寬厚願恕狂生放早還

同梧岡陳憲長訪馬心菴道丈不遇二首

一榻蕭然歲月深玄言未扣已忝心豈知物外千年
事却在城南十畝陰屋後高山原淨體門前流水是

誰音我來值爾穿雲去悵望仙踪不可尋

學道從前不戀形衰軀頗受二毛侵還將世上忘機
伴來扣松前定者心身帶白雲常滿室手栽瑤草已

成林蒲團作活終非計欲問玄關試此尋

同梧岡訪馬心菴周微菴二道人

憶卧雲林性遂耽十年丘壑恣奇探未知面目于今

在且喜朋徒出定叅避世幽人三草徑了心居士一
茅菴問君試借胡床坐却恐頑軀又落貪

贈周微菴居士

年過八十體逾輕猶向人間學接生幾歲安心經一
卷中宵鍊氣月二更每依真訣占胎結遍覓名師只
步行仙籍會須終着姓知君原是歲星精

別陳梧岡憲長二首

自愧迂疎非世情對君偏得愜平生每逢花徑尋源
入時扣僧居並馬行地得姓名山水重詩成金石畧
神驚天涯別爾鄉愁亂况是交游蓋始傾

發卷文集卷一

四四

幾夜中庭坐月明論交不盡古今情徒聞執法三年
滯常見朝天萬里行遍記人才心是史因憐民瘼
語如爭別君回首堪惆悵南北風塵未息兵

送陳石岡憲副賁捧入賀二首

遙遙嵩呼拜御前遠臣今日復朝天身經蠻國
八千里官憶鄉曹二十年漸近

至尊如夢寐試看同伴總貂蟬賢勞淹滯君偏久此
去應逢聖主憐

樸木經春宿嶺巔入朝猶帶瘴鄉烟且歡

帝德天齊壽同是王臣爾獨賢暫到玉堦恩自重一

辭金闕意常懸我懷片瞬無由獻願逐仙旌向日邊

贈石南溪總兵四首

身繫安危鎮一方姓名四十徧南荒擁旄早作登壇
將選騎行時校獵場推食撫苗成愛子散金買士每
傾囊長心構穴收功處龍劔霜寒夜有光

自笑毛錐性不長少年脫穎奮戎行三邊節度稱開
府累歲勲勞入薦章賞賜盡歸麾下士韜鈴暗合古
人方寄言廊廟休南顧老将廉頗食正強

氣爽音清出衆才目光炯炯射人回一方兒女諳公
姓幾處天酉款將臺官俸不私家室用璽書時下

發卷文集卷一

四五

闕廷來共看幕府軍民樂談笑風塵靜酒杯
約信不欺廝養賤平生只戀聖朝恩功標銅柱爲
名將手握兵符在故園江對棘門喧畫角日臨戎陣
閃朱幡南方藜藿應難採獵虎長看壯塞垣

長歌行送鮑鏡石少叅致政

君不見獵夫操弓入虎穴力扼虎吻摩其鬚又不見
波人沒不到海底遭龍眠探龍珠吁嗟利孔禍所
伏決手一搏拚身軀世途無處無險阻浮雲蒼狗成
須臾臨高士漢朝吏積薪頗類汲黯迂飛鳧分署
十年事走魯游滇萬里車既不能策足登要路津又

不能爲促作轅下駒羞曳侯門屨寧吹齊國竿人間
富貴只如此拂袖辭榮學兩疏一朝上書乞骸骨
天子賜告還鄉閭自言四肢縛如解臂鷹脫韉縱翼
初破除煩惱風塵外收拾精神俯仰餘山可採溪可
漁六六烟月浩無際短褐黃冠稱野夫光榮衰謝盡
忘却只向真源問故吾是誰傳此不落莫良工寫入
江天圖送別黔陽歸隱處富春雲樹連西湖披圖感
事坐太息恍疑置我孤山廬樛才豈是犧尊具嬾性
從來禮度疎鸞鷖作伴同行立牛馬隨緣任應呼他
時尋爾武林曲一笑相看兩腐儒

重訪馬心菴精舍二首

卷一

四六

浮沉經月壓書塵足馬還尋野外春鍊性也須居鬼
窟參心直欲轉冰輪江流靜照觀時影竹徑閒留步
裡身日暮忽迷歸去路如君豈是避秦人

煩君應接莫嫌頻落落乾坤共兩身溪鳥浴波時正
午山雲讓日氣將春坐同淨几因忘我行到深林更
少人對景欣然非着相從來蕭散本吾真

同臯村方伯石岡憲副看花劉秀才家十二首
兩年春季住南荒每爲尋花杖屨忙看得碧桃千樹
種逢人常自說劉郎

少小栽花兩鬢星只今疑是百花精共看紫綵能驚
眼不道青叢更有名

相要仙客看花來俱是幽人抱甕栽不怕狂風吹欲
盡林間無數待時開

千種收來插滿庭萬般開處錦成屏主人百遍看難
厭更向花間著草亭

老幹虬龍尺許根移來嫩蕊長青盆等閒粧點知多
少一任人看不閉門

疎籬故作群芳隔小圃還將曲徑通最是惱人無賴
處黃鶯啼破一園紅

卷一

四七

花色醉容逢日暮名花不語我無言却疑身入金銀
界蓬鬢光寒對影翻

時到枝枝巧闢新深紅淺白各分春散花更覺諸天
近探賞還同四海人

獨木趺趺坐翠微春風搔首戀芳菲不知醉向花間
轉但覺餘香滿袖歸

檀心盡吐金鋪塢玉質半嬌珠走盤斜日沒枝高士
醉涼風吹鬢任欹冠

手中造化放春回接得孤根便結胎雲錦千層仙織
女摩尼五色佛如來

歸眼空花半不真肯教枝葉又生塵
縱然索得形骸外應接頻頻亦損神

贈陳近衡戶部三首

太學交游遍四方歸來鄉國故情長
虞卿棄相頗稱俠若棄官曾點能言本是狂
年值知非傷往日姓曾驚座憶爲郎
雄心苦覺常飛動暗路投人憐夜光
精衛終身意不忘黃金百煉始知剛
少時賈誼憂爲過近日王公醒亦狂
萬里網羅傷羽翼一斑虎豹見文章
如君才力應難敵肯向人間迷望洋

南荒相次衆賢興詞藻仙郎更孰勝
名大翻令生世

【履華文集卷一】

四八

謗命窮應是被文憎杜云文章憎命達歸家自咲猶存舌

病還因得折肱試看鵬搏終九萬
虞人何處欲施矰

麻哈州訪張鶴樓有贈

緘素頻將意未忘見來眉宇更清揚
一封排闥稱

狂士數口携家住瘴鄉壯志已看爭
日月芳心翻得

試冰霜餘生尚荷

君王賜遙夜常瞻北斗光

三峽重關別張鶴樓道丈二首

傾蓋相逢一宿離涼風天末繫吾思
文非用世投

魃食不充饑藉蕨芝報國有心承重
譴倚門何

是還期望君佇立堪垂淚馬上空吟
陟岵詩

誰道儒生坐自拘匡時三疏直臣俱
闕山有夢悲妻

子薪水無人病僕夫萬里敢辭勞遠
戍千金好爲惜

殘軀聞君一語聊堪慰樂地隨身是
坦途

平越同馬心菴登高真觀閣復至西
城外覽眺

望遠幸逢同志共憑虛却笑一身浮
雲光深淺夕陽

澹山色高低落葉稠試解征衣盤白
石偶無閒事對

清流聽君指點封君塚聞說仙人向
此游張三半事

桃源舟中

官職頻加祿漸盈每防奢欲意如城
不知造物惟增

【履華文集卷一】

四九

老尚與他人共賭名累歲山行還涉
冰經時雨濕

逢晴欲問菟源何處是晚來江上一
舸輕

臘盡寄士立弟

報汝平安憶汝初少時傍我讀遺書
心窺文史身多

病跡謝功名貌若愚鴻鴈昔繁思棣
萼椿萱半在近

桑榆可知吾亦雙蓬鬢佳節年年滯
遠途

貴陽遷官離任

才薄官資况未深頻叨遷轉亦何心
他年陳跡留荒

微猶喜囊無陸賈金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一終

高文恭公摘集卷之二

詩

庚申赴石靜齋中丞春燕念二韻

此下湖北分守時作

言侍中丞暇郊原燕幕賓凱歌方獻捷物色復宜人
川媚因搖日風和覺帶春萍踪雲共聚德澤歲俱新
烽火三邊淨韜鈴五令申辭功綠報主減膳爲寬民
名起蒼生仰恩先赤子貧羊公匡晉室方叔作周臣
獨愧依前哲無能望後塵乾坤一回首今古遞成陳
弱質欣攀驥衰容敢效顰師資行處是談咲坐來真
楚塞看應徧燕臺夢亦頻壯猷空許國幼學耻謀身

屬文集卷二

時逼紅顏去形留白髮親地偏逾覺靜道在若爲禪
應接勞何事追陪及此晨明山高瞰郭沅水曲通津
小隊銀鞍簇行厨玉饌珍冠裳承禮數夷夏想陶鈞
干羽柔南服旌旗閃北辰他年頌元老圖像在麒麟
次徐存翁韻寄荆川先生時有兵荒之變

師旅民勞已不勝那堪飢歲復相仍撫民此日還燕
將度世前身或是僧刀劍終銷應買犢蜩鳩空笑豈
知鵬試看出處原無二一片心源似水澄

跣趺經歲不開關衣白山人強試官劍接倭夷隨馮
巖身穿海浪照心寒南瀘征師渡五月西夏行邊

一韓木食半生何所爲藩籬剖破任人看

桃源道中二首

春光太半雨中非洞口桃花漸覺稀萬里思波雙闕
遠十年流徙幾人歸乾坤楚越家還隔廊廟江湖
願亦違累歲驅馳空白首浮名身外欲何依
使車日日擁塵埃若箇素人避地來江水自流客
往桃花依舊向春開天心代謝從前古人世榮枯
劫灰十載浮沉今住脚肯因迷路又疑猜

辰溪道中

五溪春盡只多陰半月韶華便陸沉竹葉拂雲沾雨

屬文集卷二

濕桐花落地沒泥深群生有情皆我類一物不愛非
天心欲向山川問真樂那堪車馬日相尋

懷化閱軍儲簿

何年師旅事徂征翻使三苗久未平十萬餉軍頻歲
費八千戍卒按時更烽烟相望窺夷落刀弩分屯用
土兵何日恩威還舊約牙旗高捲看春耕

題西溪宋公忠節祠二首

公守瑞州當宸濠謀逆威使郡縣公輒與謀
益募兵爲城守計濠忌之中公以法被逮至
南昌下獄甫一夕濠反出公于獄脇至彭蠡

公不屈遂遇害沉屍於湖使公不在繫賊豈
能執公觀公平日豫備其戡亂之功當必奇
偉是可恨也

職守在專城封疆誓死生誰知王國法如助賊人兵
完節天應付洪濤氣與爭倘遲一夕獄功業並陽明
萬古歲骸骨終當飽啄烏欲爲天下有寧惜髑髏無
正氣文丞相忠魂屈大夫乾坤男子事落落照江湖

鐘鼓洞次陽明先生韻

鐘鼓多因好事名石懸空谷得無聲山從開闢音元
具人按宮商樂自成夢裡釣千古奏眼前流水雲
時更江湖滿地皆行役誰爲勞民寫不平

寄陳梧岡方伯二首

回首黔南怨別離平生海內幾相知會難頻望魚中
素愁極長開篋裡詩莫道名藩新進秩可憐種髮復
生絲細思燈下論心話此日空齋對阿誰
桂水湘江尚合流與君此地隔同游淹留南服移芳
歲零落春光起暮愁無處長吟非戀越有時作賦亦
登樓寄語兵荒連故里烟花不是舊楊州

沅州夜雨

寂寂燈無影蕭蕭雨作聲氣蒸蠻國候客卧夜即城

沅州獨坐

風急春將盡更迴夢正清遠臣何所繫南北尚論兵
獨坐元無物多思爲有身遠游非壯歲回首是殘春
案牘勞仍積衣冠夢亦嗔小軒無一語沅芷正懷人

聽百舌

百舌何饒舌長鳴遶畫軒如人五聲轉學鳥衆音翻
碎逐明珠滑輕浮碧玉溫縱然天籟巧客坐欲無言

沅州公署

綰綬明時撫百蠻叨陪開府却長閒鳥聲院落通聞
性花氣簾櫳入笑顏頌橘未妨淹楚地築臺無復夢
燕閑衰期漸迫終難避半臂偏枯不可還時病

寄題越順齋大尹得月樓

樓成背郭面溪流明月樓頭共水浮解綬自將塵世
隔乘槎疑向上方游幾番瘦影三更夢一片清光萬
里秋寄語元龍須待客與君百尺卧銷愁

自沅還辰

經時行役復迴車楊柳陰陰轉夏初野屋編茅聊避
雨田家趁水暗通渠詩成彷彿江山助老至蹉跎歲
月虛一自塵緣淹簿領行囊長日鎖圖書

送玉城沈僉憲還吳排律

長途誰許爾忘機，懶性應知與衆違。
白日卷舒吾自定，浮雲翻覆世難依。
楚鄉七澤旋馳馬，吳苑三江狎釣磯。
杭秫未收陶令去，蓴鱸初出季膺歸。
博空驚鳥方舒翼，縱轡名駒不受韉。
詩酒放教塵跡遠，圖書奪得宦情微。
于公折獄家還大，子產爲邦國始譏東海。
游鯤看獨運南山，藏豹更增輝。
栖遲未許終衡宇，寵澤仍將照繡衣。
籍繁明廷占姓字，席前宣室遍音徽。
余生敢謂三冬足，客路長馳四牡騑。
廿載舊交重聚首，官同地復分飛。
提携絕塞勞相伴，談笑清宵數解圍。
蟹觸有爭皆是累，穀減多技摠成非。
可憐衰朽垂垂老，暗想光陰冉冉稀。
天道人心俱若此，不如林下掩柴扉。

桃源阻風六言二首

五

驟雨浪翻鷗沒急，流風打船回。
桃花春逐何處洞，口雲封不開。
耳目怱怱應接功，名得得沉酣。
山勢雲連雲斷客情，湖北湖南。

舟過壺頭雨至

雷送空聲雨不遲，蕩舟壺口杳何之。
青山閱世自千古，白鷺沒波無四時。
氣候入人秋索索，風塵行客。

絲絲文淵信有男兒志，卧看飛燕也動思。

夜歸

樹杪合成山混沌，草頭併作水沉浮。
欲歸何處衝昏黑，夾路蟬聲墮早秋。

蘇黃渡偶題

文章有光射來世，老坡山谷千古事。
大海波濤一滴翻，鞭駕風霆浩無際。
焦琴敝箒把翫時，峻坂峴嶂墮孤勢。
讀書萬卷破神奇，各各靈通顯聰慧。
筆落俄驚造化空，名高却被鬼物戲。
翰林玉局逝不容，黔州僊耳遠安置。
此身去國山斗隨，津口渡頭留姓字。
莫教屈辱聲愈揚，妬者無乃非高計。
從來好事忌多取，笑人今日還魑魅。
當年榮利火絕烟，二公之神永行地。
堪與形跡着兩賢，百代山川尚增氣。

月夜武陵舟中二首

長空絕浮雲，風色晚初定。
沙明月在川，各各露本性。
目送倦鳥栖，身與奔流競。
坐久寂無喧，悟此動靜柄。
迷人武陵谿，食癡增一病。
漁郎倘可逢，吾不問捷徑。
江心照月痕，光射雙眸子。
祇覺近可親，不悟非本體。
案頭中峯書，把翫久不已。
對境偶一欣，了無閑涉爾。
七日混沌亡，六經盡塵滓。
安得觀妙徒，相期入無始。

桃川晚行

將身來往學萍蓬又見西岩沒夕春一鶴獨歸峯頂
月千門齊閉暮時鍾山中花發年年辨洞口人過箇
箇蹤此外更求靈異跡空教山鬼笑台儂

辰州上乞休疏

水痕天氣入秋清客亦蕭然旅况輕萬里江山生白
髮四年車馬滯南征匣中我自韜長鉞牆角誰堪棄
短檠乞得微軀歸舊隱回瞻廊廟壯心驚

辰州官舍

伏波意氣謾豪華禹貢輿圖此一家恍過影時搖午
榻山當門處放朝衙樹間先露蟬停響籬下披風菊
又花代謝相尋吾亦老天時人事本無差

庚申除夕

燕國乞身書未報楚鄉寄跡歲還除年分殘漏隨燈
盡時逼紅顏與日踈陶冶鑄形元到我茶蘇先少仕
從渠椒花遙憶同兄弟茅屋南山舊隱居

辛酉元日

乾坤許大置吾軀天意人心共一初野性葛藤空自
負浮名畫餅竟成虛已從氣候占時令未卜行藏任
卷舒才拙况無身更懶幾回羞上子公書

二日船溪道中

二日天陰雲馳驅越山谷雲山百千重我年四十六
人非山石又感此歲時速登危陟高巔履險側下足
百步無坦途數里斷茅屋草根抽未芽木葉落猶禿
麻溪千溪間稍稍得平陸冷冷清澗流翳翳遠峰綠
辰陽五溪蠻用夏變今俗如何此路通晝夜常接較
行者資餼糧居民困徭役石賦折一丁逃亡枕相續
傳毛身無皮醫瘡剝無肉聞說監司來挽車當路哭
冊丁止存渠少復瞽雙目昨蒙縣官差過客管食宿
病妻鬻不售寧敢辭戮辱那無及爾恩空飽太倉粟
嗚呼昔聖王政必先筦獨安得古制行汝百萬斛
對食不能食坐使衰顏惡陽春澤縱臨恐不照庶幾
言念蘇息期盡然憐心曲

三日辰溪道中

氣序疾如流倏忽二日去夜來風拔山震撼分司署
行人急程期展轉不能寐陰晴知不常危途計當豫
天明渡辰溪微霰積成聚寒威侵人膚泥淖沒馬路
出入互高低峻屹涉無數溫洞到驚頭石滑不容步
當其臨歎深僕馬盡回顧草木餘燒痕春意猶未吐
歷覽衆岡巒歎漫無所住比如村俗人可接不可語

此地古三苗犬羊慣負固帝舜使其格脩文舜于羽
我明平定來威信日益著時有草竊驚但見天兵
懼牛酒一軟盟數年不覲親近聞征進謀獲禽冀說
遇誘彼龍求兒質以兩百戶百戶鎖賊巢求兒返無
處又使土官家偽與約婚娶婦人數十輩一夕刀下
斃持此報軍功

天子回顏注再陳長治策設哨增兵戍開府建旌旗
三邊歸節度刻核既太深苗情得無慮十萬餉軍資
歲責民間具辛苦千百端日遠天難顧余忝撫苗官
兼之督戎賦民勞不忍聞所悲往計誤一歲跡屢經

功名何所樹置此難重陳竹候乞歸跡

四日懷化道中詠雪

冒雪夜入門冒雪曉乘傳土中盈尺積是我眼所見
物候四日新江山一夕變天地相盪摩乾坤亦勞倦
春前六出飛豈是用雕撰松竹枝枝同俱非本來面
鳥鵲失其巢沾濕繞樹旋僕夫苦耐寒觀面與之戰
但喜步履鬆那知目視眩溫水不受侵亦覺光凌亂
漢臣困匈奴捻毛甘一嚥叉手佛氏徒九年修過雷
訪舊上客舟醉舞歌扇我行亦何之聊隨身世轉
胸臆幻幾許造化共游衍思詩令屢用字禁益輕

白戰力未工無書萬卷選回顧同行客雲水各異縣
此日復何日衰情深縫綵持杯恣歡賞明當便見現
有懷憲副石岡陳丈因寄以詩三首

歲月成今日官階只舊時結金惟我共獻玉讓人為
白髮消閒散丹心聽拙遲可憐羅鬼地不是鳳凰池
遙憶黔南勝相逢我得朋雙車春賞地一榻夜談燈
寄遠心猶在傷離歲屢增如何能勿念除是學禪僧
榮寵奔人傑真如蟻慕羶爾韜毛遂穎吾贈統朝鞭
鳬鵲短長脰齒椿大小年平生思自笑一轉在君先
辰溪道中

春意東皇惜餘寒造化拋浮雲山沒頂獨樹烏孤巢
緩轡行蠻國狂歌到楚郊暮烟投宿處隱隱隔林梢

竹寨道中

迢遞黔陽境微寒冒雨行畦田通曲澗野燒近春耕
山帶千雲勢江鳴聞石聲天開圖畫好想見昔賢情
將至黔陽

靖州道中

雲氣忙飛動朝光似閃晴路深山轉碧寒退鳥初鳴
身遠空懷國顏衰尚繫名頻年行萬里何處欲全形
高崖路轉幾通騎下瞰紅流百丈深地盡蠻方行間

俗花臨春色自驚心澗遶東西盤似軸峯無高下勢
如林天涯彷彿吾鄉處黃鳥間關一點禽

晴川樓遲胡廬山道丈不至次韻紀興

道人聯轡按王程便覺烟霞在客旌物色任從過變
態塵勞元不染無生樓臺雲落千峰影江漢風吹萬
里聲可以相遠輕瞬息已聞林樹換啼鶯

同廬山夜行用前韻

一葉扁舟急暮程波濤入沒大夫旌且拚塵跡群斯
世因得同心達此生萬古山連高下勢百圍樹擊短
長聲我如倦鳥思舒翼喬木森森待嘯鶯

用韻書懷

學道曾將歲計程浮名今日誤弓旌身隨商賈同爲
客我與鳶魚總是生若識物情俱蝶夢不須鼓吹當
蛙聲祇傷行役無時息歷盡春風聽夏鶯

一縈微名涉楚程江蘿沉芷護干旌試言巢燕因泥
活何似湖魚忘水生自識鵬飛早鷄息靜聞蟻闢作
牛聲友生何處相求切枝上閑閑自嘯鶯

應城同廬山燕坐郭氏園亭四絕

斜日帶蒼苔川光射影回風塵雙客子還與靜偕來
幽意拋塵外名園入市一庭喧寂境紅藥傍青松

岸幘行池上逍遙值友于月明萍藻動魚沫亂相濡
月出空中相風行水上文坐來人意寂庭樹總知君

余之官江右守菴叔蛟溪靜軒養菴三兄王心

網埒丈玄卿壻時姪同送至京口適遇堵管
塘經衛新選出差南浦便道還家因相晤於
江亭作別情不能已各賦贈一首此下江右
掌應聯作

雲橫北固對離尊倏忽東西欲斷魂子歲同生大父
後童年共課塾師門外臺官執諸司法附郭田耕十
里村隱顯殊途心故在竹林咸籍約常溫右守菴叔
襟懷落魄不謀生每見交游意氣傾義動豪門身自

懷菴文集卷二

十三

繫心卑濁世憤難平盤中餐食空彈缺醉後狂歌或
放形遙想此時相別去茅齋無事定長扁右蛟溪兄
舟渡江空萬里流江流不解載離愁蓬飄便覺征人
遠林卧偏輸故里幽父謝簪纓隨去住憶同猿鶴幾
春秋欲尋三徑從君隱爲我鋤荒理舊丘右靜軒兄

多憂翻覺爲多形手足恩深兩地情棟莩空嗟思遠
近荆花誰問異枯榮夜床未語心先得童稚踈財晚
更輕百感此時愁併集江村孤影月盈盈右菴卷兄
萬卷胸臆思不禁扁舟送我到江濱龍鱗自識鱗爲
雨鵬起俄驚翼若雲幾地清風堪忘世半窓落月好

論文却憐同伴復分手長笑林臯孰可右王心綱
樗材百試轉成拙羨子聰明獨出倫未擬芝蘭同臭味試從毛色辯精神詞源已見流三峽志氣還應敵萬人若使名駒就羈勒便堪真種逼麒麟右玄卿
家右孝弟汝能持姓掛費官未遇時可右椿萱隨夢過尚憐桃李得春遲交非勝已難求益右若無功莫浪爲但使龍蛇頭角具豈應神物困汙池右時
新紆墨綬作參軍邂逅江城喜見君銓部選才書與貌仙郎馳譽武兼文楚鄉奉使緣戎馬吳地歸旌颺海雲臘裏春初期不遠折梅南浦待同群右諸弟

廣文集卷二

三

協中堂春酌呈諸同寅二首時得報當離任

膝間題詩是舊人重來江國又逢春一枝何事難棲足種髮那堪更效顰花鳥已知司節候閑河猶未洗風塵匡時幸有諸君在去住無妨任此身
踈慵自笑樊籠釋衰白還驚歲月臨歌爲陽春聊發倡坐同朱紱已灰心犧黃何似溝中斷枯槁猶嫌澤畔吟從此息形兼息意茅齋結構數峰深

除夕諸寅丈款於協中堂觀戲

何用驚看歲箭忙一樽聊得接鵝行年華右歌聲度世態從教舞袖長衰鬢已先新節改右歲

壯心無復舊時狂明朝得報還鄉井擊壤右猶堪

燕坐高燈照客情殘更按節轉分明年來右馬還增
齒老去析楊未解刑事似蠶絲何日了名同蝸角欲誰爭殷勤多謝諸公款雲石巖扉舊有盟

辛酉除夕祭祖

魂氣棲何所兒曹嘆遠羈天時一歲盡人事百年思昔日供先祭吾廬獨出時嚴君謝輦酒慈母設裳帷暖暖祈求切依依灌獻遲庶饒傾力致一物必親爲節序心尤感椒花淚迸垂渺余正童稚拜手倩提携

廣文集卷二

四

回首人何在連宵夢屢隨誤憶聞笑語無復見容儀尊萊非吾土蘭漿薦客厄家祠頻奠瀾官祿但虛糜謾道高門慶空懷負米悲辦香當日夕祝罷鬢如絲
壬戌元日燕諸寅丈

歲朝雲物暖歲春一望江山已媚人日月如流仍有始乾坤無意亦趨新陽和暗度花心轉氣候還催柳色勻試舉栢樽酬今節况逢知已是嘉賓

二日廬壁山寅丈招飲觀戲呈

莫厭當筵勸酒頻昨宵轉盼已成陳眼前面目誰嗔汝世上鬚眉半爲人千古共憐空幻影百十誰認自

家身我無明鏡銷群怪只恐倡優太逼真

三日藩司諸公携酒見過

三日輕陰宿霧開紫微仙客逐群來柳將舒色寒猶禁鶯未啼聲氣已催懶性最宜歸越棹高才須仗築燕臺也知喧寂渾忘盡且放吟懷近酒杯

江西去任

幾歲行歲值雨難賜歸今得籍言官林泉有分應非偶湖海爲家却靜觀已付形骸隨鑄冶莫將物態比波瀾故園松菊冰霜色留與山人共歲寒

舟泊南浦信宿阻風復值雪電

蘇文公集卷二

十五

法界吾生等是浮風濤日夜浴孤舟無端春色溟溟氣不住鄉心懸懸愁寒浸長空凝雪霰幻藏塵世聚冰漚功名回首皆陳跡一夢渾忘蝶與周

壬戌上元同楊魏村少參翫月

風雨孤舟幾寂寥遙天曙色露今宵星河射影搖江練雪月凝光瀉斗杓樽酒且拚携客醉驂驛何用趁人驚不禁歌嘯麓豪甚自是年來仗倆銷

洪都阻風次楊魏村少參韻

沙邊留滯共藩臣欲賦歸來尚問津烟雨江湖雙逐客風花天地一孤身濟聲去住何妨定寒氣侵凌曉

漏春稍待西山看雪霏黃金着色柳條新

書懷二首

海嶠瘡痍病未瘳江湖逐客尚懷憂請纓無術曾分粟攘臂支離亦可羞

咄咄無能動縉紳怪來看我笑還嗔扁舟載影非逃越莫謂無人可少秦

次韻答既白宗室見投之作

仕止渾同聚散筵大觀恰笑甕鷄天對人無眼分青白飲酒何心中聖賢幽谷許從雲裡往長安真覺日邊懸桃花流水尋源處不落烟霞與世傳

蘇文公集卷二

十六

送楊魏村少參北上二首以下家居時作

閑西青白吏名垂傾蓋相逢失意時官職不膺聊對奕俗懷俱盡只餘詩歸來空谷勞頻問別去芳洲悵後期少日懶交今更甚無書因爾報京師

歸來陽羨屬山人山水逢君肯卜鄰勝地已知人有助聚星徒覺我非倫雲光千古一舒卷物態四時爭故新出處浮生何所定等閑莫負丈夫身

山居晚坐時乏酒

入山深處寄閑身寂寞翻憐近道真門外置羅堪捕雀甌中餘粟未生塵雙松無皮色自古聚鳥互換聲

常新斗酒偶忘携煩畜祇應還作獨醒人

山居聯起

卜居近在山之陰睡覺渾疑古到今草長木繁春有
主水流雲起我無心孤臣幸得初捐珮短髮從教不
耐簪若問知音隨處是門前蛙鼓雜鳴禽

徐小痴道人歌

道人學道無可道慧是本來痴是號在家出家那得
知是痴非痴還自笑不將伎倆說有無底是菩提與
煩惱已窮聖諦第一義及羣此義了無計古來公案
爛葛藤千七百則一齊掃蒲團經解老尊宿道人一

集卷二

十七

喝盡拗倒幾回掙扎轉一語不許開口拖泥草塵根
識性認難着白日走空天杲杲手持一卷南華經云
是五千言後之至寶胸中意思鯁鵬寬世上語言鸚
鵡好有時歌聲發金石醉後仰天忽叫跳踏遍齋房
與娼室何曾對境生勞擾道人本是燒佛徒游戲三
昧兼諸巧奇方原自舍客授靈藥親收童子擣我與
道人方外交俄而我病道人到百年幻跡兩開身十
日秋光一烟棹欲資高手持沉痾况有劇談通宵與
若知他日蟻齋爭肯厭今時牛驥早有生有忠理固
然達士見之何不早聞君此語復奚疑洗滌腸胃通

懷抱疾耶瘳耶兩不妨鼠肝蟲臂從寄吳

山居次乎齋王六丈韻

不教蕙帳愁啼猿鷄息何如驥服轅新竹護苔歸鹿
破斜陽明樹落鴉翻庭空風月終長嘯巖墮星辰欲
就捫便引壺觴成獨酌陶潛歸去酒盈樽

漳州刺史吳七丈自號知餘以扇索題

通亦善賈餘歲積知君不事妍桑術庖厨餘肉宦游
者知君原不愛五馬憶從上疏歸舊廬一身之外皆
是餘抹餘青山釣餘水六鑿餘緣淨如洗世途營營
逐兔走君但閉門餘斗酒三竿日上朝餘睡萬竹林

集卷二

六

深午餘醉醉中抵掌稱世賢安知此後非餘年三界
空餘泡幻影萬事黃梁餘一枕為悟餘閑意常滿從
教塵世嘲餘嬾吾聞知足不近辱增儼安施遠鴻鵠
君看此味識者希西漢兩疏曾見幾我昔從官過鄢
郢寄書欲與君同隱坐令鄉里嘆噴噴林下一人今
又一雲車指點回蓬萊夢魂不向黃金臺樓鞋布襪
此日果逢君一笑相許可

狂歌行送周遂初北上

我從謝事歸南山賓客不來常閉閤延陵有士遠携
棹光映萬壑清冰寒憶君年少聲籍籍詞場選藝期

第一名駒仰首困鹽車驚鳥欲搏仍歛翮待詔賢良
今幾載翻覆雨雲交態改盛名坎壈古則然利欲火
牛競吞海塵途羅網飽驚猜何人意氣曾憐才就中
吾兄獨傾倒相將赴我襟期開故鄉醒齷不可處結
割且向燕都去文章澤霧成豹姿毛質排風須鳳舉
陌上相逢即相別我有狂歌爲君發達人應馬燕應
牛莫學向空書咄咄世間萬事等無有何況浮雲變
蒼狗丈夫適志自有時一劍猶堪夜衝斗

壬戌七月既望與諸兄弟宴會因思余丙子生

與東坡同坡作赤壁賦正在壬戌而余一無

所能也詩以識感

蘇軾文集卷三

元

丙子東坡是誕年更逢壬戌早秋前祇歡兄弟南樓
會豈有文章赤壁篇烏鵲飛驚金鏡曉妖蟄影墮玉
盤圓清光照盡人間事千古論心一惘然

薛方山學憲有詩見懷且許携棹次韻要之四

首

幸蒙 恩詔賜餘年不問公卿歲九遷晏坐又逢黃
菊候閒行偶到白鷗邊方書長檢經秋病高士相尋
宿世綠盛取橫林明月色載來絕勝米家船
不記相違是幾年星霜歷盡華遷車我值投南

儼匹馬君曾向北邊但使心源超象罔莫辭踪跡泥
塵綠邇來避地無常處須問荆溪釣叟船

山中真覺日如年世上榮枯任遞遷跡混打乖吟學
邵榻眠便腹懶於邊已辭食肉相無分未盡灰心句
有緣靈簡鑽研今白首與君同上象山船

靈椿朝菌一般年誰道桑田有變遷老圃着黃花自
放閑庭交翠草無邊生前飲酒堪逃世夢裏爲官是
妄緣衰白已辭徵召檄姓名莫落孝廉船

戲爲四絕問姜五川司訓乞菊

孤芳聞說在君家錯向東籬覓歲華陶令對花常少

酒吾今有酒尚無花

蘇軾文集卷三

干

開口但能逢客笑聲肩長爲作詩寒也知霜降羣芳
歇乞與秋花向晚看

秋客原不競春妍開發誰疑雨露偏少日繁華今減

盡祇餘幽思被花牽

南山佳句倩誰拈分得餘香試卷簾持待滿庭涼月
上又聞何處又陶潛

五川見和復答四首

手執黃菊乞隣家剛照山人兩髻華若識清香原不
染豈因結習着天花

時來九月變，落葉盡是孤根。徹骨寒，向草堂同寂。
莫不將桃李一般看。

新句名花欲並妍，野人心遠地尤偏。只愁航寂翻成癖，不掛一絲還是牽。

霜知秋意花知我，月在天心影在簾。此月此花人獨坐，鳶魚高下自飛潛。

題三鶴道人卷二首

仙禽雙雙作人舞，仙客無伴獨相參。松下人禽俱得意，入群不亂歛成三。

昔時遼東復衡嶽，千載一翔動寥廓。前身胎氣銷安知道人，不是鶴。

禿髮二首

此身憂患竟難憑，苦憶蠻荒瘴氣蒸。人割空花清淨體，天為祝髮自然僧。百年始悟形皆蛻，萬里何緣翼若鵬。自顧支離還一笑，看看除夕歲華增。

半生學道從亡羊，衰醜形容鏡不藏。此日蓬蒿黃髮老，少時曾記白眉良。色聲漸覺空中盡，耳目渾從坐裡忘。尊足未知存幾許，欲隨桃李待春陽。

壬戌除夕

五載遠游今始回，吾廬復飲看蘇梅。青年遲還向人

去白髮冉冉隨春來，今古有懷虛壯歲。山川無恙著衰才，衡門得坎聊知止。那計榮華過眼催。

癸亥元日鄉村

回首青春歎至今，白頭那更歲華侵。莫思世上無窮事，恐動人間未了心。旭日暉暉明積雪，寒飈寂寂淨高林。最憐童子釣游處，得脫風沙絕遠吟。

人日

春來三日為人日，老去醒狂是醉狂。一鳥作聲衝曙澁，百花回甲赴時忙。菜絲競送千家巧，日色同占一歲祥。抱病自憐迂拙甚，開門作活似顛當。

初春六言二首

世事忙中應世形，骸靜裡忘形。無數昆蟲變化看，他春到飛鳴。
簷雪積成虛白寒，鑪撥出殘紅。春來海角何處兀坐，禿髮衰翁。

上元張燈

雨雪曉初霽，燈花夜合圓。道人方出定，明月復揚輝。應節聊隨俗，無心不礙機。色分山水出，影動羽鱗飛。風景乾坤別，容顏少壯非。一家兄弟會得藉。

主恩謝

次韻答王季羣

王君贈余長歌若謂余可與言詩者余於詩
從事雖久竟以才短罷去近來多病益苦種
種纏縛故於詩益不習君屢索和聊依韻奉
答然王君才大力工一日千里而余瞠乎其
後矣

吾生百骸皆是假寢化而彈求鴉炙洪鑪天地炭陰
陽毛髮安能不衰謝何人欲竊司命柄疑有靈丹合
男耗豈如飢食倦時眠寸草不生聊結夏文章舉世
稱善鳴壯士嗜啖供一啗况如嬰兒學人語夢死醉
生相蹈藉王君才大回萬牛驟馳駟馬王良駕上羅
星辰下河嶽冥搜遠取力多暇調高那得時俗知韻
險只應神鬼訝慙余僂蹇逢伯樂一顧千金滿聲價
邇來淨洗業緣空好手閒看落鵬射鵬搏鷄起捲能
飛鳧短鶴長誰可借

初春

雨餘初日下高臺已覺陽春滿地回鵲鴝數聲穿竹
去蕙蘭一氣入簾來功言無分甘終老懶病相遭養
不才城市何妨朝睡穩從教門外長蒿萊

季羣王六丈再賡前韻排意不窮蘇黃集內多

有此倡以洩胸中光怪君蓋效之欲發狂言而余非其人也

花樹歸田幸天假長齋食棗甘勝炙近聞客散丞相
門榮辱恰如時代謝高歌無奈寄老狂盛色安能常
少姪巖前澗底自春秋草枯葉密知冬夏眼中再見
雄怪詞霹靂一聲天地咤明珠罔象無意求緣驛虛
空何所藉卓哉一日千里材我欲追風思十駕詩筒
索和烽火催豈顧費却山人暇蜉蝣撼樹徒自疲河
伯望洋真可訝知君酷愛麒麟種死骨不辭捐重價
會探寶藏掃陳言坦腹他年試君射鎖書莫作白頭
癡肯把餘光問隣借

續卷文集卷二

主

王君再示長篇余感先施之惠因用韻寫懷及
吾兩人平生相與之意拋磚引玉君庶幾更
教我哉

憶昔常請汲黯假鴉鴝虛分大官炙漢賜百官鴉炙轉眼今
餘二十年移時卧病賓客謝此身壯老猶旦暮誰返
顏顏軀成耗浩歌白雪生陽春長嘯嚴霜落朱夏世
人豪貴托金張眼孔睥睨口咄咤一朝勢去時事改
日出冰消何足籍鋪醕縱得到公卿迂拙不可回吾
駕種柳陶潛門不開看雲种放山有暇王子莫逆定

交父兩人相視鄉人訝鍾鼎古鼎嗟棄捐置之
寶無價偶然咳唾吐珠璣百步巧中紅心射相期松
栢保歲寒未識餘年天幾借

心網王君至

髮禿經時已廢梳遲遲晴日愛吾廬忽逢詞客高軒
過正是山人一枕餘詩誦祈招春對榻字探轉注夜
攤書乾坤雙眼論交處多病跼蹐笑子與

喜湯懷南致新城政

督郵不見賦歸來驥足知非百里才奇氣數行軍壘
壯雄心卻爲世途灰高閣題詩三峽倒急流脫跡萬

履齋文集卷二

牛回青松入夏陰千丈相對談玄許我哉

詠牡丹次李齋韻

妖艷何傷作賦儒瑤華疑是出蓬壺爭妍笑帶露凝
曉怕睡高燒燭照賄貴客競趨新舊變仙人曾染碧
紅珠洛陽一夕充君御不見東京道里迂

余家獨無牡丹復次前韻

乾坤禿臂病拘儒翻笑無因入藥壺欲洗六根忘美
惡不洗千種費朝晡年年花事春常在處處隣家賞
未殊世上有無俱莫辨功名脫屣我非迂

再登前韻詠花

錦心繡口鐫文儒仙液瓊漿堆玉壺名花托胎成骨
相騷客寫意忘昏晡柔風吹雲日華動老眼籠霧重
年殊馬踏蜂翻春自去千金買笑世間迂

出郭遲友人不至

幽意在郊坰逢人不識名事非謀野獲耳喜枕流清
樹密鶯聲隱山青鷺影明相知期不至誰共浴沂情

次答莫生韻

避人猶爲世驚猜樗散何妨處不才官政無心惟學
圃病身如客強登臺自扃草閣留雲住閒愛柴門傍
水開君欲問奇無一字空持新律扣關來

履齋文集卷十

卧病鄉居喜周伯濟過訪

行父魯世鄉天黥笑齊媼子瞻還海南髣髴毛禿落盡
我從遠游來形骸復茲病雖覺生面醜白髮暫離鏡
閉戶斷友生且欲收視聽種種樹惜舊根馴鷗見真性
夫君清俊流時顧道人靜振簪出短篇侵侵逼唐韻
宜會諸佛機一日當快進有意慰獨居莫厭扣門更
乎齋王丈作卓錫篇贈九歲鄭君邀余同賦九
歲高士王丈之詞奇邁余鄙人也而忝焉可
乎不可也

叢林說法愛名山飛錫能先白鶴卓此身髮鬢猶厭

多尚以神通戲相博吾徒草食見其面竊並古人言
可作道喪寥寥外物尊競欲丹楹刻其桷蟻雖技藝
羊則瓊蛇自能行蛇未度同郡高標有鄭君澆漓力
挽還太朴明珠索得淵海深精金那受鑪火爍瓶無
餘粟長忍饑閉門作賦金石落盈縮不計信手空從
教立壁四無著塵生破釜老沉冥風入敞帷秋索寞
鳥下一枝魚在藻群動相依冬有託惟君松栢常歲
寒勁節最耐冰霜剝高論已屈鷄三足白首潛埋麟
一角暗窓時借螢照書卧榻亦容蠅滿殼吁嗟衆寶
賁嗔癡半夜失却舟山壑世事若知春夢過人情豈

復卷文集卷二

二五

嘆秋雲薄羨君遠觀絕技求扶搖萬里誰汝縛我續
妙手贈妙人一笑自忘形穢惡昔從師授看精神疾
徐稍識良工斲悟來淨染了無二面壁見畫如見聖

王丈復用前韻見贈蓋以胡中丞近有薦疏疑

余復出因次答見意

舖醕舉世同醉生何用鄰家笑畢卓病多我以支離
全才大誰誇馮婦搏白首不學逐隊趨頑軀未免顧
影怍昔年獻賦謁

帝庭掄材聊擬備一楠邇來分職作外臣斤斧常隨
梓人庶自信斯民古亦今竊希教化廢鞭朴迂疎終

不合時好街鍵更遭多口爍投閒評作平地仙洞門
棋局烟霞落欲斷俗緣即不是未通半偈且放著草
玄豈敢比子雲只有門前同寂寞犀帶蟬冠夢不到
嶺月夜猿足相託囊中雖無使越金笋生東熟差可
剝聞道中丞有薦書豈知活計在牛角要識功名夢
中夢百骸九竅一蛻殼君詩期我廊廟具我自胸中
飽丘壑每逢空谷忘世榮如見展禽消鄙薄鴻鵠高
舉避網羅虎豹長嘯遠東縛深山大澤龍蛇生從來
甚美亦藏惡憐君抱璞屢不售國手空懷玉人斲
明時棄此希世珍忍使黃金價同垂

復卷文集卷二

天

蓮溪李先生七旬初度

憶余弱冠翁倍長起坐稱翁丈人行余未五十髮種
種翁今古稀精力壯不喧不寂住世間城市山林任
來往齒豁難除湖海豪夢餘已覺羲皇上吾庠文獻
君家盛謝庭兄弟瑤華並明歲翁居伯仲先每為說
書諸弟聽時時宴會族相聚醉後談天競馳騁座中
翁是獨醒人一語不發容整整謂宜要路置身早豈
知一壑甘自老寒松野鶴挺幽姿玉露水壺見懷抱
十畝徜徉田可耕一經付托子能了雄心灰盡百不
營但逐光陰看花鳥郊墟涼入中秋候明月流光白

如畫仙即獻壽當此時滿堂賓客皆舊余卧山中
久不出絨詞聊寄衆賓後因之有感伏生書終蕩扁
舟期口授

漁樵圖爲王季齊題

漁樵相對時一字何曾發我見之圖中三人熾然說

又

樵不斧漁不網將見在心作虛幻想造化終不言四
時自來往羲象未畫之前人生而靜以上莫從天地
起因緣一頭不着還是兩王君索我題破此圖漁樵
道是我將他枉

題史貞女卷

虞翁文集卷二

三

睚眦牀第私煦兒女語永永結髮歡偲誓相許
良人始違背輒已求其侶含笑事他人揚揚色無沮
吁嗟風俗流恩義棄如土吾觀史貞女高風動寰宇
自少聘夫君二八失所與蒼天莽悠悠夫顏曾未覩
義重丘山盟寧論室與娶匍匐就夫喪麻衣辭父母
肝腸寸未折猶對陰魂吐父母生我身不知我心苦
區區祗憤情欲以尋常處匪石志不轉如飴荼可茹
悲極難自陳刺面血如縷終身不改痕四字照千古
一死非不能義貴從容取何以效艱辛繼嗣奉夫主

及今二十載所歷厭懷楚白壁無纖瑕完節天所什
隆冬松柏青性根有靈故截鼻令女名而載一接武
嗟歎爲其難足以愧凡伍

思萱辭爲醫士蔣君題

君有所思兮不在遠道悵望兮北堂零落兮萱草人
言對此忘憂胡獨慘君之懷抱鞠我兮愛我恩罔極
兮棄我何早我履兮后土我戴兮穹昊是身所出胡
不思兮覺乾坤之褊小繪哀曲於此圖寫一生之煩
惱余賦辭以慰君祖顏如水兮一去而不復少君得
秦越人之術兮世其祖考探囊中之一丸起朽骨於
再造持此以報泉下兮即思心之已了

虞翁文集卷二

三

送隆甫弟至都赴選

因病得身閒巖扉盡日閑平生所交舊忽忽如隔世
送爾游上都翻思向時事名通縉紳籍心負丈夫志
權門炙手熱吾足不一至以茲沉下僚萍蓬遠飄繫
常懷丘壑謀得歸偶然遂一往山谷間希復入城市
今辰到河梁念別我兄弟之子吾宗秀早年失所恃
氣穩肌骨清卓立樹門第倚仗

聖明朝一職堪自試願汝愛脩名吾衰已甘廢請看
造物心大小各有置俯仰身世情臨岐重把臂莫厭

作書郵我乃無一字

貴州李養正舉人至

見爾脩容更勝前玉壺寒露未爲妍游鯤初奮圖南翼良馬曾驚見影鞭此日蓬門將皓首昔時絳帳共高賢不才空大嗟何用百煉光陰在少年

晚歸山莊

因航幽寂住山家城郭歸來日半斜林靜祇聞喧鳥雀詩成疑已帶烟霞浮名謾逐蕉中鹿空影誰猜壁上蛇今是昨非堪笑處去年投賦吊長沙

齊東道中書懷次高侍御韻四首

此下山東掌憲時作

集卷二

三

徂歲如流日向東衰顏愁近五花驄服官不効思居谷學道無成欲墮空薊鎮尚勞三月戌函關誰請一丸封長安掃盡浮雲蔽

天聽常懸萬里聰

暫得觀風到海東行人莫誤認青驄應來萬感吾何定忘處諸機性本空未有絃歌尋魯治欲將功利變齊封若論管晏當時事墮體還須更黜聰

老矣此生西復東銀鞍跨馬色疑驄職司縱有一心在身世其如四大空吏促整冠違性懶囊携斷簡任塵封白頭忽憶少年事蟻闢如牛覺耳聰

近被徵書出郭東惠文冠戴髮如驄胸中境界隨心轉世上榮華過眼空瀟水潏潏羣鷺浴牛山濯濯片雲封試看清夜天機長不着人間半點聰

放鵬二絕爲吳雪舫光祿題

上方暫輟賦歸來閑把鵬籠手自開從此無心兩相識主人頻放鳥頻回

樊籠初脫羽毛侵渡水穿雲一片心草綠烟青須滅跡滄江漁者尚機深

贈別侯二谷方伯入觀

以下江西右轄時作

四時氣具今見君貌似春風骨秋水衆中一語聲朗

集卷二

三

然鳴珮鏘鏘劃人耳我昔慕君始結交一笑形骸忘彼此相逢二月過十年高談幾夕囊無底芝蘭化處不聞香但覺頑軀漸消鄙文藏西漢太史公容辭大雅都人士名途寄足不可羈每欲因風搏萬里奈心自許冰蘖同重望却爲廊廟倚仲冬凜凜霜露寒迷職京華見

天子賢達滿朝當泰來世道共喜方傾否 明時須伏補衮手清譽如君誰舍只傾蓋未幾我別君跡自睽離心自邇愛爾高潔蟬蛻泥愧我塵凡魚掛餌石將對玉難並陳駕不及驥猶思企四十九年知昨非

醉夢徒增犬馬齒浩歌滕閣俯江流拔劍擊空八溟
灞帝子王孫安在哉祇嘆遺文尚排比古今感慨不
盡情諸有皆無安足恃西山南浦照衰顏寸心炯炯
青天裡持酒勸君請勿辭檻外光陰疾如矢

四十九歲除夕次周中丞韻

厚祿何心羨耳貂知非慙復過今宵催人氣候洪鍾
鼎勞我形骸大冶陶餘燼欲因僧問劫火遙光還望
劍衝霄明朝讀易收功處誰道凡夫不是堯

乙丑元旦次韻

鴻鈞斗轉四時先寄跡塵寰又一年元氣漸疑川嶽

履齋文集卷二

三三

薄浮名却笑古今憐子與多病空窺井廡尹何人可
卜天回首壯心今息盡不將功蹟畫凌烟

人日次韻

分藩慚愧歲功常人日雲開日倍光東閣破花梅幾
分郊弄色柳千章地靈孺子思懸榻天運淵明且
進觴道高門傳萊勝美芹何以獻君王

司病起

役役猶從政昏昏始廢書浮生一病悟朽質百年虛
竊轡傷羈馬懸鈞笑餌魚明時終不棄衰白欲何
如

喜聞永康家兄政

五斗之官爲老親清貧依舊不謀身幽懷雅欲追棲
鳳白首初看試席珍門第競傳消息好閭閻齊聽咏
歌新我行過此真堪慰聞道閭庭訟少人

夜泊西江有懷永康兄

江天獨坐水漫漫帆落黃昏燭影寒兩地懷人孤月
共異林投鳥一枝單已拚縱酒愁何去欲學逃禪寂
更難且任乾坤隨所住夜深漂泊子陵灘

傷仲兄養菴君六首

歿於山東官舍忽忽一年

孩提懷抱動相隨有室何曾一飯離父母自分同氣

履齋文集卷二

三四

愛妻孥莫測兩心知夜床大被絲絲淚書屋殘經字
字悲一病緣兄今未已尚餘喘息摠成思

近因罷職共栖遲卜得村居傍祖基常擬掛冠供晚

歲豈知未仕即前期囊留餘俸將誰共圃有新亭忍

獨窺最是傷心難遣處驚然歸夢五更時

鶴鶴步步羽差池棄我窮泉已一暮因病忍哀將禮

廢脫駢無木使心悲詩書不博一官老門戶長憐四

子痴天道若云常與善數奇如此亦堪疑

旅櫬心無一寸堅斷腸登壘血啼鵲餘年知幾猶存

想來世同生未卜緣可嘆幽明違白日欲將脩短問

蒼天挑蹊李徑依然在安得吾兄此並肩

昔歲連亡父與兄兩人相對恨難平君今忽復得斯
世我獨胡爲樂此生寶舍乍離心未展屋椽新構主
隨傾土中埋玉古來悲何况人間骨肉情

孰友平生只數人語言隨意不防嗔機心一任世間
變緩性終看定裡真狎客泛舟成已往舊交對面更
何因我形孺孺渾如夢揮淚題詩未寫神

張曲江祠

以下廣東
左轄時作

複道通高嶺孤祠寄獨峰闕疑天地隔人想古今同
清淑扶輿氣栽培造化功御前頻進諫亂後始知忠

嚴義文集卷二

三

生也當南服良哉嗣古風開元張相國名與此山終

過梅嶺

重關鑿天險鳥道出育冥方物來蕃舶明珠入

帝庭衝星乘漢傳拂石看唐銘萬里投孤跡飄飄似

水萍

夜過觀音巖

峭然立壁插青霄百丈孤根萬古牢僧似鳥巢綠石

洞月移兔窟讓金鼇迢迢曙色翻星斗滾滾天濤

海濤我欲振衣登絕頂不堪高處首重搔

舟夜

山暝月遲遲孤舟逐浪移百年垂老日南越獨行時
海島夷人市樓船漢將旗鵲鵲聲正急的的助鄉思

英德道中書懷

明時懷祿亦堪慙白首投荒到嶺南百疊灘流浮客
往萬般山勢與心參杉松路合迴前浦雲霧天低轉
夕嵐十室九經豺虎散高巖偷息一僧龕

同姚碧崖憲副登小金山

偶携仙客坐高臺百越雲烟入望來龍背日移疑地
轉海潮風送覺天回身憑虛室渾無染人對同心了
不猜江表金山還此是乾坤明眼許誰開

嚴義文集卷二

三

肇慶登松臺閣時暫謝簿書解衣獨坐盡日

天濶江清已覺寬更尋江閣坐雲端星巖數點隱高
麓漁艇一灣爭急湍莫訝騎曹忘記馬且容桑扈暫
投冠客愁到此都消釋疑是幽人在考槃

高要迎陽峽

日夜江趨海奔流峽束回兩崖撐日月萬壑起雲雷
斗壁舟無著風帆力易摧炎方逢險阻毛鬣雪成堆

游七星巖

何年北斗墮化石條忽過之鑿七日誰知渾沌元不
死支撐天地高兀兀不有大塊分衆形安得人間着

靈骨洞門偏不鎖松雲一竅轉通天際白剝剝斑斑
虎豹象嶢嶢巖巖斤斧跡潭深怕有蛟螭蟠臺迥却
疑星宿逼分藩偶爾一探奇使我塵心頓如失是時
丘壑水拍天兩岸潮平一道窄觸熱真成汗漫游仍
屏車徒卸巾幘冷冷欲逐風馭行官官徑又漁艇入
坐來空翠濕卑衣復上高崖踏層碧我與泉石久結
交見此便爲傾蓋客可憐抱秀住炎荒未與洞天題
品格太古至人不著姓豈肯將名落仙籍顯耶晦耶
得孰多宇宙茫茫吟獨立

病中書懷次張纓泉憲長韻三首

卷二

三七

堪與億萬着吾身珠壁誰投白首新嶺海未逢重譯
使乾坤空作問津人久知察脉醫無術頗笑吟詩病
有神面目本來還我是捧心何暇學隣壠
半百生年萬事非天涯獨夜旅魂迷闔憐同室纓冠
往老逐前筵舞袖低若見一方知甚物苦嬰二豎避
何嘗我今有病君知否頭白昏昏望執圭
珥盜無能愧薛宣黃花只合醉離邊此身渡嶺八千
里衰鬢逢冬五十年焦鹿至今占昨夢網羅自昔墮
塵緣閉門數日憐同病喜得瑤華贈滿篇

客中謾述再用前韻三首

天地其如泡幻身今吾非故故吾新同爲斑白百年
客輸與丹青萬古人栢樹解知西佛意菊花傳得化
工神生機處處勞分付傀儡場中也笑嬰
亡羊本爲路多岐減穀原來捻是迷滄海望時諸瀆
小泰山登處衆峰低獨惺屈子寧煩卜示病維摩孰
解醫我亦心情渾似水年來頭角漸忘圭
前席難逢漢詔宣蠻烟深鎖瘴無邊不將蒼草推他
日欲托檳榔付短年應世已除通介跡觀心未了去
來緣大鵬萬里逍遙意可愛南華第一篇

丙寅人日偕諸藩伯游海珠寺

卷二

三八

石骨支滄海珠宮駐法乘波浮浴日鳥船渡越壑僧
梅柳逢人日山川聚友朋遙思吾地勝盤菜剪春水
又

年來作客關山隔老去逢人歲序蹉春日萊絲吳地
好梅花詩句越吟多群公暇景聊乘興一棹中流不
起波石崖迴旋拋日月海珠滉瀟抱鼉鼉因貪佳節
風前賞不惜衰顏醉後配虛室坐來生悟性夕陽歸
處放高歌漢朝遣將思楊僕秦吏稱王耻趙佗千古
廢興隨晝夜百年禮樂自江河正看人事方旋凱最
喜天時已布和野質掉頭游雀躍霜毛顧影舞婆娑

踈慵河補終投劾安得東行送鴛鴦

登越王臺有感

高臺千尺雄南越更引甌閩作外藩漢使當年迎陸賈
吳人異代泣虞翻松園墓隧移新主潮長城壕只舊痕
可恨相臣謀國誤絕無遺種爲招魂

送大叅程靜泉入賀二首

聖壽齊天始六旬嵩呼四海走王臣八千里外趨朝
客二十年前尚璽人整珮入班同榜少望門投謁貴
貂新羨君復見長安日遮莫逢人歎積薪

鳳曆千支紀丙寅

懷麓堂文集卷二

三

君王初度頌聲均人歸 日下雲端路衣帶天涯海

角塵已覺瑤函隨 御氣行瞻 黃屋近 龍鱗

清朝正欲咨民瘼嶺外瘡痍試一陳

又言別二首

萬里天涯一病翁君來氣味偶相同聚星何幸逢荀
爽正 古常虛避蓋公 公暫寄靜少人聲聞外戶不聞日
公時將詩律付杯中那堪一臂交還失別後相思大
海東

宦海 人歎陸沉祝融炎瘴火偏淫保釐無狀看糜
祿容 齊彫只有心室遠玉人誰作伴書投 金闕

欲抽簪 朝端若問嶺南使云是衰年病不禁

清遠道中書懷次韻寄張纓泉憲長

腸逐江流曲曲回嶺雲疑爲遠臣開還珠忽憶千年
事驅鯨空慚百代才放棹蒼波惟隱几捲簾孤月獨
杯相違信宿思君甚曾共春風座上來

英德書懷復用前韻

落跡炎荒又一回大觀還向物華開鳩鳴蟬響同司
令燕壘蜂衙各有才妖氣每占雲鳥陣羈懷時中聖
賢杯客途歲歲隨官轉惟有青山沒去來

題王季子齋一枝窩卷

懷麓堂文集卷二

四

高無覆蓋下無基四顧乾坤在一枝容足有餘猶是
剩決飛無力任教吹鯢鵬似我都如寄宇宙爲家總
不私壯歲君心曾萬里時違聊學鳥棲遲

知君久已破藩籬築室猶甘鵲鷄枝人豈蓬蒿空著
相心如鴻鵠許誰知觀空今古憑軒處夢到羲皇放
枕時若道逍遙無大小蜩鳩應已笑天池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二終

中央研究院
國史館藏書

高文恭公摘集卷之三

詩

丁卯歲守菴叔同士立弟邵如岳表姪孫至金

陵官舍余訝其來之遲而別之速也紀以是

作以下留都
提督時作

壯遊齊魯南踰嶺累歲浮生逐萍梗關山萬里音問

稀明月滿庭形顧影一朝宦輟移金陵帝里風光

接鄉井朋知親舊得得來慰我衰顏時一哂亦有叔

弟膺底書新年早發西溪艇可是春初尚怯寒欲行

未行期不准使我旦候秦淮船夜向燭花占合併決

旬攜手始入門已是月正當晦盡病妻強起理盤飧

兒子一班都蠢蠢家門一任造物爲骨肉坐忘更漏

永白髮絲絲說少年負笈從師記齟齬轉眼光陰逝

不留只今忽忽逾知命竹林有酒下澤車自愧猶牽

秋三品叔云天北望九卿何似城南耕二頃聞之動

我宿昔心

天子臨朝出新令臣才何補首宜斥短疏上陳須得

請晤言未了促戒途苦勸再留君不肯向來遠道空

相思見面匆匆別何忍淡蕩春光柳色青桃花吐珠

香花盛官衙散帙頗餘閑一炷清香淪殘茗窓前蕭

蕭雨驟急展轉中宵眠惺惺

金陵贈林平泉太史太史別久學識甚邃

一別年深學亦深暗從千古度金針斷餘大匠希傷

手悟到良工覺苦心身棄功言惟立德念除來去只

存今金陵一笑大江濶天壤斯人着我吟

樂漁樵所辭

樵之所山棲漁之所水處豈豕同遊魚蝦作侶或坐

枯木於深巖或放扁舟於萬里顧身世兮不住以拘

出入雲烟兮杳不知其所止耻役形以謀生兮釣則

食而採則茹吾何知五更聽朝鷄之爲榮又何知雪

夜奪祈連之爲背濯纓兮清流振衣兮高岡是漁是

樵兮有所無所掀髯長嘯兮嘆蠻爭觸鬪者之亡羊

贈菊逸惠君因以爲壽

少從開路踏來岐中歲多才笑惠施蟬蛻孤高臨玉

露蓮花清淨出金泥身堪堪師席名門致室斷笙歌弟

子隨薄俗亡羊心獨耻狂流奔馬力能支手栽彭澤

陶潛菊歌放商山四皓芝愛切同胞還共產撫成猶

子作佳兒遠籬鷗下常爲伴載酒人來每問奇初度

春風三月候髯仙年甲一週時儘容長者門前轍往

得朋徒醉後詩解緩我將從爾隱卜隣同住水西湄

王孚齋兄就官銓部來別留都愛念平生慨然

有贈

意氣君無敵襟期我不違
燃犀驚水族織錦割天機
才大成當晚珍藏識更稀
馬牛呼且應周蝶是還非
將赴公車召來尋南國
歲舊遊人幾在一見客如歸
世味渾無染心緣不起依
神雖誰說說多芥或曾揮
倒屣迎卿相傳經托鉢衣
此行吾道重端爲謝輕肥

同友人登金山有作

長空渺茫何所有
大江西來白龍走
乾坤一瀉欲倒傾
橫截中流見跟肘
靈骨原分混沌精
孤峯力與狂

卷之三

三

瀾闔砥柱東南須着此
流者峙者看同火
閣道層層霄漢懸
天清風急鼉鼉吼
登高作賦愧大夫
縱目聊因洗塵垢
同遊數輩俱得意
各各無言但搔首
想當萬丈根盤處
水族憑陵古今守
化工變幻世不知
蛟螭吐珠貫星斗
寶山我入今幾回
日暮歸來笑空手

送火元卿赴山西憲幕

東土逢君入幕時
傷心同賦鶴鶴詩
時俱有愁過客

鬢蕭條改身在年華
荏苒移戎馬近聞三晉急
軍儲更恐萬方疲
陳琳最是工書記
破虜先傳露布知

以存翁徐相公乞休韻四首

以下北小

一體乾坤未休壯時行處少時修
滄溟是大熱收滴泰華成高不讓丘
四海歸依元輔望

兩朝眷顧老臣謀
陽生幽谷回春手
何用蓬壺問十洲

周家滋至值天休
一德還資輔理修
誰道公門盡

桃李共看霖雨足
郊丘位高轉切憂
勤念功就方知遠
大謀愛國愛身原不異
玉堂天上是瀛洲

動非逐物寂非休
宇宙擔當性亦修
心事白頭懸日月
身名青史重山丘
中宵筭賦甦民瘼
幾處籌邊戍

虜謀草詔助成新
政美魚遊春沼鷺
春洲

卷之三

四

賜沐餘閒亦不休
職司百揆切交修
經綸腹內滿兵甲
文學場中富索丘
力挽流風還大雅
坐無聲色定討謀
搜羅野澤徧遺逸
悵望多虛舊釣洲

送少宰林對山赴任
留都次徐存翁韻二首

聲價儒臣動帝京
此心如鑑亦如衡
職聯太宰

君恩重官是仙曹
世網輕丹陛風雲
頤佇望蒼生霖雨
更含情講筵早晚
還耆舊休道淹留
白下城

天子文思坐玉京
文臣前席近台衡
補來龍袞絲細
携去爐烟冉冉輕
戀闕敢忘三世寵
瞻雲却

慰十年情一生忠
孝關心事莫滯班
衣故里城

送少司寇鄭琛浦致仕

權門炙手萬夫爭君抱大壑清冰生鷹隼天空振毛羽挽着頽波見孤柱當時勢路競苞苴公獨再上臺臣書愛惜民膏痛至骨到今墨本傳宗室方負齟齬拂袖歸瓶粟屢空妻子饑好飲何妨酒錢覓戲作大字掃禿筆詩成落地金石音抽琴去軫誰知心半畝宮牆棲鄭圃颺颺高風動寰宇萬事浮雲忽變更世途出否躋文明廊廟需材頒漢令宰相薦賢先帝聖一朝詔使來到門看君抱甕方灌園君恩深重旋登車結束劍珮隨先驅

集卷三

五

今皇臨御朝政新手持法紀龍飛春謀猷足當

天子使坐鎮雅俗誰逾爾渥洼龍種老精神掉頭只欲還海濱一疏陳乞遂高志

至尊不復煩公事吁嗟麟鳳希有珍暫一出世終難親白駒維繫在斯須紛披春雪水流澌知公戰勝顏色使身世虛舟隨所如我歌短韻贈公往試問東門車幾輛

正法寺訪何古林中丞不遇

肩輿來問維摩疾悵望禪房白日局趺坐繩床經宿設叅心栢樹統庭青前塵尚逐堯羅臂初劫誰收書

須鈴更欲扣關何處是半生醉夢籍君醒

贈華玄谷水部分司武林

掃除陳語吐瑤華箭括迎鋒了不差龍象大乘堪法器麒麟真種出名家文到湖山神助思豪廻江陵華生花鍊冰未足稱工巧要讀詩書破五車

送潘子謙分教武邑

鄉校曾馳六藝名一官此日去傳經驪黃摠入方臯相楠棟蕪收大匠明滿座共聽詩說好空齋獨覺道心生近聞漢詔求賢急鵬翼猶堪萬里程

戊辰除夜喜思博弟至

集卷三

六

京華旅寓逢除夕兄弟翩來自故鄉守歲喜同宮漏永思家聊慰客心狂可堪椒頰椿庭杳謾說朝衣御座香萬事蹉跎年矢促明朝添得鬢邊霜

送周倣菴編修出使荆藩

珥筆常隨供奉班暫承

天遣下雲端不因玉陛分宗姓那得鑾坡借史官盟指河山隆舊典路行江漢入奇觀採風正屬君家事多少民勞欲達難

送新建伯王龍陽出使遇越因簡諸同志

先賢倡道啓昌辰一泓心傳屬後人近喜河山尋漢

券遙持 寶王展周親使車到處延同志俗學年來
稍眩真白日豈容潛魍魎坦途誰爲闢荆蓁倘收馬
骨因求駿謾道魚珠可混珍宇宙寥寥空老大何時
相向問迷津

次韻答李雲壁卿丈二首

菀李無言下有蹊相思幾度暮雲西身拋歲月過駒
隙跡寄塵寰學燕泥鵬鷖高低各自適彭殤壽夭提
來齊遙知江閣題詩暇白日郊扉正穩棲

無極仙翁盡一圖斯人千古總朋徒江山造化分流
峙文字吾心是典謨聽少鍾期音欲絕醫非扁鵲病
難蘇坐令幻體嗟時暮一夢思君渴飲湖

集卷文集卷三

七

送王荊石司業 留都

周家禮樂重成均 詔許南雍借講臣甲第早占天
下士宮牆環立四方人試從衣褐探懷玉莫向春華
採效顰多少賢才入陶冶翩翩 天府貢奇珍

吳汝礪以海鹽丞改壽昌詩以送之

一官來往逐征鴻再見賢良漢選中踪跡渾忘身遠
近功名好在浙西東衣衝花樹行春雨船趁江潮落
晚風丞職如君才獨美漫將高咏對庭松

送趙龍山太醫南還

探丸聞說起膏肓 御院新恩出 帝鄉面有童顏
因大藥市傳名姓是長桑偶來下榻三公重隨去行
囊百草香多病嗟余身漸老笑從海上乞奇方

送湯公麓改判蓬州

萬里驅馳滯一官再紆墨綬出長安扁舟已慣瞿塘
險 聖世誰云蜀道難珮劒光搖南斗動匣琴聲落
大江寒丈夫莫負懸孤志天地爲家處處寬

西亭中尉見投二十韻兼寄經解古鏡次答

姓托

天潢系生當世泰時河間稱善樂劉向是經師驥墮

集卷文集卷三

八

初行地鵬飛更徙池交因國士結齋共野佛持玄鑰
重重扣遺編一一披不將身役役寧爲利熙熙麟旨
森凡例義圖玩古詞海濤驅滴滴芻狗笑規規筆落
梁園乞碑成錐邑推屠牛衆竅解倚馬萬言隨憶捧
金門冊曾酣鉄寺危夕談要月坐春望受風吹種髮
時時短衰容歲歲移誤叨三品秩空負百年期高義
追疇昔雄文謝險陂奇書垂老愛明鏡照形悲珍重
携懷袖光華襲散惟囊慚脫穎手斷欠運斤資道岸
登登遠名途逐逐疲無聞過五十來者定如斯

送大宗伯高南宇致仕二十二韻

落落乾坤內尚書足有無百僚師正色三禮屬醇儒
氣與秋霜凜形同野鶴孤始終方若矩表裡合如符
先帝升仙馭

今皇踐寶圖烏號思莫展 紅日手親扶謹議傾時
輩真心決丈夫題封名器惜明察吏奸誅望實隆宗
伯才宜秉要樞世皆依北斗公懇乞西湖屢疏
天回聽群情

帝特俞宮銜加異數傳食賜先驅人物瀛州客江山
造化徒意隨流水淡恩戀上坡殊竊忝同年好追陪
盡省趨登龍露潤澤倚玉覺頑癯莫逆論高義分離
嘆畏途齊名慚李杜清夢想唐虞黃髮誰當路蒼生
且向隅那堪長治策未盡老成謨樂豈容吾獨身還
與衆俱佇瞻 丹鳳詔霖雨萬方蘇

衰病乞休二首

封章再上噴歸與造化何方着病軀隱几未能還應
客執鞭無用且從吾三年鳴珮慚羣玉幾夜扁舟夢
五湖縱使業由滿山谷不妨稷契自唐虞

夔龍接武

聖皇前據臂支頤我獨偏才是朽樗難別望志存溝
壑憶當年鳩飛決起惟榆地盡足跳梁只并天大小

婦知原分定羣公萬一肯相憐

病中謾述二首

咄哉可怪身無用老矣堪傷道未忝自覺官途遭數
偶敢將祿食比朝三醫能治病嗟難遇書爲勞神久
不探若道有人來問疾淨除客舍當僧菴

閉門一月意蕭然病裏忘機靜裏天陶鑄在人原有
命形骸於我本無緣雲端過鴈催時急葉底鳴禽得
氣先願賜歸田蒙

帝力採山猶及蕨芽拳

暮出都門投廣惠寺宿

劒佩飄然去國臣且貪僧榻一宵身

聖朝優老許投老客子畏人常避人祿位恍疑前世
事衣襟淨洗後車塵可知色相空諸有卓地無雖未
是貧

潞河舟中

一棹清燈坐夜深行行明日返山林休官已了一生
事戀 關猶懸百里心靜覺河流鳴澗瀟瀟夢疑 宮
漏杳沉沉要津只合還高足 馬衣冠自不禁

河西夜泊

深藉

君恩得賜還地踰百里望長安軍需萬舸輸雙闕客
貨千方聚上關山水敢云琴調寡斗牛虛映劍光寒
向來海內災傷奏每對題封不忍看

天津七夕

舟泊雙流占海稍天邊七夕又星橋槎通銀漢三秋
客風送滄溟萬里潮歸去南山餘業在望來北斗此
身遙乾坤回首堪遺恨未答

君恩病寂寥

何青道中

何用工文作送窮一舟滿酒意誰同秋生歌枕驅殘

【唐詩文集卷三】

十一

暑天爲歸人看便風此日行藏看結局他年南北嘆
飄蓬日遙欲辨長安路舉目浮雲正滿空

靜海夜泊

一榻騰騰醉着眠洪鈞消受未爲怪夢回獨夜身猶
客月掛垂楊影在船角也自然宜去齒夔乎何事却
憐蛟清閑富貴皆天賜算海量砂世亦偏

奉新道中

中流顧影雙鰭最喜朝班謝玉珂望遠無心能極
目放懷隨意或長歌雲嘯日脚翻餘照風送潮頭挽
近波百種我看終不住千金臨化客消磨

衣泊興濟有感外戚張氏故居之地

恩澤當年冠列侯只今安在水東流始知熱處爲提
弄誰戒權門是覆舟朝權發華難到夕井梧落葉早
知秋榮枯本是尋常事清夜無端莫起愁

滄州道中

一片平原萬井煙綠城曲曲走長川居民煮海盡輸
國漕卒奔流爭擊舷南去四方通道路北來三輔旌
幽燕願如東海皇恩濶誰奏通租放百千

東光值雨

微雨空濛草急湍孤城杳靄有無間極知風伯揚
利不見陽侯逆浪難儀鳥托枝秋夢穩卧龍收甲海
天寬此行遲速渾忘却贏得陰晴一樣看

臨清遇劉西坡兵憲有作

老我還鄉甘寂寞逢君傾蓋結綢繆曾經虜寇諸邊
事新領兵戎抱國謀冀闕何人收壯士朔方終歲
暗毛頭清談坐對移時久歸去江湖祇益憂

張秋作

燕臺建國帝圖雄驅石疏渠障海東千丈臨河龍
避寇萬年足食禹爭功鳴蟬嘯嘯依秋岸喬木森森
挺暮空群策漢收看往蹟白頭吟眺際時隆

張秋四寧遠領武功伯往績

金堤初築濟漕船九堰兼膏萬頃田泮水已平庠帝
後雄才誰過武功前龍宮徙族犇千里海若安流納
百川經濟後來非一手乾坤儲養却多賢

羊山舟中逢翁見海少司空有贈

人仰文章能歸吏

帝咨岳揆簡司空不辭行地窮泉穴常見浮舟住屢
宮赤子獨援真已溺波臣分派戲神通向來石畫天
人合看取還朝告禹功

舟中與翁見海燕坐

嚴卷文集卷三

七

三十年前筮仕時與公相見白雲司每傳好事人多
頌再接再高風世一移冰蘗共看心似水星霜剛染鬢
成絲乾坤整頓須才傑樽散無成只我悲

平原旅思

光景催人頻老少堪與載我幾東西昔登第時爲一
世舊遊宦處過三齊名山敢望藏文字芳草行將伴
鹿麝赤霧朝來消白日歸途不見武陵迷

桃源夜泊

朝衣新解辭官守家事無閑尚旅棲天與湖山多富
貴舟隨雲水任高低老年誰作籠中鳥壯志都消夜

半鷄小酌黃昏當月坐酒杯光射碧波齊

東溪同王曉峰舟泛

以下少宗伯致仁

雨歇川原似掌平四圍山色洗來清風搏白鳥穿雲
沒溪入蒼顏畫影明任答漁樵言不避已甘樗櫟夢
無爭相携同伴餘何事欲乞良苗學偶耕

靜軒兄舉弟二子詩以志喜

仙菓纍纍生碧海蚌胎得得出龍江人間龜鶴年千
百天上麒麟壁一雙僮僕歡忻迎上客老夫笑傲倚
南窓從今身外無餘事兄弟頻過倒酒缸

秋深訝菊逸惠丈不至

嚴卷文集卷三

十四

美人不見悵清揚咫尺翻疑道里長白髮時時親短
景黃花日日近重陽殘書插架螢光冷破帽隨人舞
影狂移玉倘能來作伴舊醅開取共持觴

玄卿壻得第而歸務爲近裡之學因携其詩至

舟中讀之有作二首

新得科名舊業存欲承家學答

君恩臂鷹袖手銷餘技抱瓮無機且灌園高鳥養成
三歲翮閉門著就五千言乾坤有子容吾老把卷長
吟過遠村

汗血曾驚千里駒未經鞭影向前趨雄稱世上萬夫

敵學接人間一脈儒遊刃入牛行處解習心見獵坐
來除期君百煉工夫足高視浮雲任卷舒

茅山上宮二首

崇岡互高下曲磴轉西東棟宇層層構樓臺處處空
丹梯雲壑上金簡石函中更入三峯頂冷然欲御風
排雲出層閣鑿石占高峰平地開三水中人列人重
鶴巢前代樹鷄應曉時鐘信宿烟霞境仙源似可逢

下宮二首

經時溷塵俗偶爾入名山玉殿當空敞金峯極目還
路迷仙子杳月落夜壇寒大道明明在嗟哉醒夢間

卷三

五

一峰

華陽天作洞句曲地通仙鳳吹來松際龍驂下日邊
雲深常護石樹老不知年我欲修輕舉其如雪滿顛

二峰

飛巖縹緲拂雲端彷彿高峯作二難砂護三陽靈寶
秘石盤四而拜壇寬最憐仙境供素白那得童顏注
渥丹少日蹉跎堪悵望桃花春水路漫漫

三峰

中峰北下更攀躋擬見三仙費品題縱讓兩崖雙豎
出不妨四望衆山低閣虛臺嶽迢迢架窓入平蕪面
面齊白玉銅鐘復何許前朝回首夕陽西

積金峯

三峯餘氣結仙靈頑石丹成盡化金渺渺飛雲看鶴
舉時時枯木聽龍吟瓊樓高據千尋地魔鬼潛窺百
鍊心貧相何緣探寶藏洞門遙閉亂山深

題靜軒兄湖次山莊

門臨疊畫四山圍喬木參天拱翠微雨後近看蒼壁
潤春歸初見綠陰肥疎籬編竹通樵徑澄水浮舟下
釣磯世態不交防檢少道人於此更無機

遊張公洞二首

振衣岡頂俯崔嵬雙樹當空一穴開石像爭奇懸寶
蓋日光拋彈走仙臺已憑盤地金鰲力更想擎天玉
柱才到此萬緣渾欲盡不愁歸去路迷來

山如衣褐外無研一竅纔開百寶懸忽訝空中窺寶
相翻從地底到諸天龍蛇雜遝爭巖徑煙霧溼濛濛
乳泉此處素珠如不得枉教方外費談玄

遊善行洞

路過楊嶺下從天更轉山頭遠結緣四面墮崖諸險
護中峯托鉢一僧禪綠齊洞口新篁籜紅落巖前古
杜鵑我去復來何所爲倦餘聊借白雲眠

遊茅菴

行盡嵯峨到上頭凌虛但覺此身浮半天色相三生
度千里湖山一望收雲氣下依蒼蘚住日華高際碧
空流悠然八極淹餘興安得青年恣遠遊

遊玉女潭

扶杖升天壁低身下碧淙人傳仙子跡我向玉潭尋
名自後開闢源誰測淺深霞明脂葉水日照鈿拖金

卷之三

七

投石探餘響浮杯試淨心遙看千嶂合不受一塵侵
映樹層層翠含雲片片陰壑虛聲杳杳山枝氣森森
我夙貪幽賞因之滌素襟何緣來解珮還喜得抽簪
應接神無暇登臨思不禁回車當暮景歸路發長吟

次韻答吳生

功名已是幻身餘千古興亡一廢墟世事紛如塞翁
馬人心險過太行車若知大化終歸盡肯羨浮萍我
不如看破榮枯堪一笑紅塵多少泣前魚

送張嵒嶠中丞巡鎮東吳

以下南大司成時作

日閃旌旗仗鉞行春光澹蕩秣陵城波清大海坐銷

甲天送長風爲洗兵幕下有才收驥種民間無事看
農耕白頭典教非吾任將傍棠陰寄此生

壽許石城太常七十

古稀稱壽正臨春曾是南宮第一人地聚衣冠星動
象咸逢甲子嶽生申鳳凰臺畔烟霞句燕雀湖邊雲
水身更有丹書傳石室肯輸黃閣畫麒麟

癸酉瀛洲仙會

天邊二妙神仙客携得瀛洲入大觀桂子香飄金
闕迥星文光動玉堂寒喜從平地超凡界笑向前身
覓宰官此日蓬壺同舉白何時顏色却如丹

卷之三

七

壽陳母蔣氏八十

翩翩婺女動星文九十人間幾度聞歷遍太平經六
世再逢花甲又平分庭前義訓惟機織地下心知只
布裙便到百年剛一瞬還期長久見仍雲

挽岳懷穆

弱冠游黌校中年夜鳳麟高吟日一首四壁歲孤身
每詫容顏少常矜步履頻招魂吾有頌君系出忠臣
挽下懷麓

一經窮易了五鬼送何難處世常孤客謀生在一簞

丹心垂老壯白髮帶愁寒瞑目衣巾望黃泉淚未乾

余舍無菊偶訪尹洞山宗伯寓見菊盛開

久與名花定友于奈何花不到吾廬也知顏色心
染試共冰霜意未踈動處當增標子子開來面壁影
如如對君便憶開三徑伴還鄉賦遂初

風落瓜棚臺上有短菊一叢

棚藤砌草滿庭荒蕪茂秋容覆短牆烈士處囊終脫
穎佳人在谷故流芳放教擎露和根長留取凌寒徹
骨香天意栽培原自定白頭相對借餘光

董幼海少宗伯將歸歌以贈之

使君一疏投南荒十年劍氣衝斗光形骸土苴不足

卷之三

九

道護持名節如懷寶千巖萬壑饒瘴癘九死一生

魑魅曹溪銜獄飽經來震雷不動陰雲開欲托巫咸
翹上帝虎豹斷斷九關閉空矜傀儡胸次豪鳴金戛
玉揮彩毫 明時誰使棄麟鳳幾回輶晦身逾重

詔書一日召賢良解釋禁網登 廟堂旋膺

簡命適南國肅肅羽儀稱宗伯冰壺含露清見底鷄
也肯與鴟爭鼠白衣條忽化蒼狗世路巉巖何不有
後來好事物壞之冥冥簸弄忌多取君不見有力負
山夜半走鐵作門限鬼拍手輪君慧照一宿覺後來
寒曰盡翻却若道虛名真足依必須盡餅堪充饑因

頓捨素所愛一笑始識乾坤大游魚得意忘江湖
九萬天池鵬不礙澄之不清淆不濁盛德何妨太白
辱本來面目常自在好醜誰能逐人改要知芥子納
須彌莫如河伯談東海

蝦蟆庵獨坐賦菊

南山曾誦句悠然比日離披向梵天花散講堂供說
法清分香室助叅禪已無送酒煩官騎祇有餐英續
楚篇獨坐空齋塵不起肯將晚節闢婁娟

珍珠橋見紅白菊二本

霜凋碧樹錦屏空雙菊誰培玉露中冬日始淒花有

卷之三

十

主秋風已過蝶難通素娥照罷粧疑白仙客丹成火
騰紅爲問幽人何所好清光的的與心同

銀臺周與麓招飲看菊

無數秋花喚眼青霜姿原不作娉婷丹霞千載鶴舉
頂白雪一群鶩翦翎高朵巍巍俱入室疎枝落落各
分庭共來把玩須拚醉那計歸途已戴星

賦黃菊一色

高戴黃冠朵朵勻不煩雕飾自然真色香冉冉動盈
袖紅紫紛紛空效顰土德暗司元化柄金光出現法
王身一樽盡是看花客不及東籬欠酒人

送唐錫玄卿使秦三首

以下北大
宗伯時作

爾携妻子客長安余亦衰頽戀一官
早歲傳經心事在暮年秉燭別離難
身將周典敦同姓路指秦關入大觀
想到離頭應念我夜深北斗劍光寒

壯年伏節意何雄百二山河指顧中
函谷依微瞻道氣咸陽彷彿辨驪宮
且看客部乘槎去正值降王款塞同
欲慰相思在何日歲寒江上報歸鴻

乘龍當日重門闌此際提攜在鳳盤
却怪岐途堪墮淚謾言先達可彈冠
光搖劍珮星河動翼奮鯤鵬半宙寬
知子平生多遠志好圖形勝入來看

送別玄卿因憶諸子

夏日江頭別五男秋風送汝淚仍含
父探禪理虛疑定一動鄉愁自不堪
驛使關中行擁節家人庭畔各分甘
嗟余獨客垂垂老風雨三更夢草庵

益之以詩二首

少小論交管鮑知只今垂老嘆分離
蓬蒿我輩原非志陶冶天然任所之
寒近雪山開府處居駐茂州春歸錦里下車時
共憐別駕淹文士草檄新傳諭蜀辭
懷玉何妨衣褐處却從國學佐成都
才堪司馬登高

賦路向王尊傍險驅星動益州飛使節
風清蜀道護儲胥喜君驥足今方展
莫戀尊鱸憶五湖

五言四律

冀北堪師士川西遠入官乾坤吾道重
宇宙此心寬學用三冬足歌騰萬井歡
文翁今再見蜀道定非難役役百年內
迢迢萬里餘河山入流峙日月送君諸
志以凌雲壯文因濯錦殊欲知消息好
頻望報雙魚百遍過吾廬清談勝讀書
解來琴共調別去榻應虛歲晚勞分郡
天寒且戒途停雲思不極初月下塔除

夫君抱奇氣

天子況同時寥落人間世遲迴國子師
委形已隨寓至寶終自持誰道鳴岡鳳
巢林欠一枝

南宮秋思示諸進士二首

繚繞南宮

北闕傍憶年三十此為郎寸心垂老偏
懸日短髮經秋更著霜壤土豈能增泰
華曝芹聊欲獻君王願言努力夔龍會
莫負明時際有唐濟濟英髦聚一堂
森森爽氣接明光喜從玉署生清思已
覺金鑰送早涼此日衣冠趨禮樂他年
勲業

看旂常着鞭須及青陽日不見樽材老自傷

元旦朝賀

年華倏忽及茲晨玉珮朝

天六十人風靜星河帶微曙氣蒸宮闕入初春
帝語當金殿祝首官班上 紫宸衰晚豈知榮遇
白頭潦倒報恩身

送董一槎自大同遊太華二首

北門雄鎮入雲中西嶽峻嶒指華峯馬度三關迷野
望手持九節訪仙蹤高攀玉女逢奇石遙覓希夷對
古松畫裡有詩討裡畫知君收取意兼工

履菴文集卷三

三

名山有約宿生航五嶽經行此是三胸滿烟霞非有
癖心忘身世得同叅步臨絕頂侵天界衣帶空雲下
夕嵐自說遠遊猶未了又移清夢向衡南

感遇書懷

天畀才偏弱交稀跡復孤此身如墜葉同類豈攀孤
乘傳叨恩渥還鄉感歲徂寸心憂故在未敢樂江湖

致仕辭朝

衰老從前久不支空矜際遇托 明時每憂職事堪
心折深藉言官極力疲行止乾坤皆自在榮枯天地
亦何私懷恩欲報應無日戀 闕沉吟有所思

解任還鄉

誰鑄頑軀造物為幾緡銀鍊到來還那能國士酬知
已祇覺官曹負所司指我閒來惟玉佩隨身携去只
書帷便尋舊隱還東海却怕羣鷗已起疑

過東平德安悼馬中丞梁翰檢二年文二首

東土饒豪士荒原荏故人常帶鬱相望一一連成陳
爾隔千秋日吾留幾歲身若知生息理長夜豈非春
種地謀生足教童度曲新寧知再閱歲奪此兩賢人
別館清秋露殘編白日塵我來思舊事寂寞過河濱
即事吟三首

履菴文集卷三

三

虜款雲中塞烽銷薊北烟五年頻貢獻萬里洗腥羶
犬豕鳴嗥伏猿狙喜怒偏將軍承賞賜切莫廢防邊
玉葉托天潢金枝歲歲昌如何傾國賦不足膳宗祧
變姓供人役顏銜救死亡誰調膠柱瑟須及早更張
本執掃門役翻盤要路津誰能操國柄無使洛刑臣
甲第連三輔朋儕動萬人狼貪殊未已刻骨小民貧
道中書懷

莫道懸車志未酬洪鈞佚我念全休已知顯顯成疎
拙肯向冥冥起怨尤狂放野懷隨戲蝶閒行古渡趨
浮鷗老年無事安心法天壤何方不可遊

過徐州

漂泊彭城夜疎燈寄一舟身方辭國政心尚切民憂
室總登魚龍涯難辨馬牛遺黎散欲盡况復困征求
冬至前夕二鼓渡高郵湖

灰飛六管知長至壇擁千官憶上都衰儒老臣違
御側夜占風候渡南湖

壽陸樂莘八十

以下宗伯致仕家居作

聞道稱觴八十遙平分秋色正中宵撫摩孫子見三
世生長昇平過五朝庭下有人游學校村中無事
話漁樵願言百歲徵人瑞誰向侯門美珥貂

丁明府爲余視定墓地有感二絕

塊然身後欲何求群蟻收功飽觸腰深藉君僕通遺
化那能人物重山立

只愁臨化寶俱銷未死山川已寂寥異日何人起先
哲却無名字到芻蕘

遊中隱庵用潘子德韻二首

城外招提寄一隈尋幽時到講堂來林間花蕊紛紛
發天際雲陰忽忽開清磬無聲禪意寂空幡不動道
心回比年廢齒忘言久新偈還因戲辨才

結經旬卧草屐試參禪子問西來一庭花雨諸天

近雙樹祇園上界開食鵲每後施處下露牛不待搜
時回人間無用真爲用社標山樗最有才

七夕同王龍溪燕坐有贈

丁巳茲宵是聚星喜逢佳客亦中庭八句自鍊猶龍
骨一竅真通大造靈道氣已占眉鬱鬱天機偏覺月
青青倘泰玄論知常往不向浮生嘆水萍

立秋

東風半月暑全輕秋入新涼枕簟生短髮又隨梧葉
落微吟欲伴蟋蟀鳴銀河閃影九天瀉玉露溥空五
夜清景物依稀人自老不禁思慮尚營營

秋懷用前韻五首

屢奉文集卷三

五

老去渾疑萬事輕秋來依舊百愁生徒聞人世爭
鬪不見朝陽有風鳴今古香花棋局變乾坤感慨夢
魂清一從胡款雲中塞咫尺邊牆布虜營

富貴浮雲過眼輕衙門聊爾托吾生日臨大火當空
耀氣動寒蟬刷翼鳴河漢含星疑合彩芙蓉觀水映
雙清此時百念俱灰燼著策無勞問四營

湯米不捨一毛輕墨子施親等衆生可是世衰稀鳳
占競將管測學蛙鳴長空豈礙烟雲陣皎日終教
野清岐路亡羊應早辨莫言林下盡無營

明時典禮職非輕豈料叨承愧此生每與上公聯珮
立數趨三殿侯鍾鳴南宮回首撫陳跡北斗頻瞻空
太清一事不膺今卧病扶身藥餌費經營

年學道宜情輕投向名師是宿生藥用刀圭看起
死琴彈山水聽長鳴受形那得分人我處世難容混
濁清但使致身隨所化菟裘歸計未須營

贈玉音禪師

幾年說法向台溫杖錫還山舊寺門却喜寶珠隨臂
指已看金液混瓶盆托鉢光陰無去住轉輪日月任
朝昏慈航到處逢人渡半偈須留且勿言

履齋文集卷三

三

喜辰陽丁天門文學至

青草經時沒講堂故人千里至何方歲移莫訝形容
改身在偏憐道義長幾處山川足吟咲一庭風月誦
文章遙知太學傾同輩名姓從來易擅場

喜唐傲純外孫得子

偶值祠
堂生芝

汝得初生子吾爲四世人麒麟天降種芝草地輪珍
甲第傳家盛儒林接武新定然成宅相何用問星辰

送隆甫三弟赴福建臬司從事

年踰六十是衰期復向鵲原嘆別離五月衣露梅子
雨八閩香入荔枝時紀綱籍甚稱賢幕清白流聞只

素規一職膺身須報放秋風切莫動鄉思

黃海南送櫻苑

骸竅通君臣方驚病渴身一籠鴻朱實萬顆破清貧
防甚江頭鳥嘗先我輩人因思芹曝獻恐作荔枝塵
喜字齊王六丈自蜀歸住余園舍二首

三歲川居路八千山長水遠思茫然容顏不改還雙
鬢消息初傳又半年虛室靜看清宿霧層軒數許論
遺編乾坤無恙兩人在欲嗣師門老着鞭

幾年蜀道歷崔嵬却喜今朝萬里回參井捫天登劍
閣雨雲迷路下陽臺簪纓得解曾無繫羅網虛張了
不猜况是東籬黃菊候肯輸陶令賦歸來

履齋文集卷三

三

游工文庵有感次唐師舊韻

道義交游一脉深泫然誰復聽琴音河沙看老年年
境香觸黍同處處心齊素共持惟釋子紛華無羨是
山林此身消息隨天壤不爲長生始惜陰

生辰用韻

六十三年感慨深耳根今日喪雷音耳聾半生學道原
無道中夜安心又有心已解榮名輕世路莫將枯寂
住禪林欲知老至尋常事請看庭前石上陰

次徐存翁韻識感

道在羊際身當失馬時
星星頭已白滾滾歲如馳
用藥思秦扁彈琴望子期
伯淳居甚近禮拜一何遲

書懷次唐玄卿韻二首

回首塵蹤踏雪鴻
昂霄無復氣冲冲
溪流泛泛一春雨
林樹刁刁衆竅風
學惠閑門猶是泥
求齊操瑟未爲工
祇應坐卧消長日
老去生涯退步中
莫起浮思欲射鴻
漸疎聲味近玄冲
雲生雲散不知處
花落花開一任風
自喜容顏天放老
誰矜篆刻世稱工
遺珠索處何由得
占夢那知是夢中

喜玉音和尚還山二絕

展卷文集卷三

元一

還山杖錫白雲開
世界三千下講臺
我欲因之扣新得
却無一物帶歸來

托鉢隨緣應世人
明窓落影坐時真
怪哉喧寂常如是
爲覓如來不二身

善權寺同陸五臺司空夜坐

吐盡精奇落碎金
禪房喜聽海潮音
可憐滿腹三生話
不減匡時一寸心
無藝可名稱道術
有形不著住儒林
殷勤拈示將何報
爲惜餘年秉燭陰

同陸五臺司空游善權洞

初上巖頭披宿霧
却來洞口掃飛雲
山川開闢今還

主客登臨我與君
玉璫琅玕窺地脉
石懸獅象訝天文
誰言混沌不堪鑿
直欲追論儵忽歟

與陸五臺司空話舊

隻眼惺惺冰鑑開
時賢一一品題來
薦書濫及三語掾
散質原非八座才
塞馬忽亡翻是福
冥鴻高去了無猜
且歡面目依然在
還向山齋對五臺

陸司空既別復留覽芙蓉龍池之勝余不及陪

一別孤舟已欲東
更聞三宿住芙蓉
胸藏丘壑不辭兩
身帶烟霞亦馭風
蜥蜴滿池龍出水
松篁彌谷殿凌空
文星到處山靈迓
悵望仙踪我不同

展卷文集卷三

十一

金沙寺訪陸五臺司空已去

山中正望一宿覺
湖上先歸半日程
病體那堪醫藥少
禪心應向別離輕
竹陰寂寂尋行跡
柳色青青長道情
思到無涯思不得
禪床月上夢魂清

重到靜軒兄湖汝山庄次舊韻

萬竿修竹綠成圍
地隔塵囂暑氣微
夏雨隴頭苗黍長
秋風溪上鰕魚肥
羣峯繞屋輪屏障
茂樹臨流隱石磯
暇日閒談共棠棣
不須奇好落玄機

寄張元洲冢宰

冢卿向歲乞歸休
華髮蕭蕭范蠡舟
和氣飲人冰泮

日名途脫屣石橫流身遠
北闕巢丹鳳家住西湖
狎白鷗聞道一關門學清淨
鱸魚蓴菜一無求

遊堵湖泉園池四首

大隱住何鄉開池寄草塘
我尋三月約風作半秋狂
雲雨終然對乾坤為底忙
同心恣同賞但覺道情長
龍蛇驚見字花鳥絕愁詩
筆落芭蕉葉詞翻楊柳枝
鯢鵬能致遠蜩螗不辭卑
小大道遠在窄容掛一絲
遠望樓堪倚重來犬不驚
銀絲庖畜脚玉粒捧新粳
曲几時時隱浮雲事事輕
慚余今喪耳隔壁聽吹笙
歸路方携汗旋風又轉棧
主賢仍下榻客至似還家
桂子金飄米芙蓉水榭花
天然看不厭秋思杳無涯

陸西無遷居次四首

旭日遲遲愛我廬
騷人也復卜隣居
試從市隱叅喧寂
不向星家問建除
客子每來多長者
世途終見覆高車
室中容膝無他物
只著茶經陸羽書
逆旅人人占一廬
寂寥偏愛子雲居
園花種種携堪灌
庭草青青任不除
近郭有溪時下鳥
比鄰如我正懸車
新詩落筆從人乞
莫作彌明厭俗書
已知天地是遺廬
城郭何妨大隱居
帶得詩篇光戶牖
招來鳥雀戲階除
一巢托息潭如鷄
十里尋春不

問車看爾忘機應住世青鸞他日定傳書

矜寵何人夢直廬
清高爭似野人居
四時佳景供吟眺
百種閒愁總破除
晚節獨裁彭澤菊
危途應笑太行車
詩壇共說君才進
知是囊中得異書

高郵魏象岡上舍以其父曾為余屬吏相交甚
久每隔歲輒渡江顧余於陽羨今來一月矣
別去就選贈之以詩

帆渡瓜洲更向東
如君高義古人同
為尋知己來江外
每語先人似夢中
至以隔年如北鴈
相從一月愧春風
清才自有凌雲質
伏劍臨行膽氣雄

除日用韻

無事經旬不出廬
祇同詞客賦閒居
三千三界身猶幻
六十六年歲又除
莫羨從人誇後乘
幾看險路覆前車
灾祥自已非天降
何用推尋卜筮書

壬午元日次韻

憶昨休官返故廬
六旬康鹿伴山居
門迎賓客惟三徑
眼見年華忽七除
曾引上元朝北使
每通重譯指南車
太平行止皆堪戀
願頌同文一統書

新年書懷

新構層軒近道廬
綏興言笑任吾居
在家一似出家

境去日漸多來日除片芥何人揮妙手輪轅徒自飾
虛車聰明見解都無用誰暇分疏八字書

立春日黃對茲邑侯送春酒用韻

歲月推遷只舊廬里問鷄犬總安居天無沴氣占豐
稔邑有神君出選除共仰清廉常繫馬獨慚鄙吝
焚車舉盃一酌春風滿喜見循良漢史書

人日少韻

人日春風散廬氤氳一氣與天居梅花似雪堪攀
折桂葉含香莫剪除老去清齋羞列鼎閒來緩步當
安車棄殘不是揮毫手每得新詩命僕書

喜許子仁至

宴坐覺人聲逢君倒屣迎心無存願息話不到謀生
時至千花發春來百鳥鳴何當狎童冠溪上踏歌行

壽李介貽從舅八十

族自老聃姓人傳南極靈百花開麗景八袞啟遐齡
祖父鍾餘慶兒孫課一經舍惟來鳥雀足不離門庭
貧樂他無羨紛華跡盡屏諸緣同止水萬事付浮萍
直性如弦矢洪音響劫鈴溪聲聽泛泛山色辨冥冥
耳目占難老光陰屬健形外家吾自出舅氏足儀刑
早歲棲塵鞅微才忝

帝廷泥金一清渭惜流溫晚脫功名路重尋竹
石盟徒然心炯炯已是鬢星星獻壽隨斑服稱觴醉
綠醪耄期長在望骨肉眼終青

催僕田

衰年住世都無事終歲謀生只有耕食力未須羞學
稼祈穰聊爲助輸京平疇足水家家雨布穀催人處
處聲坐享太平還自幸薰風長日夢魂清

金秦二學博同新進諸賢見過二首

蓬門佳氣爲誰開欽見賢良冒雨來文是生儒占國
器志非溫飽笑凡材相將鴈塔題名去贏得龍舟奪

錦田況有名師著鞭影他年勲業在麟臺

文星昨夜動三台鳳質奇毛滾滾來筆落珠璣雲錦
手氣干霄漢豫章材聲名好爲吾鄉重學問應須早
歲培樗櫟似余堪作鑒光陰如箭白頭催

郡守蔣少虹至

王程盛迫尚相尋高義飄然動古今暑氣鬱蒸秋正
烈寒門閒寂草方深清談歷歷醒塵夢白髮垂垂感
素心徒步渾忘五馬貴欲持聲價比南金

送蔣少虹守韶州

黔南幼學嶺南行聞道炎方近偃兵滄海夷夷隨令

轉曲江恩澤逐流清一官報 國心長在三世傳家
政有名疇昔期君應不淺相逢是別若爲情

壽震川周丈七十

俊逸君多藝迂疎我獨愚形骸分大造踪跡落世輿
巖含齊頭角師門學步趨論心懷抱盡見面笑顏俱
磊落隨才騁飛騰任運驅鹿鳴登國器鵬翼阻天衢
先輩存規矩諸生得範模恩常周百慮慧足反三隅
琴調誰知已經傳老宿儒端歸息塵鞅踴躍蛇泥塗
淪茗依陽羨烹鮮近太湖潛身羣鹿豕逐隊入鷗鷺
問齒古稀到占辰七夕紆河明高照耀鵲喜亂喧呼

履齋文集卷三

三五

蠅翼堪書字霜毛不染鬚精神逾抖擻容貌特清臞
慶澤培麟趾文章屬鳳雛識能窺古鼎巧不廢新畬
昔歲車懸壁前堂草沒襦吾惟欣寂寂君數顧區區
一水携仙棹單身屏卒徒涼風催早菊纖月掛疎梧
高義今無敵衰年興不孤晚知空是樂善以謔爲娛
自是生涯得蕪將藥餌扶期願來鼎鼎椿桂種株株
詩爲良朋強腸因綺語枯最憐參寶訣可羨握靈樞
秋園甘朱實賓筵醉醪醕逾苑方朔會好繪壽星圖
李孤山餽新米二絕

老憂民瘼望秋成腸斷中宵聽雨聲忽見新粳香滿

室不禁授粲最關倚

詎意衰期又食新餽來將近八旬人接生此是長生
藥辟穀何勞起妄因

秋日雜懷四絕

葉底寒蟬淒露老籬邊野菊盡風開枯榮齊到誰爲
主過去喬松安在哉

老景那從忙裡過重陽偏向雨中來登臨未得酬佳
節弟姪聊同醉菊杯

回首光陰迹已陳化工轉變許誰親昇時相繼一年
去點檢筵前少二人

履齋文集卷三

二六

棋局都迷先後著鬚毛盡禿短長絲觀心擾擾三秋
夢覓句冥冥半夜詩

栢潭孫翰撰見過

文魁天下尚逃名良賈深藏寵不驚民物一家心遠
大詩書千卷意縱橫才華早繫鴻儒重溫飽懸知雅
志輕爲語蒼生待霖雨無煩仙客說蓬瀛

贈吳鶴洲六十二絕

老年堂上仰恩慈報答春暉寸草思阿母從來憐季
子笑看今歲六旬兒

早歲成家富足身四更祿秩轉清貧簞食遺子成何

用花曰初週作好春

壽內兄張思樵七十

姻婭過從齒後先喜君今到古稀年森森喬木臨初
夏藹藹薰風下九天山徑每招樵採伴鄉賓時聽鹿
鳴筵從來積善偏多慶試看兒孫戲滿前

示堪輿士

游龍地脉化機玄執管何人可測天夜半壑舟猶負
走莫將枯骨妄攀緣

贈邵雲江

先代能文後時名察脉高一方人可見二豎穴難逃

瓜種東陵舊詩吟孽壤豪還家頭未白且莫著藏刀

唐玄卿柘根二器歌

龍城院中一株栢薄露披雲足尋尺生來不作大夫
官清蔭常招讀書客一朝院廢樹萌伐枝幹皆材歸
匠石獨有孤根蟠地底埋沒已甘螻蟻食唐君博識
似張華人棄我取親鋤掘知是精靈千歲歲何辭推
挽百夫力歛見鏤骨離金沙拖泥帶水鬼神泣虬龍
詰屈交珊瑚纓絡纏綿掛珠壁怪哉人木兩相遭咄
咄成風運斤質良工慘淡爲經營妙手應心渾若一
機窮千巧入三昧思出九天揮八極斷來孔叡透玲

龍放去刀雖任凹凸功成滅盡斧鑿痕瑞光閃爍

筋脉俄驚兩器出人間有如雌雄雙劍發型口雄者

頭陀盤膝坐雌者侍兒戴盆立暗香觸鼻宿生魂驚

黃眩目本來色豈容題品別妍媸一體半分精力敵

君昨示我古磁爐數寸方壺價三百柔脆虛叨錦帕

蒙無用正可同樗櫟何如此物最堅牢不惜勤勞供

旦夕惟投白業試灰心肯作紅顏改霜節吁嗟戀戀

長相倚何必殺身空濺血管寧穿榻難依憑惠子搞

梧終決裂室中百物爭獻奇安得此寶如鍊鐵君不

見溝中斷犧尊文竈下炊焦尾琴鍾期死後無知音

物理興衰誰是主臨風三嘆感何深

送外孫唐倣純會試二首

孤矢四方償夙志若爲灑淚向江津庭闈始別經千

里父母憐渠共一身莫忘

君恩覃奕葉好從祖武步高塵朝端倘有咨衰老十

載前爲白髮人

之子英才幼出羣空齋嘿嘿謝塵氛風搏北海鯤生

翼霧隱南山豹澤文淡泊此心如止水榮名外物即

浮雲清操莫遺紛華雜忠孝家聲定有聞

王百穀授我以詩次韻贈之

憶在長安性字通最稱豪士動事公千言不讓陸機
賦一諾無慚季布風上苑龍媒空冀北少徵星象歷
吳中吾衰甚矣君不見却喜三語將無同

題吳叔行溪山集勝樓圖二首

隔岸青山過水來憑高結構敞樓臺風吹細浪遊魚
出日射長空去鳥回似覺羽翰身世澗不妨行役豈
圖開主人自是飛鳬客况復即君倚馬才

南嶽崔嵬對結樓西溪綠繞瞰芳洲雲霞散綺添山
色松竹吟風渡水流思入大觀真有過坐堪忘世復
何求夫君素志吞丘壑携向行囊作卧游

靜軒兄邀看玉蘭戲詠

筆鋒拋散已無尖與日爭光上拂簷簷倚肌膚仙綽
約森森行隊佛莊嚴玉顏不受飛塵染冰骨原非炙
手炎欲折一枝歸淨几忍妨翫目亦傷廉

顧涇九見過有作

堂前有客來尋徑門外張羅正下簾倒屣祇因聲臭
合忘年真覺道情兼名如美色千方避操似精金百
鍊堅鵬負扶搖搏翼上龍鱗鱗甲待時潛好同麗景
花侵坐爲狎清風燕拂簷旭日初光君自愛瀛灰餘
氣我何堪頑空莫落觀心障高蓋誰知覆手炎大醫

早成期不淺高岡鳴鳳萬人瞻

湖上口號四絕戲呈震川周丈

開展文章誦二王短檠雙睫老年忙醒心惟有窓前
月半夜殷勤照海棠

水筆運書庭有石霜皮溜雨木爲山興來物物皆奇
遇忘盡頭顱雪點斑

芙蓉襯水氣氤氲秋日開花薄似雲可愛清芳渾不
染肯將色界亂真聞

七顆雲帆還惡風遠拋綸網截湖中紛紛水族俱亡
命莫倚長才困白龍

送蘄州守路伯際入覲

兆協三刀寄楚黃政稱高等入循良心依
天闕行行近澤沛江流滾滾長吏典傷公賢多品藻
御屏書姓有輝光一生事業從今始苞厭王程艱掌

輓玉音和尚

經典篇音字字通還山示寂總成空登壇花散諸天
雨渡世宗傳一臂風鳥下猶尋施處食僧來只弄影
堂容嗟君去矣今三歲四十年交似夢中

游芙蓉寺四首又輓寺僧夢塘一百

荆溪古剎讓芙蓉岡阜岩峩氣勢雄千頃竹園青幃
合萬株松蔭翠烟直探虎穴開山祖遠挹龍池對
案峯懷古遍尋高士跡石橋三到定相逢

渾忘衰謝作山行十日費糧不著名未使風旂漏消
息尚勞僧衆出逢迎秋生萬籟吾無隱日落千峰眼
倍明一宿恍然成覺悟朝來清磬起經聲

雅志名山始一經不辭俗駕感山靈開晴雲氣霽
散獻秀巒光滴滴清常住禪僧施舊榻暫來學士著
新亭老年似我真無謂非釋非官獨倚屏

面臨離墨背銅官知是芙蓉入大觀身出藤蘿疑地

屢奉文集卷三

四

潤目窮霄漢覺天寬聲搖松竹如聞語色帶烟霞若
可餐翻憶住持人去後孤峯寂寞夜壇寒

常持戒律心偏小恥學浮誇語似慵派自性宗期俛
佛食從力出亦明農有時轉藏經匣無數遊僧饒
飯鍾香濟慈航誰得似獨留遺影鎮高峯

送唐玄卿往佐京兆二首

昂然獨鶴在雲端松栢偏能耐歲寒再出已逢強仕
後多才歷盡畏途難隆污自足占斯世喜慍何曾繫
一官我得晚成觀大器衰年高枕夢魂安

欲將德業成先志豈只聰明讀父書懷王火標衣揭

表鍊金翻得失官餘塵跡過鳥隨來去官跡浮雲住
卷舒垂老相依情更切南鴻早覓慰離居

至日同友人登文昌閣偶讀

閔應文昌迺十尋時當冬至我登臨雷升地底中宵
復天放人間一線陰高棟遙占侵斗氣凝雲即是開
闔心不辭下里耶爲倡擬聽陽春白雪音

用韻答王孚齊見和

衙門長閉少人尋惟有初陽歲一臨南陸曜靈驅短
景黃鍾葭管喚窮陰莫嫌機巧人間世不掛絲毫老
去心偶爾與君談造化青天無語透洪音

冬日書懷再呈孚齊

喬松杳杳有誰尋生死乾坤是遯跡莫訝老來難復
少抵歡陽長漸消陰靜觀今古無他事晏坐天人只
此心火欲忘言緣未了尚從寂寞去求音

用韻賦雪二首

寒威催老互相尋一兩經旬雪後臨氣結層霄凝太
白花飛六出鎖重陰松栢青青歲臘意昆蟲寂寂蟄
天心探梅杖藜非吾事高卧袁安是賞音

怪底狂風入暮尋幻師送雪夜來臨光搖淨室連天
白寒透重裘匝地陰覓句吟詩騷客應祈年作頌老

臣心那堪景物蕭條甚獨向禪宮扣梵音

用韻自述

枉尺誰言可直尋戰兢息息帝天臨一中起念皆爲妄道外生謀揔是陰游刃極知牛有地斲輪應到手忘心真機洞觸思狂士舍瑟鏗然點爾音

聞吳氏女得子訝其無報口號二首

鳳鷄驥子喜分胎聞道豐城劍氣回欲問平安無信息不勝兒女浪疑猜

幾回屈指算期程年老猶慚繁俗情從此萬緣渾盡息好因禪寂學無生

以舊服寄吳氏外孫

祖師授記傳衣寶吾爲枝孫解身裳曾握紀綱安萬姓且司襪襦納千祥

游善權洞

兩餘日出淨無塵徑入仙源不問津雲護雷轟分海陸龍蟠象立混天人四時變色原非幻雙眼搖光認未真白髮自知衰已甚敢將詩句擬精神

顧涇陽吏部見過湖上草堂二首

避地住湖陰君輕百里尋鳥魚看上下山水覺高深
觀面知懷玉聞言獲斷金白駒那可繫垂老好賢心

社櫟容吾大人龍讓子奇春風震澤棹落日蜀山祠
屋角緋苑笑沙頭白鷺隨莫逢黃叔度一見轉成思

題九松卷二首

何處天聲捲海濤峯陰隔日九松高採苓服食君同
老好手圖來詫十豪

伏盡群陰只老陽手栽松樹九株蒼葉巢鶴子天仙
下幹作龍鱗山日長

蚊睫歌爲姪旭作

化工握天樞造物無小大人心潛靈根廓然非內外
無欠亦無餘彼此寧相待萬有只一機莫破即莫載

也知芥子納須彌一粒粟中藏世界觸蠻二國戰竭
角鷄鷄一枝過鵬背世人無故逐妍媸本來空洞翻

自臨凝水焦火日夜煎憂慮無端胸次嘎紛紛得喪
爭秋毫利嘴毒淫劇蜂蠆即使高堂廣厦千萬間安
得破顏躋一快吾家季子生頗奇少年性氣稱豪邁
邇來細密學退藏蚊睫作窩云所愛若不炎炎墮劫
塵常見寥寥了無礙莫言蚊睫無所睹半夜炯炯雙
眸在顛當守門何處牢方與蟻蟻嬉遊聊一嘖遠遠
蝶夢正酣甜杞國何事憂天壞諸綠清淨莽空濶從
他八萬四千毛孔無芥蒂至人踵息微更微誰能拾

此別求解君不見尺蠖之屈乃爲停龍蟠泥中秘靈
怪到來只消一滴水排山倒海風雲會高視乾坤汝
具眼令我張目生感慨因之欲擬逍遙篇強作狂歌
年已艾

雲間訪陸平泉宗伯偶得四律

裹粮十日我何尋傳得雲間太史心老更無瑕人似
玉言因同氣利如金名園穿徑親歡笑高閣排空望
廣深悟來處處寰中意不學機雲但賞音

十年不見覺初圓消盡矜躬返自然白酒飲人情似
水黃花伴老日如年君從淨密明禪脉我坐粗頑墮

懷素文集卷三

四三

世緣翻憶紅顏朝氣銳讀書中秘得隨身

兩日春風坐太虛惺然勝讀十年書獨潛鱗角龍興
雨爲得源流水到渠不發狂言惟嘿嘿絕無他技只
如如試從道氣占眉睫縱有閒思也破除

一見開懷撥霧天臨岐還上象山船深衷繾綣渾忘
醉竟日逍遙半是仙酬答下無摩詰病浮沉頗訝子
雲玄索居久矣須人鑑慚愧自覺爾賢

雲間贈莫中江方伯

憶共爲郎早策鞭只今相見貌依然林間耆德八旬
客海內詞宗五十年博讀典墳探古蘊掃除蹊徑出

新篇試看龍馬精神溢松栢冰霜節更堅

西林寺同莫中江方伯宴坐

來參長者不衣冠幸得同心禮數寬長揖清風堪絕
俗旋供香飯且加餐歌成白雪希人和席對黃花向
晚寒聞道超宗名籍甚問君欲乞鳳毛看

壽徐少濱光祿七十

千頃波洄洑水源風流王謝相門孫舞衣繞膝薰麟
鳳勸酒當筵搃弟昆喬木舊居思世澤大官新秋奉
明恩太平叨與君同齒移手林端聽鳥言

詩餘

懷素文集卷三

四六

秋夜二首

蝶戀花

獨坐不知身是客雨送秋聲暝色千山夕數莖短髮
那禁櫛一霎流光便成昔休笑田園生計窄新買
南山箇裏乾坤各夢破松陰眼疑碧從他雲染衣衫
白

蒼蠅投網蟻換火只爲營營惹下忘身禍鶴猿天伴
應招我活計尋思牛角坐居官不似休官可說得
難行笑殺何人果家住吳門身住楚鄉心一點隨雲
墮

秋夢

沁園春

歌枕驚風薄帷鑒月軒窓半開曉一聲兩聲吟蛩未
了三點五點殘漏動催宿世難忘羈懷易動白髮堆
愁入夢來留連久恍舞衣再就挽角重回而今跋
涉瀟湘倚門望那箇眼徘徊記孩提學語喜聽唐句
相思一夜忽忽愁梅心緒纏綿形容枯槁天地安能
管此哉不獨我愁人和情老今古同哀

寓目

調金門

雲龍上化作鶴衣仙掌遺殘破碧橫清曠黃鶴飛來
兩放得平空景象盡我此身天壤任從低俯蕭高
仰一段胸中賞

秋懷

水龍吟

微涼亭館新秋淡烟和雨黃昏候簾外鐘聲燈前蚊
陣昨宵今又落罷低堂靜時隱几閒拋宇宙怕一彈
指閒光景無多依舊紙窓繩逗年華滾去人生看
日輪太空長走形容吾老舊游面目一般都皺駟馬
高車誰來嚇我蠻爭觸聞更多思可禁百轉千回影
和人瘦

旅館

西江月

早起雨餘紅日晚來雲外青山四時消受幾多閒白
日何勞羽翰隱几如自在焚香嘿嘿清閒秋床

昨夜入微寒覺得光陰暗換

兩夜

醉桃源

一簾疎雨落秋聲人在武陵城夢斷閒愁疊疊生
更分外明垂白首博空名冷却野鷗盟軟隊乘晴
肯也輕莫看跼驚驚

夜行聞蟬

算子

天暝四山蟬暗裡秋無數東邊吟斷續未成接得西
邊補暑往寒來有恨無今古咽盡流是不為停何
事空如訴

同楊魏村少參登桐君山臨江仙

後集卷之三

甲八

睡裡釣臺相失了尋仙且上桐山亂峯環合碧波寒
笑携黃鶴伴來坐白雲閒二十年前游此處趨庭
猶憶紅顏而今狼籍夢垂垂愁殘今古夢看破利
閑

詠釣臺

前調

山色重重橫翠黛中開一派江流狂奴得意下漁釣
手探銀鱗影落碧波秋多少南陽舉鳳客故在
獨著羊裘君王物色遍滄洲帝夢牢騷足天上使
愁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三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四

序

二妙集序

天地與人一精神也。天地不言而人代之言傳天地之精神者，人傳人之精神者，言言有條理，脉絡謂之文韻，其文而中於音聲，謂之詩。詩者，文之變，其條理脉絡，俾精神於不朽一也。精神在內，不可不同；文詞在外，不必盡同。雖其不同，而條理脉絡不失分毫，乃所以爲同也。自有文字以來，凡專門名家，未嘗一一摹擬古人，豈徒不摹擬而已？乃曰：汲汲乎陳言之務去，曰：文章最忌隨人，後其於古人已言，辟之芻狗弗陳也。然而文之條理脉絡，高古典雅，視古人如出一轍。良以精神作用千變萬化，不可捉摸，靈光發露，照耀古今，蓋其機神矣。不得於此者，雖依憑假借之工，然而終不近也。造化之生人，面目毛髮無一相似，其生草木也，枝枝葉葉千態萬狀，然不害其同刻畫以像人，剪絲以爲花，其有同乎否也？詩自三百篇後，變爲離騷，又變爲五言，古選其體不一，而縱橫變化，條理脉絡未之有改。故載其精神以傳，唐人承六朝風雲月露之習，變而爲律，其中卓絕自得者固不乏人。

然浸淫花柳流連景致，於自家性情漸不干涉，故其義淺其體方，觀者不待終篇而命詞遺意可以揣而知矣。獨老杜出諸書，萬卷下筆有神變化不測，詞格高古，足以軼漢魏而追騷雅。後之談詩者，不此之求，猶憑藉於花柳光景之間，而曰：此唐句也。甚者倡爲詩有別趣，而非闡理之說。夫天地間不過一理，理益遽則趣益深，若不闡理則精神既少，意味索然，趣何從生？說者謬妄如是，而世踵焉惑矣。吾師荆川先生學貫天人，博極今古，早歲入翰林，時其詩文猶事摹擬，及其投閑林下二十餘年，收攝精神，涵濡停蓄，道器融液，是雖無意爲詩，而神通聖解，超玄入妙，不煩繩墨，追步作者，嘗曰：詩文俱有丹頭。又曰：作詩文者要得圓機。又曰：學者須先辨雅俗，一入俗語，最不可轉，但得丹頭圓機在手，則不患其不雅，不然雖極力依倣，愈近愈差，終不免委靡而俗。又曰：文字俱有一脉，相傳韓歐蘇曾章之傳，班馬山谷荆公輩之傳，老杜真親受業弟子如禪家之正法眼印，證不差余時進曰：所謂丹頭者，精神也；圓機者，精神之用也。一脉相傳者，傳其精神骨髓也。先生首肯之曰：精神骨髓固同，須知其詞語古雅亦無分毫差，却乃爲盡之余。

因謂天地間只有一精神充滿仙佛之徒全挾此誇世雖一技一藝如解牛斲輪非此則不奇絕下至妖狐山鬼能作恠幻者亦是盜此一隙靈光簸弄不然則泯泯焉爾先生曰得之矣先生嘗選漢魏以來古選歌行絕句律詩各若干首龍溪王氏名之曰二妙集蓋用白沙語謂其理法俱妙然要之無二也集成而世無好者余嘗過武林遇上虞徐龍川子曰盍刻之以廣其傳余曰如人之不好何徐子曰雖然姑刻之先生於七言律絕揀選尤嚴余因刻此一種併增入先生所作分十二卷而識昔所聞以題其首每卷復以鄙見綴一轉語於後使世之觀者反諸性情之正以求其所以自得且一掃談詩者之障礙庶幾古雅復見於今矣若曰刻畫爲人剪裁爲花以爲自得非余之敢知也

重刻擊壤集序

太古希聲有餘音焉雖然太古不終希聲也始於無聲散於千萬聲聲苟得乎音之自然則猶無聲也知希聲之有餘音則知千萬聲之爲無聲其妙一矣言心之志者曰詩詩之未作志在吾心當其不言非爲不足詩之既作志在於辭雖曰已言非爲有餘何者

擊壤集序卷四

三

擊壤集序卷四

四

謂其出於自然也彼詩家有所謂法者夫豈離乎自然哉自太古之散於千萬聲輕清重濁相生相間不得不然而音之法具矣自人心之見於詩辭開闔首尾有始有卒不得不然而詩之法具矣詩因心生則謂之無詩可也法非外得則謂之無法可也世之摹人以言取古爲法者末已有宋邵堯夫先生游心高明包括萬象與造化爲徒既有得於無言之詩則其吟弄風月玩侮一世千變萬化皆其自然所謂詩而非詩法而非法者古今一人而已先生嘗曰刪後無詩蓋以自况也故以擊壤名篇夫擊壤而有聲是聲果奚從生乎世之不知者或病其率易其知者亦且謂寄興品題以發其豪傑之胸襟云爾至陳白沙子始以匹杜然猶曰別傳也而余師荆川先生乃贊其法之無乎少陵豈非獨得其妙者與先生以舊刻無善本且諸體雜出命余分類成帙而以屬江陰黃吉甫氏刻之刻成吉甫仍謂余宜題其首嗚呼余豈知詩者哉

續刊善卷寺集序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鑿七竅而渾沌死然則渾沌之竅渾沌之病也雖然有翕聚則有發散假令儵忽

不鑿渾沌能無竅乎能常存乎天地之竅發於山巖
谿洞天地一病也然靈氣鍾聚數千百年而一闢於
是滉漾變幻見種種奇恠眩耀耳目世傳謂之洞天
比於人類中之仙其重於世久矣結繩之前洪荒太
古一渾沌也風氣漸開六經作矣聖人豈鑿竅者哉
後世能言之士作爲文章詩賦以所長鳴者代不乏
人其遇山巖谿洞必有題詠篇什山巖谿洞鑿地之
竅文章詩賦鑿人之竅人與天地參故地靈人傑各
以其所得之多寡互爲輕重地之所得者多則其人
因地以重人之所得者多則其地亦因人而重吾人
所謂交相贊者也吾宜善卷洞啓於周幽王時奇形
恠狀玉柱靈根融結千古一旦始出登其外峭如也
入其中曠如也其勝冠絕東南故東南之氣是洞之
所得者爲多自初開以來至南齊建寺于今數千年
騷人墨客題詠篇什不計其數然卒未有增茲洞之
勝者蓋人之所得未能與洞爭雄也雖然人心之靈
各有一竅其描寫茲洞之勝亦各以其竅鳴則又惡
可廢也弘治間寺僧方冊始裒其集刻爲十卷自此
以後復積歲月今僧廣墳恐其淪失也續刻二卷凡
若干首求序於余噫此特其餘耳余爲之序亦土宜

也若夫稟上智之資發天地之奧非通靈明哲者不
足以與此而余豈其人哉

貴州戊午舉人同年齒錄後序

余生二十五而舉於鄉又十九年而司貴之教以文
掄選其士由是貴之士從有司舉者三十人自余鄉
舉時齒於同輩一百三十五人之列以六分爲率而
長於余者五焉同輩則以年少視余今貴之舉者三
十人其齒與余相若者曰甘生閻一人餘則皆少則
余固頽然乎長者也由今觀昔倏忽幾何自少至長
志欲立而未振業不脩而日衰即使再歷數年長且
老焉其頽然一故吾可知已余方抱此憾甘生輩乃
次第其同榜之齒來乞余言余安得不以自憾者爲
諸生言之蓋余之始仕也余師荆川先生嘗以不失
秀才面目爲戒余謂不失秀才面目則易不失本來
面目則難先生曰麤塵細塵捲歸一塵秀才面目即
本來面目也余因是以思之大凡應接順逆變換不
常者所履之境耳然我之爲我者因之以遷焉則物
有以勝之矣士當窮居閭巷齒於鄉里安少長之節
畜妻子足衣食之外天下之物常若無用而不願其
餘一旦出而從仕志高意廣耳目之好逐境而增其

視鄉之長老昔之所柔伏而卑屈焉者反欲凌駕於其上其誇詡官祿簪絲之在染不覺其入焉其情然也彼能卓然自立漠視榮利窮達一心者鮮矣若是而可以爲易乎哉余以先生之教反求者十年雖歛華就實不敢以意氣加人然矜持束縛如與敵鬪卒之志不振而業日衰不免後時之憾焉余是以有愧於先生今諸生固少其進而如余之齒也亦倏忽間耳其又可不以余爲鑒蹈後時之悔耶則舉先生之言以爲諸生告可也夫古之道誠重乎齒然以齒受人之重者計時度日不少自恕四十見惡五十無聞

優養文集卷四

七

則以槩其終身故立志脩業者尤在於強盛之年余之憾既無所釋矣諸生勉乎哉苟謙讓以齒諸人也惟恐其不後志業以脩諸已也惟恐其不先則庶乎不失窮居閭巷之素其造於道義也不難矣即進而如余之齒也何憾焉諸生其無以齒尊我吾將從而後矣乃若侈姓氏之榮敦世講之好則諸生事也尚何俟於余言

江西武舉錄序

嘉靖甲子孟冬江右武試屆期值巡按虛位大中丞周公檄諸司舉故典且以其事上請

天子若曰海寇弗靖朕方因鼙鼓思將帥爲我紆南顧憂汝鎮撫洪都得才是亟余汝嘉其從汝請公承命益恭事體益隆重百執事罔敢不恪集十三郡士如制試之拔三十七人且刻其姓名若文爲錄公復授簡於和命序諸首序曰天地間氣剛勁常在西北柔悞常在東南以大河之南較大河之北則柔悞過半以大江之南較大江之北則柔悞過半剛勁者奮發而多武柔悞者委曲而多文岷山之流汪洋澎湃豫章當其南山川草木佳麗秀發其鬱爲人文者耳目睹記然勇畧果敢之夫則不競於世且戰鬪攻殺

優養文集卷四

八

擊刺之事非遇敵不可嘗試國家承平日久天下貴文賤武介冑之士化爲衣冠作揖遜偃僕狀江西鍾柔悞之氣兵革不素習而又揖遜偃僕以爲高則積弱益甚異時閭閻餘孽盜我邊疆虔劉荼毒民視其父兄之難亡走不救豈地與時使然哉雖然信若是則江西之士果盡饒民果不可用乎蓋爲地與時所限者凡夫委靡之習也地與時不能限者豪傑特達者之志也爲地與時所限而怯於戰鬪者法廢也地與時不能限使悞者奮勇弱者致力法行也氣無剛柔志鼓之則振人無強弱法驅之則亦振子曰匹

夫不可奪者，况豪傑特達之士哉！亂定難報，主以爲忠，楚而後已。夫誠有忠勇不貳之心，則亦何堅敵之有？驅市井子弟三令五申，約束既定，則以冒白刃赴湯火，惟吾用之志者，所以自立法者，所以律人二者，出於地氣習俗之外，所以變柔懦爲剛勁者也。昔留侯貌如婦人，淮陰受少年之辱，惟其意在報韓滅項，故覺疆秦榆拔山蓋世之雄，如擒嬰兒，可謂有豪傑特達之志。以吳兵之短小，將之以孫武輩，則五戰而楚不能爭，以越兵之柔脆，將之以文種輩，則有六千君了備戎陣，以伐吳，此則法令嚴明，效驗彰彰著矣。

卷四

七

吳越非大江以南人耶？諸士生長于斯，其武弁世受國恩，其良家子弟食土之毛，秋毫皆帝力也。茲因由武事進，不得以風氣自限，况臨之以中丞公申之以朝命，大非貴文賤武之比。於此時而不以豪傑特達自待，非夫也。夫豪傑特達者，以志帥氣而齊部伍，嚴號令，則必以法制人，然欲法之行，必得衆歸附，必以忠義倡之。大將苟有報主之忠，誓心天地，賊不俱生，則三軍一心，視白刃水火即柔懦怯弱之侮，夫皆爲怒髮上指之壯士矣。諸士其易之，諸士果有此志，則北城匈奴南倖島寇。

俾天下曰：是其中丞所拔士也，不亦壯乎？嗚呼！諸士可以躍然而興矣。

湖北民隱錄序

微郡游公叅知湖北道事，按民版籍，十亡五六，其存者困於征徭，微纒纒，累家有四壁，身無完膚，如病羸之人，無可醫藥，旦夕且死。公曰：噫！吾民也，何以至是？乃下令寬宿逋，捐末務，減冗食，節浮費，凡一切可緩者，輒以便宜予民。公又以節縮於一身者，其小惠未徧，遂悉心體訪，以求民瘼，復參考案牘，究其本末，於是湖民受病之源了了然。如燭照數計，公乃以經濟之才爲之調劑救藥，如庖丁解牛，悉中觚竅，游刃有餘。以是請于諸臺臣，諸臺臣輒報可。蓋凡昔之爲民害者，十去五六，農歡于野，商悅于市，流亡者幾復其半。越二載，公轉秩去邑，大夫士哀其所議稿爲兩卷，題曰《湖北民隱錄》，將以遺後人，且書盛美也。嗚呼！民何隱哉？亦在上者之隱民焉爾。已蓋自幽遠小民困苦萬狀，不能自直於府縣監司之庭，是隱於下而不達者也。自幽遠小民顛連無告，其情盡然，可傷是隱於心而可痛者也。彼不達矣，爲監司者不以上聞使其阻塞，謂之曰：隱民之隱，彼可痛矣，爲監司者視如。

秦越人無所動念謂之曰不隱民之可隱夫隱民之
隱與不隱民之可隱固難以居監司乃若知其隱而
達之且隱之者則又以勢之不得直遂諉曰是非我
可專爲或慨然有意任之者則又困于才力弗逮即
有所建白皆莫得其要領掣肘難行此其心雖隱民
卒無所補以余所見及余所自爲者竟坐此病此余
所以服公之識也湖北徭賦舊有定額民不甚病而
亦無大隱其後 藩府分封則增祿糧其後苗叛添
設十三哨堡則增軍餉自是官司差役晝夜不息費
出無經民告竭矣近年以來採辦大木砂金部使者
督責甚急民於是乎大困公念曰此民隱也無以
達之不可達之而不求以處之又不可今觀錄中一
田二稅以議處祿糧徵折色掣民壯以議處軍餉陳
邊計以禦苗夷罪公差以蘇驛遞觀砂金之說則知
土產之原無觀株木之圖則知險阻之可易若公者
其知民隱而隱之且慨然有意而其才足以任之者
與公在湖北暇則率諸生講學又建稅監木則例諸
生相與肖公像羅拜諸商人亦立碑記公之德其他
善政尚多而余之所及者錄之所載也余愧公之能
而繼公之後止能按公之跡期於勿失而已此外錄

蘇文忠公集卷四

十一

碌尚未有建明以余無隱民之心則不可有其心而
無其才則余方以求助于人邑士大夫其有以告我
哉余於是錄所在携一帙自隨庚申寓武陵公署偶
暇因爲之序

重刻陽明文錄序

天地萬物一體也天下四海一人也聖賢爲天地立
心爲生民立命者何生民之初莫非一體繼而軀殼
起念人我分見流轉不已結習日深岐而爲二三又
岐而爲什百千萬愚者冥然無所知識其於大道如
夏蟲之疑冰也偏者得一察焉以自好其語大道如
井蛙之見天也不有先知先覺者知之覺之則如昏
夜求於幽室之中其何之矣故曰聖賢者時人之耳
目也時人不能盡耳目之用而聖賢爲之耳目心由
此存命由此立然後大道昭明而乾坤不毀雖然以
聖賢之耳目爲時人之耳目奚止千里天地萬物一
體也天下四海一人也苟聖賢得其耳目而時人不
得其耳目則聖賢之耳目惡乎其全故曰誠者非自
成已也所以成物也明德新民豈二物哉伊尹以覺
斯民爲己任蓋非任天下之重乃其所以自任也
明興當 聖治之隆先輩人才彬彬濟濟丁巳極盛

蘇文忠公集卷四

十三

然猶習於舊聞守其格套不能無藩籬之障既曰墮焉惡能與天地相似哉陽明先生以上智之資深病其蔽一旦豁然有悟發爲致良知之說汲汲焉欲與衆同之而登之於大道雖遭謗毀有所不辭蓋其一體之念切矣觀其謂知行合一而格物在心深得明道性無內外之旨所謂先知先覺不外於是其有功於學者甚大彼因而詆訾之者亦何損於先生之道乎由先生至於今學術大壞自私自利苟便於己無所不至語以一體之說則群然笑之某侯來令吾邑爲之憂焉曰是不講於陽明之學也陽明之言明白洞達而其精義多在文錄數卷乃先生手訂以示人者自全集出而文錄遂廢彼卷帙繁多觀者既不能徧而窮鄉下邑得見者罕矣乃重刻其錄於邑中俾得家藏而人誦之冀以發其良知其於一體之學庶有助云

毛古菴先生文集序

昔者聖人以中庸之道教萬世而自以爲未能者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必言行相顧而後爲君子然狂者行不掩言聖人猶取焉若老聃莊列之徒駕虛鑿空以其說馳驚於天下言者不必行行者不必言而

後菴文集卷四

主

後菴文集卷四

十四

大道遂裂老聃莊列之所以異於狂與狂之所以異於中庸者何也聖人之道顯而子臣弟友之間皆其蹈履之德微而天地鬼神之際皆其制作之原蓋用其所知所能者以爲言故爲天下之庸言狂者未能蹈道履德而有志於聖人之道德若曾點浴沂舞雩之樂宛然萬物一體之念蓋言雖或違於行而其不詭於道也舉足而可進者也老聃莊列之徒窮極高遠希覬乎人之所不到視人倫日用耳目常習之道皆爲鑿性喪真之具以仁義禮法煢亂天下若畢弋置罟之亂鳥獸然者驟聞其說雖若可喜而要其實用其不背於聖人者鮮矣夷考其徒卒亦無有蹈其所說者焉嗟夫言之易滋蔓也聖人使人以言行相顧而聽言觀行猶惓惓致戒於親炙之門人信若老莊之言其將何所不至哉吾讀古菴毛先生之集而有感焉先生生當弘治正德之間篤志好古自少以事親忠君仁民愛物爲念于時先輩學問繩墨而越不免徇象執器之病乃有高明者出曰道非形器也逐一掃俗學聞見之陋而專致本然之良知其言間易切要非若駕虛鑿空之談然於聖人言行相顧之訓爲教稍異其涵養之未純而識見之超悟則又有

似於狂夫狂者取其進道則可以之倡天下而使人從之則不可况學之者未得狂者之高潔而先肆爲無所憑據之論則亦將何所不至哉先生深爲此懼故窮理踐履一尊信晦翁氏而發之於言若立朝之奏議家庭之教誨與夫朋友之講學有司之論政皆出於躬行實得而無一字之侈說參于其間由是而下學上達見明守固蓋既無徇象執器之陋而亦非專事良知以求超悟焉者其諸言行相顧爲中庸之道者耶和少寡昧不敢爲放言高論及聞先生之學意甚鄉往以爲不肖如愚者循是以往終無失也每以不及見先生爲恨茲嗣子諧刻先生之集以其序屬余嗚呼余不及見先生而得托名於先生之文焉其亦可以無憾矣

陳梧岡先生文集序

歲丁巳余視學貴竹始識梧岡先生先生者今時正人負海內之望者也余既接先生見其碩大光明剛方嚴毅不假人以詞色余亦素耻作姸媚狀先生於是以余爲同志暇日從先生推求藝文道古今作者之意間有合焉先生則又以余爲知文乃盡出其著作示余余讀之若河伯望洋茫然自失蓋先生少聰

履齋文集卷四

五

慧絕人過目不忘頃刻萬言思若決河底幾乎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矣余嘗謂文非虛器將以達己之意而文之於言達己之意者所以形其實得之際也至其文之於言則博學強記參互古今其取類也逮其用物也多二者兼焉乃可以立言而傳諸不朽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世之作作者衆矣何傳者之少也意未達而其言不文也凡人之意皆起於所實得苟未能蹈道履德而竊取道德以爲言彼知言不托於正則不可示後然實得之際既歉則將以何者達而爲辭言不文者之探索之功而尚餽飭之體摘章摘句割截破碎比如越羅蜀錦寸寸而裂之又寸寸而縫之尚可以爲衣乎夫內無得於身心則其源不深外不資於物類則其蓄不盛若是而文之不傳也宜矣先生光明剛大之氣培之既久遇事有作直書胸臆其意自見生平於外物一無嗜好惟廣聞績學政務之餘手不釋卷或中夜不寐燃膏繼晷網羅諸子窮深入奧非但剽竊於章句間者故其諸作若不經思而文采煥發自成大家余竊取而論之謂其意達而言文詎不信哉先生別有詩集其門人王某氏已爲之序茲以文序

履齋文集卷四

十六

屬余曰吾非敢以行世特以示子孫耳余謂此集如金鍾大鏞先生之家固不得而私寶之也先生居維揚大海之濱昔人所謂扶輿磅礴之氣所會其文章蓋得於江山之助云

師暇哀言序

宇宙內事皆性分事儒者有囊括天地之胸襟有卷舒古今之智慧皆自其性爲之以性之通乎天地古今人物者輔世長民常變各得其宜文武惟其所用則爲經濟又以天地古今人物之情狀會通於一身者宣其幽渺洩其精華書之簡冊而有緒韻之聲律

履齋文集卷四

七

而成章則爲文詞二者各造其極而擅其長於一世此君子之盡其性也嗚呼難矣哉三代而下全材罕見游於聖人之門者政事文學不能兼科漢唐諸世勲名將相代不乏人其文辭不少概見必藉於人以傳而宗工鉅儒銘人之德紀人之功纖悉周至俾其人若世歷千載不磨滅然立功報主戡亂定難之事卒不與焉蓋人之精神各有所寄荀卿子謂藝之至者且不兩能而況進於藝者乎故立功立言有一於此亦足以不朽矣今大司馬自湖吳公其殆無之者與公性穎悟以人物表見於豫章既魁其鄉登第歷

禮刑二曹與同輩攷論典籍直欲追古作者是時公以文推卽署間然公留心世務慨然以經濟自任及其守維揚備兵山東督齊魯學政職脩化行名聲籍籍尋擢浙省右丞不一月而績著數倍蓋不試則已試則罔不奏績以故縉紳大夫稱文武爲憲者必屬之公未幾由總理河道進兩廣節鉞運籌決勝動中戎機且於軍旅搶攘羽檄交馳不廢著作其文典要通達詩以漢魏盛唐爲宗而一歸之雄壯渾厚直入古人堂奧然則經濟文章兼宇宙內事公固不得而讓矣公方蒐兵振旅剪除寇巢使海不揚波即露布於朝或鐫之海隅山阿誇耀後世或聲之金石管絃俾工歌之皆公所優爲者此所爲不朽者非耶夫古之烈丈夫樹勲於已必以勒石刻銘屬之他人雖其奇功偉業托之以顯然不若出於一人成於一手使精神命脉毫髮無遺憾寧不爲千古一快哉和於公先後禮曹且三任監司於公之鄉及是始爲公屬而又承公命得托名於公文之內其何幸與然公獨步一世名實加於上下而和也五十無聞甘與草木同腐輒不自揆僭序公作願公之三沐而三薰之也

吳文肅公摘稿序

履齋文集卷四

七

古云文章與時高下余讀吳文肅公集作而言曰此
盛世之長技大雅之餘音也其時之所爲乎我明
高皇帝啓運經天緯地獨擅千古沉浸涵郁百餘年
後至成化弘治間而極公之出世正際其時筮仕入
翰林讀中秘書其師其友皆專門名家宗工鉅藪也
公復嚴於自守慎其所與其業之也精其蓄之也久
故發爲文章切實而不虛篇各一意不相蹈襲其詩
吟咏性情能言已志艷詞綺語剷削殆盡卓然自成
一家當時何李輩出號稱善鳴膾炙人口見者驚其
爲洪崖峻壁炫耀耳目也而公獨守故步泰然自得
若清泉白石把翫不足公可謂篤於自信不願乎其
外者矣余得公集以示友人王季齊君君然余說且
舉集中徐少師狀有云公學問純正爲文一以理道
耻雕斲公之所以論少師者乃其所以自道也嗚呼
其確論哉公在詞林時徐少師實秉國鈞主文柄
而公亦同考順天一時名士罔有遺者其式文家傳
人誦至今不衰夫時方隆盛而二公同出吾邑左右
後先天之生材豈偶然哉余忝也人生於公後六七
十載世變風移爲文者雜出於諸子百家以尚奇崛
爲詩者幽深窈渺或有取於禪語以爲玄機即余亦

懷麓堂文集卷四

元

不免於習俗漸染使公而生於斯世其斷然不爲可
知已君不歎羨于當時而肯改易於今日哉余於是
仰止前脩竊有愧矣公性謙讓稿藏于家戒其後勿
刻久未刊行其仲子潯州守驂駟之子豪熊進士皆
嘗付梓亦不果行今諸孫士遇輩若干人謀之于余
余曰此先尚書精神所在孝子慈孫不可不傳也遂
刻焉而余爲作序名曰摘稿者蓋公所著述尚富此
特其十分之一爾

讀戴君伯常集序

懷麓堂文集卷四

十

錦衣戴君伯常與余交垂三十年矣其貌恂恂然忠
信士也始而刻意行檢紛華利欲泊然不寘于懷既
而有志於道遍交當世賢人君子講求性命之要
疊不倦其好善一念出於天衷如此則又曰性命道
德所以經世也苟不達時務則不可謂之學者故自
古今人物以至國朝典制悉加推究通其大畧於
是以前其得於心者數之於言怡然自信也苦心無內
外宇宙事即性分事世人分性命經濟爲兩途故有
偏枯徇象之弊而戴君兼之其於言宜其沛然也君
問以所著作示余余讀而奇之蓋今之號爲文章家
者絢一辭繪一句極力摹倣古人則謂之工求其實

際反茫然焉與古人立言之旨甚背戴君之言不事雕鏤不拘繩墨要自胸臆所出不借耳目於人雖其論議評品未必一一合於聖賢然謂其無得於已不可也君好學日新未見其止純其心益握其竅窮其事益深其源以之立言其有不至者鮮矣余尚得而見之余既讀君作因書是說於首嗚呼余之所期待於君者豈淺哉

李氏族譜序

余外家李氏邑舊族也夫舊族者非必有富者顯者而稱之即未嘗有富且顯者而為邑人所指名隱然如喬水之在茂林可望而不可攀蓋其源遠矣彼暴發而卒富貴者謂之盛族可矣將以稱於邑中曰舊族則未也吾邑自國初來稱舊族者曰蔣曰李不過三數家李為吾母氏所出余為童時聞母氏談外祖兄弟及同堂兄弟聚廬而處友愛篤至即一菜一飯未嘗不同食坐間每舉一二富顯家或禮數不開或僭侈過度輒傳以為笑而因以戒其子弟不惟無富貴之念而益稱之若此其所存太樸之風忠厚之意可想見也何愧乎為舊族哉夫舊族必有宗宗也者所以收族也宗必有譜譜也者所以明宗也族有

遠近然自祖宗視之皆無親疎其本源支系一有不一具數世之後不將視宗人為路人乎是故譜之於宗重也李氏舊有族圖傳自晉陵祖宋丞相忠定公又有仕為宣義即者顯於宋莫考其名正德辛未宗淵瀛志在敦族乃請于太史文徵仲氏修之而邵文莊公為之序是時徵仲謂宣義即以下既失其傳則斷自文遠之父元佑始總為一圖又分而四之亦詳盡矣嗣是五十六載嘉靖甲寅舅氏蓉川公為邵武光澤丞至郡謁忠定公祠得其世系云忠定公諸孫有名謙者為晉陵尉因家焉與舊圖合則所謂宣義即者為謙之父有本不可信於是仍祖忠定公而作文以記其事然譜尚未就從姪煥因公之志廣續諸圖而李氏之子孫支分代列自是而往生生不已悉為叙錄雖百世可考也嗚呼吾觀外氏詩禮之家文風日盛今遊黌校者若干人斌斌焉皆簪紱昂霄之器李氏之興其未艾已若夫富且顯者固其餘事焉爾余遂因煥之請書以俟之

送李孤山任龍門令序

李君孤山余伯氏友也始余從伯氏受學見李君文輒心慕之數焉君初承大父方伯公教恂恂習禮語

不輕出余又心慕之故焉君名重士林值時制選士於學校督學者以君名應始就公車後竟屢試不偶余仕乃在君先余能不愧於君哉余任爲禮曹再至京師君始就職銓部按廣州龍門令親次在都門者咸謂余當有言噫若君者余固不能無言也自余稍有知覺以來所見者有二令焉其志操粹礪其心不欲作流俗吏慕漢循良者所爲然一則高才而畧于政一則小心而煩其施總一縣之衆聽于一令政有煩簡事有緩急緩者不嫌于簡急者不厭其煩斯政體也彼高才而畧者不問緩急一歸之于簡其樊使鄉里小民身被盜患不能自直於縣令之庭小心而煩者自人犯咎執法以下爲之牽分縷析若櫛髮而理絲焉事有大於此者精神耗矣鼓舞倦矣其勢多壅格而不行夫以一縣之政若詞訟錢穀盜賊諸課相須於令者何殷而望令以治者不勝其繁且多也頃之者殷而待之者簡譬之牧牛羊者不求其牧與芻也可乎不可也望之者多而待之者煩譬之以一人牧千羊必一手與之芻牧也可乎不可也由前所爲則奚用令也由後所爲雖縣設十令不足也故君子致謹乎重且大者而煩碎者或不暇詳何則

有所縱者有所操也雖然使操縱之權在此則令猶可爲也隸省之邑率數監司監司之於民也遠而令之于民也親遠者常拘于法親者則體其情於是依法以爲急民以爲緩令以爲煩監司以爲簡者則亦以情言乎上而已夫宣上意以行下者令也以下情而上達者亦令也其行乎下者有緩有急則其達乎上者可不以情告之乎告之以情而不惻然爲民動念者則監司之過也嗟夫煩簡之難其難在已情法之難其難在人令胡可以易言哉人皆謂李君文宜高第才宜大用于時乃官不過一令治不過一縣爲惜余謂君子之樂近民者莫若令其所至難爲者亦莫若令令苟能稱其職則上焉居清要之地其不稱鮮矣使地居清要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曷若一賢令哉李君於世故素號練達持身甚謹而處事甚周茲行也其能適煩簡之宜審矣其通上下之情必矣其爲賢令也信矣昔王烈以布衣化盜陳寔以太丘長著名此其職猶未若令也其聲望赫赫照後世如此彼以一第爲君少一縣爲君惜者非知言者也君往矣余將見君之令名當在良吏傳而余雖非居清要貪祿備負於世一無所補其能無愧於君哉

壽王母夏孺人七奏序

今之言孝者我知之矣紆青紫樹族旌胥吏逢迎卒徒奔走呼擁於里閭爲鄉曲之所詭見是高官大爵之榮也其次則盛設饌豐酒漿珍怪之羞遠方之味人力所難致者方丈羅列賓客滿堂觥籌交錯稱觴而願壽是富人貴公子之行也二者可以爲孝乎孟子謂仕則慕君則孝思不專而烹熟羶薌君子不謂之孝然則世之所謂孝者其無乃孝之衰與風俗之壞其始皆起於人之外慕而無情實掩飾於衆所矚目之時而不能體驗於良心真切之際致美乎對賓

夏孺人七奏序

三

拜跪之顯而不能委曲於左右就養之微則雖有官爵之榮富貴之奉然而愛敬不存焉人之心誰能欺以誠僞者隆虛名以事親父母其將以我爲孝乎村夫野人茅屋上宇耒耜而食織紉而衣荷薪汲水一日之儲僅足以給朝夕而白髮兒齒怡然相安至老不厭則亦足以樂乎此矣人之所好凡一藝以上自博文強記以至工詩能文揮毫博奕絲竹音聲種種嗜玩足乎已則自無待於外况日用倫常動乎真性苟得其樂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而何暇外慕哉必外慕以爲足皆其中之不足者也孔門之所從事莫先

於孝游夏高弟也然或不足於敬或不足於色盡孝之實游夏且有愧焉如此彼從事外物者在我據之以爲功衆人誇之以爲盛則一有官爵者而已矣一富人公子而已矣官爵在天者也富貴非人所素有也則夫固窮君子啜菽飲水盡其歡者終身不以孝名矣彼微富貴之資奢侈赫奕一旦時移勢歇賓客散去門館寂寞昔謂之孝今將被之以不孝之名矣噫實德衰而繁文盛太朴散而矯僞興亦何怪其然哉然則今之孝者其無乃孝之衰與吾友王君世新自其少時一言妄出則赧然耻一行不着已則赧然耻既又知外慕者爲可厭直欲以其身爲流俗之障其獨行其志而惟恐墜落凜乎如以一髮引千鈞而臨乎萬仞之淵也其歛華就實而不使喪失兢兢焉如懷明珠拱壁而夜行於塗也惟其內有所重故在外者輕舉不能奪吾所好故其重乎內者益專君少孤依母夏孺人以居始君之父陶軒公佐其父朴菴翁以勤儉起家孺人遵其指不少爲紛華習甘心澹泊既而朴菴翁父子相繼淪謝家遂中落孺人怡然處之無戚容即犬夫能處順逆者弗如也王君事孺人先意承志自饘飧外囊無餘財而孺人愛王君特

夏孺人七奏序

三

甚若不識人間勢利事者母子之間嬉嬉愉愉
相與樂其壽豈世人所能量哉向使王君榮祿養親
鍾鼎肉食而誠心愛敬或不能盡如今日則自孺人
今日之視王君者視之不知孰多而孰少也吾觀孺
人不難於由富而居貧則其貧賤之無慕乎富貴可
知矣王君歲需待時出而大用固其餘事然於奉養
也得之也奚以加不得也奚以損乎雖然王君此心
在王君自知之者無事勉強無事掩飾性天呈露習
氣消除千古相傳在游夏以爲難者王君王君其母
以所能者自矜而以不能者自勉可也於是孺人七
十余爲文以壽之如此勉王君且因以自勉也

壽靜軒曾先生七十序

凡人之樂而習焉者必其志之安於是也古人於一
藝一業志苟在焉則終身習之不厭即榮寵聲利不
足易也故能用志不分而各以其身幹天地之事今
人之志則以習而移矣童而見聞焉有所謂學校鄉
舉者則羣一省之人而奔之長而應舉焉有所謂高
第美官者則羣四方之人而奔之其有能自足其習
而無外慕者鮮矣苟有自足其習而不從事於世之
所榮則鄉黨姻族羣聚而笑之曰是何爲此而不爲

彼也噫習之移人亦可怪矣夫人以一身而參天地
爲三才豈假軒冕勢位而後足哉蓋必有所在矣農
工商賈各事其事耳目口鼻無愧於爲人至於天文
地理醫卜各專其精而發其志則亦可以終吾之生
矣昔漢之宋大夫賈博士早歲登朝磊落自負一見
司馬季主則噤口低頭卒不能出氣何者彼固安於
習而能以其術通天地之理者也其視軒冕勢位猶
塵土秕糠也而何足以介意夫以季主視今人吾不
知其所言云何使今人聞季主之論其羣聚而笑之
必矣余嘗感古今之變求賢人之隱於下位庶幾如
季主者事之而不可得乃今於靜軒曾先生見之公
少孤而性聰慧作書記誦絕出羣輩公乃棄舉業不
事專心農圃併治醫卜百家之學達戶終身若不知
有人間富貴者公子雙羅君文學穎悟弱冠舉於鄉
就試禮部一再見黜即承公命祿仕居貧居卑若無
意於尊富者夫以公之才盡其所長豈不能與一省
之人羣奔而取勝以雙羅君之學待時而動豈不能
與四方之人羣奔而取勝而公父子各足其業斷然
不移此其志必有所重而安焉者矣夫不移於
習者其行必無所辱有死於志者其氣必有所伸余

未及見公而見雙羅於同省雙羅之爲人於世之所
趨者則避之惟恐不深於世之所忌者則言之有所
不顧余既已疎然異之君間爲我陳公之行有足多
者如於季父也報過於施於舅氏也捐地以葬於親
戚也脫簪以周其喪而於其相知也然諾意氣死生
不二世之所尚者公既薄之不爲而公之所重者
世欲易之不可豈季主所謂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
辟倫者與維是公年七十雙羅以余爲知己偕同僚
阮君乞余文爲壽余未見公而進言如此使公聞之
其以余爲不潔於俗而庶幾知所重者乎抑以余爲
宋大夫賈博士之徒異日見公倘有以語我使余嚙
口低頭而不能出氣矣乎

壽尊師後齋潘先生七十序

古者天子之事老也饋醬醕爵割牲搃干相與周旋
揖讓於國學之中然其意之所重不過教人以孝弟
而以天子之尊先之也漢初有孝弟力田之科其後
寢廢而重經師彼經師者各以章句訓詁專門名家
往往據三公之位而決國家之疑其教授弟子無慮
數千人而其列於學官也至又不廢然孝弟行則士
皆敦本尚實而風俗歸厚至於經師所稱引大率纖

綜穿鑿之說多而躬行踐履之實廢虛辭口耳之偽
盛而直方正大之氣衰若張禹劉歆以奸誤國馬融
戴聖以賄敗身此其章章較著者猶且如是豈崇章
句而無實意其弊固然邪藉使當時如古之專尚孝
弟苟有若人生乎其間則固群怒而屏逐之矣而況
列於學官尊爲國師乎故愚以爲君子之垂世立教
行之而無疑傳之而無弊者莫若孝弟且夫三代盛
時精微之學豈無可以傳心者乎聖人以為可以傳
心而不可以立教也心之微妙口不能言豈惟凡民
不能知雖賢者蓋有不可強矣是以姑示之以孝弟

卷之三

三

其大者使之和其心順其德由之以通於神明而精
微之蘊嘿焉而已傳其次者雖不能推之以得其大
而和其心順其德以師禮義厚民俗而不流於章句
之空言是豈非行之而無疑傳之而無弊者乎余自
幼時猶及見吾鄉風俗之美子事其父少遜其長無
少致飾於時吾師後齋先生實爲鄉邦規矩先生之
於孝弟既躬行不倦其訓人也無疾言遽色從容談
吐有足感動人者使其不順之心默然愧阻而後生
小子挾才盛氣倨傲於他先達之傍者一見先生不
覺其赧然耻油然其屈服也今世之高談性命者駕

虛鑿空捕風捉影能言聖人所不敢言而以詩書獵取名位者抽黃對白榮身肥家又不逮漢儒遠甚至於孝弟之事則視爲庸常無足奇怪而先王立教之法遂廢而不講矣先生未嘗談性命而於一切世味聲利高明所不免者漠然不以掛於懷其冲襟雅量余竊疑其有得於精微之訓者而未敢窺其淺深也余少從先生受書聞其所陳說明白正大皆本之禮義固非漢儒之瑣瑣於訓詁章句間者其化之行于吾鄉者已推之于冀北閩中然使其生於上古置之太學天子親身事之以教天下孝弟則豈徒冀北閩中已也夫既不得以孝弟之身與天子揖讓於國學又不得以明白正大之說比之漢儒列於學官先生之用其爲未竟矣雖然孟軻氏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願先生以此自壽而諸生輩亦以此壽先生其亦庶幾乎可也

壽補菴華年兄七十序

聲利溺於志之不立而放肆始於行之不修若是者人之所不疑也始有志於立身而終汨沒於聲利始檢束於名節而終放肆於事爲若是者人之所疑以爲矜持於壯歲而墮落於暮年者也君子之論則不

然自其卓立之時而已知其汨沒自其檢束之時而已知其放肆何也彼之所事者非心而所着者皆景也景之在前一善一惡生滅流轉而根器不存俄而景以情遷精神衰而鼓舞倦身名氣節意味索然則惡者固惡而善者亦流於惡人以其惡而疑其素不知自其素而可以觀其流則謂卓立爲汨沒謂檢束爲放肆非過也言其無所得者然也夫人當立身名節之時一念意氣直與古人爲徒其視聲利放肆者爲何如人而卒乃同歸焉豈非不知事心之過歟誠使知事其心則操存舍亡一念之精明常覺其收之

儂菴文集卷四

三

未盡而放之多端敝神竭力以之終身蓋無時可已也而豈若身名氣節之有窮且變哉惟此學不明而人之執象爲心也雖有卓絕之志高世之行矜持於壯歲而墮落於暮年者往往皆然此補菴先生之所以爲難也余始識先生時先生年已五十學成而名立余未知其爲心也及先生仕爲戶部權稅江州既以清白顯名未幾而乞致其仕高風完節可望而不可攀而余猶寄以詩曰一官罷後試看心蓋猶恐其斯之未信也比先生數年家居屏棄外務其於故所蓄財帛一切不問而專事於身心性情之間外則確

知不污而中則日進無已余乃見先生之心矣蓋清
白於官守而退避於仕途此勉強於節行者可能也
努力於少壯而奮迅於既衰非知學者不能也先生
親賢取友志非不在立身口非不言名節而余獨信
其心者自其不變者觀之也立乎聲利放肆之中而
回狂瀾於既倒出乎身名氣節之表而收奇功於一
源若先生者豈非難哉先生今年七十吳中名士爭
以文爲壽先生謂余不可無言而中丞趙尋齋公撫
臨茲土高先生道義亦以書屬余文壽之余謂七十
壽矣而世所常有不足爲先生壽獨其努力於少壯
而奮迅於既衰知所謂事其心者以振薄俗而明學
術是可以壽先生已以是復於先生併告中丞公不
知然乎否也

壽右臺芹山陳老先生七十序

授之以文武之具授之以煩且難鋒起而應之未幾
而屈且折焉此少年不更事者之爲也授之以文武
之具授之以煩且難笑談之間指顧而辦然其思未
熟而取快一時者元氣陰以消耗此高才而慮不周
者之爲也夫其年資才力足爲世用而事不更而慮
未周則用之不免於有過若是者使之困頓於盤根

錯節以出其跬步四顧之其鬱塞於微結糾纏以深
其排難解紛之智所以老其才而用之也今

天子之於大中丞芹山陳公蓋不爲無意矣公壯歲
從仕歷文宗而進至方伯不可謂少也而

天子試之則更授之郡縣凡十年而後縣公才望素
著經歷久而諸練多不可謂不熟也而

天子試之則俾之屈獲泥蟠凡再挫而未已譬之造
化之於物花草之濃艷者隨時消歇而飽厭霜雪培

植之於歲寒者松柏也大冶之鑄金鑪錘一施鉛氣
盡淨而百煉愈精者真金也余嘗官南曹而公爲司

徒亞卿既得以觀公之政其後余再過淮而公以右
臺督撫則益以知公之詳公之爲人大槩風采峻肅

而持之以凝重之思綱紀難犯而兼之以綜理之密
其鋒不可屈折而其所振舉者皆永遠久大之規彼

少年有才者束手退聽而公也卒爲老成典刑無愧
於歲寒之松柏大冶之真金焉揆其所就豈非困頓

鬱塞之餘亦爲之助與然則公之有益於時爲天下
扶持元氣者皆

天子有以成之也公之先以交趾歸化比於宋之錢

氏錢氏族屬至今顯於吳越間公之後蓋未可量也

公嘗上疏乞居陽羨 朝廷優詔從之賜予甚厚其
請老也留之再三度其不可而後聽焉蓋古者人君
之於臣未用其才則思所以成之既得其力則思所
以佚之觀公之報國與國之待公者可知矣今

年七月爲公七旬初度尚留 京師其子一龍輩居
陽羨陽羨諸生以公之來爲山川增重謀所以壽之
而余也嘗從公後則不敢以辭書曰天壽平格此君
子之進而壽國者也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
信此君子之退而壽鄉者也而和既得從公於朝
復得從公於鄉兩者皆有榮施焉其不喜且幸歟

萬文恭公集卷之四

一六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四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五

序

壽尊師石菴曹先生八十序

尊師石菴先生八十之誕余客楚南家

來曰若不得拜壽其以文爲先生壽可乎嘻

心亦余之分也廼忘其固陋爲文曰天

測矣當春氣和土脉動雨露之所滋百

甲拆華者實者靡不乘時精采是天以

也及至霜雪既降寒威凜冽草犯之而萎木

禿獨松柏之節挺拔勁秀是天以霜雪栽培之也以

雨露栽培者其生氣常易以霜雪栽培者其

難生之易則其變衰必易生之難則其變衰亦難

固然也天之生人也亦然予之以福澤使之履順

坦途罔有拂逆是雨露之栽培於春者也投之

難困苦幾危而後安固窮而後達是霜雪

冬者也然物之無知其榮其枯一任於氣

則有與天感應之道此人之所以靈於物

責於人者爲獨至而人之修其身以順

不周世之人子子然而修矣修之而不

如其願則曰天之無報也而遂怠其修

者猶為未定而彼之自棄乃先於考定

身困窮無惑也苟能摧之益堅挫之益勵則

福如松柏之異於衆木也可知爾已矣

見之先生家故貧其父翁學儒不售

詩書而無資乃以課士為業晝則與諸生講

時刻夜則焚膏繼晷分更分漏寢息靡寧歷

常先生貌素臞以讀書積成羸瘵然先生無他嗜

惟攻業益專羸瘵不為累也居頃之中鄉試書經

卷是天之植先生於始而先生既修身以順之矣比

其中年復遭連蹇子息之變相繼而起艱虞特甚先

生力行古道而報施若是宜其怨且怠也然先生修

行益勤勵志益苦日與其子姪考訂詩書崇尚德義

於頽波末俗中屹然為一時砥柱後學賴以倡率

風化賴以敦龐罔聽怠也怨何有焉曰是其姪若

登科第先生年躋八十形如野鶴之歲而

而之餘飲食強健所享無涯乃知天之栽培

而雪之久而摧之益堅挫之益勵則先生

周也昔聖人以作善降祥為訓而世謂其

其應之者爽也不知無故得福者偶值乎春

之應聞於栽培之時而栽培之然而不可

得殃者適值乎冬氣之嚴厲不待栽培之定

也然而不可語天道矣余於先生之壽見

之理為說如此以此壽先生先生或庶幾

觴矣

得殃者適值乎冬氣之嚴厲不待栽培之定也然而不可語天道矣余於先生之壽見之理為說如此以此壽先生先生或庶幾觴矣

送大司空葵峯黃老先生內召序

庚申秋仲總制葵翁黃公由撫蜀進貳司馬

沅公剛斷明察威望素孚始至之日三省數千里

地踴躍俟命公曰三苗在舜時格以文德未可以

治也乃簡節疎目一以懷柔為主忠信既著約令大

明於是糯塘冷水盤那首郎等三十餘寨相率聽撫

者千餘苗公悉加犒賚苗人剝牛示信誓不復反越

數月貴州岑賈拘洞勾猛絞即群苗又作不靖猶然

梗化公又曰是非可以德馴者不一創之其何以

威遂下令諸將進兵鵬勦斬首俘獲一百七十餘

招回安插四千三百名而貴以大治夫糯塘

時未服之生苗也以撫為善岑賈諸寨昔

殘苗也以勦為宜公張弛操縱悉中事

惟其所為而莫不如志蓋公柔遠之畧成功

如是而公之治內則又嚴科擾之禁重賦吏

文武官之撻剋軍民者身先節儉凡幕府供賁秋

文武官之撻剋軍民者身先節儉凡幕府供賁秋

不取諸里民於是開府未暮農歌于野商悅于市
歡於途軍樂於伍莫不謂公活我和竊言公
也雖非家喻戶曉而苗人之畏則若家喻
公之治內也雖非家賜人益而百姓之懷
而人益者適

天子以司空之佐召公幕下諸僚屬咸快快
天子何不為三邊之民少留公鎮撫且以公之望即
進陟冢輔秉鈞衡何所不可乃從司馬召拜司空何
哉和曰此

皇朝文獻卷五

四

天子用公之意也天下有常有非常之才常才者
可器者也非常才者不可器者也彼其量才而與一
官循資而進一級責其能不責其所不能特以待常
才耳至於待非常之才則大小崇卑彼此難易惟其
所置姑試之於前而大任之於後未可以常才例也
公初歷諫垣言事鑿鑿可行繼而更歷藩臬刑名錢
穀無不精析吏胥銖兩之姦不能逃匿至其撫蜀
殿工需材孔棘公立法採辦合抱之木中

纍纍然達于京師凡明堂大廈棟梁之具咸取足
于公今茲鎮沅其功蹟又彰彰若是

天子謂公小試之而小效大試之而大效有臣如

何所不可故姑以司空召還將以大任畀公
坐實堂霖雨天下也且不日矣和每聞
物名辯妍媸黑白毫髮不爽公如位冢輔
進退人才之權則因才任使疑亮天工以
望豈止撫蜀鎮沅歛其施於一方而已哉
空召公者其在斯與其在斯與於是諸屬僚

壽大司馬靜齋石老先生六十序

大司馬靜齋石公開府于沅沅年節儉惠和文德既
修武功亦競幕府屬僚賢愚皆獲其益軍民舉手加

皇朝文獻卷五

五

頌願朝廷無遽以我公歸

天子謂公元老重望不可久勞于外召入司徒維
是七月之吉值公誕期和泰僚屬之後諸僚屬謀所
以壽公授簡於和和以不文辭不獲復以僭分辭
曰以下祝上禮也且古今有之何僭為和乃
曰君子之持已也莫重乎操公宦轍所至蜀
自少至今兢兢砥礪一毫不放雖以幣

接禮古之所謂有名者一切謝絕如冰壺徹
凌寒世固有操如公者乎衆曰是無有也和
衆曰君子之與人也莫難於察公於屬吏賢否分

之善銖兩之姦若別黑白凡所委任朝出暮
得其所爲如妍媸之莫遁乎鑑輕重之莫逃
固有察如公者乎衆曰是無有也和曰是二

其無有也亦知其有進于是者乎夫唐虞

寢微人之氣性鮮有不偏操可也操者恐

於表白則必至於自露察可也察者不受人欺

繩墨則必至於過嚴操至於露是器不勝其守而其

操易亂則亦惡在其爲操察至於嚴是德不勝其

而其察易折則亦惡在其爲察曷觀唐虞九德如寬

栗柔立之類有所長者固必有所濟有所長而無以

濟之是非全德也和觀於公始終一節不假勉強出

於自然其履清修而甘澹泊但知爲之自我者如是

而已亦莫計其人之知否也此豈非操而不露者乎

至其與人則包含徧覆惟欲同歸於善及其有過薄

示其意其人能改輒復優容不追既往人無不

謂公親已此豈非察而不嚴者乎不露不嚴此公之

所以爲操爲察也公嘗再任朔方計却比狄恩威素

著西人思慕之及今鎮沅約束號令簡明詳盡諸

士爭用命至搗累年叛惡猺巢無不如志公猶不

其功公固三代人物文武爲憲而和獨頌公之操

歷代文宗卷五

六

察者以爲公之成功皆自其德之不偏也夫元氣之
在天地間與在人之身一也唐虞九德彰厥有常則
元氣屬於一身以之明亮家邦師百僚而凝庶績則
元氣屬於天地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言天佑賢
才非所以保一人乃所以保國家也公以不偏之德
著有常之行成明亮保乂之績則屬僚之壽公者是
豈爲公一身祝願而已哉和以此言語衆皆再拜
子之言信遂拜手稽首敬書之爲壽公序

贈節推周衡陽視事宜與序

歷代文宗卷五

七

天下之人心有以異乎長吏之心與百姓之心其果
異也耶其果同也耶長吏者當其窮時讀書談道以
資其智及其出而後仕承上使下應對酬酢之習其
節居官任職方物出慮之熟其謀故其心千變萬化
而不窮乃匹夫匹婦耳不聞今古之典目不見當世
之務拘拘然僅守一隅其爲心如是而已以千變萬
化之心役僅守一隅之心而臨以有司之勢位宜其
令之左則左令之右則右塞其耳蔽其目朝四暮三
如猿狙之可愚弄也然而欺之則能覺詐之則不從
長吏即有智慧深邃掩飾於一時曾未幾而敗露
百姓之不能通方也特其應用之心耳至於情欲

惡之真出於自然者乃天地之靈氣若賢若愚其一也爲吏者苟以其一隅之心可忽而不知愛惡之同可懼長傲遂非始乎欺則必有終乎虐者矣民其感焉否也癸亥之冬吾邑令缺適衛陽周侯佐臣檄署務侯燕產也內直而外方色溫而氣和表裡洞然底蘊可鑒即之者如覩廊廟之器而珮玉瓊琚鏗然不凡也又如周之大雅都士容不改而言有軍萬民所望也百姓咸曰此非欺我者也則盡喜及視事而知侯之果不欺已也則益喜侯之政節用簡刑一以愛民爲主其持身清約如寒士冰蘖之操一毫不染農安於野商安於市而工安於肆邑人之頌侯者不可殫記而余推侯之心則自不欺其民始也侯以幼學登第聰明智術何所不通然侯歛之而不用者不以一隅之心可忽而知好惡之與民同者可懼也民方感侯之惠遽爲他事奪之以去吾學博及諸儒生不忍侯之去也屬余一言以紀其績夫儒生者居百姓之職而非其愚無長吏之位而有其智者也其相與尤有不可欺者而感侯如此侯之實心可知矣余雖從大夫之後然性慤而質魯大率無異凡民侯不以余爲鄙數數咨以邑事心甚感激然

嚴卷文集卷五

八

非私感也噫嘻侯也百姓也諸生也我也是心也果異耶其果同也耶識者可以觀之而一笑矣

送林徐二先生序

宇宙億兆之衆不可數計同時上春官者止三百人三百人之中選入翰林讀中秘書者止三十餘人三十餘人之中又以其便各自爲朋而余之爲朋者今少宰平泉林君少司徒蒙泉徐君也少宰生雲間司徒生廣右而余生陽羨於億兆不可數計之內得三人焉其亦非偶矣三人者之爲友也出必俱食必共有疑則質質而未嘗有隱也有事則告告而未嘗不忠也於是彼此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乃甫一歲少宰以謝病歸又一歲司徒官禮科余官儀部又二歲少宰入爲編脩而余以先請告去司徒旋謫外任去自分散後踪跡違背各不相值中間或二人偶一相值然不得三人同也自偶一相值至絕不相值者復十二三歲向之所謂三百人者且凋謝過半其存於世者亦多落名仕籍其在仕籍者如晨星幾點可數也而余與二君乃各以三品秩重會於留都其爲一偶又何如也先是余養病山居強出補官復以人言被勘少宰屢屢請假其在仕途日無幾司徒蹶而

嚴卷文集卷五

九

起而輒自陳乞當斯時也俱有浩焉長往之志

遇 聖訓更化二君以德主為時所推轂而余實散

才無用偶隨二君之後躡以通顯寧不負愧哉抑

又有深愧者君子之離而合也非若世之道殷勤叙

寒溫已也必有所以為見者焉少宰見我語人曰朋

友中能不改絃易步者萬吾也司徒見我語人曰吾

不見萬君久今猶故也人或告余余笑曰士別三日

即刮目相待吾與二君別久而猶故我何哉乃若余

所見二君則異於是少宰始以墻壁自植立今更深

邃圓通吾得之肩膊間矣司徒始以器局謹操執今

更周詳諳曉吾得之政事間矣

十一

二君之進若是可以

見矣而余何以見哉蓋聞君子德欲日新而習欲不

染惟其日新則不至於染惟其不染則必至於新然

則余之謂二君者以日新言二君之謂我者無亦以

不染言乎以是自解策駕附驥二君其許我否耶二

君茲以遷官又當別去余謂君子之別亦非臨歧把

臂學兒女子眷戀之私已也今之別固他日之所以

見者也以心為師以變化氣質為要則始終不受變

於俗而德之新也無疆矣三人同心即不見猶見

而况乎見之所以為見者乎二君聞斯言咸以為然

遂以是贈二君為別序

送中丞盛古泉榮推序

風俗之變其可慨已一燕會之間爭奇鬪勝百物具

陳其婚姻交際宣示倖侈糜其財於無用若投巨壑

然者居官者行之則市鬻病間閭小民行之則本業

病財之在人辟血之在身也不為節縮則耗散立盡

故仕祿不給或取非其有民用不足則稱貸以益之

此豈人情所樂為哉噫奚憚而不更也蓋其習久溺

深以為必如是然後為禮不如是不足為禮也彼然

焉此亦然焉可也彼然焉此不然焉則眾所然者且

驚然交擊之矣其不然者憚眾之交擊也乃曰余一

十一

人何能為彼曰余一人我亦曰余一人然則天下之

事其終不可為與諄稱素絲易尚二簋吾何望復見

於斯世哉吁可慨已古泉盛公奉 朝命提督操江

操江之職在於練士卒寢盜賊俾江防有備地方無

虞而公曰此不可責之人也其自正風俗始乎吾

練士卒將使之披堅執銳習戰鬪之勞而先以嬉戲

宴樂自逸其誰與我吾寢盜賊將禁其草竊劫奪戕

害人之事而先以官勢輕奪民財而盡其力其誰與

我矧 南都繁今盛之餘冠蓋輻輳甲第雲連波蕩

風靡日滋月長至今極矣民有挾貲入市逐什一之利者空手而歸坊廂積困供應傾產破家者比比也病國殃民至厯

聖天子勅書憂念臣乃身任其事竭力倡救以告于羣公羣公翕然同德凡燕會餞賀條爲規制不得踰越復禁聲樂毀器具大較諸費減舊之七八而皆一毫無損於民即素絲二簋之風奚以加焉由是挾貲而鬻於市者輸力而役於官者如脫水火而即衽席也蓋不二三月而數十年之習頓革何其快哉公喜曰吾可以練士卒寢盜賊矣乃下令嚴部伍校武藝編保甲賞捕獲風聲所至人心肅然嚮往由此言之謂公爲政之効不自正風俗始可乎初公建議時或病其固而難行然羣公翕然同德於上人心肅然嚮往於下一倡百和如是而曰余一人何能爲可乎不可也雖然俗之流猶川之下也聚千萬人之力築隄而防川常苦不足一人決之則奔潰而莫之能禦矣俗之決亦猶是也余也有公之心而無公之勇常慕公之所爲而贊成其事茲公以轉秩北去臺中諸君索余言爲贈余故具道其所以以見一時同德之盛且告夫後來者慎無決隄而潰川也

送大司徒鍾陽馬老先生榮膺 召命序

聖天子御極加惠元元經其宿逋又賜天下元年租稅之半大司農經費不支維時鍾陽馬公以南司徒爲 廷議所推簡授厥職和適以部事佐公乃司屬諸君相率以贈言來請余曰此吾分也奚待諸君請哉諸君知

天子用公之意乎咸曰知之方今海內虛耗重取之則百姓就散而邦本搖矣輕取之則太倉益空而軍儲竭矣所以劑量盈縮佐 國家之急者自非具經濟遠猷才識過人者何以堪此公之見用其以才與天下事非心思所竭及身所經歷即有通才不能諳曉公於財賦更歷最久而公又按圖考貢夙殫精力故於每歲京邊諸處錢穀出入一扣掌而可得其數調而行之動中機宜如驅馬之駕輕車於故道也公之見用其以久且練與余曰是二者固足以勝度支之任而 朝廷之所倚賴也然以余觀公則不止於是者公素從事學問造理淵微信行乎於家邦薰其德而善良者甚衆宣輒所至樹立卓然且性務誠實不喜取名而聲望日起以公之碩德即台衡岳揆何不可錢穀云乎哉然則司徒之命或暫借於一時

而非所以久處公也抑余以疎愚仰窺 朝政
以用公又自有在者天下之事天下之人

工一心則罔不奏功人各用其情則鮮克

九官人擅一長可謂極矣然猶讓於不如已者故

僚師師庶績其凝當此之時功不必出於

治而已善不問出於人求理之當而已後世則異於

是功非已出則耻之善爲人有則忌之故庶官

而政靡焉公坦夷平易後善如流胸中絕無人我之

見是可進擬於古人之列者

今上新政將比跡於唐虞之隆而大小臣僚尚乏相

師之義故治效弗彰以公之盛德表儀 朝著吾知

同寅協恭一倡百和皆津津然欣動矣百官和於朝

政其有不理乎此則 朝廷用公之意也台衡

舍公其誰諸君其俟之哉諸君皆親炙公德而

其教者一聞余言皆津津然欣動余於是知公之

感者深而益信

天子之用公者大也錢穀云乎哉諸君既各以余言

爲不謬余遂書之以質于公以爲然乎否

賀少師存翁徐老先生一品九年再

少師存翁老先生一品六考三吳常潤諸君官都

著謀所以爲賀而授簡於和竊惟公之德業既非可
以涯涘測識而其施於經濟功在 社稷者則又書

之竹帛勒之鼎彝未易殫述余小子其何言雖然和

蒙公收錄受知最深其能嘿然已乎蓋公之爲相也

百官庶府事無巨細咨諏攷究源委了然後居一官

專一職者不自知其利弊云何而公周知之輒爲別

白如懸燭以照幽室其剖而決之如江河之東注也

其於百姓困苦因病救治如盧扁之手回生於頃刻

之間視貪吏之害民如嘉禾之有稂莠不芟艾之不

止民所便益力爲聚之苟膏澤得下如身之獲珙璧

也海內賢人君子有一未用則憂之用矣而未當則

又憂之故一時名流之入於教率如楠梓梁棟各以

其材而聽大匠之擇也公之相業更僕難數而行政

愛民用人其大者可舉如此至其爲 國忘家爲

主忘身一念精誠貫於金石

先皇帝嚴明察姦大臣榮遇鮮有始終獨公以忠貞

久被 聖眷末年尤隆平時大事大疑衆皆環顧惕

息俟公片言以定

今上在潛邸知公勤勞不二 臨御以來倚重師傅

虛已以聽此殆 天佑 國家以公畀之也然人徒

知公才力間生精神溢出應變無方去世俗萬萬正
不知公之學乃三代之學而非世俗之學也何者天
地一身也天地間民物一身之四肢毛髮也三代之
人通天下於一身天下不同其仁是即吾之不仁故
仁天下者所以仁其身也禹稷以民之饑溺爲己饑
溺伊尹以一夫不獲爲己辜一體聯屬是豈有所強
哉後世此學不明人我障隔即有立功報主者皆利
爲宇宙間美事而不知爲性分內事不居之以自私
則挾之以自大又惡觀夫所謂一體者乎公自弱冠
及第與諸同志講求正學有如饑渴大要以程子體
仁之說爲宗旨而直使此心瑩然澄澈其致一也無
破碎支離之煩其發用也無急迫操切之苦公已公
人一念真切是以才力運而不窮精神鼓而不倦所
謂行政愛民用人之各極其至要以畢其性分焉爾
此所以爲三代之學也公近欲以疾引去
天子親遣使再三慰留朝野屬望彌切公既以天下
爲一身則安得不以其身爲天下人之身乎樗生管
見因頌公之烈復推公之心而終爲天下祝公願自
愛以活百姓然此亦公之所以爲心者也諸君咸以
爲然遂相率再拜以獻于公所

卷五

十六

送南康別駕玄洲杭君之任序

學者之所患名爲無害而受病最深者惟俗爲
之情一涉於俗更不可轉其襟懷志氣不復
內有大丈夫事以故顛崖墮谷罔克樹立者十常
九則俗有以累之矣夫人以七尺之軀所需於天
間者日再食歲一衣斗室方丈之餘皆爲長物又兄
軀殼無常光陰過隙長者耄期短者夭折魯
而俗子之慮榮身肥家求田問舍一切可喜可
物種種色色無一可少或爲此身百年之計或爲子
孫千歲之憂營營不足噫俗亦甚矣蓋其食色臭味
既生於性之不可解而漸涵浸漬又出於習之所易
移其植之甚固其除之實難此學者所以鮮能振拔
也苟有能游心埃壒之外抱高舉遠覽之志而知斤
向方則其於利欲雖未必漠然不動然俗氣
減矣俗氣漸減道氣漸增其於道岸有不可幾而
者否也余荆溪鄙人也嘗以是求於邑之士
見乃今得玄洲杭君君豈非余之所求者哉君少
學而余在邑庠相接甚稀但聞君文名籍甚
先多士顧屢不偶於場屋君嚚嚚自若視達官顯者
勿巍巍然意其少年英銳所爲未見其脫畧時輩

卷五

十七

歷三十年君以貢赴京待選而余適佐宗伯於
得時時相晤聽其議論察其意氣而考其行事其
於俗者蓋少矣薄富貴於不居陋習染之可

遠覽即形骸可外而豈錙銖銖如世俗之所

乎君初以不習吏事不耐世網飄然有鳳翔

意復以親友勸駕謁選銓部冢宰楊公閱其文

授官判南康郡余謂吏事之不習世網之束

則病之非超於俗者之所病也夫既謂之俗則

免於利利令智昏故政靡而職弛繩之者至矣苟脫

然利欲之外惟公惟明何事不可爲而人亦何自而

最著文集卷五

十八

非之古謂絕利一源收功百倍豈獨了性命之效其

見之政事則有然矣南康當鄱陽之衝君職司捕盜

語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則君之能舉其

也不問可知已君往試政其以驗余言之然否

廬白鹿之間游於埃壙之外者其徒不少君訪而合

焉則亦以余言質其然否可也

送平齋王君司訓順天序

古之所謂師者二曰道德也經學也周以六德

設教而禮樂詩書尤不廢於四時漢有經明行修

科于時孝弟力田轉相倣效其以經學專門教授弟

子無慮數十百人可謂最盛韓愈氏謂師以傳道解
惑古之必有信然矣吾因以感今之不然矣彼儒其
巾服號爲弟子負者所在不乏呻吟咕嗶剽竊

則黷宮泮水之地皆有之至問以道德之要乃

不知所謂與之談六籍之義抱遺經究終始

爲無用而弁髦之也即有道德經學可師其能北面

而尊之者鮮矣噫敝至此乎此其故何也人之情有

所慕則向善有所嚴憚則受約束周時自卿大夫

胥族長黨正歲時讀法書其德行道藝孝弟睦姻敬

敏任恤而與其賢者能者以次上於司徒則固有進

最著文集卷五

十九

退榮辱之柄矣漢察孝廉及以經術當大位決大疑

者其始皆舉於鄉士生於時安得不慕其出於道德

經學而爲人所推轂矣乎今也取士以文自咕嗶剽

竊之外悉無關於士之進退榮辱王制廢而好尚衰

亦其勢然也然其可以使人畏慕而鼓其向往之趨

者則莫若典學之官學憲司其教於一方有進退榮

辱之柄教官司其教於一郡一邑雖不能進退榮辱

人而以其賢否上之學憲而黜陟之則周之閭胥族

長黨正之任也况

天子廷試而授之職委以造士之責則士安得而不

慕且憚哉故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欲行其道者必以
教官爲便吾友李齊王君自少有志於古以儒者自
期待繼而師荆川唐先生益自刻厲蹈規履矩不與
世依阿非其義也迫之不動也不知者或訾其高亢
而君故自若且博極群書於經義六籍之訓靡不精
究間發爲文章勁健豪放駸駸乎追古作者自余所
見道德經學足爲人師者無如王君君後鄉校薦舉
貢於春官 廷試首擢銓部選以爲順天司訓則君
子之所便以行其道者其在是矣余寧不趨然爲君
喜乎雖然今之居是職者皆年高待次之人血氣既
衰如欲則止其徒皆鄙之故今官職之廢惟教官爲
甚順天居京畿冠裳輳集約束更難此非故有慢心
習使然也嗟夫有道德經學者既無一職率人之責
一職率人者又非道德經學之人此師道之廢所以
日甚也今王君兩得之則以善教倡天下靡然從風
如胡安定之在湖州者庶幾再見於今矣語曰德不
孤必有隣周子曰愚者求于知闇者求于明謂人無
秉彜好德之心者非也謂人之甘於愚闇而不欲其
明且知者亦非也京畿士子聞予之言必翕然曰名
師至矣吾輩可以躍然而興起矣吾於王君之性卜

之

壽唐母陳孺人序

學正蘭谿唐君大嘉之母陳孺人生八十八年天由
耄而期可循至也林生綏綏億兆之衆享有此壽者
能幾何人由是同列監丞梁君以下咸請余謀壽孺
人唐君則踴而請曰禮自失先人吾母辛勤督誨愛
而知勞蚤夜烝烝然望以成立也而謂其止此哉則
禮之罪也敢乞一言以慰其私余謂諸君知孺人壽
其身矣而不知其壽及家國天下唐君自歎于奉母
之未足而不知其善養之獨至也凡元氣之自淳而
漓也風俗之日流而下也家道之由儉而奢也一人
縱之而千百人從焉則何所底止苟有一人焉倡而
挽之而千百人從焉則廻狂瀾以障百川天下之習
不至於變壞者皆一人之所留也留在一時則爲一時
之壽留在一世則爲一世之壽積而千百歲之後故
家遺俗清風高節猶可想見噫嘻此豈一人之壽也
乎哉陳孺人始配右石翁翁性孝友甘食樂道孺人
相與同其志已而燬于火者再家無餘貲諸子相繼
夭歿而右石翁卧病在床褥者七年孺人左右扶持
備歷艱苦室嘗懸罄晏如也人謂右石翁屏絕榮

遂其貞孤者蓋無室人交謫之故孺人之助多矣時
右石翁之兄文襄公已在高位或勸翁因之爲田
宅計翁斷斷不可孺人則嘗衣布素維於諸妯娌錦
綺珠玉之間不自知其布素也此右石翁終孺人訓
子一遵翁家法而唐君少知向學每從鄉先達賢者
考德問業不憚千里孺人和其所與游則益喜唐君
益自奮發就其操履可謂有志之士矣昔公父文伯
之母一婦人也而勞佚思淫之訓爲千古名言尹和
靖之母重善養不重祿養見稱於師門若孺人者兼
之矣可不謂賢哉余嘗謂元氣在天地間譬玉之在
璞出而琢之器雖美不若璞之爲完好也人情之趨
下也甚於決川今之人不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乃
至一介寒微甫得進身家即奢汰去厚就薄不能一
日久也孺人歷之終身意無少變其望於子也無兼
乎鍾鼎之奉而唐君之事之也惟在於菽水之間母
子相成挽回元氣始於一家鄉人效之國人傳之天
下之人聞其風而悅之東形管者採而書之爲世師
法使習俗之不敝壞若水之有隄防焉故曰天下國
家壽也乃若區區一身較彭殤之修短羨龜鶴之遐
齡則豈所以頌孺人哉唐君亦惟以善不積不足以

廣文集卷五

三

悅八之惟馬耳而何歎乎初唐君官 留都近養
人以官舍茲復扶持以歸娶多君子而唐君之門尤
同志所聚以余言示之其必有合焉者矣
賀總制宣大右都御史金湖方公虜貢奏成序

國家稱禦虜功我

二祖攘胡掃穴以來惟降服俺答爲奇今都御史金
湖方公鎮撫宣府時績也夫虜酋俺答聚其種落吞
噬荼毒九邊者垂數十年一旦俾之望 闕稱臣狎
侮而馴擾之非有卓犖環瑋之才出於尋常萬萬
者其孰與此蓋天下有常事有大事而天下之人有
常才有大才彼常才者拘拘謏謏以之辦常事可耳
若夫事出格套之外而應於倉卒之間其決之極其
速其迎之中其機若庖丁解牛得經首窾竅若盧扁
用針立起死人此非拘拘謏謏者可辦也其必具卓
犖環瑋之才者乎當隆慶庚午之秋俺答孫曰把漢
者皆其祖來歸俺答愛其孫甚率衆二萬黃台吉助
之臨鎮城索把漢夫把漢之來特一時憤怒所激其
心易變故受其降責速當時人方遲疑而公獨排衆
議立決如矢之發於括也俺答黃台吉之至邊人震
動斯時也即與之以把漢乎弱甚矣虜必輕我若固

廣文集卷五

三

執勿與虜知把漢之不可得肆其克殘以蹂躪我何所不至公則談笑語之曰把漢生死在我殺之易耳

吾從鉞開府何有一把漢汝能自戢俟吾請諸天子而還汝俺答喜麾其衆却六十里黃台吉亦西去公既以言款俺答因計曰虜欲得其所愛則其他皆正所宜捨彼板升叛逆趙全輩棄中國即虜近年以來凡謀我寇我皆緣此輩寔繁其徒不但漢之中行說趙信宋之張元吳昊一二人而已是吾膏肓之疾盡責之以贖把漢乎因使語之曰全輩逆賊也爾何有焉全輩朝入把漢夕還俺答護其所恃猶有難

欽定四庫全書

三

色使者曰孫與賊孰親俺答乃欣然縛全輩來獻之闕下磔其酋九人于西市梟示諸邊此皆昔時捐萬金通侯之賞購其首而不得者也於是遣把漢北還而虜之心帖然以定是役也始速其應中迎其機而終奪其恃易鴟梟以好音消癰疽於既結謂其牛之丁針之扁非與當事機之際間不容髮應之善則秦龍養虎可使異類媚已苟少有蹉跌則決裂潰敗禍不可言然後知大才之堪大事而為利溥也時公以內艱釋位嗣是諸公因俺答感恩款塞通其貢市于今五年士解其甲卒飽以嘻農耕于野民卧于廬修

塙築堡邊鄙改觀歲全生靈命無筭過於撻伐用成遠矣亦奇甚矣哉余陽羨人忝公同年公弱冠特宰陽羨有名入謂宓子賤漢終軍之流以其直已守道留滯者久之至是而大發其奇於雲中是社稷之街而扶輿元氣之所鍾已豈偶然乎余素高公之烈而未有以書也萬曆改元之明年適值四貢之以總制蒞其事而憲副賈君少參張君左君同君僉憲馮君為公僚屬乞余文以張之余非能文者而此則不可以不文辭雖然余之所以與公者文詞焉已哉

欽定四庫全書

三

送太子少保大中丞與川葛老先生致仕序

大中丞與川葛公以年屆期疏乞休致

皇上勉留再三公求去益力凡四請乃聽焉仍進

子少保令乘傳行命廩人繼粟輿人服役為里居

蓋曠典也初

上以冲年踐祚納輔臣之言圖任耆耇而公以

三朝舊德敷歷中外四十餘年其在臺端正直忠亮

始終一節紀綱肅然以是益為

上所眷倚故其去也禮遇周渥如是或曰君臣之義

與父子同背性之不可解者蓋鞠躬盡瘁與身俱瘁

可也而何以去爲且唐虞之時九官十二牧各司
職終其身作股肱耳目未聞以引年去者况公愛
上之眷顧如是而何以去爲余爲之言曰是未知
皇上待公之意與公之所以自待也夫分用舍進退
爲兩途者跡也若君之禮臣臣之忠君則無用舍進
退一也

皇上重違公意雖聽其去然屢厯

詔肯其隆重而禮遇之者視公在位之時無少衰
而公也退居猷猷乃心罔不在

帝左右以禮義廉耻倡國人以孝弟忠信教子弟使

東土之民咸被周家作人之化而興起其尊君死長

之風此固公素所蓄積爲鄉邦山斗理之必然者也

若乃圖一時之安佚視天下治亂若胡越然則非
之心矣公忠義天植斃而後已而何可以必去病之

乎昔賢謂進亦憂退亦憂以天下爲心余謂進亦必
退亦忠以自盡其性爲心則所以爲天下國家者要

不外是彼老氏之言曰功成名遂身退蓋以譏夫富
貴而驕者耳若求之性分則功豈有成時名豈有遂

時一念君民之心終身以之豈老氏自爲之徒可同
日語哉九卿諸公太息公之去謀以言爲贈而少司

寇借所陳公授簡於余余素承公知愛故爲之言
此將以見

聖明待大臣有禮而公事

上無二心爲我輩勸亦莫計其詞之不文也

送太學錄事齋王君出判成都序

余幼與乎齋王君善居同里志同道合遊同庠師同門
未嘗離左右也然余性氣柔闇而君性剛明余聞見
淺鮮而君博雅其技出君下遠甚故其資於君益切
君性尤直諒古人一日不見侯無可則過多余之於
君相須之殷蓋如此隆慶改元余叨貳宗伯召時借

余來京選順天司訓朝夕繼見庚午歲余乞歸今年

復以宗伯

召來京而君爲國子學錄復朝夕繼見
余懼遠君也乃逆言於銓部以留之而銓部以君才

宜治郡擢判成都然余之所以欲留君者豈其私哉
夫人各有能而用人者當取其長談道德考古今執

筆於文學之場以紀載爲事處模範之地而弟子有
所嚴憚矜式若是者王君之所能也以擊拳曲踞爲

恭以簿書期會爲責語便便然隨人意以二三其說
而色不赤至與人接物面後背否機智迭出若浮雲

之變幻若是者王君之所不能也王君以其能而用

之於內大有聲於翰林即署間苟志於道德文章者
莫不知有王君今將以其不能而用之於外則彼習
時套好佞人者其能以有合乎故余始於君之出將
泥其行而君亦起不欲去余頗以銓部不能盡人
之器用爲慨既而沉然思豁然得知前之所慮者過
也夫王君昔在荆川先生之門嘗究心用世之學且
以其才何事不可濟特不工時俗態耳如前之所慮
則凡在外之監司將無一好道德文章者乎抑皆盡
取辦奔走期會之間而不揀實政者乎不若是則王
君有合焉而盡其才以展其驥足即返澆風於上古

履歷文集卷五

天

躋一郡於平康使稱於天下曰郡佐中有好古如某
君監司中有不好佞如某君爲一世之盛事豈不彰
彰美哉余乃拘拘然爲正君重內而輕外是何待王
君之淺而視一世之無人也得非有私於王君而爲
銓司所笑乎余於是懇勸君往而述其說以爲贈君
然余言曰吾往哉余曰諾吾其俟之

送月濱李公祖先生陞任留都序

鄰郡月濱李公由右遷爲謫佐吾郡幾二年稍遷南
比部即太府穆公檄縣令丁侯徵文以贈余素傾嚮
李公乃言曰古人論士貴識然孔子曰君子不器

易曰不識不知則器識何貴焉蓋聞器有大小而
有偏全夫所謂大器者注之而不盈出之而不竭不
以一長一藝自限是不器之器也夫所謂全識者所
存者甚高所見者至大不以沾沾察察自喜是不識
之識也苟有是器識則以一身戴天履地知柔知剛
何事之不可爲而何地之不可處哉若局量褊淺而
思慮不周吾見剛則折柔則廢無一可者此小器偏
識之爲害也噫是二者兼之難矣以余所見李公其
若人乎當隆慶初公掌戶科斯時也額外之費以萬
萬計大司農告竭公憂形於色奮然曰以諫死

履歷文集卷五

天

下吾職也再上疏切諍所謂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
星也

上震怒坐是廢斥者三年而公直聲滿天下萬曆
天子召用言事者公起家復原職多所建明歷官大
理少卿漸通顯矣又以乞歸省事左謫吾郡公由日
月之際領簿書瑣屑之務宜其不能無快快也然公
恬然安分謙下愈甚至其愛民一念隨處發見視之
如傷合郡欣戴是非余所謂知柔知剛有大器識者
歟昔周召大聖也而人稱之曰赤舄几几曰克勤小
物古人之盡道全美其巨細不遺如此若公者非有

志前人者哉夫尺蠖之屈而伸也龍蛇之蟄而爲
爲霖也鵲鷦之捨榆枋而墜地也大鵬之九萬里而
搏風也無顯微無大小其適一也以公器識之大凡
全則內而長安外而有司上而公卿下而郎署一任
其所之焉爾公何擇焉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公
其以之始公抗疏時余適佐宗伯比公之蹶而起也
余適任宗伯今公之任吾郡也余適在里居知公爲
最真故於其行也因府縣之命述余前後之所
以爲送公序

壽大宗伯平泉陸年先生七十序

天之生賢何其不數數也蓋扶輿清淑之氣非數百
年不一翕聚然非治世道化浹洽則醞釀未至天與
人每不相值是豈偶然哉而可以數數生也松江
雲間地東傍大海納百川其氣之磅礴鬱積爲多
國朝二百餘年政治相因涵蓄最久乃今少師徐先
生宗伯陸先生相望而出於雲間若嶽降而生申甫
然者噫嘻何其盛也少師負經綸之具整頓乾坤大
行所學然後歸老於家海內傾慕若景星慶雲之瑞
宗伯以壁立萬仞之操修其身以見於世雖志未大
行而望之者有若麟鳳希有之珍也二先生者作

不同然其以天下爲一人以萬物爲一體則其心同
也少師公昔在相位余嘗以同鄉投簡壽之以文今
大宗伯年七十厥弟少京兆輩亦授簡乞文爲壽余
曰先生至人也仁者必壽何足爲異且先生不貴言
也而何以文爲雖然余素辱先生之知則請誦所聞
其可哉今夫耳目聰明齒髮堅黑期頤耄耋見孫與
曾此世俗之所謂壽也吐故納新愛惜三寶長生久
視爲喬爲松此道家之所謂壽也是二者其所願不
過私其一身焉爾曷足貴哉乃若儒者之壽則不然
儒者以天下爲一人以萬物爲一體以天地萬物各
得其所爲極致俾太和元氣常在宇宙即壽與天地
長久可也彼區區一身之私是糠粃土苴也何其小
哉先生初以春秋義魁南宮入翰林剛介不拔嫉
如仇若將浼焉然猶載爾矜躬於一體之義未合也
已而退避仕途靜坐一室閤然而修默然而識旁觀
六經即二氏之說亦所不廢如是者久之然後此心
瑩徹念念皆真視天下之疲癯殘疾無不關已即一
草木斬伐不以其時靡不惻然憫者此先生之與民
物同壽者也以此爲國師爲宗伯匹休徐少師而曰
申甫並生不其然哉苟不知同壽之說而徒誇年

之永久較修短於彭殤其不見笑於先生者幾希少也愚偶與先生同榜先生以爲忠信士也與之交今老矣力疲而志索一無所就方之先生不亦穢其矣哉

送 對茲黃侯應 朝序

晉江黃侯令陽羨暮月當入 觀司訓金君秦君事諸生徵文爲贈余以衰老不文辭諸君曰以實語述侯政爾焉用文余曰枚舉侯政不近于諛乎諸君

侯之善政非私我也吾輩之感侯亦非私侯也爲百姓感則亦爲百姓頌之爾且以實言要諛之爲嫌余

黃侯文集卷五

乃唯唯蓋余居林下每與一二同志談及鄉人耳目稱侯善者諛詞同咸曰侯賢者也侯之政大者有五其廉如水其惠如春其公如衡其明如鑑而信如金石也余曰願聞其詳僉曰常俸之外一錢不私非廉乎節用愛人一罰不妄施非惠乎法之所在勢要不得干非公平兩造具備一言立剖無隱情非明乎約令一出始終不渝非信乎惠惠公明信有一焉足令矣今乃兼之黃侯其賢矣哉雖然不盡也人之氣質鮮有不偏廉者高潔其偏矜惠者愛其偏寬公則或偏于混明則或偏于察信則或偏於執侯

具此万美而不襲此五弊蓋庶幾有志于九德之行

者黃侯其賢矣哉余曰黃侯則誠賢矣諸君知其所以賢乎人之美惡皆原于心心政之相因如影之隨形聲之答響不容有毫釐差者心正矣則事事皆正心苟不正其如事何三代而下後世之爲政者惟其心之不純故詘節籠絡之智日施而民不肖之心日甚何者此感彼應其機然也黃侯質任自然心如其口內不欺已外不欺民曰智曰術一無所尚故士民乎感賢愚皆獲其心吾謂其具五美絕五弊皆原於其心夫豈不然黃侯其賢矣哉夫令之一身上有監

黃侯文集卷五

三三

司責其幹理下有庶民望其撫字責之者在簿書期會之間望之者在耳目觀記之際彼飾虛者或獲乎上而不得乎民敦朴者或得乎民而不獲乎上夫兩相求而不相值則亦實之未至耳實至則上下皆宜若黃侯是已吾見

天子稱良吏銓部旌以勵衆者端在此矣吾聞侯祖某公考某公素有義方之訓願子以善養今侯立身揚名以顯其親 敕命旦夕且下其親悅焉必以爲克肖子黃侯一行善政而忠孝歸之其賢爲何如也侯行矣

天子憐吾民還侯于是邑以需德化之成吾將偕黃
童白叟修之于河滸

盛古泉年兄轉北贈言

善而告焉過而救焉商確政事上下當世人物纖毫
曲折藏一字於肺腑間不能也余於古泉公之相處
如是然性氣之剛柔特異公執直果斷苟以爲是者
決然行之當其志氣之銳若江河東注有百折不回
之勢即辯士說客磨礪其刃而至者遇之不缺則折
其與人言不少顧忌要在已之意必達而已蓋其剛
如此余也質鈍且弱知是而持之不固見善而鼓之

藏書文集卷五

三四

不前如以駕馬涉千里之道縱費鞭策猶恐不到其
與人言雖不敢不以正然語訥訥惟恐有傷其意即
已之志不達可也余之爲人何其柔哉君子之交也
必以類余與公性氣既異宜其方圓齟齬也顧乃交
深而合焉何居海納百川石可攻玉必同而後交則
其受益有限能取其所異以磨礪其德性則其受益
無方余既自病其柔見公之剛果則益心慕公剛矣
或時過之則於余之含忍不發不能無取焉况其性
氣雖異而好尚則同其惡得而不合也抑又有可深
怪者公以百折不回之勇辯士說客所縮舌者一聞

余言或止而不爲或爲而中輟若轉圜然豈公亦不
剛而無用乎柔余以語訥訥常恐觸人所忌之懦夫
每對公言則必櫻鋒斬刃無少隱諱自咲頗類公之
劉疑亦感激興起而漸化於公矣以余之從公也謂
川之歸海可也以公之取余也謂玉之湏石可也故
余二人之交一日不見非公尋我則我尋公蓋自知
其不可少也今當別去豈徒我戀戀於公公亦當戀
戀於我矣余以謂執手於別時不若無忘於別後故
記此以相勉勵使剛柔氣質一變至道庶不枉却此
生云耳公聞此言吾又知其深有合矣敬書之卷首
爲他日相見之券

藏書文集卷五

三五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五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六

記

重脩都勻府儒學記

黔之南界廣右境爲都勻宣德間副使李公睿創建儒學於城東屬衛弘治六年設府改學隸焉嗣後吏其土者遞加脩飭然制度逼狹不足以肄儒生而出教化乃嘉靖乙卯憲副劉公望之鳩材闢地大既厥心憲副項公廷吉繼之協志贊成而太守林敦復知州姚本指揮周天麒等實先後董其役越三歲工完凡廟廡堂齋及庖廡之所靡不畢具煥然改觀矣諸

展卷六集卷六

生群聚而樂焉已未春項公遣訓導田大甫輩以文屬余曰是不可以不記越三月今知府事張若士麟至請之益堅暨仲冬憲副戴公完准任而余記適成記曰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其念之所發爲情其意之所動爲欲雖四海五方九夷八蠻風氣懸絕然試勸之而知榮試戒之而知辱其情同也試露之而求衣試饑之而求食其欲同也蓋其受形之始有此生則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情欲人不能以離形則不能以滅性性不可滅固不能去情而絕欲也情欲之正也則進於君子其邪也則流於小人聖賢之設教

將以防天下之爲小人而欲其進於君子使之去其邪以歸於正然其道則在乎養之而非可急與之爭也何者情欲之在人既已與生俱生深固不拔聖賢欲教以正而急與之爭則彼將見大情欲之不可少而以聖賢之教爲不可由其不相率而叛去者幾希聖賢知其然於是設爲小學之教以養之今觀曲禮少儀之所載畧不以情欲之邪正爲言而皆陰授之以去邪歸正之法嘗試疑之洒掃應對末節也而先之永夕舞象細事也而習之此何爲者耶意者借其耳目之所依手足之所便通其精神之蘊而默寓夫化導之機度其念之所必發而順其情以約之於道先其意之所必動而隨其欲以節之於理使之外不放於其事內不肆於其氣聖賢之教不告之以其故而學者之入莫知其所以然夫然後養之者不與人爭而被其養者不必上智而皆可以爲才且良然則古之造就人才豈不爲易生於古之時者豈不樂其必成乎今天下府衛州縣皆有學

祖宗設立之初大率倣古之意使之肄習有常師法有地耳目之無所遷而手足之不得放養其器以待天下之用如斯而已比至於後溺其情於榮辱而動

其欲於饑寒父師之所望子弟之所求一科舉之外
無餘事矣嗚呼情欲之易流也古者惟恐養之之不
至今也惟恐誘之之不深譬之以膏助火決堤潰川
其將何所不至自非有上智之資卓然自立者孰能
不爲所移乎古今之不相及非人性之相遠亦其勢
使然也都勻本荒徼南夷前代爲羈縻之國 明興
重熙累洽文教大同即遠如都勻設官置學比之內
地其諸生中漸涵化育津津然知所向方然限於習
俗不能自拔於情欲者亦大率然也諸生其務思
國家作養之初意以求比隆於上古之時使天下稱
曰都勻之士能自立於教廢之時比之成才於三代
者爲尤難又曰三代之教止及於中州內地
皇明之教則盡于羈縻荒服是不惟士有以自成而
且以彰盛美於無窮也此人性之皆善堯舜之可學
而至者諸生其勗之哉

桐鄉縣重脩儒學記

桐鄉縣學創於宣德庚戌設治之初其後再修而因
陋就簡歲深益敝嘉靖癸亥教諭王君某蒞任諸生
登謁于堂值秋雨潦幾不克成禮王君乃四顧而興
嗟越三日廣右某君來令其邑釋菜畢環視曰噫學

敝至此哉夫聚邑士於斯將以敬業樂群而使其情
有弗堪非所以宣教而飭衆也且治有緩急即今民
力困拙然節縮他費處置有方可不勞民而集事矣
乃鳩工庀材自殿廡啓聖祠櫺星門堂齋泮池以至
廡宇庖福之所頽者作之陋者飾之淤者濬之面嚮
之未良者徙之復肇建尊經閣於堂後辟射圃於學
宮之旁蓋不數月而百廢具舉丹雘輝煌足以改觀
瞻而出教化王君暨訓導某君某輩幸其所遭不遠
數日里遣蘇生某虞生某徵余文以記之且求所以
示諸生者余與王君同師自愧無文再辭不獲乃爲
之記曰夫人以一身肖天地而爲三才者心也先王
設教其節目不同然其要則在使人心各得其正士
生于其時其見之甚明其守之甚固自離經辨志以
至獨立不反蓋莫不於學焉而得其所所以爲心故庶
頑譏說不得參于其間臨之以利害而不驚迫之以
死生而不動其出而用於世至於經邦國而贊化育
此心之所以肖天地而爲大也自先王之教廢而人
之學不從事於心由是依憑假借者竊聖人之正道
以濟其不能克之私心而學術大亂嘗試以一二驗
之一介不取以爲潔守正不隨以爲直臨難不避以

結忠也民行之常也然有意爲之則入於名節格套而不自然之真心聖人之道固有取而益廉通而益不自經於溝瀆而益忠者矣蓋其煉心之至臨之以利害而不驚迫之以死生而不動故於取與進退患難之際惟求不失其正而不必拘拘謏謏蹈世俗之名吾誠有視珠玉如塵土之心而何害於取吾誠有視冠冕如浮雲之心而何害於通吾誠有視死如歸之心而何害於生比如百煉精金不試烈火其堅自在也今也以見則無真知以守則無定力不素養於平時而欲竊取於一旦乃曰是廉也是直也是忠也拘拘謏謏者也落於名節者也非真心也遂於民之常行盡取而破壞之曰此聖人之道也不知其微遇得失目炫耳亂所謂臨利害迫死生而不驚不動者果安在哉然且肆爲游言以蓋其假之借之之實此其害道最甚莊子所謂併與仁義而竊之且假夫貪者器其言要不爲過矣亦何望其出而爲天下以稱名世之才乎君輩方將與諸生朝夕琢磨誦孔子當茲黌舍鼎新之日講求正學倘可以余說贊助其間庶幾各得其心之所在以不失先王立教之意異時堯舜君民爲 昭代碩大光明之賢此諸

君子崇重學校之意也夫豈徒爲觀美而已哉

蔣道林先生祠堂記

武陵蔣道林先生歿其徒貴之馬君廷錫滇之吳君宗堯及尋常門下士既治其喪相率聚於甌岡相向而哭甌岡先生故講學處也諸生乃圖先生像朝夕師事於此既又謀立祠其地以無墜先生之教余適守藩湖北聞其事遂偕僉憲沈君往視至則諸生彬彬然履規蹈矩與之言皆能守其師說其間或有如泣如訴徬徨不舍者信先生教之入人也余曰是不可以不祀以慰諸生之思且成人材美風俗也於人微有司舉其事知府陸君洲暨知縣章世禎咸欣然焉鳩材飭工祠成且有日馬君輩復相率而請記余余未能知先生之學而不可拂諸君之請遂爲之記曰聖門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孔子之絕四曰無我程明道先生得其旨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自明道之言出而後之學者類能言仁論理欲之辨則原於念慮之初語道德之微則達於天人之際回之悟所不能過賜之辨所不能窮宜斯道之大明也然所謂無我與渾然同體者卒未有得焉何哉上古之學合見聞德性而一之也後世之學岐見聞德性而

二之也合而一者非心有之則不言岐而二者非必心有也知識之所卜度思慮之所依憑發之言語一斐然成章不知其皆幻影而非心之本體也子貢之穎悟窺破聖人無我之學乃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摹寫一體之念宛然在目孔子知其未仁抑之曰非爾所及子貢亦自覺其失言也嘆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既曰言之又曰不聞則所聞者必非言也顏子之聰明彌高彌堅竭盡心力仰鑽之久始見所謂卓爾至請事斯語方以仁自任而孔子亦許其三月不違猶未純也而後世之談道德性命者徒出入於口耳則立談之間可勝回賜矣且夫仁者與物同體非空言也天地萬物一體也其不能一者我也是有我之私非自外至當其受形之始有此軀殼則有此人我之見其伏之也深其植之也固見聞不可得而尋智慧不可得而照循環無始莫知其方我之難去如此由是一身之外與已了不相涉而何足以爲仁其去我以爲仁蓋亦難乎爲力者而況可以口耳輕言之也故我處二得一分則於人處通得一分以此處家國天下之人與夫肖翹含血之物無不能通是還天地之體也

子所謂天下歸仁家邦無怨者非曰驗之於人也乃所謂一體之仁也古之學者必求至於此而後言仁今之學者不求至於此而遽言之不知所謂無我與浑然同體者果何在耶道林先生幼時即有志聖學自見陽明先生後而病俗學章句之陋及看論語西銘定性書謂天地萬物一體爲聖學根基忽覺此心豁然久之悟於穆之命均賦於人已之心即天下之人之心也大人之心即兒童走卒之心也雖禽獸草木出於一氣罔有不同是以取古大學爲孔門言仁微旨而要其功於格物曰格知天下國家之渾乎一也先生固灼見夫仁體矣然猶恐其涉於空言也於是默識以察其機慎獨以操其要誠敬以存其功炙子之間以復其清明純一之體段如是者久之而後有我之私一無所容亦不知天地萬物之爲我與我之爲天地萬物與向之所謂一體涉於覺知聞性者至此則無所聞無所覺矣故世之論學者或能向慕於遠方觀聽之士而不能以得同邑學者之心或能協從於勢位相臨之衆而不能以服鄉黨匹夫匹婦之愚先生之德孚於遠邇四方同志中推誠篤學者必曰蔣道林先生至其同郡後學敬之如神明信

之如蒼龜者必曰我道林師也先生嘗督學貴陽
陽諸儒生至今思慕論起儒破愚之功曰我道林先
生至其閭里鄉族之間有所慕而爲善有所耻而
爲非者必曰我道林鄉賢也先生果何以得此哉其
一體之仁有以通之也彼其有所感有所不感者岐
見聞德性而二之也若先生之無所不感無所不應
者合見聞德性而一之也天下歸仁家邦無怨至以
益著矣先生素尊信明道之言而得其力當啓手足
之時詩曰萬莩於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
今付萬莩岡上月要湏今夜一齊明蓋明道嘗言人
將自身攬在萬物中一般看大小大快活先生得此
以破有我藩籬故其死生之際精神氣魄幾與天地
同體如此若先生者其殆仁者與先生既以萬物一
體爲念則諸生鄉黨之祠而祝之固宜祠之制凡爲
屋三間爲楹若干計工之費若干自有司之外諸生
及鄉人咸有所捐其助財督工者爲知州於君文徵
等其助力協工者爲耆民王正一蕭用輔等是皆先
生之素所感者也書院中舊有先生所置田遺命以
館四方來學者至於祠堂之祭田及一應看守諸事
草創未備尚有所待云

廣雅文義卷六

十一

貴州文明書院義倉記

削竹爲箸屑木爲香績絲爲網與夫負米裹鹽搬柴
運水其爲利微爲事勞也貴州以生儒業之則其地
瘠民貧可知已盡貴之地山陵林麓居十之七而可
田者居其三盡貴之田羅鬼諸夷居十之七而軍居
其三軍戶自屯田官賦外所餘無幾其闔城老幼俱
俟苗民負粟入城郭計升合貿易有不足者出重息
以稱貸於人故苗粟一日不至則饑稱貸不得則嗷
嗷然待哺而已平歲如此設有水旱螟蟲之災備戒
不虞之變將若之何往已酉歲侵民之填溝壑者幾

廣雅文義卷六

十一

半此非地之貧而備之不豫與頃余視學政欲明禮
義以淑人心然饑寒迫其身俯仰勞其志則不可以
責人於善余爲之惻然欲拯之未能也既而思之力
不足於已豈不可以望於人歟不見於今豈不可以
圖諸後乃敝晦翁社倉遺意稍得贖金權粟數十石
積貯於官視諸生貧乏之差而多寡其數以散之不
責其利豐年取其耗一十之一凶歲則緩其期俟稔
而償其散也如挈故物以還人其受粟於倉也如以
諸寄官特爲之收歛節縮之耳名之曰義倉噫數十
石之粟其濟幾何然余繼而益之後來者又繼而益

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所積猶多所及彌廣此余所望於人而圖諸後者也使稍脫諸生稱貸溝壑之患則余之惻然者庶幾有瘳矣雖然一人倡之十人附和之則其事可久一人作之十人從而壞之則其廢必速余之是舉常恐積粟之不多也苟還納不時約信不著積者鎔銖耗者十伯欲是倉之久而不廢也胡可得哉雖然即使是法之行盡寒士而衣食飽暖之余之意尚有進於是者蓋士固有各足乎已而無待於求人者明禮義以淑人心是也禮義未明人心未淑則余之惻然者終懼其不免焉爾矣姑記是說以與爾諸生勉之

屠善文集卷六

十一

一枝窩記

吾友李齋王君自少慕古於是跡古人行事口言身蹈與之較得失於鎔銖尺寸之間既長而師荆川先生得聞心學始覺向來之妄雖鎔銖尺寸盡合即鎔銖尺寸無一合者蓋後之十年而始識天地之大古今之長與夫人物之變乃知古人非可以鎔銖尺寸合者也自是君既已破藩籬而游於形骸之外如鵬背九天逍遙無礙矣及扁其所築之室乃以一枝名之至目此於鶴鶴者何哉余於此見君之得於心者

深也蓋天地間物不離象有象則滯南不可北而東不可西其成大成小一定不易若夫上下四方倏忽則遍散之圓滿而歛之一揅惟心之非象者為然莊生大鵬斥鷃之說蓋借二鳥以形容心體也人心之體本無不該而實則退藏於密本無不該故以鯁鵬形之而非大也退藏於密故以斥鷃形之而非小也不然夫鳥豈有九萬里而搏風者乎辟之乾卦寫人心之妙而曰六龍御天云爾然而彼此相咲者又何也蓋心體本大有所挾焉則亦大心體本小有所蔽焉則亦小盛氣放恣睥睨一世而天地不足為容此有挾而大者也管窺蠡測欣然自喜而他物不足為動此有蔽而小者也挾而大者蔽之則小蔽而小者挾之又大是二者始則相咲遷乎其位而皆失其故不免蹈其笑者焉蓋其所謂大小者非心之體乃挾與蔽之妄心也然妄心皆心也心有大小故挾與蔽亦有大小君子之事心者去其挾與蔽耳非去其大小也去其挾與蔽而大小自在則寂然不動而萬象已具何大小之可言也然則莊生所謂鵬鷃者指心之體所謂斥鷃之笑者亦言其有所蔽如甕鷄井蛙之喻耳故曰大小之辨也若語其極則決起榆枋與

屠善文集卷六

十三

扶搖南溟者何以異豈有斥鷃之樂非大鵬之樂
哉復見天心靜爲動本人心之所以通天地者尤
一息之時王君之托於一枝其得於心者深矣蓋
以聞鯤鵬之樂而非以此笑彼也余嘗與君同師
知君意不可以不記

石阡途記

自鎮遠至石阡爲里者百四十路瀨居六中其南北
坡深林奧苗盜出沒人烟絕少行旅多恐守巡即其
地築過客之館又徙熟苗之散居者數家於館後招
川民之流移者處其左右鬻酒漿以飯宿所往來者
稍資其守望之力過客恃以無警戊午季春余以考
校事至其地發鎮遠值天霧露上下於雲氣中抵暮
宿公館雷雨大作山嶽震動翼日至石阡兩日間顛
頓於山谷谿澗者不知其數其有名於路瀨南者爲
思南坡爲大小金鵬坡爲大小茶園坡其曰路瀨坡
者則陡絕而不可步者也其有名於路瀨北者爲木
根坡爲馬驢嶺爲大地方嶺木根與路瀨相對高險
畧同其曰爛泥山者則深滑而沒足者也余旣冒雨
在途憫輿人之痛去車就騎當夫策馬層巔路徑
三四尺一線外即飛崖萬仞視其下魂悸魄動

辰卷之六

十三

遇泥深滑處有一窾可闕足則人馬顧之皆喜其
峻處跨四五尺纔得一步馬足或交不能開開不
收自上就下勢如轉丸崢嶸不止余所乘馬疲退墮
數步以前足蹶而止余汗沾背幸得脫焉其石之峭
然壁立者出乎其傍勢如傾壓杈枒森列者履乎其
上如虎豹露齒作噬人狀遠望林木邃密人跡不至
則猴猿猛獸攀緣號嘯於其間此遠臣羈旅離鄉去
國登高極目而興悲者也然當其山腰雲濶雨過翠
落峻坂既下暫即安舒如底于鐵殿左右可桑可田
異境不斷其河下山一帶皆奇峰近水石如莊嚴峭
拔幽絕水自包溪流出曲折百轉石亦隨之緣源已
窮忽得谿處又爽李梨花散漫山谷若綺霞霜雪平
生見花無此多者夫其雲山明媚花木燦爛此種放
觀之而不窮麗公住之而忘返漁即逐之而迷處者
也人特以遠臣羈旅之懷遇之不覺其勝耳余樂之
欣然若有會意且不復知有人世又何有離鄉去國
之嘆哉雖然余之樂亦因物也不記其懸崖萬仞魂
悸魄動馬倒險途流汗浹背者乎夫修而雲修而雨
修而險修而夷天地之變吾旣得觀於反掌之間修
而恐修而喜吾心之變其轉接於一日之中者亦屢

辰卷之六

十四

矣蘇子曰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則天地與我其不變者必有在矣吾惡足以知之

萬氏墓屋記

人之一身內爲脾肺腸胃外爲手足頭目又其外爲爪髮毛孔而經絡榮灌乎其間者氣血精液也當其周流而無礙也臟腑受病心則能知挫其左手則右手應挫其頭目則兩手俱應拔一毛剪一爪而心爲之動焉蓋氣血精液之所運無不到也氣血精液一有擁腫不足之處於是脾肺腸胃有流注癰毒而不知手足頭目有麻木痿痺而不覺而何有於爪髮毛孔之細者乎夫內病不知則腹心死外病不覺則四肢死此醫家所以謂之不仁也仁者無他生生不息而已矣天地一身也同姓共宗之人是脾肺腸胃也同胞之民是手足頭目也是蟲草木是爪髮毛孔也而陰陽五行之生息嗣續非血氣精液之周流乎仁無大小在吾身爲氣血精液在天地爲陰陽五行一也君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豈好名而務博哉亦其心之生生不息者爲之也雖然其心無窮

而其分有限禹稷顏子一心也而禹稷則往顏子則避拘於分也是故君子有天地之量而無其位則觀

萬氏墓屋記

十五

萬氏墓屋記

十五

之於身可也有天下之度而不得行則施之於家可也今夫入母兄弟是家之脾肺腸胃也伯叔昆從是家之手足頭目也五服疎遠之親是家之爪髮毛孔也而恩意情愛之相維是氣血精液也嘗試觀之匹夫至無知也苟被之以不孝不弟之名則赧然愧伯叔昆從雖平時或不相得人苟有辱之者則恚然忿五服疎遠之親即非素厚至與人聞訟則爲之惻然往衛是果何心也哉蓋其血脉之流通鼓舞發於天機而動於其所不覺即一毛一髮無不愛焉而況百骸五臟之親焉者哉人心死於內也而後有不順父母之事四肢死於外也而後有同姓忿爭之事是所謂流注癰毒麻木痿痺者也噫甚矣哉其不仁也我萬氏自始祖黻菴府君至其輩七世矣代以孝弟相傳其四世內有九江推官府君其六世內有桐廬訓導先君以義方訓子弟以和睦敦族人是以前萬氏在邑中號稱多義見富室有因財致訟者則群聚而哄之每歲孟冬則合族祭於程墅始祖之墓仲春則合族祭于篠嶺二世祖之墓篠嶺墓故無房屋每祭掃畢飲福作樂輒就他人室以會守塚之人至無所居乃已酉秋我一二伯叔始創議醵金爲之爰訊于衆

衆曰是不可以已也遂各以貧富出金有差若同舟共濟罔有二志開地鳩工逾時就緒周以墻垣中爲二門門之內爲堂五間虛其中三間名曰會飲取其會族人以飲神之惠也堂之後東西側室各二間以居守塚之人醵金稍餘則遞相交管積其息以有待焉是非視爲一體恩意相維而不病不死焉能出之之易而成之之不勞若此哉然某竊慮夫宗嗣日繁而和氣難保故近取諸身以仁之真切者爲言嘗試以求之身心之際而反觀焉可也不然大不至於內外俱死小不至於剪且傷者幾希矣始之咲他人者其不群聚而咲我哉嗚呼是不可以不戒也

重建周孝侯廟記

吾邑周孝侯廟創自晉人蓋舉以死勤事禦災捍患之典也厥後屢修屢圯或出於公或出於私若宋董純儒沈德遠之再新侯廟其始蓋形之夢寐間豈侯精神之感召固如此哉今道人史普海朱明恩者止因初發一念遂不可遏創易石柱且木植磚甃務爲堅久工鉅而費不貲普海至以身繫鐵索不能償所負商價蓋久之而始完其勤如是余目擊其事感而嘆曰陽羨溪山洞壑勝甲東吳然人物之冠奇瓌瑋

者上下數千年間寥寥一孝侯而已侯少年任俠跡地不就緇墨一旦因父老之言洗刷舊習挺身與猛蛟惡獸戰於深山大澤之中搏而除之自古改過之勇其有如侯者乎及其師事二陸學問過之歷官漢荆忠信明斷人心歸附入爲中丞按梁王彤不法邇侯平日所爲心地洞達無纖芥私曲蓋其氣剛勁果決不但姘姁閃縮之態不作於心即覺知思慮之用或當機而回互或應物而有遷侯一無是焉此勇者至道之効也侯之表見千古感召人心者其在茲與至於臨陣死戰非侯之所難也余嘗謂人心之靈意之所動鬼神得而知之匹夫匹婦得而知之有不

回互也與人不信而臨事不忠也持此以追侯之爲人遠矣而我輩往往自蹈此弊無勇敢直前之氣則是普海知侯之淺者以身繫鐵索期於必成我輩知侯之深者竟不能勇迅激昂以期于有成也此其志與普海何如哉嗚呼以陽羨之勝上下數千年而寥寥然唯一孝侯吾輩可以愧矣故記之以志吾感

常州府重開後河記

隆慶辛未夏龍岡施侯來守吾郡持廉秉公去汰崇儉保富卹貧遏惡揚善聚民之欲違民之惡而於興學校培人材尤切切焉凡境內四民徭役疑訟質成

卷六

九

者之赴於公庭莫不曰施侯愛我而侯之所以撫綏勸化之者真若父兄之於子弟其辨析而剖決之猶神明也由是士悅而民嬉市歌而道頌郡中翕然稱治矣數月後有後河之役或有造余者曰施侯不妄役一民者也是河也何所關係而侯何以興是役乎余曰不然天下之事理有固然而衆人之情亦有所必至君子之政執乎其方而亦不可不通乎方之外執乎其方者理有固然也通乎方之外者緣其情之所必至也爲政而不知人情之所必至奚其政哉今夫遷都以遠水患正也而盤庚至以鬼神懼之周官

聖人經世之書也而庭氏掌射大鳥方相士帥百隸而時難抑又何也天下之事固有不出於常理而衆人嗷嗷屬望若將不可已者聚衆人之情積之之久鬱湮不伸則必有受其阨者不可以不宣也故情之所必至者即理之所固然而執乎其方與通乎方之外二者誰能廢一哉後河在郡治北相傳利於文事宋慶曆間守李公餘慶肇開其初蓋以堪輿家利文事之說倡邑之富戶爲之後三十年果有魁天下者已而又塞崇寧初朱守彥重加濬治次年果有魁天下者國初至今二百餘年吾郡才人文士前後相

卷六

三

望然未有魁天下者豈其不足與天下爭雄哉衆人以爲是河之塞爲阨也蓋引前事以徵之耳嗟夫造化之微與鬼神之幽深扣之無端測之莫知朕兆而必曰此盡而彼應如執券而取償焉未必然也然而因衆所願振作而興起之宣其鬱湮俾之歡欣奮發意氣自倍其爲助亦大矣施侯留意學校人才其慮之周到如此此所以汲汲焉請於兩臺陳公劉公而興是役也侯方闢學舍百餘間選六學弟子員之尤著者肄業其中盛暑不廢考校篝燈閱視達旦忘倦余所謂執乎其方與通乎方之外者侯其兼舉之矣

夫天時人事往往相值吾知異日魁天下者必出于
吾郡如執券而取償焉無疑也問者曰余細民也埤
井之蛙耳將見笑於大方之家是役也自西北某地
至東南某地長若干丈濶若干丈始工於某月日畢
工於某月日邑令韓君容暨武進茹君宗舜無錫周
君邦傑江陰劉君守泰靖江張君某咸乞余記其事
余因述所語客記之以呈施公未知其合焉否也
施侯福清人名觀民乙丑進士

重建海會寺記

儀徵文集卷六

二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夾持而內外交養吾儒之
所以治心者如是農工商賈各勤其業無惰其四肢
而自食其力吾儒之所以治生者如是舍敬義而求
頓悟外生理而為游民此世之譏為佛者之失也雖
然此豈知佛之本然哉蓋佛之徒以常住真心為圓
覺以根塵不斷為魔王打疊魔王入于聲聞由聲聞
而斯舍陀圓覺等覺然後入于無漏妙覺當其束縛
而不能解脫於是有毒龍狂象樹猿泥牛之譬於此
一墮便落下乘小果其不落下乘小果者抵死盡力
猶恐有漏則佛之治其心亦勞矣足躡荆棘口噉辛
苦運水搬柴找崖飼虎至事其師則立雪斷臂身

爪毛一無所愛蓋農工商賈中無一苦行孝子弟弟
之事其父兄者不能及焉則佛之治其生亦勞矣舍
是而譏其為頓悟為游民則豈徒學佛者為然雖學
儒者亦然蓋有惡敬義之拘而以任意為率性昧直
方之體而以意見為靈覺者矣吾不知其於頓悟何
如也不農不工非商非賈一人之身糜費千億一客
之宴葷羶狼籍是天地之大蠹也而何以笑彼之為
游民然則儒佛之辨吾不能知至於苦心志勞筋骨
則一也心志之不勞筋骨之不苦則儒者之所棄佛
法之所無也嗟夫治心之法吾徒與浮屠氏之失其
宗久矣苟能勞形勤業不為儒者之大蠹茹辛食苦
不為佛氏之游民可矣崇塔廟修寺觀此於佛法有
何功德然而敝精神勞筋骨以安佛像豈非始於佛
之徒不愛身體爪毛以事其師者乎邑之東南水行
五十里為湖汶自湖汶東南陸行三十里為海會寺
寺枕鳳凰山不知其所始元至正間僧無極住持自
後屢興屢毀國朝天順初僧宗琰重修
敕賜今名不知何時又毀虎狼蛇虺之所窟穴蓬蒿
榛莽之所萎翳某年僧明覺者以其師廣宗命發念
重修節衣縮口銖積寸累寺傍之居民咸助之於是

披瘴霧斷蒿艾歷崎嶇驅虎豹擇日鳩工肩挑背負
率數木之費而致一木數石之費而致一石積幾年
而成其勤如此蓋余嘗作一室一覽一椽莫非心思
所運以一室之難知明鸞成此之爲勞也明鸞念其
成之勞而求文以示後之人嗚呼一寺之成毀乃物
之固然向也屢成屢毀安知成之不復爲毀乎是勞
形之不足恃也苟求無成無毀不生不滅爲法於今
而精光射來世則舍儒佛之治心何以哉夫余於作
室雖難而終以就緒至於儒者之教少而從事四十
無聞不知敬義爲何物直方爲何事以吾學儒之難

原卷之六

三

知夫學佛之爲難也噫吾儒與浮屠氏之失其宗久
矣然其宗旨果亡乎其方有不亡者存乎有志者豈
徒不爲大蠢游民而已哉故余因明鸞之意而申之
勉吾黨併勉夫凡爲浮屠者也

重修工文菴記

求木於市採石於山山斃於鑿鑄釘於冶鳩工匠於
諸役於是鎚者鑿者挑者載者斧者鋸者塗者砌者
百藝咸備然後可以成屋故衆人爲之則易而一人
任之則難間聞富人欲作一屋計其蓄聚餘材大率
經歲或數歲而就至於菴院之修建某也助錢某也

助力不踰時而畢工其成之易較富室反倍焉余嘗
思之末世以財爲命各厚積以自焚而不肯棄一錢
以易民死其菴院之施舍至使窮鄉小戶樂出而奔
走焉豈專以禍福報應鼓動乎人哉則又嘗思之

富家巨室不但私其室中之藏較量於錙銖之間而
德色於一飯之設其無勢利者曾不得望其門牆而
華榱漆壁朝塗夕抹賓客之得至者有涕唾乎其中
則怒於心而覲於目至於菴院之成則遊人行旅酒
徒詩客輿疾待死捋腹求食者無不畢應若驛傳焉
其便於人而切於用世固不得而無之也世不得而

原卷之六

三四

無之則其出錢力以助之者亦其情然也是豈專以
禍福爲心哉然則爲政者不禁富人之過制而以毀
寺觀爲賢其亦未達乎情者與宜興工文菴在邑之
北可十五里自官河漕漕口入可半里吾師荆川先
生由毘陵往返多至焉一日余隨侍先生於菴中寺
僧德瑋者出其修造始末求文記之先生以命於余
余既不敢辭又感夫世俗之各私其家而菴之可
爲會晤所也因爲記之然余於德瑋又有說焉嘗聞
知畜其財而不知畜其精知潔其屋而不知潔其心
故窮奢極欲伐性喪生之事無一不備僧家外同於

人而身裡寶珠如來法眼竟不能獨耀而自惜亦且隨衆泯沒焉貪心未斷妄曰安禪則亦與彼之伐性喪生者等耳藉使其與富家大戶易地而處焉豈不易地而皆非哉然則富人之鄙吝僧人之外同乃其習之固然而失其真性一也夫僧以外同人而人猶助之如此苟能明大事因緣以如來法眼開教其助之者當何如哉德瑋瑋樸質無華固非縑于勢利者然試以吾之言觀於僧與俗之人則亦可以自觀矣是菴修造之始末創之者宋咸淳二年潭心也再整者圓音也又毀而修則在嘉靖庚寅其僧曰道明而德瑋則於辛丑歲重整其殿宇者也

懷素文集卷六

三

重修會真菴大殿記

會真菴在邑西城外四百武許與社稷壇相對創自宋建炎間歷數百禩厥惟舊矣相傳道士劉混康掃蘆於其地後二年枯蘆成葦始建是菴其說不經無可考信若其成而毀毀而修成毀相因則亦物理之固然者不特此菴然也今道士盧德膺因其師吳應仁所修三清大殿而畢之工完求記于余且曰以爲鎮菴之寶余笑而問之曰德膺若以余文爲寶乎若知寶之所在則知真矣天下孰爲寶真者爲寶孰爲

非寶假者爲非寶何者爲真真之異乎假也何以辨何者爲假假之異乎真也何以辨真假之間煩然淆亂孰測其端爾以汝之身爲真乎百骸九竅同一聚塵臨化而消爾尚何存故曰假爾面貌然則爾身非真也菴者又假身之所爲也取其土木而肖像之取其屋壁而丹青之抑假之又假者也而又何假於余又乎以此爲寶不其誤哉余聞道家者流以精氣神爲三寶故有鍊精鍊氣鍊神之說其徒以爲真矣而吾猶病其鉛汞龍虎嬰兒之爲假也就使鍊得一身於世何補然則世間之所謂真者其吾道乎道者三綱五常如日月之明與天地俱故萬古人心之真孰過於此自吾道衰而異端者假之猶之王迹熄而伯者假之也嗚呼天下後世無一而非假者亦何恠乎德膺之以余文爲寶也姑辨其真假以爲之記

重修通真觀殿閣記

今天下梵宮道院瀰漫世界余以其耗費財貨也輒不喜然而亦有不可無者人得而共之也彼富家巨室一館宇亭臺之勝祗以娛耳目藏歌舞睨私比不若是人不能窺焉惟恐絨縵局鑰之不固也若夫梵宮道院人人得而居之有若至其私室者盡一世之

人誰能如匏瓜繫於一處行者托宿疾者問醫請者求友貧者棲身皆於此有賴焉苟悉絨滕之局鑰之則將奚往哉此所以不可得而無也吾陽羨有通真觀者創自陳曰興道宋祥符中賜額玄通尋改今名我朝洪武初道士王秋碧復建正統間重脩者道會談景真蔣中隱也觀內曾有賜道經一部每遇聖節及元旦則令長率師生僚屬若庶人在官者習禮于此先是觀之二門頽廢止存基址萬曆四年正殿破漏椽木瓦甍俱壞時令丁侯懋建創意脩理命道會王玄志閱似黥師徒主其事助以罰錢併徵某

庵廢材益之余曰觀固不可無况又肄習禮儀祝

主

皇上壽其繫臣子大義甚重非尋常可比乃作疏募緣期於共濟而俗見固陋出施者寡有微賈朱永者義激于心一旦捐三百金而殿工賴以就緒玄志師徒又即二門基址造文昌閣樓五間爲力更鉅無肯任其事初道人史普海者脩理周孝侯廟負債久之始完復欲主此工或有舉談圓惠者是人曾興其工可托也言于縣召之圓惠至則一以自任曰吾不煩普海也余時見圓惠筑筑一身精力漸稿志雖壯何以踐斯言乃圓惠則罄其素所蓄積鳩其徒各以藝

助役鄉民憐其至誠爭爲施舍蓋暮年而閣成巋然爲邑壯觀而圓惠之志於是乎不爽嗚呼末俗鄙吝以財爲命當二役之興以余之疏乞于富家巨室罔有應者即余亦不能大有所捐也彼商賈者經營鬻販銖積寸累甚爲艱難而朱賈一夕出三百金脫然如棄土直余乃大有愧於朱賈彼道人者草衣木食何藉於世然責以樓工人爭附之余素業儒竊有志於一體之學然言而莫余從倡而莫余應也余又大愧於圓惠負此二愧其說云何豈非已不能大有所捐而徒責於人之過耶反觀于心鄙吝尚在故因而書之以志吾愧玄志死閔似黥求吾文以紀其始末如此

集卷六

十八

說

示蔣氏二子說

缸泉蔣君生于晉安南服其系實自金淵金淵與吾邑陽羨接壤蔣君昔以地曹游吳下過金淵故里余始識君之面及余官黔陽蔣君晉泰閩藩又過普安將母余乃再會君於黔中君俾其二子思忠思孝謁余問其年一則弱冠一則成童視其禮貌而威儀整然試其詞章而文采燦然苟就所已能而成焉其

於賢良高等有聞於時將可以談笑掇拾以黜陽而
得此即使出于民間余方求之不暇况出於文獻大
夫之族爲余舊交者乎雖然修威儀工詞章足以取
高等榮矣余將進二生於道則二生之所得未可安
也時俗之所好常採其華不採其實君子之所存每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有得於己者未必其有得於名
致譽於外者未必不併傷其實苟二生之志而務與
時合則就二生之所得而成焉足矣如其不以是爲
安則居其實不居其華可也未有得焉常遑遑以虛
其志有一得焉不急急以聞于入所謂居其實不居
其華者此也古人以實勝爲善名勝爲耻爲已爲君
子爲人爲小人者華與實之間而已晉之陸機唐之
李賀少以文藻著名公卿咸爲避舍然卒不得爲令
器者採其華不採其實者也以二生勝於機賀固不
可以機賀望二生尤不可二生素有義方之訓余愛
其器之美也爲此說以助之併驗異日之所就二生
其無以我爲迂也

純白齋說

荆溪有拘儒焉曰履菴居士少謹繩墨睢眦肝肝自
謂潔矣白矣其師荆川翁曰子外遮飾而內包藏非

履菴文集卷六

三九

也居士乃默然深思搜括心源無一毛一髮不受
病者夫厝火積薪勢必燃矣然則何所不至居士其
病入膏肓而師直操盧扁之手者也師之子玄卿居
士壻也有異才素習師訓於書史世事罔不通曉而
又善爲詩文然氣高一世不受束縛居士時時以繩
墨故步約之玄卿曰此吾玩弄侮世之跡使心苟無
瑕吾視棄餘習如糠粃耳居士竦然異其言以爲甚
似吾師蓋古人之受惠莫大於心病心病矣而包藏
焉則其病益甚心未受病而顯著其跡以示人一旦
人摘之以告如轉圜然此高明特達者之所爲也陳
白沙曰多病爲人未足羞遍身無病是吾憂此心受
病未受病之說也余因以自咲而執左券以責玄卿
之如約一日玄卿盡洗宿習如千里名駒驟就羈的
蓋其氣銳故其反也勇其病淺故其動也易乃自扁
其齋曰純白而乞居士一言以勉之居士曰子向之
未白也非心之爲害也今之既白也慮心之未純也
嘗試以觀向未不受束縛之心與今日脫去故習之
心孰爲玄卿之心之白也又以今日脫去故習之心
要之將來恒久不變之心孰爲玄卿之心之純也聖
人懼心之危微而致嚴於精一之功精則白一則純

履菴文集卷六

三九

其須有間則汚染入之而靈體息矣可懼哉人心
明道大賢也見獵而心動習氣之難除如此玄卿其
無視爲糠粃之易棄而石去草生若將復發然者
則名齋之義而居士用以勉玄卿者也書其說以俟

食熊掌說

熊掌異味也吳中入好飲食每宴客則蘆雀野鴿田
鼠山鷄靡不悉力羅致其不能得者唯熊掌余素不
嗜口腹於雀鴿鼠鷄數數見之席間未嘗一舉著蓋
所謂人各有食性余非以不忍故也唯於熊掌異味
冀得一嘗好之無異於吳人戊午春以校士至銅仁

原書文集卷六

三

平頭苗民有得人熊者雙則其足獻之府府不能私
以餽於余余喜得償所好亟就視之毛去皮存後跟
前指宛然人形不差毫髮其刀割處上於足一寸脂
白骨突腥血淋漓顏色未變余惡其似人亟爲掩袂
曰昔人有臨死請食熊蟾者余食之即可以易死不
忍也是夕元戎石公置酒飲余酒半以熊羹進既非
全形其肉乃與羊豕相類余初不辨舉一二箸公告
曰此熊掌也余心既有所觸則爲之作嘔欲吐不吐
者久之因問公以熊於人利害公曰熊力猛瓜利其
傷人豈以然必人先犯之而後致其起盡力而止

非如虎狼之性好噬人以爲食者余曰若是則余
不忍宜也公曰雖然亦有不利焉熊食禾稼蓋民門
男女終歲勤動恃以爲命者熊一來食之輒盡雖

噬人其害與虎狼畧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禽不在
田則不可執能既犯苗執之何咎且凶人之肆虐者
人猶啖其肉况其似人而獸者耶余以公言爲然更
欲舉箸然竟中止豈非血淋漓似人形之狀尚切于
心殺禾稼奪人食之慘未接於目歟古者聖人嘗食
熊矣蓋其不忍之心隨處充滿權其殺禾稼奪人食
之慘有甚於熊之似人者是以忍於熊者乃所以不

原書文集卷六

三

忍於人余以不食熊爲不忍是感於見非不忍之全
體也雖然自其所見達之不見可矣因疑雀鴿鼠雞
余所不嗜者豈盡出於其性或亦有不忍之心伏焉
特未之覺耳向使數物之生如熊之接吾目則便以
爲不忍矣噫嘻雀鴿鼠雞之類吳人所食者既非余
性所喜熊掌吳人所無余幸遇之竟不能辨味而止
所謂飲食有分非余之所存也獨以余之心如不食
雀鴿鼠雞者伏而不察其不忍於熊掌之見則以
見而傷者多矣故書其說以自識焉

啓

貴陽請馬心菴大尹入書院啟

置一床於淨室佇瞻高士之臨分半席於玄門實以
鄙人之望同心有利至德不孤伏惟某先生顏似
壺形如野鶴棄榮名而修性命脫凡近以遊高明如
看邑宰飛鳧終見少微應象寒潭見底占斷漁磯一
灣明月當空坐破蒲團幾箇煉金使查滓盡去盡馬
求毛髮皆真却聽反觀常啓天人之鑰歛息候氣頻
焚午夜之香象不着鈎牛初露地遂覺江山有主時
將詩句傳神奚啻開南國道流實乃先北方學者某
才非經濟職忝規模欲強人以進業而力不前顧省
已之知非而齒則暮譬之形曲而影不直宜乎聲息
而響遂衰然責不敢辭乃志猶未已共扶名教願借
高賢猥誦佳章俯首有凌雲之想嘿忝上座終身成
把臂之交遂許同盟了茲一事況大隱原居城郭而
獨善或非聖賢暫出精廬增光書院昔曹叅避舍則
蓋公肯來彼韓愈卑詞而顛老遂至章章人物顧我
輩以何慚落落乾坤報德星之再聚歲幾明公爲衆
領袖務使多士範我馳驅累歲清齋諒葷羶之難
霎時出定知伎倆之俱忘衣裡寶珠帶得一川風月
胸中丘壑携來滿座烟霞敢佈俚言用催道駕

廣東方伯乞休再上吳自湖軍門啓

休官於服官之歲不是人情先老於未老之年豈非
天意頃直辭而求去蒙曲諭以勉留竊念卑職守
句而不適其宜拘縲墨而罔裨於用縱使愚衷未泯
曾無善狀可稱又甘棲蓬華以長終何意拔茅茹而
起廢才微位過命薄疾隨當五十血氣之餘涉八千
道路之外炎蒸鑄骨二豎寢入於膏肓癰癘剥膚百
邪交攻於腹背獨形鳩鵲髮短心長隻影依依貌肥
脉病雖未酬犬馬之報效聊欲保螻蟻之生成故思
返乎丘園及未填於溝壑况區區素守難斷送於衰
白之時而歷歷外官每結果於雌黃之口蟬逃污穢
蛻身望日月之光鳥脫樊籠翹首振雲霄之翮未能
學獻芹於野老亦知耻竊穀於
明君鏡裏頭顱嘆容顏之難少鞍中髀肉樹勲業以
何期已竭鄙言未回高聽恭惟本部院秉知人之智
普愛物之仁若大匠無尺寸之遺於下愚錄錙銖之
細非惟護其短淺抑且過於褒揚旣荷採葑敢忘結
草但較身名之輕重則多病所當亟歸顧揣才力
淺深則不能尤宜知止謂韓國之盧可逐奈東郭之
馬將疲與其強鐘鼓於爰鵠孰若借榆枋於斥鷃

乞察此心之非有規避憫朽質之實已凋殘雖爐人
煉金聽大冶之自鑄而益車服驥向伯樂以長鳴桐
帽樓鞋餘生有幾萊羹藥裹此外何求筮不厭於瀆
蒙士固伸於知己

賀徐存齋相公誕辰啟

恭惟天人協助年德彌隆大冶之金成色更精於百
煉明時之鳳鳴聲遠徹於高岡奚止裴公快綠野
之優游實乃司馬繫蒼生之仰望寒潭秋水照孤月
以明心蒼狗白衣笑浮雲之過眼其驚駘弱質樛櫟
散材蒙收骨於駿駒遂並生於桃李此身何幸喜同
地以同時矢志靡他竊共憂而共樂茲當申甫之降
誕殊深山斗之傾誠擬拜門牆偶羈於婚娶之冗遙
瞻賓客未伸乎祝頌之私聊具下情仰祈高鑒

答李孤山學博啟

衰年伏枕清晨猶未梳頭上客迴車白首遂遲倒屣
壺自掃裘羊之徑柰翁登李郭之舟無分攀龍有緣
題鳳雖筋力既憊常屏跡於他人而意氣相孚願執
鞭於高士空陳雞黍結思依依實切鸞膠虛懷耿耿
恭惟親丈齒德並茂親義兼隆鄉里推賢衆仰斗山
之望世家積行人歸月旦之評筆落如蠅見精神之

復春文集卷六

三五

溢出心堅匪石誓要盟以不移乃置身列於丈夫
傾懷係于小子久韜銚刃歎文人之數奇一割鉛刀
笑俗士之天幸然福不可以屢徵而屈則必有大伸
在公當潛龍待用之乾在我蹈鼯鼠多貪之晉羨李
將軍門第之盛麟趾振振愧萬石君孝謹之哀豚兒
蠢蠢縱有司一時收錄柰文場百戰空踈餘盡頑思
皆難比數豈若高門驥種悉爲華國駿材故小器易
盈生每虞其顛覆而尺蠖斯奮公會見其飛揚試觀
懷瑾握瑜之奇大是光前裕後之具若徵左券如探
中囊蓋天意還歸李家而人情咸嚮舊族理固然耳

復春文集卷六

三六

說非誣也幼子乳臭濫接書香向屈嘉賓恐經暑雨
行將卜日擬待涼秋伏蒙記存敬茲回覆

文集卷之七

書

上唐荆川尊師

人之相與可以盡言無隱者莫若師弟之間然先生每苦某之難悟而某亦不敢輕進一言何也某之難悟則以性鈍而心散包藏怠緩之意多而磨勵真切之志少是以每到病痛便覺難醫此某之不能承受處也若某之不敢進言者則有二說先生每事皆求定見其見一定信之甚堅而持之甚固即有學識與先生等者必不能回其既定之見而况萬分不逮者欲置喙於其間豈非跨海涉河而使奎負山乎先生聰明蓋過一世凡有言於左右者不待其辭之畢而已洞見其所言之情皆不出其料度之內是以視之也甚易而動之也甚難夫信之堅而持之固則人必不樂告以善雖無拒人之心而不免有拒人之應視之易而動之難則於庸言近論無一愜意而取快於非庸言非近論之間由是好為新奇以上下其游辭托為異術以文飾其膚淺者時時中其巧而使得售其奸此二說者其竊妄意其如此不知其然邪否邪倘先生不以爲然則和雖淺近無知得以盡言而無

優菴文集卷七

一

隱可乎先生身所擔當直欲爲宇宙間創開一路續後來相傳法眼心源以鍛鍊而通融天機以無欲而昭著豈某之所可窺測某之所欲言者非敢議之精微之際而直求之於形跡之粗耳所謂求之於形跡之粗者亦有二說好尚之少偏應接之過當也先生於同氣相求處甚爲懇切故欲其意思之懇懇而嫌其形跡之踈濶是以窺伺者常滿望而忠信者常見疑某雖癡癲然常謂先生之意可以探而取也其人之未見也而謬爲恭敬則不問其可否而皆得以親厚其既見也察其指意而虛爲好語則不問其言之真偽而皆許其由衷徐而察之而非親厚也非由衷也乃推而遠之然而向之容而受之者吾心已爲之下喜矣其待忠信之士一事之過差或由於註誤而槩其中心一跡之或踈本出於無心而疑其叛去徐而察之而非中心也非叛去也又容而受之然而向之推而遠之者吾心已爲之下怒矣其下喜也不但行於矯飾不正之徒而或及於智慧有餘之士其下怒也雖不施於光明磊落之輩而時及於中才以下之人是以人之交於先生者若賢若不肖當其容而受之也其熱如火及其推而遠之也其冷如水故

優菴文集卷七

二

其常疑先生之用人未必皆心腹之賢而賢者之用
於先生也亦不能無不盡之嘆此豈非由於好尚之
少偏有以致之歟君子之行視世之用舍而其憂
世之心則不以用舍有異但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
可以有憂世之心而不可以露臧否之跡徒露其跡
而無救於亂則東漢李杜諸人所爲也某見先生凡
接士夫絕口不論人長短可謂無臧否之跡矣但扣
門求見者均之以是心至者也而先生乃或見或不
見至於一日之內而有見有不見在先生固自有意
非以見者必賢於不見者也而人之欲一識之而不

復卷文集卷七

三

可得者遽以爲列於不肖之目雖面斥而衆辱之無
以踰其怨也怨不怨於先生何足損益但於處世之
道或者任情而不任理終覺未安耳見惡人以避咎
與夫默足以容君子委曲以處亂世者如是先生卷
舒存亡之理籌之素熟而明哲保身處即號爲智者
不能如其慎密然某不免於前所言者以其避之於
幾微形跡之間而不會求之於性質作用之際也某
自渡江來有人以先生行事言者一以爲握官府事
權一以爲有府官求見值先生飯客吏人已趨報而
先生乃謹避之及吏人再至座客猶在也其前之所

云甚俚鄙無稽可笑而乃出於故交項璣東之口豈
非不肖有司因先生絕之太甚疑先生言其短而造
爲之乎其後所云則往來於門下者所述雖某亦以
爲此先生之常也是豈非否臧太露而人情大有所
不堪者歟此和所以爲應接之少過者也是二者和
又妄意先生所稟過高性質意見之用多而虛心觀
理物來順應之功少即此而往恐終爲功名氣節套
住而於聖人之道畢竟有差後來相傳法眼非先生
任之而誰任乎雖然此大率所謂求之形跡之粗者
也非龜鑑鷄何以爲見而遽談天說海祇露出本相
覺得見識之每下耳反欲以迴先生之駕而動先生
之聽某之罪其又何可逃歟

復卷文集卷七

四

再上唐荆川尊師

蘇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吾師向所寄書乃倉卒
間數句而高古莫及然子瞻得之於天資吾師得之
於學問則固自有不同也中間論白沙是茫老師是
醉想二老翁一醉一茫動靜殊遇然不知醉即是茫
茫即是醉其實醉亦非醉茫亦非茫若和輩者未嘗
知醉未嘗知茫而終日作醉人茫人又可笑也書雖
未詳近日心事皆見之出使二集疏稿詞簡事明

皇明奏議中得此可以增光一代矣詩意雄放不拘賦與長歌尤爲奇貨然立朝建言登高作賦皆是吾師餘事不足爲難獨有剖破藩籬無所顧惜而一意爲天下國家此最爲難蓋不但世上拘拘名檢者不能脫此窠臼即吾師數年以前亦便無此識見也天下事須要人做有吾師手段不一擔當焉乾坤落落將誰望哉即今所處比之督視尤爲親切兵食大計未知措置何如和才微資淺屢得超轉實非本心此必以出於先生門下故耳不然何爲有此也未陞之前不求既陞之後不謝此非不感拔擢者之知己以通書政府素所不能若其納賄則盡喪其平生是以不敢也今春所調土兵皆厚賂土司衙門而行此其志有在豈真欲伐義死敵耶一往一返功無分寸惡積丘山今已稍得數人寘之於法後來非甚緊急似不可輕調但不知彼中事勢何如土官張空者猶爲罪魁向來用之亦頗得其力否伏乞示知某初得轉官報急欲趨侍門牆緣軍門在沅任所在辰乃必由之路遂爲時例所禁且地方見有本務亦時時用兵弗得如願謹遣百戶范恩代問左右臨書不勝瞻戀

三上唐荆川尊師

唐文集卷七

五

向有鄙俗之見得先生教及答人諸書遂豁然無疑王龍溪嘗爲和言拘拘謹守不是學問一向忽畧近來始覺其是緣謹守之徒都從軀殼上起念把握一生只是私意只是醉生夢死此與聖賢一介不取與界限相反者只在有障礙無障礙之間作如是觀則和前日之言宜爲先生所笑聞之令即先生不笑其見之陋而取其意之忠以此存心人豈有不獲自盡者哉然則先生此行學問心術賴以一明又不但專意爲天下國家已也前後奏疏詩文積之既富用之無窮意向所到便有此故事來應且行所當行止所當止和問竊評之恰如有一大將坐百萬中軍帳內刀弩鎗劍器械色色皆備當其用時視刀刀應視弩弩應惟大將耳目之所使然此大將當用刀處則刀當用箭處則箭各各得宜不差毫髮若其他則或有善用者器械不全或器械雖全用之不應應矣未必皆當故其一偏之能可學而至者人也其兼全並到有巧以運乎其間不可學者天也非人也嗚呼此大將之所以爲難也居卑論高先生其一首肯否耶春訊緊急饑民顛連倉廩既空閭閻亦竭縱有奏請所得恐未便湊手此則器械不具不知善用者何所施

唐文集卷七

六

其巧乎文章政事要亦無異然一係於己一係於人
難易有間此盤根錯節別利器之時也在先生處之
量有次序矣家人輩來聞先生有脾胃之疾謹遣百
戶范恩奉候和處此官偶遇苗平無甚難事但畧覺
瑣碎併驅馳勞苦耳書不盡言伏乞鑒察

上徐存齋相公

伏以相公勞心賢士未得者惟恐不能周知而既得
者惟恐不能盡用殆所謂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
雖往往有負於倏忽反掌之際而相公之心不為少
變則士之懷寶欲獻者不歸於門下而誰歸乎和本

卷七

七

樗櫟散材不足以與相公採擇之列而一旦超擢出
格反在於門下士之先雖此心不敢不勉而實不能
副則其有負於相公知人之明與夫負之於倏忽反
掌之際者相去幾何是以不敢不一吐露其愚和初
舉進士同伴中見謂篤實只今年過四十人之望我
與已之自待固不止於篤實已也所貴於有不為者
以其足以有為也不足以為有為又何貴於有不為哉
某遇事周章臨機昏暗辟之駕駘愈鞭愈後自顧不
如人遠甚向來陳乞量力而動實出本心續得白禮
部書知相公相待厚意不敢遽自絕跡於仕途赴任

以來安心讀律而江西風俗儉約頗與賤性相宜三
月盡始聞轉貴州報某於文學雖非所長而貴州人
少提督稍易又無雜事分心即使某自擇官亦未有
如此之便者然初止以為僉事改調也繼領又遷乃
陞副使年望俱淺驟進二階不惟某無以自解於人
而於相公知人之明恐亦不能無少累矣且某之寒
拙循資而陞尚慮鯁曠越等超擢必致愆尤蓋世上
固有可以超擢者而其非其人也用是慚愧不寧不
知何以自修以謝同伴以報相公之知遇於萬一也
便中敬此奉候

卷七

八

二上徐存齋相公

夏間承差來接到翁教兼惠之綰銘心製服榮感何
多伏惟翁相默然自處而任天下之重負天下之望
者益深益切士無賢不肖莫不歸心和樗櫟不才幸
在門下愛士之列驟加擢用然門下之愛某亦非取
其能特以稍知安分拔之以愧速進者云爾其在某
則有不敢當者馬經伯樂價重千金人見翁相用某
之跡而不知拔某之意以為果有能也則必將循名
以竢其實又翁相之取某者姑以其自守勵世今再
蒙拔擢反加於速進者之外世之不知者則未免按

跡而疑其人夫循名以埃其實既非無才者之可副
按跡而疑其人尤爲孤立者之難堪且某自入貴以
來染成山瘴不思飲食古臂濕淫已作偏枯之狀近
聞荆川先師之變不得即臨前疾轉加然非翁相則
不敢以此情上陳也茲專人具本乞歸伏惟門下矜
某之愚實無所用鑒某之志非有所私早賜施行放
還田里使了師生之義併尋名醫少延殘喘雖報恩
之無地將銜恩於無窮也和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三上徐存齋相公

春初奉啓所以汲汲求退者緣自起廢以來三任藩

泉雖僅守法紀於政之不便民者稍稍更革然無大

九

裨益於時不足以明門下得士之效且炎蒸之地舊
病易發是以不能爲自安之計不謂門下遽還之內
地再轉臺職感懼交切夫任益重則報稱益難人之
望也益深則不才益難於自見矣雖然精白一心夙
夜匪懈固此生之所以自誓者不敢以不勉也倉場
積弊其來已久須以次釐正大要南糧經過衙門太
多官攢歇家人等逼勒納戶使費反在正糧內虧損
是以收時虧損官糧即放時虧損軍士也革納戶之
閒費以歸於正糧之潔淨似是今日急務門下爲此

詢訪已久願賜教而遵行之幸甚

四上徐存齋相公

倉場之事伏蒙門下留念久矣近來紛紛之說幾於
亂人之聽而不能調停酌處於其間則事體殊未妥
帖且如揀和糠粃虧放軍士此從來積弊然自軍驚
以後收時揀和固不能盡絕而放時揀和固已少矣
又湖廣江西紅白私米收貯日久未免蛀屑灰塵殊
不耐看若一槩指爲揀和呼吸之間變可立起愚意
以爲只當督責監收主事親自檢束時時查看則此
弊可除軍士自然帖服不可豫言放時揀和恐鼓動
衆心助其聲勢蓋軍雖跋扈未嘗敢嫌米醜在場中
喧嚷若反先發其端不幾於教猱升木乎此其所當
慮也南都積棍內則戶部糧儲巡倉各衙門書手皂
隸人等外則歇家軍斗軍餘驢腳夫人等無慮數千
人皆倚倉場爲生命可以立法漸革不可以一齊頓
革故本職近與戶部設立長單刻期打發革去歇家
不用保狀詢之解糧員役近日使費已減大半是亦
漸革積弊而寬糧解之意也官攢守支因米耗折坐
累者多自前日議革耗米二升而官攢益困矣蓋糧
長使費在於暗地用錢而不在於明白加耗明白加

泉雖僅守法紀於政之不便民者稍稍更革然無大

十

耗每石貳升暗地用錢每石至壹錢壹貳分故革暗地之錢以厚糧解存耗米之餘以備倉折亦是事情但經近題未敢請耳故處軍士之道當以好糧陰厚之而外則示之以法不當噉以驕之處積棍之道當立綱紀以整齊之而其要則須俟之以漸不當驟以駭之處糧解之道當愛惜其雜用而惟令其米之乾淨處官攢之道當明白與之加耗以免賠贖之苦而無使盡窳鼠穴好處穿破以圖爲補和之計則倉垣可一清而人心肅然矣不然朝更夕改此甲彼乙五之規模且未定而何望其有成蹟哉某言之恐涉於庇護不言則恐後來議論愈多見功愈少故敢一佈此情於門下伏惟教之幸甚

五上徐存齋相公

伏惟我翁經綸手段實宇宙間出之才荆川先師語某於二十年之前謂我朝以來當國者所未曾有是時又恐國家無此福運翁或不當國也今當國矣旋乾轉坤之功挽下流而倒上不但障百川而東之也可謂前無古人矣蓋歷二十餘年而先師之言不爽毫髮惜自某之外無與聞者嗚呼某在而先師不可作矣安得起九原而與之點頭哉雖然巨奸滔

懷素文集卷七

十一

天之後人心陷溺其於猛獸夷狄猶以爲不先正人心則無處下手故引用同志一洗貪習而噉之以清風誠與才合一時氣魄力量足以感動鼓舞故汚俗爲之一變乃翁之意非以爲如是足也方且翕受敷施俊乂咸事俾內外庶務次第振舉尤大有精神鼓舞者在不謂只做一半遽爾歇手豈先師福運之言又有驗乎抑天尚有意於斯世復將起之以收全功耶方今局面號爲清靜者蓋承翁變俗之餘而心志不一是非莫從端人正士稍稍裁抑循此途轍不惟翁未了之半截難望其進即已成之半截生意且索然矣來教所云誠爲明見某樗櫟散材因翁向來處之太過是以今日據之不安旁人厭忌姑置不論碌碌伴食殊非素心向自陳跡內脩數醜拙冀得如瞿昆吾放還不謂猶備負如舊今尚未知所以自裁也恃爲翁門下士瑣瑣上陳伏惟恕其愚而教之

六答徐存齋相公

承以陽明從祀事見諭此我翁尊崇前哲嘉惠後學之盛心也顧乃每次建白輒遭阻抑近日趙思誠一本尤無忌憚人心不一如此果何說也某竊論我朝學問自陽明以前諸老先生輩皆於靠傍一路上

懷素文集卷七

十二

看脚所謂行檢名節謹守格套一毫不欠則便如河伯之談秋水欣然足也於是陽明出於其間曰此忠信廉潔之似也非道也靠傍行檢名節上做者非真心也無靠傍格套而自覺悟者真心也乃盡取其窠相一洗而翻之以開其嚮道之路其時諸老先生輩保護巢穴以陽明立異也而競譽其說之妄凡與陽明同時者未有能見信者也既未見信則謗議紛紛其說至今爲指摘者之張本此其所以不免於多口也然又有一說從古聖賢教法止於下學處開示而上達處不言非不言也不可得言亦不可得聞也陽明教人便從上達一截說去故中人以下者皆不得其力反有捕風捉影之病則又不若靠傍格套者之有牆壁而可以爲教法也故今之人於陽明多異議而文清無貶詞蓋文清之學亦從靠傍中來也論陽明者徒泥其末流而不察其本旨宜說者之紛紛矣嗚呼安得能言之士起而辨正之乎然陽明爲一代大儒超前絕後終當在從祀之列何疑之有直待時耳狂瞽之見書之久矣茲因論敢述其愚惟進而教之

與薛方山學憲

古人以天地爲戲幻以生死爲勞佚今以毀譽得失一芥萊子事而動其心偶然有好我者而用我則欣然如有所益偶然有醜我者而棄我則戚然如無所容此其一身耳目口鼻皆爲別人使喚其自視爲何等人也先生氣魄甚大近聞罷官居金陵讀書談道無異平昔豈其戲幻天地勞佚死生之見素定於胸中有不可得而挫折者在耶弟承雅愛識得方山公本來面目久矣若以好言相慰效世俗男女子之態則非問公之意也一笑一笑

與徐蒙泉學憲

昔與兄處左提右挈知愛日深其時愚不省事意以志學在我他人愛莫能助尚未覺兄之難遇也自別兄後年紀日長齒莽日甚乃始不免求助于人然常患人之莫我告告而不以實也於是慨然三嘆欲如兄者友之而不可得也夫人之相友其合也有機其知也有爲真非人力之可一毫勉強於其間者世上黃金之交與夫面交之徒固不足道即有兩人同學古道同是君子路上人然而精神乎契處竟如以石投石了不相入此其故即使兩人言之而兩人不知也弟自求友以來雖素相慕者或出語便不相得或

始同而終異外合而內離弟非不欲強合強同之也顧其機不相湊恐乖直道而行之義旋復棄去求如兄昔日之提挈者竟不可得此其相知之機似有天啟而一別踰紀又若有天限者何哉此弟所以嘆兄之難遇而又嘆昔遇兄之時愚不省事爲可恨也再會之期此生不知有幾雖然志氣因人力轉移學問隨歲月消長兄教行滇海聲譽日流弟志弱而力不加進時邁而學不加修即使再遇吾兄恐如頑石朽木非復昔之可以提挈者也兄能不棄我否乎

與林平泉內翰

東坡文集卷七

七

父不奉晤得來教恍如見面 勤勤懇懇之懷於言下見示者甚真甚切非兄好善之志有加安能採及葑菲而虛心不棄如是近來朋友道喪相順者多而相助者少鄙意以爲見愛如兄者豈宜嘿然無一語是以忘其愚而一進其說然自愧其無以爲高明助也不謂兄既過聽而又道之 言何幸何幸守闕以待元氣之復此真病中得力語也弟因兄素靜但恐靜處未有着力內則反生痰而助火外則或離群而索居此所以有養心養病之說乃杞人之私憂過慮也得來教乃知死裏活計全是靜功心病身病俱從

死邊過一番然後有悟兄平時所欠者弟頗疑愛身太過如未鍛之金今艱難疾疢備歷憂虞金百鍊而益精矣如弟者志氣頹索百孔千瘡無處下手乃自忘其廢棄而爲兄私憂過慮豈不可笑雖然亦欲兄大施良藥鍼砭我也竟未見投豈弟遍身不知痛癢即廬扁所驚走者不然兄不宜嘿然無一語也望之望之尊作簡古構意體製俱冠冕弟近有數篇以兄視之皆野人語矣來人去促不及錄上詩稿數首呈覽

與王遵巖叅政

東坡文集卷七

六

明公文章蓋海內某心竊嚮慕願爲執鞭久矣顧以俗緣未了不能徒步相從于山水間挹清光而聽高論蓋側身東望而興悲者亦久矣因思某生平無所長終當與草木鳥獸同腐然古之人亦有已不能以自見得其人而傳者則以生與文人同時偶有一技一能爲其所取因以寄其窮超物態之心胸而其人遂著名于後其無技能者或一時相值於山巔水涯之間觸其弄月嘯花之興沛然不可遏而發于其文則併載其名以傳不然雖生與之同時求而不與者多矣豈所謂附驥尾而名顯者亦有 遇不遇與某

既無他長即遇明公又無可以動明公之意者獨以追陪杖履撫景盤桓必有看明公高懷落筆之時乃未得一至其地而托姓焉是某之東望而興悲者也雖然羊叔子功業既成恐其泯歿顧峴山而發嘆智者猶嘆其不達僕乃欲托名于公文之內宜不足以動明公之一咲也荆川先生卜居之計倘定僕當從游于武夷因得執鞭門下則素願畢矣其足以動明公與否固非鄙陋之所敢覲也積誠已久素短于辭不足達意惟明公教之

與張鶴樓主事

蘇文集卷七

十七

一見傾懷別後凡三惠教知執事之有意於僕以僕為可與言矣執事有意於僕而僕乃懷不盡於執事則非報施之宜且不足以明直道相與之義故敢畢其鄙見焉大凡豪邁之氣在宇宙間不可少在人身上則不可多宇宙人身豈是兩物緣此氣在宇宙則任其放曠無害在人身則便要收斂管束歸為已用不然則非用氣乃為氣用也用氣則愈放開愈覺其少為氣用則愈斂束愈覺其多彼其憤世嫉邪明目張膽為天下直寃伸枉宇宙間若少此一着則皆患至不恤害來莫救委靡柔弱成甚世界此氣之所以

不可少也然君子之用是氣者有道外則柔順其色詞內則反修其德行所謂柔順其色詞者知其進說之難而因人變化以求濟其事也所謂反修其德行未暇計人之隱否而反躬自悼思所以為動人之本也今觀執事諱書明白痛快而未能喻諸人者無乃於前之二說猶未盡歟昔者屈大夫賈長沙忠誠貫日不可謂無動人之本也祇以孤憤激發見於色詞者不能無過是以徒損於身無益於事語曰惟善人能受盡言世之善人常少是以盡言得罪者宜乎其多也嗚呼盡言之難雖以屈賈猶不過如此况乎動人之本未能如屈賈而欲以直言於世則不能喻諸人者何足怪哉此則為氣用而不能用氣者之過也僕之所欲言於執事者如斯而已然僕戒執事以盡言而僕之言更有甚者以僕之所遇者執事也執事之才自是不凡鄙見以為豪傑而不聖賢故畧陳其愚以少助萬一執事倘以僕為誕則請坐僕三沐而三薰之幸甚

與王龍溪即中

道駕一臨興起者衆况區區素承教愛雖至頑愚能不為之感激哉顧未脫中人以下之舊而頓聞性與

蘇文集卷七

十八

天道之說卒難承當來論謂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僕謂如此立言則太玄遠不免影響之疑中庸言發而中節即不言不發也但吾人戒懼之功於未發時尤爲緊要若待其發則力倍功少火之燎原水之溢觴求其中節何可得哉老夫云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喫緊學者用功處也由是而發則一念一事無非天理雖曰已發其實未發然而畢竟發矣則亦何害其爲已發而不與未發相對哉吾人思慮自朝至暮後昏達旦何嘗有一息之停求其一念不起能有幾時既未有不超之時則已燎原矣已溢

【龍溪文集卷七】

九

觴矣當此之際則將聽其勢之所往而莫之止乎抑使之返於未發之初而百念遽不生乎由前之言是揚波而助鱖也由後之言是盲者皆離婁而聾者皆師曠也故吾人之學必自求其各受病處日加點檢如痛癢之切身不去不已盧扁之手必因其病之所在而針之灸之藥之石之是以受病者冷暖自知而善醫者多起死回生也此則實犯手做無一點遮飾於其間今以下學鈍根而即待之以上乘利器是猶指盲者以日月之明奏聾者以鈞天之樂也故人皆懸空妄想捕風捉影其得其失無從而知卒之修身

應事無一得力人欲橫行天理充塞如蹈火坑如墜深淵無置身處而況望其出頭哉區區尚有此懼不敢懷不盡於長者翁稟上品資質自天泉證道五六年來從事聖學益進益熟當必有破的者在樗生不敏何足以發之

二與王龍溪即中

龍川兄至得接手教規所不及實爲至幸生向所言蓋恐落於虛見者對塔說輪而無實地工夫入於言語者徒事筌蹄而少躬行得力處如此則縱然參到奧妙亦非爲己有也有懷耿耿何時得一重扣玄壇以破蒙者之感乎適得北遷之報聊奉此爲別便中不惜勤示望之

【龍溪文集卷七】

二十

與張內山學憲

十年慕公衆中一會竟未及一語別來不久又過却一番春色人生見面本爲不偶幸與公同宦楚地而湖湘隔絕沅芷澧蘭翻動懷人之感見住沅州攷其志書正是古夜即地自陪軍門外獨坐空齋無一交接眼前境界變幻不窮或時都無一物似覺澄爽或時百念齊來頗費打掃見逋賦逃民文移滿案則思百姓疲困何術可愈至誦李太白流夜郎之作則又

有羈人遷客返其故鄉之想如此等類東臧西生如老狐改頭換面不自知覺不知古人收功一源工夫何似便中不惜吝教榮遷倘遲數月莫須還一出否不知文旆何向新巡初到弟於五六月間當至省相見暑月驅馳殊非鄙性俟至秋間恐又別巡公其爲我籌之草草奉候伏惟台照

與照姪

汝父棄世吾聞之傷悼死者人之常但未得遐壽爲歎耳若汝能自成立大兄是爲不死如欲成立必要學好要學好必親好人則所言皆好言所事皆好事安得不日進於好乎忠厚質朴之風存則人始或輕我終必重之浮邪巧詐之習熾則人外或畏我內必惡之是二等人一則或受人侮一則要去侮人受人侮者世之所謂無用者也而不知吃得些虧則將受益於無窮侮人者彼自以爲有用者也而不知占得些便宜則將折算於子女吾言倘不謬汝當知所從事可也讀書一節尤不可廢不但藉以取功名亦可以長聰明發善性心細大舅吾所謂無用者也汝欲從師必親之敬之常以爲法所謂成立者莫先於此矣

與徐華原方伯

辱使者將命欲生再留此以盡湖山之興但昨與楊魏村窮日探討興似已盡吾爲湖山縱目湖山亦爲我點頭非但不容往且不容言矣易所謂莫之或知也兄安能更招我哉雖然如生之疎拙無用衆方共逐不知兄何所爲而招之不已耶雖不赴兄之命不敢不感兄之厚也一笑西湖之勝僕輩閑人不得常住兄丈住矣又常忙不閑此地與人不相值也雖然各人胸中自有一段西湖非閑忙境界可以分別則彼雲山之掩映花柳之明媚皆可付之無何有之鄉矣俗眼以終日游湖爲得其趣者不知湖山肯以爲知己否耶辱使者送至嘉興謹此附謝餘情不盡

再與徐華原方伯

承來諭以紛沓之衝離索之久及功利汨沒爲病此可見內省切已故覺得工夫不密即此乃是工夫也竊意學問一念只在自已真切此念常常提起則心爲嚴師非爲離索出門如見大賓非有賓也不然則雖日坐如來講堂與已原不干涉是離索也於一切世故應酬中常存得本來面目何紛沓功名之足累哉僕五十無聞近來病症日深將有乞歸之舉然功

名汨沒與不汨沒亦不在仕止形迹上看此心能了
出而朝市皆了也此心不了則歸而山林皆不了
也僕種種閒思慮有多少不了在爲此言以復執事
幾乎其言之不怵矣何如何如

三與徐華原方伯

向來湖中之會接兄丈及中方談論不無感慨正學
不明人始於議論上着工夫今號稱同志中表表者
俱墮世俗利欲坑內夫古來儒者之所謂義利乃辨
之於念慮之微從源頭處用力至於市井沽利之事
至粗至易曾何足掛之齒頰於此不免尚何以學問
爲哉而又何責於議論哉承兄丈見教非兄丈之有
定見而不落空言者何以及此佩服佩服辱惠愛向
已因尊使奉謝舟人之便復佈區區伏乞若時珍重

與朱希桂郡守

某自去春罷歸田里即屏居深山後忽發風濕之病
向來鬚髮之早衰白者禿落將盡蓋去死無幾矣自
顧泡幻殘軀枉過一世終作一尋常無聞之人求爲
鄉黨自好者而不可得遂閉閣謝客經時不接一人
倘苟延乎犬馬期少補於桑榆其於人間事杳如隔
世至於是非毀譽非但不置於懷亦不入乎耳也近

懷麓堂文集卷七

三

懷麓堂文集卷七

三

自縣學有言旁人造謗者謂某有助於其間此不量
某爲何如人某自信亦不足與辨且辨謗者非君子
也一二日內傳聞有將此見之呈帖者某思之使某
上得罪於權貴下得罪於鄉邦此猶可以無辨獨使
得罪於令長則不可不一言以解人之惑何者令長
者朝廷之所置也無令長則無法矣某之於郁侯
經歲不敢一二請見者以爲林下之人分合如此郁
侯亦方以某不至公室爲高旁人觀之遂以彼此之
疎濶爲疑不知此自是僕之難於亟見非郁侯待某
之薄也僕自患病廢事相知如方撫臺兩過郡城而
不能一出相愛如明公即過歲時而不能一賀豈僕
之不肖待上司俱若是之簡耶若以有所干請不遂
而怨僕自科第二十餘年歷數郡侯自符公來以至
明公未嘗不破格優待而僕未嘗有片紙隻字干之
以私一戒持來頗謂無玷縉紳亦頗相信今有何事
而獨於郁侯干之耶且計一歲中纔一二會縱僕欲
干亦少矣即使干之不遂方用以自愧而尚何怨耶
某平生無他長至於忠信廉耻亦知自守對人接物
未嘗動一機心若於人有面背則赧然而赤者經日
積此一生縱不能如柳下惠子路之致人信服即羊

叔子無鳩人之事或可廢幾焉不知謗者竟何自而起耶夫以形骸稿木之人設有掀天揭地事業亦當息心況舉平生之所必不為者而輒加之所謂人無所不至亦可為之一慨也區區之懷更無可告承公素愛聊一述之敝邑士民亦諳僕心事恐當道有未知者倘因此一白使僕得牢睡深山不蒙詬訾則明公之保全僕者當銜結於無窮矣未能走謁謹以書致仰祈照察幸甚

與楊朋石卿寺

向得公二月四日書極為慰感弟藉庇幸得免於考

屢登文集卷七

三

察然私心負竊祿之愧久矣蓋昔當衆人競進之時而稍稍自守故僉論或以爲淹今當群賢效用之日而碌碌無聞故衰材始見其短所謂抑有道穀之耻亦真心之不可掩者也因此數欲陳乞適有嶺南之轉恐跡涉規避遂爾不果生自起廢再得近地此任稍遠適足相當自擇利便素非所喜但有可慮者去歲脾胃餘病尚在以衰疾之軀當六月之際而陸走三千里以嘗試於炎海毒淫之地則所保者無幾矣猶幸職非軍旅任未重大尚可以畢前志耳俟賤症勢定當更圖之

再與楊朋石卿寺

伏惟兄丈以才德爲時望所歸漸進要路霖雨蒼生且不久矣某以衰朽之質蒙兄丈曲爲援引竟以機會不偶而阻可見升沉遲速各有分定於此勘破胸中當快然矣但嶺南之地非病軀所宜久處八九月間爲霧氣所中症入腠理條而頭疼則目不能舉條而胸脹則食不能下靜坐一室尚覺煩困况能低頭折腰且有簿書期會之勞其形而滑其精哉謹具疏陳乞倘不惜一投手舉足之力使得早還鄉井即援焚拯溺不足爲喻也意真詞迫仰祈台鑒幸甚

屢登文集卷七

三

三與楊朋石巡撫

久不奉會意此番必得面請教益不謂復成相左西望竹臺徒增惆悵楚中值採木分封之後又繼之以饑饉師旅民勞已極須得翁大手段爲之擘畫一以扶凋瘵於既困一以消變故於未形此翁素所蓄積而鄙人之所致望者也方今財力虛耗處處皆然惟目擊者更爲切心而當事者尤難下手必上下之人若同舟者之期於共濟乃克見效但貪墨之風未息於郡縣即一二有志操者猶任其血氣放逸之私而不出於紀綱法度之正以致政事失平人情未協此

同志之難而上人督責者之費力也豈不可為長太息乎南糧缺乏獨湖廣拖欠為多煩翁併一促之

與黃泰泉宮詹

公之為人如鍾鼎古器今世所希某也嚮慕廿年僅得再接然而飲河滿腹自以稍能領畧公意所在竊敢自謂此非世人所能識也公也亦不鄙某賜之饒章公已久不作詩而獨不靳于某此亦非世人之所得于公者也古人當舉世之譽不足為喜而得知已者一人則可以酬平生之志願何者賢人君子非可常有故舉世之譽不足多而一人之知不可少也其自顧無他才能何足以借譽而受知于公然因公之言勉自樹立使不墮落則公之賜我豈可量哉持此以答公知則亦公之借譽之意也渡嶺而北台範日遠瞻戀不勝謹以書謝

答董潯陽宗伯

使者來承翁教示滿紙平生久要之情若見肺腑足知翁相愛之深相信之至也書中所云謂翁謙虛之心則可以弟舊所聞於翁頂天立地為大丈夫者則有說焉竊意精神志氣耿耿不磨人之所以自信與其所以信人者只在此一念真切之間此所謂定盤

針也有此志氣有此真念寶珠在手百骸九竅猶非親也而況於在外之榮辱逆順幻身中之又幻者乎然則翁所處今昔之變在俗眼觀之誠為有異若翁之自視則惟一我弟之視翁則惟一潯翁耳於此稍異則差却定盤針矣其於俗眼何異哉盈虛消息天行也妍媸善惡生物之道也古人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一不較弟以為物情應如是本無可較也翁涵養得力其必勘破此公案久矣聊述之以發翁之一笑弟以樗朽之才甘自廢棄蒙翁汲引躡致通顯但據非其分恐擊之者至矣翁其何以教我也平泉以瘼火之疾懇求去位蒙泉改北將行弟亦當避賢者路倘得歸家買舟詣宅聽翁高論一沃枯腸宿願酬矣他何冀哉尊作彷彿史遷閒中類次必已成集尚容求得一部以為矜式千萬勿吝

再答董潯陽宗伯

使來承惠已覺光耀蓬戶及啓緘詞讀之則如太史公復出人間聲咳於我側恍乎斯人之與居也古來生無一長之人其姓名一見答於文士則必附其集以傳翁刻若出必載斯文弟將藉是以附驥尾不磨滅乎雖然名不磨滅可藉於人若夫胸中真實歲旦

千古不磨滅者可藉於人乎文章也勲業也進退也存亡也此皆儒者所處之名目然寶藏如得則皆備道全美無一足以動其心矣來書所謂聃朔之徒即未得聖人之寶藏其所自持亦各有一部寶藏是故文章可也勲業可也進退存亡可也得聃朔之寶藏猶尚如是况得聖人之寶藏乎吾輩終日營營正為未有此好田地受用耳若靶柄在手則或處或出或存或亡何往而不利哉來諭肝膈之言非翁愛弟之至望弟之深何以得此敢不佩服乎弟樗櫟朽材驚駭下品老大無用鞭策不前罷廢二年閉門作活已無意於人世矣不謂更塵仕版即欲固辭忍義有未合姑勉強就任諒不能久淹也歸時當扣關同了大事朝聞夕死心且寧矣來使行急據案草草書不達意惟翁恕之尊嫂之恙固為切心然得寶藏之人亦自有打發處李耳不聞有老妻東方生則割肉以遺細君又若有戀戀者何也一笑尊賜不敢辭尚容差人奉謝也

與謝太東巡撫

敝處錢糧充軍之弊起於倉場之廢各縣城外倉場原係周文襄公所設縣糧長聚在一處納戶亦只

在一處遂成街市赴者如歸其納糧日期十月半開倉至十二月半則完矣掌印管糧官逐日下倉晚封早開待正月間運軍一到就水次隨即放兌故錢糧易完而無弊自倉場之廢也鄉間糧長入城且無堆放處所不肯即收小民將糧無處上納糧長下處或賃民房或寄寺觀東零西散至正月間始收錢糧有無有司官于何查考一向因循殊非事體是以周觀翁議復蓋倉廩其費派於錢糧內取足甚為得計不知緣何又將此一項包補別項錢糧夫此一項者額外之派也別項錢糧者額內之數也百姓能完此二項者良善之民也其併額內不完者奸頑之徒也今以良善之民納額外之征而包補奸頑之徒所欠額內之數是以完者愈完欠者愈欠而倉場之廢迄無復興之期亦可慨矣事關利弊不覺縷縷伏惟左右留意焉

與耿楚侗提學

數年企仰之懷向來一二會曾未足以盡鄙人請教之願別來數月因左右方考校而生係鄉人遂不敢通問蓋非避嫌理當如此伏惟左右實心向道所以修教者即所以自修也誠能動物士之歸心亦既衆

矣其尚有不合之論蓋出於不同志者之口大槩彼之所指以爲設教之小疵者正僕之所服於公者也此亦實心向道者之所宜有蓋向道不實則爲己之念不切爲己不切則已輕而物重不免贅東補西要人說好而自家主人崩失却本來面目矣此鄉愿之不可入道也僕之意則望公堅持此志念念接續惟以此心之誠或有未至益加致曲之力使此學術大明於世則魑魅魍魎之怪潛消屏伏於幽巖深谷之中矣鄙見如斯聊以贊助正人之萬一不知翁以爲然否

與徐蒙泉司徒

數月不通書問想念彌深向見南臺之陪時望方屬鍾陽之缺必借兄矣南糧匱乏弟與兄去歲憂之甚切故小疏欲與北運同爲一體不意

恩詔視同常賦於隆慶元年減免十分之五則五十二三萬之額將何抵補且以前年分或盡蠲免或又帶徵倉儲之所賴者幾何甚可慮也如聞北議尚有取南邊銀以補邊餉之說兄去歲每言南銀不可再動蓋南銀一去後再無餘積之時留都重地將安仰哉兄在司農不知尚可多方一處而不及此否乎

便中敢此私佈伏乞台照幸甚

辭留都戶部諸君送行文軸

今內外六卿藩臬諸司但遇陞遷必乞名人鉅工之文以送此古來仁者贈人以言之意未爲不可然其名同而其實則有大相反者古者贈人以言非勉以所當爲則規其所不及其心蓋恐恐然懼人之有過而要其同歸於善也故曰仁者也其告者盡其忠其聽者佩其教蓋有一言而終身行之不盡者不必其作爲文辭而書之於紙也其意之厚豈真爲觀美之具哉今也作爲文辭矣不必書之於紙也必用軸以登之其用軸也始猶以絹繼乃以綾書以墨字付之裱工而識者猶惡其侈也今則織爲文綺塗金作書錦繡奪目如貴公子之閭富然者計一軸之費奚止十金暴殄天物殊爲無謂且其求人文字秉筆者非美其政事則誦其功業諛之不至則受之者喁然其不悅也亦異乎古人之用心矣故世上以送行之作不曰此應酬文字則曰此了人情故事也相襲爲一種常套語雖繁衍無一裨於實用蓋與受者安於習慣皆不自覺其非矣原其意不過曰此可懸之壁可以炫耀耳目爲鄉人榮也自鄙人觀之非惟不足

以爲榮蓋可以爲笑矣故僕在外服時每遇陞遷必先以此辭諸僚友僚友諒僕之素輒爲罷舉間有不諒而舉之者僕亦不敢受也家有一堂高可六七尺即欲受大軸亦無可容處書生本分衣裳猶當布素况可以文綺錦繡置之無用之地以作崇哉幸諸君體悉此意無以見况若不先言之則恐無及僕言矣而諸君不察僕必不受則其罪不在僕矣不腆之辭謹佈腹心惟諸君其圖之

答何吉陽司寇

吾丈好學一念至老彌篤而所見精明亦益以進其

懷麓堂文集卷七

三三

嘿識淵微及善與人同之心尤得聖賢血脉豈弟淺見之所能窺其涯涘也弟自初接高論不能不津津欣動嗣後居山出山雖無定跡然自覺得此心神靈耿耿即紛靡波蕩中頗不爲搖亂但氣質怯弱驅策不前而又不得常侍於君子之側如吾丈者耳提而面命之是以迄於五十無間甘爲天地間一朽物良可慨也吾人所志冷煖自知至於日用應物之跡有所畧而不論者只看此心之所發何如耳學未到时中處豈能一一無差即差矣而此心發時原亦未夾帶於其間亦何害其爲正哉來書之所論固可

無辨者也况吾丈之心吾丈自信之而同志中亦且信之矣庸置喙於其所不必辨者乎虛見私心二弊極中學者隱微之病吾人皆逃此二種不過對塔說輪葛藤牽絆其誰能深造實際而一刀所斷也非吾丈則固無可望者矣解官回聊爾附復

與吳疎山司寇

公之忝性幾於無言公之應事幾於無心其所謂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與故生之取法公者語嘿動靜無非師也然竊疑無所住而生其心者心體本活有住則死無住則生生者活也當寂則

懷麓堂文集卷七

三四

寂不住於寂當應則應不住於應然不可不應也公於當應時時或不應則無乃有住於寂之時乎禪家有云一絲不掛者其師且謂之俗漢吾輩試於此泰之公本欲無言而僕尚以言惱公是禪耶是俗耶一笑

答謝省菴大尹

恭惟足下明察物情周知政體強者有所斂而不肆弱者有所恃而不傾荆川先師嘗云凡作令者使小民人人有一知縣在家乃爲賢令足下豈其人哉此非可常得者也伏望更加學問使氣質沉著足以爲

寧靜致遠之資則古之所謂國器者今足下其誰與
歸迂踈之談幸勿見罪屢承佳貺且禮數過常僕何
敢當謹此附謝

與黃後山縣尹

賢侯之政已爲盡善生之所欲告者爲解頭偏累事
也有田則有粮百姓奸頑不納而責粮長賠贖是業
田者安享其利而粮長代之出也粮長侵欺不完而
坐解頭追併是收粮者安享其資而解頭代之苦也
然必須先責人戶納完粮長乃可責粮長納完解頭
其追併人戶之法亦豈家至而戶到哉亦擇其尤者
重處一二則人知意向之所在輸納者爭先矣伏乞
賢侯鑒納少寬解頭之罪其已賠過者尚可准狀稍
稍爲之追補則人無偏累而賢侯公平正大之體益
以傳播於人人矣語粗詞直恃侯之相知故也幸勿
見罪

與林念堂巡撫

承惠翰教及徭甲二冊知翁之留意吾鄉小民愛之
如子憂之如病此情此德當啻感於無窮矣僕生長
江南未知利弊所在然承翁下問不敢虛也敢以鄙
見所及爲翁陳之夫禄米倉粮比白米加耗水脚原

後山文集卷七

三五

少今年粮解爲撐夫船戶勒捐併至京上倉之費每
石除本色外用銀二兩其苦極矣去歲大疏題折色
時元老力主張要行戶部堂上欲折一半只被該司
即中執滯不通遂不能如意生初不思亦不知粮長
如此之費妄謂舊法不可盡更後來洞悉利害力贊
鍾翁行折已無及矣且如各衙門歷事監生俱係雇
募白徒豈可以粮長膏血填此輩坐食之蠹又如巡
按及各部屬出差帶去書吏或二十箇月或三十箇
月回任時月支米一石則一家打去二三十石有之
此獨不可與之折乎他如神樂觀欽天監教坊司皆
宜與折夫折而有虧於衆猶爲恩然所出今鍾翁議
每石折銀一兩一兩之銀糴太倉米一石三四斗固
衆之所樂從也彼此兩利不知該司何所見而執之
以爲法乎生在太倉欲以此意再題因轉部而止承
諭民運造船或衆不樂從則乞將撐夫一處撐夫十
年以前粮長每石只用雇募銀二三兩又辛苦銀六
七錢不知何年過江吊打粮長今每名增至十三兩
又一路神福不計其數與舊懸絕此須嚴行禁約伏
乞左右拘提解過人役細加詢訪倘得題行令有司
當官募責寫合同及至過江復令所在官司稽察

後山文集卷七

三六

糧長受害者隨處申訴庶幾稍知禁戢不至日甚一日雖不造船百姓之受惠亦多矣徭甲二冊酌議詳明人知遵守不得輕重編審但力差極重者如斗給早夫巡鹽弓兵之類衆有加增之望似亦相應蓋衆人均攤不使一家偏受重累亦為政公平之體也暑中不能詳述瑣瑣聒聞以翁存心於民故也希恕

再與林念堂巡撫

去秋北上承賜翰惠及到京後困於人事未及修候罪歎實多翁前後二大疏為地方慮又遠者至精至悉一時區畫遂為小民千百年之利此真經綸手也

■ 續文卷七

三七

敝省目下為糧解害者只有糙白糧運船出于糧解自顧而船戶撐夫百端需索苦不可言即如去歲糧船四月發行至十一月纔到濟寧因此守凍二月間纔到通州其苦可知矣故鄙意欲民運船隻官為督造如軍運之例使糧解自顧水夫而料價夫銀則取之原顧船之費初年似為不足以糧長五年一轉通算則有餘矣惟翁取熟知民運利弊者計而行之庶幾其有瘳乎狂瞽之言未知可採與否但恐翁聲望日隆不火膺內召則吾民無所恃耳便中謹此附陳

與吏部四司諸君

和聞堂陞之別莫嚴於名分紀綱之張莫重於禮法故等威立而臣工奉之則上下安而民志定約禁明而設官司之則體統正而朝廷尊古人暮夜車聲過闕則止蓋有見於名分之不可干漢太子不下司馬門則公車令隨即劾奏此有司之能舉其職也某叨貳禮官與司國之典制及臣下之奉令違慢者本月初九日夜漏三鼓衆官陪祭

■ 續文卷七

三八

之廟事畢而散各取便道歸寓生從四牌樓轉東皇城腳邊行約數百步後有暖轎二乘追逼向前燈籠火把照如白日徑越本轎而去其後二人乘其所不之馬一挨擦本轎一突截本導而去生顧左右問謂誰曰此吏部司官某姓等也再行二三百步將近東華門又有暖轎四乘追逼向前燈火如二轎而人衆倍之生乃急趨下馬牌邊出轎步行只見後來四人安坐轎中徑挨僕身截過下馬牌而去其隸四人亦乘其所乘之馬截過下馬牌而去生顧左右問謂誰皆曰此吏部司官某姓等也時各大街官負固多其由東城邊者止是僕一起及所遇二起而已此外更無一轎一馬也前二轎行急僕望之不及方訝其疾甚及同後四轎過門不下轎乃詢知前二轎亦未

下也前二轎由僕後突過是僕具負卿貳不爲人所
比數無足怪也後四轎同僕過門安坐不下是料僕
雖稱禮官必不能舉其職亦無足怪也所惜者吏部
爲百司倡率諸君子所讀何書而有此舉動乎不然
闕門禁地法令昭然即愚夫愚婦皆知趨避所謂斯
人千古不磨之心也豈以居倡率地讀聖賢書者反
有不如不知何說也君子造次顛沛尚不違仁今有
何急遽流離而作此狀哉甚可惜也僕既不能舉其
職又不一言恐諸君以後仍蹈前轍陷有過之地則
僕之罪將不得辭而貪昧隱忍一念有同於穿窬而
不自知矣僕才本樗朽性極怯懦然於外物頗輕視
棄此官真若敝屣無一點皺眉顧惜意若諸君有取
於余言舍非從是則鄙人不爲無助若因此含怒蓄
忿以世俗之心爲心使僕得藉此以返初服固所願
也爲彼爲此惟諸君子其圖之

答西亭中尉

梁臺相遇正值壯年彼時期待何如也今復何如哉
變途備歷老景侵尋天人之感日夜相代其化其不
化俱不可知求之在我道德實與既恍惚難究文章
鍛鍊又蹊徑可厭進無機線之裨退忘溝壑之耻四

歷代文集卷七

三九

者一無所據宇宙間之朽蠹則不肖其人也來書所
云猶是故我不能不長顧而吁戲矣憶自別後居山
林之日多其在仕途數年走貴陽走辰沅已而罷去
去而復起迄無定跡雖承書札再投而酬答未及方
用爲愧反辱左右先施華章寵賜光耀書几鄙人何
以承之感謝感謝來論謂骨肉之戚此天地盈虛消
息之理無足怪者至於鬱攸作祟外物一空於此回
觀胸次中其空亦復如是則可與語屢空之學矣二
經解刻之真有益於世人蓋自人之理頭於宋說遂
使以前諸儒見識盡作弁髦不知其實不可廢也遍
誦尊作非看古人書爛熟未易到此於此入悟則本
來之面目見矣然大段着力不得也痴人勉次其無
乃壽陵學步者與承愛不覺縷縷華原書惠已領訖
併報

與歸震川通判

凡物之生于天地間齒角翼足不得兼有是固造物
者所忌然亦有鬼神爲之戲侮簸弄富于其名者或
畜於其位晦於生前者或顯於身後所謂莫爲莫致
非畜之晦之者所能容心也當兄丈魁南畿時文章
一出海內傳誦即名儒鉅工皆爲避舍其視冠天下

歷代文集卷七

四十

登詞林可以唾沫之餘立得竟還迴流落幾三十年
已而僅得一第宰一方論者猶嗟其所遇之晚而所
處之卑也今復挫抑如此且方今爲吏如兄丈之循
良者幾人宜人之視之爲麟鳳希世奇珍矣乃上之
不得據要津次亦吝惜卽署何哉噫此正鬼神戲弄
處也古云文章憎命達又云詩窮而後工身名富貴
如齒角翼足不得兼而有也人生壽長者八十九十
過此以後形銷跡滅與草木鳥獸同盡回視居要津
者碌碌何在獨兄丈之名如魯靈光殿巍然在天壤
間計彼較此得失孰爲多少兄丈其益自信務求與
天壤不朽者充養至足無少遺憾勿遽以造物戲弄
者一毫動念可也蓋動於彼則不得精於此而况又
有不能兩全者以主張之乎南溟爲兄丈竭盡心力
數月後必有以相處願且安心到任昔濂溪明道曾
居簿職大賢之作用固自有法度區區鄙見伏惟高
明鑒納幸甚

與徐見吾大尹

每鄉人至稱賢侯德政交相慶慰而糧解之感尤爲
真切人言末世人情衰薄難動亦妄矣今之爲政者
主於抑富而扶貧生謂不若抑惡而扶善蓋富者非

必惡而貧者非必善也牧民者懷一意於胸中所以
彼此不得其平便非絜矩之道今之不着一物使貧
富各得其所者非賢侯吾誰頌之此敝邑數十年之
所未見者也何幸何幸家眷來承賜夫船護送謹謝

答黃海南

承翰教佳什及所與玄卿書稿足見動心忍性之助
不特文詞之煥發也向之戚然爲兄悲者今則勃然
爲兄喜矣死生得喪聖賢皆看做常事世人欲惡之
心勝是以看來太重試於我身未托胎時及既變滅
後觀之果何有哉於此照破方可外死生齊得喪若
借在外一物把翫來壓倒他則物與我猶二恐未甚
得力也雖然聖賢固不貪生亦不輕生若匹夫匹婦
自經溝瀆決非聖賢所爲執事有味於屈子之文攷
其離騷中精蘊屈子蓋聞道之士也彼所謂沉湘者
余嘗疑其爲假托之辭如張良托赤松子游耳屈子
而果沉湘豈能作離騷哉管仲將自勉以圖後功且
不經於溝瀆曾謂世有至人如屈子者而蹈匹夫匹
婦之小諒乎張良以生辟穀故尚露其行止屈子以
死沉湘故併滅其踪跡此皆古之至人善藏其用處
也來書有味於屈子之文不若反而求屈子之蘊屈

予之蘊在離騷內曰一氣孔神曰虛以俟之所謂道可遇而不可傳者也而屈子遇之已造於實際矣則於聖賢齊死生一得喪之功已了然於胸中可以死則死可以生則生亦常事耳尚何以張皇錯愕爲哉執事如識得此意不必借外一物來壓一物自然無入不得作天地間一閒人不然便未可謂得力也嗟夫此豈易言哉未到此處則兄之發憤詩文把翫娛樂弄亦豈可遽少耶恃愛不覺縷縷尊事似宜少待不知高見以爲何如

與戚南塘摠兵

蘇文公集卷七

四三

縞慕日夕前年過於京師僅得識面聞之洪芳洲云執事甚有意於僕欲與談禪理非鄙人與知然世間萬事却少這一味不得即如戎馬倥傯之中安然不動視百萬貔貅如履無人之境乃可無敵古人對陣安閑如不欲戰者禪也矢石交下神色自若者禪也歛臂鷹手施佛前錢者禪也左右既深其理安得不以武事擅長而稱當世之名將哉僕也尋章句談詩書之懦夫然於柔弱剛強之際亦或不迷其辨此執事所以欲與之談也僕今方量力而退安心畝畝而執事爲國家鎖鑰北門宣威萬里不知對茲之

期此生更有緣否茲因幕下林萬選之便持書一別捉筆悵然

與洪芳洲司寇

弟自庚午秋回家收繩捲索謝客閉門不復知有世上事且地僻一隅車轍馬跡之所不到是以於兄處思雖鬱陶而無便一寄數字相訊常懷悵望而已去鵬過丹陽姜鳳阿處領手書扇四柄比赴南京任又不林郎中處領手書扇四柄兩處雖無教啟然扇之多詩之工置之懷袖耿耿不滅其爲教我多矣居家時頗聞兄有訟言未得其實今始聞其詳兄之所遭可謂橫逆之甚此所謂人無所不至也於兄何損哉竊謂不得已而爲應兵須從容辨析勿甚動氣則彼之伎倆有盡而吾之從容者無窮當談笑而折之矣吾人一身在天地間儘有事幹豈宜疲敝精神與一橫逆妄人較長短耶弟素怯弱每於退一步處省氣力兄嘗謂我過於懦弟亦謂此等處不得不懦也倘有不然更望見教

與萬兩溪河道

不見翁面失記何年雖然黃塙蚤夜未嘗不神交也翁抱經濟大畧先師荆翁蓋心服之矣今當河渠之

任欲爲江南民建百世之策繼先輩之績甚盛心也而江南之所困苦者莫甚於白糧一節且以御用六官上方諸粟悉取足於五郡之民加以年來積弊日多耗費日廣民於是岌岌殆矣白糧之弊到京以後其費不可省其解運煩難千態萬狀獨可視其顛沛流離而莫之省乎大疏之所言可謂曲盡而翁之所以籌之者亦已熟矣以此繼文襄亦非難事然愚竊以爲翁有文襄之才而非文襄之任有其心而非其時也文襄任爲巡撫手握出納之數可謂專矣任之二十餘年何如其父也今翁職非巡撫也旦夕且奪之他往則勢非父矣凡建百世之功者非尸祝代庖人之事亦非旦夕可以責效者也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古來成大事者未有不蒙物議者也聞周文襄初欲立法江南民目爲周白地惟主於上者不爲搖惑故文襄得以成厥功耳造船之議起於林念堂信僕之鄙見已嘗有行積之十餘年而不決者阻之者衆也僕所謂翁非其任非其時者以此愚又聞文襄每立一法必擇老人中之有心計者與之籌度豈亦肉食者不足與謀乎俟翁轉漕運日當再陳焉否則江南之民永無緣矣承清問瑣瑣勿罪

蘇文襄集卷七

四

與耿楚侗寺丞

生病廢之餘去冬復出屢欲致書左右因循到今適領手教慰浣之劇承論出處一節竊謂古人作用只是此心其一切世上名目皆是後世愛惜顧忌私意上起夫苟從私意上起則雖做盡世上好名目皆是遮欄掩飾與夫彼之作偽者無異非真心也真心者世之是非人之好醜一切付之於無何有之鄉漆雕開之所謂未信者非信人也信已也明公向當紛紛時豈曾爲舉世毀詆之而動念則今之出亦不宜以人之面目爲行止也君臣之義無所可逃不敢不出也明良際會簡書殷勤不忍不出也至於所謂自量無可出則是紼入世上名目豈爲明公之心哉若逆料後日之大用與否幹得何事與否以爲較量則亦成私意矣蓋任其見在之心而已鄙見如此公以爲何如唐堦蒙公造就已得上岸但元龍豪氣未除須俟其降伏小兒因病廢學近雖勉了三場未能得利承公記存感激感激劉莊襄公傳讀之醒眼謹此謝教

蘇文襄集卷七

四六

與陸平泉宗伯

向得三月十書及聞翁出視部事爲慰吾人所處

地步各有局面翁今日之局面與去年初出之局面判然不同矣今惟一意報國為德為民隨其所處一以康濟為已任無使有一毫肥遯之思雜乎其間可也弟衰庸無補本以南禮易稱量力而出不意近兼監務事有三難處非其據一難也老眼閱人十失六七二難也監生多納粟白丁約束責嚴而鄙性寬緩與政相反三難也坐此三難職務將廢所謂莫益之或擊之可虞也當道用才似顛其實來書亦以此舉為宜此則愛弟之過也人豈不自知其自顧無一若人故平生作宦每吃些虧則心甚安如得些便宜則戚戚然惶懼况於本分之外加以素非所望者乎愚解此任援之於將墜使其於本分之中各得舒展則薄望不能不一吐於左右也

與張太岳相公

伏惟門下之於某也忘其樗散之才而驟之於清要之地排衆應得者之望而重畀之以格外之官宰相用人宜如是矣惜某之非其人也某自少日膽氣莽弱一生畏蒞言詞寒塞舉動周張殊不成令器近來腰足恒疾步履艱難人名事件隨記隨忘其于數日前所為者如隔世燕之脾胃作梗或時日食不佳至

臨卧時不吐盡不止大半善症凡其所言如有一字欺欺於門下者是無人心也苟冒焉受職非惟無德於絲毫更恐所損之多矣某非過為辭避以拂門下之意蓋以與其狼狽於後無以明門下薦士之效不若先事以實告于左右雖少違忤猶愈於敗也黔之驢無待其伎倆之窮東郭氏之馬力將疲顧操鞭箠者息之而已矣伏願門下愛護其短有以成全之威德不淺也

與李義河少司徒

向聞有北轍之說僕非其才已作一書與吳生達可托公力止不謂書未達而旨已下生少承父師之訓雖有志於向學君臣之義亦寤寐不忘但其才為天所限譬諸器焉胚胎一定便難擴充今以受五斗之器而加之一石其將何所容耶僕雖見知明公然未及會面則僕之伎倆世未有如其醜拙者公不知也惟僕自知之公苟信僕為非妄人則僕之自知即公之知我也如以為虛語則僕也一妄人而已伏惟鑒僕之愚知其非妄也而力為祈免焉則不肖田野之餘年受公之賜不淺淺也草率干瀆無任仰冀之至

答曹東村司馬

公自金陵回囊無長物而公怡然無一毫顧戀意此其中必有所以自得而不爲物欲所勝者存也適奉手教及傳習錄淺說乃窺公之底蘊有足以自恃者蓋雖未至於折衷精當然其胸中之了然不惑而自守之介然不阿則皆其見之所到非空爲辨論者也自良知之說行而世之非信者相半其非者固不能得陽明之影響而其信者又豈足以觀其深哉不過隨人好醜而倡和之云耳公也乃以其所得質其所言句句推尋句句辭而辨之而皆出其獨見非有隨人好醜之態此豈世之學者可及哉然陽明振古豪傑也其格物之說蓋本於明道定性之書所謂性無內外者也心即理也理即心也以知屬人心之靈以理屬天下之物則二本矣愚粗鄙無知嘗試驗人有讀萬卷書者其所存所行不合於理者何限而愚夫愚婦一字不識者往往多孝子弟弟以此見讀書以窮理無關於心也然則致知格物之不在外索也明矣且讀書博文亦何可廢但所主在心則心爲本而物爲末所主在物則物爲重而心爲輕千古聖賢學問只是爲這一箇心容易走作故千方百計戒慎恐懼不敢少懈猶恐這個心不收而何暇馳逐於外以補

後卷文集卷七

四

則之哉公於此逐句推尋則愈分疏愈兀突句句是亦句句不是何者慮其外馳而不反也承長者垂教於二千里之外勤勤懇懇故敢畢其愚諒長者之不加責也到任之初人事倥傯不及致詳容嗣佈不一

答王敬所中丞

得手教捧誦之如接面談慰浣慰浣向蒙示格物之說覽三四過輒有未曉故仍舉定性書無物之說以折衷之程門弟子解格物爲扞去外物即尊大之所謂無欲也明道以性與內外則外物皆性也物無善惡但着一件物於胸中打攪則善念亦惡眼中金屑雖寶非佳故有內外兩忘之訓以破扞去外物之勞擾可謂度人以金針矣程子以內外合一爲靜而子以無欲爲真靜語意不無少偏雖欲避惡外物之名不可得矣且人安能以無欲哉自顏子之克己以至於無欲而好仁則不知仁之爲我我之爲仁求所謂欲而不可得何也若一入頭處便以無欲二字爲言聖人所謂格物者矣其然恃愛敢畢其愚希更有以教之

後卷文集卷七

五十一

三答董涇陽宗伯

陽明從祀事一時文學之臣無一人信獨當道主張

亦不甚力若北方士夫則詆之者爲多故未得即如人意然終當不可已也弟壬申年出山時曾育長書教以進止之義弟佩之不忘古人以徒出而不能行道爲慮若弟則無道可行但不能者宜止耳生無一長不過恬靜安分一節何濟於用不幸以此一節爲衆所與浪得浮名而當事者雖知鄙人性氣見識與之不類無可取處誤以爲衆之所與堅執不放弟入鈎餌吞吐不得看其勢必待黔驢伎倆窮日然後匍匐狼狽乃得歸耳不然則以多病之身行盡如馳而止乎辱知愛敢畢其衷希翁憐我有以教之

與江荆石漕運

集卷七

五二

謹啓燒磚一節坐派常州府一百二十萬此於運道十分緊急所在臣民宜殫竭財力晝夜奔走以輸子來之義者也顧事有至難不可強者本府磚窰其大者皆出於無錫而宜興所出不過爲方寸之間而已蓋宜興多山土色黃而疏鹵無錫多地土色白而潤膩無錫磚戶俱係積貯家之資本而宜興特零零碎碎小戶借貸大家規些須小利以救朝夕耳往年坐派皇磚在無錫數倍於宜興夫豈有厚薄哉亦酌量其土宜人力而因之多寡也此番所派宜興獨多

者止因將燒造瓦礫諸窰盡數報官頓增舊額民心慌張今始下而窰戶逃竄者已十之七八後來誤事責將誰諉即使嚴刑重究亦復何益抑又見本縣丁尹憂懼之極集諸父老詢以長策皆言採石于山雖爲勞苦然較之燒磚猶稍易焉磚坯既大必數月而乾方可入窰而宜土踈粗一入水則裂不能經久故用磚不如用石之爲堅此又爲公家長慮非直爲百姓已也聞蘇州已用石常州獨不可石乎若以係題過事例則磚石相半亦一方便法也抑又聞之政偏累則民不堪力既衆則事易集今官給磚價殊少若專責之窰戶賠賅恐不勝其困敝必須官處貼於槩縣量徵補之如其緩不濟事乞先查河夫等項銀一面動支此亦方便法也伏惟明公有仁民之心具經綸之手仰祈留神復坐派之磚額憂公私之匱乏俯採鄙言再咨輿論多方設處期於允濟則國家攸賴而海隅蒼生將載德於無窮矣

與丁存吾大尹

伏枕中聞催舊馬價甚急人情驚駭莫知其由今年春戶部題奉詔旨凡嘉靖間錢糧一切蠲免即京邊十分緊急者皆貸况馬價乎夫宣

上德意以致之民有司事也彼河間府差官只催見
年新者耳並未舊迹之說今徵之亦無所歸侯存
心牧愛偶有此誤其於人情事體所損不小而僕素
辱知厚不敢不言伏乞不憚速改即放監者沛然若
決江河可也今歲淺收米價又賤見年銀米僕尚慮
之况又益之以舊欠乎倘府尊未悉併以相告幸甚

與穆龍峯郡守

伏惟明公計圖一邑思為之處甚盛心也僕素暗於
事體於今老矣茫然無知但恐西鄉低甚即南門有
大洋在上流而西鄉之漣自若也且南門去東溪不

原卷文集卷七

五三

半里許東溪者周迴數十里自北而至太湖則益汪
洋浩濶四顧無際由此觀之則宜興之水患不在乎
漣之不廣而在乎流之不速也若南門開洋之說是
為漣之計而非為流之計也故老相傳邑舊有百瀆
通湖今多湮塞茲欲水速去惟當於下流通湖處用
功開導則水患庶幾可弭管見如此未敢以為然也
惟明公念及地方親至勞畫施行幸甚

與林垠原巡江

竊聞興大役動大費非可嘗試漫為也必其事勢孔
棘萬不得已而後用之蓋大費大役竭民財力股民

膏血不得已而後用民豈樂從哉今西沈築堤於地
方無益甚非利害切身事也若以為避盜則大河小
港皆盜枕上肉也而何有於一堤若以為遠風波之
險則舊有裡河在且西溪風波雖間有暴作時而其
深可篙可挽非若不測之江湖也故覆舟之患絕少
愚故曰利害不切也前人於溪之南北皆浚裡河遠
者離溪四五里近者一二里何者恐其太逼於溪則
有浸嚙潰決之患不可以長久也惟南裡河澗北地
方隔溪只十餘丈見今崩潰決口數百步諺謂浪打
川居人不能塞此裡河不可逼溪之驗也夫人豈能
與水爭地哉古人之見遠矣今欲於溪傍水中另築
一堤挑土填河從何處下手縱築得成經一番風雨
暴漲必且潰決無餘當斯時也廢之則前功盡棄修
之則歲勞人力矣夫浪打川不能塞百步之決口而
新堤其能歲歲修乎以敝邑之民為賦役所困又歲
歲挑浚運河力既竭矣復加之以不切之務皮之不
存毛將安附欲其樂於趨事赴工豈人情哉自城外
起至城塘橋隨灣逐轉幾三十六里以浚河常法約
之每人分地二尺該用夫役四萬名而一人開河二
尺挑深若干澗若干高若干始而運土終而築實計

原卷文集卷七

五四

工不下六十日役四萬名夫每人六十日計工二十四萬而每人飯米食用每日三分已該銀七萬二千矣此其大畧也其諸木石器械之費不與焉方今庫藏空虛求一毫之可捐無有也分銀升粟皆取諸民間必至加賦賦可擅加乎如此則雖萬不得已之事猶宜緩之而況於得已者乎雖千百年之利猶當已之而況隨築隨壞者乎以有限之人力而委諸巨壑真可惜也明公之意本以利民非以病民然此則利民者少而病民者多矣鄉里耆民塘長圩長人等皆皇皇焉無所控訴以僕之可達也僕不忍不爲之一言盛暑中恐煩起居不能躬詣謹以書致幸留神勿罪

蘇文集卷七

五五

答吳叔行門生

向者鄙言偶出於一時所見不謂叔行有取如此此可見叔行好善之誠心也葛藤牽絆不專在毀譽得喪放不下所致世間固有一意執已之是便要行去於人之言一切不管此豈毀譽得喪盡能放下者哉蓋世上自有一種粗心大膽的人有一種小心畏慎的人此二種皆是氣質上原帶得來既曰氣質則與形俱形爲所拘囿從小至壯至老原只是這箇人此

先儒變化氣質之說於學者極爲親切變化氣質非一朝一夕工夫聖門弟子終身拈弄只爲這一些變化不得切磋琢磨愈求愈細塞源拔本愈進愈難彼禪家之所謂一宿覺言下悟者特意見耳以爲氣質便變化恐無是理也吾輩稟受原是小心畏慎的人於小心畏慎中生出許多葛藤若不在此處勘破而求所以着力變化則未見有進步處蓋於毀譽得失殊不干涉也吾人參天地爲三才便要許多擔當負荷且看葛藤畏慎之人何事可做便充得已志不過一鄉黨自好之徒非吾輩之所宜自待者也叔行試思之更有以教我幸甚

蘇文集卷七

五六

再答吳叔行

向得叔行書有役本生所後之說吾意以爲家所有難處者故答云擇其是者委曲以處之云耳今復云宜重所後者亦不明言其所重云何而湯用修遂以爲三問而不答及問小兒輩始知其在於稱呼之間蓋稱呼之正不正而情義之聯屬與不聯屬從之矣爲人後一事古人所甚重爲人後者爲之子見於禮經儒先者亦詳且悉矣今吾子既已爲伯父母之後則伯父母即父母也伯父者所生父之兄也所生之

父之兄與所生之父同一父也父子天合也兄弟之子爲子以人續天也本乎一祖一氣亦天合也縱使踈遠之宗推而上之同是一祖則可爲後既爲之後焉得不專事之爲父母乎所專事者非他人也本乎一祖一氣者也世上人只爲不知此義心高氣硬做來崛彊多與所後之父母不得即此心高氣硬崛彊一病以事父母便不能下氣怡色就養無方此世之所以無孝子也學者消磨粗氣降得此下則五品遜百順集而犯上者鮮況於所後之父母本乎一祖一氣者焉得不父母之而誠心以事之哉誠心以事之而情義兼盡其可以不背於禮經儒先之明訓矣至於本生父母從小稱慣禮經儒先固有不沒其名之說要在使吾子之心之安而已拈筆不覺縷縷希心照不一

三答吳叔行

五令叔來承書惠遠將謝謝聞尊翁得貢喜慰不勝三月中想北轅矣來書所云非吾子著脚做工夫惡能親見克己之難如此大槩吾人年長一日志氣日衰一日而聲利嗜好不知不覺漸漸埋入頭來不怕自負豪傑俱出此套子不得此其所以爲難也爲今

之計只是常常提醒此念使之不放倒而已能不放倒則聲利嗜好自當退聽又何患舉業之奪志哉區區此念雖不敢失然百事俱做不起者只是欠一果決不免終居下流耳叔行其肯勤見啓誨否望之望之餘情不盡

四答吳叔行

家人來承教甚慰鄙意以無所爲一念乃天理人情真根子所在以之制心則此心純乎天理以之應事宰物酬酢萬變無所施而不得其當此正修身經世合一之道而反謂之兩途可乎此心純於無所爲便是無欲此聖人事也吾輩須曉得這個本體則且將有所爲一切雜念頭漸漸克去戒謹恐懼時時點檢自不能已矣不肖常自考日用之間所存者無一念非有爲之心所發者無一念非有爲之事只如操守一節於人之餽却之或忍人之不知受之其知也是非以己心爲取捨乃以人爲取捨耳纏來纏去枉却一生故爲叔行言之若來書所云則是憂爲仁之陷害矣彼豪傑磊磊落落之士正不爲邪私所雜而其先見遠識則非庸人之所及蓋以天下之事而已夫豈一毫有所爲而蒙蔽庸人也哉至於世俗

之機械變詐自以為能者不過心勞日拙耳執此以應物州里行乎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差以千里將若之何片曝之獻潦倒至此不知叔行以為然否

荅路伯際門生

賢契於政事紛錯之際而能伸繹閑忙之說切中肯綮善哉善哉蓋閒字在心而不在景心苟閒矣則所遇無忙景不然閑門獨坐之時生東滅西蓋不勝其勞擾矣世人不識而曰偷閒閒可偷乎故擊壤翁云天教閒去豈徒然若能閒則無事不從容矣來書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是也樗散近日耳聾鼻塞背

履齋文集卷七

五九

駝腰軟龍鍾之其死生亦忙矣獨恨平生無閒處工夫可盤桓耳楚地民貧執事蒞之誠為難處然但自盡其求牧與芻之心而已其柰之何鄙人寡合以潘子敬為友今以物故益覺寂寥近作數首聊見老懷併上以博一笑蒙遠惠竹器恐為我挂懷甚具不安以後書問往來不必有所將也至祝至祝

荅錢時泰明生

舍姪來得時泰書甚慰心中脫灑固學之效驗然有意於求則落在半景上全不濟事脫灑二字正對粘帶言吾人此心只被利欲根子埋沒了如在火坑中

誰跳得出試觀終日思慮終日應酬種種色色那一件不着沾帶不從此處斬斷偶然一時無事見此光景便謂之脫灑俄而另換一景入來千思萬想逐時起滅未常活潑得乎區區頑鈍正坐此病時泰高明之資當直下割裁而未書亦云如此然不可向脫灑上求也不知然否便中聊復書不盡言

中

履齋文集卷七

六十

高文恭公摘集卷之八

墓誌

處士銅峯陳公墓誌銘

始余謝病歸田棄市朝軒冕之榮慨然思所謂山澤之臞者咸曰銅峯陳公其人也余瞿然心慕公值愛病不獲與之游嘉靖丁未二月公以壽終明年其子太學生思仁持庠生李君煥之狀乞余爲銘嗚呼余生不獲與公游死又可以無言哉義興當元末被兵故家剝削殆盡獨陳氏土著最舊相傳出漢太丘長寔之苗裔晉都江左奉顏始家義興歷唐至宋不常厥居古靈先生襄之夜遺命子紹夫返葬邑西蒋山去蒋山遷居葉塘則自公之十二世祖名勳者始葉塘山水佳麗蓋自善卷而西潛伏融結環抱而踣踞巨堰襟其前聚爲平疇沃壤者以十數惟公家所居爲最勝大父鉉鉉生耕隱翁昇娶王氏則公之父母也公磊落不羈遭家中衰能幹蠹祇服父事見世之理生者慙歎齷齪銖銖兩兩尺較而寸量則啞然咲既又見人厚殖而嗇施視捐一錢可以易人之死然固弗捐也或行一惠遽有德色朝未施而夕望報如持券以索人之償債則又啞然咲以故治家不競

錐刀之利性喜施予拯人急難愛賓客其所結交盡

郡中顯者凡親戚交際姻婭婚嫁薄來厚往由是銅

峯公名重縉紳然公能劑量盈縮知取與盡地力開

其利源時其樹藝其所獲常數倍故不自豐殖而家

益饒裕膏腴千畝山園梨栗千樹比封君焉公既富

自奉甚節其家不聞有歌童舞女之習身無肥甘輕

煖之具然愛賓客喜施予特甚他郡士宦至洞口登

臨者必曰陳公能主我言未畢公載酒至矣追陪竟

日無倦容然公非有求而然又不作時俗卑卑欠伸

狀士大夫益多其義沈豫軒毛古菴吳劍泉群公皆

聯姻於公居鄉遇饑歲出粟煮粥鄉人賴以全活甚

衆田戶之貧歉者蠲其租善卷寺僧負官稅將鬻古

以百株以償公代之完官凡捐百金松得不鬻余嘗

至寺中喬木蔭翳夾祇林路寺僧指而告余曰此陳

公力也嗚呼此豈世之慙歎齷齪不捐一錢責施報

朝夕者耶公以治生妨舉業而性特好文既盡友

一郡賢士復教子親賢進學故三子皆由邑庠卒業

兩京太學大司成咸器之雖屢試屢落然曾監陶鎔

名公獎與於公願甚愜撫仲弟諸孤與已子等爲掌

其貲產比長孳而還之公既積財粟起家遂長于會

計一縣錢穀能得其要領吏胥銖兩之姦皆知之後
邑宰丁公以百姓舊困於重賦疏于 朝乞畝減若
千升詔下當道輒報可公與其數有力焉至今頌丁
侯惠政者稱公不衰公以知印奉例冠帶學校屢舉
公鄉飲公不出晚年悉以家事付諸子其未志情者
時集諸孫庭下課其所能習其 讀而已暇則與諸
館賓徜徉於山水白首不倦身微矍鑠怡然忘其老
也平生於地理星曆陰陽皆識其大旨病且革子思
仁進藥公咲而卻之惟屈指數甲子曰吾得以某日
終甚善至日啞命整冠帶安坐啖粥而卒嗚呼公不
惟能介壽考其不亂於死生之際何如耶公名袁字
士元享年八十有一配西墟吳氏結髮偕老其死也
先公三月思仁等卜以某月日葬公于煙山祖塋吳
孺人合焉銘曰生不混于衆人死隨化以待盡豈山
川佳氣之所鍾抑先代之源遠而流長耶

邑庠生惟賢吳君墓誌銘

君諱倅字惟賢邑西從善鄉人姓吳氏思漁翁其父
也翁家故薄于產世資稼穡爲生翁力田克嗣先業
然翁之居鄉意以非能自振拔則必落人後由是稍
尚豪俠遇事不讓爲鄉曲所推數非復昔日農家伍

懷麓堂文集卷八

三

懷麓堂文集卷八

四

也蓋自翁之七世祖徙居從善至翁之身則既變矣
君爲人負氣岸意豪甚少侍翁綜理厥家爲治生事
咥咥見頭角思漁翁以爲能子也既弱冠乃曰是足
以起家矣乎始知文章可以學得功名可以談笑指
取君之里居隣於李氏李氏古邑文獻故家也君與
其群從昆弟游或師或友志堅氣奮踰年遂以舉業
有聞充邑庠弟子負未幾試優餼廩蓋自思漁翁至
君之身則又變矣君復以文章可以起家學然後足
以治身深愧少年鹵莽粗心浮氣未能消除終必摧
折聞荆川先生講學牛塘遂往從之遊於是心降氣
伏益棄故習尚和易其於人有不平雖不能不見于
顏色即自知悔旋不復較蓋君之志氣至是始知所
用而自君之始以至於終則又變矣然君之少也從
思漁翁治生而翁心喜其長也學爲文章而思漁翁
則又喜其既也翁性峭直君濟之以和易而翁心益
又喜君之善變以悅其親如君君悖厚朴實寡言笑
其爲時文意之所到必搜剔腸腹不作時俗剽竊語
有五弟一子皆請于思漁翁教之業儒君三試應天
不偶嘉靖丙午秋復將就試疾作以是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卒嗚呼以君之氣稟復能從師進學使其見

用于時豈不能以師門一長鳴世俾夫懦弱無爲者愧焉而竟夭其年嗇其施謂之何哉然君弟傳儲子志忠已爲邑庠諸生彬彬可觀涵英釀和實自君始君之所得不已多耶始余兄希菴君以純謹誠確爲諸儒生所推與君尤心慕其爲人君之卒也先希菴君十有二日方疾革時恍惚數四若見希菴君訪已者希菴君病且亟亦切切心念君疾其意氣之所孚而爲之相感耶是可怪已死之後有友人吳君克脩夢見兩君相從至法藏寺希菴君口賦詩索吳友和其詩曰未種陶潛三徑菊更無劉寵一文錢金龜不惜換春酒江上青山日已銜是詩似能道希菴君心事如平生語吳友比覺尚口吟不已既而復夢二君來索和詩甚急豈精神在天地間固有未散者而君生懷好賢之心死猶見其傾慕之素故戀戀於余兄若夫耶然吳友是時見希菴君論詩不輟而君默然不發一語希菴君無戚容而君顏色黯慘豈君尚未釋然於功名死生之際抑或人事有不如意者而致然耶嗚呼不益可怪也哉君年三十有七其子志忠以余爲同門友來乞銘銘曰韓子有言士族耻師群聚而笑君氣崛奇一變而文再變志道其文也未顯

於時而澤已被於弟子其道也未之有聞而其志已卓犖如此嗚呼形骸幻質耶死而不亡者志耶占之於夢者非耶

耕隱王處士暨配萬孺人墓誌銘

公諱雍字宗和號耕隱父謙號朴菴孺人姓萬氏余祖慎菴翁之女余父古齋翁之姊而余之姑也慎菴翁素善吳味菜封君朴菴亦雅與之相得兩人因吳氏交好遂約爲婚姻孺人因此得婦耕隱耕隱公之爲人煦煦然有餘於仁者也人犯之一不與校凡有求者無不應之嘗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由是號稱長者孺人復黽勉匍匐惟恐一失意於門族鄉黨間公之所敬孺人亦敬之公之所愛孺人亦愛之而孺人之所敬所愛者公亦用情致厚當公怒時孺人在傍嘿然孺人有所不足公在傍嘿然彼此未嘗值其怒時抵觸詬詈由是夫婦相對白首無間言朴菴翁以勤儉起家公姓酷類翁而積貯益厚差役重者交至朴菴翁且老矣而公弟陶軒君尚幼乃獨以身任之公家離城二十里公性至孝不忍一日不見其父母率以日中了公事夜歸定省戴星往返不辭寒暑每入市得時新異品輒買以供甘占孺人始歸王時

常卧病幾死者屢矣舅姑患之爲致醫治百方孺人事奉之禮不廢疾少間即問膳問寢且詭曰吾病瘳矣恐貽大人憂也越三年而病愈則躬代其姑理內政凡燕享祭祀一不使知之是孺人之事舅姑即公之所以事父母者也公待弟陶軒君友愛真切每定省後必兄弟相坐款語歌詩飲酒夜分乃就寢內而錢穀出入陶軒君司之公一不問外而官府支應公司之陶軒君不知也然而兩人竟未有私一錢尺帛者陶軒君卒公撫養諸姪如子比其分析盡以祖宅付之而別構一室以予已子公教子萃及姪華時時以親賢師傳爲訓若余父與後齋潘先生爲二子師皆公命也卒之萃爲庠生而華乃以脩行尚志爲郡大儒華者即陶軒君子也公心可以不朽矣孺人與其姒夏相處六十年非徒外爲強合雖床第閨闥之間絕無後言忿意體恤問遺垂老不衰其待諸姪兒女撫之諸姪亦事之如母蓋孺人之處妯娌諸姪即公之所以處兄弟諸姪者也公有側室蔣氏生子華孺人遇蔣恩意甚篤托司鎖鑰如手足然待華過於已出每謂其子準萃曰是若父所愛者不可忘也孺人之順於夫子如是孺人性絕孝其於父母兄弟姊

妹朝夕念之不置公惟孺人所爲罔有少拂自奉養舅姑外即以遺父母母家有事藉其力居多凡遇婚喪不待兄弟往告而公及孺人已遣人舟至矣長姊邵節婦早寡其鄉居近孺人第每節婦至鄉凡米鹽鹽醬之類孺人亦不待其言而畢給之公聞之輒喜蓋公與孺人同心同德凡公之所爲皆孺人所欲爲或公意不及則孺人已先爲之而公竟以爲助我也公早享豐足後乃敝於差徭日就空乏兩人於是節衣縮口閉門自守追思曩時怡然不怨其亦幾於善處貧富者與父之公卒卒數年而孺人病吾父古齋翁及吾叔爲菴翁日往月視稍賙給之吾父吾叔同胞手足鍾愛素深初非以報向日所藉其力者也丙午之夏吾父病亟已不省人事時孺人廢目卧床久不能起扶病來視執手一訣傍人猶爲酸楚無不泣下而呪爲之子者哉嗚呼是可痛矣吾父卒九歲至甲寅八月而孺人卒其去公卒之年已十六載矣公之卒也尚未有葬子準萃等以合葬墓銘命余余感先君之恩及公孺人之不可無傳也於是誌之然自愧不文無以發其萬一云爾銘曰其生也同德其葬也同室其亡也有後先而其傳也則均攷之于石

南雄府通判後叔父容齋翁墓誌

翁諱溥字弘濟別號容齋余從叔父也翁之卒也其子余從兄柵命余誌其墓翁姓萬氏萬氏之先有勝者國初自鳳陽避亂徙宜興勝生壽壽生良良生方方生鍾鍾號谿干例授指揮僉事以少子文林郎兵馬司指揮潤遭恩典敕封如其官娶湯氏封孺人是爲翁父母翁幼不自露頭角谿干公亦未之奇也弱冠游邑庠奉例入太學乃克自振稍稍有聞年三十八始任瑞安簿六年遷膠州判又五年遷嵩明州同知又五年陞懷慶府通判未履任丁谿干公憂

履歷文集卷八

九

起復改判南雄翁以例進且起官爲簿世之出是階資者苟且依違猶恐不當上下意翁性樸直不隨人避忌與下人言言已志與監司僚友言言已志以翁所爲宜偃蹇于世者然每任輒遷亦其所自樹立者使然其在瑞安嘗承委盤詰海船盡却其常餽由是以廉著名值令缺翁視篆姦黠者方倚以規利翁一處以正不避謗怨姦黠者計沮乃朋謀陷翁侍御張公訥知其狀事得釋檄縣獎翁踰年侍御端公至姦人復朋謀陷翁端公亦訥知其狀事得釋檄縣獎翁以故每遭謗反得超遷其在膠時歲侵賦歛官軍缺

糧州守束手無策翁首議捐俸并薪皂夫役銀糴穀

給之軍士帖然兩司魏公王公者正直君子也以進

表至京舊例進表官許舉賢之尤者一二人得與

舉數者必轉秩兩司同辭舉翁用是得貳嵩明適省

城頽圯中丞胡公察敏而強力者屬以修繕時受委

纔三人內則兩司首領外獨委翁城故用磚而磚戶

告竭翁請以石代之且衆募匠役工獨先完中丞欲

移檄加獎兩司以首領未獎而先獎翁力沮之中丞

乃疏薦于朝居無何署雲南縣事時楊土官者以

鋪陳名色科派小民翁悉革其弊土官銜之侍御彭

履歷文集卷八

十

公知之檄回原任始得免土官之禍其在南雄權太

平橋稅橋扼嶺南津要司稅者一輕重其手立致美

餘不貲翁于常額外悉減以惠商計歲課尚歲則凡

儒紳之過者盡蠲之居南雄一年慨然有尊鱸之思

即投牒撫按撫按素諳其廉能堅執不許而翁意竟

不可回乃聽焉仍移文原籍以禮優待瀕行士民感

念設供帳祖餞郊外者若干人夫完名古今所難我

萬氏官郡佐者兩人皆以致仕歸九江推官與翁是

也始九江以歲貢乞身強健人物爲鄉邦推重今翁

以例進到處有聲亦以壯年引去踪跡與九江同而

其所處蓋有難于九江者矣翁性嫉惡家居最不許更胥輩需索以白于有司者且數次平生輕財重義兄弟三人皆早卒翁撫諸姪無異已子姪梗年幼遭訟翁傷之寧以子代監司卒黜梗監生翁左右之竟得復其待父側室之妹及諸姊妹之子皆有恩誼性好施予有入即出不餘一錢一受人恩則終身不忘方疾亟時視素所鍾情者欲分惠之求室中之藏了無所有自妹與甥并族人之貧無依者各授田有差凡指若干畝翁志氣垂絕不亂而一息尚存行義不倦有如是者嗚呼若翁者其可傳也已翁享年六十

七歲娶孔氏

士

七歲娶孔氏孀女享年六十六歲子一即梅也靖州吏目翁卒之明年丙辰月日葬於篠嶺新阡蓋翁先卜以葬孔氏今合兆云

都察院右都御史芹山陳公暨配楊淑人墓誌

銘

公諱儒字懋學姓陳氏世出交南其先有仕者爲父安衛百戶仕之子曰復宗當宣德時父子並從

王師征黎氏有功以所屬如京師

宣皇帝嘉其忠義賜第長安授錦衣衛百戶正統己巳比虜犯

闕後宗曰事急矣臣請以象戰遂身先入賊中流矢虜退復以功進一級陞本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京學弟子貢食廩應科貢復宗配唐氏生二子長曰廣襲廕次曰賢入太學充校職仕至紀善配田氏是爲公之考妣復宗賢以公貴累贈刑部右侍郎唐氏田氏贈淑人公自少穎異七歲時讀書輒成誦比長博學能文名冠諸生爲人剛方嚴毅不少矯姍面目清癯音吐洪亮好禮法以繩墨自檢不失尺才其居官節儉正直始終始不易其操尤善鼓舞其精力不以人所明暗而分勤怠篤志慕古嘗後紀善公

官游河南開戶讀書至忘寢食題壁曰一室常聞

主

萬里飛騰之羽翮寸陰不放會百年著述之精神公時爲諸生而志已如是登嘉靖癸未進士歷戶曹知東昌府陞浙江副使改提督學校陞陝西右叅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左遷宜君縣典史量移廬州府推官轉真定府同知陞湖廣僉事起復補山東陞南京尚寶司卿改光祿寺少卿陞太僕寺少卿南太常寺卿南戶部右侍郎改刑部推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公始以文著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稱賞及筮仕乃得戶部人謂處公非宜公盡心職務

周敢忽易管昌平倉首陳五事戶部善之下其法於諸屬邊餉用饒其署即中事餘羨獨多於諸司時有京師大賈藏珠玉欲售以覓利賄中貴人奏行召買公堅執不從止行兩廣歲辦而已部中奏稿多公起草以屬僚裨益大司徒甚敬為戶曹七年而守東昌東昌據會通漕當南北孔道民力疲竭公曰太守者州縣之倡也乃出教所屬禁貪酷崇教化懲奢侈慎刑獄約束既明其下無敢犯者武城諸縣適被水惠民幾魚鼈公自往救發粟賑濟惠生樵死男女老稚焚香額天曰公活我既而民以稅告公疏其事于

卷八

三

朝請以郡帑積金代民曰租詔可其奏男女老稚則又焚香額天曰公活我武成民乃立祠肖像以祀之公在戶部為屬官在東昌為有司屬官有司歷於卿長撫按鮮有專建白利害者而公上書不少避由其氣剛守正是以能然公為政甚惠而持身甚廉凡公費罪贖悉以積穀備賑不私一錢節浮費以省過客之科索均田糧以抑富豪之兼併以是或得罪於勢要然聲名亦因此起公之在浙也巡視寧紹海道寧紹者浙東海洋要害高狷夷瘳泊處也治利用嚴公首按文武賊吏捕賊丞藍佐指揮楊淮寘之法

軍民惕然震懼黠執桃渚衛所設海外巡視者不至以故多奸公破浪渡海閱軍容因按治其尤不法者諸衛所憚公威名各自戢久之吏部重公文行政提督學校公遂以廉為已任與諸生約數千言以道德實行為先首革書院之冒濫衣巾者士翕然一變時有議欲為崇公某公建三仁祠者御史傑之士也未可為仁也御史曰然則易以同仁何如公曰吾所爭者在仁不在三也其事遂寢三公之仁雖未可定議而公之守

卷八

四

正不阿則可見矣公識鑒明士一經品題輒中高等浙省至今稱公為得人公之在陝也分守慶陽適大學士翟公巡邊以公自往坐籌樽俎相得甚歡庚子秋虜入原州公以兵從尚書劉公督戰却賊擒斬數多欽賞銀幣平鳳等處誣人以盜坐死罪數十人公掌憲司立辦之得釋者過半鄧陽令張以炮烙刑誣服盜罪枉死者五六輩察使劉君直之而張者與權力幸臣有故嗾御史劾劉君落職公鞠其用刑迹執令下獄令復乞去臣祈免公笑曰吾得正

國法雪民寃足矣寧能殺人以媚人耶獄成知縣罷黜誣者得釋 詔復劉君官而御史以失法降外任今之爲兩司者惟御史之命是從其掌部寺者惟以御史之言進退兩司公不拘御史成案而當道以按察司言黜御史時論兩高之公嘗曰人如白賁一有黜污更不可浣故司錢穀出入皜然不滓其爲山東布政無異於在東昌時積羨餘及贖金糴穀至數十萬石以備賑濟中丞曾石塘公大服時值山東鄉試公爲提調官而葉御史監臨御史以錄文犯

上怒逮獄併逮公或勸公自辨公曰豈有同事而不

同其患者乎及對獄一無所言御史

廷杖公降雜職或報御史死矣公曰吾幸不譴罪御史不然是伯仁由我而死也同事者聞之環揖公曰公真丈夫矣公在戶部時以與

大禮被逮及是凡再逮憂患備嘗而志氣彌勵或謂公平生大節終身無悔者堅志熟仁之助也公上書乞終養當道素重公不許而繼母尹淑人以公戴罪亟促就道甲辰夏抵宜君官舍疾作困窮拂抑中時竟疑然思恍然而有得也乃作感遇軒以記其事又以陽明致良知之說與古精一知能之旨未合乃以

履菴文集卷八

主

履菴文集卷八

十六

所聞見而明辨之作求正錄此皆遷謫中之所爲也聞隴士聞風而來者相踵總制張公延之講學不赴門生故吏饋遺一切謝絕公雖顛沛中而清操自若也踰年量移佐郡尋復僉憲尹淑人卒公奔喪守制戊申服滿補山東始引例乞居宜興與者古陽羨也初公在山東時曾買田陽羨而 恩例從外入仕中國者許所在占籍撥給田產蠲免糧差至是公引此自陳一則資以養廉一則愛溪山之勝卜築將老焉已酉秋公以尚寶轉光祿始至新居尋幽覽勝心甚悅之曰此誠樂土吾所得過所聞矣徘徊久之赴任出入南北間公每當一職必思盡一職之責不爲苟簡故所樹卓然光祿太僕時謂之閒地太常卿權國子監事時謂之借署公居之舉廢墜立教條勤勤懇懇不少置南京糧儲舊有餘積比因司徒用訕哀南額以益之而南計亦訕公提督其事及署部篆心切隱憂若不能以終日者亟具疏建言利害督江浙湖三省藩臣監運上納復查汰冗食歲省數萬當公憂慮初人或謂其過不數年而叛軍以缺糧激變乃知公非過憂也甲寅秋虜入宣大殺總兵官岳懋天子震怒詔逮前任巡撫命吏部舉侍郎一員賑卹

區處時公在刑部 廷推蕪會都以行公至邊宣布
上意散軍糧清屯田理逋負劾冒濫將官違移肅然
凡六閱月復 命稱旨陳安邊十事悉見施行

上欽賞銀幣以酬其勞乙卯夏奉 敕巡撫漕運冒
暑就道饋運如期復條陳漕政事宜無不切當是歲
倭夷由通泰寇揚州揚州當運道之衝沿河舳舻銜
尾相接又運司設城外鹽商輻輳居民數百萬賊尤
垂涎公奏築城下令所屬邑鎮如阜泰興海門瓜洲
一時併築城甫完而賊已至居民皆入城守禦糧運
入瓜洲城以免賊遂遁明年春公感病危急家人驚

懷公索筆書曰

卷八

惶公索筆書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復恐以病廢事
召其子龍授以疏草乞休不允越三月少瘥倭賊復
寇揚州公聞報力疾前進檄召徐邳等處兵殺賊亟
命徙運司積稅入府庫寇至首犯運司環顧一無所
得大詬城下而公所調兵亦集乃晝夜登城督將士
力戰前後斬獲數百級三獻戎捷於 京師倭賊既
退公病益甚累疏乞休 召回別用公又陳乞
天子勉留復叙其禦賊功賜銀幣丁巳春隨衆陳乞
得致仕乃避居西山杜門謝客緇口不道時事公惡
貨殖之徒視財有若讐已積數十金便不能寢必數

盡乃已以故罷官後家益貧爲文告其先徙居陽羨
就田資給以終曩志居陽羨足不入官府惟日與一
二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而已昔賢多欲卜居陽羨
然卒不果至公始來定宅清風完德邑人景仰殆所
謂山若增而高水若濬而深者矣辛酉二月以疾卒
邑人奔走吊哭曰何奪我公之速耶公性孝友九歲
喪母尹淑人鞠養成立公竭力奉侍過於所生遭淑
人喪千里徒跣哀毀切至伯兄偉蚤世撫其二孤勲
功甚有恩勲功當襲蔭傾囊以資之者再矣已第一
區悉以授焉迄公貴更不能置一第也公歷任精明
以此自律亦以此律人至位鎮撫其屬之苟安者或
不能堪公治自如其學一遵信朱子見有異說者輒
加面斥嘗曰學者須立志靜坐隨處體驗乃爲實學
不宜自立門戶此亦可以觀公之大槩云公元配侯
淑人早卒繼配楊淑人父諱舉恩榮官母鍾氏京師
望族也淑人少時卜者云當貴已而果婦公始婦時
公與伯仲同爨家口數百指淑人親操井臼妯娌間
不一失色事尹太淑人尤執婦道撫前妻子與諸姪
一如已子公所不足淑人輒脫簪珥以助之性尤儉
約從公宦四十年首不歸金蕭然如布衣時其待減

懷公索筆書曰

卷八

獲不妄鞭朴至其教子則勞愛兼至蓋凡婦人所得
爲者淑人無一歎焉可謂賢矣先公一月而卒公與
淑人齊眉偕老寵壽並隆子孫濟濟嗚呼古所謂不
死者豈其人哉公生于弘治戊申公子一龍卜以癸
亥月日葬公于荆溪東山之陽從公志也公臨危戒
一龍身後毋得乞恩龍遵治命未有所請故贈謚
尚缺焉公初病時嘗謂龍乞銘于唐荆川太史太史
先公而歿龍謂余曰子唐太史門人也且先人之行
子知之詳子宜銘乃以諫議吳公所爲狀授余余按
狀而銘之曰蹈險幾傾憂患而可驚而不可驚動心
忍性庸玉汝于成也家無餘貲廉吏而不可爲而可
爲占籍給產荷

廣文集卷八

九

天子之恩私也燕吳南北道里之睽違兮不亡者在
魂氣無不之也生眷眷于陽羨死以爲歲名賢淑配
山高而水長也

魯府紀善後齋潘先生墓誌銘

嘉靖庚申秋九月後齋先生卒親友奔走弔哭不能
止下至街市童穉遠至隣邑莫不悲嘆余時官辰爲
位而哭既爲文以祭之是冬移官江右還家先生之
子士閭等手其行實拜且泣曰吾先君辱與子之先

君交閭等又辱與子通家交好銘其屬之子矣余不
得辭時以赴任期迫不及成明年余回自江右閭又
繼卒其弟士容士啓子一復持王君世新狀請如約
余因存歿感懷閣筆者久之癸亥冬先生之配史孺
人復卒容等來促益急余銘始成銘成而余友不及
見矣嗚呼傷哉先生諱松字惟喬世居遺宗有八世
祖名原者以孝義被國旌典人號孝義潘氏傳至
耕樂君碩生還娶王氏晚而得先生先生年十一而
孤家復災於火遺貲燼焉先生一庶弟孱弱獨與寡
母居貧甚然負氣豪邁初依姊氏讀書同舍郎語稍
侵之遂拂衣去奮志績學晝夜不輟不數年曉暢經
史十九游邑庠治尚書義首尾貫徹爲文直達已意
有一日千里沛然決江河之勢而詞采煥然其師吳
文肅公器之延致家塾後與石菴曹公先君古翁結
爲道義交聲名大起每督學使者至必取其文若行
以冠諸生先生疎眉目美鬚髯容止詳雅音吐清辨
當其不言時和氣已具及聽其言如春風着物無不
吹噓而心醉者其交先君也先君性嚴毅規矩矩
不少貶先生倜儻崇大節然亦無纖悉不中繩墨者
先君見人過則面斥之先生多事優容故人憚先君

廣文集卷八

二十

之嚴而樂先生之易卒亦同登于善交戚中有不平
事多質成於兩翁或官府不能決兩翁至則帖帖自
息一時學校中翕然推重每上司至必視兩翁開口
先生稟性恬澹絕無嗜好忠厚長者出於天成平生
疎財視棄其餘如棄糠粃因已不好錢貨謂人皆然
當其有時輒以予人及其缺乏復稱貸於人不悔也
與人交不屑屑計較短長若有德於人或忘之先
生且不知彼之曾受我德寧望其德我耶或遇衆聚
會後生小子誼譁箕踞於前先生不加譴訶其人不
覺愧服謝過事母王極孝周旋委曲不失其懽心母
病湯藥必親晝夜晚伏床前以此歷三十年而母忘
其貧且寡也待弟秉友愛篤至凡廩脩之入多分與
之粟亡棺衾葬地悉身任焉先生故不給年四十六
始登鄉試再謁春官不第乃就任丘縣學諭三年陞
新城尹尹有簿書之冗新城復當孔道性所不喜仍
乞教得福州府九年滿考乞歸陞 魯府紀善不赴
初任丘人李相國爲其地擇師鉉部以先生應選相
國甚喜先生所養完粹諸儒生一見之已稱得師及
聞其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後容有條則又大服其於
費見之禮一切不問察諸生之貧者捐俸給之擇其

中有聰明志操過人者則館教之又爲延師啓誨賴
以成就相繼登甲第者甚衆有司有事必咨訪而行
府守招修郡志甚敬重之部使者薦獎無虛日福州
常八閩會省隸省者四學幾二千人先生設教大率
無異於任丘時而至誠動物到處感發孚化益衆侍
御何古林按閩至以兄稱之不呼其官凡主司考校
必命先生暗定名次無不吻合人服其明而先生尤
以精通經義受知當道外府百執事至省必期一見
先生即少年進士罔不屈服由是諸監司馳檄交譽
余近游仕途猶及遇兩學諸生及曾與先生識面者
中心感激讚嘆不置其盛德入人如此先生雖以不
耐迎送辭新城尹然踈通明爽任事有餘其行政公
廉愷悌百姓稱爲佛爺有富民犯法當死屢歲以賄
免先生至知其不可賄也一訊而服此固忠信折獄
之效而先生用世之材可聚見矣惜乎數奇道阨終
於不顯當先生在任丘時上官交薦宜得善職乃坐
迎送忤貴臣蹶其在福州時上官交薦望重資深復
以時方貴奔競而蹶居官幾二十年所得俸錢隨手
散盡歸田後貧窶如故親朋常滿室供需不足一笑
晏如也襟懷磊落常有鳳凰千仞之志不以遭阨塞

而有所貶損早年氣雄壯視甲第可以談笑坐取及
舉於鄉值強仕之後矣而不少衰怯仕爲儒官卑矣
藐說夫人若朋輩也所謂常伸於萬物之上非與初
荆川先生避地宜興獨與先君及先生游而各置兩
家子弟於門下由是閭等益從事於學閭等遇事或
少委曲先生曰人言要做好人須吃虧一分吾謂吃
數分虧乃得汝等有意學好猶不能受虧汝其識之
此最爲名言而先生之底蘊亦可親矣自致仕日與
舊知道遙散步於僧寺間一奕之餘手不釋卷晚年
作詩尤有獨得之趣性不喜奢華而好整潔常掃一
室焚香靜坐雖一几一硯亦必安置有法即疾病未
嘗有蓬首垢面時也庚申春始得脾胃疾不思飲食
笑謂諸子曰吾豈神仙辟穀者乎數月病益亟諸子
悲泣先生曰吾即死何憾又曰人死必昏憤吾病已
彌留而心中更明白何也嗚呼此非涵養有素者能
如是耶史孺人篤於親誼更喜施予隣里姻戚有無
共之无私作家計先生養贍寡姊終身及周貧郵乏
孺人之助居多先生生于弘治丙午孺人生于弘治
己酉俱享年七十有五子四銘曰寬厚冲澹蔚如春
風鄙薄觀止水消霧融剛方正大志氣不墜璧玉無

瑕中韞厥粹所重者倫所輕者利銖銖兩兩笑謂其
穢讀書談道理明見真樞髣髴音吐旁若無人情維好
整匪悅紛華焚香嘿坐天君爲家德高位卑至性罔
移出仕廿載蓋棺無貲若先生者生則今而心則古
者與澄不清而清不濁者與嗚呼九原不可作矣後
來者誰嗣其遺躅者與

都察院經歷司都事石菴曹公墓誌銘

公諱珂字國用號石菴姓曹氏世居辛市村元至正
間有顯三者徙琅玕里傳三世至友樵公生立立生
詔號直齋娶黃氏是爲公之父母公祖父皆業儒弗

仕友樵公喜施予直齋翁繼之家計大窘公少勵志

操不妄有所作爲薪水不給乃始發憤讀書比游學

校因貧而資人館穀教授弟子日中了課業夜則燃

膏繼晷無論寒暑率漏下三鼓乃寢所作四書經義

稿既就不厭改友至輒出示之或袖往友家令摘其

瑕友人諳其心必盡言以告公得其盡言則益喜喜

則益改稿數易必歸於當以故一時朋輩中推公文

爲精而公亦自喜其文可入彀輒矣未幾中正德已

卯鄉試書經第二卷以經義一篇入式公鄉舉後益

以名節砥礪素與後齊潘先生徐先君古翁爲道義

交長善救失無替厥初公面目蒼癯外似枯槁中涵潤澤頭顱肩背挺挺然如鵠形松幹與人語合意則解頤而笑不合則互相違覆耻作媿媿然於外物聲利漠然無所嗜好性喜食惡奢見其子弟若故舊子弟服食器用畧近於修輒厲聲訶之公既不事家人產業又不作無益之事惟諄諄課進子姪日日計功不輟若登乙卯鄉試子景暘登甲辰進士今按察使姪三陽培植訓誨出入與俱卒成令器蓋公昔有伯仲二子曾授一經既有成矣竟以讀書致瘵相繼夭歿公意有所愆故其待景暘諄諄之則冀其有立愛

履齋文集卷八

三

之則恐其有傷心之所用難矣難矣公性至孝侍立齋翁疾衣不解帶居喪哀毀切至其後喪黃孺人年已五十矣一視喪父時無異初直齋翁服除黃孺人顧公曰吾衣食幾何但願汝無離我左右汝不見緣進士乎繆進士者金洲人會試中式終養家居者公承母意終母之身不應制朝夕在側旨甘滌瀝竭力營膳必致其懽劉氏姑蚤寡而貧公迎歸于家與黃孺人共食劉甚得所與仲弟封評事栢菴公珮季弟靜菴公琨極其友愛一飯必同疾則親調湯藥白首無纖毫間隙羅氏女弟當直齋翁歿時尚幼直齋翁

以其庶出也而念之殷黃孺人以直齋翁故愈益愛之公上順考妣心與厥配秦鞠養之尤恩其大節見於家庭類如此公在太學時受業於湛甘泉之門其後唐荆川先生至邑中公復遣子姪從之游向道之心老而彌篤其子姪每得一第進一官輒面加警戒或携書勉諭蓋不以官爵爲榮而惟以無所樹立墜厥家聲爲慮故子姪識其意奉教惟謹卓然不爲流俗人公父絕念軒冕嘉靖甲辰因按察使舉於鄉遂同赴春官時偶有授京級例公詣選部陳乞選部見其強健勸之仕繼又疑公意有所激恐後悔強之再

履齋文集卷八

三

思凡數次卒如初言乃爲疏請授都察院經歷司都事職銜公歸益杜門爲靜養計凡宗族親黨有貧乏難存者量爲賙恤既無吝心亦無德色暇則與隣翁野老立談竟日處鄉曲之間是是非非據情剖析不以強弱有所趨避故多有不願之官而就公質成者公一言決之則兩得其所而返清津里當洮湖下流湖傍之田故額圩也年久吏書舞文爲奸圩半更爲坦邑中舊制凡遇水潦圩得免坦不得免故圩更爲坦則病業者公具以狀白郡守王公王公核之信悉復原額袖山港當聖塔石脊視洮湖高數丈不得

引水灌溉公又以狀白邑令方公捐貲倡衆募工鑿之逾時而通舟楫不滯而民得灌田之利鄉人德焉九難王侯少溟董侯輩重公行誼躬造其廬以上賓禮延請鄉飲公間一出後竟不往而有司常歲致上賓席不敢以他人先之公少年讀書有療疾然薄滋味忍嗜欲至壯而老精神完固非人所及蓋公雖不事吐納養生之術然伐性喪生之事一不蹈之是乃真養生者也宜其逾耄望耄壽考不衰乙丑八月因黃孺人忌感慟得脾病手足微腫子景暘請召醫公不聽且曰吾見汝有子且生孫吾長笑去矣但願汝

原卷文集卷八

三

輩做好人因自作挽詩曰有官無舍食無魚笑傲山林廿載餘八旬四去有真樂眼見曾孫愛栗梨又曰生在春時死在秋陰陽二季順天休黃花滿道着鞭去霜葉紅時歸古丘於此可見公素養精明故于啓手足之際看破死生不爲所亂了了如是死之日隣里老幼奔走哭之若喪其親者累日不置公享年八十有四景暘卜以隆慶丁卯某月日葬公於白石祖塋之側與秦孺人同墳以余爲通家且受業公門下知之既真言爲不妄乃特按察使所爲之狀屬之銘銘曰川流決堤壘石者全嚴霜凋木松栢挺然一

乎人一繫乎天公性天植修爲愈堅當公早歲風俗龐淳趨趨步步公也如人及公之暮末俗喪真礦金璞玉始見其珍身無華衣味無兼食貴富賤貧處之如一義方嚴訓儀刑子姪保此儉勤守而弗失鐵石之剛松栢之茂造化所鍾伊其獨厚生也不虛死也不苟垂沒之言光照不朽

文林即知新城縣事懷南湯君墓誌銘

士有負奇個儻胸中磊隗澆之不平則疾聲呌號以鳴之無纖介避忌軟熟狀若懷南湯君者其明快剛果可想也君初名鄴字以山改名建衛字平仲由辛

原卷文集卷八

三

卯舉人授建昌新城尹棄職歸卒君曾以狀托余友王君以誌托余故其子文壽輩持王君之狀來請如約嗚呼余何以誌君哉君之先由軍功起至父南園翁聘始業儒應舉九試不偶娶吳氏生二子長卯次即君也君少聰慧甫五歲就塾章句日誦數百言弱冠念家業墮落發憤曰吾父厄於場屋吾不以此業樹立顯庸者非夫也晝夜誦讀至忘寢食未幾補弟子負初習尚書至辛卯歲時制重春秋君復改習春秋七月而得舉人服其敏君爲人孝友雖其素性剛直自遂至家庭柔順婉變更如孺夫事父母惟其所

欲不忍傷比致每遇服食所嗜樂者輒嗚咽泣涕其兄邪病亟時執君手訣曰以二孤累汝邪卒號痛嘔血既葬一夕夢邪謂曰吾墓土欲崩寤而慟旦日趨往視之果然其一氣感通者亦異甚矣邪室卒君保養二孤提携訓誨娶妻分產恩踰已出二孤迄有成立故二孤之喪君一如其父鄉人稱之從弟有鄭者流落他境君力求之以歸爲置室家鄭後再破產君輒給之如初君仗義豪宕有所激焉以氣御之百折不挫對人談吐辨如懸河不問達官顯者必盡其言乃已君復好臧否人物面斥人過人改之即釋然或議其性過於剛言過於直然明白洞達絕無睚眦隱伏之私里有渠兇常欺南園翁君誓必報厥後渠兇死其妻慮君之報也以美產祈免君斥之曰兇人死衆憤舒矣吾受其產不效尤乎遂謝絕之建昌之邑新城號凋敝異時爲令者苦於繁劇怯懦畏懼君才力有餘當機決事恢恢乎迎刃而解然爲政識大體不責瑣細節縮公費視百姓事若已家事休戚相關綱條畢舉民咸便之未幾闕廣寇竊發自庚申至壬戌三年之間盱汝境內處處皆盜其初犯新城也屯德勝關新城之民久不見兵革守備王址死焉君

度勢不敵則整衣冠坐堂啖飯賊疑有伏引去君乃脩垣鑿塹周城覆屋教民戰守創爲千里勝火鈞鎗等利器又相城東要害處建環勝堂日居其中校武辛酉春賊犯城南門君令城上兵誘射六人殪復墜千里勝欲發賊始却是秋賊蹂躪宜黃等處遂入邑境據樟村君以恩信拊循士卒夜遣人以砲石驚其營邑以無恐最後闔賊破建寧者訓知新城無援將掩我不備君諜知其情乃捐俸犒士士爲感泣時有建議請援兵者君却之俄而賊至攻小南門又攻南門君遣兵載火筏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君豫令人密布鐵蒺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城南平政橋張旗執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筈技之賊仆奪其旗城上鼓譟助之賊不得利乃宵遁諸處賊聞之悉遁君雖不習輪畧而臨機應變出其新意輒中窾窾有問君以不請兵之故君曰請之未必至不至則衆解體矣聞者乃服先是君以報寇公文不及申府守大嘆之構隙於巡按御史君已有去志及寇平具申乞歸巡撫栢泉胡公方薦君于朝不許君在告會巡按差官至君不出見差官疑君慢已不悅君去志乃決庫中有迎接景府及黃冊稅

銀君封識之一無所私即日就道百姓攀轅如失父
母新之士夫思君前後功次作爲詩歌刻成一帙名
制勝安民錄傳于世君素長于詩歸家杜門吟詠自
適不半歲得胸膈疾漸至不治方君彌留時適江右
撫臺因民之思移檄於原籍獎君有司奉行到門君
張目問之鼓聲猶隱隱然在耳也嗚呼此可以瞑矣
銘曰昂首其來乎未微色而豪氣之談乎揚眉其注
乎未發言而雄辨之具乎愔乎悅乎千萬人往乎功
乎言乎不亡者存乎奇哉人乎孰傳其真乎其視諸
狀而銘乎

仲父爲菴翁墓誌

懷素文集卷八

三

翁諱善字克一姓萬氏先君古齋翁之弟而余小子
士和之叔也萬氏之先徙自鳳陽實在國初其詳
具先君傳中自始徙五傳而生先祖考贈禮部右侍
郎慎菴府君先祖生三子長先君翁其仲也翁醇謹
信實其必爲義而不爲不義蓋如騶虞之不殺乃其
天性使然其見於外色溫氣和而器局嚴整事事皆
有準則準則在我如陶冶鑄物胚胎一定確然不易
始號最樂既而曰樂者功效也善若非爲又安得樂
故改號爲菴鄉人皆稱爲菴先生少因痘患瞽一目

廢舉子業然酷嗜書史閉門誦讀日移晷忘食以故
博通今古尤長於詩弱冠時病瘵羸甚父母憂其且
不起翁離房室就外服藥吾父亦寢處於外卧起與
同翁跼蹐不寧曰我病父兄戚我我死若父兄何於
是息思慮屏耳目若不知有身在人世中者一日吾
父他出翁獨坐一榻榻前有甌貯燈油仆於地翁素
愛惜物訖不顧吾父歸喜曰靜極若此何病不除某
年病良愈翁雖不好外家丹經之說亦未聞老莊齊
死生一得喪語然竟以此脫病者亦其性之所近也
翁事厥考慎菴府君善爲承順比其歿與吾父同居

懷素文集卷八

三

爨者垂三十年二人事祖母郭淑人養志養體無不
備至季叔哲遺腹庶出也郭最鍾愛吾父以母氏之
愛愛之翁亦愛之如吾父郭或以事怒其家人吾父
跽請翁亦率子婦跽請郭見膝下跽者羅列輒解顏
而笑是時鄉廬談孝友者必以吾廬爲首吾父在爨
舍以德行推重交遊日衆戶外盈屨其治具一取辦
於翁兩人相倚如左右手凡門外事若公府戶役應
接賓客其大綱悉摠於吾父至於門內米鹽薪水錢
穀出納一切瑣碎日用細務悉翁料理吾父不問也
翁未嘗持一錢寸帛入私帑吾父好古冠婚喪祭一

遵家禮翁樂從之罔有悖逆吾父好施翁助之施不厭邵氏姑以蚤歲孀居蕭氏姑以晚年孤寡皆依吾父與翁甚得其所兄弟間此倡彼和白首相對無間言即墳塋不足喻也兩人自少至老未嘗相離及吾父宦桐廬分教始有經年之別時吾父年五十有六翁齒少二歲輒命棹之任所覽錢塘之勝尋對床之約怡怡然忘其歸也翁爲詩不事雕琢而構意婉曲感物起興深得詩人風旨鄉人同時爲詩者無出其右先達中丞杭公學憲吳公深加器重學博宋君鴻李君陽章相與倡和每嘆服焉最後荆川唐先生亦許其能詩也唐公僑居宜興不妄交一人獨心敬翁數數過訪與之談良久乃去嘉靖丙午吾父歿翁年益高德益積輿論益歸師生薦與鄉飲公不出丁未令長黃巖王侯鈴清廉忠直以培善類厚風俗爲首務高翁之行躬造其廬執禮甚恭翁乃爲一赴竟與成賓主交時諸縣令不交布衣久矣至是僅見人傳以爲美談翁持身一依儉約人無老少待之必敬邇其幼壯及和兄弟舉進士後規規矩矩不失尺寸室中只一物必安置有法客至輒留飯或時召客一饋饌之微預儲夙戒必自經心親戚婚姻死喪吊問餽

送之禮垂老不廢與人有一期會雖雨雪必踐之乃已晚年自算計日用之外絕口不道世事惟與數耆舊結會歡聚迭爲賓主禪寺水濱隨意所之會無雜人見無雜言乘輿而往輿盡而返瀟然有物外之適平生聞人隱過輒掩匿之終身不露一字非分之得一不妄動非義之與亦不妄施蓋其所以自處者足乎已無待於外而其所以與人者惟求我之是而人之是非或計慮所不及以故不知者疑翁近於爲我而不知翁非爲我者也其古者孝弟力田自食其力之徒與翁自六十外飲食數倍於常精神強健能作蠅頭細書每朔望四時赴祠堂拜跪如少年八旬左右時有痰嗽然不爲害臨終時神氣清爽謂二子曰吾少同汝伯父着脚做人尚不能無遺憾汝輩其勉之翁視和輩猶子教之成人冀其寸進思與父並一旦棄我病不及藥死不及殮終身悲痛其何極耶慨自世道日漓人情日薄自和今所目擊回視吾父與翁時如鴻荒太古杳莫可追顧其幽人潛德既不忍晦而不彰若乞之他人毫髮失真又豈翁之心哉弟士立士宜以和當有述文爲誌其大畧如此其粗疎不文不計也翁生於成化二十二年卒於隆慶三年

享年八十有四娶王氏子五其四王出土龍士寧士完俱蚤卒士立士宜側室許出初吾父與翁卜先祖墳域堪輿家以篠嶺爲上遂用之及吾父卒嫌其地稍逼遂別求他所而翁與王氏仍附葬於考妣之旁翁在數載至篠嶺或培植墓木或脩葺墳屋凡松栢瓦石一一關心如燭照數計未卒之一年和以登極

東宮覃恩累贈祖考妣翁喜甚曰吾不意老年猶及見此乃出貲召工樹羊馬如制嗚呼歿而拊此翁神其永寧也哉

陝西苑馬少卿白溪周公

三

陝西苑馬少卿白溪周公暨配劉孺人墓誌銘
公諱仕字君可號白溪姓周氏太子太保尚書兼敏公冢子也周之家于常自晉始國初徙民實京師周於是徙金陵嘉靖初復居於常公天資篤實厚於異倫其貌樸而神定對人言語秩如也然皆由衷無少虛飾幼篤學志期遠大初從襄敏公游都下繼入太學內受庭訓出則尋賢師友勤求啓益於是行日益謹而爲文益進然數奇八試于兩歲弗遇也先是襄敏公例當得廕公欲以讓其弟不果公之奮勵讀書辛苦場屋意以已得舉尚可移廕於弟又不果公

曰天人不相值命也不得已就選銓曹授中府都事時襄敏公致仕里居蚤夜念之不置求便歸省日侍左右甚樂及襄敏公得脾胃疾即上疏乞養親襄敏公卒公哀毀執喪如禮服闋補前職則又念母吳太夫人在堂乞南宗人府以便就養吳太夫人疾公再棄印馳還省視太夫人張目曰汝棄官歸來何孝也遂瞑公身繫于官而前後兩喪視終視殮皆躬親無憾人謂孝感所致太夫人卒之年公已擢潯州太守未任及是補選高州高州離廣省遼遠吏茲土者多利法自利公未入境則有以例餽路資於途者公峻拒之及之官潔身縮費不受一錢供給而於利弊興革一一舉行如興學校脩城隍清獄囚弭盜賊考課爲嶺南最百姓愚者向化頑者消梗守六載政平治理而廉靖無欲始終不渝高人頌之臺司獎薦無虛日公屢乞休撫按輒加慰留嘉靖甲子陞陝西苑馬少卿公復固請致仕銓部請公治高之蹟寢其奏仍促赴任公勉強就道在任三年諸所建置有裨馬政其繫陝人之懷如高人之懷公也隆慶初

天子登極公入賀事畢三疏懇辭當道知公意不可挽始聽其去而公欣欣然以返初服爲幸歸家謝

絕世務閉門嘿坐左右惟圖書而已雅好書法其行草尤入晉人妙處求者輒應忘其疲也公友愛天至與其弟廣藩司理君同處一室夜分各就寢鷄鳴輒一處盥御動止食息無頃刻離司理君亦善事其兄恩意彌篤襄敏公在時嘗欲以其產兩屬公跪請而止及公致政後家齒日繁勢不能合公子三人司理君子六人公欲析爲九分使兩家兄弟多寡適均既而思之曰如此是存形迹也乃平分之而稍割已分以益諸姪大槩與九分相彷彿而名則變矣配孺人劉氏大司空清惠公女性資溫潤清慎寡尤然有心

懷麓堂文集卷八

三七

疾疾作則呻吟不絕聲公親調湯藥不以其痼疾而輟琴瑟之好如是十餘年艱於孕育孺人疾間則勸公納妾爲嗣息計語聞舅姑舅姑賢之因命公亟從其請公猶遲迴孺人請益堅襄敏公曰若不欲吾早見孫乎公乃娶副室張氏孺人視若姊妹逾年季謙生焉孺人撫之如已出也公夫婦相對白首無間隆慶辛未孺人忽疾作公憂形于色因病疽孺人亦憂公病不可起乃以五月十五日公以二十日相繼而卒嗟夫生則同老死則同月可悲也亦可美也公嘗作堂扁之曰五有邇其平生之行無一毫虧欠蓋所

謂君子人也余稚重公故因季謙等之請而銘之銘曰家也孝友吏也循良文韜其實應發其祥器殊肯介行踐典常一身之繫世德之光者塘先兆刻石永歲有美君子懷哉不忘

邑庠生萊貽吳君墓誌銘

吾友萊貽吳君之卒其兄玄圃君作狀授其子達聰達德乞銘于余余昔友君兄弟而偕游黌校也君年十六玄圃長君一年而余於玄圃又二年以長維時居同隣業同伍經同師耳目之所肄莫不在學童而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焉鄉黨前輩咸謂兩家有良子弟然萊貽君之稟尤爲純粹內無城府外貌坦夷或望其容或就其語但覺其和氣襲人如春風之煦煦又如美玉在璞不受雕琢而天然溫潤可掬也初君之父訥齋翁抱文學不售翁歿時君方十餘歲日誦千言翁喜曰天不我遇其昌於此乎君自是益奮於學而其母徐太孺人又爲之徧延名師日課月試當是時君晝夜汲汲惟恐其落人後也手抄默識積經書文字千百篇悉記憶之無遺漏然猶不以自足會唐荆川先生來宜設館君亟趨而受業焉益加鍛鍊出其所得其於科第可掇而取也然數奇每戰場屋

懷麓堂文集卷八

三八

輒翫君歡安於命無幾微不平顏色隆慶改元君困
頽之餘已息心進取而其子連聰乃以書經魁應天
鄉試君喜動鬚眉謂玄圃君曰弟負先人望今既幾
可慰地下之靈乎君素不急功名其所以喜者如此
可以見孝思矣君平生謹於蹈履口不妄言足無跛
步能受人規諫時同輩王孚齋君力行古道好盡言
以攻人過以君畧少可否每一相見便指摘不已聽
者或不能堪而君虛懷納受不以爲咎余詳視君外
若無可否然胸中臧否若別黑白其可與爲善不可
與爲不善則確然有定非世俗所能搖也性恬淡無

復庵文集卷八

三

他嗜慾其於財利不較錙銖中年以後家產漸落縮
口節用僅支日給年未三十喪偶不再娶惟蓄一妾
供徐太孺人之養君事母氏尤能順適其意徐太孺
人甚鍾愛之至於處兄弟朋友變天至終其身無少
違忤晚歲喜唐人詩時吟咏而賡之以自適也大抵
萊貽君之爲人即未學道入室然循規蹈矩不由依
憑假借鄉黨宗族朋友稱之無間言孔子所謂善人
者非耶君疾得脾胃症起於鬱結衆咸謂因連聰下
春官第所致豈其七情之觸偶爾感動又人之將亡
臟腑骸竅必有先受其病者雖智者不能周防也不

然君能漠然於其身而不能釋然於其子能參蛇於
垂老而不能待子於壯年豈人情哉君臨終時神氣
甚定既誦宋李師中詩以教其子忠義且曰吾胸中
反覺其快何也嗚呼君可謂不死矣君諱驕字惟超
享年五十三歲聰德將以壬申某月日葬君於九里
溪之許啓任孺人之壙合窆焉銘曰哲其肉而連其
眉眇其目而豐其頤其氣也盎盎其咲也嘻嘻觸可
怒之事曾不見其愠容發一言之重而色爲之紅胸
憤懣而可疑者病以斯人而膺斯疾也命余作銘以
像其平生兮蓋以示來者之可信

復庵文集卷八

四

光澤丞蓉川李公墓誌

公諱桂字時馨號蓉川姓李氏吾母先淑人之同祖
弟也於和爲舅氏公祖逸逸長子淮生先母四子濛
號誠齋生公李氏之先相傳出宋忠定公後始徙于
宜興者曰元祐自元祐至逸四世矣以故李氏在邑
中爲著姓雖無顯者然邑人稱以家舊族必曰李氏
初外祖兄弟同居吾母與舅無異同胞兄弟比吾母
歸吾父門閨相對而舅少吾父十二歲從而受業則
益親密時時往來質經義說平生和童時猶歷歷睹
記公少質璞如良賈深藏不炫其實然潛心向學用

志不分默識不忘出于聰明強記者遠甚言動進止
皆有常度年十三喪母許孺人繼事蔣張二繼母克
供子職家故貧寔忍饑寒苦益發憤讀書其後吾父
游也質疑辨志長善救失篤信而嚴憚之不以即舅
親昵廢師生禮潘後齋先生者公中表兄弟也俗情
輩行相等則耻以爲師公曰吾惟知道德之可尊耳
寧恤夫蜀犬之吠日乎卒退而就弟子列時吾父與
潘先生砥礪行檢倡道義於學校公獨北面此兩人
其趣向可知矣公雖以得師自喜然更求朋友之勝
已者朝夕切磋以故學識大進弱冠後以儒士應試

【原華文集卷八】

四一

場屋已而入邑庠饒廩公少壻吳氏南宗伯吳文肅
公愛其卓立聘爲塾師教規嚴整不以宦家子弟有
所貶損又肅公大加鑒賞自是巨室謀師爭以得公
爲幸而出於門下士者恂恂然有儒風矣公性誠慤
無他技目不識權衡算具專事舉業見奇文佳策論
必手錄之筆畫楷細積成卷帙讀數百過卷角不磨
摺常如新也舉業既就人咸知其利器然數奇不售
屬張文忠公當國行選貢法御史以公應選遂入
南雍循規蹈矩大司成費公每舉公所爲以訓勵諸
儒生歷事畢復待詔於家數載值歲侵父母在堂

供養缺乏公曰不爲祿仕非孝也

肅皇帝甲辰謁選部留京師三年授海寧丞選貢
作丞失職矣人爲惻惻公曰丞乎丞乎其負我乎吾
得近地盡一日養足矣丁未六月迎誠齋翁及張孺
人赴任俸錢雖薄然奉二親膳羞必致豐腆以適其
意明年春誠齋翁自官舍還家踰月病作不起公奔
喪歸又十月而張孺人亦歿公年已五十餘矣而居
憂守禮一如壯歲服闋補任光澤居一歲與郡推忤
乞致仕不允受委解銀詣闕畢事回籍不復之官
公前後兩任未及滿考其在海寧治尚嚴官事悉辦

【原華文集卷八】

四二

至於正巨商人命之獄清版圖歸併之征尤爲明決
其在光澤破巨奸擒宿盜地方賴以安靖而公竟以
此被謗嗚呼卑其官而不盡其用命也夫公歸田後
益慎交游深居簡出有司招致鄉飲多不赴時後齋
亦致仕家居相與共邀耆舊數輩盤桓於山水間以
杯酒自娛一置世事不問公所治殷駁不多然手自
製作極其精美公晚年尤善諧謔遇會意處則諸老
翕然開口一咲詎意三數年間向來耆舊凋零殆盡
而公亦不可作矣渭陽之感吾曷已哉公之卒於今
五年言科等遵孔孺人命以墓誌銘見托余以卑不

誅尊父之不獲已乃爲之誌而缺其銘公嘗有詩曰
愛息懶知身外事消閑喜弄膝前孫觀此可以爲公
之小傳矣

大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黃公墓誌銘

公諱正色字士尚號斗南其先世爲江右人本姓廖
元末有廣寧者仕爲江陰學諭因亂遂家江陰時訛
廖爲黃故姓黃廣寧三傳而至公之祖曰萱始徙斗
山萱生坤號東樓配周氏是爲公考妣公幼喪母穎
異不群厥祖奇之豫占其必以讀書起家繼而習博
士業能作驚人語爲邑庠生嘉靖戊子督學者取冠

履泰文集卷八

四三

多士中鄉試明年上春官第尹仁和未滿歲丁繼母
薛氏憂接丁東樓公憂起服除補香山復改南海公
三爲令尹而其政若一大槩以誠信不欺爲大本以
廉靖便民爲急務仁和者會省劇邑也訟者盈庭公
立判數語決之遣去其遇盤錯則停筆沉思悉中肯
綮百姓以爲神明香山南海人稱之亦復如是其去
香山而即南海也香山人曰吾父母也何以奪之南
海人曰此香山神明令也何幸得之蓋公之所存信
及豚魚上下皆孚而公之所至若陽春著物無不煦
佛其能感動人心無怪也初公之還香山也實座主

霍文敏公薦之至令南海霍公家在焉諸霍氏喜以
爲公必庇已及公爲政正直無私霍氏有違禁者一
繩之以法無少縱舍諸霍氏怒以爲文敏厲已共貽
書文敏冀激其怒文敏顧以公爲賢亟致書曰令宜
如是無違他恤於是公得以督察霍氏諸霍氏知自
戢卒底於善公喜曰吾可以報公矣邑有權貴人過
家者勢張甚人爭下之公獨捕其奴寘於理南海之
民相戒曰舉主如霍家貴人如某氏黃侯皆不貸吾
輩其敢犯於有司乎在南海二年教化大行民歌誦
之巡按戴公素不善公及復命乃首薦焉可見公論
之不氓矣銓部掄選憲擢公爲南臺御史首論兵
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二人者方有盛寵時所避
忌而公言人之難言士論翕然稱服戊戌公巡上江
值

履泰文集

卷八

四四

章聖皇太后梓官附承天職當護送而侯崔元巨璫
鮑忠禮書溫仁和奉朝命輔行公廉諸貴在道怙寵
賄貨不勝憤激抗疏劾之且曰臣耳目所睹記者若
干其所不知可知也其平時伎求又可知也疏入
世宗皇帝震怒將窮治其事諸貴人窘向
上祈哀反誣公於梓官所乘馬揮扇遂逮詔獄

將擠之死霍文敏公力救竟得 廷杖謫戍遼東瀋陽衛公欣然就道無羈旅窮愁之態其安命自得忠義所發往往見於歌詩既至遼惟以讀易爲事遼東士子樂從之遊成就甚衆或勸公在遼歲久可暫乞差歸省公曰君命無可逃也居遼幾三十年

穆宗皇帝登極 召用建言諸臣公從戎伍以原官擢大理丞進少卿楊冢宰公同年也素知公將補以要職公固乞閒散遂陞南太僕卿甫十月引年乞致仕情辭懇切

上允其請歸家遂僑寓城南環堵蕭然觴咏自適過

履齋文集卷八

四三

往士夫求見者一切謝避時公叔子學海已舉進士官即署而其家澹泊如寒素是不謂甘節之亨哉余弱冠從荆川唐先生遊先生數舉公高風相砥礪故久慕其爲人及公還 朝而余官禮部始得識面觀其容貌聽其議論非今人也大喜得償所願惜乎不久即別而今則欲見公無由矣故因永州守華君之狀而誌其大節如此公生於弘治辛酉卒於萬曆丙子壽七十有六卒之日鄉人識與不識皆悲哀及入鄉賢鄉人皆曰宜其文苑詩賦有稿藏於家學禮等以其訃告於 朝賜祭葬如例配蕭氏其封子四銘

聖主怒臣從軍遼左戍三十春 明詔下臣爲卿自言老便乞身爲日星爲雷霆威與福皆 天仁罰不怨賞不淫俯仰無愧形考制行真先民範鄉國作典刑積善慶嗣則與垂不朽我勒銘

節婦吳母屠氏墓誌銘

陽羨吾邑也有節婦屠其姓歸吳門駟其夫丁丑進士會稽今達可者其嗣子也駟之父曰儉太學生贈光祿署丞尚書文肅公同母弟也光祿公配徐孺人有六子駟生母蔣氏長而庶節婦父爵以輸粟授指

履齋文集卷八

四六

揮職銜光祿公聞其女賢遂娶爲駟妻室家相得舅姑宜之比光祿翁卒之二年駟病癰節婦盡心湯藥卒不治夫死誓不改節厥考憫之欲他適者數矣節婦至截髮以見志議遂寢駟無子節婦曰夫死未亡人何以生爲顧其嗣未立誰主血食吳氏之鬼不其餒而吾必爲之繼顧諸叔俱少其俟之久之叔玄圃萊貽各舉長子不得爲人後及嘉靖辛丑玄圃公第二子生節婦欣然趨告徐太孺人曰三叔子有副矣請以嗣駟太孺人以此爲然嘉魚令曰母命也誰敢違其室杭孺人曰姑命也誰敢違併告於族長大恭順

山翁翁曰可哉其嗣遂定名正序順僉謀協同謂非天意默相可乎即會稽令達可也幼而穎異總角而慕道義工文章節婦撫之掌珠莫喻且教以義方自少至長不急於是學業有成聲名籍籍杭孺人嘗戲謂節婦曰吾生也姆胡有焉節婦曰天以兒屬我如何有焉二母俱奇其子故相貴重如此初吳氏富甲吾邑光祿公之季年有財鉅萬及公歿稍稍散失節婦所分產不厚而才獨優於作家奮然曰吾有兒無以遺之若何吾今知理財矣開其源者曰勤節其流者曰儉計內外減獲數十指召男僕某某輩曰某處

卷八

四

田若干地若干某某種若干畝夏還我麥冬還我菽粟其盡力無怠怠則有罰召女僕某某輩曰某芋葛若干綿絲若干某某分若干兩夏還我帛冬還我紗線其盡力無怠怠則有罰又曰力在人者也豈輕爲我用於是豐其衣食時時賚以酒肉然後有不如約者罰亦必信故人樂爲盡力其紀綱之僕任之各得其材家無惰人亦無廢事則又進其子婦曰惡勞欲逸人情也吾以勞事責人而自處其逸人誰與我可兒讀書必當分更分漏夜以繼日吾與媳婦躬自織紉以督群婢我非不愛婦勞之所以愛之也於是節

婦之室機聲與書聲伊吾軋軋中夜相應人以此占其家之必昌尤喜約素常服浣衣無珠玉錦綺之飾茹辛嗽苦非宴賓不宰殺婦人多私母家屠氏弟姪故貧一裁之以義不少假借他可知已以是倉廩足筐篚滿穀米不可勝食布帛不可勝衣號稱殷實然節婦之勤儉豈獨起家已哉昔文伯之母曰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故逸豫足以滅德而驕奢所以入邪節婦之躡歷冰霜不見苦節而可貞者皆自其勤儉一德致之而勤儉所發耕則有穫績則有成交相助者也魯頌曰思無邪思馬

卷八

四

斯臧其是之謂哉節婦蓋嘗發其義於子矣初有司以節婦事言於王御史王御史上於朝詔旌其閭鄉人稱嘆晚年以其子貴就養會稽勉其子以行仁政會稽君稟令惟謹及其卒於官舍百姓如喪其妣士夫拜弔者絡繹於道路嗚呼榮矣古所謂五福者壽也富也康寧也攸好德也考終命也節婦兼之其難哉會稽君將卜以某年月日啓其父墓合節婦以葬持孚齋王君狀來乞銘夫王君之狀詞健意達文矣余何以益之固辭不獲則因其狀及耳目所睹記爲之誌文云云哉節婦享年七十有六子一孫一

正志要余女銘曰匪石匪席貞心不移勤生蒿用門戶自持蠶織率作袖綿手絲勞以生善樂而忘疲立嗣匪他同氣連枝撫摩抱哺亡人有兒惟德是好非仁弗爲勿承義訓壯際明時慈顏悅豫就養會稽富貴壽考五福兼之耄期在望溘焉先馳閭閻奔走冠珮陸離七輝滿路靈駕西歸傷哉孝子凄其以悲必誠必信竭力靡遺啓兆合葬名節永垂後有考者視此銘辭

贈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留耕陳翁墓誌銘
維揚通州有隱君子曰言者姓陳氏字尚忠別號留

留耕文集卷八

四

耕以字行少司空堯之父也余昔尚友天下督貴州學而司空爲臺長余性樸魯素無諧俗之好乃司空顧以爲類我可教也相與莫逆越七年司空以部臣兼督河道余時總憲東土官聯相屬矣司空則畧去名分握手懽如平生余嘆曰司空其古之遺乎何忠厚長者如是自河道一見至今辛未又歷五十甲子司空請告養母以其暇居紫薇園著作日富風聲夢寐未嘗不想見其爲人一日司空命使函書千里來至余盥手讀之則以其所爲父留耕翁之狀托余爲之誌司空當今儒者所交名公鉅筆滿天下翁之卒

且六十年司空不以一授而特委重焉和懼其無以稱也雖然司空則既命余矣司空信人也今觀其狀簡而文藪而不華故和得而銘之狀云陳之先世爲江陰人元季避亂徙通州始徙者曰彥和彥和傳幾世至庭壁庭壁生景明景明生純德是爲翁之父以孫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翁以子貴初贈工部都水司主事再贈如今官陳氏居通州未有顯者至翁美風儀善談吐通書史大義所結交皆一時賢豪能自見頭角翁兄弟三人翁其仲也父歿事母徐太淑人以孝聞徐性嚴毅治家有法尤篤於倫理不欲諸子分異嘗誓天戒之曰吾爲陳氏撫育諸孤所不同居有兩心者若非吾子吾非若母也言畢輒墮淚諸子伏地泣曰謹奉教故翁兄弟孝友敦睦終身不衰翁少事賈常與其弟挾貲游江淮間而伯氏居家主其出納贏縮數年賈有餘財未嘗以一錢寸帛入私室其諸子女飲食服飾無少差別入其家者不知其誰出也傍人見之者嘖嘖嘆曰家和福生陳其大乎司空少穎悟日誦數千言翁遣就外傳客至則令侍立屬對應則喜不應則不喜其後司空歷顯官讀書終道居官卓有政績爲世鳳麟厥

留耕文集卷八

五

有自哉翁性好義趨人之急周貧卹乏婚嫁其親舊之無力者若干人平生恭謹如萬石君閭里無賢愚貴賤無敢慢者當疾時鄉人奔走顙神祈禱比其歿也哭之甚哀公之為人可知已翁卒于正德壬申值劉賊亂伯氏季氏倉遑不暇擇地乃葬翁于城西祖塋之側地故迫隘俟改卜焉翁葬二十餘年而司空第進士季子完廬鄉舉諸孫相繼登甲科者二人餘接踵未艾也司空曰翁墓故得吉壤天賜也奚以遷為翁配邵淑人近卒司空乃卜新阡而奉翁衣冠同穴藏之此孝子之志於禮合矣翁生於成化戊戌享年三十五歲配邵淑人享年九十三歲別有誌子三人長即少司空次元封刑部員外郎次即完女一人孫男女若干余昔從司空之後見其壁立千仞砥柱中流故不貴其位而獨慕其為人今觀翁狀乃知其發祥深遠也譬諸昆岡之玉司空輩出於璞為玉矣然含英咀華醞釀二地靈氣非千百年不能成璞此翁之所以為難也曰厚祿榮乎我崇其德佳城偶乎天啟其室吁嗟嗚翁抱醇而質如金在礦如璞在石耕我心田良苗繼食紫誥龍章泉壤有赫鵬飛鳳舉天地振翻人羨其遺曷考其實司空謂余盡

飲斯刻千秋萬歲石不可泐

河間府學教授孤山李公暨配陳孺人墓誌銘公諱延謚字子靖與先兄稽勲即為莫逆交余三十後始交公情好日密公臨沒時托余誌墓故公子德先輩以遺命來請余曰吾老矣尚能誌乎雖然約不可負也謹按公之門人表節推端化之狀而誌之狀謂公上世為廣平人元末有願中者為建康宣使避亂居溧陽其子文信其芳莊吳氏遂世為宜興人公祖雲號芳洲成化乙未進士仕至福建布政芳洲第三子庠生昆繼娶蔣氏是為公考妣生七月而喪父故號孤山公性至孝與其母蔣太孺人相依為命終身不衰少穎悟不凡始讀書即慨然思紹其祖比成童充鄉校弟子負名譽日起甲午應選貢入太學祭酒費公倫公奇之謂科第如囊中物也不意八試不偶乃謁選為祿養計授廣之龍門令迎太孺人於官竭力甘旨得一異味必以進膳不自食也前令章可學坐賊劫庫追賠公倡眾賊完復捐貲以助之行龍門疲敝已極公視事三年殊有善政若剿劇盜清積逋徙學宮禁蓄蠱蟲次第舉行督府應公大加獎賞有不足者短于巡按以不及改調得雲南澂江教授公

不忍離太孺人遠出而太孺人固遣之行行矣而復返返而復行遲回數四乃抵任澁江士業久廢科目寂寥公至申約束嚴課程人心勃然興起鄉試連捷有至甲科者則公之教也居滇幾六載然其心繫太孺人寤寐不安寢食俱廢總憲張來溪傷其爲親俾賁冬表以便覲省未至家而太孺人逝矣時公年近六旬哀毀哭踊如壯夫服闋補河間時值吳橋令缺兩院檄公往署公不以借職而有苟且粗畧之心節省里甲宦官宮女之家一不敢干以私巨室爭產者化爲退讓後母告其前夫子者悔悟自新皆公養其

廉卷文集卷八

五三

良心也大槩公之爲人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與人一而久要不忘一言出口終身必踐凡交游名姓心存手記得故舊書束之篋笥歲久如新每科鄉書會錄必廣致之遇人語及前輩科目應對如流無有遺失故邑人稱文獻家者必歸于公若其重祖德而協建專祠報伯恩而思繼嫡絕訓誨幼叔冒迄于成立愛敬前母姊省視殷勤尤其惇典明倫卓卓可誌之大者人紀孔脩輿情翕服令長師生舉以爲鄉飲大賓終其身萬曆癸酉太府施龍岡知公博學多聞聘爲總裁脩邑誌公與楊港西周震川同心秉筆去留

精叢書成未梓凡公之所爲皆余所親見惟居官時未諳其詳則聞而信之者公配陳孺人澁江府判蛟山公勑女與公結髮至白首無間言勤於紡績儉於用度上事其姑小心翼翼視膳視寢靡不悉體公意下則婚男嫁女有公不及知而孺人以身任之者所生六男四女皆孺人出其子孫振振家道用昌孺人之助居多公享年七十八歲孺人享年七十六歲子六人德先德元德光德充德完德寬其德元則余兄稽勲即希菴公壻也德先等將以孺人卒之年葬公于家後祖塋銘曰末俗澆漓薄德十九古道誰存惟公獨厚忠信不渝孝弟則有穎悟夙成蘊厥美秀早充國賓名動祭酒鯤化鵬搏功名唾手奈何數奇八戰不偶僅分縣符嗚呼小就龍門試政磨光刮垢未及有成遽遭讒口世路險巇浮雲蒼狗再歷人師南奔北走兩地傳經十年指授禮法大閑平生不負膠漆論心歲寒可久及乎歸田爾先我後春花秋菊不離左右壬午之秋公病吐嘔入城一訣托誌於某自公之殂余亦顛仆強欲像公自忘衰醜敢謂勒銘可圖不朽

廉卷文集卷八

五四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八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九

墓表 墓碑附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訥谿周公墓表

明興士大夫之學謹規矩守格套以爲道在是矣而或滯於事爲形器之末有陽明先生者出一剖其藩籬倡良知以覺天下世之從事其說者欣欣然足矣而或墮於空虛無着之歸自是兩家角立同異紛然彼曰汝拘此曰汝放如方圓之齟齬也然陽明之學特謂知行之無二耳專事空談而無復踐履則末流失之矣有能不滯於事爲形器不墮於空虛無着祛一偏之弊以坐臻乎道德之實則豪傑其人哉若余所見訥谿周公是已公之學以大同爲旨以誠一爲功以爲乾坤與人號曰三才同也由我而之人人我同也由人而之物洪纖靈蠢一切天地間無弗同者其有弗同者不誠故也誠則一惡得不同不誠則二惡得同苟能致其誠一以歸于同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而位育之功成矣公蓋嘗以是語余而余竊之以自潤者也公名怡字順之號都峯改訥谿寧國之太平人少果敢有氣節常以溝壑不忘自勵在邑庠大爲督學章介菴公鑒賞文譽鬱然一日見傳習錄

廣雅文集卷九

廣雅文集卷九

二

曰此聖學也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鄒東廓先生倡道南都徒步往從之聽其言論喜曰不然枉此生矣甲午中鄉選遊南雍時山陰王龍溪在職方公復師事之一時交友皆海內名士非其人則不妄交大司成倫公深加器重戊戌登第授順德府推官大書臯陶祥刑以自矢以明恕爲本而以公正折之高明不畏笑獨必伸民大悅服鄰郡爭求質成監司交薦天子聞其治狀徵拜吏科給事中屢劾群臣不職最

後將論柄臣告其母劉太恭人太恭人慰勉之因南還癸卯夏公遂抗論大臣不和狀幾數千言其所指

不和者相鑿嵩冢宰讚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尚文也而其意則專責相嵩且曰嵩威靈氣焰凌

逼百司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惟知畏嵩言甚剴切嵩多結中黨爲援

肅皇帝震怒摘其疏中曰事禱祀語謂爲訛謗廷

捷之送鎮撫司監公創甚先是楊御史爵劉貞外郎

魁亦以言事繫獄二人者曲爲調治得不死公囚禁

踰二年艱苦備至卒莫敢有救解者乙巳秋

上信箕仙言釋三公

上欲爲箕仙築壇旌太宰上言箕仙妖妄

上怒龍太宰罷爲民困復逮繫三公公再就繫又三年丁未冬

上修醮事三殿灾

上大悟手勅釋爵等時漏下三鼓矣公旦日謝恩就道嗚呼箕仙非正也其釋三公人方幸其天啓庶太宰之言正也而竟不虞三公之復逮然使三公之釋不出於箕仙而出於

聖衷尤可尚已公歸值劉太恭人病篤家人驚喜太恭人曰此朝廷再生洪恩也汝不可以忘報公復得侍湯藥十三日視含視殮以終大事吁嗟其孝心

後漢文集卷九

三一

所感哉公爲人守直不阿方在枕塊時有巡按御史投刺欲見公曰某公之來不弔我我不可以喪禮見客候之良久卒不出公家居久之

穆宗登極召用未幾陞太常寺少卿上疏言五事觸中貴人忤旨調山東僉事陞南監司業二任雖不久然盡心職業講學益勤聲望逾重已巳夏復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既上道疾作不克赴任以十月十七日卒于家卒之前一日猶置酒饌命子弟歌詩和之遺命戒其子身後勿求入鄉賢祠又貽其弟遂安令恪書勉以供職精神意氣如常不少亂公平時萬

物一體之學最爲得力於事無所厭於人無所不容其待公卿大夫與樵夫牧豎只此一心一言既出則終不改易人之接之者就之如春風信之如元龜不覺其心醉而神融也嘗念楊劉二公同在患難而二公出獄已先朝露乃往泰和弔劉公往富平弔楊公因遍歷名山川及諸名公懇求印證充然其有得也其於賢人善士中心好之效法之如不及若唐荆川羅念菴二先生則尤其所嘆服者邇公之始終未嘗不講學而不脫畧於片言細行之微未嘗不力行而直通徹於高明光大之表其以忠諫顯名於世偶任

後漢文集卷九

四

一職不得不然非公之心也乃公之心則欲君臣一德天下同風世有良臣而無忠臣太和元氣盎然在宇宙間而已噫嘻此爲得公之心否也公弟恪子可貴以余素交厚于公乞表其墓余爲著其大畧以示世之學者使知有正學不偏如公者則紛紛爭辯庶幾其有瘳乎於是乎表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肅胡公墓表

世宗皇帝辛丑虜酋俺答擁衆十餘萬深入山西寇太原殺掠甚慘一時當事諸臣戰慄無措開城作自

聖計瘡痍殘衆各奔其命時胡莊

肅公以副使守... 棄之虎口守... 乃開門... 之全... 無數公既憤賊之
荼毒我良民又恨

祖宗養士二百年而不得士之... 也遂上疏於朝
條陳十二事且請斬當事臣以懲怠玩詞氣激烈聞
者吐舌

世廟嘉其忠進叅政協守鴈門公以疏中語觸忤于
時雖號協守而事權一不屬已比虜再入則倚摘以
多公過坐是落職余時讀書中秘見公疏拱手曰國
有人矣此非至大至剛沛乎其氣之浩然者不能也

屢奉文集卷五

五

於是嚮慕其人又十年乃得被其容接聆其謦咳繼
又數數會于余師唐荆川先生處故能得公之詳公
名松字汝茂滁人也幼穎異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
事為己任有范文正公之風家貧益自奮勵常借人
書手抄默誦過目不忘年二十七登嘉靖己丑進士
知東平州節用愛人旌勤別惰發奸摘伏東人大悅
其施設好尚絕與俗吏不同尋轉南京兵禮二曹司
官留都事簡公益肆力於學問文章自經史百家及
昭代制度典故靡不研究洞析由是發為言詞源源
不竭遇事大窾窾處即游刃有餘地矣故每任一職

輒有建明不唯唯以隨人後其叅議湖廣也協勦鎮
軍叛苗有功

上賜銀幣歷視山西學政以道義為諸儒生倡遇變
昌言侃侃忠憤蓋其素所蓄積然也公罷廢十七年
然聲名亦益起海內識與不識咸知有公公不以閒
居無事遂忘天下其憂時一念真如病之切身其視
民之瘠苦若同室之鬪有纓冠往救之心雖所得充
盛然猶以援天下之具未足也關一室扁曰尚友堂
訪求同志傾懷納交一有一藝一長者悉加延接家
有僭石之儲即盡供賓客某處有高士某處有佳

屢奉文集卷六

六

山水輒罄所有以行遊千里之外不以為疲比其見
日多積日富萬殊一本靈源發露恍然若有悟者乃
一意於心性之學且往印證於唐羅二先生各相許
可而公之所造蓋不可涯涘矣居久之朝野屬望彌
切言官交薦已未春起家叅政至藩長值江西有寇
僉以為非公莫能靖也辛酉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
江西兼理軍務時閩廣流賊蹂躪撫建地方蔓延猖
獗勢蹙甚或勸公到省城圖進止公毅然曰民被屠
戮事在燃眉兵法曰迅雷不及掩耳賊不虞我猝至
直搗之可破也初公借浙兵千人自衛至是將之急

越撫州號令嚴明士氣自倍麾下諸文武爭先用命
斬賊數多大致克捷東西諸寇悉就蕩平公乃條陳
善後之策摠一方之廣分爲三營俾氣勢聯絡血脉
通貫而又申保甲鍊民兵築城池明賞格保障森然
江右恃以無恐未幾廣賊張璉亂朝廷命公夾勦
公亟駐吉安發兵深入厥後璉賊授首公有助焉壬
戌冬巡按御史段顧言上公平寇績陞兵部右侍郎
癸亥春轉左改吏部明年冬陞南京兵部尚書又明年夏

天子以公重望改吏部尚書公既位冢宰屏斥貪墨

登用賢良晝夜矻矻不遑寢處期以報

履歷文卷九

上

上知遇不意積勞成疾于是年十二月遽卒臨終時
猶顧問補京兆尹爲誰語不及私古所謂鞠躬盡瘁
者公其有焉歿後殯殮之具至不能周

世廟聞而嘉之故卹典從厚公平平生好善一念出于
天腸聞人之美喜談樂道嘖嘖不置貌樸而厚重面
清臞寡笑然真情溢出諄如也與人言開口直見肺
腑絕不設機械私億人僞至其別賢不肖則如鑑之
照妍媸無纖毫遁形其於忠孝大節老而彌篤濟人
利物苟力之所及必竭而後已每讀書及身所經歷

凡遇地方阨塞險要必親爲籌畫久之左右人嘗談
公在官舍時設香案于室隅夜必整衣冠跏拜或疑
若趙閱道之所爲余曰公不其然蓋公之爲人神凝
而靜心實而虛養恬淡之精華探性命之微奧庶幾
上乘超脫而非靠傍把捉者之可卜度也公之所以
默禱者必有說矣公之學發其緒餘長於詩文其詩
中五言律尤爲唐荆川先生所許余仰公若山斗且
曾辱薦揚方依以爲終身師法而天奪之速謂之何
哉公弟梗托余表公之墓余不敢辭謹即梗之狀與
素所聞見者而表之以致景慕感慨之私云梗爲人
醇謹不愧家教與公之嗣孫維垣皆廕入太學公謚
曰莊肅凡得卹典出於朝廷特恩也

履歷文卷九

八

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古林沈君墓表

沈君諱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也君爲人外貌樂
易而性實剛方志存一體然不務阿世見一善事鼓
勇直前不爲不止聞一善人負笈千里不見不已所
交皆當世名士故海內嚮道者莫不知有古林君其
鄉有貢受軒先生者受學於歐陽南野氏君師受軒
因同至南都叅南野有得於致知之說已而得見王
龍溪錢緒山二公悟證益明然君每崇實踐不落言

詮此君學問之終始也君年幾弱冠其考桑園公督之業農君白其母固請就學旋入郡庠中丁酉鄉試甲辰落第就選授行唐令以才調獲鹿戊申擢監察御史清戎福建癸丑陞湖廣江防僉事丁巳陞廣西左叅議致仕隆慶辛未年即世此君歷履之終始也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賑饑荒復流徙教紡織節厨傳一切保甲倉儲團練之法無不舉行此君之治邑於行唐獲鹿者也獨特法紀風采凜然均編役黜貪墨興正學別賢否至於搜獲積盜摧蕩九龍灣巢窟此君之才著於御史監司者也君當為令時保全

後漢文集卷九

九

撫字惟恐失所治尚寬仁其為御史監司鋤姦遏惡惟恐不盡治尚威嚴蓋牧民之體與執法之職既不相同而北土瘠薄易於離散利用招徠江防巢穴易於哨聚利用蒐獮因時制宜同歸於治而已豈有心於其間哉君自歸田後講學一念老而彌篤時郡守羅君立開元之會諸生環座者數十百人耿楚侗督學臨校深為嘆賞檄聘君與梅宛溪叅政主其席諸生因而善長者甚衆宣城風俗至今知學者君為之倡也君性孝悌事父母及喪葵成竭其力復喜施予自未遇時需水器易粟以賑貧乏及致仕歸悉以俸

餘為伯仲買田宅創建祠堂聚族子弟教於其中此雖非君難事亦足以稱於宗族鄉黨矣疾革時人來問疾者輒與論學屢疊不倦或問君胸次云何君答曰已無物矣時次子懋學方上春官乃顧長子懋敬及諸孫囑以善自勉不及他語遂瞑君之卒也貢受軒作狀即其師也梅宛溪作傳即其友也二君平生知己故其事核其辭達余樸直無聞惡足以發而懋學來留都乞余作表余忝年家素辱交契聊綴數語特其大者焉耳若其行事則誌傳悉之不敢增一詞懼失實也

後漢文集卷九

十

旌表烈婦王氏墓表

人之精神可以動天地貫金石而不能喻諸至近之親何哉智常奪於愛而心常疑於習也女子從人違無再醮所以成其信而異於禽獸者也三代盛時婦不易於夫蓋以為常事不書及世教衰微習成亡父母強奪其女舅姑強奪其婦如截鼻割髮之事人爭傳之夫父母舅姑豈不愛其子婦也彼見夫衆之所愛以為苟保室家之歡而無饑寒之患彼且以為真是矣惟其心之染於習故其智之奪於愛也嗟夫吾於王烈婦之事有感矣烈婦山亭鄉王薰女生

十七歸徐氏子文秀嫁甫暮而文秀病死烈婦即以節自誓皎然有夫亡與亡之志抱苦與被並夫柩寢處朝夕眠食撫棺嗚咽如是七年手痕入木幾沒指凡夫所遺衣履藏之一笥歲時出曝輒盡哀久之其翁寶始卜塚於居室後葬焉烈婦無子寶夫婦獨且老又憐媳早寡欲子他姓而使婦婦之烈婦不可曰以死報夫吾志決矣且公能與人以產誰不感者何藉於我而污我爲苟得吾志甘衣食於針指不願分公一錢翁雖爲之寢謀然其志猶未已值甲辰乙巳荐饑翁姑年益邁而謀亦益甚潛受吳某聘財俾

廣雅文集卷九

十一

強婚烈婦烈婦固拒翁執不可驅逼萬方烈婦屢引頸就刀輒爲姑所奪自知不免乃說公曰公甚愛我而我愛公之子兩愛不相值以至于此也今聞命矣公能更爲召妾之宗告之故併設奠以辭死者可乎舅姑信之期旦夕置酒燕會因令吳某出召客而翁夫婦亦安心治具烈婦則沐浴取新布遍體結束襲素衣於上焚故所藏夫衣履遂延火焚其側室向夫塚樹縊死人皆奔走救火及火定始知烈婦死狀時嘉靖某年月日嗚呼觀其手痕入木之痛則豈肯從人以爲歡觀其衣履不忘之誠則豈肯即新而背故

此二念精神積之十歲可以動天地貫金石者而卒不喻於舅姑何哉彼誠有見苟保室家之爲愛安於習之所染而黜守節以爲徒自苦而無益也自世之是非黑白繆迷偵置其卑污傷教之事父兄以望於子弟交友以望於親戚耳聞目見非心知其不可而爲之蓋真以爲可矣嗚呼士之衣儒服誦詩書者且然而何恠乎山野之細民哉余獨幸烈婦之可以愧世之爲男子者而悲其不遇也前自烈婦之死學校有司每舉其事白於監司不果行辛亥歲今令李公郁暨教諭曹君棧以爲風化所係言於提學御史

廣雅文集卷九

十二

黃公檄縣曰此當亟表揚者但舅姑欲奪其志大義已絕若旌其間於義未當宜立碑於墓具文設祭求賢者紀之以彰王氏貞烈李侯因以屬余爲之記如此碑刻碑於亭以復于黃公寧敢以不文辭哉

右王烈婦表余作於嘉靖壬子至萬曆庚辰越二十九年巡按某公始以其事

上聞得旌表嗣子徐繼祖領賜銀併知縣丁侯所助恢廓舊制煥然改觀余適以春官卿致仕家居繼祖求書其始末遂爲之跋重刻之嗚呼此足以見天之與善而爲善者之果獲利也其可以勵

矣

誥封一品夫人嚴母呂氏墓表

人呂氏者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心萱公之配也其封也實以厥子養齊相君之貴其卒也大中丞徐公狀之大宗伯陸公誌之尤而盡矣相君又命和表焉和辭曰和不文懼辱命也後數月相君復以書托其懿親袁先生來致前請九頓首而囑之袁先生亦九頓首而將之余益懼答曰相君苟不責僕以文則何敢辭乃按伏而爲之表蓋表其大者也夫人父某母某氏其始歸也不得于

其夫踰年罔見親就夫人惟求盡婦道蚤夜侍太姑

十一

及舅姑之側暇則織紵如是久之心萱公稍稍悔往事來就之宿生一子不育越三年而生相君又二年生一女前後凡三誕而夫人與公遂各異寢蓋終其身六十餘載其得不絕居室之望者不過數年數年之間其承顏色在御者無幾也然夫人內明外順性恬氣和且力持恭儉誠心惻怛多所感動心萱公嘗爲郡功曹置二媵夫人待之如女及其有出則視之如已也夫人常衣布素食羶羶而諸媵妾多華衣華食人或以語夫人夫人默然弗較其敬事心萱公

自束髮至白首不因其違忤而意或少衰公病瘍夫人滌洗傳膏必身親之公夜宴夫人端坐明燭俟其畢方就寢公晚苦風眩夫人則勸其遠色而走禱醫藥無不用情及其卒也年已大耄夫人亦憊矣而哭泣甚哀是夫人善處夫婦之間有如此者初夫人嫁時其姑陸先亡獨太姑朱夫人在堂性嚴急夫人率以黎明盥櫛進奉太姑一日偶失其意詬而搏其頰夫人貌益恭色益柔朱爲解顏事其舅慕杏翁尤爲有禮陸夫人之卒慕杏翁繼娶曹氏朱太夫人不宜也翁黜之而娶顧夫人曹顧二姑心憐夫人處索莫而孝心不移甚愛之夫人痛曹之黜不以罪言及輒墮淚顧夫人之恩育已也相依猶母子蓋曰夫不我答猶幸有姑在吾得事之何憾焉夫人之執婦道有如此者初心萱公謝功曹里居夫人則請迎其母某氏居別墅相君以幼穉鞠於母比年當就傳夫人遣入城從學相君不勝戀慕或暫歸寧夫人痛訶之相君挽衣泣而別去夫人亦泣相君勿頴異加以斷機之教學成最早中嘉靖丁酉鄉試辛丑登進士由庶吉士爲編修歷官冢宰至大拜夫人自未貴時至極品封澹泊一如其舊其家人有恣肆者必白於

心蓋公繼戒之甚則逐去之弗恤也以淡隣里鄉黨
嘖嘖稱嘆而相君之名因之益彰彰著矣夫人之教
成其子有如此者夫人細行不可悉數而處夫婦事
舅姑教子三者其大者也三者之中其處夫婦為尤
難然夫人之所遭實有天使焉非人之所能為也何
則夫人無可薄之道心蓋公非以薄為貴者其不相
得非惟夫人不得而知雖心蓋公亦不得而知也松
栢不因寒而彫勁草不隨風而靡假令夫人不處其
難則亦與常婦等耳其淑德懿行于何而見之天將
以厚其生于後固所以玉其成於前也故曰天也非

廣雅文集卷九

十五

人也吾聞鳳鳥希有靈芝間生何者其靈不輕洩也
夫人孕少不育其殆天所以鍾靈於相君乎位冠百
僚績紀太常功成志得父母俱存福祿壽考人世罕
儷此豈人之所能為哉故曰天也雖然相之者天應
之者人彼世之處逆境則戚而怨處順境則滿而肆
者多矣是尚為能應天乎嗚呼此夫人之所以為尤
難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應天者法焉其他善行氏
族子姓具于狀銘中者茲不載

廣東按察司僉事王仲山先生墓碑銘

錫山王仲山先生卒門人私謚曰文靜或曰於制得

乎余曰生尊其德死易其名於古有之何為不可先
生以教淑人吳中學者宗之稱曰仲山先生先生諱
問字子裕第進士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復除南職方
部歷駕部郎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乞終養先生少
穎悟天資絕俗然質任自然不事炫飾故外貌若樸
徐而即之而聽其言也溫如秩如雖脩飾尚文者不
能過其與人交面目清冷初若寡情及投機合契應
應不舍即膠漆非固也其為學大要以為積之久
則出之易竭蓄之不極則發之不光與其為朝華之
草無寧為後彫之松故自九歲屬文十三游鄉校弱

廣雅文集卷九

十六

冠舉於應天三十五中會試衆方訝其遲先生曰古
人四十強仕何以亟為猶退處歲脩閱三科始對
大廷惟其性稟聰明而又沉潛是務故推而為時文
簡潔精密他人累言不足先生片言有餘如成化弘
治間程式學者翕然師之又推而為詩字又戲而幻
貌山水人物昆蟲草木皆妙絕一世蓋先生靈光所
寄隨處洩漏非有意為之也事厥考樂莘公妣錢宜
人務求適意囊無私藏在徐州時欲迎養母不果然
身以為恨其在 留都將迎樂莘公公憚行命繪扇
三十柄柄書一詩月逋閱之曰使汝常為我眼中人

及陞廣東不忍遠離作桐江十二咏見志有曰今日朝廷無北伐過門羞作絕裾兒即日卜疏歸先生於君親之際權之既審故能散徒功名一絲不掛自乞身後日侍樂莘公側惟其所欲悉力致之公八十外尚生一子一女先生視踰已出爲之婚配分子田宅一如樂莘公之自待其子女也其孝行有如此者先生爲即時已隆然負縉紳之望更歷南北二部堂官重之同僚仰之隨所建白輒見就緒其司糧於徐則權米價之高下以放本折無損於官而軍士使之南京軍丁最苦者馬快船幫甲也先生力言於尚書疏

復著文集卷九

七

請官自修造而軍累遂息至今賴之甲辰歲地方有警部檄募兵先生主調兵食及兵罷不責其餘糧曰爲後日召募地也司餉者徵之後果敗居車駕二歲規條嚴肅蠹敝滌除其政事有如此者先生幼師邵文莊公學有淵源比壬辰中會試歸寓崇安僧舍學者雲集執經辯難戶外滿屨其說行于世有日抄講書人爭傳誦素有痞疹無恙怔忡及是調攝勢遂定人謂先生養德養身皆此一歸之助爲多晚年足不他出門無雜客嘗書數語於屏間謝絕世務自道德文章之外一不與聞性不飲酒而喜啜茗築綠蘿小

逕每遇風清月白淨几明窓興至舉筆或書或畫輒揮寫數十幅如有神助自謂徑丈大字至老有進凡仕宦過錫者踵門求見往往以疾辭而獨好靜願潘君與之考訂書史唱和篇什昕夕忘倦其人品高潔可想見已子一即吏部君先生極鍾愛之然不廢督責吏部君亦善繼其志既上南宮遲迴養重一踵先生所爲其積而發施而光非世俗之取辦一時者父子一道難矣况孫曾濟濟將來尤未艾哉吏部君卜以戊寅某月葬龍山之陽合于李袁二宜人之兆謂余辱交先生以墓碑見囑余諾之而系以辭曰

復著文集卷九

十八

少稟異資學以充之會文切理以達其辭辭尚簡要四方攸師唾手甲第才則允宜公曰不然未信吾斯潛光退蓄以裕其施荐歷華省見謂識體惠下奉公令聞日起外試方司大用伊始孝養是就功名脫屣輅此經綸不可涯涘升而爲雲沉而爲水斷輪得心解牛餘地聲詩墨跡妙絕一世幻戲神通乃公餘技豈曰玩物耶以游藝食報有貽槐陰如契非此其身終顯于嗣樹封有石我勒其事嗚呼先生不朽在是行狀行果附

請贈叙先祖考妣行畧

先祖諱璵號慎菴姓萬氏其先出於定遠元末避亂渡江居宜興再傳而族日強大有子六人名著鄉曲其第三子再傳爲存誠府君實生先祖存誠翁不殖家產先祖既婚而妻乃務作活力本業節食忍欲稍稍饒裕晚年幾積粟千石爲人忠信篤實與人約一言終身不肯必踐之乃已或與交親以貲本質什一之利必自居其少而以多讓人同財者或故分予其子孫者亦如之以故時人謂慎菴公爲生死交事兄理極其敬順凡室中所存先世舊物隨兄所取無幾微不平見顏面至於已所積蓄必以奉兄有無共之兄或怒施則以笑受或逢其怒甚度不可解輒避匿去以此始終不失懽好邑中稱之先祖一生向善獨耻不業儒至生子汲汲然望以儒顯嘗教先父曰所謂儒者非止讀書一事識道理做好人乃儒者急務先父奉其教束髮砥礪罔敢自懈學校諸君有過先父者先祖從戶牖間竊覘聽之聞其言善則喜動鬚眉聞其言不善則蹙然憤怒進先父誠之曰何得與此輩友也嗣後凡無益之友無敢入我之室其入室者必端人正士一時聚談長善救失此倡彼和彬彬然盛矣先祖見其然則益喜傾囊倒廩作供給

履菴文集卷九

九

客費率以爲常無厭倦意平生對人未嘗有一語傷犯是以無一人怨惡者其卒也交游遠近來吊訃者哭之甚哀邑大夫李孝功誌其墓曰萬慎菴公隱君子也大樸未雕潛德弗耀而留不盡於子孫以昌厥宗論者以爲知言○祖母郭氏其曾祖在國初時以人才仕至府同知祖母生而性直不喜言人過失婢僕間有談及妯娌隣家短長者必掩耳不聽曰此搬弄是非人也一爲所入便不能忘矣姑氏早亡事伯母陳柔順婉孌惟其所命莫敢有違旁人觀者謂郭孀之待姆即孝婦之事姑者弗逮也先祖既已苦節勤儉而郭又過之遇麤布糲飯則甘之如飴見華衣美食則若將傷已者其待子婦甚嚴女工蠶織無得少有休廢下至鷄豚之課朝夕以時非其時輒怒詈歲時每訓誡子婦曰凡爲女人見好衣好食而欣羨者決非佳兒婦也先祖蓄一妾祖母馭之甚有恩先祖卒時妾懷孕撫摩周悉每夜同寢比其舉子鞠育卵翼踰於已出凡先父輩供膳庶饌又得時新異味進嘗者不先及妾之子則不食女甥姑表之家有所饋遺不言及妾之子則不樂故人人揣其意無敢有慢公妾之子者當先祖歿時祖母年六十二歲又

履菴文集卷九

十

二十年而卒其主持家務始終井井而壽考康寧享先父輩之奉養甚至

先考古齋翁行畧

先考諱吉字克修平生卓然自立雅有志於古之賢人君子不肯爲流俗人由少至壯未嘗敢懈故衆咸稱爲古人而自號亦曰古齋云我萬氏世爲鳳陽人元末避亂黟菴府君勝始渡淮來居義興年三十七而卒生一子壽甫二歲在襁褓中以故先代在鳳陽者不能詳其世系而黟菴府君寔爲萬氏始祖壽生六子英良雄賢能俊以強幹自樹厥家而吾族遂見

履孝文集卷九

主

推於里閭雄生政政生璵璵生先考先考生而有異質自幼與群兒游學已卓然如成人年十三曾叔祖溪庄翁盛以九江推官致仕剛方不苟爲鄉曲所取信而厥子景新府君又尚志力行事事效法先哲並愛先考教養之如子先考隨府君侍翁側承顏順志終日盛衣冠無倦容其外肅然以敬而其中怡然以和夜則以其餘力居一樓上誦讀小學論語每至事親定省之儀左右就養之節暨古之忠孝稱述於後世者即揭之壁間期必行之而後已及其行也則必本乎誠心無事勉強故翁雖以嚴訓子弟其期督之

履孝文集卷九

主

甚備而先考輒能可其意宗族親友後輩之侍教於翁者時或以過見責先考事之數歲未嘗一見譴也景新府君嘗以事督過於翁深自怨艾乃書之紙曰萬景新無耻心父責譴歡忻忻先考每道及之必感泣流涕嘗謂不肖輩曰吾自八九歲時見人論做好人輒心動自聞溪庄翁教遂發憤策勵以至於今雖不墮坑塹然向上一路殊爲闢葺不免爲碌碌庸伍汝曹年已長大尚未見有立志我既無成汝豈宜復以天下第一等人第一等事讓他人做乎年十七游費舍越三十八年始得應歲貢八試於鄉省而竟不偶應貢爲浙桐廬司訓未及二年乞致仕歸六十二歲封承德郎戶部四川司主事先考孝友誠篤論事父母必以規於無形聽於無聲爲先遇有疾則躬親藥餌夜不解衣待其愈而後已三十三歲祖父暴卒哀毀踰禮水漿不入口四日足不離喪次三年每慟哭必絕氣羸骨立醫者多言其疾不治錫醫周育齋曰君孝心所感尚有可爲服其藥稍稍得瘳尚書審菴吳公數身往存慰輒聞其哭泣聲乃至竊間視之無不然者則深加歎服且自謂有愧吳公先考所師事其見敬憚如此先祖歿事祖母二十年極力奉養

意少有拂則率諸婦若孫羅列跪請俟其解而後已
喪祖母時年踰五十雖在外禮節少損而中心悲哀
與喪父時無異忌日則服禪布衣追思傷感終其身
如一日始立家寢以祀父母出告反面事之如生時
食薦新則日月有獻春秋二祭則三日前致齋自牲
帛以至脯醢菜果必躬親之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
爲之乎先考於分止得祀禰其祖祀則堂兄味梅公
主之力不能供築盛則爲之具祭田遇其貧困輒分
與之如是數四故得盡孝祖廟無乏其祀處兄弟以
友愛同居共爨未嘗分析各私其財爲菴叔父少先
考二歲幼病虛弱先考出就外室同起卧者逾暮教
誨庶弟晝日夜望其成立及長有室與之產同仲弟
等凡内外家事則爲菴叔父任其勞而大者一稟於
先考蓋不惟兄弟間情愛懇惻而妯娌相聚竟未嘗
出一間言邵長姑年十九喪其夫夫家零落抱三歲
兒依祖父孀居誓守節無二先考供養之甚備凡米
穀衣服飲食隨其所願惟恐傷其志寡婦孤兒賴以
起家又請於有司旌異之竟得 詔表其門閭王氏
姑先富後貧歲時饋遺不絕得一善物不先遺之不
嘗也蕭氏姑寡而無子則迎養于家服食器用必致

嚴義文集卷九

五三

其豐厚使之歡然有骨肉之樂而忘其無家之苦故
吾邑論風俗敦厚家門孝友者必以萬氏爲首人無
間言性度節儉自奉澹泊其於衣食聲色恬然不知
其爲美惡其視勢利紛華漠然無所動於中間一二
歲乃一製衣未嘗更衣見客宴坐有言及饕餮精粗
則深鄙之爲飲食之人終身不畜婢妾至於賑窮周
困則隨其力量罔有不盡然尤急於宗族每誦范希
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疎之語與歎者久之族人
緩急則極力扶持其貧乏者助之或力所不及則遍
告兄弟使有餘補不足甚者或假貸以足之族弟絃
四十未娶則爲之婚配雲爲人傭作則盡之使得其
所其他授田出粟以濟之者率歲數人母氏外家亦
時優卹外兄郭倫喪貧不能殯則買棺槨以葬之表
姪女有流落農家者亟贖之歸鞠育之比長擇王氏
甥歸焉凡義事所當爲即捐貲無難色未嘗自計其
有無雖平時歲用出納亦有所不知也先考歿後殯
殮之需皆假諸人以足而其生存汲汲皇皇濟人利
物之心如有所不及有如是者先考既以信義見重
於鄉邑以德行首推於學校餘三十年名聲動於縉
紳提學林公有手蕭公鳴鳳皆移檄獎勵先考蓋自

嚴義文集卷九

五三

發規矩準繩一尺寸其中有確乎不可拔之志
而此外有毅然難犯之色論事持正然不執一偏聞
義即服義之所在雖達官顯者有所必伸於義有違
雖田夫野人蕞蕘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見人一小
善則贊揚之不置見人有不善在朋輩則固爭在後
進則切責之甚或至於動色以其好善嫉惡太勝故
時或招人謗怒然亦善爲譬喻引誘其人能改則訥
然樂交之不失其故以是人始或不堪而終則翻然
聽怡然相忘也其有欲爲非義懼先考知之而止者
較之於面折者尤多爲認生時或以地方利害經旨
同異談論於撫按及諸有司前理直詞辨聞者悅服
其與人接物惟義是交不薄於貧賤不豐於富貴故
貧者依之如依其父兄富人以財產致訟者官府不
能決望間而來得一言則兩爲之解憾平生慎於取
予未嘗受人私餽人亦不能干以私自壯而老疑然
爲一鄉人望嘗慨習俗偷薄以爲冠婚喪祭之禮古
人日用而不可缺移風易俗皆由於此故銳意脩復
之大要以家禮爲法而隨時變通稍加損益至其行
之必以誠敬爲本不尚虛文鄉黨一二家稍稍知效
之者訓誨子弟丁寧反覆殆無虛刻然必先德行而

卷九

三

後文藝其作爲時文必貴體貼理趣宛然讀史至疑
難處輒掩卷三思豁然有得意見超邁於儒先論斷
少有同者蓋自其幼時承溪庄翁家教與其奮發所
自得皆以躬行爲先曰說十件不如行一件故其勤
勵不息惟恐檢身修行一有點污曰行之無邪心之
所以正也是以後聞致知之說輒有所不安然猶心
慕陽明先生之豪傑晚年常以不一見爲悔五十三
歲病鼻衄執友後齋潘公往視之先考曰吾倘即以
此斃幸無愧怍便可了却一生如得苟延安知不至
於墮落乎潘公謂我輩以志行相砥礪自束髮到今
豈得更墮落先考曰何言之易也人心操舍無常
在世一日則有一日兢惕一息有間則人心即死豈
直墮落已乎此曾子所以啓手足而後知也素慕
荆川先生爲人時先生方以少年拔出流俗論先生
者是非相半先考將就見之先生適養病來荆溪即
踵門求謁不覺驚服率安和往從學焉每一會晤必
有激發恨相見之晚然論書辭談道理必反覆質正
不爲苟同歸家則進不肖輩曰先生非特博極群書
而志趣高邁造詣精深如鳳凰翔于千仞又如白璧
無瑕真當世人豪也汝輩能學其萬一則吾願畢矣

卷九

三

四方賢人經郡邑者率子弟或徒步往後或掃門迎候如弗克見然有一高行惟恐不肖輩之不得親也發一善言惟恐不肖輩之不得聞也酷不喜佛老不由綱常倫理其非聖賢中道何待辨哉素信命而行恬然知足舉於鄉連不得志偶一舉焉復遺失輒曰有命在晚歲遇行選貢新例人甚為快快先考曰有命在吾何怨尤乎歲已亥為桐廬訓導時嚴州大水官舍漂沒四壁無存乃衝泥泮樹荆棘以居意甚相安也惟以師儒責重恐懼不堪勸課諸生為之分別賢否講解疑義諸生欣然曰一見先生輒聞有益

廣文集卷九

三

之語真我師也相率居學宮中聽教者數輩提學張公岳考之曰清麗之文足以範士端慤之行足以勵俗人以爲當諸生饒道皆不受間有受者則以散貧士資其讀書如郭奎李天然等數人聞柴二生停廩不革掌教欲奪以與人先考爭之不得乃獨具呈申明禮法掌教不能屈居桐廬未二年遂致仕時亨和初中禮部試貽書戒之曰汝等才能最居人後乃以樗櫟見庸皆祖宗積善餘慶惟當勉行其志毋圖安飽毋事輕肥亦毋以恩封我故遷延有待吾願汝做好人不願汝做好官嗚呼手澤尚新言猶在耳終天

之恨謂之何哉先考少時教晚更濟以平易自歸田後人益樂親之和風景時與諸昆弟登一二同志放形山水尋園林桑梓之樂然亦非其意所耽也平生既已無所嗜好晚年栽花宴飲投壺散杖之事一不以勞其神獨觀史讀禮考訂字學爲之不厭自其少時有志天下雖老隱立誓猶不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動顏色爲天下賀聞一不肖進則戚然改容當食輒輟每遇忠諫疏必手錄之數息不已乙巳歲和以公差謝病承歡庭下見其身壯健夜深就寢黎明即覺然而起雖細事躬親之不倦素多疾病至

廣文集卷九

三

是皆愈竊自慶幸以爲壽徵丙午春時覺胸背作痛然此乃宿疾蓋壯年居喪哀傷所致歲一二發至是皆以爲舊症無害五月病脇痛初不甚爲累數日間半起半坐猶類聚平生所錄諫疏拱手讀之月餘勢漸重卒之前十日氣弱如不能言不肖輩垂涕問以後事乃張曰吾更有何言安復問父親享壽尚未事尚有未了者豈宜遽有不測則又張曰曰事豈有了時汝好不知天命也越三日荆川先生來問疾先考聞先生至即聚精神戴巾披衣而坐見先生則曰吾語言俱已顛倒先生曰須靜養之先考曰正謂平

素不能靜養緣三四言精神短淺先生出猶拱手送之越七日而逝是爲七月二十日也嗚呼跼天促地何能爲情揮淚叙之一字一涕追思先考平生不敢以虛辭譽人人稱之一言過當則赧然愧不肖孤謹據實事書其一二倘有可傳幸秉史筆者採之先考生於成化二十年甲辰歲六月二十六日卒於嘉靖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三歲娶李氏封太安人子三長士亨辛丑進士吏部稽勲司員外聞計奔喪後先考四月餘卒娶邵氏封安人次士安庠生娶丁氏次士和辛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娶張氏封安人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其葬地在澗南蓋新阡云

萬母淑人李氏紀述

三

萬母淑人李氏紀述

淑人姓李氏蓋邑舊族也父淮母范氏知書達禮淑人少諳母訓且稟異質幽閒貞靜兼通經史諸從伯叔見之悚然驚嘆曰李氏名門得此一女足增光彩比歸吾父吾父性至孝友淑人順承其志善事舅姑舅氏先卒事姑郭尤謹柔聲下氣甚得其心郭或因事感怒淑人輒隨吾父及叔嫂輩羅列跪於床前頃俟其霽乃起吾父兄弟共愛淑人處妯娌間滿堂和

氣藹然如春即彼此有少隙含忍不露淑人居常語

三

音朗朗條理秩然至於意有激觸欲作報復語則面赤體顫迄不忍發以故同居四十餘年卒保終始先父既不以一錢寸帛入私室而淑人女工精巧冬春刺繡針指夏秋紡績絲枲日力不足燃膏繼晷藉此易錢積數歲私帑可數十金先父曰吾與叔同產而若有私帑是二心也盡取以買田佐公費如是數四淑人終無難色淑人母范氏先亡父宗海翁老病又瞽目有一庶子不顧厥養淑人疚心欲衣食之而難於開口時姑氏郭禁約方嚴節縮太甚常誡諸婦非粟命勿得擅用一錢家人計口每殮分麥糲粥一盂淑人則陰令老婢以其半啖父而自忍饑餓復以女工所得爲之製衣棺茹辛歷苦孝敬不衰嗣後家計稍裕得以自專每痛父不及其養泫然淚下平生酷好書史有暇手不釋卷自三代迄宋通鑑及百家小說過目輒記憶不忘凡古今成敗將相姓名舉誦了了至於忠臣烈士孝女貞婦尤所注意其教和兄弟必以孝弟廉耻爲重方在懷抱有知覺時誨誘諄切曰慎無向他人覓食每戒婢抱兒至他所遇其設食謹趨避之和兄弟因以成習嘗記和童時偶見從兄

弟中有從婢手探一梨者即驚走告淑人口其房兄乃從人乞食耶淑人異之曰此子他日必知耻矣和兄弟讀書值吾父他出淑人親授句讀見有悟處輒喜曰吾兒他日其有成立乎淑人嘗見先父居吾祖喪三年足跡不離喪次及不肖與仲兄居先父喪不食肉飲酒不近房室自以較之時俗猶爲行古之道者然淑人尚以不盡如禮意未愜然淑人非不愛其子謂其不如是不足以爲人也先父性喜賙人之急故交游婚喪無力者必曰萬公濟我已而果然淑人助之脫簪珥屢屢不報淑人每受人惠即輕鮮者視

蘇文公集卷九

三

若貴重或有未答而不倍其數即踟躕累日至於已以物與人即貴重者視爲輕鮮釋手即忘之曾不知以某物與某人及其人來謝益跼蹐不安約已利物薄來厚往以是一生不得受用而晚年家道復窘先父官桐廬訓導淑人年幾六十矣時桐廬值大水後衙舍淤泥四壁蕭條旋修築而居之桐廬故瘠薄先父於諸生餽儀多謝不受日用所享惟齋夫俸給而已淑人處之甚適自覺有餘甫及歲餘和與伯兄同舉辛丑榜先父聞報即日解組而歸歸來依舊缺乏而人事酬答倍於昔時淑人患之謂子婦曰我何得

似桐廬時自在也淑人生有靈性一生事多兆於夢少年曾夢有羽衣踰躍者袖銀杯四以其三授之曰銀鍾者人種也與汝三子爲種淑人意羽衣何靳其一也厥後凡乳四子而一子夭與夢相符淑人患心氣病病革時誦古詞曰明日陰晴未定萬事原來有命若有悟於生死之理者最後顧和兄弟曰凡所以生呼吸也今吾有呼而吸不應殆將絕矣頃吏遂逝淑人生于成化壬寅十月十一日卒于嘉靖辛亥十二月初八日享年七十歲子三長曰士亨次曰士安季曰士和士亨由戶部四川司主事封安人士

蘇文公集卷九

三

和由南京戶部右侍郎改禮部轉左皆應得誥命故三封淑人云淑人之歿乞銘於唐太史未及爲而太史亡忽忽四十年尚未表揚則不肖孤之罪也因思平生知己莫如我公當今秉史筆可傳信者亦莫如公先君古翁藉荆川先生爲傳今老母亦求傳于左右以配唐文作二美爲人間光寵俾子孫歲之世世焉不肖孤之感當何如耶

吏部稽勲司署員外郎希菴萬君行狀

嘉靖丙午仲秋甲戌先君古翁翁卒于家余與仲兄含哀視殮獨伯兄作宦羈京師不得永訣越八月丁

未聞訃奔喪南還孟冬望抵家其心戚戚焉若載重罪而無所容其色黝然深墨如涼秋林木華葉盡落而返乎其根者昔時壯健之軀瞿瞿然一病夫也仲冬下旬始卧病不起踰旬而逝是爲十二月三日嗚呼先君之喪不肖孤昏迷喘息將遲兄歸拾其遺事求當世之賢人君子狀且銘之何忍見君之不得狀死君而又何忍以狀君也君視和十一年以長和少從學家庭黌校及諸寺館中追隨無虛日繼又同客燕都事皆稟命非其命不敢行終君之身所以教誨涵養之甚悉君之心事其耳聞而目見之甚詳使其

【廣文集卷九】

三三

泯滅而無傳焉又奚忍哉君姓萬氏諱士亨字思通號希菴其先世居濠梁自濠梁避亂徙居義興至君爲七世其詳在先君狀中君自少恂恂無華貌若魯鈍口咄咄如不能言然時有一二處見奇故人無知者獨吾父吾母識之曰此子有質地不發露後必昌吾家比長益自韜晦隨侍先君刻苦讀書每至疑難輒有心得年十四父執試之以一時論大驚曰何意賢即乃能至是遂稍稍見知然徒以一論故人亦未之奇也君於聲聞毀譽一切不問惟沉潛經史性理究心積學如是者數年二十二歲爲邑庠生明歲饒

廩皆首諸士時同儕數輩衆所指爲聰明才辯名籍甚會聚間每以談鋒相壓而君簡默如故謙下逾甚已有十能其自視之如一無所能人有一能其推讓之若瞠乎其不可及聞人有譽言則曰我何所能其許我過當聞人有毀言則曰我實不能其名我固當蓋其歎諸已而讓諸人也非徒外取謙遜之名其中心以爲實然凡所交游未嘗一失口於人及與人較量淺深人或加以橫逆則笑而受之意無少忤其爲人謀竭盡底蘊有甚於其爲己者其對人言不談城府必如其所自言者以故鄉曲翕然稱之邑弟子

【廣文集卷九】

三四

負同志者悅之雖非同志罔不得其懽心自是府縣校士必以君爲首朋輩私擬甲乙亦始推君而君謙謙然不敢居如故丁酉登應天鄉試辛丑中禮部第四授戶部四川司主事改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署稽勲員外郎事君自進士歷兩部僚處同寅恭謹一如其處諸生時同寅之相得亦如諸生之於君也君與人雖樂易而臨事持正不失尺寸推其質實奮然敢當不辭繁劇不擇便易其在戶部監崇文商稅收太倉糧儲復出解宣大邊金後領勅監浙江兌崇文爲京師要門四方商賈輻輳其豪猾倚托

標勢欺隱稅課蟠據為姦有宋千戶者居市東廣隆
商貨君詢得之一日晨起策馬之東市中盤詰之至
部實諸法豪猾帖帖人以爲均太倉公署尚書及司
屬者俱在東偏獨君所居一署在西偏往返十餘里
故事多在署俟尚書命至則往君漏下未曙即衣冠
造尚書堂俟命日以爲常無少倦怠其祇役大同值
連虜入寇烽火不絕或謂君宜少須君曰軍興正之
吾當亟往且臣職則然安所避難今 朝廷命我以
軍國事即行矣先是軍甲有兌蘇松粟易他方價省
者納太倉君覺察之重其罰由是監兌嘉湖始欲治
以嚴又人有干請者君執不可讒謗誼譁畧不爲動
亦不出一言以辨御吏舒公密跡其所爲無絲毫漸
染捕治造言生事者以法心跡昭然尚書王公以爲
能復差往監臨清稅未及履任改吏部主事君以吏
部職當清要黠檢益謹君雅志薄於聲利恬於進取
其改吏部特爲衆與非其望也平生自在邑庠至爲
官隨其所遇輒能安之無出位之思在邑庠十三年
再舉見黜無幾微不平色鄉舉初以考官策試犯
上忌諸士不許應制禁錮方嚴衆咸爲君太息君曰
吾菲才得進幸也其見棄於明時非不幸也分也及

蘇文忠公集卷九

三三

舉進士第選戶部輒曰吾菲才過分即此終身所甘
心焉尚何望哉君每一進職衆視君才當其位常有
餘而君謙謙然不敢居較進士與爲庠生時無少奢
放君性孝友幼隨先君聞義方之教即心記之了了
不忘其初學爲文章先君所改正者距和學爲文時
踰十年矣舉以成誦首尾不遺一字先君對客則侍
立終日凡宴友之需不待命輒具先君性喜施予君
每隨所欲予無不當意教誨仲兄安及和引誘勤懇
有少進則喜形於色有過則優容之蓋所謂中也養
下中才也養不才者也君自宦遊長安三年得浙差
始便道一歸省復 命還京又且二年身雖在外其
心無一日不在庭闈丙午春寢食間忽忽覺心動秋
七月先君果以病終君聞報哀毀隕絕三日水漿不
入口明旦寧人強飲以勺水即嘔吐不能受時 京
師多雨地泥淖君草寢其上半月傷感既深又南北
風氣異宜因中寒邪患頭痛至舟毒發喉間歸家則
病入腸胃不可爲也親友或勸其且謝客君曰我喪
主也辱惠吊先君寧可辭以疾耶遂一一答賓拜如
禮哭泣愈哀嘔吐日甚勢漸彌留始離喪次出就書
室和問之曰茲得喪外死生吾兄素所學問今有得

蘇文忠公集卷九

三六

力處否君曰吾百念俱已放下更無繫累第罪逆在躬不能自解欲與汝等言姑少待之卒之前夕予與仲兄將遷之於正寢旁室君首肯曰然方扶之即忙去去而少蘇則曰速遷進吾將逝矣乃強起扶以入又忙忙而復蘇聚精定氣夜半呼安和謂曰吾後事有汝在吾復何言吾所欲言者恐老母增悲故姑少待之耳父柩未舉吾不及其殯葬罔極之恩莫報消埃此吾之罪逆戀戀不能忘情者一也吾即不幸老母在堂倘復以我傷生則吾罪愈重死不瞑目汝等宜善事之二也吾重服在身為天地間一罪人當以

原著文集卷九

三

衰經蓋棺三也曉時二子愚魯特甚須教誨之無使至於流落四也又曰吾儒家故貧居城市中歲費頗艱欲守清白恐漸不可支當擇郊外隱僻處卜築作生計又進邵安人曰汝當善事吾母事無大小皆當與吾兩弟二子計行吾與兩弟素欲學做好人者此其心事不欺神明可鑒汝當記憶吾語言畢默然至旦日遂卒嗚呼如君器識度量宜膺大用享遐齡而官止於即署壽終於四十二豈天之報施善人不卒耶抑君負朴實之資不自知其過乎情而犯傷生之戒耶當今之習俗有君之厚者出於其間則君其亦

可以死與君性簡儉能甘窮約未嘗以一言告人故衆不知其為廉及以吏部歸身沒傾其橐不足以周棺槨之具君平生不專以廉名而其清節如是君之自晦可知也嗚呼君可謂生順死安者與不肖弟和謹含悲狀之如此罔敢加一虛辭尚無使君謙謙然不敢居乎大人君子幸哀其志而傳之

誥封夫人吳母林氏行狀

禮部尚書文肅吳公之配林夫人卒其子驤駟以余先君為公門下士也屬余狀之夫人姓林氏金陵人也林之先有爵者以武功授南京牧馬所百戶故自

原著文集卷九

夫人之祖芳父晟以上世襲其職母劉氏夫人生而端謹不妄色辭雖處閨室而女德藉藉聞於人矣文肅公時為南翰林學士值沈夫人亡聞夫人之賢遂娶焉夫人年纔十七公家口已衆夫人治之減獲勤惰各得其情閭內之政井井不紊文肅公嚴整不苟勇於為義夫人每每佐之無一不當公意由是家人肅然憚夫人而公亦自喜得賢助也公長子尚寶右驥沈出也公性節約而尚寶君頗脩豐盛文肅公每相繩節夫人力於公處調護而陰為尚寶君地以此竟得公意梅林田產頗腴厚夫人又為驥獨請之公

晚年病濕氣臂痛一日因天雪寒甚心行貂裘衣之尚寶君有一貂裘夫人心欲令獻之而又恐公知尚寶君素有貂裘及爲夫人所使也於是遣人至金臺密言於尚寶君新買於市者而獻之公公乃大喜曰吾方念貂裘吾子輒已念我父子饑寒相閱之情有如是哉嗟夫世之父子間有嫌隙者多因繼母而生其有善處前妻之子以取媚於夫子固已少矣夫人乃能彌縫其闕而使之親愛且又惴惴焉惟恐公之知也可不謂古今所難者乎沈夫人生一女側出二女夫人待之特厚嫁裝衣物種種皆自經手無不完美夫人以此存心卒亦自享其報其子曰驤爲潯州太守曰驤爲光祿寺監事皆夫人所出也當文肅公卒時夫人年未三十二子尚幼夫人責兼教養撫字之暇輒訓之以義方每歲擇邑中有學者延之家塾供膳饋遺極其敬厚凡賓客之過其子者夫人陰令家人伺其賢者禮待之於是爲吳氏家之師賓者不問可知其爲正人也公有妾數人夫人待之有恩無纖芥見於顏面暨公沒後情意不衰故終夫人之身群妾皆以夫人親已雖隣人女子往來於其家者稱夫人之德不容口夫人自公之亡待尚寶君尤善

廣文彙卷九

三元

王分於贊業則命尚寶居其半潯州光祿居其半世尤以爲難尚寶君事夫人如所生母而處昆弟之間友愛特至卒之尚寶君無嗣夫人命二子各以一人後之夫人之處吳氏可謂生死無憾者矣夫人既已植立其夫家乃推念本生林氏數數加意庶弟耆年富無子則捐已財爲之娶妾生子三人厥嗣用廣女弟之幼者爲擇良配妻之卒得善族不失所依其厚於骨肉之親往往如是夫人與人和氣盎然然法度森然不苟門族自婚喪之餘絕不往來女僧巫覡罕得識其面雖少履富貴而性惡奢華諸婦效之無敢不尚勤儉者其訓諸孫一如教子之法年未成人不許衣帛故潯州光祿之子當其幼時無敢有衣帛者夫人二子迭出仕宦潯州自京職至郡在外凡若干年則光祿侍養于家及光祿後仕則潯州已乞終養矣是以夫人徒見其子仕宦之榮而未嘗覺其子有別離之苦也或其子偶有他出則諸婦爭迎致之或其婦偶有事不在傍則諸孫羅立牽挽隨之夫人所處之地既貴且足而子孫之在膝下又所謂世濟其美者噫何其盛哉余每過吳氏見夫人之孫既衆且賢如王謝子弟自有奇氣嘗以爲公與夫人種德之

廣文彙卷九

四十一

報不然何吳氏之多才也是可以傳矣余謹錄其一
二以俟大史立言者採焉

萬氏始祖祠堂源委

萬氏之先鳳陽定遠人勝國末默菴府君諱勝者因
避亂南渡居宜興洪武三年編在城氏籍是為始祖
勝生壽壽生六子曰英曰良曰雄曰賢曰能曰俊兄
弟各立產業同心同力門戶始昌自今吾族子孫皆
此六派雖人丁盛衰不同然自吾祖宗視之一也由
勝而歷六世邑人推讓然未有顯宦者其以德行見
重于鄉若四世內有九江推府溪莊翁六世內有桐

廬訓導古齋翁皆力任古道里中有為不義者咸畏

四二

憚其知故貴賤皆為之下其布衣篤於彛倫若推官
翁之子曰景新少稟義性以前修自期古齋翁之弟
曰善自少至老以為非自羞故吾族之勉為君子耻
為小人者代不乏人和之生資質懦弱自愧不類惟
其有賢父兄少小培植頗知是非但向學不真見義
無勇遂罔成立幸而藉先人餘業由科甲蒙 朝廷
擢用叨任宗伯萬曆乙亥始罷官家居每切水木本
源之思蓋昔我古翁先君創立家祠以祭祖考又為
小宗長房立祠以祀高曾祖考其致齋致誠一依家

禮儀節為末俗倡然未及等而上之也余為少宗伯
時得封祖父如其官因感天地之恩追思其所自出
考之典禮有冬至祭始祖之文喟然嘆曰此收族之
要務而生民之大本也其祠曷可已乎遂謀之闔族
翕然同心而族長懷亭叔父蛟溪靜軒兄宗子士充
等尤踴躍倡衆各有所捐視力之有無出財之多寡
醵金若干士充暨弟士元捐家之空地若干作堂三
間為享祀之所作後屋一間為奉主之所其上專祠
始祖暨二世祖其旁則三世六祖列焉蓋萬氏之所
宗也凡遇歲冬至則聚一族之人致祭于此及元旦

歲首拜禮如之凡婚姻選舉必告出返千里外必告

四三

所以尊祖敬宗事亡如存永言孝思也懷亭翁輩又
曰今日追遠此盛舉也但生齒日繁人心不一我萬
氏素稱孝友恐有自作非彛甘悖祖訓如真个中離
以稂莠非我族類者其不將起羞哉立約曰凡不
順父母悖逆倫理者是謂亂常不務農桑甘入賤役
者是謂下流酗酒罵人兇暴鄉里者是 敗德有一
于此則族長宗子集衆于祠堂中朴責 懲之懲而
不改衆共擯斥之書其名于壁不許復入祠堂不作
萬氏人數蓋棄一人以全善族不得已而之非過

也夫先治在親九族族人連枝共理同胞中之至切者故吾族倡之者非一人和之者如一口亦足以感人心之同然出於天性之固有而不容勉強於其間矣是非得名筆以記之何以傳之不泯耶寒族之長及宗子輩以玄卿唐君文紹先業有名于時且吾甥也故欲托以不朽而余叙其本末以授簡焉唐君諾之敢請如約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九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九終

四三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九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

傳

尚寶卿東泝徐公傳

公諱文燦字德章居泝溪之濱泝溪在邑東故號曰東泝大學士贈太師文靖公之孫封尚寶卿雲谷翁之子也始文靖公相

孝宗皇帝總百揆識大體天下稱太平宰相雲谷翁遺逸江湖儵然有羽客之姿公少逮事大父閱歷滋久長侍雲谷翁教脫去世味至於德器寬厚渾然天成則其所自得居多在邑中不問親疎賢愚待之如一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

一邑人評論鄉大夫或或不可至指公姓不問親疎賢愚必皆曰長者長者平生不念舊惡耻言人過自少至老未嘗忤物亦未嘗有盛怒時親友交際饋送之儀公一不失乃若人之答不答則公不知也年十六游邑庠應鄉試不偶發憤讀書有遠大之志值文靖公卒公乃尊父命廢爲中書舍人正德初逆瑾用事以公世家子陰啖以富貴招致之公不往由是積忤瑾意革職瑾誅始復原任公外貌樸實多然諾其於大節之際侃侃不阿如是蓋公於人之賢不肖事之是非曲直胸中了然若別黑白而公口不言人

但見公對衆談論不甚剖析一咲置之不知公文明
內止確乎不可拔也時以詩鳴世者若崇陵方公輩
三四君子皆樂交公且結社長安里公每有佳句爲
諸公鑒賞嘉靖壬午轉尚寶丞上疏建白勲戚貴臣
懸帶牌面親授受如舊制由是代領之獎始革公由
中舍尚符璽以迄致仕居官五十年歷事

孝

武二廟及

今上皇帝

上每視朝公捧 御寶當 駕前委蛇趨蹌不失尺

寸

上嘗目而識之辛卯陞本司少卿戊戌

上如承天公以職事從辛亥陞本司卿加從四品服

級凡 朝廷典故新進少年未諳曉者以問公公記

憶甚悉歷歷如指諸掌蓋公位雖未尊而承事日久

屹然爲衆倚賴可謂老成典刑者矣公在內與會試

者一與 廷試者二在外捧 冊封藩王者四賁

詔諭者三宣祭告者一每銜 命必便道歸省雲谷

翁及母蔣宜人世美其榮雲谷翁與宜人白首齊眉

性復喜賓客賓客嘗滿座公時鬚眉亦皓然矣與其

嚴肅文集卷十

二

諸弟執役左右甚恭賓客踟躕不安自雲谷翁夫婦
及公兄弟一門榮祿壽考人以爲相國食報之遠然
公之厚德要自有以致之公貌勁直精神溢出儀表
步履強健當大耋年生育不衰蓋其機事少則抱一
不離心不耗散則神完而守固理有然者林居十年
徒步不乘肩輿與親戚談舊事終日無倦色性容忍
且有常彼世人利盡交疎視勢之盛衰爲趨避者斷
然有所不爲友于兄弟至老益篤以故鄉人歸之無
間言公每爲人所負不責其償死之日家無餘財嗚
呼公其先民之遺也與古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慮
其以侈奪志也若公者設一旦授以萬鍾其意氣必
不盈溢惜拘於時制不得秉政事不然即休休有容
無他技之大臣何以加焉余嘗蒙公接引知公最真
其卒也既爲文以祭之復因其子坤兄弟之托爲之
作傳至其子姓姻婭見之狀誌者茲不載

嚴肅文集卷十

三

浙江布政司都事顧泉杭公傳

顧泉杭公者名奎字聚賢中丞雙溪公之子也中丞
始官刑曹與王陽明先生爲五經友公日侍傍與聞
其義繼而游太學中則又師事湛甘泉先生二先生
之教與公之所得於二先生者余弗獲知然篤實志

趣則自三先生發之公應鄉舉七試七蹶詎怡然自得日以書史爲娛間發之聲律絕類中丞公於是邑人皆以公爲科目遺才也公性至孝當中丞疾革時公適待選吏部感異夢惻惻心動亟乞終養除浙江布政司都事即日就道未抵家而中丞公卒公痛恨廢寢食家人咸爲感泣然自中丞公回籍聽用及公未就選時十餘年間田園桑梓之樂登臨賓客之需一不以煩中丞公經畫亦無一不當中丞公意者其就選而不在公側者纔幾月耳比中丞歿疏請于朝諭賜祭葬卹典有加公可謂生事盡孝死事盡力

懷麓文集卷十

四

者矣而公終以不視舍飯爲憾事母潘淑人益竭孝敬朝夕左右卧起淑人之旁不入私室者十餘年公師門講學聞見甚多一不置之空言至於孝敬則篤厚如是蓋天性然也公素沉靜寡嗜慾少思慮內無聲色口體之奉外無博奕技藝之好平時嘿然獨坐有終日不出戶者至其養病也半起半卧嘿然獨坐有終月不出戶者性絕無機警不知世上有機警事其待母族及室人之親有所求者輒捐金予之或予至數次或多至百兩輒予之而輒負更有所挾而要之公不信曰豈其負我猶以爲誠乏而來求也其待

僮僕及佃戶小人凡有所言輒腹心委之或言至數次或奸狀屢敗輒委之而輒負更勾引黨與而侮之公不信曰豈其負我猶以爲忠謀而來告也初公以拙於治生不能畜積收放與富家逐什百之利中丞公俸入盡買田產田產稍多負公者陰售奸於推收之際公智慮不及是也屬有監司郡守者爲鋤強扶弱計許人告訐凡小戶告訐者不問虛實必得利凡大戶被告者不問虛實必失利公家因此致訟其訟者即陰售其奸而負公者也公既不逆其詐又不屑與之較客有語及產事者公益厭聞之曰任若輩所爲由是訟者益以公爲奇貨也余每見公所爲有憫俗之嘆焉以爲自俗下衰忠信之不足以孚而恩惠之不足以感也久矣世之豪家巨室依憑官府凌轢鄉族者人心帖然莫動公以忠信恩惠行之而狼貪虎噬之徒乃忍負公於倏忽反掌之際是可嘆也豈生今之時非依憑官府凌轢鄉族則不能一朝居也抑告訐之風自上開之一發而遂不可止邪久之公子士鐸代理家事而公善名亦著學校舉良善必首推公邑宰王侯熟公行義揭榜通衢禁訟公者因爲治訟公者一二人由是訟者稍稍寧息公家連歲散

懷麓文集卷十

五

於差役近屬軍興有司復以重差委之時士鑄官南
京光祿署丞力足以免公曰吾不為須人為之此可
以免後必不吾已也不如其止故公產之廢坐訟與
差也訟者人心之叵測差者有司之不均耳公何愧
哉公始號陽溪間嘗侍中丞公登湖汭願山山有金
沙舊寺寺傍為唐陸君陽講易臺基址中丞公顧而
樂之買諸寺僧德耘結亭其上中丞致公塑像寺中
而因自號曰願泉因願山而名且志不忘也繼又買
寺傍田若干畝以歸諸禪僧圓珂凡捐若干金公不
罪人之負我而行義不報有加是者昔太史公論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而以夷齊盜跖之報為非宜余以
謂不然聖人所謂吉凶者非專以壽夭貧富言也惠
迪者衆善悉備其吉可知而惠迪即吉也非待富與
壽而吉也雖貧與夭亦吉也從逆者備諸衆醜其凶
可知而從逆即凶也非待貧與夭而凶也雖富與壽
亦凶也蓋聖人所重者在善惡不論善惡而以壽夭
貧富為吉凶者則太史公以下之見而後世有一小
善即責報於天者所為也余因傳公而及之庶乎使
世人知吉凶之辨而不迷於善惡之塗負公者足以
為戒而為善如公者亦可以自勵矣公享年六十七

歲有子五人士鑄以中丞公廢為署丞孝弟似公士
銘邑庠生士鑄士錡士鈇皆克振家聲者也嗚呼公
之澤其未艾哉

像贊 誄附

王曉峯先生像誄

嗚呼之像也乃王曉峯先生之真立而望之是耶非
耶疑帶濕灰餘氣徐而即之願耶唇耶宛然老去形
神豈傳之於歿年者止得其病裡之貌而覲之於歿
後者猶見其死前之身少壯時言談戲謔了無覓處
只今依依而不捨者惟斷送一生之衣巾余於君為

原卷文集卷十

十一

姑表兄弟而跬步相隨自幼至老無異同胞之親三
十年前青燈黃卷誦達晨三十年後彈碁酌酒猶
徜徉於山之麓而水之濱三日不見怒如饑渴胡為乎
去夏別我一往不返而歲序更新嗚呼君既乘化以
歸盡而吾猶屈伸偃仰以為人陰陽晝夜相尋而不
已也無生無死孰能外大塊之陶鈞對幻影而作為
幻語三千大千世界皆幻也吾亦安用慘然出涕而
銷魂

雪溪陸先生像贊

始謹于言而終放于意以謔言為諸俗則噤然不語

于世味以放意爲曠達則又病老莊之爲異白首閉門讀潛夫書三四篇八旬新得和打乖吟一兩句如長齋者之厭葷羶是先生之於盛麗如夏蟲之不知有冰是先生之於名利噫嘻觀其行之質而貌之樸澗其耳而儒其服人謂是先生形骸也我便道是雪溪翁本來面目

憲副容齋黃公像贊

其人如玉其容可掬聞一善則揚眉動頰津津兮可欲聞一不善則搖首扼腕戚戚兮若辱自執親喪弗復干祿清譽日流名接薦牘行止天乎世機反覆然其用也不用也而公心常足

王孚齊先生像贊

有序

王君孚齊曩歲由國學判成都以其真及翰林許海嶽贊寄余南歸倉卒爲舟子所失君還懊恨久之因倩善畫者再寫而以贊屬余兩畫工彷彿相似而余老矣矣安所追許太史第平生相知語或可信耳雖然余方望君忘形脫跡傳精神於天地間君豈尚滯於形跡哉必有以也乃推作之

質具大器學有名師仕途勇退年值古稀謂其無心也而尚友古人其氣不衰謂其有心也而不出戶庭

世事若遺腹充以實貌勝而肥縱浪大化何以像爲蓋君於鬚髮爪甲墮者歲之曰父母之貽更凝神於肖貌將相向以全歸

董一槎像贊

覽勝探奇行藏五嶽此足下之山川也戲掃烟雲謀吞嶺海此胸中之山川也重其眉微赤其頰面長而帶咲者天生之一槎也意匠經營墨其耳目鬚髮一相似者畫裡之一槎也山川也人物也各有本來面目一槎貌山川則山川在一槎之手王生復貌一槎則一槎又在王生之手矣觀天地皆幻則何真而非假觀人奪天巧則何假而非真真假一無所辨吾又贊之以贊其真也耶其假也耶嗚呼安得忘形忘言者吾與之相視而一咲

祭文

祭荆川唐先生文

惟宇宙之靈氣實造物之所秘非時與地與人之相值則或歷數千年而不一寄嗟儒者之寂寥而正學之蕪廢豈元氣之漸漓抑醞釀之未至若吾師之有生得精靈之所會固天縱之聰明發天光於智慧蓋乾坤之翕聚者至是一開而吳地上下數千年間於

此盡收其粹。世之分門立戶。登壇說法者。既非性之所安。而規矩準繩。謹守格套者。又病其爲忠信廉潔之似。不靠傍以隨人。揭真心以從事。修飾遮蓋。吁其齷齪。兮牢痛癢之自知。而冷煖之自試。震雷過而不驚。泰山撼而不躓。持空拳禦萬馬而不搖。蹈水火入金石而不貳。爲必要其所成。力必如其所志。夏不扇而冬不爐。日忘食而夕忘寐。惟良工之苦心。造種種之奧。邃觀萬物之脩於一身。信精神之通乎天地。故先生之一咲一唾。莫非寶藏之所存。而人之得其一枝一葉者。猶足以垂名而耀世。其博物也。天文地理。

歷代文集卷十

十

經書子史醫藥算數之說。靡不貫串其微。然一經揀擇。則如李光弼入朔方軍。而精米頓異。其取益也。佛氏之禪定。老氏之虛靜。養生家之窵數。靡不悉得其玄。然一親經歷。則如身坐相輪之上。而曲直不蔽。學以操鍊爲主。則經歲不食肉。廿年不洗足。野人所不堪。而先生持之益勵。性以奢侈爲戒。則身不輕置一衣。屋不輕易一椽。庶士以爲難。而先生行之自遂。時凝然以深思。或淵然而默識。苟一得之禾融。歷數歲而不置。忽豹變以龍騰。肆泉流而火熾。功久熟于仰鑽。悟直參乎道器。涉傳註之浩繁。厭支離之破碎。既

淘沙而得金。彼糠粃之盡棄。及恍然有聞。乃豁然。兮無累。收奇功於一源。會萬象於同致。自憚而約。由粗而細。如莊生之所謂承蜩解牛。斲輪累丸之技。要皆道之所寓。至其得意忘言。點頭一笑。亦何讓乎曾之唯。而顏之喟。蓋雖查滓未化。較聖學於毫釐。而至大至剛。斷乎其接孟氏之裔。惟根茂而資深。時漏洩於文字。捐早歲之蹊踪。失向來之鑪鞴。雖其首尾接續。變態崛奇。取諸班馬韓歐之精華。至於識見獨出。則一掃陳言之蕪翳。莫測者機極壯者勢。近作出塞新篇。遂奔放豪邁而不可制。既見惡而如讐。亦見善

歷代文集卷十

十一

而如嗜。即一能一長者。雖庸人賤役。或駕舟千里。以相尋。若泛來泛往者。雖公卿貴客。至扣門竟日而深避。以是而獨立不阿。亦以是而招尤速毀。苟余心之不愆。何謗訕之足計。比所得之益多。猶歛然其自視。嘗欲一人不接一床不置。坐草根於空山。求面目之所自。宿習盡銷。靈根始著。假三年之不雜。將一得而永契。嗟此志之難陳。值倭夷之爲祟。此已屠戮之難堪。彼方斫人以爲戲。凡有人心者。能不一動其念慮。而况萬物一體之仁。夫孰非冠之當纓。號爲戶之可開。且蒼生之望方殷。廟堂之薦相繼。乃翺然而改。

圖奉

記肯以役付始委之以巡督終托之以撫治

於是勢形殫神鞠躬盡瘁以隻身接兇寇之鋒鏑以

六月居東海之瘴癘號令嚴明威行將帥方張之封

豕既摧已累之長鯨盡殪三吳淮揚至今帖然者實

先生之所遇病既亟以彌留志之死而愈矢誓不安

於衽席乃心方以警不屬天鼓之鳴舟遂端坐而就

薨嗚呼先生之處也草衣木食若將終身未嘗享人

間一日之富貴其出也履危蹈險傾家貲以助師未

嘗享有官者一日之祿費即其山中事業雖公相何

足為軒輊然而剖破藩籬去彼取此者誠不忍下孤

四海之心而上負天之所畀胡正學未明而議論喧

沍素同者或以為疑素異者則以為忌一時共事者

既憤其激切之難勝至泥於形跡者又遂倡言而力

詆適先生之始終豈改其一介不取之義彼且千駟

萬鍾不顧而何有於蟻糞之垢膩昔伊尹之元聖尚

不免好事其之議矧先生之志伊則亦何解乎詭譎

者之喙和曰蚤歲即蒙教誨薰陶琢磨靡不周備喜

其心之稍肯慮其質之柔脆以整襟危坐為外馳以

遍身無病為藏穢裁也驕心之未降揚也古人之可

冀其驅而之善也若策驚馬於長途而不息鞭箠其

防其墮也若以一髮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而

將至於墜山巔水涯花前月際或扁舟相從或徒步

隨侍任爭席於樵夫借踞坐於僧寺噓之以冰壑之

風飲之以上池之味時不言以傳心視針眼之相對

凡和之蠱則豹窺夫孰非先生之所賜丁巳一別四

載違背蒙司手書言及進退和適宦沅聞之浣慰惟

先覺與先生豈自私而自利信果哉之無難納溝壑

其誰罪以是復于先生而先生謂之曰智方謂宇宙

之大擔當在人詎意龍蛇之辰適逢其季訃音遠來

五內煎沸如可贖兮恨不即逝乞身不報官如肘繫

及今撫棺已再藝入室暖然魂飛魄悸乘化返真

先生何意木壞山頽其柰我輩昔等交於朱紫以弱

息配先生之嗣托同心於骨肉庶免勉以相濟嗚呼

詞短意長孰知我懃就几筵以布懷仰青天白日而

涕淚聞至人子不死庶英靈之不昧鑒一念之微忱

其為我歎而抑為我意

祭畢念菴先生文

嗚呼天地翕聚山川放靈大賢之生不數數然也然

天之生賢固難其並生於一時尤難若宋之周程朱

陸豈但然哉惟先生之生實與余師荆川子唐子同

時子唐子壁立千仞凜乎不可犯先生春風和氣油
油然可借一極其清一極其和然其以斯道爲已任
以聖人爲可學則二先生一心也二先生同年登科
同在翰林同志而進同事而退不特相遇而卒相與
以有成使此學大明於世是天之贊助之也然子唐
子末年應 詔而起志決身殲謂其清也而有如是
之達先生幽人利貞乘化而盡謂其和也而有如是
之介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歸嚟其身二先生一心
也先生外若柔順內則剛方村夫俗子可羣也而貴
育之勇不可奪也瑣屑鄙事可親也而一毫非義不
可干也萬物一體其學也而嫉惡之心不能已也博
學經濟其才也而謙虛之度常下人也溫潤之資愈
琢愈密克復之力愈久愈新其志道也坦然無疑其
收功也塋然澄徹鄉邦化之天下歸之可謂踐形盡
性篤實光輝者矣憶昔丙午先生布衣扁舟訪子唐
子於陽羨余始識面陪後山川之間侍教累日大率
皆切已近裡工夫丁巳之歲余造先生之門止余信
宿聆誨通宵茅塞頓開鄙吝如釋蓋子唐子切切驅
我以善及見先生則自不敢不入於善子唐子我師
先生雖未執弟子之禮亦我師也自子唐子棄我而

卷之十

十四

去吾將安做猶有先生在也茲幸竊官於此自謂宿
緣可了詎意到任之日即先生告終之期耶自今以
往如昏夜求於幽室悵悵乎安之矣嗚呼使大賢相
繼凋謝吾不知天意果何爲也豈兀氣之衰能生之
而不能壽之也吾道果孰主張而斯世斯民果何望
也吾將終爲棄人已乎雖然策此一念斃而後已雖
駕駘之質不敢希覬騏驥抑亦可以無得罪於二先
生之門否耶嗚呼患因有身病誰發藥緘詞致奠孰
知我哀

祭潘後齋先生文

卷之十

十五

嗚呼道義云亡同志日隔公與先君素交莫逆二人
斷金有倡則和砥柱頽波爾先我佐公遇事濶達而
先君濟以鎮密先君性喜直前而公加以寬適由是
彼此相視不可一日相無而鄉邦以曲直就正者咸
望其間及乎貢舉後仕職司教化先君既歿公歸林
下惟公負磊落不羈之氣而不失忠厚長者之名不
事尚同立異而德器渾然天成性情心術極其雅淡
有如流水與空雲威儀動作郁然文物又若冠裳珮
玉之續紛世之所謂榮名聲利可愛可求者既無一
足以繫公之高懷至於計短較長號爲機智者公則

至老而情實未開其接人也底蘊悉見澄然冰壺之
澄徹其容物也人我俱忘煦然春風之浹洽方其掀
髯一笑真意吐露即有鄙吝靡不釋去寧信乎已以
施不責乎人以報縱使人或負予無使吾變其所蹈
惟風月之襟期值良朋以傾倒或默坐以怡神時焚
香而洒掃養日益純學日益進鳴鐸選方士風丕振
文條而達教寬以正每說書而解頤音朗然其足聽
惟時儒生惟時士夫或終身以飽德或傾蓋而交乎
喜怒不形終如其始若賢若愚謂公君子公之人物
非時比數求之古人彥方叔度蓋公之少也俯視一

蘇軾文集卷十

十六

祭徐存齋相公文

惟公秀靈嶽降英哲天挺淵宏冲粹早發奇穎弱冠
及第至寶自持縉紳動色名重一時議禮失 旨棄
官於外如金百鍊益發光采同志講學諸生質經氣

求聲應善類勃興萬物一體求仁爲要爲德爲民仁
斯我蹈目擊道存識隨時長才能實多不貴伎倆
上顧見知乃還翰苑詞林根柢文章光談賢有唐羅
趙氏浚谷對天出誓同心報國愛惜人十手書滿帙
求之如渴用之不竭載歷司成爰作秩宗士歸師範
朝有宗工資崇業廣進秉國鈞宇宙內事擔當一身
聯屬海內幼學大行扶顛君實後樂希文百司庶府
有問必答當職者窮公談纏纏盤根錯節衆方昭愕
公徐片言糾纏解落物來順應事不掛牽酬酢方了
一几嗒然

蘇軾文集卷十

十七

肅皇英武威馭百僚雄狐假虎惟賄是招廷有死諫
獄多忠魂公見忌嫉說說震驚外務翰晦內則文明
運之無跡護之有神精誠感孚 睿衷眷顧奸屏佞
斥倚茲良輔握髮推轂君子滿廷寅恭協助我規彼
箴吏法士廉風清俗革坐致太平不動聲色再相
儲皇益矢忠貞 遺詔起草聞者涕零一厚其終一
虔其始報死事生厥心不二 皇明元老如公有幾
天下安危公身所繫胡弗少延戒哉寵利願神葆和
十有四禩接引後輩惟道與義譬之天澤物無不被
散爲行雲爲止水盡性踐形俯仰何愧和自釋褐

蒙公收錄忝為同鄉復叨司屬謂我忠信璞玉未
掩瑕護短得侍同朝勉策駑駘窘步局促恐負公知
惕焉慚慙公既歸休小子何待再起再廢閒居九載
馳想海濱卧病山麓僅一黍承禮拜莫續當公八旬
士集如雲余病未瘳末由趨奔振衣請益尚謂有時
欽計至曰公乘箕星圻台垣殞茲山斗百身莫贖
寸心何有

帝遣行人存問及家薨音比徹 卹典孔加功在

社稷事垂青史家學有傳公其不死嘆逝興嗟我心
孔切餘年幾何光陰駒隙登堂拜謁宛若夙昔英靈

有知翩然降格

祭胡栢泉冢宰文

嗚呼賢才之出獸麟鳥鳳既不常生尤艱於用若夫
生矣而人則阨之用矣而天連奪之若我公者所以
有關氣運而動我輩之悲也惟公志存經濟學貫天
人心懷忠赤力造道真氣任天下之重識周萬事之
情明足以甄別乎一世才足以統御乎三軍故其立
朝則正士彈冠專閫則羣下用命同志者以其身主
斯文之盟憂時者以其仕卜蒼生之幸公固所鍾獨
厚非世常有也方其職司學憲目擊虜患忠憤一踰

激焉長嘆請改轍絃請誅怠玩鯁直難容之過半
公名則起羣飛刺天一斤林下垂二十年此公之阨
也人也非天也及乎退居田野名字上下東山謝安
洛中司馬屬

聖明之更化乃鵬搏於九霄天下謂君子復進喜陽
長而陰消惟江右之靖寇與本兵之運籌曾不足以
紓公之一毛

天子以公未盡厥用簡授冢宰將付以統百官而均
四海天下又賀堯舜之知人而望公以夔龍之亮
采胡造化之不仁遽珠沉而玉毀是公之亡也天也

非人也然公屈蟻不父則其器不如是之全天以三

不朽付公則所以厚公者孰或之先庸詎知夫人之

非天和以樗材見廢自判終淹荷伯樂之一顧使死

灰之復燃嘗思世之知人高者得於驪黃之外下者

出於朋比之私謂曰驪黃則非和之所敢謂曰朋比

則非公之所為不知公之於和取者安在試反躬而

自求汗一夕而浹背當公在位嘗恐負公於生前及

公益棺又恐負公於死後嗟鍾期之已無顧此身之

何有望流水與高山恨天長而地久陳詞致奠涕豈

無從死者不作嗚呼我公

同盛古事祭鄭滄泉師大司空文

嗚呼橫目戴髮號爲人者吾不知其幾何圓冠方履號爲士者吾不知其幾何然耳目口鼻各由乎已不恨不忤克踐人形者則天下其能幾何撐拳住脚擔當宇宙不惑不搖卓然士類者則天下其能幾何故賢哲之生非爲偶然而人之得遇賢哲執鞭門下者尤非偶然也若某輩之遇我師其不爲至幸者與師少歲聰慧絕倫一目數行下日記數萬言人驚其神也然其忠信之質謙虛之心退然不自滿者其大成之根器也及乎早登高科聲名籍甚以望以地宜坐授美官矣而師以爲斯之未信則或受變於俗者之不至則無充積之光乃閉門養高以靜觀動研窮致究以書觀理堅定其德性以爲基綜覈乎名物以待用如是者有年故其植既深如金之百煉愈試而愈見其本色其識既廣如器之案簞愈出而愈見其無方語脩身之行則瞻然不滓語當官之節則確然不奪語治事之才則恢然有餘至於國家典章編摩記叙與司馬子長相彷彿者思若決河沛然其不可不陳也蓋古之所謂道德節義事業文章四者庶幾兼之矣是以進而在朝則學士大夫宗之退而在

卷十

十

祭唐克菴大尹文

野則兒童走卒信之是豈非元氣之聚川嶽之靈天之所生不偶然者乎某輩初仰師名而未識師面逮歲辛丑師分校場屋誤蒙採拔遂齒于門下士之列凡士之得進身者誰無座主而某輩獨得吾師伯樂一顧價重千金其亦可謂幸矣彼御李司隸者喜托龍門見韓荆州者能輕萬戶伊何人士難遇如此某輩之遇我師不更難哉自收錄以來幾三十年或同官僚或通書問非法弗言有疑必析事不苟隨秉無回曲師或謬許可以傳心而某輩但覺其終身效法之而不及雖然號爲人而耳目口鼻矣號爲士而擔當宇宙矣得名師而價重千金矣於此而不勉自樹立者非夫也嗚呼啓手啓足體受全歸師已返乎天真而我輩猶爲人猗一息尚存幾而後已如此志不終於師門有玷其將蓋棺而目不瞑矣乎官職弄廉不能拜師几筵臨柩一慟絨詞致奠涕泗交頤言有盡而意無盡師其鑒之於冥冥否耶

卷十

十

向道厭薄還淳愚乎其貌而存之以必不可拔之志
徐乎其言而御之以必不可回之氣其於心也如有
物焉的然自信猶百鍊之金不可易也其於事也如
有見焉定而後發猶萬鈞之弩不易折也聲名勢利
一不垢膩是非毀譽無所避忌強毅之資出於理義
既不爲隨亦不爲戾君之不爲俗學而必爲儒者也
信矣故其在家也親師取友不計世俗之訕侮其在
官也勞民勤事不顧上人之喜怒余也嘗熟君之言
論而竊探其深大要以心不可以兩用而業必致於
專精是以居家則不及外事居官則不問家事鼓其

蘇軾文集卷十

主

精力晝夜皇皇屏諸技能罔有怠荒君之刻苦以自
勵也如是然用其勤於事則或汲汲而未宏用其銳
於學則或切切而未融豈中道之難成抑守之而有
俟吾固欲君破方以爲圓而亦信君之得力者在此
君素所服者荆川先生也然嘗謂余人心須各有主
傳而不習固不可謂盡由師傳亦不可則君之自立
可知已僕輩資稟怯弱正病於隨每接君論奮然自
持君不我棄謂可與進微言與謀疑義與正君之作
令道行方始胡爲在京一病不起嗚呼死生晝夜何
足爲異遠近一室又胡介意僕不能無慟于中者第

以世態無常交情日薄當面輸心背面則詭如君之
比今復爲誰善孰我助過孰我規幸有賢嗣義重聚
樂不負宿心告于冥漠

祭李後芳司訓文

君就選將歸人有傳君疾迫者我輩相與疑信而憂
繼聞君卒于行則相與驚悼而泣及君柩返于故丘
始相率而哭于君之廬嗚呼謂天之寵惠其畀也必
其人之克堪也胡厚得榮艷常在于世家之貴胄而
輒軻苦辛鬱鬱無聊者常在于文章之寒士謂人之
所享于宇宙間必其材之足以乘載如器皿焉胡抽

蘇軾文集卷十

主

黃對白剽竊其近似者往往以科第發踵而詞林根
底浩乎來而裕乎外如老將之將兵如百戰之健卒
乃終身不遇以死豈天固畀之以文窮之而使其工
耶抑人之生固有幸與不幸歟不然天之報施竟不
知其何理也君自總角讀書得乎其心而發乎其言
奇而不靡淺而不露士論推先賢宮獨步故試于有
司試于監司自少而壯壯而且老每爲諸儒生首至
其在場屋也則十試而第一偶被薄功厚享者且意
得欲遂而君也生事蕭然不違君者多取青囊錄
高位而君也則足素情此人之爲君太息不平者也

然君素性曠達抑之愈揚百折不挫其文愈光陶情
杯酒如劉伯倫畢吏部之放此君之所以有托而逃
也甘貧守素如孟浩然石曼卿之雅此君之所以有
恃而不失也其視純袴子弟蓋不及草木之朝華而
據非其有吾又安知夫造物者之差嗚呼其存也一
牛一馬任世人之我呼其去也鼠肝蟲臂任天地之
洪鑪然而世之重惜君者獨以顛頓遲迴始得一訓
艱難道中隨化遽盡是二者蓋未釋然也吾聞造物
忌多取身名之與世味蓋不可以兩得也昔延陵季
子吳人也而葬其子于贏博之間是處青山可埋骨
達人大觀應如是矣况乎終歸桑梓又何以爲君憾
哉我輩平生交君放形溪壑謔浪詩歌蓋嘗鄙雍門
之琴謝牛山之涕者故其酬君也以達者之言九泉
有知其尚相視而一笑耶

祭陳芹山大中丞文

嗚呼山川之秀人物之豪均天地之靈氣也而垂休
助美則又係於所遭惟陽羨之溪山冠三吳以鍾粹
而公之來相宅也則若鳳之降野而麟之在郊忠信
以爲基址者公學之所以有得規矩以爲牆壁者公
行之所以爲高屢蹶而復起者是其中外之望百折

履菴文集卷十

三

而不挫者是其清白之操受一事之托而不厭其細
當百責之萃而不憚其勞天子數以重命而委公以
制外天下每以治亂而卜公之在朝篤忠孝之大節
於既老析知行之先後於秋毫公固先民之遺也而
何暇顧世俗之蕭騷故縉紳之誦公謂聲利之不至
於漸染而鄉黨之敬公謂習俗之不至於漓澆豈砥
柱峙中流而立抑松栢後歲寒而凋公之來吾土也
山川爲之增勝而後學山斗之仰則如度之有尺影
之有標胡未及乎耄耄遽乘化以逍遙昔延陵葬子
于贏博而歐蘇亦終于汝潁之僑是處青山可埋骨
又何必謂故鄉之迢遙矧魂氣之乘白雲而上下也
即千里而可招某等接公談論如探淵海之涓飲公
和氣如入易牙之調方依歸之是切嘆典刑之寂寥
跪陳詞而三獻恍昉響之降于蘭椒

祭華補菴郎中文

惟公年踰五旬而始釋褐仕未十載而即掛冠處饒
裕之家而冲懷如素居權稅之地而修名愈完苟富
貴以自足諒非公之所安見可欲而不亂乃人情之
所難至其好善一念始終不遷所不與者求田問舍
之事所願交者文學德行之賢清朝書卷白首林泉

履菴文集卷十

三五

一齋一榻同道義三四友半醒半醉效陶韋一兩篇
晚年進德百務俱慵挈家付子食味不重老成忠孝
前輩遺風義田贍族婉美范公作記者誰荆川太史
勳石者誰吳門文氏蓋二先生者素為公所交厚而
公之精神卒托以傳之不朽余生也晚忝公同科忘
年為友啓我實多余每造公信宿晤語公則顧予扁
舟河澣近歲以來交好益密公也無營謂我可匹謝
形跡於兩忘吐胸襟而見底豁塵俗之紛華若沉痼
之去體丁巳季秋一別萬里想像德音寤寐不已及
歸來兮楚中忽失公兮舊社悵數載之新聞將誰告
兮知者雲山冥冥公靈何所奠酒陳詞庶幾降我嗟
有生其必化兮公百順之咸備即返真亦何所憾兮
余將用此自慰

祭李所梧年丈文

嗚呼聚散鳥跡也死生造物也公之云亡胡為使余
興悲而嘆息歲辛丑兮計偕接羣飛之羽翼聚冠蓋
於皇都旅進退於昕夕何萍梗之飄流條星分而
異域逾廿載以睽違復重逢於海國似再生之宿緣
情依依其何極胡晤言之未幾又死別之惻惻嗚呼
當其未識公也豈知其相隨而觀國之光也及其既

識公也豈知其一別而遂成參商也至於二十年後
同榜凋零者十之六七豈知其合併於公之鄉也夫
既合矣以為可久也而豈知其遽爾淪喪也其聚也
散也生也死也豈人力之可與一聽命於彼蒼嗚呼
天地無盡人生斯頃彭鏗塲子誰壽誰非山林性氣
風月襟期今不可作零露淒其幸一經之有托及早
歲而翱翔洵鳳雛與麟角將飛步於巖廊美森森之
濟美公於是乎不亡我陳詞以薦酒願鑒慰於茫茫

祭史玉陽太僕文

人之有才如水之波瀾為浸澤決為江河才華內蘊
必見其長不用於國則用於鄉惟公解牛游刃揮霍
不拘人病不足公常有餘險阻備嘗少遭囂訟千態
萬狀迫之不動登科後任授職天曹訛言隨起乃卷
而韜人則尼之於公何沮行而為雲止而為雨間戲
經綸稍事積貯術尚陶朱所入數倍身在田野名在
京師公侯卿相誰不我知急公好義屢揮萬金釋紛
排難千里一心求者填門四方絡繹舟迎陸送以夜
繼日歲費雖多取之不竭握算布籌百不失一蓋公
固不器而尤善理財使任司農必裨國計而令其僅
比封君卒老牖下此憐才者之所哀嗚呼不作棟梁

何用杞梓不疾馳驅何用麒麟有才如公一蹶不起
天乎人乎今則已矣生也腐儒不通世務好尚不同
而蒙公顧方臯善相龍馬精神自公之去江東少人
陳詞薦酒聊慰平生公靈不昧來格來歆

祭中表弟李省韋文

嗚呼余與君中表兄弟之疎遠者也乃其情好則有
踰於近且戚者何哉人生有先後則隔於尊卑今則
誕同丙子年相若也人性各異趣則隔於好尚今則
守正嫉邪性相若也余喜直諒之友而君能直言以
告人之過余甚服君高義而君亦以余足以發其狂
言是以味若芝蘭堅如膠漆也君少聰明先余識字
余游泮宮後君四歲奇君凌雲倚馬之才望君聳壑
昂霄之器謂文章可中萬選而青紫可以立致豈期
中年行止殊執余也在朝若鴻毛之遇順風君也在
野若巨鱗之困涸水豈虞翻骨相之屯抑漢主好賢
之異國無三徵七辟之檄書家有啼饑號寒之妻子
戰也數每逢李將軍之奇窮也文難送韓昌黎之鬼
鳴呼命也若何固其物理造化不齊達觀者士彼脩
短之彭殤若貧富之憲賜渺天地之瞬息本一源而
非二靈椿之歲八千箇朝生而夕斃蟪蛄不知春秋

展卷文集卷十

三

龜鶴之算莫計君子知天行法以俟况君之所得尤
為不匱子森森其聚多壽比回而一倍啓手足以全
歸曾何愧於下地嗚呼若君者吾不為悲而出涕矣
雖然亦有不能已者君秉憤世之志即人有弗淑事
有拂意千頭萬緒填滿胸次旬月過余輒為傾瀉音
如撞洪鐘以鳴勢如決隄防而沛余也或啞然而嘿
坐傍觀或用酒以澆其醜礪今君別三季矣吾見其
柩在途吾聞其歌蒿里欲即其語言杳杳冥冥茫乎
其不知處也奚為而不悲然余秉燭之光其存有幾
所謂悲者暫而不悲者無窮也吾亦何為悲而出涕
哉二子春也曾也嘗被君之教誨所陳者雜黍也家
釀也是皆出於中饋臨壙一奠少盡平生靈如有知
來格來歆

展卷文集卷十

三

祭潘氏兄弟文

余於君昆季之亡而知情之不可已死生之可悲也
彼蒙莊氏以悅生惡死者為惑因指死者之樂為過
于生嗟夫嗟夫死誠過於生耶無乃其胸中不奈生
死何而為是空言以逃之耶佛家以生死為一大事
緣以恐懼人其失則均儒者則曰死不可逃亦不
可避不曰朝聞夕死可乎然其以生為樂以死為哀

大槩不異乎人情之常孔子式齊縗臨喪哀其殤死
蓋如此君昆弟三人乃後齊翁子也昔余先大夫與
翁交好勸善嫉惡相視莫逆雖爲異姓實兄弟也吾
兄弟之與昆季幼而狎長而業同心同德實兄弟之
子也君三人長曰子言次曰子德又次曰子敬子言
喜攻人之過子德能兼衆長子敬誠篤無偽三丈夫
者非所謂直諒多聞者與蓋今之難得而余之不可
少者也子言多吾三歲厥既同窓同游黌校時刻不
離不啻臂指之相連也而棄我去者忽忽二十餘年
此猶長于我者也子德少吾七歲曾從吾學舉業乃

懷卷文集卷十

三十一

以師長見事論文訂句視病調方凡事必任其勞子
敬又少吾十四歲昔乙亥年余以宗伯致仕駿騁乎
衰矣余性寡合門張雀羅而子敬終日相隨達旦同
宿或登臨山水或行游寺觀携壺對局蓋無不相從
者嘗竊計二子後乎吾生吾歿後朋情不此視我蓋
棺者非二子而誰詎意前年夏既哭其兄今年冬隨
哭其弟埋玉土中二妙相繼見面何由跼天蹙地然
則余何能已已而安得不悲耶嗚呼昔吾父喪後翁
哭之曰萬公亡矣吾猶爲人倚而心灰氣冷半已非
人君子言之死吾亦爲半死人今更歷二十餘年乃

人見二君之亡則自今以爲不啻餘生哉昌黎所
謂悲者幾何而不悲者無窮期也吾又奚事於悲則
僭莊佛之言以逃乎死生之外可也雖然必不可逃
曷若生順歿寧遵儒者之常理乎酌酒陳詞聊伸胸
臆君是達者庶幾我格

祭唐二外孫傲元文

懷卷文集卷十

三十二

萬曆二年五月初三日舟至濟寧遇唐二外孫傲元
之柩哭之哀因以詞祭之曰嗚呼此仲子之柩也而
吾胡爲見汝於此耶汝常時見我與吾老妻每偕其
弟雙雙而來舅公舅婆語不絕口笑言啞啞今汝見
我而曾無一言耶吾則哀汝汝之魂有知乎無知乎
舅婆去冬聞汝之死目已雙瞽猶出涕淋漓淋漓也
汝之魂有知乎無知乎汝生年十七歲未嘗離汝父
汝母汝弟時刻也今孤魂千里而道途阻長而河流
湯湯乃辭汝父母兄弟將安之乎吾見汝柩而不見
汝父汝母汝弟痛摧肺肝乃到京見汝父汝母汝弟
而不見汝將何以爲生也吾年來老境日迫多病隨
身外強中乾在世寧復有幾此豈可出一滴淚時也
乃今鑄心鏤骨雪淚沾襟蓋未死一日則有一日之
情吾固不能作東門吳也吾未有孫先見汝兄弟頭

角森森克肖祖父固鳳毛麟趾也方望高飛遠舉簞
壑昂霄豈意中道夭折壁碎珠沉傍人視之猶難已
已而况於骨肉至親乎嗚呼我言既竭我恨無窮汝
其有知乎無知乎割鷄酌酒酌於塗次冥冥之中猶
冀汝魂來一饗也嗚呼哀哉

祭王母夏孺人文

人生世間其不能忘情與不可少者有二自族黨親
戚之聯屬以恩則有骨肉之愛自友朋同志之意氣
相許則有道義之交是皆閭閻常切世教人類之所
由以立者母於吾姑爲如余少過吾姑母輒飯我如

蘇文集卷十

三二

子弟即骨肉之愛不能過而母之子世新幼以先君
爲師與余同筆硯於摠角繼以子唐子爲師與余同
立雪於門牆以故交誼日深情好日密世新每顧草
廬必見吾母如家人而吾造世新輒求見母母亦未
吾辭也其形跡之相親傍人知之至其中心之相視
而笑則吾與世新知之豈非親戚道義兩相求而不
可少者乎母爲人治生以勤儉訓子以義方大畧與
吾母同而世新朝夕奉養時時伺候聲色最能心母
意母亦訢訢然幸有子也故余每見母未嘗不嘆其
有似於吾母而余每見世新之事母則慙然覺吾事

母之未至也吾母病世新憂之沒則哭之母患年高
血少兩足筋痛吾亦憂之如世新之憂吾母今其棄
我而逝亦何異於世新之哭吾母也但以客游在外
不及見世新與母之永訣及歸而撫母之棺弔世新
於苦塊則已幾四月矣雖然母於吾母六年以長余
抱恨風木已將四暮而始見母逮世新之養在母壽
至八旬而世新承歡盡心於十年之間則亦可以無
憾矣獨余區區烏鳥之私不能不因之而一慟也

祭姪女李婦三小娘文

蘇文集卷十

三三

吾心寸許忍死而生視汝兄弟兄弟三人一息維汝
百憂纏綿見汝則愈念汝孤兒早爲人婦醮之出門
始離抱哺對姑含羞逢夫溢語五月歸寧入拜堂戶
祖母相持淚下如雨割愛適人豈堪并曰何意夫家
復遠姑舅舅也從仕父淹客土偕爾妯娌奉太姑處
問寢調羹分日而舉蔬膳不周口腹何顧嬌稚之軀
更耐寒暑寤寐不遑恐大人怒玉潤珠溫迥出羣伍
每見可人改容驚覩人有不平爭欲控訴汝獨何心
不以告母姊妹姑嫂一笑而聚言樂則謔言苦則拒
絕無飾修心絕城府戚里相過喜見眉宇家人宜之

各得其所憶余遠游歸自江浦遲汝不來輜車就路
三載黔南遙念懷楚轉客湖湘鄉閔復阻自我不見
星霜四度常愧祿薄無以汝助一錢未酬有心何補
近叨三品施或可普此意空懷倏聞汝計汝死未訣
汝棺未撫埋玉黃泉白日千古嗚呼吾兄厚德宜大
其武之子桑嘉宜享其數天乎難知壽夭誰主余未
五十絲髮縷縷強着衣冠臂枯脊僂青年易殂白首
何住遙寄一哀侑以雞黍汝靈有知鑒我肺腑天地
雖寬吾形窶窶含悲寫愁涕與辭注

祭吳母屠節婦文

優菴文集卷十

三

嗚呼節義者稟受之性富貴者福澤之資人非節義
綱常不立而君子等富貴於浮雲其輕重則有辨矣
彼志士烈婦外形骸一生死其肯屑屑於富貴哉而
吾於節婦既爲詩以壽其生又爲誌以銘其死皆以
節義富貴蕪言豈進勢利與名檢一耶蓋洪範五福
富在其中而夫子所謂浮雲則富貴之不義者耳若
其義則固安之矣節婦口之所食穀粟也粒粒皆出
於己種身之所衣布帛也寸寸皆出於己織是所謂
自衣食其力非求於人而自足者也故夷攷其大則
鄉里信之朝廷旌之固足以繫萬古綱常之重哉

及其餘則勤以起家儉以節流亦可以樹一時禮義
之防二者皆人世之難也而節婦以一婦人兼之斯
其可貴也已其有弱女得配令孫惟靈始議爰定其
婚歲時蕃錫親好彌敦將修箕箒以事太尊豈期未
面竟拜其魂令儀在望顏色猶溫幸而嗣子克篤其
倫骨肉至愛道義真情相期者遠相益者深蓋將驅
薄俗之駕以還太古之淳上無愧於母教庶不負乎
平生嗚呼悲哉

南旺祭河文

優菴文集卷十

三

伊汶濟之巨流納泉林之衆派惟人工細大之不惜
爰西來而浩大

明天子坐治燕京乃玉食乎萬方之需凡朝貢商賈
之輻輳咸由茲以灌輸是濟爲會通津要而路爲南
北噤喉矧諸川之合勢出斯口而分流其分而北也
若助夫朝宗者之願其分而南也又爲遊人羈旅返
其故鄉之所便故往來者之期至乎濟寧有似懷歸
赴家者之情雖人爲疏濬決排之力而血脉之流通
灌注實永賴乎神靈余自京啓行挽舟而至舍逆取
順自今伊始但人情多喜於快意之時而余也尚切
夫涉川之懼蓋天下事之遲滯者未必非福之所基

而取快一時者未必無例之可憑余本迂疏拙人也
也不通時好每坐還回雖遇一便恐非所宜願在盈
而益謙庶無適而不可俾安流而不驚祈神明之助
我

灣中祭河文

惟洪濤之震蕩繫水德之爲司俾安流而度舟楫匪
神靈其孰官之神胡爲喜兮天吳爭而波不揚忽胡
爲怒兮令鯨鯢噴浪澎湃而瀰茫惟神明之禍福豈
善惡之是因故君子以涉川爲利而聖賢亦戒於臨
深余自庚子始至京師再來再返舟楫是資雖險難

屢登文集卷十

三六

之或逢終安寧以無事顧匪德其何堪歆明神之所
賜茲者叨一命於南邦挈諸人以共濟或爲商而應
役或授書而上計莫不依分求生安時順命倘失心
而不然指明神以爲證尚祈陰功保佑風波不興共
返鄉土惠我舟人嗚呼紛進拜兮擊鼙鼓繁衆牲兮
奠桂醑冀冥冥之饗答兮似彷彿乎神語

辰陽廢五顯靈官牌祭土地文

維嘉靖庚申時當歲除於天時人事有除舊更新之
象其官其謹以羊豕酒醴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曰今
天下百司庶府必有土地之祠蓋以食土之毛治土

之民官享和平人罔災害秋毫皆土神之力保佑陰
陽於其間故后土社稷山川之祭莫非報土之德然
各有分限惟土之功愈分愈細故土之祭無大無小
皆得對越世俗有五顯靈官者義不經見意者此舉
之始亦起於報土之德土之德無乎不在故合四方
中央之五位而求之其無不顯且靈也此於義取報
本未嘗不善愚夫陋俗訛以傳訛不曰靈官則曰五
通凡人家有一草一木之怪淫邪鬼祟之妖悉誣神
之所司遂使聰明正直之用爲巫覡誑惑之資其褻
瀆神明雖智者猶或承襲其弊職忝分守湖北初謁

屢登文集卷十

三七

土祠見有五顯牌列正面土地牌列座隅不勝驚恐
以謂后土社稷山川之祭其大而有爵土者得盡其
誠百司庶府之祠其小而有職事者得致其敬人之
報土亦已竭矣乃復借名五顯此非所以報神之太
功而適以滋世之侮慢細民惑此不勝其愚守臣而
然誰執其咎職不敢瀆神明而大懼風俗之壞謹以
此文用申虔告乃徹舊牌一祛宿弊而專奉土祠亦
所以奉神也其有淫邪鬼祟假神位號誑惑民間者
神其速爲發譴以保佑斯民神正其幽余正其明如
書之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則所以助成我

皇明之治神之功其又可報耶

江右祭土地文

嗚呼浩劫殘灰固有或然之數熒星守舍豈爲無妄之灾頃者吏胥不戒延及案牘廳堂門廨盡遭回祿此實人事有失非神故貽之戚也幸而倏忽反風默令撲滅庫藏官積宛然無闕此實神之所司非人之所能爲也某等反躬自愧不知數之適值而銘心感德又不知奚自而得神之力但一木一椽皆百姓之膏血而灰焉燼焉無乃使疲瘠之既竭矣乎自今以往苟有罪戾宜加職身補瘡剜肉無傷我民嗚呼除舊布新職等不敢以徼神之福尚冀終惠一方則實以利夫不穀其酒陳詞一寫我私神其不棄庶幾鑒之

嶺南祭土地文

嶺南輸山海之賦藩司職出納之需上以充帝庭之貢下以實軍國之儲頃者寇盜不時財力告竭取之者既已剗民之心肉守之者當如養我之膏血爰關石室式謹蓋藏是豈寶金玉以傷百姓實欲計久遠以惠一方自今以往積貯歲盈鬼神呵護灾害不生我酒既旨封羊及豕再拜陳詞神其鑒只

歲終祭五祀文

人有此身兩間是立百爾所需誰能廢一我卜我宅彈丸之隙日用飲食以炊以汲履彼坦途往來出入載寢載興載動載息含哺而嘻惟神之力殘臘既徂歲功告畢牲醴聿修黍稷有宥神其有知庶幾昭格

書壁拙言

汝所居身不過一屋汝所充饑不過升粟而汝較短量長算朝謀夕營營然日夜不足者何哉於是智者嗤汝曰彼愚不知者無怪也汝知矣亦復爲之其愚不有甚於愚者乎

汝虛生人世者三十五年汝濫叨仕籍者十年十年之前汝未有官也三十五年之前汝未有身也汝縱愛名輕身豈能必復有十年汝縱貪生惡死豈能必復有三十五年然則汝身非汝有也而又焉取夫世俗之所憐

跋胡廬山所藏唐師奉使詩卷

荆川先師閱兵幽薊有奉使詩紀關隘阨塞及設險校武事自有廬龍鎮山川以來纔有此作其詩既刊行於世廬山胡君復出抄本一卷示予乃先師在時

以貽君者中有自書七言三絕刻本所無其餘開有
旁註一二小楷亦師筆跡常先師出使時且病腫形
骸索然今觀諸詩雄壯奇偉勢蓋萬夫其字畫硬健
寫意渾是一團靈氣蓋指血肉鍊精神實先師平生
得力處故神通妙用雖於詩字餘技亦有垂發光彩
如是彼形骸之衰歇可以爲世人病未可爲主人病
也胡君篤志好古携此卷自隨常若在師左右余忝
爲師老門生一別萬里奄忽永訣及見此卷則又如
親顏面兩人相對感慨胡君因命余綴數語於卷末
嗚呼先師不可作矣其文章可見者要以寄其光彩
耳乃所以致此者則實始於捐血肉鍊精神之功余
雖從游日久質魯無聞胡君好古有得深達性命其
索於形骸之外使光彩射來世者必有所在願以告
我焉可也

跋胡晴岡手跡

古云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余謂此孝
子不死其親之一端而非其至也孝之至者必求其
精神命脉之所在其所欲爲者必爲其所不欲爲者
必不爲常若親在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然者故曰
善繼人之志彼求之手澤者跡耳未必其能繼志也

苟父之志非可繼而人子觀其志跡如見其人以寄
其哀慕之思者乃不死其親之一端也嗟夫父有可
繼之志而子不能繼父無可繼之志而子追其跡二
者皆非至也廬山胡君拾其父晴岡翁手書彙成一
卷皆翁平日以貽姪姓者廬山從事學問以道自任
今觀翁之數書皆言及時進學反求身心之事末乃
有味於良知之說是固翁精神命脉之所在非徒以
跡爲也在翁爲可繼之父在廬山爲能繼之子而存
其手澤傳寶之以訓于家是心與跡併者也觀者尚
知源遠而流長哉

跋胡氏先跡

謹身力學儉焉惟恐不及孝友著于家庭行誼孚于
鄉曲比如未雕之璞瓏而琢焉可以成器是所謂忠
信進德者則亦何遠於道有務高遠者指之曰此拘
拘謏謏從事於粗跡者非道也於是寃性於玄微求
心於知解其說寢長而其流至於不可憑據欲反之
於躬行則璞散爲已父欲收功於一源則空闊而無
歸由其務高遠而忽近易也夫孝友敦行之士謂之
知道固不可謂之非道亦不可由是而充之可近道
者也廬山胡君大父謙齋翁嘗手錄其先開齋翁勉

學諸稿又自書其訓子諸作皆謹身力學孝友行誼之尤著者二翁世澤之長如此廬山集成一帙出以示余余謂君家含英咀華君能鍾其世美因而充之以進于道高明光大日新不已向之歲璞於玉者今則雕琢之以成器矣雖然不有璞焉奚從而琢之然則余所謂忠信進德於道不遠者觀此益信

題靜菴卷

同安洪芳洲先生幼而向學壯而力行慨然志於道也然其性剛勇明決好善惡惡發於衷腸善者親之若渴惡者絕之如讐以是賢者與之不肖者怨之天

履菴文集卷十

四一

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故先生從仕二十年間以其身犯衆之怒與之鏖戰於毀譽利害之場雖邪不敵正卒能勝之然其用心則勞而我之爲我幾乎動而不寧矣先生乃自覺其非也曰吾無乃用情之過而猶歉於靜矣乎因築一室扁之曰靜菴索余闡其義而余爲之言曰夫所謂靜者非兀然無情也情不過乎其則即靜也好惡情也好善惡惡天則也非靜而何一過其則有所着焉則憧憧往來雖公亦私失靜之本體矣程子謂聖人之喜怒以物之當喜當怒此應物處即是動亦定靜亦定工夫非應物之外復有

一段主靜工夫也感而遂通乃是寂然不動之體百慮一致乃是何思何慮之體大學之所謂定靜安慮豈二本哉心之在人潛天潛地周流六虛蓋無一息死也若兀然無情則心之死久矣不思善不思惡禪伯稿木死灰醉夢語也由此觀之無好惡之情不可用情以好惡之則不可好惡得其中則謂之靜好惡失其中則謂之動動者動於物也非動於天也動於天則靜矣世之險陂側媚黨邪害正者其好惡違禽獸不遠若夫以好善嫉邪爲心有所之而辟焉又豈非已私未克不能物來順應之故與人之性各有所偏而情各有所蔽偏且蔽者私也克其私則天理爲主心常靜矣至動莫如私至靜莫如理君子所當定志以決其嚮往之幾也嗚呼性之偏情之蔽其溺人久矣克之豈易言哉先生一悟而返雖有是非更無繫累即其名菴之意不進于道不止矣非剛勇明決其孰能之愚也志卑識闇氣弱功疎終日滾滾于是非坑中未能超脫何足與語靜乎先生其有以振我焉

跋鎮心湯卷

余嘗爲犯而不校之說曰天地至大何所不有有善

履菴文集卷十

四三

有惡天之道也有君子有小人人物之情也故橫逆之
來天理所宜有人情所不能無也如是則非惟不校
且無可校矣今觀是卷而有合焉是卷者周譚汪子
即莊生蠻觸一段公案開拓胸襟以發不校之義且
云如服鎮心湯一貼蒙泉徐丈愛其言裝成手卷汪
子之意與樗生大畧相近蓋樗生以爲無可校汪子
以爲不必校也雖然言無可校者固謬言不必校者
亦謬也若借此爲對病藥石則可以此語顏氏不校
遠矣天下有神醫有國醫有庸醫神醫者理其陰陽
調其臟腑察脉於未病之先而使之不病國醫者不
能制病於未然而能隨病所發投以鍼劑應手而效
若庸醫則不知痛癢但能加病不能治病無足齒也
孔門惟顏子潛心聖學常做上乘一着工夫有而若
無實而若虛即其虛無本體昭靈不昧鑑空衡平有
犯者自然不校非有意於不校也所謂不遷怒不貳
過皆此學也蓋察脉於未病之先而非因病發藥者
也故未發則中發則和位天地育萬物皆從此得若
因病發藥則已落第二層矣是衆人之學非顏子之
學也極而言之孟子三自反程子忘怒觀理之說亦
只是爲衆人立此欄柄非言聖學也與中和位育上

卷之五

四四

夫尚隔一關吾人自受形之始人見我見如地中下
種子一般能於根本上斬釘截鉄息火於未燃止泉
於未流用得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得力人我之藩籬
既破則有犯而校者鮮矣不然而徒撲其焰逐其波
必須尋得一物來壓此物所尋者既非我之自有則
所壓者亦安能帖帖然聽我之使令哉故曰言無可
校者謬言不必校者亦謬也雖然痿痺麻木不知痛
癢世上庸醫滔滔者皆是也則因病發藥早覺早治
一息既悟息息不絕由國醫而神通焉鎮心湯其可
少哉不然隨其病之所發而不救不治投之以藥則
曰此非神醫吾不用也及問其神醫所在茫乎昧乎
如龜毛兔角卒無着落則又與庸醫何以異余故以
是窺徐丈之意而畢汪子之說

卷之五

四五

自公樓跋

易謂苦節不可貞安節亨甘節往有尚夫節一也安
焉者其心忘之甘焉者其心美之忘與美之間自有
樂地若夫以節爲苦不見其樂終日勉強矯揉則與
墜苦海者何異其能久乎故曰不可貞嘗觀詩人美
羔羊大夫曰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夫大夫
不以錦繡華其躬所被者止於素絲其節儉可知及

其自公退食而從容自得無非可樂豈有一毫出於勉强蓋成周盛時之氣象如此三代之後道德日微矯飾益過稱廉士者避兄離母令萊蕪者垂魚籠塵囿守其一節而不近於人情節雖苦其於道奚近焉晉江黃侯以進士令瑞昌起復來宰吾邑公明仁愛尤著廉節暮年政行民大悅服先是縣衙屋舍湫隘垣墻短淺歷二百餘年因陋就簡不足以節勞逸而舒心志侯曰治一邑者苟有補於百姓亦何愛於煩勞使吾心不改其樂即終日應酬亦終日自得也先憂後樂並行何害官居簡陋宜稍擴之吾縱不得久居獨不可爲後來者之一懋乎於是徹舊更新崇基闢土作樓數楹踰月落成扁之曰自公蓋取退食自公之義云侯之爲政不輕役一民不妄費一錢其力取諸里夫之暇其資出諸已俸而百姓及贖金不與焉侯廉能仁愛公明者也不逐逐於時好不急急於要名苟非其志雖脇之不動也蓋不徒甘節之美而幾於安節之忘侯其知道矣乎吾故因其樓名跋之以俟君子

書吳叔行扇

人心病痛皆從氣質上帶來吾友吳叔行有志於道

而余病其葛藤牽掛乃是氣質過柔故小心畏懼之意多而剛明果決之用少蓋因平生常以自病故亦以病叔行耳叔行言實因較計毀譽心重故受此病余謂怕毀譽猶是要人說好的心腸此於道雖有害然葛藤巢穴實不在此彼其進學悠悠臨事猶豫皆由氣質源頭帶得來弱不能斬截若此處變化方是頂門上下針而柔者可強計較毀譽之魔障自然退避矣要之氣弱是真病原計較毀譽即是弱處露出頭尚非有二也但其工夫則在此而不在彼耳吾之病叔行者以是發藥吾之自病者不知叔行何以規我

分諸子書目

書籍天下公器也凡讀書好古者無不欲藏之於家以貽子孫期以通達古今此固勝於黃金滿篋者矣然昔人又云子孫未必能讀余謂不讀猶可若因而鬻以自利爲蠹書魚則又甚矣吾邑舊有一士夫性喜聚書種種畧備比其子孫不肖悉貨於書傭之手每紙一斤得銀三四分固不計其板之今古紙之高下也如是則積書以貽之何爲哉世人所謂能繼書香者亦指其繼志述事云耳書云乎哉雖然後世子

孫苟有好學求多聞者出則書之助聰明益智慮亦
豈小補吾未見其可廢也余筮仕至今幾四十年初
荆川唐先生者博物君子也其家之書無所不有先
生無所不讀余後之游竊怪浩漫無極汗牛而充棟
也久而聽其言論時至夜分或舉經冊典要或討三
教異同或尚論古人徧及二十一史而上下其人物
先生誦說如流余對之無以應也嘆曰此非韓愈氏
所謂馬牛而襟裾者於是始有蓄書之志時初得一
第家貧四壁蕭然無力可致嗣後宦遊四方力或可
致矣然以增重行李恐累驛卒亦不敢多帶也萬曆

廣文彙編卷十

四

乙亥冬由宗伯致仕家居檢點平生所積而編次之
僅有一二千卷每部一套無有重複聚于一處足備
查考散在各室則彼有此無此盈彼缺猝然取究其
何便乎故余昔年蓋一小樓悉貯其中遇有疑難則
命諸子按號緝閱向來無異今年秋余年六旬有二
神疲氣索髮短目耗業已捐書不用若不着落致使
遺逸不無可惜故品搭前書分作五分令五子各管
其一如遇有疑難查考某書在某房者即速送看看
畢即還原所藏者無得閉錮看者無得狼籍如是則
雖分猶合也嗟乎嗟乎後世爲蠹魚爲馬牛吾不能

保其無然所戒在是爲好學多聞爲聰明智慮吾不
敢必其有然所願在是雖然世固有胸藏萬卷自矜
其博輕世傲物百行瓦解居鄉臨民爲世大害者此
所謂讀書不識字者也若然則吾願爲蠹魚云耳爲
馬牛云耳爲吾子孫者其尚求志事之所在而存之
不忘庶幾書香其有亡哉

批監生卷

伯之所以異於聖賢者全不在功效上說只論其真
假之不同真則誠假則偽誠偽真假之間毫釐之差
千里之謬也譬之於金如是真金種子則百金亦金

廣文彙編卷十

四九

也一釐一毫亦金也開金礦而得其氣亦金也如不
是真金而直認鉛錫銅鐵以爲金則其原在礦中骨
子非金也至其鑄成器物功用滿天地間亦非金也
何者以非真金種也仲尼之徒寧於真金上得一絲
一毫或得其氣而百煉以求精其於鉛錫銅鐵假貨
即功用滿天地不屑矣此所以羞稱之也聖賢大學
之道蓋元是真金本子而示人以得金路也伯者何
曾夢到這裡

周孝侯廟碑跋

語云玉韞山輝珠含澤媚夫珠玉猶然而况文獻之

至寶乎地靈以人傑增重山川以文字煥發若羊叔子墮峴山之淚顏魯公磨浯溪之崖二地因以著名此其為寶豈珠玉可比哉吾宜古陽羨地峰巒洞壑之奇澗溪巨浸之勝山水聚焉然上下數千年人物寂寥獨周孝侯崛起晉紀有改過從義之大勇有嗣父死君之大節蓋出類離羣烈丈夫也至今兒童牧豎皆能誦之凜凜猶有生氣孝侯之死陸平原為之碑王右軍為之書平原卓冠一時右軍獨步千載此其文翰亦豈易得廟中有是可謂三絕其為陽羨之光不既多乎碑舊置西廡壁間失於愛惜年深筆畫漶漫幾不可辨宮簿少溪吳君馭惻然曰此邑寶也何以至是乃往吳門求得墨刻初本筆跡如新者乞騷客周君天球手摹一過付之良工重勒于石周君以書擅吳下故能纖毫不失右軍意宮簿君復作亭以蓋之期于永久嗚呼照乘之珠夜光之璧寶矣然欲得之者尚可求也即求得之何關于地方輕重豈若茲文獻之珍何處可求為地方之光彩哉宮簿君可謂知所寶矣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一

奏疏

禮部儀制主事乞改南疏

嘉靖二十九年

奏為乞恩改南以便迎養事臣直隸常州府宜興縣人由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今職二十三年十二月奉命冊封周府魯陽王等隨患風寒痰火等症具本告病奉欽依准回籍調理間續有父吉病故丁憂守制本年八月服滿赴部伏念臣草茅賤士叨遇明時竊祿有年報恩無地臣有母李氏在家見年六十八歲臣兄萬士亨原任吏部稽勲司員外郎丁父憂相繼病故臣母傷痛至今未已今臣又離母遠來臣母向抱亡兄沒世之悲既已積哀成疾今念微臣千里之別兼恐愛子增衰老歷憂虞身如風燭微臣烏鳥之私戀戀難忘到京數月度日如年方寸不安寢食俱廢臣欲迎母至官既難經道路風霜之苦臣欲致仕歸養則又負聖明雨露之恩展轉思惟不知所出臣查得禮部郎中張子瑄荷蒙明恩准改南職伏乞皇上容臣照例改南庶於王事靡盬之中得慰微臣將母之願臣不勝惓惓祈懇之至

南京禮部郎中乞休疏

嘉靖三十八年

奏爲乞 恩休致事 臣由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陞南京兵部員外郎三十五年連前實歷俸三十六箇月赴吏部考滿行至揚州聞陞今職竊念臣資本凡庸躬逢 明聖居官未踰一考授任叨列四司半載之中再移郎署仰荷

皇上天高地厚覆載包容思效馳驅庶竭鈍緣臣稟受最薄素病虛羸近因道路積勞前疾復作頭目眩暈肢節痿枯氣息奄奄微實難奮進夫誓捐軀以報主心敢言私欲陳力而未能義當知止今臣病漸危困若復濫列官常則瘵曠彌多咎罰難追爲此力疾具疏冒昧陳情伏乞 勅下該部容臣致仕則自今未盡之年皆

皇上更生之賜也臣不勝感戴之至

湖廣叅政乞休疏

嘉靖三十八年

奏爲乞 恩休致事 臣由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歷陞南京兵部員外郎禮部郎中江西僉事貴州提學副使陞授今職竊念臣駑駘之質每事不若乎人樗櫟之才無一可適於用誤蒙

皇上拔擢四歲之內再加超陞臣雖誓竭寸心鞠躬

盡瘁尚未足以報 明恩之萬一也但葵藿之誠雖常矢志而狗馬之疾則已嬰身蓋緣向在貴州時偶染嵐烟瘴氣始則腹內微脹後來飲食漸減只今四肢無力右臂偏枯舉止皆有妨礙日甚一日恐遂不可醫藥又臣今所治湖北道控壓蠻夷而臣之所職軍餉撫由實爲重寄即使精力強健猶非臣之所堪况以多病之軀當繁劇之任如以螻負山必不能勝此臣愚之所自曉也地方之事既以臣之疾病而廢弛臣之疾病又以憂地方之事而增加身愈病則事愈廢其負

三

陛下必尤有甚於今日者矣伏望

皇上鑒臣不得已之情 勅下吏部放歸田里臣或因得解職務調理苟延不即棄捐溝壑則此生未盡之年皆

皇上之賜也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廣東左布政使乞休疏

嘉靖四十四年

奏爲乞 恩致仕事 臣由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僉事副使叅政江西按察使因科論水程回籍聽勘起山東按察使江西右布政使臣竊念職竊念臣叨蒙作養歷試藩臬才本庸凡氣

復怯弱惟有多病隨身曾無一善稱世始再乞休而
皇上待以不次之擢繼因論劾而

皇上用於既廢之餘夫受 恩而圖報則臣固不敢
以偷安況隨衆以彙征則臣亦何忍於自棄緣臣去
歲在山東時感脾胃之症遂成哽咽一月之間食不
下盍醫者以爲不治而臣亦自今其難生不意尚有
天幸旋得蘇息然元氣自此耗矣一年以來勉強驅
馳冒叨今任本年六月初過嶺而南毒暑蒸鬱漸不
能支至九月望日早起爲霧氣所中胸腹脹悶兩太
陽間隱隱作疼如受鎚鑿蓋由腠理久虛是以瘴淫
易入固非歲月可望愈者也 臣雖抱葵藿之素志而
常恐蒲柳之先衰且見今地方山海多盜正議勦滅
臣職司軍餉簿書填委即平時才力猶恐難勝值衰
病侵凌何以堪此若不早爲陳乞別選賢者萬一誤
事 臣雖隕身溝壑亦無及矣伏望

皇上鑒 臣不可塞之責憫 臣不得已之情曲賜哀矜
放歸田里苟殘喘之少延尚可咏歌于擊壤倘餘年
之既盡猶當銜結于來生 臣無任隕越恐懼之至

謝陞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疏嘉靖四十五年

奏爲謝 恩事 臣于嘉靖四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接

到吏部咨爲缺官事談本部等衙門會推具題奉

聖旨萬士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 臣隨于本月十五日

准前任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洪 咨送原接

符驗一道關防一顆及吏卷到 臣即日望 闕謝

恩仍候 勅諭至日欽遵外竊念 臣性質素迂才能

最劣虛叨作養謬歷曹司徒抱愚忠曾無善狀山東

起用廢物再荷乎生成嶺南 召還遠臣驟遷乎畿

甸 恩則隆矣報何有焉方慚小器之易盈豈意崇

階之更轉惟 留都重地所急者莫過糧儲雖戶部

設官督催者必資憲職合外省轉輸之力付內臺糾

勅之權詎謂衰庸當茲選授茲蓋伏遇我

皇上 玄德格天 英資御世既 留神於政務尤

加意於人才惟其採葑菲而不遺是以拔茅茹而彙

進遂承 大命簡及微臣 臣敢不仰體 聖明勉驅

駑力與監收巡視各修其職使入納出放兩無所虧

積弊必清大綱斯舉倉粟相因而不朽禁軍雜處以

無虞誓效犬馬之勞少酬 天地之德 臣不勝激切

屏營之至

條陳南糧缺乏事宜疏 嘉靖四十五年

題爲南糧缺乏立法催併及陳興革事宜以裨儲貯

事臣竊惟留都重地所資以守衛者軍士也軍士之所資以無恐者足食也總計各衛官軍俸糧除放折色外每歲月糧及行糧等項共該放米八十餘萬石及淮戶部歲派倉糧除折色外實在派本色米九十萬石以入數准放數無甚贏餘即使升合無欠僅足支放柰何各該有司習爲怠緩徵運不前或人戶既納而任積猾侵欺或司府起批而任解頭行運遂使逋負歲多倉儲日少即如嘉靖二十八年以前在倉米二百八十七萬石有零見今在倉米不過一百三十萬石有零而已如遇水旱輸納不時不知何以應之若不設法嚴催未免臨渴掘井無及於事咎將誰歸此其勢甚急所宜亟處者也再照倉場積弊其端不一一半在司一半在倉大要歇家指稱打點而挾騙解糧人戶糧解希圖插和而買求在官人役臣奉勅書除姦革弊可以徑行者近與南京戶部同心釐正不敢瀆奏外其事關興革上可足國下可便民者臣受任三月以來參求衆論聞見頗真謹條爲六事上請伏乞

皇上俯賜采納勅下戶部覆議見之施行臣愚幸

甚軍民幸甚

一嚴法守以振偷惰竊照南糧之與北運同一軍需急務也各省北運依期完兌而南糧拖欠獨多者以人情習慣官吏亦視爲可緩不與北運同也伏蒙皇上勅命總督許其叅究節該當事之臣申明事例可謂嚴矣而延緩如故臣以爲猶未得其要也夫催徵之要有三一曰及時臣聞先年本色糧米俱於冬收之時年裏開納今有司直待徵完北運纔徵南糧已是二三月矣斯時也人心已懈閭閻亦空欲使一完辦其將能乎合無通行各省將北運南糧一齊

催足待正二月間北運起兌時責令部南糧官一齊起解限以日程不許時刻違誤催徵既早心志自一此與後時而徵者功相萬也二曰專課夫臣之所職者專在糧儲其所以課有司者亦惟錢糧一節爲重糧完者他事在所可畧糧欠者他善亦所不取何也所謂良有司者以催科爲第一務也所謂善催科者非必嚴刑刻法但盡心稽考無使姦頑拖欠積猾侵欺而課自然完矣故錢糧不完而謂別有政績無是理也即以江西一省論之異時逋賦甚多自今任左叅議黃正色四十二年管事以來夙夜奉公立法詳

審遂使該年通省錢糧升合無欠雖四十一四十二
兩年積負催解一清且其爲政平易近民無事苛刻
所謂善催科之效此其驗矣合無今後總督舉劾專
以錢糧爲主不得借名他善曲爲庇護則人知趨向
而事有專功亦庶乎其一助也三曰賞罰今舉劾雖
行但人情久玩須於舉劾之外再加賞罰使盡職者
得以久任而成功闢葺者不得僥倖而苟免故管糧
之官如黃正色者最宜久任但恐其資望既深遷轉
在邇且其守已潔白臣所熟知乞徑擢本省叅政再
任數年更習民安成功可必其諸有司錢糧不完者

續纂文集卷五

八

陞遷不得離任行取不得起送考滿不得給由有故
違者許部院指名叅奏如此則人各爲其身而輸
納者爭先矣以上三者所謂操得其要法守振而偷
惰自起者也伏乞 聖裁

一議本折以權盈縮查得南京各衛月糧每歲二月
十月放折色銀每石五錢其餘十箇月俱放本色米
米有貴賤貴時值銀六錢以上賤時不滿四錢今見
在倉米數不過一百三十餘萬石僅敷一年七箇月
之食可謂窘矣當稍存之以備緩急而該部庫銀因
江西四十三年改折稍有餘積宜除原放兩箇月折

色外於市價米賤時不拘月分再放一箇月或兩箇
月折色則軍既利矣多放兩箇月折色於軍則省兩
箇月本色在倉每年計米十四伍萬石俟二二年後
庫銀放盡倉米有餘却將本色量徵折色再放且收
其腳價之餘作正支銷如此則官民兩利權縮為盈
可以少資缺乏此與舊時改折借支坐耗倉粟事體
殊不同也再照各處地方連歲水荒其以前拖欠勢
難蠲免然民力既竭部運頗艱合無姑准徵折色仍
分別道里遠近酌量地方財力湖廣江西除四十三
年以後徵本色外自四十二年以前准徵折色每石

續纂文集卷五

九

五錢浙江南直隸除四十一年以後徵本色外自四
十年以前准徵折色每石銀六錢用力輕省理當易
完於催科之內而寓撫字之仁徵解既便而百姓亦
霑 朝廷寬恤之恩矣伏乞 聖裁

一省倉場以便輪納查得南京戶部志內開載 國
初南京倉庾不過數處宣德以後增置漸多見有三
十五處離水次遠近不同糧解上納腳價計里出錢
往往貪得附近倉廩每被吏書誑騙近雖行掣籤之
例已為至公但掣着遠倉勞費如故看得見在倉米
不過一百三十餘萬石每年所入約與出等無甚贏

餘大槩所貯常不能過二三百萬石總計三十五倉共厰五百九十座約容米五百七十八萬石厰數准米數常有大半空間謂宜將最遠倉厰若府軍衛倉府軍右衛東倉府軍後衛倉金吾後衛東西南三倉神策衛龍驤衛二倉共八處暫作空間厰今尚有烏龍潭等近水倉二十七處計厰四百二十六座約容米四百二十萬石收貯有餘其於糧解上納頗為便益并照厰倉數多不時倒塌歲歲修理大耗公帑而軍夫困於力役隨修隨壞致使有米之厰經雨泥爛無米之厰空費財力若將空下八倉軍夫勻派見貯

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十

倉分協助上力則修理自然堅固於公費亦為節縮仍行吏部將所空八倉官員不必銓設又與近日裁革冗員之例相合蓋一舉而有三益矣伏乞 聖裁一處水兌以恤繁役查得舊例每年自五月起至九月止該水兌五箇月就船放支務足三十萬石之數省下篩曬簾竹驢脚每石加耗米三斗通計三十萬石共耗米九萬石作正支放民不加賦而官得餘米此儲政之長策也但逐年水兌常不及時以四十四年論之纔兌六萬石有零而已所以然者其故何哉水兌之與倉收同一糧也計其所費相等民始樂輸

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倉收每石加耗八升即有篩曬簾竹驢脚之費不過二斗四五升而水兌之耗至於三斗此民之不便一也水兌之初就船免篩糧解因此插和糠粃於是不免上灘而篩矣米一上灘雨水淋漓上無覆蓋下多草濕又無牆垣遮蔽地方無藉乘機竊取場園脚夫暗地虧損糧長防守晝夜不給此民之不便二也合無自今以後水兌耗米每石量減五升灘場所為築牆垣起蓋門樓以通出入圍基添磚砌高二尺又量建造厰屋使便堆積其費俱於折簾銀內動支再照舊時水兌倉米原無分別惟以五月至九月為水兌月分南直隸限四月浙江限五月江西限六月七月近題 准分別水兌倉米為二項又臣議欲早徵與北運齊解則當於舊限各早一月其係原派水兌而遲誤者不拘月分仍發水次兌放舊例於水兌到時該部臨時差司官二員監兌今宜改委主事一員專管其事於京倉中分撥官撥四名併撥空間倉分軍斗四十名巡候答應如此則既得寬減又免他虞糧長之趨水兌自踊躍而爭先矣伏乞 聖裁一減罪贖以恤民艱竊照浙直江湖連年水荒糧解過江過湖勞苦萬狀其違 欽定洪限者例應問罪

固法之不可廢但查見行事例每五百石以上者問有力罪一名五百石以下者問稍有力罪一名雜項豆草布疋准米數折算多者令其報名再科前罪以致解戶輸納既完復爲罪繫殊爲可憫自今以後宜除再科之例一批一人者照批問罪不得重科一批數人者止問批頭一二名不得逐名通科復論其違限年月之久近久者照例問罪近者更加寬減如此則既不廢法而亦不爲民病矣伏乞 聖裁

一專委任以便責成看得倉場作弊俱是官攢歇家脚夫軍斗等項雖有部院嚴禁勢遠難察至於逐日

優養文集卷上

十三

身臨其事耳聞目見隨時等平者惟在於司屬監收之官正統初止設四員以後漸增至八員一年一換因本部差用不敷或令帶管別差夫一年一換則更替不常因循苟且而監視欠出納稽覈之詳帶管別差則查點不時弊端滋起而糧解有需索候候之苦謂宜減省二員止存六員以本部劄管日巡直至陞郎中管司印時方行更替或即行吏部註選如管後湖主事之例仍於所管倉分適中去處置買官房關防出入其費皆於變賣簾竹銀內動支如此則法守畫一人難規避尤爲得宜及查景泰三年令南京各

官收放糧草如有託故回家致官攢人等者照闖茸事例起送吏部合無許臣及本前項事情者照例叅送如此則法令既嚴舉其諸官攢人役通同糧解揷和糠粃及一切詭弊可不勞而坐革矣伏乞 聖裁

糧儲都御史自陳疏

隆慶元年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公考察事臣伏讀皇上登極詔書內一款兩京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并學士及各總督提督巡撫官俱着自陳去留取自上裁欽此欽遵竊照臣遭逢 聖世偶中賢科進

優養文集卷上

十三

身二十七年任官一十四轉頃從起廢更得超遷雖犬馬微誠難忘一報而駑駘朽質實乏他長况乎體素弱而疾病交侵年未老而衰頹已甚昔常舉世競進之後臣以踈拙無求誤叨拔擢即今搜羅遺逸賢者滿 朝自顧臺省中無有如臣之薄劣者此不能者止臣力之所自審而邦有道穀臣心之所竊耻者也我

皇上登極之際正人心激勵之初如臣之愚首宜罷斥伏乞 聖慈俯鑒將臣放歸田里庶黜陟明而天下知所嚮方矣臣干冒 天威無任恐懼隕越之至

遵 詔薦舉人材疏

隆慶二年
禮部左堂

題爲遵 詔旨舉人材併陳用人要務事 臣准吏部咨訪本部題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等條陳令九卿科道等官人具一疏各薦所知此即虞廷明四目達四聰孔子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意也大道爲公庶幾再見 臣誠愚陋竊念遭際

聖明食三品俸者一考陪九卿議者且二年矣當

皇上求賢之急屢頒 明旨而臣曾無一言致區區

犬馬之報有負 恩遇即當愧死用是日夜思惟今

之人才忤米乏也執政司銓之臣秉公搜訪片善寸

續華文集卷十

主

長悉蒙收錄是宜投之所向足任使矣今乃一遇邊缺動至無人可推何也其無乃拘於常格用之有不得其道乎是故才猶兵矣河陽弱卒也將之以李光弼則強廣南敗軍也將之以狄青則勝兵顧將之何如才顧用之何如善用之則樂氏之勇我之勇也不善用之則楚材而晉得之故 臣謂今日非求才之難而用才之難人才不甚相遠也內外諸臣前後所薦亦畧具矣 臣交游寡少知識短淺姑以用才之要條爲三事而各舉一二平生所知者列于其間 臣之所舉不能出乎衆人之所共知而臣之所言或有補于

衆論之所未備然亦未敢執以爲然也伏惟

皇上鑒察下之吏部倘可採行庶幾

聖意不虛而 臣得以畢愚衷於萬一矣

一尚忠直以振頹風竊惟 國家猶身也政習之盛

壞猶身之受病也所以治蠱而日新之丁寧之者猶

醫之投藥也人之受病不一而醫者必因病發藥乃

可以收起死回生之功天下之政習未嘗無蠱壞亦

未嘗不可救藥也救之早則效速救之遲則效緩惟

聽其蠱而不救則國危廬扁望之走矣請言今日之

弊其偏安在操持清謹者有之而或歎於宇宙擔當

續華文集卷十

主

之志嘿然自全者有之而不聞有責善規過之忠一周旋之間揖讓數四曰恐爲人所厭惡也一談吐之際顧忌再三曰恐非人所樂聞也因循怠惰委曲舒徐如人之四肢痿痺不舉其弱甚矣故求士於斯世者不於正直剛方是尚而但取其清謹恬退猶之藥不對病而但取其味之和乎其不能有瘳明矣非用之得其要也宋儒有云平時不能犯顏敢諫臨難安望其伏節死義今六脣封疆之寄者固將責以伏節死義之事也而豈動有畏忌者所能了乎竊見養病南京戶部右侍郎盛汝謙面折人過義不苟從原任

太常寺少卿陸光祖直躬而行志氣豁達若斯人者置之朝堂則正士生色授之戎務則三軍作勇
算計見效其優於因循委曲者遠矣昔汲黯在漢無
衛青霍去病之武而淮南寢謀無趙廣漢張敞之能
而淮陽卧治此何以哉伏乞 勅吏部查議將汝謙
等亟為起用仍令諸舉人者務以忠直之士上聞
多方以招之尊位以寵之則人思淬礪一人倡為十
人和焉已而和者日衆一變而頽風可起也夫有都
俞而無吁咈則不足以為唐虞益梅麴蘖不備則無
以成羹醴之用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病痺不已元

卷之十一

七

氣日銷則亦聽其盡而已爾廬扁望之驚走而已爾
使後之視今不免有秦無人之嘆此臣之所大懼也
然以扶持墮植之者尤在

皇上一注意之間何也忠直之士有益於國而多忤
於時人君加意培植猶恐其仆而不起一或摧折如
皇上前日督過一二言者所為則正氣沮矣非國
家之福也臣愚願

皇上於羣臣所舉忠直之士揭其姓名於屏間朝夕
省記保護愛惜俟其詢事考言果有實效待之超等
或遇推緊急負缺 親加裁定則天下曉然知

皇上之所嚮士氣丕振而 社稷靈長之慶終必賴
之矣伏惟 聖明留意

一重武才以濟實用夫人才固難而軍旅之才尤難
則其待之也當加於常才數等成周十城禦侮之士
皆在王之前後左右古之王者推轂造將其體甚隆
蓋常置之左右以親近之觀其才器高下以諳習之
然後隆其禮以責其報士感知已之恩寧能有其身
哉以今觀之則異於是今之仕者重內而輕外內而
卿寺等官號曰親近外而藩臬里居等官號曰疎遠
奈何於各邊負缺從內推者十纔一二從外推者十

卷之十一

七

常八九則是平時親近要職類非折衝禦侮之才而
萬里長城付託姑以昇疎遠未諳之士謂之重軍旅
之任可乎臣愚以為宜稍破常格於外官中智而有
謀畧者勇而有膽氣者悉羅而致之 闕下每遇卿
寺負缺令內外相兼陞補苟人多缺少即填註數員
勿拘裁革冗官之例俾其布列近地上則被

天子恩私下則從列侯公卿大夫議論一聚晤之間
非談黠鈴則說劍術習弓矢務講肄於平時以俟用
之於一旦是故北邊有缺則曰某也可而衆皆知其
為可也南邊有缺則曰某也可而衆皆知其為可也

以禮遇之隆則恩深而報重以試習之素則知之真而用之當以從中遭則受命速發而無遲悞以貽地方缺帥之憂是聚才待用誠不可緩矣竊見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于拱智慮精明世務練達山西亦城兵備副使方達時才識異常忠勇任事若斯人輩者所謂腹心干城折衝禦侮之器也苟用之不及其壯年小之不展其驥足豈為得其道哉伏乞勅下吏部查議酌用併將卿寺等官內外兼補凡遇邊缺多自內推儲之既廣用之自裕庶幾不才矣然其大要亦在

復奉文集卷上

六

皇上知所重而好之耳天下之大何物不有人君之所好何物不可致君而好寶則球琳聚於府矣君而好馬則騏驎聚於廐矣

皇上誠能拊髀頗牧求之如渴而天下文武智勇之士不盡萃於天闕者未之有也伏惟聖明留意一置瑣屑以收大才臣聞千里逸足不責其蹄齧合抱巨木不索其寸癭近日吏部題稱操履小疵亦許疏薦已深得用人之法矣謂得而推廣之今之所謂過者有二一以為心術不端一以為操守有玷心術不端之人誠不可用然人之評品之者或意見不

同或憎愛靡定非確論也操守有玷之人誠不可用然人之指摘之者或過由註誤或事起有因於官箴固無害也其間有一人言焉十人因而和焉一特言焉後時因而踵焉而顧執之以禁錮人於終身可乎昔漢唐之世大臣州府各得辟用所屬士生斯時不用於此則用於彼其途甚多今也一不用則無所之矣需才者如饑如渴而抱才者閑過一生何相左耶竊見原任兵部右侍郎萬恭智慮深長韜畧素講原任福建左叅政馮臯謨剛直不欺勇往任事若斯人輩者其謨謀足以備緩急之用其精力足以策彙榆之勲即有浮言宜畧之以收後功者也乞勅吏部查議酌量仍行以後論人者付之公議而勿期其說之必行用人者別白等第而勿以一眚盡掩其平生其有謗出浮言事非的確或官箴無害者尤當亟為昭雪夫驥服監車世無伯樂孰為仰首哀鳴哉蓋知人之難堯舜猶病而知已者少士之所以多不遇也是故解其禁網破其常調吹不燃之灰收既朽之骨而天下之士或可得矣伏惟聖明留意

禮部左侍郎自陳疏

隆慶三年

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公考察事該吏部題

奏 欽依六年考察在京官員 臣居三品職例當自

陳竊念 臣性鈍才微質柔氣餒蚤從父師之教雖懷

向上之心奈何駑馬鞭之不前樗材大而無用當言

則面熱而不能出執物則手顫而不能持且中無定

見每一臨事若履歧途狐疑滿腹又素性健忘近日

更甚於部中職掌條例隨手抄錄過目即忘甚者不

能舉其要領當此 聖明之世羣賢效用濟濟班行

乃有如 臣之至不肖者叅於其間具員伴食獨無邦

有道殺之耻乎况職貳春官號稱美秩 臣一旦承乏

冒叨至此不惟寅清之德內省不疚即威儀進退之

間 朝著觀望之地動有差誤幸賴

皇上天地包容不加詰責然 臣之自責自愧如據蒺

藜蓋中夜以思汗出浹背者屢矣夫 臣之衰朽已無

望其可進其於酬酢效用既不能為之小又安能為

之大是誠天下之棄人世間之蠹物也 臣猶自知之

况傍人之觀之者其謂之何伏乞

皇上鑒 臣之愚首 賜罷斥庶 朝廷黜陟幽明之

典彰彰不紊而 臣亦得以自安其分於田里矣 臣無

任惶恐竢罪之至

禮部左侍郎乞休疏 隆慶四年

奏為手足痼疾不堪任用懇乞 天恩容令致仕以

免曠職以保餘生事 臣由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

事歷南北部屬官凡五任又歷在外布按二司官凡

七任陞應天府府尹又歷五任而至今職 臣以草芥

庸流遭際 明時冒叨清秩仰荷 天地洪造區區

犬馬之忱即捐軀墮命不能報荅涓埃也奈何才力

有限疾病多端舉措倉惶上有慚於 朝著語言顛

倒下有玷於班行弱體既不勝寒暑之侵私心又常

負尸素之耻故於隆慶三年四月內將情具陳 御

前乞改南自效未得 俞允仍着照舊供職至今糜

費祿食又一年于茲矣緣 臣少有痰氣症候手顫肉

跳近因風濕薄中一時驟發遂成痿痺蓋自去冬十

二月初四日冒雪趨 朝行至 午門外滑跌仆地

當時不覺自此指掌皮肉漸漸麻木如有纏縛甚至

或時不舉兩足股沉重步履艱難不能自支其身奄

然塊然殊非善狀 臣竊自思以 臣之愚不若人即使

強健竭其精力猶不足補拙况病勢若是不待廬扁

走矣豈復有鞭策之望乎伏乞

皇上憐殘朽之難以回春惜官爵之不可濫與 特

賜骸骨容令致仕庶 朝廷名器既不輕假而微臣

得釋竊位之憂幸少延旦夕皆我

皇上高厚覆載之恩也臣無任急迫悚息之至

禮部左侍郎再乞休疏 隆慶四年

奏為宿疾難瘳再乞 天恩俯容致仕回籍調理事

臣於本月十八日奏為手足痼疾懇乞致仕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續准吏部咨內開將前詞立案

欲臣在任調理痊可供職此銓衡愛惜人才責臣後

效不欲遽役之閑地臣非不知感激馳驅以勉盡立

功報 主之素心也頃以才微位過質弱病多手足

艱虞動至蹉跌旁人觀聽甚不雅馴雖強顏就列而

夙夜靡寧故少遲一日則官職多曠一日而臣一日

憂乎其官則病勢日深一日徒冒榮名虛糜廩祿於

國家何賴焉夫有才而不肯盡用以便私圖臣不敢

為也無故而欲急去以亂大倫臣不屑為也惟其衰

朽無補沉痾益深乃不得已而再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 勅下吏部早為題覆容令致仕回

籍調理少延殘喘則此生餘年皆 聖恩之所賜而

臣當啣結於無窮矣臣不勝煩瀆戰慄之至

禮部左侍郎三乞休疏 隆慶四年

奏為病勢日甚三乞 天恩容令致仕調理以延殘

喘事臣於三月一十七日再疏陳乞伏蒙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續訪吏部再移咨前來將詞立

案臣不勝惶悚意圖服藥調治稍可即出供職而數

日以來手足之痼有加無已臣自奏乞待罪已及一

月職業久曠晝夜靡寧竊惟臣子事君猶子事父皆

得以情自言而人君之體羣臣亦往往聽其去而不

強其所不能故近年諸臣以病乞休者如尚書馬森

毛愷侍郎瞿景淳冀鍊等俱蒙

皇上憐恤俞允臣之病勢實與諸臣同而臣之才祇

則又不及諸臣遠甚是以萬不得已復鳴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推大造之恩曲加垂憫 特賜致仕回籍調理

僅溝壑未填當耕鑿以歌 帝力如首丘即正則啣

結以報他生臣不勝煩瀆戰慄之至

禮部左侍郎四乞休疏 隆慶四年

奏為病勢益亟四乞 天恩俯加憐憫仍容致仕事

臣於四月十日三疏陳請前事續蒙吏部題奉

聖旨萬士和准在任調理痊可即出供職欽此臣聞

命自天感激涕泣調理旬日間寢食不安隨於五月

十六日勉出謝 恩赴部供職誓捐犬馬之軀以報

皇上生成之德此臣之分也不意痰濕內壅根株寢深痼痺外形舉動輒憊近於六月初六日束帶趨朝忽然四肢無力寸步難移奄息卧床大非佳症臣聞天雖好生不能培既傾之物君雖厚德不能畜無用之臣今臣衰病若此審已量力其不足以當明時之任使也必矣臣聞枯蠲升高竟粘於壁壽陵學步匍匐而歸臣若以病身冒非其據何以異此所以不得不至三至四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特煩 天聰仍容致仕回籍調理則

續文獻集卷二

三

朝無倖位而臣亦得隨跛行喙息之微苟延旦夕性命實為萬幸臣不勝惶恐埃罪懇望之至

陞禮部尚書乞休疏

萬曆二年

奏為才微疾迫不堪供職懇乞致仕事臣由進士歷官二十任至今職於隆慶四年六月十七日為手足痼疾四乞致仕欽蒙

穆宗莊皇帝批准致仕臣回籍二年調理稍蘇然未全愈也隆慶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詎吏部題欽蒙皇上着臣以原職管南京禮部右侍郎事時當

聖明登極之物羣生庶品均被 恩光臣隨眾歡忭

到任供職南禮無事卿貳益閑臣材雖短亦足備員故不敢辭至萬曆元年二月詎吏部題欽蒙

皇上着臣以原職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此儒臣之職非臣愚所宜忝竊臣於是寢寢懼矣然猶謂太學賢關人才所聚而臣自童年白首涵濡教化聞而敷之或可補助 聖治之萬一不意到任以來言說雖多分寸罔效由其倡之無本是以率之不從日夜憂職前病復發腰足疼痛行步艱難擬欲陳乞間於今年本月初八日准吏部咨內開該本部題照得禮部尚書員缺會官推舉等因奉

續文獻集卷二

三

聖旨萬士和陞禮部尚書着上緊前來供職欽此臣聞命不勝驚恐夫南宮何地宗伯何官臣何人也皇上輒以輕授而督其速行 天高地厚之恩臣若果有一長即捐糜不足為報而臣本無他長燕之痺病日深而捐糜無能為報也伏望

皇上矜臣之不能俾不作負山之憂憐臣之久疾俾不為東野之馬容臣以原職致仕庶使臣之殘喘苟延旦夕得並生於堯舜之世臣無任祈禱之至

陞禮部尚書再乞休疏

萬曆二年

奏為才微任重辭免 恩命事臣於本年正月准吏

部咨云臣自度才力素微近復衰瘵具本乞以原職致仕奉

聖旨卿學行素優邦體重任特茲簡用宜遵成命上

緊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再承

召命感激彌深即日力疾起道外竊念臣自皇上起廢以來一佐南禮再署戎均驅策不前分寸罔效方將退避乎賢路敢望進列於卿班求之於心實不自安示之天下何以服衆伏乞

皇上鑒臣之愚非有所冀特賜俞允別選才望相應者令其供職庶聖世用人不至輕授而臣亦得以自安其分無竊位之耻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題崇儉去奢疏 萬曆二年

題為崇儉去奢以敦士習以裨至治事臣等竊惟教化之行莫大於風俗而風俗之美惡則奢儉所關為尤大孔子以紂為鮮失而名則不孫蓋人知儉約則日務收斂卒反於道德之歸士習奢侈則日流放縱必愆于禮義之度故美玉之雕飾不如璞之為完而川決不防不至於大潰傷人不止也方今明良相遇政治清明干謁無路苞苴不行大小臣工莫不思自奮勵以仰承德意庶幾乎古治之可復見矣

然尚有耳目所溺習以成風不盡如古者則奢之為害也夫人不能高飛遠舉則一切宴會賀慶等禮豈能盡廢但因之而過於頻數競為虛飾則非矣書不貴乎多儀易有取于二簋者何哉臣等見近日縉紳中多苦禮儀緼繁應酬不暇或一餽而備諸品或一席而費數金牲穀狼籍鼓樂喧填觀則美矣誠於何有而揆其費則已不貲矣至于宴餞之際未久成享而輿隸廝養之徒已攘奪於左右其所棄餘猶珍品也暴殄如此以致卑官筮仕之人竭其俸資不能取給夫升斗之祿卑官筮仕者俯仰之資也而使其罄於靡費輿隸廝養之輩本食粟茹蔬者也而投以膏腴珍品令其厭飫而爭奪不已舛乎夫元氣易漓而人情趨下示之以儉猶恐其奢示之以奢弊將何極故見遠者常塞其源而慮久者必防其後當世道肅清之時而京師四方之極誠不可以不慎也今羣情漸靡聖化皆有反薄還淳之望但憚於遠眾無有倡而更之者臣等叨任禮官不敢不為糾正伏願勅下本部裁其繁文定其品節可已者已之不可已者務從省約緣情合禮歸于至當見之施行其席面戲樂等項皆不必用夫誠禁之於方來行之於永久

則羔羊素絲之風可幾滌蕩遊靡之流可杜其於
聖治不無少補夫事體似小而關係至大者此類是
已臣等謹以 上聞不勝芹曝祈懇之至

禮部尚書自陳疏 萬曆三年

奏為自陳不職事訪吏部題為考察京官臣例訪自
陳竊念臣由進士歷陞禮部左侍郎致仕在籍恭遇
皇上登極起用再擢今職臣自度不勝隨即具辭未
蒙 俞允勉強赴任尚冀少輸犬馬之誠以效涓埃
之報也不意視事以來徒叨尸素畧無建明病體日
衰禱材愈大方今 聖明在上賢良濟濟而典禮重
任乃以畀之臣愚臣自顧才識短淺事事俱不若人
每一入班休焉慚汗若有負千鈞之重而懼其覆壓
者蓋 聖恩覆載欲以吹不燃之灰而臣愚自今終
為溝中之瘠斷不足以備儀樽之用伏乞

皇上俯鑒臣誠亟賜罷斥別選賢能推補前職庶清
曹得人而臣亦免於妨賢之恐矣臣不勝悚息之至
為此具本親齎奏 聞奉

聖旨卿職司邦禮學行著閭宜益秉寅清以副簡任
不准辭吏部知道

題議歲貢考期疏 萬曆 年

題為查遵 祖制酌議歲貢考期以重試典事儀制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直隸浙江等處起送歲貢
生員陳景福等一千四百九十六名到部送司已經
查明呈部題請 廷試外照得各生初次 廷試之
後願就教職者例該吏部覆請 廷試一次其續到
歲貢生員又該本部秋後題 請及送吏部覆請
廷試一如春例計於數月之間先後 廷試四次揆
於試典似為煩瀆查得 大明會典永樂二年令歲
貢照洪武二十五年例直隸浙江河南限正月到部
山東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限二月四川廣西廣
東限三月又查洪武二十八年奏 准歲貢初試不
中者遣復學限次年再試夫定限以三月再試以次
年原無秋月復考一次之例後因各生不能依期赴
部陸續技到是以調停再於秋間請試一次雖於人
情似便實干 祖制無稽及查弘治十七年事例令
提學官考過該貢生員務要遵照永樂初年 欽定
各處限期赴部考試如有過違三箇月之上者歷考
一次一年之上者照例問罪托故在家三年之上者
雖有堪據文憑亦不准收典例甚嚴職掌具在今歲
各處到部歲貢生員稽違程限者甚多詢詰其故有

稱提學官考貢原無定期多至九月十月方行取考以致赴部違期者有稱提學官出巡各府逐處考貢地方遠近不同遂致同一應貢而先後迥異者有稱時值提學缺官帶管諒道不肯考貢坐誤試期者有稱稱准貢日期已遲加以有司不行禮送致令貧難株守不得赴部者有稱因見初試期迫料已不及預考遂延再試方至者其間稽遲之故雖多由于本生而所執各詞似亦有據蓋緣考貢無一定之期則引領待試者常苦于後時春秋有兩試之例而安意稽延者動至於違限本司欲一一據例駁查各生又紛紛執詞告擾事體人情均為未便所有每歲 廷試并在外提學道考貢日期似宜酌處定為畫一庶幾仰遵 祖制俯順人情理合呈堂議 請案呈到部為照 國家取士於科第外復開歲貢一途以搜拔賢序之淹滯俾其及時效用往往科貢並稱故每歲赴貢赴部之時該本部題請 廷試出題則翰林院官監試則監察御史而錦衣官校更直看守厥典甚重查據 祖宗初制赴部原有定限歲止一考後因各生陸續到部遂為春秋兩試之制不無煩瀆所據歲貢 廷試日期似應查遵典制歲止一行但各處提

學官考貢日期先後不一而有司起送又復稽緩上下因循歲時玩愒若不查照舊規定為畫一之法誠恐相沿既久遽難更正所據該司具呈前因相應議請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南北直隸提學御史及行各布政司轉行提學官以後每歲預將次年應貢生員先期行文取考務要遵照近題進校事理詳加考騰俱限四月內通行考定給領硃卷起文不許參差致有先後仍照先年 欽定限程各生通限次年三月十五日以前赴部投文本部題 請於四月內定期 廷試試畢願就教者本部考送吏部覆請於六月內 廷試如貢生三月內不到者俱厯候次年聽考違限日久者查照事例施行罷去秋試以德初制本部仍詳定格式一紙行各提學官於考取給卷之時填開某年月日提學道某官考取印發本生收執有司依時以禮起送前赴布政司轉文該司照前填註某年月日給文起送仍註定限某月赴部用印鈐蓋粘連文結內令本生賞投本部以憑查考考後如有丁憂等項事故者起文之日告明填註格內若無故遷延致違期限者本部查其格內月日若無提學官考違者責在提學有司及布政司起送遲

者責在該司本生赴部選者責在本生通行據實查究其各省或遇提學官缺即以帶管提學官照依一定限期考試不得推諉違者定行查究惟南北直隸宣大遼東等處係提學御史及巡按御史考貢相應一體遵照施行遇有陞遷事故等項亦須從宜酌處務在不誤考貢期限如各處提學官有不遵照定期考貢以致事體參差者聽本部從實查奏請究治其貢生遇有事故例應補貢者所司申呈提學官查果人文未久即先批准補貢行令所司候至四月考貢之期將應該考補生員一併送考俱備填格內

廣文彙編卷二

三

貢赴本部查考以提學官批准補貢之日為準合例者以考違例者駁回夫預考於一歲之前則事規畫一考校精詳在提學官亦便於盡心定限於一歲之內則有司起送不迫各生就道從容自可以不違試期而秋試既罷過限即壓一歲各生亦自不敢於違期且條格既明中間果有違限者本部據例查處各生亦無由而支調非惟隆重試典其於事體人情似為近便經久可行再照即今廷試之後計名處貢生多有陸續投文到部守候秋試者若今候至下年四月通考未免坐守一歲合無今年秋試姑行照舊待

通行各處即以明年為始止於四月考試一次
題宗聖後裔襲爵疏 萬曆 年

題為遵 明旨重始爵以正大賢後裔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科道等官劉不息劉光國等各題稱要將博士曾衮削奪官爵仍令曾質粹子孫承襲永杜爭端等因俱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准巡撫江西都御史凌雲翼咨為儒臣冒襲構爭乞 賜勘究以正 恩典以杜僥倖事據江西按察司呈據吉安府呈據永豐縣申稱曾氏族長曾世麗等結查得

廣文彙編卷二

三

曾嵩生子曾樞曾象曾角曾婁四人曾衮係嵩親弟原嵩父子自願讓衮嗣承廟祀等情及准本縣儒學牒稱在學生員曾象曾角俱係曾嵩之子取有官吏結狀連人解府該本府看得曾嵩乃曾衮嫡長兄曾樞係曾嵩嫡長子嵩以兄讓弟樞以姪讓叔家庭敦睦父子象賢諒哉其大賢之胄矣但義讓固美或啟後日爭端儒蔭殊榮宜及先賢家嗣曾樞相應照例起送世襲等因到司該按察使陰武卿會同帶管提學食事周于德看得曾嵩既係曾衮嫡長兄其宜承

襲無疑止緣曾高父子有重遷之心曾哀兄弟多敦睦之行故家庭推讓繼承曾哀之襲不為無自但崇儒寔關盛典襲廢自有舊章且奉部文原查曾高如見有子即與明白開報以憑題請若果無人方許曾哀承襲今據勘結見有四子相應起送曾繼世襲等因到院看得崇儒襲廢為朝廷公典以兄讓弟乃家庭私情如以私掩公不為哉正非所以遵令典求久也既經司府勘結曾高見有四子樞係高嫡長男相應起送承襲合就咨覆煩為查照題請施行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為照曾氏初襲江西勘報時已育曾輝曾耀嫡派文流之說高哀出輝後為嫡質粹出耀後為支圖譜來歷頗明比因高哀示樂北徙乃起送質粹奉有明旨世襲只今以嫡派為重者必右高哀以奉旨為重者必右質粹曾哀之襲原經巡按御史成守節任春元等勘報相同質粹又與子吳同時物故止有一孫繼祖雙目胎盲起送吏部屢經駁回以故本部據江西撫按臣議以哀上請欽奉穆宗莊皇帝聖旨准襲但既論嫡派則有高在據明旨則初襲者質粹也哀據得之妻於衆望未協所以曾繼祖之鳴寃不已言官之論列交至也先訪萬

原奉文集卷上

王西

曆二年二月十四日給事中李盛春論哀之襲有議本部已發令回籍另勘曾高子孫回報該撫按官將曾樞起送前來未到間今該前因臣等反覆參詳曾高雖係嫡派然迹其前後所執俱未有北來之願其於追遠孝思已自虧欠曾質粹在時克念祖脉跋涉勤勞方續其祀是則曾氏之嗣當屬於繼祖之子承業但其年甫十三歲而愚駭孱弱殊未成器其為真假俱不可知先賢血食關係甚重難以輕授合候命下本部移文山東撫按衙門轉行所屬行提曾族到官從實嚴審曾承業是否曾繼祖親生之男其母係誰氏有何人收生見証有無詐偽如果無別項情弊取具不扶甘結申部候其出幼頗習學業具由題請承襲庶不失象賢之意其曾哀原襲博士行江西草罷再照曾氏之墓在北而合族俱在永豐宗支繁衍足以彰大賢之有後此神之所依也其見起送曾高之子曾樞合行江西撫按衙門轉行提學道送永豐縣學讀書習禮俟其有成給與衣巾統率族人以主武城書院之祀庶先賢之後得以維持於永久而神亦永有所妥矣奉聖旨是

原奉文集卷上

三

萬文恭公文集卷之十一終

萬文恭公摘卷之十二

奏疏

覆新建

伯從祀疏

以下萬曆二年六月起三年九月止神宗題覆失稿僅存

題為表章醇儒以正人心以弘化理事該給事中趙參魯御史梁許蕭廩余乾貞進士鄒德涵俱奏稱新建伯王守仁宜從祀孔庭南京御史石檟奏請罷王守仁從祀議祠祭司案呈到部臣等竊照新建伯王守仁從祀之說首尾八年迄無定論蓋尊之者固多而訾之者亦有是二者一則崇尚儒先一則慎重典制皆非有所私也但人之品格自有一定譽者不能增之而使高毀者不能抑之而使下除煩言嘖嘖決非守仁之事者臣等以為不暇論其功業已成昭昭在人耳目者臣等以為不必論至於天人微妙心性淵源與先聖相傳宗旨有無差別相質證於毫釐之間亦非臣等所敢論也今譽之者謂得道統之傳而揚之或至於過是以毀之者沿襲道塗之說而求之不免於深遠使崇儒之舉反為聚訟之資殊非盛世所宜有也臣等姑即守仁之為人而從祀者為上上陳之夫守仁性極聰明氣復豪邁故不以凡近可及而慨然有求為聖賢之志當其身膺患難磨礪

沉思之久忽有悟焉獨提孟軻氏良知之說以為宗旨專以心之本體為知而以求之事物為務外此與程子以性無內外張子以德性之知不特於見聞之說似為無二守仁自以為先知先覺在是也乃欲一世之人同此知覺無間初學末流盡言無隱蓋其一體之念切矣於時意氣所孚四方英俊雲集其門受其業者各有所感發興起彬彬焉稱一時之盛此豈可以要求而色取哉然而不免於起謗者則亦有說守仁以前士夫學問專以探索為務其行持皆有規矩牆壁靡傍而守仁者出乃創為心學以破其藩籬故當時與守仁相反者皆卓然自立之名士也守仁坐此蒙訕至久不衰其最下者妬其名高造為惡語醜詆亦至久不衰二者則亦何害於守仁哉夫人才之生不數數然也歷考前代世閱百年未嘗無從祀之人而其所從祀者則必就其當時人物無出其右者也國家重熙累洽積二百餘年其後來者固未可量至如守仁以前則能出其右者鮮矣論從祀於濂洛並盛之特則羅從彥李侗之也論從祀於漢唐寂寥之際則毛萇輩之註釋韓愈氏之詞章可進也我朝文運大盛於弘治正德之間而俎豆

於廟庶者止薛瑄一人幸有崛起如守仁者而可遺之乎此守仁之所當從祀者一也聖門之學原有中人上下性與天道文章二等後之談性命者以言乎上也而或至於幽深玄遠不可測摸重行檢者以言乎下也而或至於忠信廉潔之似不可入道故二學不可偏廢也我朝薛瑄之學始從中人以下行檢上着力而馴至於上達守仁之學直從中人以上性命上起手而不廢乎下學今薛瑄已准從祀而再進守仁一人焉庶幾德行合一教化不偏而學者皆知所向方此守仁之所當從祀者二也且古今從祀者非必升堂入室皆顏閔之具體者也即得其一肢一節者皆得與兩廡之列蓋取其為聖人之徒而已聖人猶海也升堂入室者江淮河漢也一肢一節者溝澮百川也江淮河漢溝澮百川同歸於海而海益以大升堂入室一肢一節同歸於聖門而聖門益以尊此又守仁之無害於從祀者也其餘言守仁之當祀者諸言官疏內各已詳盡大畧相同其指摘守仁之行事論其不當從祀者一二人掇拾所聞亦大畧相同臣等固以為不暇論矣查得萬曆元年五月內節言官謝廷傑宗弘是徐拭等奏請守仁從祀該

續纂文獻卷三

三

本部覆奉欽依行令文學諸臣議久未奏進是以御史寺官余乾貞等復有此奏臣等臆見難與前後諸臣建議從祀者相同然不敢遽執以為折衷之論合候命下仍行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等衙門詢訪的確是是非非各出所見從直議不妨異同勿得遲延顧避有乖事體限三箇月以內奏進御覽勅下本部詳加擬議請自上裁題修禋災異疏萬曆二年題為災異頻仍懇乞聖明亟圖修禋以答天心仁愛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節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節該各處巡撫都御史楊兆等題內稱地震則南北直隸江西湖廣福建數千里之間在在有之冰雹則徧于魯衛齊地河間有星隕為石之異永平有旗杆火光之災遼東雨塵土泥沙閩浙大水淹沒田畝漂流人民等因節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陸續抄出到部送司案候間為照今歲災異頻仍數年所未有若待歲終方行類奏恐非所以仰體聖明遇災修德之意相應呈堂亟為題請修省等因案呈到部臣等查據該司所呈各處奏報災異臣

續纂文獻卷三

四

駭人觀聽若輦轂之下日食正陽之月雷擊殿則之吻則 天之告變尤為切近可危者臣等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慎修厥身純任輔弼堂陛無壅隔之患朝廷無缺失之政是宜和氣致祥而天表之應應之以福也乃今年自正月以來各該巡撫所奏災異曰地震者為江北為江南為遼東為江西為湖廣為福建凡六省曰水雹聲響者為濟南為保定為宣府為信陽凡四處以至隕石火光雨土大水諸異雜見於河間遼陽閩浙之地而日食雷擊其異尤甚臣等思之或野有遺賢而民困追徵與或典禮有缺而戎

廣文彙編卷五

五

兵未詰與或刑罰不中而後費不覈與或監司多文而少實有司徇私而滅公與有一於此皆足致變臣等之責夫復何辭既經該司具呈前因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備行在京各衙門以 命下次日為始及被災各地方衙門以文書到日為始大小官員俱青衣角帶辦事三日痛省愆尤勉修職業務要仰體皇上克謹天戒之心遵初年勅諭羣臣之旨勿以朝廷為可背勿以法紀為可干必期同寅協恭分猷共念各輸忠愛之誠以敷君子堯舜之上舉斯世於唐虞之治如有內懷二心外飾虛文者聽科道撫按

官從重叅究處治臣等恭觀方今之時北虜款塞南海無波西番貢玉東夷獻俘可謂全盛然而災異迭見者天意若曰人心無常太平難恃一念不謹則外寧必有內憂故以災異警動聖衷其仁愛可謂至矣皇上以天縱之資聰睿之質基於萬幾之決斷固已洞察然端拱穆清耳目豈無所不逮者乎左右前後豈無投間抵隙者乎即如節儉一事

皇上已躬行之矣而近日所費乃取足於非正之供得無有賞賜太濫而蹈不節之嗟乎此雖偶一為之然非事體所宜有也伏願

廣文彙編卷六

六

陛下上思 天眷之隆重 祖業之艱難而下顧民畧之可畏惟時惟獎所以宅心者益密無怠無荒所以視政者益勤杜倖門以執威福容懇直以廣聰明汰內外之冗員使人無浮食抑近戚之干請俾義以節恩則上下交修而制治未亂轉災為祥以祈天永命者端有在於是矣臣等叨任禮官職司所在昧死以聞無敢欺隱伏惟 皇上留神幸甚

題請查宗藩冊籍疏 萬曆二年十月

題為請查 宗藩奏報冊籍以重封典以裨職守事

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各 王府新生子女三日後例該開具生年月日并嫡庶生母來歷具本奏報隨訪宗人府抄出附注宗支簿籍以後 請名 請封本部備行該府查有奏報比對 玉冊相同方與題請如無奏報者駁回查勘或立案不行其關係封典誠至重也節據各 王府奏 請名封訪本司行准宗人府回報多屬互異如 靖江王府經記等先年請名查有奏報今次 請封則回無奏報 山陰王府聰湓等先年查無奏報近訪覆查則回有奏報又靖江王府經記等七十四位則俱稱此年奏報不存以致本部有碍題覆深為未便所據該府前項冊籍係相沿年久未經清理中間失落緣由俱未明的又或先時吏胥謄記漏畧故間多差誤及奉本部駁行各 王府查勘往往回稱宗人府奏報回未的確致誤封期及稱該府吏胥刁措藉口支吾殊非事體見今欽奉 明旨該府官俱已用心查報夙弊漸釐獨前項冊籍尚未清查明白若仍據舊籍回覆恐不免如前差誤深於職守未便相應呈堂議 請案呈到部看得 宗支奏報他日名封率由茲定而本部題駁亦據此為憑關係甚重今據宗人府查回奏報有

先後互異者有經年無存者本部據之題 請則事例有碍因之立案則 宗親受抑不得已行勘而貪宗困於各衙門之需求其費已不貲矣夫以 宗藩緊要冊籍而漏畧若此使吏緣為奸甚非所以明法守惠 宗親也近奉 明旨嚴切該府官俱已着實奉行日加詳慎所有前項冊籍正宜及時查理并議定畫一之規以為彼此互稽之法所據該司查呈前因相應題 請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劄委該司官一員前去該府會同經歷司官將節年奏報簿籍逐一清查要見某年見在某年不存其不存者的係何故挨查明白置立文簿二扇登記一留該府一留本部備照其嘉靖三十八年至萬曆二年奏報文冊係見今 請封人數合吊取過部令該司官將節年玉牒等冊逐一查對仍置立格眼文簿每 宗室一位置為五格先將奏報備填格內以後 請名 請封選婚等項各填一格以便稽覈前冊仍送回該府收貯再照各王府奏報本章 大明會典明開抄出附注今前本不下禮科宗人府往以辦官接到該府討籍似非 初制且或有遺錯何從稽考以致臨時回報有無俱在吏書之手誠為弊孔及查 宗藩條

各王府 王牒等冊俱由本部封送合無今後
遇有王府奏報本章俱令該府官接送禮科抄發
本部填記格眼文簿即封送宗人府附注宗支簿籍
以後請名請封仍行該府查對如本部記有奏
報而該府回稱互異者查係遺錯聽本部據實叅究
如此則冊籍嚴明彼此互考本部題覆有據封典免
致淹期而弊端可革矣又查得各王府新生子女
除奏報外例有歲報大冊一年一次解部與玉牒
奏報文冊互相參考違期差錯者即時叅處載在
宗藩條例甚嚴近來各府率多怠視不行如期造送

續修文獻卷三

九

相應一併申飭合無行各王府知會以後務要如
期造報并將本年內本府宗室殤卒位數照依歲
報造冊一本同時解部以憑填記如遲違差誤者聽
本部照例叅究庶存殁有稽而弊端自塞亦便益

宗親之一事也等因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都准行欽此

題叅 宗室擅婚疏 萬曆二年十月

題為富豪倚財假偽百端等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內府抄出樂昌王充燾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續修文獻卷三

十

看得樂昌王充燾奏稱本府輔國將軍充燾將子女
擅自婚配及與充燾串令棍徒在路截買勘合真文
將未經題封宗室廷場等假填封號詐冒祿糧乞要
查明叅請行令山西撫按官究問各一節為照宗
室子女婚配及請名請封俱由本部查明題准
方許舉行豈容詐擅今據樂昌王府輔國將軍充
燾第一女未經奏請而私配吳良金之子第一子廷
隆未題選婚而擅娶李時敏之女俱於明例有違又
與充燾串通奸徒邀改勘合將未封廷場等假填封
爵冒支祿糧敢行詐偽蔑視典章法當重究以警奸
貪其廷場廷埤廷基廷埤廷壠廷址鼎銘既係宗
室不候奏請受封乃敢用賄買求詐冒封祿中間
必有違碍俱應併究充燾第一子廷埤已經本部題
准授封該府玉冊乃不行開造非係漏錯即屬那移
相應一併查明民人李時敏吳良金俱以流民冒姻
宗室法當嚴究李時敏復為充燾截改公文尤宜重
處既經樂昌王充燾奏前來該司備查明白相
應題請究問合候命下本部咨行山西巡撫并
咨都察院行巡按御史將樂昌王充燾奏內有名
人犯逐一嚴提到官鞠究要見前項勘合係何處截

買何人竄改廷場等用賄若干買填勘合見今冒封
何爵支過祿米若干該府自隆慶四年至萬曆二年
王冊何故輕造各宗封號中間經手造冊之人有無
受賄延填已經授封何故不行造報是否隱漏有無
別弊及究吳良金男吳息何故敢婚充燭之女李時
敏女何故敢配充燭之子是否流民黃綠投獻逐一
究問明白應奏請者照例奏請應發遣者議擬發遣
應改正者照例改正應還官者嚴追還官定限萬曆
三年二月內完銷以憑覆請 定奪再照各 王府
名封勘合該本部照會該布政司轉行長史司啓

復奉大皇帝奉

十二

王通諭各宗知悉近據越關各宗往往告稱照會到
司並不通知各宗貧者須用財買查方得一閱以致
中間多有竄改真文別填名位那移封爵各宗俱無
由首正弊孔百端殊可痛恨且各照會到布政司例
止繳送禮科別無申繳本部即有詐冒無憑查究合
無今後本部每季題准名封除照舊行布政司轉行
長史司啓王知會外仍令布政司照依部文謄寫大
字告示張掛王府門首諭令各宗通知但有名位差
錯及那移遺漏等弊許各宗差人告明布政司即為
申呈本部查究本部上下十年仍行另咨巡撫衙門

行令布政司查對原行明白造冊一本繳送本部以
憑查考其原行勘合歲終繳到禮科本部令該司移
文吊查一次但有差錯即行奏究并查原領文人役
一併究問庶稽覈詳明而弊端可革矣伏乞 聖裁

題減派蒼木疏 萬曆二年

題為清賦役以蘇民困事刑祭清吏司案呈本部送
禮科抄出應天府府尹汪宗伊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通查案呈
到部看得應天府府尹汪宗伊等題稱該府加派蒼
木數多起解艱難乞要暫行停徵或改解折色一節
為照各處起解蒼木原額共止六千餘觔至嘉靖二
十六年因歲用不敷加派一十四萬觔時以齋醮等
項使用浩繁靡費至此因循未革竊照

復奉大皇帝奉

十二

皇上登極以來額外之徵累奉 詔旨停罷一應供
用俱從節省其蒼木加派一十餘倍於前者雖不能
盡復原額臣等以為宜如宗伊等所言通行議處合
無酌量節年支用之數每年以十萬觔為準將先年
加派十四萬觔量減三分之一共該減四萬六千三
百六十九觔尚存九萬三千六百三十一觔連原額
六千三百六十九觔共計十萬觔其減派之數查照

原加派多寡遞減內應天府五萬九千四百餘該減一萬九千七百一十觔順天府一萬三千四百餘該減三千四百二十九觔淮安府三萬六千四百餘該減一萬二千七十觔山東三萬三千六百四十觔該減一萬一千一百六十觔山西原止派二百二十觔不必再減行令各該有司查照各存留數目依限完解轉發該院接濟支用再照各處蒼術拖欠數多此在司必已坐派在百姓必已徵納中間顯有奸徒猾吏侵欺之弊是上有加派之虛名下有加徵之實害而奸猾者坐享其利也合無通行將萬曆元年以

優奉文集卷十二

三

來已徵在官者勒限掣取批廻未徵者作速催完起解如再仍前拖欠聽本部照例叅治及行太醫院今後凡遇各項支費查係正用不可缺者方准給發亦不許經管員役因而冒破俟放支不盡庫積有餘過年減派以期漸復原額庶民困少蘇而供應不乏官民兩得其便矣伏乞 聖裁

題勲胄習讀疏

萬曆二年四月

題為議處勲胄習讀定規以隆儲養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國子監祭酒王錫爵等題稱乞將勲臣應襲子弟送監肄業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通查大明會典并嘉靖元年以來節經諸臣建白奉旨申飭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國子監祭酒王錫爵等題稱近來勲胄多不送監習學乞要申明舊制盡數開送以後歲以為常其有託故不至及不守訓規者指名叅奏并要議立限期使之挨次出監或考校學業從實報部以彰激勸各一節為照勲爵之家世受國恩與同休戚其諸胄子皆將來干城腹心之寄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世祿子孫驕奢易生鮮克由禮所以教之者甚備是以

優奉文集卷十二

四

皇祖彛典令送國學從師受業磨礱其德器以異他日之用 列聖以來時加申飭非不嚴也而各爵習成怠玩寢廢成規自隆慶元年以後止有定西侯應襲蔣建元等數員在監肄業其餘通不開送推其所志惟以苟延世祿為計曾無宣猷効力之思苟授之以政難免面墻揆諸

祖宗初制委屬背違蓋由以前雖常督責緣未立有條約所以通不遵守既經祭酒王錫爵具題前因誠于教典有裨相應題 請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行移五軍都督府將見在未任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

弟但年十四以上三十以下者通行查出備造年甲籍貫開送本部轉劄國子監習學不許隱匿違者指名叅究此後但有應該習學者即時開送不得待候題請仍行吏兵二部知會凡公侯伯等官應襲爵者吏部於請襲之日行本部查其曾否入監習學方准承襲其襲後但年三十歲以下者仍照例送回本部劄監肄業應任用者兵部行本部查其習學有無進益方行推任本部遇有冊封差遣亦照舊規查其曾經在監學禮者方許差用其送監習學者除赴京營操演外餘日俱要赴監讀書觀禮本監堂上

廣文彙編卷三

十五

官用心教習務臻成效但有托故偷安不行赴監及縱肆自恣有違教規者聽本監官從實叅治如果在監日久學業有成者亦聽本監官酌量出學待用若仍願在監者聽令照舊肄業本監官更加優異仍報本部紀錄以示激勸本部并行南京禮部轉行各該衙門一體遵行庶教典畫一勲曹彬彬嚮學而祖宗育材之制復振於今日矣奉

聖旨勲臣入監習學係先朝成規近來通不遵守好生怠玩這所奏都依擬行有仍前驕惰曠廢的着本監官從實叅處治欽此

題倪策假雕印信疏 萬曆三年

題為虜王懇請喇麻番僧以便傳教事該大理寺題前事奏

聖旨倪策依擬監候處決張朝着照新例於順天府門首枷號滿日發遣就着錦衣衛人看枷其餘俱依擬這奸徒詐偽作弊不止一次該司官如何通不覺察且吏役不由吏部撥送徑以棍徒私准頂替明係縱之為奸着禮部通查前後經官司官職名來看欽此案照先該順天府行查本部祠祭司取香燭緣由前後共手本四件該司查係詐偽復取原行手本

廣文彙編卷三

十六

發鑄印局辨驗得前後印信八顆俱係偽造已經移文該府根究情由回部以憑叅送去後續該刑部題係盜用印信該本部復送鑄印局官儒前去當堂辯驗篆文不同的係偽造刑部隨審倪策偽造印信是實問罪成招茲者欽奉

明旨切責該司官命臣等查開職名具奏臣等查得倪策於隆慶六年十一月內因上首吏謝炤引入該司自稱會稽縣人係布政司兩考吏郎中王象坤輕聽相沿舊規收司供役後倪策於萬曆二年六月十八日出司訖又查得倪策假雕印信用手本四箇

行順天府前二箇是四月係在司時事後二箇是
八九月內係出司時事太犯習於奸詐私自在外通
同偽造踪跡詭秘非關防所及然倪策乃無名目之
人而本官容其供役因循縱規罪復何辭但看得本
官青年篤志頗有執持尚可策勵伏望

聖慈念其陞任事發少罪

謹臣等無任悚息之至

覆楊尚書請謚疏

萬曆三年

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事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原任太僕寺

少卿今丁憂楊俊民奏臣等楊博歷任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養病在家病故陳乞祭葬贈謚錄歷

等因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楊博養病

在家病故伊男太僕寺少卿楊俊民奏乞祭葬贈謚

錄歷一節除贈官錄歷後吏部施行及輟朝日期

另行具題外合照例與祭葬並與造葬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山西布政司轉行該屬文給

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軍司堂上官致祭工部

應付棺木差官造墳安葬若其行業可以表見者臣

等請言其實謹按臣博天資

精明由練而益熟臨機發游刃有餘早稱職方之
賢然著師中之績節制諸鎮心彌殫而聖眷彌隆
存陟崇階功愈高而天恩愈渥每下遷除之書目
見謂公平屬當端揆之更張曾無齟齬居然師表允
笑者臣京畿倚之以工竣緒紳仰其為領袖所以
令聞不墜而榮遇有終也易名賜謚委屬相應但
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議伏乞聖裁

題陳尚書補謚疏

萬曆三年

題為遵例請乞補謚大臣以彰令典以勵臣工事祠

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撫江西都御

史凌雲翼題乞將已故刑部尚書陳壽補謚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本官稟清介之資致剛直之用三勅巨璫而身就

詔獄甘九死以不移一禦強虜而躬擐甲冑奏二百

之俘獲然猶生不居其功而辭歷終固守其儉而無

家殯殮藉人子孫失所起先臣于下地恐不多歸表

盛即于當年實維衆望此正真本部所題不論遠近

年月酌議補謚一節相合又與本部查訪相同夫事

或因循而論久益定伏乞

皇上採撫按臣之言賜謚易名以示褒尚懲勸士

習但恩與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禮部尚書告致仕疏 萬曆三年九月

奏為衰懦不能供職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事該禮

科都給事中朱南雍等一本論臣衰懦不堪重任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臣聞邸報不勝慚汗竊念臣以

一小之微遭逢 聖世自筮仕郎署歷藩臬部監以

至今任曾無片長可見每思才力綿薄叨冒過分夙

夜惶懼未嘗一息自安誠不宜一日居乎其位也徒

以貪戀 明恩稍圖補報因循至今豈期歲月愈深

愆尤日積政理罔知職務廢弛臣自內省猶規不堪

復舊文集卷十二

十元

他人觀者其謂之何至於威儀動作尤臣平生之所

短臣於隆慶年間自陳本內曾歷舉言之以求罷免

與科臣今日之論大率相同其慮臣站立之顛仆而

為之預謀則其待臣也尤厚即使臣自為謀亦豈有

過於此哉伏望

皇上念邦體之重採科臣之言而矜臣之不能

特賜罷斥別選賢才以充其任庶典禮得人而臣亦

免於瘴曠之罪矣奉 聖旨准致仕着馳驛去欽此

辭起 南京禮部尚書疏 萬曆十二年二月

奏為衰老銅疾懇乞 天恩辭免新任事臣原任禮

部尚書於萬曆三年九月內蒙 恩致仕萬曆十二

年正月初七日准吏部咨談本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是萬士和起南京禮部尚書欽此移咨到臣臣

惟退閑以來已經十載伏蒙 聖心存記復齒縉紳

之列太平際會白首光輝感極涕零雖粉骨碎身無

以為報也顧臣衰老不堪請以其狀陳于

君父之前臣聞大造至仁不能回已枯之木春風善

長難以嘘既死之灰伏念臣少習詩書頗知忠義然

平生報効徒有其心而弱質周張實無其用幸逢

復舊文集卷十二

十元

盛世得冒南宮會戀 皇恩遂招物議乃藉言官息

駕馬于力之不勝全散櫟于材之所棄俾安薄分延

此殘生豈意尸居復蒙起廢夫以早衰蒲柳更歷十

禩風霜肩背懸疣齒髮脫落蟬鳴于耳千喚不一聞

狼跋其形十步則九蹶殆難比于人數況可玷于官

班蓋嘗蒙霧露以生疑自知填溝壑其不遠也當今

皇上勞于求賢旁招俊乂千里逸足在廐百圍巨木

在廠其間精力堅強忠良自効者何可勝數惟

皇上任使無憚老邁難以策勵如臣者參焉則在位

不疚萬事皆理而臣亦感戴泉下銜結于無窮矣臣

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冊辭 南京禮部尚書疏 萬曆十二年四月

奏為衰老錮疾再乞 天恩辭免新任事臣本年奉
旨起南京禮部尚書臣以年老多病乞辭奉

聖旨萬士和老成著望着遵旨赴任供職不准辭吏
部知道欽此該吏部移咨到臣聞君臣之義無所
逃于天地之間官職一加則此身乃君之身非已之
身也故召不俟駕以死報國不容有二心也

皇上之於臣用之既廢之餘申之 褒諭之命臣不
知奮豈為有人心者哉蓋臣少時血氣不足六十之
後百病交攻自腸胃之濕痰以至于皮膚之瘡疥無

一非受病處不但前疏所謂耳聾足蹶已也臣聞授

職者必量人之力而受職者亦必自量其力東野之

馬力將疲即王良造父不以為御矣夸夫逐日至于
暍死不自量之過也故鞠躬盡瘁雖臣心之無已而
日暮途窮生意欲盡則已如風中之燭矣今制七十
者許其引年臣去七十只一年耳而精力如是其何
以馳驅哉是以萬不得已再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矜其年之既邁察其言之非欺 特賜俞允仍
舊致仕臣不勝激切悚息之至

加賜勲階謝 恩疏 萬曆十二年六月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吏部題臣再疏辭免南京禮
部尚書新任奉

聖旨萬士和准給與應得勲階照舊致仕欽此隨該
本部奉 欽依加正治上卿資政大夫移咨到臣伏
以官崇勞蹟爰輸効力之忠 國有勲階懋著酬功
之典非其人則不輕授必久任乃得漸加恭惟

皇上 稟睿智之資 撫盈成之運 誠於好善禹
拜昌言 廣於求賢湯招俊彥屬彙征之連茹稽在
野而無遺如臣者幸躋致乎九卿曾無片長自效遂
投閒於十載惟有百病相隨駕駘鞭而不前樛櫟散

而空大方甘心於畎畝詎敢望於 巖廊時值更新

人惟求舊 留都典禮驚傳 雙闕恩波 申命秩

宗再荷 九重眷顧義莫逃乎天地臣何愛於死生
奈何馬之疾交攻而龍蛇之辰坐迫若不量度冒進
誠恐罪過愈深俯悉愚衷仰干 宸聽遂蒙曲庇保
此餘生聞 召不趨既已乖於禮義辭官進秩能不
愧于衷情名曰上卿曾未叨陪班列號為資政何有
報答消埃豈謂兩考之加併在一朝之 錫光擢章
服試看垂歿之榮芳播里閭豈止同宗之慶恨桑榆
之既暮尚銜結于來生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公移家無存稿因故紙中檢得一二附梓之以見其隨分盡職之大畧云耳

江右分巡揭帖 計二條

照得百姓之情固所當順而地方之事亦賴人為彼無能者束手坐觀而犯難者動每招謗以其招謗也而疑之抑之使不得伸是使坐觀者益以為得計也竊見九江府推官范永宇其才不可抑而其氣不可禦性偏喜功之過固不能無然其心無非為地方計也向也因其性而疑其心因其多施而疑其守本道徐加察訪乃知其心似無他而其施之多者亦或其輕財重義使然今之有司較熟無為延挨歲月者不為少矣如本官之敢於任怨期於必就者正監司之所求也且如瑞昌築城一節他人懲李知縣之敗宜其深避救過之不暇矣本官乃奮然以為已責無知小民難與慮始徒紛然議其後而不知城成亦瑞昌百世之利也然本官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蓋城瑞昌不可罷而談縣力小費煩其工亦不可速也責之以速則民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不惟謗議並興抑且財力俱困成之以漸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上不驟用其民而民不覺其厲已本官必欲以朝夕期之所謂如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故為談縣計久遠者激之使

勿亟可也若裁抑之太過恐無以為任事之勸而苟安者反為得計且以短取長古所不廢須至揭帖者卷查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內奉工部題為缺少磁器事單開燒造大小魚缸六百八十口連山子魚窩全內大樣一百四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工料銀九十兩一錢二樣缸一百五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銀八十一兩三樣缸一百五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銀三十兩四樣缸一百三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銀一十六兩五樣缸一百一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銀六兩通計大小魚缸共估銀三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兩已經燒解過大小魚缸五百三十七口三十五年七月內又奉缺少磁器事單開燒造大小三樣磁缸五百七十口原估工料價銀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二兩見今止燒成大樣缸一口二樣缸四口三樣缸五口竊照魚缸燒造每窰一座止容一口溜火緊火燒經月餘及至出窰破裂者十常八九堪用者十無一二在地方則為最苦在朝廷稍為可緩前年乞賜寬限已蒙 聖恩俞允其時江西未遇荒歉尚可支持去歲以來沿江一帶水災重大兼以磁磚燒解所費浩繁近蒙 聖恩特捐存留課稅賑恤甚厚則前項

困苦似宜附災傷疏內乞暫停造俟府庫積有餘銀另行燒解萬一俞允未可知也且魚缸所欠尚多而磁缸所取復至及今言之即不能望魚缸停止之恩或可以為磁缸寬限之地 朝廷俯念地方之意未嘗有忘百姓翹首監司之情實為甚切俟題請不行不得已而行之庶於事體有補而民與我皆無憾矣

湖北分守議稿

計二條

一為陳愚見立義倉以濟困極事嘉靖三十九年八月奉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陳批據黔陽縣申稱歲有水旱民間有穀之家除上中人戶量各自備雖遇

卷之二

五

凶年猶能膳口其極貧無錢糴穀者坐待其斃乞要建立義倉知縣郁周自出俸銀貳拾兩糴穀一百石先為首倡激諭本縣人民隨其多寡任意施出湊成總數若干共為一倉在城在鄉各立倉長一年一換青黃不接則照原價賣與次貧之家不取其利所糴價銀又至秋成糴穀出陳易新以備來歲貧者或不至於困極流離等因奉批仰分守道查議報奪繳并蒙巡按湖廣御史姜批同前行據辰州府申稱查得近蒙屯田道案開黔陽與沅陵縣三十七年分糴穀數少四分泰呈撫院題奉 欽依將知縣郁周李允

經罰俸半年行縣追扣未結該縣倉廩穀石頗年終不充足今復倉而更設一倉未免顧此失彼况稱糴出俸銀二十兩糴穀百石是亦有限而難久其餘欲令人民施出據該縣見遭水災本等糧差尚慮多艱必欲強其勸借反落無名騷擾之弊况缺下半年自理贖罰折穀之數合行令該縣將自理贖罰盡數折穀上納預備倉於貯備賑務足定數其本官願出銀兩係為民拯恤之意亦令糴穀一百石就運該倉不必另創待荒歉之際隨宜申請支放等因到道據此為照義倉之舉係奉勘合通行設備今黔陽縣知縣郁周遵照前議捐出俸資首先糴穀乃倡民義舉救荒預患之圖而該府所申則恐荒歉之餘勸借勞擾不為無見該本道看得事在人為義由上作蓋凡一政一令有益於民者勝於坐視民患而不為之所况義倉之舉得古人社倉之遺意一人倡之眾人從而和之前者創之後來者從而繼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於百姓不無小補故取辦於一時強人以太難而逼使之出不可也其中見上之舉義而或以義應之情願捐僭石之粟以輸官者亦未必無此則取之者非迫民而出之者為仗義何為而不可哉且又不

卷之二

六

急其期不限其數則勞擾之患自絕而共法可行矣

况預備倉與義倉之名色兩不相妨預備倉石取足

於贖罪之數義倉者取足於好義之心詞訟簡

少故難責其取盈之罪而壤地雖小不可謂無尚義

之人今日知縣郁周之所捐不可入之預備倉異時

該縣罰贖之所納不可入之義倉但使其各以義勸

有願出者不拘多少各自報官不許以在官里老人

役上門勸借其間或有願出三四十石者給與義民

牌扁以禮相待所出穀石一面置簿登記暫收預備

倉空厥一面擇地設厰先建立倉厰數間俟後漸次

開拓以圖永久本道量行酌助期在必成務於百姓

有益合候呈詳允日行黔陽縣令知縣郁周將自出

銀二十兩糴穀一百石以為民倡如百姓不願出者

無得驅迫生事其預備官倉仍照舊例積穀不在此

限如此庶民心悅服而荒歉有賴矣

一為議支應以蘇民困事照得本道湖北所屬辰常

靖府州近因水災之後繼以旱荒民不聊生思以寬

恤其道無繇然縱不能有所利於彼亦當損其有所

害於彼擇其甚者而去之害於彼而急於去者水馬

館驛之支應是也查得各驛每日支應過往差使廩

給口粮係里甲人户均徭編審各以丁粮多寡編日

有差本户親身到驛支應名曰庫子然家業殷實者

支應四五日登時傾廢家業不足者遂偷身躲避累

及馬牌推原其故盖由承差人等需索無厭剝見

骨初到驛時責令擺飯乾臘鮮肥色色齊備然後舉

筯一飯之需已費及二三錢之數酒飯既罷乃勒折

乾百幾凌辱有勒至六七錢者有勒至二兩不已而

繼之以布疋準折者彼之鄉里小民如羊見虎寧暇

喘息而此之依憑聲勢如虎咆哮羊不盡不止湖北地

方疲敝縱使殷實不過力田之入擔石之儲耳豈能

堪此是為得而不傾廢也其人户之躲避者或有陽

為不到而陰托奸頑馬牌支撐過去或有其實躲避

而害及良善馬牌代為賠贖於是將馬帶去一二

站而勒錢贖取者有故將公文丟棄而口稱票窮者

馬牌只得曲為區處馬牌答應既畢又自虛張其數

以倍取於人户人户亦樂於陸續湊還馬牌而幸其

一時暫脫於虎口此貧乏者之所以逃避也故有司

徭編之時人户視驛通如陷穽視庫子如罪囚民間

之病莫此為甚查得本院有告示禁革有循環簿登

記近該本道經過各驛弔查循環公簿及人户逐目

支應私記底簿相對公簿內記口糧一分支銀三分
私簿內筭酒飯折乾多者七八錢少小不下五六錢
公簿所記常不及私簿二十分之膏是上所有登記
之虛名而小民不免於苛虐之實害則亦惡用循環
為也然其弊不在於登記之不密而在於弊法之不
更法之弊者在令人戶與公差相見也夫令人戶與
公差相見雖驛坐一上司其弊不止况於循環之登
記耶查得各處及本省武昌府俱徵銀在官差官支
應差人知在官之銀有限貪心自止此法最善可以
通行所謂不禁之禁也但此等人飽食驛遞其來已

續纂文彙卷三

元

久原給牌票內口糧三分委的不足假豈能自齋糧
以行將必別生枝節不得意於庫子必將取足於馬
夫又非經久本道議欲稍寬其數自合部院以及三
司各道定為等級比舊量加一倍官加印封驗發銀
須松紋併不許短少數目願支銀者即與原封願擺
飯者即與酒食蔬菜仍將物件刻成小票儘其所用
有剩則加以與之再照經過士夫給中火舊有等
級近來支應參差不齊各不照應本道亦欲再申明
規則刻一小票將各物開列以杜乾沒之弊其下馬
中火擺飯之外不得再解食剩合候呈詳允日行所

廣州府縣分別各驛衝要偏僻等第會計一日共該
支銀若干徵收貯庫按月發驛差委能幹員役各應
直給中火分別上中下等第承差口糧分別各衙門
等第刻印小票一張中開某廩給多少其中火多少
某口糧多少橫列上方却於下方開某物價值銀若
干某酒米值銀若干與上方數目相對支者銷算判
其干乾差委員役及手下各應該用幾名仍各議與
供人如此則居者無暴客之患行者無館穀之慮馬
夫不至於被害差官不至於受累庶於驛傳不無小
補而民困可以少蘇矣

續纂文彙卷三

三

廣東布政司議稿 計一條

一為酌處庫藏事宜以紓財用事案查近批蒙巡按
廣東陳案驗奉勘合前事即該刑科給事中張等具
題一欵立官解以恤民困該戶部題奉欵依備行
司府等因又奉提督兩廣兼巡撫吳案隨同前查得
本省每年額派京庫糧銀十萬兩俱係各州縣食點
殷實解戶自收自解仍於官米每石帶徵水脚銀八
厘給助解戶運納之費徵完解司積至二三萬兩本
司議委縣佐貳等官一員管押前赴戶部交納本官
止給盤纏銀五十兩其沿途搬運舟車到部上納商

補及 內府等項使費俱係各解戶自行措辦今本部要革解戶委官管解談本司看得改民解為官解甚便於民而微有不便於官便於民者十有七八而不便於官者十有一二權其損益則官解所當亟行其不便於官者從長計處則官解為益善矣方今極苦京解者無如廣中蓋以往返一萬八千里道途之艱虞可知歲月之盤費可知而獨責百姓自運勞費萬狀如遠而雲南四川近而江西但金銀扛解俱是委官給以勘合一路起夫陸運安行至京百姓不與知焉獨廣東不惜力於官故為最苦各州縣解銀至省候一二萬兩齊足起解或守候三四月或半年以上此守解之苦也各解戶銀數多寡不等而往返盤費則一極少正銀或一二百兩或不上百兩而盤費過之真為無益之耗此虛費之苦也各解戶俱有身家農業往返七八箇月誰能人人自行其勢必至包貼與人而包貼者索取無厭昨據解戶陳合理告稱正銀九百兩貼解至一百兩而其心猶未肯已是正銀每兩貼解一錢有餘若包貼不得其人上納掛欠又不免累及正解此包貼之苦也一解戶有一姓幾房亦有數姓以充一名當銀起解時心力不齊或來

或去或出或不出以致州縣拘解煩難耽延期限累及同運起解之人羈候逾時牽連獲罪此幫解之苦也如此之類不可勝言今改為官解是脫彼陷弊致之坦途其為利益何限此所謂甚便於民者也若微有不便於官者只是道路疎虞一節蓋恐風波盜賊之患萬一有遭民解則猶責償於民官解則難取償於官是雖事不常有然亦不可不慮也其從長計處之法本省一年解京銀額不過十萬茲議分作五次從江西陸運萬無一失且每運二萬只有二十扛用夫四十名不過一士夫經過之費其水腳銀兩江西每兩三分今廣東至江西路雖遠二十餘站既資解官勘合脚力則亦無其費合每兩量加五釐共給三分五釐解戶所省既多仍每兩徵水腳五分除給解官外尚存一分五釐其護送扛解自省城撥民哨送至韶州韶州撥民哨送至南雄南雄送至贛州仍於省城內臨解時行委番南二縣雇長行打手八名護送至京其工食就於前有水脚銀內支給其長途火牌號簿登記一路使費及各縣驛應付夫馬一如江西規則如此則在解戶每兩不過徵銀五分比常節省大半而又得脫陷弊置之坦途在解官則利於

盤費之厚無道路之虞而欣然樂從在本司則批廻
易銷而又得省給解官之路費以為軍餉此策之最
得者也合候呈詳久日脩行十府轉行所屬州縣導
照以後京庫銀兩每兩追水脚銀五分起批赴司上
納即給批廻庫收銷照本司酌量京銀積至二萬兩
不拘府分呈委兩司首領或府佐一員解京輪請兩
院填給勘合應付并請軍門給發牌面沿途撥取兵
快護送庶民力可省而銀兩可保無虞矣

禮部咨稿 計一條

禮部為稽防誑冒以重 明旨以益 宗藩事儀制

續修文獻卷十一

三

清吏司案呈照得近該本部題奉 欽依凡 王府
請封奏抄到部應單本題者一面查冊一面行 宗
人府查對回日五日內具題應 請封者照例 請
封應立案者奏 請立案仍先揭示本部門首諭令
通知但有吏書誑騙者訪拿重究其各 王府賞奏
員役有指稱打點誑 王財物者併行重處已經通
行各 王府咨會去後近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岷
王定燿奏稱第二子幹睦年足十歲例應 請封到
部送司行准 宗人府手本查報幹睦生年月日及
奏報生母來歷相同并查 玉冊委係 岷王第二

子年數已足例該封 郡王隨具揭呈堂覆查明白
准照例題 請外為照各 王府請封 王爵多有
膏奏員役指稱打點名色誑 王財物到京弊風相
踵遠難釐革及查本部前項文移或未到彼該府賁
役恐仍前誑冒相應呈堂開會稽查庶免乾沒等因
案呈到部看得 王府 請封近經本部題有一定
限期奏抄一到即查據典例應封者即與題 請隨
掛牌門首示知本部吏胥分毫無所干預即欲打點
何所用之但賁來人役往往指稱本部使用希圖誑
沒財物業已誑出遂為囊中之物及見本部隨到隨
行一經揭示准題則前物公然入已矣該府止見其
所奏已行即明知誑冒亦不計問使賁役坐得乾沒
之利是本部之速行反為各役之騙局本部之禁戢
吏胥雖嚴而各 王府之費用仍舊 明旨為 宗
藩惜無名之費甚切而 宗藩之奉 旨釐弊或不
能以盡信也見今 宗支日繁祿糧甚詘凡此無名
之費皆出於小民之膏脂不則亦 先王之遺積以
之分贍貧宗則 宗親感德以之施行善惠則國庶
蒙恩乃空委之無籍之積棍豈不甚可惜哉且以
宗室應得之典而冒打點之名以供役賤人而敢誑

王府之物竊為各府羞之今賁役之誑 王與各府之遂其誑者不過藉口本部吏胥刁指恐不得如期題覆耳今

聖明在上諸靈肅清各項事宜又經本部申飭吏胥無所需勒題覆決不逾時各府亦可安心相信而中各賁役之奸矣所據該司具呈前因委應知會關防為此合咨前去煩為轉行 岷府長史司啓 王知會要見 王第二子幹跬側應 請封自王奏一到查明即題本部吏胥人等並無干預但有賁本負役指稱打點使用分文者即係奸冒便親追究重處毋事姑息致墮奸計長成弊風仍令長史司申呈貴院咨部以憑查考以後但有各 王 請封俱要長史司取具並無指稱誑冒等弊印結申呈貴院將差役姓名掛號登記本部題封後仍咨行稽查貴院訪右前弊亦希即時究處仍知會本部以憑查參輔導官員其各賁役到京但有前弊本部及緝事衙門訪出或被入首發除本役重處外本部并將該府內外輔導官參究坐擬庶仰副 明旨以惠益 宗親所裨誠非小補也其餘有 王府去處巡撫衙門仰該司一體申明知會施行

論附 書陽明課

天地之所以為大

造化之妙至一也亦至不一也一與不一皆歸於一焉而後可以語天地之全矣一者何也自其體統者言之也不一者何也自其散殊者言之也體統者散殊之合散殊者體統之分方其合也渾然氣而已矣氣不能以不流流則聚而為有是散而不一者皆至一之所為也當其散也顯然有而已矣有不能以自著者必本於所宗是合而至一者皆不一之所主也是故一者一也分而為萬有焉而各一其一者此一也聚萬有之各一其一而同歸於一者亦此一也合者不得不散而實無所散散者不得不合而實無所合故曰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而造化之大盡在是矣不然則乾坤毀而天地之化不幾於息乎子思以天地之大明聖人之大而以大德小德言之其善觀天地者與雖然吾聞聖人之言天地者曰太極曰乾坤曰誠曰命非不足以盡天地之大也而子思獨以大德小德盡之天地不可以德名也而又可以大小分乎蓋天地一中有萬理精蘊言之者有自其功用言之者精蘊者微而無知功用者顯而易見大德小德

之說蓋因其功用以觀其精蘊者也何也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造化之功用也夫其合而不離散而不雜造化胡為有是功用也是必有所為之者矣是故天地本無德也對功用而原其所以然則謂之德本無大小也對功用之大小而原其所以然則謂之大德小德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曰生曰載者自其功用言之也而皆以德言則子思之因用以發天地之蘊者可知爾矣是故太極以極至言乾坤以性情言命以帝之主宰言誠以於穆不已言是皆天地之精蘊不可以大小論者

集義文卷三

三

也夫以是四者舉其一固足以見天地矣而非通極於性與天道之奧者未易窺測也未能通乎性與天道則必即其用以觀之而其源可知也則夫言天地之所以大者舍大德小德奚以哉今夫日月寒暑飛潛動植凡盈天地間者天地皆有以包涵之此功用之大而合者也日月寒暑自為日月寒暑飛潛動植自為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犁然不紊此功用之小而分者也然而有形者則必有形形者有色者則必有色色者其大而合者即其德之渾淪而無所在者為之也其小而分者即其德之散殊而有所專主者

為之也無所在者地之於至一而有所專主者分之為至不一有所合必有所分此造化之妙而初無二理也以其大而一者分之於不一之中而物物各得其一以為一焉以其小而不一者推之於至一之地而物物同本於一以為一焉自至一而不一則變化出而體統之流行者見矣自不一而至一則神妙存而散殊之根底者見矣令一與不一觀之則天地之德備而廣大可知矣何也天地之為天地所以引之而不見其始要之而不見其終者以其有是一也亦以其有是不一也蓋天下之用固有網維主張之者然亦無截然一定之理而其參差不齊循環相禪而後至一者始運於無窮則是至一者固所以為不一而至不一者乃所以為一也故自其全體觀之言一已無虧欠矣分而為兩焉又分而為萬焉非於一之上有所增也一草一木之榮枯消長天地之體統在焉謂一草一木之天地非天地之天地不可也謂一草一木之大非天地之大不可也何也天地無二理也人惟不能如是觀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而天地之蘊愈不可得而見故子思曰是數化也大德也是川流也小德也因功用以求其體段而後天地可

集義文卷三

三

不以其分合者歸諸理而徒以成象成形者指言其大則天地亦一物矣故曰大德聚化小德川流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此以理觀天地之說也夫其敦化也而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焉其川流也而聲者自聲色者自色焉此有耳目者之所知也至於所謂大德小德者即之無象視之無形而強名之曰德天地得之而有是敦化有是川流人不可得而見聞者也人不可得而見聞而以理觀之則有不容隱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陽復於下而生生不息此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生為心則亦以生生為德故曰天地

德義文系卷十二

聖

之大德曰生然則大德小德者自天地生生之理言之也生生之理何以有大小乎此造化自然分合之妙也吾嘗因是而探乾坤之蘊矣理乘氣氣載理蓋無一息停機也方理氣之混而為一雖未有萬殊也而萬殊之理寓焉元始亨通利遂貞正為金為木為水為火為土四德五行靡不具於一之中此實理也四德五行既具於一則在一者不得不分為四為五張子所謂不有兩則無一一不可見而兩之用幾乎息者也有一以為兩有兩以為一而後造化之妙無窮是又無方之謂神無體之謂易化裁之謂變推行

之謂通一專一直之謂乾一翕一闢之謂坤理之蘊於造化者固如是也由是出之而敦化散之而川流自其大者而觀之安得不謂之同自其小者而觀之安得不謂之異吾嘗求天地間之物靈蠢動植其類各別而一類之內種種又殊有血氣者不可無知無血氣者不能有知梅必不結李實草必不生木葉苟物物而離之則天地勞然而截然不亂焉則兩之理具於一之內可知矣夫自兩而萬物其不離乎一也故有知無知靈蠢動植不同而其所以生所以死一也桃李草木花實枝葉不同而其所以榮所以枯一

德義文系卷十二

聖

也彭鏗之壽殤子之夭大椿之春秋千計朝華之春秋日計龜鶴之筭無窮蟪蛄之年有限而盈虛消息於大化之中者一也其異者為川流其同者為敦化是用之大小也其異者為小德其同者為大德是體之大小也有大則有小是理之自無而有者也有體則有用是理之自微而顯者也有大小而無先後有顯微而無彼此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有無混一之常也非知道者孰識之嗚呼此未易言也蓋嘗自吾身而觀之矣吾身者小天地也當其一念不起鬼神莫知喜怒哀樂一無所著吾見其冲然虛而已湛然

寂而已然而仁義禮智事物細微之所以然者無不在焉蓋出於命而根於心無其用而有其理孟子所謂萬物皆備者也惻隱於孺子之見不屑於蹴爾之食以至辭讓是非一事一物巨細精粗隨其所感而心之所具者應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既既有此理則不能以不通然雖常應常感而寂然自如豈非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乎與天地相似者動以天者也動以人則與天地不相似矣動者一念之初幾善惡之際也一念之動於善惡而見之於外若影之隨形流之出於源無毫髮差謬學者苟欲五常百行之善而不致力於一念初起之時是向日而逃影不塞其源而止其流吾見其影之愈多而流之愈大不亦勞甚矣哉故曰君子慎動

萬文恭公集卷十二

四七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二終

萬文恭公集後語

萬文恭公集刻成公之子習扣閣請余題其後余惟公之文行宮保鳳阿公序其端揚摧而倫儼之論洵確矣雖有能言之士宜無所置喙矧其不嫻於詞而老眊癡然者哉隱几莫敢承禹生不可謂余與公雅稱臭逆同氣弟是過也脫

後語

一

斯集不著數語不翦為行道入乎余踈然起許言其槩然一隅之見未必能窺公之深也公為人外通而中介貌渾厚而內之條理斤之焉少有遠志視紛華利達泊如也克已勵行承家學不惰長從荆川先生游聞為學本原已乃遍友天下善士懇切剴而樂有取焉則

所詣日益邃且醇矣雖不執一見而其
以誠為基以義利之辨為堂奧則終身
不可易也故自出處進退以至一介之
取予毋弗嚴也所謂獅子捉象捉兔皆
用全力者非乎文宗六一而恥摹其詞
雖力量氣魄不必盡同而箇中線索具
目者知其畫一矣詩雅愛王韋稍二齊

後語

二

其髓晚最喜康節靜脩白沙諸集為其
多會心語涵泳久之霍然有悟入處殆
其學之進而詩亦隨之故歟即暮年紀
述時有超然妙語若鏡花水月真可端
倪恐唐人不能道耳是集也公手自雙
閱蓋去者半留者半余與凝菴續校雖
或有增損然童三詩凡若干首以時叙

文若干篇以類叙統之凡若干卷善讀
者潛玩而深味之則見其澹然之志與
盎然之懷同出挺然之節與悠然之趣
並流固不待攷之國史徵之志傳而可
盡其為人蓋公之文一發於誠故言即
心之會也行之餘也而可差殊觀耶世
有文華之士煜雪其詞而黯黹其行者

後語

三

其亦難乎視斯集矣

八十二翁金鷲山人王升題

履菴集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萬士和撰士和字思節宜興人嘉靖辛丑進士
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恭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凡
詩詞三卷雜文九卷其官江西貴州湖廣山東以
至爲宗伯時事迹頗散見於其中然過任自然罕
鑄詞之功蓋士和受業唐順之能不染七子雕繪
之習而殫心吏事又未能竟其業也

瞿文懿公集十六卷制科集

四卷制勅稿一卷

〔明〕瞿景淳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瞿汝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瞿文懿制

勅稿一卷制科集四卷詩文集

十六卷》提要

瞿文懿公集叙

自西京之氣漓而為六季昌黎公出奮然一變之然時有所折衷而稍存其偉麗以見難至廬陵公而色澤為之盡洗學士大夫毋論有所趣背往見以為易簡明興而廬陵之鄉作者楊文貞公為之冠當文貞公在翰林嘗事

瞿文懿公集

序

仁宗皇帝於青宮

帝手一編而授公曰此歐陽氏書也其命有司梓之以式操觚者文貞公固於天性近歐陽氏且其卿前輩喜慕說之得帝語而益自信以故為廬陵學而以楊公於歐陽者不衷當

憲宗朝吾吳郡以文獻稱顧其質漸

移於藻而吳文定王文恪以制科業連得大魁苟其於文小加飾天下當為之景附而二公能篤守之以文定之詳和文恪之精整雖不無小有損益然其不悖於則均也去三公之甲子而為其御作者曰瞿文懿公當文懿公時吾吳之藻極矣而公復以制科業連得大魁天下之所願為景附者寧下

瞿文懿公集

序

二

於文定文恪二公而公復能篤守其說居安之所得宛若有左右逢源者於一時之藻固未必其盡祛而簡易所藻之功不淺矣毋論名為藻者即自負以西京而踞昌黎廬陵之上代不數人然往、不勝其剗鏤而耳觀之論隱然以為治世憂試取公之文而臨之其氣舒徐而不迫辭詞

達而無晦於造化之巧時有所含蓄而不盡露人情物理間引其常而不盡究其變其不以為治世之音者幾希余辱與公同榜最少視公諸父行而公不鄙棄之間引與談文事余方固、焉體裁之是徇而公寬然若止所從倣今盡得其撰著讀之而始稍窺其緒乃為論次之如右公佐留銓積秩宗綰史

瞿文懿公集

序

三

局之柄為嘉隆間名臣嘗用其子汝稷請而傳之矣梓公集者汝稷而公之門人耿中丞定向留令震臣為一佐鏤厠資汝稷博學而行脩雅善名理不愧為公後云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予告前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京大理太僕卿應天尹年養生王世貞頓首拜撰

瞿文懿公文集序

瞿文懿公以嘉靖甲辰魁天下所為
制舉義出而天下士奉以為楷至
今其軀軀禁林垂三十年學日以沉
博而其言尤澤於道德醇厚爾雅如
其為人海內之願得公言者造請日
至公卒然而應之運斤飛蜩恢乎有

瞿文懿公文集

本

一

餘技也蓋自近世搢觚之士貴耳賤
目負其侈心而輕歛其無防之口以
為自東京而下咸卑仁是道者藉
之為聲牙棘吻而曰此秦此漢也靡
之為臃腫鉅釘而曰此漢呂此莊列
也其名愈近而其實愈巨離其變愈
繁而愈下矣夫刪述六經知言如孔

子亦可以已矣而其論則曰有德者

必有言又曰辭達而已矣諸子秦漢
之言不必臨於德而至其指事述情
靡弗達也即若東京而下為唐宋諸
名家之能言者不必醇於秦漢諸子
而至其指事述情亦靡弗達也則猶
夫孔氏之論也而世輒以虛穀憾之

瞿文懿公文集

本

二

無其德去其達乃欲闕千古豪傑之
口而出其上宜乎公之所唾而弗為
也公所為言具在氣不必厲以為高
語不必斷以為奇蓄之淵淪出之天
倪務以極其中之所欲言與夫所能
言而止是故其溫然而璧潤也其泊
然而太羹也其德也其朗然而光氣

屬於霄也其沛然而江河也其掣拽而育之為化工也其達也古之論文者極其用至於經緯天地燁燭萬品而其遇有不必盡諧要以本之德歸之達而文之能事已矣則其體然也公生當

熙朝以名德尤著仕至少宗伯

瞿大熱公集

序

三

人主將大用之而未及以歿天下睹公之文或惜其不究於用而要之讀其集想見其人其詞之達也与其為有德之言也即有知言者可坐而照矣公集行世能謂公不究其用而不能謂公不究其體其驚詭奇者習公之言將還而報然自媿其三當而或

有慕古者習公之言慨然若揖讓於廢宋諸名家而直窺其統而公之所為天下樞樞者夫豈獨其制舉義而已也錫爵夙以文字受知於公有國士之遇俛仰老矣墮情廢學以爲公愧而獨樂序公集者以爲綴不敢庶幾於知言之列而要不可謂不知公

瞿大熱公集

序

四

者故本公遺意而論次之若此若公現行大節則國史家乘業詳之不具著示

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事總裁

玉牒

會典門生王錫爵謹序

瞿文懿公集

序

王

瞿文懿公集

一卷

說序

諫說贈給諫對川甄君北上

送南京戶部尚書端溪王公赴任序

送官保大宗伯孫公南歸序

送南京吏部尚書三渠王公考績序

贈大司馬克齋李公西歸序

送大司空肖泉林公北上考績序

瞿文懿公集

目錄

乙

贈大司徒龍岡張公考績序

送兵侍思齋霍公北上考績序

送御史中丞金泉王公入理院務序

二卷

序

送大中丞景山李公北上序

送少宰平泉林公北上序

送官允孫公考試還朝序

送侍御松里馬君考績序

送羅陽劉侍御赴南臺序

送司諫柱野趙子擢南京太僕少卿序

送侍御毅所黃公擢閩藩少叅之任序

送侍御思臺劉公擢守永平序

送侍御華封祝公擢湖藩少叅序

送龍池王公赴陝藩序

送順齋徐公兵備徐州序

三卷

序

瞿文懿公集

目錄

二

送選部益泉陳君出守廬州序

送張汝玉蒞刑江南序

送鳳洲王公蒞刑江淮序

送王子懋中任延平郡推序

送龍山查公任寧波郡推序

送少里凌君任鄖陽郡推序

送浦江令水東許子序

送邑令賜谷王公承召北上序

送洪溪朱君分教建昌序

送豫齋陳先生分教武康序

林氏西世貞烈序

壽御史大夫笠江潘公七十序

四卷

序

壽魏國獨軒徐公七十序

壽少叅陽湖王先生八十序

壽存赤秦翁八十序

封翰林院修撰永懷李先生夫婦同壽

瞿文懿公集

目錄

五

序

壽秋江陳先生七十序

壽封太史心萱嚴先生七十序

封尚書裕齋賈公夫婦榮壽序

達泉先生夫婦雙壽序

壽杏莊沈先生序

五卷

序

壽原齋華先生七十序

壽焉母黃太孺人七十序

顧母杜孺人榮壽序

壽姜母羅太孺人八十序

何母周孺人六十壽序

壽陳母江孺人七十序

六卷

序記

武舉錄後序

武舉錄序

武舉錄序

目錄

四

應天府鄉試錄序

重刻五經序

兩臺疏稿序

鳳巖黃先生詩序

白崖先生和陶集序

春秋彙稿序

南雍甲子嘉會錄序

重建常熟縣城記

浦江縣城記

晉州重修文廟記

七卷

記

道州重修儒學記

文學書院記

中吳書院記

重修西岳廟記

巡視中城兵馬司監察御史題名記

知和州宋侯申明禮儀記

晉州重修文廟記

目錄

五

內黃令塗君遺愛記

常熟縣令永嘉王公去思碑記

原魯先生祠堂記

兩元書堂記

八卷

墓誌銘

明故通議大夫大理寺卿葛公墓誌銘

明故中順大夫知襄陽府張公墓誌銘

明故江西布政使司叅議尤公墓誌銘

明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總制三邊軍務楊公墓誌銘

明故常熟令贈太僕少卿蒼野王公墓誌銘

明鄉進士梓堂鄧先生墓誌銘

九卷

墓誌銘

中憲大夫重慶守愛鶴陳公墓誌銘

湖藩少叅顧公暨配廬安人墓誌銘

聖文公集

目錄

七

明故中順大夫永昌守文橋秦公墓誌銘

銘

明故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文峰

施公墓誌銘

明故迪功郎山東兗州府經歷杭君墓

誌銘

晉寧州貳守山城王公墓誌銘

十卷

墓誌銘

撫州判官數峯趙先生暨配徐安人墓

誌銘

貴州前衛經歷顧海峰墓誌銘

處士李公暨配邵氏墓誌銘

明故靈石令誥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

少卿劉公暨配游恭人墓誌銘

封南京工部主事石林凌公暨配陳安

人墓誌銘

明封奉直大夫信陽州知州一林鄒公

聖文公集

目錄

七

墓誌銘

十一卷

墓誌銘

勅贈文林郎長治尹李公暨配邢氏王

氏二孺人墓誌銘

可齋陳公暨配潘孺人墓誌銘

明封祠部員外郎允公暨配朱氏華氏

墓誌銘

處士雪舫周君墓誌銘

太學生顧君明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石溪

王公繼室章宜人墓誌銘

十二卷

墓誌銘

明故徐母孫安人墓誌銘

徐母周孺人墓誌銘

外甥李處士成蹊先生墓誌銘

仲兄趙湖處士暨配褚氏墓誌銘

羅太翁公集

目錄

壽藏銘

大石山人壽藏銘

墓表

山西按察司僉事月溪張公墓表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端溪王

公墓表

山西按察司副使次山劉公墓表

十三卷

墓表

霍處士墓表

明封承德郎工部虞衡司主事前嘉興

府學教授虞谷葛先生墓表

西安丞蓮塘徐先生墓表

墓碣銘

御史王公墓碣銘

通政司左叅議從川秦公墓碣銘

行狀

明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前光祿寺卿

羅太翁公集

目錄

九一

陳公行狀

十四卷

狀傳贊

南京國子監祭酒槐野王公行狀

先考勅贈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古村府

君暨先母太孺人墓氏行實

朱恭肅公傳

王節婦傳

貞節李氏傳

徐故婦沈氏傳

故禮部尚書死事陳公像贊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思質

王公像贊

十五卷

雜著

讀易雜著

書

上元輔徐公書

瞿大鶴公集

目錄

十

寄李相國書

荅東廓先生書

渡鄒穎泉提學書

復胡梅林總制書

祭文

祭先師甘節張公文

祭蒼野王公文

祭任母太淑人文

祭雲江錢公文

祭迴溪尤公文

祭似澗黃公文

祭封兵部主事谷公文

祭朱恭靖公玉峯先生文

祭四窓錢御史文

祭守石宋君文

十六卷

賦

覽輝樓賦

瞿大鶴公集

目錄

十一

五言古詩

送梅江林先生赴任常熟

贈給諫李元實使西川便道省親三首

贈侍御劉叔度以使蜀便奉母南還四首

首

送敬齋周先生赴建安二首

題庭中石假山

秋懷三首

雨中漫述送周敬齋南還

送愛菊魏先生赴東陽

鳴鶴篇為益齋趙先生作

紀夢

懷鳴齋蕭先生二首

七言古詩

哭劉原彬

夜夢題匡廬圖覺而成之

送錢復軒秋官理刑淮上

燈夕

羅文懿公集

目錄

十一

送宋葵山赴山東

江南行送將樂丞晴巖張君之任

騷體

閩陽歌四首贈黃西野兵憲

五言律詩

贈尤兵憲汝白

贈吳隱君

贈天津黃兵憲

同林平泉遊靈谷寺

五言律

送沈儀部赴蜀藩

七言律詩

白燕

送秋宇胡太史使襄藩

送總督行菴陳老先生赴任三邊

聞警

送玄洲沈先生出守潯洲

送古崖尤先生司教新昌

羅文懿公集

目錄

十二

天壇招飲

七言絕詩

留鶴亭二首

羅文懿公集目錄畢

瞿文懿公集卷之一

說序

諫說贈給諫對川甄君北上

昔人以言路之通塞卜世道之汙隆信哉其言之也夫言路之通塞雖其君之能用不能用若有數焉然臣之所以進言者一有未盡則臣與有責矣可徒諉於君之不能用哉昔唐德宗最稱剛愎然於楊炎之抗言則讐之而獨有味乎李泌之言以泌不務訐激而巽以入之帝亦諒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一

何者

其有納誨之忠也以德宗而猶有味乎鄭侯之言吾於是而知人君未始不可為忠言也古今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好安而惡危每覽史籍見前代忠直之臣心切羨慕思欲與同時而不可得至其臣之忠直者顧不能用甚至斥逐之又甚則誅戮之豈其好惡頓殊哉或亦臣之慙直徒務訐激而忠愛之忱未盡也夫臣之為諫其君者蓋思有補於君非徒以為名也思有補於君而感之不致其誠發之不審其可入之不

以其漸徒果於一決而不能使君之樂從即其言誠當謂之能敢言可矣謂之深愛其君可乎哉夫君之有諍臣猶父之有諍子也孔子嘗曰吾其從諷諫乎又曰事父母幾諫夫以父子之間猶不能直致其辭矧君臣之際有堂陛之隔有斧鉞之威而欲以踈遠之身持不諱之辭抗天觸雷霆犯不測之怒而冀其說之必行是欲以父子之所難而責之君臣也豈不過哉吾身不足惜然至於斥逐誅戮以傷吾君之明且以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一

二

治

折天下敢言之氣天下之事益以大壞而不可救則吾誠當分任其咎而不可以為安矣夫忠言之難入者莫甚於豐亨之時人君方狃於治安而以為無足虞小人方肆為營惑而間君子聖人戒之曰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言能信以發志始雖得疑終必吉也人心有所蔽必有所明因其明則相說以解攻其蔽則杆格不勝聖人戒之曰納約自牖言當自所明通之斯易入也臣之致君其道固非一端可盡也聖人戒之

曰遇主於巷言當多方以匡之委曲以入之庶幾得遇而非苟為邪媚也古今愛君者未有不由此而克濟者也彼徒摘拾細故叫號殿陛以博一己之直名及君不用則悻悻然曰非吾不言君不能用也且倖禍以冀其言之或驗薄亦甚矣有忠愛之心者固若此哉對川甄君始為開封郡推廉明有聲在南垣三年欽翼如一日嘗陳便宜多切當世之務而不輕為訐激之論蓋懷忠愛之心而非徒以沽直名者余辱小谷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一

三

千

岑君有請遂作諫說以贈之

送南京戶部尚書端溪王公赴任序

嘉靖庚戌春南京戶部尚書負缺 天子念

國儲重寄特慎掄擇維時宿德舊臣禮部左侍郎端溪王公實承 簡命將行小大臣工薰公

德而景行者念公之南而計莫能挽也相與咨

嗟既賀 留都重地得公倚毗復自嘆日遠公

教五府經歷若徐君文輝等以大臣子弟尤荷

公愛倍切依依乃徵言於余余鄙人也何足知

公然公之先君子漸齋公嘗令我海虞利澤所遺至今邑人猶思之公亦以先君子故邑中耆舊每勤記憶雖余亦以邑之後進辱收而教焉則因文就正亦何敢辭蓋余幸從太史後獲與公門人晁太史游嘗聞公之詳矣公早承家訓卓異不羣自其為諸生時不遠數百里裹糧走京師從甘泉湛先生講養心之學舉進士官戶曹時逆瑾弄權日逞淫虐僂辱士類自臺諫皆噤不言公獨抗疏論之既廷臣有宿進者以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一

四

千

言獲罪公復抗疏論救因下之獄公是時忍負所學雖瀕九死不悔豈豫知有今日也既貶驛丞起貳州郡歷藩臬蓋駸駸嚮用矣公以母老乞終養既復起為河南憲副旋陞遼東苑馬寺卿矣復以母老辭官家居者蓋十餘年時臺諫以名德宜早錄用以光 朝著文章論薦 上遂擢用復拜陝西行太僕寺卿凡七轉至南京戶部尚書蓋公無意於名而名隨無意於位而位至今公之南秩正二品開府設屬操國贏縮

人皆侈其榮於公之心豈有加哉聞公素寡欲
雖仕宦餘四十年食不重肉衣不重綵每公暇
退居一室左右圖書有餘然物外之思公之心
學蓋非徒高論者其所著述折衷諸子貫引三
才派播藝林縉紳先生爭傳之亦公之餘也公
好獎拔善類所至輒進諸生擇其可者誘進之
故公門人幾徧海內晚歲既起士論共屬雖屢
進公階而惟恐公之復去也頃在禮部余獲承
顏坦坦于于表裏洞徹莫見疵瑕間談及古
聖賢公集 卷之一 五

豈久於南哉夫賢人所居國重公係天下之重
在南北一也余不敏敢為諸君子誦之
送宮保大宗伯孫公南歸序
大宗伯孫公掌詹事府事之三年癸丑以疾乞
身疏再上 天子不得已乃俞其請仍賜馳驛
歸時余適奉 命校士禮闈輟內直以往迨事
竣則公已 陞辭將行矣既往候公因率諸縉
紳送公都門外公亦瞻望城闕徘徊不忍速行
諸縉紳望公行塵相與咨嗟嘆息想見二疏遺
風各賦詩以贈余曰公之此行豈徒以知止為
高義而擬迹二疏哉 君臣始終之際真可以
悼世教而垂無窮矣且公久居侍從受知最深
方公既退而復起起而掌詹事府事也蓋將藉
手以報今疾而求去豈思自暇逸而不為 國
家萬世計哉余嘗觀中世君臣始終兩全者凡
幾公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安於求志而恥於
競進工於慕古而拙於諧俗故其進每難而公
初不以為意及新進喜事者間以傾奪敗而公

名德歸然久益見信故終躋大位而公亦不以
為喜 天子嘉公靜正醇篤故雖公既退自家
召公公亦念受 天子知聞 命即起使公力
尚可為豈肯乞身於強健如二疏然哉在詩有
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
四方為則夫人之生聰察強毅足稱任使者固
不乏人而詩人所稱獨有取於馮翼孝德之士
蓋輔養君德而成不言之化固非聰察強毅之
任也公嘗侍經筵密以經義啓沃而不以直諫

名嘗司校士叙進賢才使皆得奮庸熙載而不
以課最顯蓋人之職理其末而公之職理其本
人之事君以身而公之事君以人故公在任無
赫赫名公亦履忠信薄聲利正色率人即人譽
之不加親即人毀之不加疎蓋詩所稱馮翼孝
德之士公真其人 天子察於羣臣之中特畀
以引翼之任蓋將資純德之助定萬年丕基甚
大惠也公既任職而乃以疾引去不少留以俟
國本之定以圖輔養之功豈公之心哉夫中

世士大夫以官為家不復知引去甚者蒙譴詞
被戮辱而不知止有如二疏抗志冥鴻好爵莫
縻誠可以勵士風然此義在小臣裕為之大臣
身受深恩為國倚毗恐不容若是怒也公恬澹
樂道終始一節固不俟引退而後可以勵世獨
天子以德厚器公雖決於求去而恩禮有加則
事關國體當與天下共傳之非公一家之私榮
也

送南京吏部尚書三渠王公考績序

大臣任天下之重非才之難德之難也天下固
有有才者矣使之夷險阻解紛錯計定效立非
不傑然可觀然非有休休之大臣兼容而進之
君則國家不蒙得士之福而國事以敗是故人
之有才固難而能用人之才者尤難能用才者
蓋純心為國而不知其他所謂有大臣之德者
也若今南京吏部尚書三渠王公其人也公今
無用人之權曷謂能用人人用人之權存乎君者
也用人之度存乎已者也有用人之權而無用

人之度君子不謂之能用也有用人之度而無用人之權君子不謂之不能用也能用不能用惟其度何如耳權何計哉某少讀秦誓見有致意於休休有容之臣則深味乎其言既長而幸舉有司官史局始獲見三渠王公於館下公凝重而有威和厚而有容士有一技皆獲進門牆而獎掖不置居嘗無喜怒之色而亦無臧否之論余每見而退輒恍然自失不自知鄙薄之銷也徐而察之公言不為苟辨惟其當行不為苟

異惟其中事不為苟難惟其適茲豈矯矯焉喜於自用若今之所謂賢者哉誠古之大臣也公在館閣二十餘年猶為官諭於仕進澹然既位官詹歷卿貳後晉大宗伯值天子神聖廟堂無事公惟寅惟清將順於幃幄之內故天下陰受公賜而不顯其功既長南銓雖不盡與黜陟之權而正色亮節百僚望為率尤愛惜人才旌人之善惟恐不及有賢能者必著其治行使獲進焉錄人之過惟恐或深有註誤者必宥其小

過俾獲容焉在位九年治如一日易知而難親也易事而難悅也故自公南來百僚莫不淬礪以承休德而罔敢自棄使公執用人之權以進退天下之士則士之有才者孰不傾心嚮用惟天子所使哉昔關中有名冢宰若三原王公人至於今稱之蓋有用人之權而又有用人之度者也使公權任亦同則亦今之名冢宰矣天子念南京為根本重地故委公以保釐之寄久未代者誠難其人也公今赴闕而聽命天子

天子念公勤勞必且留宅端揆矣昔周公居東將歸東人有信處信宿之悲今公行矣都人士之眷眷於公也不有如東人之思周公者乎公之屬選司郎中袁君等五人以其昔在史館今復從公後徵某言贈公某何足以知公哉因抒其敬公之素以復諸君若公德之難名者則藏之心可也非言之所能盡也

贈大司馬克齋李公西歸序

丙寅春大司馬克齋李公得請西歸南都諸執

政相與嘆曰維公能以忠力結 天子知維
天子亦念公勤勞全終始之恩誠可以風勵在
位少司馬喻公謂余嘗從太史之後乃授簡俾
叙其事顧余淺陋何足以揚公盛美哉自公南
來一平倭夷一定軍變其功皆焯絕然平外寇
誠難而定內亂尤難公受任馳驅各就底寧固
宜結 天子之知也方倭寇之初發難也始於
江浙蔓延畿輔嘗以數十醜類直薄都城城中
兵數萬不能一折其鋒使得氣去人益駭懼

卷之一

卷之一

十一

天子以臺諫交薦乃即家起公授以督撫之任
公既受 命乃感激誓為 國掃除開府淮揚
首察有司之賢否將士之勇怯儲峙之盈虛有
司不至科擾將士不至驕惰軍政一新時傷殘
之餘士氣不振公乃設營房集精銳教習之賊
謀知避去不敢輕犯踰年賊衆大至分道入掠
公即馳至泰州扼其衝部分諸將使各堅守以
挫其銳賊不得間乃別攻丁堰以牽我師公不
為動所遣諸將亦多所斬獲賊將趨淮安掩

不備公搃甲疾趨夜入城中嚴陳姚蕩以待賊
忽見大軍相顧錯愕公麾鐵騎直衝中堅斬其
渠魁賊遂大潰斬獲大半餘衆奔據堅壁阻水
為固公別遣兵圍之填塞溝塹徹其傍民居賊
遂就擒縛余謂公之平倭夷其勝筭蓋有五焉
先事簡練知其材武用之臨敵人人皆獲其用
一勝也扼其要衝使賊不得深入二勝也厚集
兵力不許速戰使部分益齊守禦益完制人而
不制於人三勝也迫之不起撓之不動使賊不

卷之一

卷之一

十一

得乘間之勢四勝也引入平地以中國之長技
制倭步兵五勝也然江淮之兵素號為弱而倭
奴剽輕特甚紛如四至應接不暇非公預有勝
筭應之有餘將坐守堅城任賊縱橫如往時督
撫矣捷書既奏 天子嘉悅擢公為南京兵部
侍郎會糧餉不時營兵憤怒遂殺督儲大臣肆
行劫掠勢甚涵涵公計此屬特有所激可以速
定緩之則自疑不赦亂謀滋深乃單騎馳入軍
中示以禍福開其自新之路衆素憚公威名遂

稍稍聽命散去公復計擒首惡誅止數人隨榜示一時註誤之徒罪不相及衆然後定公既北轉當事者務為姑息軍情益驕漫不可制天子乃復用公為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仍假以便宜之權公至即召集官兵聽受戒誓示以向背生死之機衆叩首聽令然自念罪重懼加誅復有妖人煽之日思先發公乃計擒妖人斬以徇衆遂不敢譁乃嚴什伍之法申操練之期示之以節制綏之以寬和有犯禁者必刑無赦衆

余故謂公平外寇難而定內亂尤難非公忠義天植智勇過人嚆克辦此公素個儻負氣每思以才略自見當道者欲引置門墻公輒推遠故雖用之輒效而每受阻抑賴天子明聖起公於廢棄之中而用之不疑故公得盡其才力今京邑清肅運道無擾固國家萬年之基公之所以報天子者信為無負矣公今以疾乞身情詞懇惻天子憐之乃聽回籍調理蓋冀公疾平復用意甚厚也公雖西歸亦豈能過於優游而忘國家之事乎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夫老臣謀國似不若新進之敏銳然謀略素定而譽望素孚自足以銷亂之萌而收不戰之功新進之士果克辦此否也天佑國家公疾必旋就勿藥之喜天子且虛位召公矣公行矣余且日望之

送大司空肖泉林公北上考績序

大司空肖泉林公視事之三年丙寅將報政天子公之屬鄭君某李君某等相率請言於余

余自念淺陋蒙公不鄙數獲承顏色接道論且
獲交於公之子官洗君久矣今辱諸君子有請
義固不容以不文辭也孟氏有言所謂故國者
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夫國之有
世臣養育成就非一朝一夕之故亦若喬木然
然所以楨王國而繫衆望為國家重者則在世
臣而喬木不與焉故自昔重之 明興垂二百
年士之乘際會而樹勲業啓後嗣而耀無窮者
雖不乏人然為世臣稱首者在南則有若大司
馬文懿公集 卷之一 十一
空肖泉林公其人焉司空蓋大司馬文安公之
子大司徒康懿公之弟也公承父兄遺烈少壯
登 朝選儲館閣人皆想望風采公每居之以
謙入則搜東觀之秘藏出則友天下之賢士德
日新而不自知歲甲辰余幸舉進士得見公於
館下望之若山岳探之若淵海即之若和風慶
雲外若簡易而其中恒確然有不可奪之節每
見而退則目存而心異之若公者其真孟氏所
謂世臣者耶其真正直以為幹忠義以為本文

行以為標可為國之柱石者耶非 天相國家
何以有此余少讀書聞海內名賢有若文安林
公心竊慕之而不及見其人公之長子康懿公
以正德初年來守吾蘇澤流四境郡人迄今歌
舞之者猶昨日也乃今得侍司空公時時訪文
安公還事日聞所未聞於是知公種德之深貽
謀之遠也公自館閣晉卿貳歷南京吏兵二部
尚書忠清直諒所至輒著風節屹然不少阿故
雖用不究而道益尊身雖退而 朝廷眷禮益
厚司空公棲武館閣積十餘年而擢南司成又
十餘年而始至今官人咸以為遲夫喬木之在
深山雨露之所濡日夜之所息需之千百年之
後始可以棟明堂而航大海使歲月尚淺而伐
之且不中棟楠矣天之遲公者非有意於公以
為大受之地哉方公以太常卿北上會南工侍
缺當道嫌公不請而去且以嫌官洗君是亦淺
之乎待公矣君子能為可用而不能必人之我
用若有求用之心而忘素守以徇之則決義命

之坊稍知道者不為矣且公方將以身率天下
挽士習之競進者而正之豈肯求速化以忝厥
世哉公雖少遲柄用然士論共推海內卿貳今
正位司空亦未為不遇也在唐故事嘗以宰相
兼度支以國計誠重也公潛心大道足備 論
思茲復總司空之事凡工事之式出納之度皆
得操其濶狹而裁之此行入侍 惟幄親承
顧問不將有裨 國計而佐 天子之儉德乎
公行矣余與二三君子日望之

聖文公集

卷之一

十

千

贈大司徒龍岡張公考績序

余昔守官史局得接當世賢士大夫在東夏則
有若龍岡張公其人公沉毅而多斷方嚴而有
為蓋傑出之材可任 國大事者也公歟歷中
外所至士民往往勒石頌德然處勢之易為之
自公無所牽掣者雖事甚卓絕在公猶易為力
方公在吏部士之借資干進者寔繁有徒公一
切持之以法不少假借雖權貴側目日令人調
公而不得公過嘗下公錦衣獄旋以非罪釋放

復令還職公亦不為少貶故今稱吏部之賢者
必稱張公張公云後公晉太僕又晉大理撫治
鄖陽入為卿貳位望益高人之言可大受者必
以推公會 殿工興公奉 命操石役費鉅甚
公裁濶狹權歛散事得早集而人不告病雖不
便公者終無所容其喙方大石之發車摧人斃
萬眾咸譁公馳至灑泣躬自祭之眾遂感悅公
之臨事變定危疑雖張益州之敏速不是過矣
今 殿工告成 丕基永奠公之功固當與二

聖文公集

卷之一

十

三大臣並論也公後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又晉南京戶部尚書南京雖稱事簡然都臺總
風紀司徒操國計俱稱重任而國計之盈虛地
方安危所自出所係尤重公之為司徒也恒先
事區畫不矯矯以厲威不煦煦以市恩有司之
輸納後期者叅治一二以儆其餘視事踰年糧
運四集倉有餘積士有餘糧人情懽洽無復脫
巾之呼公今以秩滿北上承後者守公成規國
家安富固可久也夫圖大事者不計小利懷遠

圖者不急近功如公之操國計亦豈纖喬為巧若古桑弘羊之徒者然出納有經歛散有時事定人安千載無患彼計小利急近功輕事剝削以歛衆怨俾一時當事之人無以為策者於國計之損益竟何如哉余故於張公之事而有感也夫守法難也撓之以權貴而能守者為尤難集事難也投之以艱大而能集者為尤難籌國難也銷之於未萌持之於未危使國恒安且理者為尤難非張公之材惡足以辦此也公博學

羅文懿公集

卷之一

十九

多文生平宦轍所至率多歌咏傳播人間此雖公餘事然亦可以觀公之不器矣書云詢於黃髮言老成之臣更事多而識慮精新進喜事之人固有不逮也今四方多故需材甚急然能任天下之重如公者能有幾人是行也殆將釋保釐之寄而留輔王室乎時六卿餞公者各賦詩以贈余因次公大節如右云

送兵侍思齋霍公北上考績序

考績之法自唐虞有之能殊者列上爵功大者

受上賞歷代沿之以砥礪臣工不可廢也然毀譽繁興則功罪易淆威制豪強嚴也而或以為苛摘發隱伏明也而或以為察斥逐奸回法也而或以為計堅守便宜計也而或以為擅故有以豪傑之才奮功名之會而不免焉者多矣非天子明聖其孰能察之是故奮不顧身為國家決大策排大難以成非常之功者人臣之忠也進說得關其志任事得畢其力功成而不疑位高而不嫉者人君之明也昔人有戰勝而歸

羅文懿公集

卷之一

十

主君勞之輒謝曰此主君之明也非臣之力也噫豈特間外之事為然哉方國家無事循循守職者夫人皆能之一旦有非常之事固非常人之所能任也及事定功成旁觀者乃憫然於心小則分功大則擬罪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快使人君不察則庸懦者何幸而豪傑何不幸也豪傑一身不足惜而國事又何所賴也騏驥日或盡粟一石試之千里之途而後知凡馬之不追也干將或價敵連城試之盤錯之任而後知鉛

刀之不及也此可以知馭臣之要矣吾榜之士三百二十人仕至卿貳而以三載考績者則思齊霍公而外指不多屈也若霍公者蓋所謂能殊功大而庸衆嫉之者也公性沉毅多大略自為郡推時即以嚴明稱召入臺中所至輒著名迹方按河南時大盜嘯聚已成亂階撫臣偷懦憚事乃先事避去公特抗章論劾以肅守臣仍察守臣功罪嚴行舉奏守臣惕息盡力討賊賊遂就擒既晉秩理丞旋晉中丞出撫寧夏寧夏

皇大勳公集

卷之一

主

國

邊軍士頗不得食利權旁落兵氣不揚議者復有投鼠之忌公既承命無浚求無輕貸不駭耳目而宿蠹一清輦運相屬儲峙以充公雖列上爵受上賞計公之功能誠足以當之矣迨癸亥天子念公功多而重違言官之論乃調公為南都兵侍南都根本重地兵侍有留守之寄亦重任也公既抵南都兩疏求退天子不許嗚呼自昔竒士建非常之功者多見嫉又何疑於公哉惟明主察之此君臣俱享榮名而國家

皇大勳公集

卷之一

主

國

則操江都御史金泉王公通政使月川劉公也

送御史中丞金泉王公入理院務序

國家稽古建官以糾察之任付之御史臺而總之以都御史其出者為總督為巡撫為操江其居者則協理院務均之天下重任然為總督為巡撫為操江者既有專職勢不得兼故軍民之利病百官之賢否係其所統斯得論治非所統者雖心有所見亦不暇及勢固然也其居中者無論長貳各道有所論奏每從中下其事蓋得

聖文公集

卷之一

圭

四

兼理之矣故都御史均為天下重任而居中者尤重歲乙丑操江都御史金泉王公奉命入理院務將行一二同志謀所以贈公余曰君子所居增重自公整理江防慮職守之不一訓練之不齊無以應卒也乃相險要計兵食請專任責成為未然之防公復時巡而親閱之一號令間士皆精勇旗幟生色今年夏倭寇突來公視師江上嚴陳以待寇不敢逼旋即敗去如公之忠居其位必思理其事今復承天子簡命吾

知公必有以報也余獨念公按浙時力持國

是犯衆怒而不惜此時公蓋不有其身又安知有今日也方海寇之初發難挾倭夷以屠戮齊民其禍已潰裂不可救一時偉功之臣方循循焉以招撫為得策引入內地縱其要劫而猶以為安公獨慨然諍之每督府議上公輒上疏明言寇之不可玩亂之不可長利器之不可假人偉功者雖側目於公終以公議難奪卒定擒斬之計浙中以定此時微公使賊得計則浙中之

聖文公集

卷之一

圭

四

安危固未可知矣公既還臺會遼左大饑軍民物故者相枕藉天子重憫元元詔公發粟六萬石往賑之然自京倉至遼左道路險遠每石費且三倍又未易以旬月致民且就溝壑虛上惠公馳至薊鎮請以其半輸廣寧以其半輸薊鎮易銀以行多委廉能隨便給散民賴全活遼左復完使公救之不速遲數月而後至則軍民必胥為異物強虜壓境誰與共守夫公一出而浙中定再出而遼左寧此天子所以思

公而增重寄委也夫能樹風裁於險難之時必
能銷邪佞於清明之日能伸勁節於羣猜之日
必能持正議於衆允之時方今部院大臣皆極
一時之選而公復自南往相與聞聞侃侃採天
下之公論贊天子之聽斷天下之賴公者豈
直如操江時職有所限而不能多及哉因相與
觴公而勸之行以公此行真有係於天下之重
輕也

瞿文懿公集卷之二

序

送大中丞景山李公北上序

嘉靖丙寅景山李公自山東右轄入尹京兆未
數月復拜中丞之命入理院事行有日矣少
京兆廓原徐公為余道公大節徵余文以贈余
曰耿介如公忠清如公天下想望久矣乃令特
承簡命入宅都臺持天下之公議與吏部進
退百官吾意中外聞風者必且惕然以省也古
今吏治之不肅民生之不安者皆起於入仕之
利太厚偉進之門太多士之寡廉鮮恥者爭事
賂削以賂權要也夫請謁得則貨賂行貨賂行
則誅求峻於是民始不安其生強者相挺而為
盜弱者相藉為溝中瘠其極也傷陰陽之和薄
天地之精而國事寢不可為矣豈國家設官
之意端使然哉景山公之尹京兆也余始一獲
接丰采然聞之輿論公之初令安福也邑大寵
多自昔難治公存心恕而持法嚴嚴故人莫敢

犯恕故人莫忍攜在邑踰二年小大聽斷一裁以法雖一二有力者能低昂人公不以為意惟知奉公而不恤其他人亦卒服公莫能傷既晉御史臺嘗按山西廉能者必舉雖孤立不遺不肖者必劾雖有馮依不免按部既畢單車還道旁無束脩之饋此可以觀公之素矣既從臺中出敕歷藩臬凡積數年公志彌堅所至輒申法守杜請託事便民而不利於豪族者公持之必行頃尹京兆無幾耳躬以清約為畿輔先下

翟文懿公集

卷之二

二

千

令屬邑裁冒免之濫蘇應役之困每革一弊民咸懽呼公固非苟為亢厲者誠慮一夫不獲有負國家設官之意也夫養不素定則不足以當震撼節不素礪則不足以回觀聽昔者楊綰用而貴臣為減騶從輟聲樂包拯用而關節不到所部肅清國朝太原顧公初尹京兆貴戚歛手人比之包孝肅既正位都臺每入朝百僚望見輒為引避惟自守素嚴也李公出入中外垂三十年已顯然負天下重望今自京兆晉

中丞與顧公相後先海內聞之奔競交結之風其可以息矣政府可以無書簠簋可以自飾人知自守而興於廉讓矣小民不困於誅求則各知自愛不輕犯法而潢池無弄兵之警矣公之此擢係天下之重輕豈微乎哉方公以亮節為人所嫉仕多坎壈方澹然有引退之思天子一旦拔之歷試之餘付之法紀之重是昔之不求人知者乃所以深結天子之知也余於是有所感於天子之明與公之賢而論次之亦欲

翟文懿公集

卷之二

三

中

以風勵百官也

送少宰平泉林公北上序

平泉林公任司成之二年丙寅天子採諸師錫晉公為吏部侍郎時公方以疾乞休命既下公感然不安曰吾求退也而更獲進且政府非養病之所雖勉強供事力有不及如付托何余既往賀因謂公曰古之賢士恒自重此身可乞輒思引退而不肯冒馬以居其位古之賢王恒重士人材可憎必增重寄委而不肯苟馬以

聽其去士之自重道也君之重士亦為道也若相悖而實相成也公早歲選入館中而公復傑然天子之所需海宇之所望者深矣今茲特承簡用公之所以圖報而副四海之望者茲其時矣公奚忍以一旦微疴而虛天子簡用之意哉頃歲以來士之端方靜正素負時望者無論小大相次錄用而公復以譽望晉吏侍曰與冢宰楊公上下議論蓋將以董正百官均齊四海固萬年之基也公雖有微疴付之良醫旦夕可平固不宜以一身辭公家之事也夫有一身之疾有天下之疾氣血不調起居不適而時不免於瞑眩者一身之疾也官邪不飭政化不理而小民不免於愁嘆者天下之疾也公方有萬物一體之思視天下之疾不啻惻痠乃身矣其忍袖手坐視有醫國之技而不一試以救之哉孟子有言人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夫天下之事多矣雖聰明才辨強力過人者猶懼不克為而孟子顧有取於不為者何也天下之事

固非不擇可否惟便身圖者之所能辦也夫人以義為重則必以義為輕則凡可以徇義者無所不至矣以利為重則必以義為輕以義為輕則凡可以徇利者亦無所不至矣人之有不為者蓋能辨之於微謹之於素義則行不義則止而介然不少苟者也夫是可以決大疑定大議臨天下之變而不惑持天下之正而不搖人之少臨利害輒畏避而不敢為者彼獨慨然任綱常之重而力為之此孟氏所以有取於斯人也

公在館中進退辭受一毫不苟雖一頻笑不輕假人入仕二十六年而在告者強半天子嘗即家起用公猶逡巡避避不敢輕出蓋古之難進易退者銓衡重任非公其誰可也或謂公優游館閣未嘗接見四方之士錢穀甲兵庶獄庶慎未嘗親習也是未知為政之體也夫百官者用於人者也吏部者用人者也職吏部者亦惟虛若心平若度人之有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有功者陟之無功者黜之使百官各烝烝焉傑

力以集天下之事每歲聽其成而必之 天子
天下之事固不必身自為之也譬之梓人雖不
親斧斤之用畫官於堵出繩墨以智護衆工大
屢成而功歸梓人衆工莫能爭焉為吏部者亦
類此矣公其為梓人哉余從公館末邇復先後
為司成竊慕古人贈行之義也遂陳此以附於
古之勸駕者

送官允孫公考試還 朝序

國家貢士之制每三歲一行在兩京則 天子
特命文學侍從之臣往典試事意甚殷也是歲
甲子應天府府尹劉公府丞羅公如故事先期
以考試官上請官允孫公偕官諭汪公寔承
命南來試士之日天朗氣清炎蒸頓豁都人士
咸忻忻有得人之望榜既出一時奇偉之士懷
忠欲奮者收錄殆盡復嘖嘖稱嘆謂 天子勤
於求賢二公處於將 命故天人協應得人為
盛在昔山甫之生詩人歌之謂天監周德遂生
賢法今驗之天時卜之輿誦多士之中豈無山

甫其人者乎此固天之所以保 天子也二公
既竣事劉公羅公觴之於堂舉賓興之燕謂余
於二公舊寮也既徵文於大宗伯尹公為汪公
贈復徵余文以贈孫公夫尹公之文既已至矣
余又何言哉然余有感焉往昔戊午之秋余亦
與校士之役矣夙夜祇惕惟冀得真才數輩為
國家用乃今士之效用未究也果有補於
國家否也余迄今尚有餘懼也昔之善相馬者
得之於牝牡驪黃之外余之闇昧誠不足以辨
此孫公宿有神鑑是惟士無奇有則必收之矣
試之千里之任何驅策之不前也今南畿之士
涵濡 聖天子之神化者四十有三年視昔戊
午之歲士之所得當益深而歲當甲子肇一元
文明之會我 聖天子握天地之紀操化理之
樞取二百年貢士之制釐其敝而更新之士之
應斯舉者當益奮孫公輒著作之任偕汪公來
典文衡也上思 簡命之重下顧多士之望精
白一心以求稱 聖天子之任使者其求士益

切自昔賢士不遇明揚之典雖懷抱特異困不得施孫公之承上命則知求之矣士有不思自效者乎孫公生長北陞抱經世之略是行也北顧漁陽上谷桴鼓數鳴則必有肩背之慮南歷齊魯淮泗邑里蕭條則必有腹心之虞今茲耦校士之任誠得奇士可以分此憂者固孫公之所急也天下之事固非一耳目手足之所能獨任也孫公誠懷當世之慮能不汲汲以求之哉夫士求過於主司主司亦求遇夫士兩相求

而兩不相遇者所遇非所求也主司之求士求其有幹濟之實而或徒競夫浮華則士為負主司士之求主司求其有鑑別之明而或猥取夫闇葺則主司為負士自非主司有為國之誠而又有過人之識孰能得士於程度之外哉孫公博雅而好謀深沉而善斷誠北方之豪傑其所取士夫固有兩合也余固重嘉是榜之得人而因愧余之不迨也孫公優游館閣垂二十年以歸方且侍宥密備論思考試之得人誠不足

以盡公然以人事君則自今日以至為宰輔不可一日忘也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余故因劉公羅公之請而書此為贈庶昔人同僚之義云

贈侍御松里馬君考績序

丁未春天子既策士於廷思得茂異共圖治功迺命輔臣慎館選視舊加嚴時松里馬君以進士高等入選學既成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人皆屬目於馬君馬君亦日自砥礪斤斤如也初

奉命清戎山東山東沿海低北屬之京師軍士番上入衛者相繼於道而糧餉不充士多竄逸雖嚴法不能禁馬君迺先令有司具軍糧俟軍發全給士皆踴躍就道軍無追呼之擾官無鬻放之罰而士伍大齊先時有司奉牒清戎類以清多為功姦吏因緣甚至据摘齊民因為市馬君查條例戒煩擾人咸德君相戒不敢欺犯得軍更多後奉命按真定真定為股肱郡控帶荊楚迺西民多仇健習騎射俗雜夷落易

動難制馬君下車適歲大侵乃亟請於朝得
官粟數千石境內有預備客兵糧歲多耗損病
民主者以軍儲嚴重相顧不敢輕議君移文撫
治請權散之俟秋熟歛之以故易新仍令有司
會餘財出滯積工役病民者一切報罷以佐民
急民始有固志是年秋君按部至易州有妖人
潛通胡虜謀為內應者會君至發覺盡縛其黨
無何虜扣關關備亦嚴遂逡巡遁去君子謂邊
境之全馬君之輯寧內地功居多也越乙卯奉

命督北畿學政北士習聞風采多景行之思
聞君至亦忻忻君亦念北士多沉毅可重任而
今又首善之地士且膺賓興之禮以進也迺慎
甄別縣衡鑑以待多士通一經者俾咸獲自進
士類多頌之然君方思以正人心厚風俗蓋不
徒器士於文藝之末也君在臺中治行常最至
是凡六年吏部復以最上天子念督學事重非
君不可詔還臺視事人咸誥馬君多嘉績余
謂馬君三奉命而所至有聲誠足以觀馬君矣

然亦隨事以自見耳其所蓄積尚多奇也方其
讀中秘書疏觀天人之際上下古今之變豫諸
內者深矣固宜其隨用輒效也君嘗言天下事
多可為惟誠心圖之雖難必濟方其按山東按
真定苟利軍民必勇為之不泥文法及事定民
安衆始服君之識量而法亦不廢此誠善持法
者也故事舉薦多限資格文職不由甲科武弁
不由崇階即有異材不獲與君惟其材即官卑
冗有顯效者必論薦不廢此誠足以作人趨事
之氣矣夫國家之重館選蓋將使居者參掌
絲綸出者經營方岳其重一也馬君一出而政
績若此異日更踐臺省出入將相所就豈易量
哉余忝同館敢為天下望之

送羅陽劉侍御赴南臺序

丁未夏 明天子重臺諫之臣從部院請迺合
內外臣工之良者 命部院嚴試之既試得其
尤者若干人分署臺諫列置 兩京蓋以廣耳
目察非法重綱紀意甚渥也吳郡羅陽劉子寔

以中書舍人入選授南京某道監察御史迨秋七月劉子既陞辭治行時天地始肅清風戒寒劉子慨然就道有昔賢澄清之志於是同好二三子羣集都門觴酌言別劉子顧曰今日何以贈我二三子各賦詩言志迺酌而進曰士君子學古慕義思以名節自表見者患不逢世既逢世矣然或守一官則事止於一官令一邑則惠止於一邑今劉子於天下事皆得論奏糾正劉子其行哉又酌而進曰願劉子無訐激而務存忠愛使國家受諫行之福君臣俱享榮名願劉子務持大體有補國是願劉子慎稽察而不徇浮議舉劾必當普汲黜佞直而天子改容張綱埋輪而貴戚震悚桓典乘駟而宦豎屏息范滂攬轡而貪墨解去前史著為美談後世想聞風采是在劉子古今人豈其相遠哉劉子翼然起謝予時在坐因嘆曰美哉斯言有補官箴昔傅咸作御史箴有曰審審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不震予嘗

愛之以為名言若二三子之言亦可以補其所未發矣劉子沉默而好思臨事而善斷以身許國其素所蓄積宜有味於斯也遂忘其狂僭次其事語以為贈

送司諫柱野趙子擢南京太僕少卿序

滁陽我明之漆沮也余昔奉使南還道出滁陽駐馬盤桓欲從一二父老訪我聖祖開迹之事而訖無所遇獨山川在耳夫滁地故多奇登山而望臨溪而漁有游觀之勝而復值豐豫之時故人之宦其地與其地之父老率安其佚而忘其初宜不復知有聖祖創造之難也今年戊午春司諫柱野趙子之擢南京太僕寺少卿治滁陽余重有感焉維余同年友仕都下者各贈以言且屬余為之序淺陋如余復何言哉乃余之所耿耿而隱於心者則司諫亦志之矣司諫素爽朗喜任事以氣節自負今而南知不以游觀為心也司諫行矣天下之事有大於馬政者將誰言之余猶幸馬政之廢得司諫而振

舉也語稱冀北馬之所生滁雖南服然地氣高寒有水草之利亦江淮之間沙苑也國初武騎多出焉今或不堪戰矣豈地之所產不及昔之良哉雖天下一家無所事馬而時方多故先事之備不可不慮求其所以害馬者而去之則蕃息猶可期也司諫昔在諫垣言天下之事嘗患能言不能行責不在已也乃今則可以行矣馬政誠脩於國亦非小補也然余猶恐有司瘠人而肥馬人瘠則馬亦不獨肥也夫馬瘠則

畢文懿公集

卷之二

十四

諫一出陟卿貳不為不遇而所治復介聖祖肇基之地念昔草昧之初間關百戰僅乃能定而臣工乃得端委以治之凡可以裨國計者必且悚然以思起處不遑矣余於司諫有責善之義故不敢頌而陳是以規焉

送侍御毅所黃公擢閩藩少叅之任序

聖天子御極之四十三年甲子侍御毅所黃公擢閩少叅行有日矣留都士大夫相率治供帳送公都門外余亦與祖席酒半黃公顧余曰回

畢文懿公集

卷之二

十五

行也夫閩雖僻處東南去京師萬里然自 聖天子視之猶在宇下其民皆赤子也往歲島夷煽亂閩中倏擾郡邑多破遂放兵四掠禍延鄰省賴 聖天子赫怒整兵慎簡督撫大臣經略其地翦鯨鯢為京觀鳩黎庶以寧居遂克底定夫大亂之餘瘡痍未起生理未復撫之則流民知歸急之則駭懼思亂安危之幾誠在守令而守令未必皆賢也夫小民之疾痛不能自言於天子而督撫之尊又未易猝至其庭而訴之也非藩臬長貳酌政令之慘舒量賦役之緩急與督撫議之公府之上而下之守令徐察其治行而課責之民將安仰而得安其業乎此藩臬長貳必慎其選以所托者誠重也夫天下之勢猶人一身京師則腹心也方嶽則四肢也腹心病於內則四肢為營衛而求所以安之之術四肢病於外則腹心為之焦勞而求所以療之之方休戚相通緩急相救然後身得以久安固未有四肢之痿痺不治而可以為安也天下之勢

亦何異於此如 聖天子兼愛華夷雖四海之外冠帶所不加正朔所不及其民有相戕相賊莫保其天年而橫遭夭折者猶將施以長駕遠馭之術覆以并包並育之仁矧閩地近列職方其聲名文物之盛與上國等者哉黃公才高而志美學正而養純居常誦法先哲每以求放心尊德性為先究其歸直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行也閩人之疾痛必且視之如在身倡率守令以撫斯民者必有懇惻之思而民之疾痛有所赴愬行且歌舞之尸祝之戴公如父母而海外晏然矣今之議閩事者率以外寇為憂夫內治誠修則外寇自屏閩地之足憂者獨島夷云乎哉黃公謝曰是吾心也請識之士大夫皆慶閩之得公而 聖天子重遠之慮其有釋也請書以致之遞次第其語以贈

送侍御思臺劉公擢守永平序

人亦有言子之事親不擇事以為孝孝之至也臣之事君不擇事以為忠忠之純也自人之樂

內而輕外則自便之私熾而臣節微矣夫天下之事皆王事吾懼事之不立耳苟有以自效豈必出入禁闥從容諷議而後可為忠哉侍御劉公在南臺三年一巡倉場一按江防使車馬至必廉吏治察民瘼貪墨之殃民者必斥豪猾之干紀者必誅所部肅然南土甚賴之未及報政而忽有永平之命人咸惜公用有未究且曰公在臺中天下事公皆得言即永平利弊有可興革者公言得下所部行之猶公在永平也今去

聖文憲公集

卷之二

十

千

多矣固未若郡守親履其地親撫其民利得自興害得自革民所疾痛得朝夕赴訴吾前吾欲加惠斯民可朝發而夕遍四境也故郡守誠賢則事之宜民者言官雖不及論列而民已蒙其休郡守不賢則言官論列雖詳亦多廢閣無益也漢帝有言與我共養元元使得安田里而無愁嘆之聲者惟良二千石其選用不歷郡守不得任列卿為民之意甚厚也郡守之任豈輕乎哉我國家撫有方夏外薄四海悉入版圖而

聖文憲公集

卷之二

九

千

京師為之樞永平在京東密邇遼薊一夫不獲則非所以光聖德而示萬方輦皇圖而扼醜虜催科撫字之執急繭絲保障之執重非侍御之賢孰能知天子委重侍御蓋欲以侍御普所敷陳者而試之行事惠我元元也豈其知侍御之材而故小用之哉余聞侍御少孤育於母夫人夫人教之者每欲以名臣為師侍御之承教也惟恐一違母命為罪嘗任郡推值宗藩之變獨能不激不隨處情法之中雖宗

藩側目而竟莫能動今守永平其征發調度必能酌寬嚴緩急之中使畿輔之民首被 聖天子愛養之仁異日京東治狀永平必且為首如漢故事入守三輔進列九卿矣公之大用豈其遠哉余既以是釋或人之疑會侍御諸公以贈言為請遂次其語以求正云

送侍御華封祝公擢湖藩少參序

侍御華封祝公之在南臺聞望隆赫海內想慕歲甲子銓部嘉公治行擢授湖藩少參行之日

聖文憲公集

卷之二

壬

成

南都士大夫各設供張送公都門外余時有南雍之命以後至不獲與祖席侍御黃公俞公劉公謂余嘗知公不可以無言也徵余文為賀且曰 國家以耳目之任付憲臺所以貞紀律而肅吏治也居是職者曷敢私焉然自昔守法之士能使同志相孚流言不信而不能使儉壬之不能使小民懷德謳思不忘而不能使豪強之無怨毀譽之亂真臧否之倒置坐是坎壈雖有格天之烈不獲究者多矣有如祝公利害不

能感權勢不能移行部所至紀律必行凡所舉刺所興革必協輿論之公而不苟焉以悅人人咸以為古之遺直而今有湖藩之擢駐節承天承天固 聖天子龍飛之地也銓曹重分守之寄特以畀公直道之得行此其基矣是不可為吾黨賀乎余曰此誠可為祝公賀然余尤為一方賀也夫千里之任固有以一人而重以一人而輕者非權任適然視人之才猷志節何如也思昔戊午之秋余承乏校士南都祝公實監之

聖文憲公集

卷之二

壬

成

自簾以外百執事悉遵約束慎稽察人無間言余幸賴以集事後公奉 命巡視江防時守備已設可幸無事而公所至必簡士卒扼要害講戰守之策不少懈故守備益嚴數年來海寇遠遁而莫敢窺蓋公先事之備誠有以伐其謀也夫天下之事寬則縱緩則怠備如祝公之嚴明而備之必飭何大事之不可定乎夫湖藩故楚境也地多險阨民多剽輕平居自負奮然雄桀之氣時不能斂所賴方岳大臣道之以法制緩

之以慈和有禁猾亂衆者亟寘之法而不少貸故二百年來潢池無弄兵之警以保釐之得其道也使賦役之不均疾痛之無愬斯民之怨已蓄猶泄泄然自謂有泰山之安一旦有匹夫橫行乃駭而圖之將安及乎湖藩延袤凡幾千里而承天為之樞措置得失全省之重輕係焉余故於祝公之擢湖藩而深為一方賀也如祝公之嚴明而圖事必豫豈惟湖藩自是入叅大政使天下之方岳舉安可也諸公以為何如乃皆

謝曰信如斯言則直道大行將復見夫三代之隆尤可賀矣夫君子之贈人以言非徒期之以名位之隆也位隆而道得以行則賀之道行而國家有蕃翰之助民庶蒙莫麗之仁則賀之余知祝公為素深故於諸公之請不辭而書此以贈

送龍池王公赴陝藩序

龍池王公蒞吳之六年甲子當揆廉公治行為江南最乃由兵憲晉陝右大叅行有日矣吳中

士民相與咏歌嘆息道公德政之美用以垂永久而識不忘余時有南雍之命得躬逢焉二三君子謀所以贈公余曰公素雅澹獨立埃壙之表雖舉世而譽之於公無所加雖舉世而毀之於公無所損將何以為贈雖然吾人之情誠不容釋也方公之始來守蘇也水旱相仍民生嗷嗷公加意撫循躬節約以為僚屬先一應賦役量緩急裁濶狹有可蠲者輒弛以賑民公之來蓋天不忍終遺吳民特委公以全之也當時

微公民之不為溝中瘠者鮮矣既晉臬司聽斷之暇乃浚溝渠興農田瀕江小民有不循紀法侵盜亂衆者輒掩捕而芟夷之所謂肅然今士民之得安田里弦誦相聞者皆公力也公今行矣如士民何雖然公始守蘇公之澤在姑蘇公晉臬司公之澤在四郡所治愈大德施愈普公今揚歷方岳晉筦樞要將澤被天下吾人願留之私固不足以奪天下之公也吾士民思公之德近則吾身遠則子孫永言不忘耳余史氏也

最公治行其律已也類趙閱道其揀荒也類富
青州其興水利也類召南陽其除盜賊也類龔
渤海蓋公識明而志美學邃而養完故所至輒
治今日治吳之績誠不足以盡公然亦可以占
公之大者云

送順齋徐公兵備徐州序

順齋徐公治吳之三年乙丑銓部嘉公治行奏
之天子乃擢為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州
將行公之屬若常熟令王君長洲令秦君崑山

卷之二

書

五

令彭君吳江令吳君嘉定令蔣君相率遣使詣
余徵文以贈且曰賢如徐公誠民之父母而吾
屬之師表也今王事有程義不可緩戒行有日
矣豈惟士民戀戀於公即吾屬不獲朝夕承教
於心有不釋焉其何以贈公余素沐浴公澤今
公之行不獲與於祖席其敢虛諸君之請余雖
淺陋亦嘗聞公德政之一二矣吳中素稱沃衍
賦稅之上供者甲於天下國計恒取饒焉然
自有水旱盜賊之憂民之殷身寢不如舊而常

賦不可輕減復益以海防歲派兵食數十萬民
之不為溝中瘠者無幾矣公之治吳潔已愛民
為諸屬先事之害民者雖小必去利民者雖小
必為復精於聽斷每坐府庭文移開白日不下
百千公剖決若流悉合人情中事機吏胥惴服
不敢出一言每有條教下各屬公量緩急裁潤
狹立之標的而與之期各屬以章上公立為報
遣故自公治吳府庭常若無事天復報以豐年
戶口漸復故綱運之發相屬於道而民不疲列

卷之二

書

五

守

屯之兵日授之食而民不擾王官之往來道出
吳門者公應接不廢而無缺於治吳民之得安
其生者皆公之賜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不斷
長民者雖有慈惠之心廉潔之守而一有不斷
文書叢積吏緣為姦則為害非小今公仁心亮
節已孚於民而加之以斷案無滯牘獄無滯囚
非聰察強毅有才識大過人者其孰能之余不
及送公之行計吳民之攀轅卧轍必倍於昔所
稱而諸君之不能釋然於公固非徒以舊屬之

情也夫為政者所治愈大則澤之所及愈廣公之治吳公之澤徧吳郡今去此而兵備徐州其所屬有幾民之被公澤者視吳郡不有加哉余嘗道淮徐以上京師每見其據河山之固則躊躇四顧以為偏霸之遺址既又見其民之苦於河患歲無寧居則慨然太息恐民之困苦無告或以階亂也國家既設督撫開府淮上而於徐州復設兵備慮誠深遠也夫葺城池繕器械練士伍示人以形制之勢使盜賊不敢作此

備之豫也時地利以奠民居禁貪殘以蘇民困使民皆樂生而自不為盜又備之上也公行矣推其治吳者而治徐淮徐之民不尚有賴哉夫智者見人之所不及而勇者任人之所不敢民之利害有關國家大計者非豪傑之才不能決公真其人也拯散壞於既極消囊隙于未形隱然為漕渠之重者在公此行矣彼循循默默徒養資望以躋富貴者視公為何如人而國事亦何所賴哉公遺愛在吳當自有碑余獨嘉

公之能斷太事可當一面也故因諸君之請而書此以贈公行公亦知余為知言否也

瞿文懿公集卷之三

序

送選部益泉陳君出守廬州序

廬州自昔為重鎮屯兵列戍敵人雖有百萬之衆亦逡巡不敢窺我國家混一區宇南北一家守備不設關津不譏始無擊柝之限然其地控扼長江所以屏蔽王畿嚴未然之防者實有在焉故守茲土者選用特重國初以來名公鉅卿率由是出今在仕籍者尚可數也嘉靖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三

四

丙寅冬南選部益泉陳君擢守廬州既聞命即辭部事出宿郊外以需部檄因過辭余且問為政余曰臣之事君不擇事以為忠矧茲有千里之寄君其行也夫為政之道必酌於民必監於古自罷侯置守以來守廬州者非一人矣事之便民者民譽之歌之迄今有遺愛焉固君之師也事之病民者民疾之仇之迄今有遺殃焉亦君之鑑也君慎其所行而已矣且君子之所居不常而為善則有常德君之初令會稽也廬

公而有為惇大而無擾未及三年中以憂去民咸謳思既服闋山陰會稽之民交請於吏部冀復得君以終前惠乃復補山陰二邑之德君者真若父母也既晉諫垣君益思論列以補時政然持重識大體會北虜入寇天子震恐君獨念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乃徐思所以悟天子而不敢輕發以誤軍機雖不久諫垣而有識者韙之既以外補然所至必敬其事不以遷謫自沮故人益加重頃補駕部晉選部無何出守廬州余故知當揆為畿輔擇守臣莫先於君也君在山陰會稽大得民和今任廬州所統益大德施益普廬州之民譽之歌之以達於朝廷必且晉列藩臬游陟卿貳先達諸公不得專美於前矣夫事多以輕敗以重濟古之君子雖有明智之心強毅之才不敢自斷而必稽於衆思其所終思其所弊令出而事必可行事行而後必可復夫然後斷而行之故事集而無悔君器識深沉不動聲色雖未當大任然堅忍之操經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三

二

遠之慮則已槩見之矣此余於君之行深有望焉非徒以位之漸隆也夫人臣之義在內則思建治安之策而顯論於殿陛之前在外則圖民庶之安而康乂於邦域之內雖所居不同要在蹇蹇匪躬自盡吾心耳心之不盡而惟營私自利於國無補雖入為卿相君子方以為詬亦何取焉陳君翼然起謝曰敢不早夜勉從斯語遂書以贈之行

送張汝玉蒞刑江南序

聖文憲公集

卷之三

三

嘉靖丁未秋七月秋官卿以天下囚繫當論報先期擇刑曹之良者疏名以請蕭山張子汝玉實奉命之江南迨八月汝玉既蒞辭戒行維時同志之士羣饒都門予亦與執鞭焉廼昌言曰國家設刑辟以待天下凡民罹於法者郡邑以法議之亦詳矣而復使撫按審之撫按以法覈之亦允矣而復使刑曹決之此其意惟恐殺一不辜故叅稽互考寧過於慎今張子官居刑曹而復受命蒞刑凡順時令重刑典稱

天子好生之德在此行也慎之哉張子素博雅士林共推今道幽并歷徐兗沂淮而達之江人咸謂張子攬勝弔古必將揚普通都臧副名山庶幾子長之風者予獨謂此張子之餘也夫秦任刀筆之吏專以刑法斬刈天下其效至赭衣半道羣盜滿山而社稷為墟故賈誼謂俗吏不知大體刑法之寄甚非不學者之所能任也張子素篤學存心當世之務而今以平刑出豈徒以登高能賦為賢哉夫刑之弼教唐虞不廢然舜之命官水土未平首命伯禹百穀未播次命后稷五教不敷次命諸契又次始命皋陶掌五刑而深致意於明允焉則聖王緩刑之意欽恤之仁斷可識矣今江南連困旱暵民生愁隘有司教養不素又從而股削之民其無不得已而陷入刑辟者乎夫燕臣慟哭六月飛霜匹婦含冤東海荐旱握國憲司民命者誠不可不慎也張子行矣郡邑獻罪人狀其可以刑可以無刑張子定與監察御史同尸之雖刑當罪吾意張

聖文憲公集

卷之三

四

子猶當饋不忍食况其罪之可疑哉子行過堵陽而式釋之之墓焉予當為百姓謝曰今天子有釋之天下其無冤民矣

送鳳洲王公蒞刑江淮序

昔孟軻氏稱故國所重不在喬木而在世臣信哉言也然世臣亦豈易得哉蓋若喬木然其所培植之者漸矣本仁以為基陳義以為種講學以為溉文章以為華德行以為實節槩以為幹奕世敦薦守為家法夫然後上楨王國下蔭

皇大業公集

卷之三

五

生民天下繫之以為重輕是豈一日之積哉其培植之者漸矣子昔舉於鄉同榜惟鳳洲王子年最少才最高而於事又甚習再試春官舉進士復嗜學不倦貫穿馳騁上下古今自墳典所載迄國家典故君臣行事之實宿儒所不能悉者一臺臺能道作為歌詩奇麗雄渾其文蹕厲勁拔泚泚乎有作者之遺既官刑曹比詳必審明明侃侃稱其家風若王子者誠無負乎世臣子弟也昔甘羅之行張唐張辟疆之揣呂后皆

以弱年名振秦漢之間太史著之以為美名然特策士靡耳以王子觀之彼二子亦何足道哉王氏自司馬質菴公以來迨鳳洲子舉進士者三世矣質菴公博大家直稱為長者方將大用廼懇疏乞歸以所餘留子孫今中丞思質公以忠諒蒙異數自御史不三四年晉今位撫山東鳳洲子復奉命蒞刑江淮天豈私一王氏哉王氏之培植者蓋世濟其勤矣方今海宇乂安斷獄希簡然天子每歲必掄刑官一人會同

皇大業公集

卷之三

六

千

憲臣決之者豈不以刑獄至重垂欽恤之仁也王子此行其務雖甚寡然因是驗吏治之慘舒察民情之休戚務求以稱欽恤之仁以成止辟之化以衍國家靈長之祚以無忘祖父之訓則所以培王氏之世者亦豈微乎哉王子志高而器宏德業之進蓋未可量斯固異日國家之所倚重者余固進之以培植之說亦欲王子之溉其根食其實無徒務其華葉云也

送王子懋中任延平郡推序

嘉靖丙辰冬余同年王子懋中選授福建之延平郡推將行過余而論政余曰延平去京師萬里然自天子視之則猶堂階選用良吏固將安之而吾子則理官也一郡之民有麗於法者吾子得以法議之而制其出入失出則傷義失入則傷仁傷仁則良民懼傷義則頑民縱吾子行矣其慎之哉今世選用郡邑課最則入補臺諫次則部寺余且日夜需子之入矣君子之治誠不忍鄙夷其民今延平雖遠然自楊中立載

道而南名儒繼起遂為禮義之邦在今日尤易治者夫樂堯舜之治者思平陽宗孔孟之教者思關里君子誦其詩讀其書則思見其人况親履其地獲瞻祠宇能無景行之思乎吾子行矣可自得師矣昔漢儒若雋不疑以春秋斷獄名重朝廷自公卿以下皆返讓以為不如然所稱衛世子事君子與其得一時之權而不與其明經吾子故習春秋今出而以緣飾吏治必且以禮義為宗以忠厚為用質之有宋諸賢可無愧

矣即不疑之斷獄又何稱焉王子拜謝曰敢不夙夜敬共而忘子規遂書之以贈

送龍山查公任寧波郡推序

郡推理官也民有麗於法者郡推咸得以法決之親民與守令略等故廷尉得人則天下之獄平郡推得人則一郡之獄平然非明足以察剛足以斷則鮮得其平故國家選郡推以進士高等治行既著輒徵入補臺諫部寺荐陟樞要所以重民隱作吏治均內外習政體意甚厚也

仕之登仕籍者乃重內而輕外誠畏民事之繁且勞也嗚呼國家設官以為民也豈徒使之竊廩祿飾騶從出入揚揚自便其私已哉且士無志焉則已如欲以勲業自奮於明時則人情之難知習俗之難一操術之難拘雖有豪傑之才非親履其地而熟慮之則寬猛張弛之宜有不可以臆決故有志者無輕民事無薄郡邑蓋先其所難則可為致遠之助若之何重內而輕外也余少有四方之志今居侍從積有歲月而

政體不達每以不及仕外為歎余友龍山查公既登丙辰進士是年夏乃授寧波郡推寧波故大郡素稱難治而屬有島夷之亂治之尤難查公得之此誠堅志熟仁致遠之一助也余每恨不及仕外以悉民隱乃查公則可以無恨矣昔人論觀人每以窮之所不為貧之所不取而定人之賢蓋窮有不為可以知達貧有不取可以知富誠哉其足以觀人也余昔與查公游邑庠意氣相期既而查公特晚成家居蕭然而所立

彌峻余是以益重乎查公今始仕而得郡推而復在寧波也則其智將益圓夫君子之大受也行欲其方而智欲其圓行方則足以消浮薄而正人心智圓則足以酌經權而濟事變查公行故方矣而今官郡推情偽之盡知險難之盡嘗以增益其未圓之智將天下可理而何有於寧波哉夫庖丁之解牛也目無全牛矣及遇支節猶躊躇四顧不輕施夫是以游刃有餘地而刃不折郡推之解焚錯亦何異於庖丁也以法為

芒刃而不輕其用則雖難治如髀髀者將不煩吾法而自理矣余聞古君子之相與居者行者相贈必有言也余故慕之而陳此義以贈查公之行查公其何以處我

送少里凌君任鄖陽郡推序

鄖陽今西南奧區也其地控江湖閩廣之交多崇山峻嶺深六七百里不逞之徒群聚依阻其中雖稱齊民繩之稍急輒窺入賊巢吏莫敢誰何甚則敢於稱共四出標掠必大其誅之而後

定自昔號稱難治弘治間議即其地建三司後以不便止設郡要在擇良有司令之郡推蓋隱然當臬司之任故銓部擇鄖陽推每難其人丙辰春余同年少里凌君乃自閩中調推鄖陽蓋選才也余聞之人情不獲其平則有爭小則訟大則其皆起於不獲其分之平郡推者齊吾法制一吾軌物平不平以息其爭者也鄖陽地連四省民俗焚雜率多詭客戶以避賦役治之尤難於平稍失其平則必爭爭而不已則必訟訟

而不直則必兵夫民忿爭不讓而至於訟且兵誠民之罪也不知所以平其心而徒咎其訟且兵亦有司之過也哀矜勿喜仁人之用心蓋如此今凌君往矣尚思甯平之母徒以得情為喜哉凌君在閩嘗督逋賊供軍需無急貧弱無緩豪右雖忤時賢蒙誚讓不少貶吾知其能持平者也夫鄭陽之民猶三代直道之民也有不得其平者致吾忠愛以求之悉吾聰明以察之出之以公持之以斷孚之以信示之以禮豈惟訟清

將各安其分而爭鬪不作甲兵不用四省之民惟若一家矣又何焚雜而難治哉夫盤根錯節利器所由別凌君之才穎然見者久矣銓曹蓋將大任而姑以試之也余不佞敢為誦所聞而道之行凌君率此以往雖均平庶政為時名卿可也又何有於鄭陽推也

送浦江令水東許子序

嘉靖丙辰夏吾邑水東許子選授浙之金華府浦江令將行吾邑縉紳醵許子千金臺之別館

相與論政或曰請以寬蒼鷹不如儀鳳乳虎不如祥麟居上以寬古之訓也或曰請以嚴火惟烈民多望而避焉水惟弱民多狎而溺焉寬政之弊不大懲創不可以治所傷益多此鄭太叔所以思子產之言也許子乃揖余曰先生云何余曰一于嚴則殘殘則民有避心一于寬則縱縱則民有慢心余安取衷哉齊之以紀法使民知制則寬而不縱撫之以惠和使民知德則嚴而不殘寬以濟嚴嚴以濟寬其庶乎夫浦江邇

在浙右而民多山居其俗負氣而傾險好勝而不知止蓋亦風氣之偏然而文教之所旁被禮義之所漸摩其民固未始不可與興也化因其俗而徐以革之今之浦江安知其不易治乎昔趙廣漢韓延壽皆漢世良吏廣漢之在潁川也好為鈞鉅之術縉紳相告其得陰事遂成告許之俗延壽易之以禮教久之亦治夫一潁川也廣漢治之則成告許之俗延壽治之則成禮義之邦民無定趨俗無定習顧令之轉移何如耳

今浙中多寇浦江地既阻僻其民強力而重本
儉嗇而務積試驅之捍禦則其強力易以足其
重本務積易以足食其民誠易與為守視越俗
之浮惰者當倍蓰也獨其蓄然健訟之風不可
遷移亦惟賢令圖之耳今許子外寬而內嚴動
以禮法自持雖燕閒不見其情慢之色吾見浦
江之風民必且惕然以思弭然以聽而油然以
革其故也子行矣余且日冀之

送邑令賜谷王公承召北上序

聖朝集

卷之三

十一

千

國家政先養民賢俊既登輒試之理人之任政
事既修民生樂業部院乃奏之天子取備臺
諫之選意甚遠也嘉靖乙丑夏部檄所取舉天
下僅四十餘人吾邑永嘉王公實居其列將行
余守官南雍思一與祖席而未能又念公之去
或難其繼無以慰吾民也東望徘徊者累日維
余一二親舊無計挽公乃具書走使徵言于余
余竊有感焉夫均此士民也于公獨眷眷焉惟
恐公去且謫思之不已者豈士民獨私于公而

公亦豈煦煦焉務小惠以期人之悅哉公以德
綏人人自悅而親之也方公在靖江仁聲流聞
吾邑士民日思得公為之父母而不可必得也
無何公以部檄至下車之日撫之以寬和出之
以整暇不摘發以炫明而人不敢欺不搏擊以
示威而人不敢犯吏胥抱案牘立堂下魚貫而
進取公判押不敢出一聲不旬日士民惟洽公
故曉暢民情又靖江密邇吾邑知士民素所疾
苦乃平賦役之則定征科之限編審必隨其資

聖朝集

卷之三

十四

千

而豪強不得以倖免輸納必以其時而巧滑不
得以獨營且又削非法之供應罷無名之誅求
公所自奉曰取僅給不以一毫煩民故自公為
政事節而民不疲賦登而民不擾徃時士民憚
于應役多方求脫于今則爭出應役恃公之能
恤也吾邑故多先賢在商有若巫咸在周有若
仲雍而文學之盛則始自吳公子游公乃以餘
力創立書院崇事吳公以風勵鄉人邑故濱江
國賦有常而濱江之田多崩入江必欲取盈

則有攤稅之害公乃核墾田之數科其奇贏以補賦顧不耳暮而邑治一新士民方冀公之少留得究公之志以福吾人也今聞公當去雖廟堂之上不可無公如士民之私望何哉自昔吏治稱最者惟二科曰循吏曰能吏然能吏或流于刻而循吏或病于懦公約束堅明請托不行可謂古之能吏然嚴而不流于刻愷大有容慈和徧服可謂古之循吏然仁而不病于懦蕪二者之長而無二者之弊余謂公之治行豈直

聖文公集

卷之三

十五

千

送洪溪朱君分教建昌序

癸丑夏洪溪朱君以經明行脩分教江右之建昌行有日矣一二親舊仕都下者相與盤旋繼繼不忍言別且曰丈夫處世其猶龍乎夫龍時

至則飛不至則潛方其飛也駕風乘雲澤潤千里及其潛也則蟄彼九淵猶蟬蛭耳人固不知其為龍也朱君以茂異之才含文明之腴振毅士林人望之為霖為雨者久矣乃竟落落昔韓公為國子博士猶自以為冗况非國學者乎余曰嗟乎嗟乎人不能違時時亦不能違人顧自立何如耳古今富賢赫奕而埋沒不稱者何限孔孟歷聘不遇乃與其弟子定六藝叙三才還老于鄒魯之間天下學士至今師之昭明若日

聖文公集

卷之三

十六

四

月終始如四時孔孟同師道之任也人豈以將相為重孔孟為輕哉夫自一命上及將相以位重者也師儒之職以道重者也道誠在焉則重在哉古之天子尚有師事老更親備弟子之儀者彼豈以匹夫而抗天子哉余嘗慨後世學術不明師道廢人材風俗寢不如古而竊于朱君有望也夫風俗之污隆在人材人材之成就在學術學術之邪正在師儒今之為師儒者則惟督升散已耳課文詞已耳升散誠時文詞誠工

則曰吾事已畢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以造士者未之或思也為弟子者亦樂其師儒之如此也相安于恣睢而不復以正學為事一旦獲進其列則各以其意從事疇昔所誦習不啻視如弁髦而棄之矣嗚呼率是以往亦安望人材風俗與古比隆哉固無怪乎人之輕之也建昌江右名郡環材沉識之彥後先相望頃以正學倡率士類者復有二三名公為之先朱君自游邑庠即習聞先賢子游之遺風是行也必且以子游

卷之三

卷之三

七

國

所聞于孔子者與多士講明之師道其有興矣古之君子不必功業出于已朱君誠孜孜能作興人才得傑然名世者出其間則霖雨天下豈必身自為之而後為快乎行矣余且望之矣學正風溪徐君者予同年友也試以予言質之其亦有當于心否也朱君拜且拜遂次其語以贈

送豫齊陳先生分教武康序

師儒重任也人材之成就風俗之敦龐皆決於師儒之得人得人則道尊而教行世之選授者

率以為冗散而輕授其人夫人得之者亦以為冗散而自輕其身夫師儒而自輕其身則模不模範不範國家建學立師之意將焉賴矣昔安定胡先生教授蘇湖脫去佔俸之習以經義治事程多士士出其門者爭自洗濯以承先生之風散在四方布列庶位治行每為天下最若安定真能自重者也率之以身心約之以章程此安定蘇湖之教所以至今稱之也吾邑豫齊陳君始教湖浙之青田今復分教武康武康為

卷之三

卷之三

七

國

湖屬邑安定遺風猶有存者而君復醞篤大雅克紹其家學是行也其無愧於人之模範哉君大父靜成先生自為諸生時即知以禮自律孝友恬睦之風行于閭里邑令楊公名甫甚器之既舉于鄉不第乃以楊公薦司教慈谿先生以身為教先行誼而後文肄士習翕然丕變庠士至今尸祝而思慕之若靜成亦今之安定也余不及游靜成之門而獲承緒論于先生之仲子省菴公與豫齊陳君相周旋者舊矣每登其堂

唯聞弦誦之聲古朴雅淡儵然若處塵壒之外
一門之中肅肅雍雍蓋靜成遺風固在茲今陳
君分教武康以遠則有安定遺範以近則有靜
成遺風其克自重而不愧于人之模範也必矣
夫士之輕重雖時使之而實存于己師儒之取
重者道也道在天下不以古重不以今輕士必
重勢利輕性分而後人輕之亦必重性分輕勢
利而後人重之今師儒之不尊而教之不行也
誠俗吏之過而或亦師儒之自取也余懷此義

聖文公集

卷之三

七

同

而不敢告人者久矣今特以告陳君亦恃知陳
君之深知必不愧其祖且不愧安宅也

林氏兩世貞烈序

余嘗讀傳記至忠臣義士貞婦烈女閭郡不能
數人甚者曠世一見蓋難之也蜀中林氏姑婦
乃並以貞烈稱噫亦偉矣余因竊疑古貞烈之
婦宜亦多有豈無所托遂至堙沒而傳記不及
載歟抑拘於年例果有不合即志行嶮然有司
不及以聞歟抑傳記所載姑取其迫於事變能

慷慨引決即懦夫有不如姑列之以愧末俗歟
何古之貞烈不多見而蜀林氏姑婦並磊磊以
大節稱也余重有感矣林子既與余同登甲辰
進士第貌古而行方與人不苟合嘗補上饒令
時相夏公言復召用權勢張甚自藩臬爭媚以
非禮林子乃長揖屹不為動事多裁抑人以是
多林子以令觀之林子雖賢亦母教使然使林
子以貶以婦人即忝所生雖驅致通顯寧能免
於愧怍也聞之林子方林子祖父景元卒時其

聖文公集

卷之三

七

于

祖母謝氏年二十有四耳子森甫乙歲姑劉氏
心憐欲嫁之謝以死自誓因投於井會家人驚
救得免以有森在乃強飲食後為森娶於韓森
性豁達喜施恥居積生子軌甫五歲以母謝病
故悲感成疾尋亦卒時韓季二十有八林氏既
兩世孀家計蕭然姻黨以韓守志難或微諷之
韓曰是謂妾死吾夫也且吾孀視姑已暮晚矣
日夜抱孤啼泣足不出門戶姑婦既沒若干季
林子始舉進士林子每念及輒涕泣不能止當

時微謝氏則森未必全微韓氏則軌未必全是
無林氏也林子祖父將不血食矣方二氏孀時
軌執無依復無壯子以持門戶其所處蓋天下
之甚難者含悲茹辛以日易歲卒見嗣子之壯
衍林氏之宗祀謝不辱其夫而韓復不辱其姑
至令里人稱貞烈者必曰林氏姑婦則二氏之
賢不可以風薄俗乎余嘗傷叔世之士揚揚然
襲衣冠稱男子以臨利害即變節易守甚至交
臂屈膝望夷狄盜賊而旬旬焉其視二氏何如

卷之三

卷之三

主

子

也視其所難者死耳義之所激雖婦人猶引決
以男子而曾婦人之不如尚何責乎令林子守
義不屈寧忤權賢而不肯媚人以偉進蓋亦知
忠義者余又知林子之能不辱其親也遂為之
序

壽御史大夫笠江潘公七十序

嘉靖乙丑御史大夫笠江潘公壽屆七十三月
某日維公誕辰時海上無事方隅清宴公還老
于浦江之上潮汐之吞吐烟雲之變幻花木之

妍麗禽鳥之和鳴皆足以娛公耳目暢公心意
而公伯子魁北畿仲子官南都季子仕詹簿者
亦將乞南近公諸孫復彬彬繞膝迭起上壽按
節起舞抗音高歌天下之真樂蓋萃于公南都
士大夫知公者復相率為歌詩東望遙祝職方
俞君自念懿親不可聚同於人復徵余文將遣
其子婿持歸祝公夫諸公之祝公者至矣余又
何加哉且公政迹在海宇行誼在鄉評望公為
典刑而祝之者固天下之同情非一二親暱之

卷之三

卷之三

主

子

私也余雖辱俞之請又何以為祝也往歲余在
都下嘗登公之堂而挹公丰度矣公時自司寇
轉御史大夫持天下之公議以進還百官其權
輿吏部等蓋天下重任也然公位高而禮益恭
溫溫焉常有謙退之色余乃知公為有道者非
可以近時公卿並言也夫有道者臨之倉卒而
不驚納之焚錯而不亂授之艱大而不懼處之
盛滿而不溢其居也龍潛其出也龍躍與時推
移而順應不窮夫是以常游於埃壚之外而物

莫能累若公者夫豈以爵祿入其心哉公盛年
登朝自州守入宅郎署既乃奉朝命典文
衡晉臬司督學政所至輒收錄異材布列周行
一時得人之譽藉甚中以註誤遷謫海濱迴翔
州郡者數年乃復入為郎官出貳藩臬遂由方
岳歷臺省兩任尚書而轉御史大夫乃謝政歸
公之揚歷中外所遇凡幾變矣公也終始一心
澹乎其無營還乎其無矜任天下之重而意氣
不少加釋天下之重而意氣不少損非達於義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三 三

不以外加內不以人滑天故神全而永年公入
仕四十年亦既倦游矣乃得謝政東歸公且游
神玄默之鄉放意清靜之域訪瑤池於海曲迎
紫氣於關東追逐列仙游戲八極子孫之襲
朝紳繼世美編遞迭進以稱千歲之觴者公亦
微為莞爾一笑矣身外之得失若滄桑之互變
公又何知哉余不敏素辱公愛愧不能一至堂
階酌瀛海之波而親獻之於公遂書此以復俞
君之請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三 三

瞿文懿公集卷之三

瞿文懿公集卷之四

序

壽魏國獨軒徐公七十序

獨軒徐公者中山武寧王七世孫也武寧佐高皇定天下功最多然持重有紀律明于大義不以造次失尺寸亦最賢故福祚流于子孫亦最盛獨軒公承遺烈以上公佩將印守備南都者餘五十年號令簡當將士肅穆南都恃以為重今歲丙寅公壽登七十六月八日維公誕辰

瞿文懿公集

卷之四

一

南都士大夫咸觴公于堂且請余言為壽余何言哉在易稱師貞丈人吉言師旅者國之大事非少年新進之士所能任也周之初興尚父奮揚及其中興方叔是賴二公皆以黃髮之選抱方壯之猷故能成坐勝之功翼昌明之運斯易之所謂丈人者也厥後秦違蹇叔而用孟明覆師于殽任李信而棄王翦見辱于楚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師旅之事信非老成者不克任也獨軒公習聞武寧之遺事而久任戎政閱

歷久而智慮深威望孚而人心服不庶幾有丈人之風哉南都士大夫之壽公匪私于公以公一身係南都之重而壽之也然余有感焉高皇攘斥胡元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統雖名將如雲然惟武寧識明慮精令出不二西摧偽漢東掃偽吳奉命北伐定山東徇河南遂下元都畧秦隴旌麾所向戰必勝攻必取佐成一統之業其英風偉畧開平以下莫敢望焉是何壯也獨軒公思薦祖烈然接士大夫以恭御將

瞿文懿公集

卷之四

二

校以法撫士卒以寬溫溫若儒臣武畧稍若不振者非誠懦也創業守成時固不同也雖使武寧生今之時英風偉畧亦且歛之不試矣然公無智名而審時達變可以觀智無勇功而約束堅明可以觀勇故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此上將之用非恒情所能測識也余又葦之周召陳保治之謨而惓惓于克詰戎共張皇六師非好武也武備贍于承平而壯心銷于恭養非所以備不虞而守太平之業也邇歲島夷

倡亂蒲萑之盜且滋蔓夫公承 聖天子守備
之命能不惕然以思乎夫弓矢不習不可以中
微六馬不調不可以致遠將士不練不可以應
敵公誠加之意搜羅智勇以充耳目手足之用
則營中未必無精兵也部下未必無良將也撫
之以恩而折之以威皆帖帖用命而罔敢或置
南都之勢將增重而戎心不生斯可以副 天
子之寵命而增光武寧夫士大夫之壽公非徒
以公高年之足尊誠深有望于公也余不佞敢

卷之四

三

陳此義以附觴祝之末云

壽少叅陽湖王先生八十序

今世士大夫自艾以上率祝頌為壽然君子之
壽其人者壽以惠也非徒尚年也自古黃髮之
臣在朝則足以備顧問贊謀猷成久長之治在
鄉則足以垂法式樹風聲成悃厚之俗是故君
子重之若應不足而徒年之尊則亦庶老云耳
文士所稱亦一時親暱之私非通論也若我吳
中舊叅議陽湖王公齒德歸然風被三吳其古

卷之四

四

之所謂國老者歟今年丁卯公年八十正月某
日維公初度吳中士大夫仕南都者謀所壽公
俾余序之余最淺陋惡能為役然余有憫時之
私竊欲因公一發之也今人稱士風之弊者率
謂文士競浮華而薄行詎急仕進而鮮廉靖嗟
夫大道之既隱士誠間有然者然豈所以語獨
立獨行之士哉我吳之初有季札者承先君父
兄之命國固其國也乃守子臧之義讓千乘之
國而不居彼其于名寵何如哉季子遠矣乃余
于近世陽湖王公之行事竊有感焉公故貧士
方未第時授徒里中資以自給既舉進士此固
俗士媒富貴者之階也公審時度己每冲然若
不欲進初當授知州公不欲就自乞教官既授
國子博士當道不可乃出知許州為政簡靜州
人安之後晉郎署後又晉臬倉公不欲以操切
立名而所守特嚴聽斷之暇輒閉戶誦讀悠然
自適有欲犯以非義營其私圖者公輒拒之故
所如不合最後晉江西叅議無何懇疏引去公

于進退之際真若鳳凰翔于千仞繒繳有所不能施矣夫豈與鴟鵂爭一腐鼠哉公既歸猶無完居乃卜築城隅惟藝卉木貯圖書蕭然一園中客至則掃徑命酌非公事不入公府有子敬臣善承公志日率其婦慶奉起居公顧之甚懽孝慈之風行于家而孚于里間聞于四方故吳中稱厚德者必曰陽湖先生先生蓋余所謂特立獨行之士也余嘗評公恬于守已而恥于徇人遂于求志而勇于引分不矜文詞而敢尚

躬行豈惟吳中文士自謂不及雖石氏父子之愷篤固兼之矣公雖不獲久于朝如古三老五更親承禮問共成國家靈長之治然里中後進薰公惠者日烝烝焉以行誼相勉以廉靖相期以求無忝于季子之鄉公教所及不既多乎昔孔子刪詩陳風視諸國為靡然有鴈鳩君子儀一心結為陳國望焉詩人歌之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誠重之也公今已躋上壽天欲厚哉吳俗必且綏佑哉公如詩人所稱

矣余不佞辱諸公之請遂書此壽公且以勗同志云

壽存赤秦翁八十序

嘉靖丁卯舊辰溪令存赤秦翁壽八十春正元日其誕辰也時歲序方新品物咸熙翁坐堂上子姓親炙之上壽者皆以次登雍雍焉愉愉焉和氣益與醴齊相融洽也翁子時守永昌自以不克在膝下違捧觴之歡乃千里緘書俾其子炳耀詣余請一言為壽夫永昌君自登第時余

已識之二子皆余太學所造士而耀已舉於鄉矣余雖不獲因謂二子曰翁之壽誠高矣然豈俸致哉余嘗讀翁所著存赤齋記而知翁之壽且康有自矣存赤云者蓋存其志子之心云也志子之心何所不該曰之事親則為孝曰之事君則為忠蓋率性之初而道德之總也人患不能存耳公之者庶民也存之者君子也存存不忘而達之萬變孟氏之所謂大人也翁有感於母氏之劬勞懼其久而忘也因曰存赤名齋余

謂翁之近道也夫人為赤子則知慕親稍長遂為物遷不知所終翁令已老年而不忘其初即還心也固可以動天地通神明其壽且康不亦宜乎泰自上世以來代有聞人居者以孝節稱出者以勲庸顯自翁曾大父武昌公迄翁凡四世矣翁益培之曰富篤加之曰多文壯季游邑庠每試輒先多士既屢絀場屋乃復曰經術遺子孫一宰辰溪輒自引去仕不及顯而里中稱純惠者必曰歸翁翁固令之完人也豈惟翁之

瞿文懿公集

卷之四

七

于

世澤賴翁以延天道不遠且將陰加保佑俾永為家邦法式矣余又葦之壽莫大於不朽而期願為次故力善不怠而近休于天人之所以自壽也增修世美貽親令名子之所自壽其親也是皆不朽之圖而數之修短有不足以拘之者也永昌守之為嗣子也存赤翁固已教之義方教之事君矣今已典大郡專制千里漸階顯融誠念翁之訓無渝赤子之心曰事天子將為時純臣出鎮方岳入聯臺省將無施不可天下之

之頌其功者必且推翁之素教而聲施無窮異日天官氏以嘉績奏翁且昭受寵命而焜煌里閭矣雖期頤之壽有足以及此者乎永昌守之壽親何必朝夕左右而致情於觴祝之間乎子之初生即詔之有事四方余知翁固不徒以就養為適也夫祖父之賢固必有純德以垂法子孫而後子孫之德成子孫之賢亦必有懋功以增光祖父而後祖父之名顯恒相待而相成者也永昌守其圖之

瞿文懿公集

卷之四

八

四

封翰林院修撰永懷李先生夫婦同壽序
淮南李子官修撰之六年壬子春援例乞省親疏入天子許之時若父修撰永懷李先生若母徐孺人年皆六十矣李子私自喜得及誕辰為壽維李子一二同志亦喜李子之得請而遂其私也相率詣余求所以壽之者余曰盛哉人知李子之稱壽足以為親榮不知其親之榮壽自為之也曩者丁未秋余蓋獲一見永懷先生云其氣渾其容莊其衣冠整而不華其言語

直而不韝余已知為長者今世縉紳家一旦顯
庸輒多飾車服盛僕從高自誇詡甚者恣睢武
斷無所不至先生有子魁天下顧還退焉訥訥
焉雖士大夫欲一延致之亦逃避而不敢當此
其視流輩為何如者既余數接李子則聞先生
純篤不欺生平無一妄語事後母以孝聞李子
既貴每以滿盈為懼不敢居一毫先人尤稱余
昔所見者厥配徐孺人相助閭政雅稱合德余
固知先生夫婦福壽未艾也在禮人生六十曰
九

介有龜羽有鶴植有松柏人有彭聃後萬物而
長存不衰亦其取數之獨多也曰養者言立命
之有道也周公以無逸永命老氏以重積引季
故入收歛則神不浮恬愉則氣不暴抱樸則一
不離致虛則用不竭仁人多壽亦養盛致然也
是三者言壽者之所必藉而君子則貴養有其
時有其數而善養者君子謂之幸生今先生夫婦
之生際 國家雍熙之會蓋得其時年已及耆
而強力不衰所稟有異人者蓋得其數而所養
深厚暢于身則愷大成德刑于家則謹厚成風
孚于里閭達于邦國人無賤賤皆知其為君子
長者而不疑則先生夫婦之壽且榮也豈徒時
與數云乎哉李子才高而慮益卑名盛而禮益
恭謙謙若無能休休其有容惟恐一有不類以
忝先生人是以賢李子而益目賢先生則斯壽
之者豈惟李子固二三子之志豈惟二三子亦
吾人之志也他日自耆而老而耄而期而 恩

命適加馬余日望之矣

壽秋江陳先生七十序

秋江陳先生者百歲翁西園先生之季子令進士汲之父也一日陳子過余曰汲賴吾父之訓幸舉進士今吾父行年七十八月十四日其誕辰也吾父敦修行義不浚邑人令汲羈京師不復偕伯仲觴祝殊眷眷不忘竊自幸廁門墻之末敢乞一言為壽余曰俞何如陳子曰吾父布衣也嘉靖初自輸粟助邊賜爵副千戶然

瞿文忠公集

卷之四

十一

非其好也初兄弟同居逮析產每以讓兄還然無所取每得一異味輒迎致共食相對怡怡人不知為分析也生平自奉甚薄然輕財喜施里中有貧不能葬棄於道路者為捐地葬之嘗有誣誤麗刑貧不能贖來鬻其女者即解其券為捐金贖之有沈氏者以織畝治生恐子幼不能守懷金三百密委吾父無何沈氏卒即往哭其喪出金付妻子雖其妻子亦錯愕不知所自也故里人多稱為長者余聞而異之若先生者其

瞿文忠公集

卷之四

十一

古之孝第力田者歟其古之立然諾崇信義者歟世謂古今人不相及何果於誣吾人也自大道隱利欲之沒人久矣雖兄弟之親且爭尋常相仇讎而何有于塗人其與人共利隨背之於死生之際斯其孤寡沒其有者又不知其幾也耆先生之風其可以愧矣方沈氏之委金豈不愛其妻子者恐孤寡之難全而重託先生也妻子不知左券不立彼固知先生之必不吾負而無假於此也先生卒不負而還之蓋先生及

薦兄弟惠及枯骨每施恩於不報則還金固先生之餘事也今陳子與姪應詔同舉進士門祚益昌而先生復強健不衰天之報施益于是矣昔伯夷叔齊甘窮餓而名垂天壤君平子真甘沉冥而穀震巖廊故倜儻之士趨舍與衆殊非苟為矯矯誠慕義無窮也語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夫以所重若此所輕若彼士君子豈肯以利易義齷齪自用哉聞西園先生以齒德冠鄉邑先生復培之以信薦輔之以信義余謂

西園之有後而異日繼躋百齡未可量也雖然
巖穴之士非有所托則亦不能名施後世今陳
子以盛年登進士第貴顯矣誠顧懷先生之訓
嚴於義利之辨洗濯其心以為立朝之本為
部寺必且為名公卿異日者稱陳子之德業而
推其所自必指而議曰是惟秋江先生之訓則
先生之名亦且托不朽而輝無窮吾子之壽先
生斯為大矣是故上壽超乎數中壽圃乎數圍

瞿文懿公集

卷之四

七

于

乎數者全真保和百年以為期者也超乎數者
身修名立千萬年以為期者也壽而超乎數則
先生之所以成其身吾子之所以成其親胥有
責焉矣其尚圖之哉余不佞敬陳此以侑觴祝
且以附國士交儔之義云

壽封太史心萱嚴先生七十序

嘉靖丁巳秋學士養齋嚴公晉大常少卿其父
封太史心萱先生之誕辰則秋九月二十六日
也學士方承簡命供奉左右不敢求朝夕之

暇先生初亦欲來京師親睹優渥之恩惟
呼拜舞共圖報稱既而目道遠不果維吾一二
親舊仕都下者謂余知先生最深且有姻好宜
有言為壽顧先生弟祿之盛難乎其為言余淺
陋而少文又惡用謀諛者為哉先生固余父執
爰也余為諸生時固已數侍先生矣魁貌美鬚
器度豁如從之商榷往事談天下利病疊疊不
倦雖群博之士數稱屈其與人憂人之憂樂人
之樂意氣所激不啻在己余固知為湖海人豪

瞿文懿公集

卷之四

七

于

也今學士日進用先生行且荐受封章而與夫
人俱強健不少衰天之所厚厚先生者豈易量
哉先生之遂休於天者已自有道余獨於學士
有望也昔丁未之春先生自六十游京師今
少傅徐公壽之以文中稱李文達既相英廟
其父尚在日官祿入英廟召見便殿賜以玉
帶時學士官猶太史也今去相位不遠矣先生
之強健即少年不迨也異日學士宅相位先生
來京師以承天子之休貺不可計日以需哉

余嘗有感於遇之難齊父誠賢矣而子不遂於
功業則雖有寸隨務光之行亦含章不耀無所
托以設施後世子誠貴矣而父不登於壽考則
雖有曾參閔損之孝亦抱恨無窮末由自盡以
樂其餘季此誠天也父不能必之於子子不能
必之於父者也惟果於為善貽之令名若記所
稱成其父為君子者則存乎子之自力而天有
不能限耳今一命之士能不辱其身不虧官常
猶足以貽親令名矧侍禁近備顧問為天子

雅文齋公集

卷之四

五

丁

貴臣且有入相之望者乎據高位乘便勢弘其
德業以增親榮名視一命之士其難易當相萬
也此余於學士重有望也昔李文達當英廟
復辟之初胡虜猶日伺闕外石亨曹吉祥復怙
寵干紀潛蓄異謀文達乃能以身扞國入進嘉
謀出延正士再植朝綱卒之胡虜遠遁一二
孽臣相繼伏誅一時夾輔之功昭著社稷簡在
帝心故其父福壽之盛資予之隆垂之信史
以為美談文達誠賢相也然以羅倫之正議排

擯終身君子猶有譏焉學士誠尚友千古所志
有進於文達者則所貽先生之令名視李翁不
又多乎哉余聞君子之壽其親也太上成親其
次顯親顯親者名位之榮輝赫於百年者也成
親者道義之榮馨香於萬年者也余受學士父
子知遇最深不當以世俗諛辭瀆也故期其遠
大而以成親之說進焉若言之無文則固不計
也

封尚書裕齋賈公夫婦榮壽序

雅文齋公集

卷之四

六

王

嘉靖戊午刑部尚書樵村賈公轉戶部尚書先
是公久鎮三邊以功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
部右侍郎總督軍務歷戶刑二部尚書食正二
品俸凡三載吏部以聞天子重嘉公績封
公父裕齋先生如公官母為夫人時裕齋公夫
婦凡三受封季皆八十餘矣某時承乏草制
獲見盛美心竊異之私念人子孰不欲親之壽
且榮而兼之為難即獲一命以顯親於暮年亦
幸矣若父母俱存且獲徵福於君秩以崇階古

今以來蓋不數人耳賈公誠忠勤足以結天
子如裕齋公夫婦偕茲榮壽豈天有私厚哉夫
積水成淵而蛟龍生焉積土成山而雲雨興焉
積善成德而胤祚昌焉世固未有積之不厚而
發之光大者也今畿輔之地太行西峙瀛海
東繞環為輿區吐為靈光其每盱衡瞻望知必
有豪傑起其下如詩所稱崧嶽降神生申甫以
貞王朝蕃四國者然非純德之士累其惠厚以
迓休于天則山海霸秀其孰承之此裕齋公之
善慶獨冠一時亦其素所積蓄有以致之也聞
之公之鄉人公之居家謹厚但石奮愷睦但張
公藝家法修整但楊播雖三受封章而謙抑
彌至非公事不一入城府庭戶肅然子孫服行
公教群居恂恂無幾微驕情色里人狎公忘其
為貴顯夫人亦與公合惠妯娌姻黨罔不惟洽
焉信斯言也公之教子孫者豈徒在文辭利祿
之間哉彼有內行不修子弟一得志輒揚揚焉
盛氣以凌其鄉里多所請託為人所鄙笑不之

止者視公賢不肖何如也某是以聞公之風重
為擊節也尚書公出秉節鉞任干城之重入典
法式司邦國之計所至任國大事倚天子
倚毗智足以決大疑勇足以斷大事而休休有
容不肯以見其才在三邊時警報時至人多惴
懼失措公雍容節制惟加意人材自賢良茂異
以及一才一藝之士咸假以辭色申以舉薦故
文武士咸樂為用邊陲寧謐此公善用人之效
也今在戶部每有煩劇必擇才而使授以成算
某固陋不足以知天下豪傑若尚書公者其有
大臣之度矣以所聞鄉評推之尚書公之賢信
有自也有石奮而後有建慶有楊播而後有椿
津純惠之士雖不用世而施及子孫且為蛟龍
且為雲雨其利澤及人豈淺也哉其獨厚於天
倫茲榮壽宜矣給諫宋君侍御王君皆受知尚
書公者也承不鄙索余言為裕齋公壽余因以
所聞於鄉人者次第其語以復尚書公感君
恩之渥而圖報彌勤念親壽之高而瞻依彌切

畢力贊襄且將縣國祚於萬年以對揚天子休命則異日天寵眷加當必有加命者其不敏敢拭目以俟

達泉先生夫婦雙壽序

達泉鄧先生者鄧子獻夫之父也獻夫發解廣西進試禮闈不遇而歸乃與同志卒業南雍時以課業請益冲乎其若虛還乎其不矜余甚器之蓋佳士也一日介其友王子舜卿周子寅卿詣余請曰策西粵之鄙人也賴父母之訓獲與

羅文懿公集

卷之四

九

四

薦書今幸與四方之士並齒太學又幸出門下今將南歸願得先生一言持歸為父母壽時余有不豫不能親翰墨王子周子復為述其父母之賢數為之請既余詢之蒙泉徐公始益知其賢乃進鄧子而告之曰獻夫之壽父母也豈必余言以為重哉聞之徐公達泉先生之居鄉人之曲直有不能自決者不之有司而之先生之廬得先生一言即強梁者罔不帖服信如斯言蓋近于王彥方之流矣先生雖未及舉進士其

羅文懿公集

卷之四

十

知茶陵州廉公而有為寬厚而能斷在州三季事即賦平刑清盜息上官交馳檄獎之大學士龍湖張公自幸州治得人亟加嘆賞即進士知州事治行有能過先生者乎後晉武定府貳守武定本屬夷所治非所以處先生蓋借先生之重而鎮之也時尋甸有學田接武定境上爭之數年不決公按圖籍集耆老溫言曉諭遂以其田歸尋甸公之一言蓋勝于甲兵之威矣會茶陵州州判懷挾私憾乘先生既去搆以飛語遂浩然引去公之曰武定守以下各持重實為贈悉辭不受先生雖去官而清操益彰彼造謗者于先生何損哉夫學不必顯期于適用仕不必賢期不失守如先生之進退兩無愧矣昔人有身處巖穴而穀震廟廊者惟其行之粹白也矧先生德敷二郡而又有獻夫為之後哉今獻夫佩服懿訓哀然為多士先他日獨對大庭渚歷樞要大擔蓄積以畢先生之志端在獻夫然當群趨並進之中而獨抱淵然之識慎爾修無

乳于紛華堅爾守無牽于毀譽以無忘先生家
法則先生之名將因獻夫益彰所以壽之者固
不在尋常祝頌之間矣自昔卓行之士多有賢
配故能助成德美施法于孫吾不及知先生而
聞之徐公所稱述既已私切向慕又聞先生有
賢配若伍夫人獻夫之賢固有自哉鄧子謝曰
策不敏不能徵 天子之寵命為父母榮今得
先生言亦可以慰矣遂次第其語而歸之

壽杏莊沈先生序

瞿文懿公集

卷之四

王

予嘗讀萬石君傳未嘗不三復而嘆曰嗟乎此
誠萬行君子使得游聖人之門當必居德行之
科非後世綠錦之士所及也史稱萬石君居家
不言而躬行雖齊魯諸儒皆自以為不及噫士
能躬行豈徒以能言為工哉漢之儒者若叔孫
通以滑稽進公孫弘以從史顯其稱說古今難
若懸河適足為諧世取寵之資迺萬石君獨以
恭謹稱子姓化之郡國聞之天下信之斯可謂
納于言而敏于行矣故曰聰明才辨者道之障

也忠信誠慤者德之基也予嘗持是律人若今
淮南杏莊沈先生其庶幾于萬石君之風者哉
先生性真直少文然孝友深至少失父不及事
常以為恨執母之喪哀毀骨立寢處苦塊足不
及內者三年事伯兄生菴寢興必俱生菴性好
客雖無餘積每為治具速賓以樂其志醉則必
躬扶持之即寢而後退生菴既卒先生悲不輟
每飲食見生菴所嗜輒涕泣不御家素業醫至
先生術益精四方之病而求起者群趨其門先

瞿文懿公集

卷之四

王

生于所入輒使姪某掌之不以尺帛私其子先
生配鄭氏早卒或勸之再娶輒自誓曰婦而再
醮非婦也夫而再室非夫也且吾已舉二子一
女豈忍以是傷吾愛遂獨居三十餘年噫若先
生者可謂善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矣夫大道
下衰禮教崩弛自晉以來雖一時聞人親猶在
殯輒御酒肉近婦妾恬不為異彼誠何心兄弟
之親所爭不踰銖銖遂起而相仇曾塗人之不
若利害移人其可畏若此情以時還愛以欲奪

雖夫婦之好不克終者抑又多矣先生雖不學而綱常無愧其視世之高談性命而內多慚德者賢不肖何如哉予雖昧然聞之李太史心竒之豈所謂行君子者古今類不乏人也其子露令補醫籍乞予言歸為翁壽予謂先生舍和而葆光日躋上壽可不占以乎獨其慙行可以厚彞教而感人心者不可以不書也遂為之論著且以風先生之鄉人焉

瞿文懿公集五卷

序

壽原齋華先生七十序

嘉靖甲寅錫有隱士華原齋先生者壽屆七十冬十一月二十三日其誕辰也親舊交致觴祝余爰樓君謂余知先生者請余言為壽余謂人之處世窮達不必齊而要在素履克慎斯可以垂不朽其在縉紳必其忠亮之節足以匡國是而庇民生其在布衣必其孝友之行足以表鄉閭而厚彞教斯其生不虛否則雖獲胡考君子謂之偉生亦何取焉華在無錫族大以蕃縉紳之賢者未易一二數若布衣而備孝友之行足以表鄉閭而厚彞教余所及見則原齋先生一人耳余與先生交十有五年于茲矣中更家難而其度不改蓋古之所謂善人有恒者每夙興必具冠服謁家廟已謁賓師還即正寢子孫序進肅揖問起居畢乃各退治事余竊以為懋朔望忌辰必祭望望焉若有疑皇皇焉若有失情

文俱稱余竊以為厚既而觀其處兄弟之間分
從其均役從其重費從其多苟有不協則微言
以諷之積誠以感之而不忍傷余竊以為多與
朋及交敬而能久尤重然諾故意氣臨事變而
信義益明余竊以為義宗黨姻戚貧不能給者
待以舉火不能葬者待以殯埋有周急之實而
耻以為名余竊以為愿家故高貴然勤約之風
垂白不渝子孫服習其教亦恥言奢麗余竊以
為朴然家日以削而子之才者相繼夭折不祿

余初亦謂天之茫茫今先生壽且康而有子克
家諸孫復彬彬豈天之福善至是始定耶夫良
農力田不以歲有饑饉而輟其穡菽之功君子
為善不以時有屯難而改其端恪之度亦惟不
愧于心以俟命於天耳余嘗謂賢而無可述之
行雖賢亦辱賤而有可述之行雖賤亦榮先生
雖布衣而內行醇謹有縉紳所不追者今詢之
宗族詢之鄉黨而稱孝友者必曰先生則先生
固可以垂不朽矣語曰壽莫久於德彭篴為夭

若先生蓋庶幾焉余故備論以為先生壽且使
先生子孫壽先生者無徒飭筵几盛歌樂而忽
於立惠云

壽萬母黃太孺人七十序

太孺人黃氏者余同年友吏部考功司郎中萬
子士和之母也歲在丙辰太孺人年七十三月
十二日寶維初度萬子謀所以壽太孺人乃先
期謁余曰萬敝族也自吾母之歸先君悉屏膏
沐佐以儉勤吾先君之業賴以復振自吾母贊

先君之擇某為嗣也躬育而教之時其勤情而
勸勉之每先君有四方之遊必程某業無使怠
荒某之學賴以不墮某既舉進士官中書蒙
恩贈先君如其官母封為太孺人母顧某泫然
曰恨若父不及見也母之愛某殆踰已出某亦
不知其非母出也今吾賴母訓歷官吏部而母
留家年且七十及誕辰矣每誦陟岵之詩有餘
感焉將何以為壽余曰太孺人有吾子可以為
壽矣余聞之君子之壽親太上成親其次顯親

其次養親夫稷契之母以稷契而傳孟軻之母以孟軻而傳故君子之修身非徒不辱其身也將適父母以令名使人稱其父母為君子之父母也夫行修于已而名歸于親更千萬世不廢故曰太上成親子誠學而位夫卿士也父母雖寒畯而寵受章服子誠不學而儕于隸人也父母雖雖贅族而執後司徒雖古之立身揚名者非徒私名位之榮而名位者亦父母之所待以顯也夫能使巖穴之士有所托而徹名朝著故曰其次顯親夫啜菽飲水可以為養而不可以為懼滫瀡甘旨可以為懼而不可以為至故子之事親左右就養惟力所及罔有不竭誠重父母之口體也然口體之養不若養志故曰其次養親成親者古之聖賢之所以壽其親也顯親者今之卿士之所以壽其親也若養親則自卿士以達于庶人凡有力者皆及為之矣吾子念太孺人之留家而缺就養之禮無亦圖所以養其志而姑舍其細乎夫古之聖賢學也今之卿士

亦學也古聖賢之學則非訓詁文辭之習也古之聖賢仕也今之卿士亦仕也古聖賢之仕則非聲利名寵之圖也仕優而學學必有得於身心則今卿士之學亦古聖賢之學矣學優而仕仕必無負於君民則今之卿士亦古聖賢之仕矣德尊而流光政成而頌興父母之賢名將與天壤並存視功名富貴之士赫奕一時而旋就泯滅者其為壽之久近奚啻相千萬也吾子不安於今而以古聖賢之壽其親者自期即使太孺人為稷契孟軻之母亦何遠哉聞太孺人之教子多方而嚴不以恩掩義今娛侍有孫固不必子之侍養子方聽羣吏之要會佐天子進賢退不肖曰躋尊榮則顯親又吾子餘事余故不敢為吾子道也萬子謝曰某敢不勉以吾母以忘吾子規遂敬書以為太孺人壽

顧母杜孺人榮壽序

余嘗讀潘岳閒居賦至壽觴舉慈顏和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莫知其他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嗟乎士君子雖拙於進取而有母壽康足

以為樂則朱紱之榮固不足以易此矣然潘之壽不可得聞今顧君母杜太孺人年踰九十優游怡愉日安顧君之祿養有如顧君所遇即安仁之賢能無少讓乎哉始杜孺人有丈夫子二人澹泉顧君其仲也方二子未賢時生計亦甚蹙既而伯子以書法道美官中秘澹泉顧君復以得軒岐之術歷官御醫爭斥俸入供給膳羞蓋赫然光寵矣每杜孺人誕顧君昆仲必治具觴祝歲七十乃大會賓客祝孺人壽迨八十則

聖文恭公集

卷之五

六

成

又舉馬九十則又舉馬每舉禮益虔賓益進所得詩文益多今復得少保徐公人瑞堂記懸諸堂中以為孺人榮余讀而感焉雖巖穴之士砥行立名非有所托猶不能殷施當世杜孺人迺得此信顧君能成孺人之名也余性簡僻寡合然顧君不以為棄余顧君之行事余不暇詳余猶獨重其處兄弟之間得鵲鳩急難之義有可以感人心而厚風俗也昔齊桓公思屬國于豎刁易牙開方謀之管仲管仲以為三子者非人

情不可近彼管仲非蔽賢者也樂羊為魏伐中山中山已拔而不免于疑吳起為魯却齊齊師已北而不免于奔孟孫擇傳乃有取于放麋之翁樂羊之忍于子吳起之忍于妻二子亦非人情而秦西巴之不忍于麋者必不忍于負君之子也此君子觀人之大端也顧君方伯兄未敗時數言規諫唯恐一旦遺母杜孺人憂或至變色及以詿誤獲罪則匍匐營救造公卿及諸有力者語必嗚咽淚簌簌不能止公卿及諸有力

聖文恭公集

卷之五

七

成

者重憐其意獄遂得緩余謂顧君之救兄有君子盡倫之風縉紳先生多折節與交而樂為其母壽者誠有取也今顧君忘余固陋猶欲余一言余雖有言亦何以加哉自念早孤今幸得備位侍從每懼盈滿旦夕傾覆以為吾母憂吾母亦日戒余使無忘貧賤時行寧過乎恭無過于肆用寧過乎儉無過于侈務為挹損以承天休聳杜孺人之戒子亦知之迺知賢母之用心一也昔公父文伯之母戒文伯曰民勞則思思則

善心生雖以世卿之家猶不廢績以傲其子文伯是以能保其祿位而世其卿族杜孺人而能知此其賢于人亦遠矣繼令顧君無忘持滿之戒惟恭惟儉砥礪名節以光母訓則杜孺人之賢猗將益彰所以為壽者豈徒在于觴祝之間哉夫君子之壽人也太上以惠其次以言幹旋化鉤使匹夫匹婦咸獲盡其天年此壽人以德者也宰相之事也稱述惠美使孝子悌弟貞婦慈母托以傳信而不至泯沒此壽人以言者也

羅文懿公集

卷之五

八

國

壽姜母羅太孺人八十序

姜子君治晉侍御之明年戊午其母太孺人年八十六月朔其誕辰也姜子思效南山之祝留滯台中不克歸一時縉紳先生善姜子者儼然造余謀所以為壽余曰俞何如或曰松柏之生

上據危崖下臨迴溪風霆所擊霜雪所摧其瀕于撓折者數矣然歷千歲而蒼然不移非樞李之易零者可同語也太孺人早失夫君守義垂四十餘年而視聽不少衰蓋天所以堅其節而薦厚之也斯可以為壽乎余曰太孺人之節貞矣或曰名山大川雖無運用之勞而蛟龍生焉雲物興焉不崇朝而雨千里今太孺人醴懿之惠雖不外見而有侍御以承其後推所素教以澤天下殆未可量其可以為壽乎余曰太孺人

羅文懿公集

卷之五

九

之蓄深矣然則將何以為壽余曰侍御之思壽太孺人也亦何以異于余哉今年春余母太孺人年七十辱侍御諸君子敷文以祝稱述甚廣余讀之愧汗不能止然諸君子蓋相迪以道義相期以崇深俾不安於世俗之卑淺也余雖不敏諸君子貴善之義則已佩服之矣今侍御之所召壽太孺人者亦奚以他求為哉易稱坤道含章母道亦坤道也非有所托則章美不傳是在姜子圖之也余嘗讀傳記計古今賢母當不

可勝述而孟母獨以賢稱不離於閨閤之淑而名垂人間皎如白日僻壤委巷之婦操行有時若孟母而堙沒不稱則臣無孟軻氏之賢耳高山所植寸木亦高幽谷所植連抱亦卑非木有高卑所托之地然也母之托子何以異此太孺人之守義也侍御甫三歲耳日憫憫焉以需稚子之壯卒成侍御之賢以大姜氏之宗艱貞之節上通於天而天且祐之然微侍御君則太孺人之賢亦何所托以傳哉夫人生七十曰老八

峻侍御早習太孺人之教據之而守益聖摧之而氣益勵蓋已目擊而存之於心其不溺於世俗卑淺之圖而以古人自期吾知優為之也夫君子之壽親有三太上成親其次顯親又次能養成親之義大矣余故願與姜子共圖焉諸縉紳乃肅容而前謝曰先生以古道期姜子意則深矣厚矣請致之遂次第其語以贈

何母周孺人六十壽序

余嘗閱傳記自昔賢達之生皆本於母氏之賢

然上下數千百年母氏之賢者不數見僅班班可考心復疑之豈為子者不克樹立使母氏之賢多堙沒不稱也嚴穴之士砥行立名非有所附亦不獲名施後世矧母惠尤不外見則賢母之不聞固子之責矣吾邑名家以家法修整善教子弟相高都事南池何翁起家力田然恂恂有儒行初娶王氏周孺人繼之周故右族孺人既歸都事翁乃屏去綺麗以儉勤率先婢僕稱都事翁志長子鉅內課耕作外應門戶孺人撫

之如已出鉅亦忘其非母出也都事翁甚宜之
既而孺人連舉四子曰鈞曰鑛繼舉於鄉曰鎔
曰鉉復彬彬有文故邑中稱婦賢者必推周孺
人云歲辛酉孺人年六十五月二十一日寔維
誕辰吾邑陸子竹趙子用賢與鑛同舉於鄉者
乃詣余請一言為何母壽余曰母之壽命諸天
母之賢乎諸人母之迓續休命以綿無疆之笑
者無俟余言矣余獨於何子有望也母氏誠賢
非附賢子則令名不宣令何子兄弟競爽以明
經起賢科人既知有何母矣然自昔賢達增母
氏之令名于百年赫赫如一日者莫如孟氏乃
知士之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者固不徒在富貴
利達之間也仕而辱其身必且辱其親既擅一
時寵霸亦忽焉泯耳語曰大孝不匱云者增其
令名為無窮之計若孟氏是也即何子之壽母
將何取焉余雅聞何母之賢何子復砥礪自好
不以得志一時為榮故於其壽母也期之古道
以廣其志云

壽陳母江孺人七十序

嘉靖丙寅大司成蔡溪陳公貳室江孺人年躋
七十十二月十九日懸悅辰也其子太學生堯
仁為余館甥將率婦子潔几筵為孺人壽乃徵
言于余且曰不幸少孤微吾母仁將不育陳氏
之緒微矣且吾母上事先公率諸娣以佐仁嫡
母曾恭人居卑履約婉順備至先公及仁嫡母
咸宜之今仁得奉先公宗祀罔至廢墜者吾母
力也大人屬在懿親知吾母為詳願得一言余
曰唯唯自笄母子之賢恒相待而成斷機和膽
慈不忘教使子行義有聞者母之賢也立身揚
名上徵寵命以為母榮者子之賢也故子之賢
得母而成母之賢得子而顯恒相待者也雖有
賢母其子不克自立門內之修又何所稱述于
後哉余讀易至坤之六二無成有終未嘗不掩
卷而思也夫坤本地道也而以妻道臣道並言
之者此聖人所以發三才之奧垂萬世之訓示
天下後世為人婦為人臣者格例也夫君之撫

有國家既立之臣矣而臣復有長胥貳焉謹職
守奉約束凡事必從其長而不設專者尤小臣
之分也夫之嗣守宗祧既配之妻矣而復有側
室焉取疏材奉賓祭凡事必從其嫡而不設專
者猶側室之分也故無成有終之義凡為人臣
為人婦者皆然而庶僚在側室尤不可不謹
也余嘗贊江孺人之賢可通于臣道而士類鮮
及者蓋有二焉夫士之入朝見嫉嫉之者誠過
矣然有以致人之嫉亦士之罪也女之入官見
妬妬之者誠過矣然有以致人之妬亦女之罪
也江孺人處嫡妾之間獨能勤約還讓無少違
忤司成公與曾恭人交賢之曾恭人遂委佐家
政子女婚嫁悉俾經紀孺人承委益虔凡有出
納必以告而後行推此心以事官長雖懷媚嫉
之私有不諒其心而安之者乎孺人之賢可通
臣道者此其一也士之託孤寄命遇變不撓聖
賢以為難司成公之捐棄人世仁僅四歲耳孤
寡之難支此固家室成敗之幾也孺人勵靡他

之節敵保孤之義於之育之食之教之痛自節
縮鳩拮據業以待孤子之壯今仁克自樹立無
隳家穀孺人之報司成者于是為有光矣語曰
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孺人有之推此以事君不
可謂之忠貞乎此孺人之賢可通于臣道者二
也子今日閉戶誦習雖不及面承司成公之訓
迪而母之賢淵有足與者可無念乎念此以事
君則為忠念此以事官長則為順四方之士因
子而識子母之賢則所以昭令德而垂無窮者
于是焉在子之壽母莫有大于此者矣子之先
公既以文學侍從晉為國師伯父虞山公復以
風節為名中丞子承其後而一有不類且有重
責矣立身揚名固非徒為母計也亦求無忝先
公無忝伯父也吾子其圖之仁既華謝遂書以
授之俾懸諸堂朝夕得觀省焉

瞿文懿公集卷之六

序記

武舉錄後序

嘉靖丙辰秋當復會試天下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某等以請 皇上命學士臣某往司試事臣某亦濫與焉事竣成錄以獻臣某謹序其後臣惟國家以神武定天下綏以文治功烈之被天下者彰彰矣昔我太祖受天明命汛掃胡元再開華夏時則有若劉基宋濂任腹心有若徐

瞿文懿公集

卷之六

乙

達常遇春為爪牙 成祖既承大統親御六師三蹠虜庭時則有若楊榮金幼孜侍帷幄有若張輔陳懋奮戎行當是時稜威震乎殊俗薄海內外蓋截然矣今我皇上嗣興夙夜靡遑思隆戒太祖成祖之鴻業乃率舊章酌羣議申重文武二科每三歲一行蓋欲搜羅豪俊使將相名臣由之以出甚盛舉也臣最淺陋不足以知天下士今年春校士禮闈茲復承命俾校武士誠不自意深懼不稱以辱任使既而自惟臣荷皇上拔擢

備負侍從者一紀於茲矣歲糜廩祿曾不能少有裨補以迨尸素之誚今幸與校士倘得一奇士以報國寔臣之幸也是舉也亦尚有庶幾古昔名將者哉臣觀古昔名將之出必以其時乃今介冑之士則可以自奮矣昔趙有臣若頗牧則西抑強秦北却匈奴千餘里越有臣若種蠡則遂報吳仇威震上國越更以霸彼皆小國猶有謀勇足賴之臣矧我皇上臣僕四海黎獻咸樂為用者哉邇歲殘胡日伺關外倭奴復擾東南皇上赫然欲

瞿文懿公集

卷之六

二

誅者久矣夫震雷發聲則蟄蟲咸奮桴鼓鏗鏘則介士致竦以天下之大臣民之衆聖天子憂勤于上而無一人風馳霆擊奮揚國威以庶幾于武寧諸公之遺烈臣不敢知也人之論將者率先騎射騎射之于將特一節耳料敵出奇三軍之勝決于桴端此真大將之任也今之武科既較騎射復試之策論以觀其方略意誠在此但恐徒誦空文不知合變則方略亦未可知耳故臣受命之日且喜且懼喜者喜其得以自效可藉手以報

國懼者懼空文不足以知人如古之任氣不泄者
乃或以少文失之而能讀父書自謂莫當者乃或
得以倖進也雖然亦觀其有忠實之心耳夫謀不
素立難以圖遠備不素設難以應猝昔諸葛亮隱
居南陽而興漢討賊之策已定於中故一出而規
制荊益東連孫吳北威曹魏謀素立也吳漢雖休
沐而終日欽欽不忘軍府之治每有討伐拜命輒
行罔不殫嚴故光武嘉嘆謂隱若一敵國備素設
也斯二臣者蓋真能以國家為己任以安攘為己

皇文懿公集

卷之六

三

成

責以四郊多壘為己恥臣所謂忠實之心者也今
多士沐浴 皇恩必思所報行且有分閭之寄矣
尚亦有是心哉夫有可奮之時而不知奮則失時
有欲奮之志而謀不素立備不素設則功多士
此出誠宜以忠實效用建封侯之業以慰 聖天
子拊髀之思若乃猥鎖自卑闕干城之畧則無乃
孤 明時貽後責臣懼甚矣臣不佞敢敬以 地多
武舉錄序

嘉靖壬戌秋當復會試天下武士兵部先期以

請上命諭德臣某中允臣某典終試事同考則都
給事中臣某臣某郎中臣某臣某時重錄大 典

臣某奉 命充摠校官與臣某共事今復奉茲

命乃以九月十三日甲午偕同考諸臣陞辭入璫

院以十五日丙申進騎步射合式者嚴試之遵制

拔八十五人并錄其文以 獻臣某以職事謹序

諸首簡臣惟天地之道不能純任夫陽而時以陰

佐之則相推相禪而歲功以成帝王之道不能純

任夫文而時以武佐之則相兼相制而治化以廣

皇文懿公集

卷之六

四

成

是文武者帝王之所以承天地撫萬邦而縣億萬
年無疆之祚者也我 皇上霸承 天命丕紹
祖基 制治保邦四十有一年於茲矣 文思所
及則禮樂明備神人咸秩儀章品式具在春官章
縫之徒罕能徧覩 神武之所布昭 明威之所
震動則戎政脩明士氣感奮彎弓北嚮則逆虜復
誅揚旗南征則草竊蕩定方將歸馬放牛輶戈卷
甲天下武勇之士歸奉 朝請而不復用矣乃復
俞本兵之請集武士而試之者 皇上之慮誠

至深遠非恒情所能測識也昔三代盛時諸夏率
俾四夷咸賓豈復有卒然之憂而君臣日惕猶思
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保乂王家蓋求將於
倉卒固不若儲將于平日也治安之時武備漸弛
夙昔鷹揚之將歷行陣戡大難者漸以消耗即蠻
夷盜賊有匪茹蠢動之變誰為定之此 皇上神
算必急於儲將也方今總戎行者多方叔召虎之
倫操矢石者多烏獲孟賁之輩而復求之無方備
之有素如器之有貳更相為用而不匱此真建威
銷萌鎮定 國家之遠猷也然臣竊有懼焉儲將
于素者 君之明也舉得其人不負 任使者臣
之責也往者丙辰之秋臣亦濫承斯 遣矣 皇
上不以一之不效而今復遣焉倘不得奇策材力
之士庶幾昔賢者而拔之其何以寘責乎今武舉
之制先之射以程其武藝後之文以觀其方略誠
欲得智勇兼資者而取之非與其挽強中微而已
也然趙括知讀父書乃憤趙軍霍驃姚任氣不泄
于孫吳兵法未之習也而威震匈奴所謂方畧者

恐未可器之於文字之間也今觀諸士之文韜
畧則既習矣亦有不徒空言如鄧子儀之出武
科功施社稷為唐元勳者乎此臣之所望而不
敢必者也臣又思之古今人材不甚相遠而用
心或殊中材之徒使之謀身則智使之謀國則
愚使之謀身則勇使之謀國則怯一人之身非
其智愚勇怯頓殊也以其心之為身者重而為
國者輕也使其以謀身者而謀國則所以決大
策任大事者何適不如古人執此三代盛時猶
思夫不二心之臣也今諸士之獲舉也藉勲蔭
者則當思世恩之報起側微者則當為邁迹之
圖旦夕淬礪建尺寸以自托於 日月之明而
無便其身圖則庶幾古昔不二心之臣無負今
日設科之意臣亦可藉手以圖報而無懼矣自
昔奇士之欲建功者多患不逢時今 皇上照
臨百官盡忠者受上賞不忠者蒙顯戮此誠奇
士自奮之時不可失也爾諸士其勉諸先是左
侍郎某奉 命督視遼東軍務知是舉者為成

國公臣某英國公臣某定國公臣某恭順侯臣某
遂安伯臣某鎮遠侯臣某右侍郎臣某監試為御
史臣某自提調而下百執事之與有勞者例皆列名左方云

應天府鄉試錄序

聖天子御涵之三十有七年戊午秋維大比之期
天下士挾策就試者所在雲集應天府府尹臣某
府丞臣某先期以考試官請迨閏七月戊寅上
命侍讀臣某臣往司試事時臣某既晉南京大理
寺卿臣某職司提調乃繕垣宇飾供具幣聘四校

聖文憲公集

卷之六

七

戊

官若教諭臣某等俾同考試監試則御史臣某簾
內外各務精白率憲度視舊加虔乃合提學御史
臣某及六館諸曹所選五士千有奇三試之晝夜繕
閱遵制額拔士百三十五人并錄其文之優者
以獻臣某謹拜手稽首序其端臣惟帝王之興
雖神聖天縱其臣莫及莫不求士為先務取士
之法雖代不相沿然要在得賢輔治則一而矣臣
初奉命而南下潞河涉大江見大木之浮江而
來也翺若游龍則竊嘆曰嗟乎此真隆棟之材其

成非一二歲月之積也方其隱於深山伏於遠
方非假左右為之先容然人臣將天子之命
不遠數千里求之躬督率而運致焉惟材之適
用故木無求于人而人求之也士之大材晚成
而耻於求售亦何異于此詩曰周王壽考遐不
作人士固有待而興也南畿在今猶周豐鎬
鍾山石城龍蟠虎踞巖巖雲表長江渾浩則西
起岷蜀而東達于海形勢之雄風氣之完固人
材之藪也哉聖天子一惠格天壽考之

聖文憲公集

卷之六

八

五

隆且將遠邁周文則多士之生此畿服者寧不
足以賴王國與周士匹休哉夫士不求則遺於
山林能求則增重廟堂臣故於求大木者有
感也既入鎖院閱多士之文明稱者可以觀識
深醕者可以觀養雄剛者可以觀才博大者可
以觀器則相顧私喜庶幾隆棟之材其在是乎
昔人謂拔十得五臣不取必即十得一焉亦可
以報聖明逋後責矣然臣猶有懼焉竊思一命
之士皆勤簿書供職守不設無事而食以千贍

官之罰臣久塵侍從無所短長獨茲校士可藉以報國然力可勉而盡也知人之哲不可強而能也今獨執一日之文以求天下之士臣懼其失之也夫江左自昔多才況今為首善之地重以聖天子久道之化漸漬洋溢於人心士生斯時沉潛六籍馳騁百家咸斐然有帝臣之思其待舉有司者誠皆一時之良願器識傑然兼綜文武堪以論思帷幄鎮定疆圉者則代不數人耳國家設科取士垂二百年每三

皇文懿公集 卷之六 九

偉倜儻之士不獲進則何以謝天下今多士之獲舉也亦有可以棟明堂而任天下之重者乎記曰夫學官先事士先志今多士方與計偕雖未及試之政事而志之所存不可謂不先定也昔伊尹耕于有華而堯舜君民之略已定于中此真能尚志者也其次則諸葛孔明之於漢范希文之於宋皆薦於道義卓然不以成敗利鈍貳其心亦伊尹之流亞也今多士豈無志伊尹之志者乎使平居而志不先定臨事而氣隨以奪即才敏過人俾當大任必有棟撓之患復何取焉臣今校士期於自盡復以定志勗多士庶多士以古人自期則亦不負斯舉也

重刻五經序

侍御金溪黃公按吳之明年甲子江防既肅政化大行所至輒進師生講明正學仍命蘇守徐公緒刻五經以嘉惠多士且屬某序諸末簡嗟乎侍御之意微矣非徒欲善其本使人之愛而傳也又非徒欲人之習其訓詁為希立取寵之

皇文懿公集 卷之六 十

資也昔孔子贊易序書刪詩作春秋定禮樂為萬世法程蓋三才之奧百王之紀具在其中矣猶懼夫學者之務博而不求之心也故其論詩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可以知孔子作經之意矣夫孔子作經以訓萬世而猶欲窮經者求諸心此顏氏博約之意曾氏一貫之旨心學之正傳也明興崇經術以造士仍給刻本頒示萬方社明經術不得薦名禮部蓋將以端士習淑人心約之於仁義中正之歸不徒

皇文懿公集

卷之六

十一

使之攻文辭而亡實用也二百年來文日盛而質浸微矣即惟諸子百家甚至猥瑣繁雜之刻日且充棟而經傳獨忽焉嗚呼人之好尚若此安望其反求之心自博而歸之約乎夫世道之汗隆係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係經術之明晦侍御繙刻之意蓋將以風勵學者挽其文辭之溺而求諸經曰得乎治心之義以不負孔子之訓也不然今之經傳蓋家蓄之矣侍御亦何勤焉昔人有鬻珠於市者見其積之華也買積

而還其珠夫人之賢斯積者徒以其華已乎抑以有珠已乎今多士之寶新刻也無貽還珠之謂則侍御之心亦慰矣

兩臺疏稿序

觀所周公疏稿凡六卷刻于吳中吳郡守徐侯所刻也公之在臺先清戎營中條列便亘整飭吏治風裁凜然乃移按吳中時倭寇充斥武備墮于承平卒未能練一時建牙大臣瞻望不知所措手而歲仍大侵民生窮蹙乃疏請寬恤申論

皇文懿公集

卷之六

十一

不已天子明聖遂允公議小民聞之莫不歡忻鼓舞至于泣下賊知人心不携點計漸沮公復請嚴督將領責以勦平賊遂遁去故事按撫巡歷惟一年吳民奔走赴關復乞留公天子念地方未寧特允民請復留一年公益思上副委任夙夜殫竭晝經久之策設專官以峻海防究失事以貞師律留賢能以資扞衛停解額以裕軍儲濱海遺民災傷重大綱運被掠者請蠲之以慰軍民之心歲終乃計群吏之治其克任

事有功者雖卑必舉其避事有罪雖尊必劾故
自公按吳時事甚危而公之治績亦甚彰後公
復督學吳中晉大理丞乃以憂去公雖去而吳
民望公復來者日跂跂以待也公既服闋乃遂
晉公中丞巡撫江南時海防經制稍脩公昔所
建白多已舉行乃順時張弛請革冗員減兵餉
思與民休息惟嚴察有司與備禦武臣俾各奮
勵供職乙丑夏倭寇突來公適以王事西上所
布將士一戰敗之東南遂安令公復承命撫治

豐文獻公集 卷之六 七

江西公之新政殆不可勝書矣夫 國家以耳
目股肱之任托撫按故事闕安危者撫按必具
疏以請不敢負重委也然具疏者臣之忠也是
其疏俾亟行之以惠地方者君之明也周公治
績在吳特彰亦吾 君之明能諒其忠也今公
之疏固在也繼公撫治者不將資為善治之資
乎余讀其疏益有五善焉方民之困于灾傷外
為賊徒所掠內為催科所苦惓惓無生氣公特相
請寬恤以活之是公之仁也年既不登雖日尋

報咎賦不可足一行寬恤不虧 國體不失人
心可以彰 天子之惠是公之明也軍旅既興
所急者財公獨不牽浮議請停解額蠲灾傷遂
免橫征之害是公之勇也其策勵文武齊以紀
律益得分任責成之義焉糾察功罪以備誅賞
蓋得推誠布公之道焉固宜 天子亟是公言
俾見之行事也昔公按吳以寬得民後公撫吳
以嚴致理豈公之不欲少寬斯民哉常賦不可
以輕減 恩貸不可以數得治民以大德固不
徒恃夫小惠也今綱運不絕 京儲有賴而將
士素練一戰功成公之久于吳乃今始見其有
成功矣某吳人也沐浴公澤不能忘言遂因徐
侯之請而書此復焉

鳳巖黃先生詩序

余承乏南銓時辱鳳巖黃子投贈詩篇余受而
讀之清新俊逸每竟一篇未嘗不為擊節也間
與談時務商可否上下古今人物言多剴切寧
忤俗而不以阿雖居都城日甘蔬糲與俗無營

豐文獻公集 卷之六 八

翛然有山林之好時黃子家食者蓋若干年矣
余因嘆曰嗟夫此固黃子之所以不容於流俗
而君子獨諒之者歟夫士之處世求自慊於志
而已苟慊於志世之毀譽榮辱不計也是惟無
言言必謬謬而不為苟同是惟無行行必聲聲
而不為苟合雖舉世訕我猶裕然無悶矧世未
嘗無君子不知於流俗而受知於君子吾固可
以自快無損也黃子與余同舉於鄉登庚戌進
士嘗官南銓負其豪宕之氣恒思自表見絕不
為脂韋態意有不可輒遜然引去同事者見謂
矯亢日夜共短之遂坐左遷然黃子氣不少折
今雖盡奪其官家徒壁立其勁挺猶昔也黃子
既還歸所著詩凡若干卷共得若干篇風泐洋
洋奇氣逸出固名家也昔韓昌黎謂物不得其
平則鳴以黃子之才而摧抑至此其真有不平
者耶人之詩多窮而後工黃子之詩之工其亦
以所遭之窮故以其瑰偉之氣沉鬱之思時寄
之穀詩以發其憫時病俗之意而光燄終不可

撓耶使黃子與時浮沉博一時之富貴以快意
目前而無他奇可稱亦俛仰間事耳黃子固不
以彼易此也昔曾子身衣韞袍而歌穀若出金
石榮啟期行年九十鹿裘帶索而絃歌不輟士
誠有樂乎內固不知在外之有豐約也黃子與
世寡諧時放歌于一室之內其音鏗鏘其意蕭
散若泉之觸石琮琤琤琤聽者洗心其亦有古
人意耶昔孔子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中行得氣
之中和者也狂狷得氣之偏而狂近於高明狷
近於沉潛者也迹黃子之行事雖不得為中行
其亦魯之狂士而高明者流乎黃子詩多所自
得世必有能評之者余特著其生平大都亦欲
後之知黃子者不徒器之於穀詩也

白崖先生和陶集序

白崖桑先生歸自滋陽日和陶詩共得若干篇
和之殆盈卷矣一日出以示余且屬余序之余
曰陶詩尚矣古今稱陶詩者皆謂其有三百篇
遺風唐宋諸名家不逮也先生起于千百載之

凌乃日諷詠而和之豈徒以其最近古而無槩于秉哉夫靖節固輕富貴者亦非苟為異也余觀靖節蓋深沉慷慨之士當晉之將廢宋之將興蓋思一致其世臣之義而時不可為迺自托于殷詩之間觀其荊軻有詠則雖知天命已去而思欲一逞者其氣猶未平也夫其志烈故其辭峻其意遠故其文玄其決于引去豈徒以督郵故耶是意也人之仕而不知學進而不知止者其誰能知之先生獨有味乎其詩而追和之

之盛則又不徒以勇退教子孫余謂先生之善學陶也先生家世多以詩名者且載邑志余故不論特論先生之所為和陶者云

春秋彙稿序

丙辰春天下士以明經進者畢會于京師余適承乏偕丹壺况君校春秋况君蓋專門名家也試畢共拔士得二十四人數相過從講論經義余有感於明經之難因謂多士各出平日所撰經義送况君督其精粹削其不合共得若干篇將鐫梓以嘉惠四方多士復請余序諸首簡余惟春秋之難言久矣自左氏公羊穀梁猶各守其說不能相通漢儒沿之亦各主一傳宗左氏者斥公穀宗公穀者斥左氏以劉歆之好古移書太常使並肄學官當時猶病之夫各守一偏之說不合不公不知於春秋之義果能徧睹而無遺否也至宋胡氏始合三傳而折衷之今之學春秋者皆主胡氏而師說猶人人殊多士皆一時之良所撰多合程度而况君復以名家訂

正之其可以為四方式矣雖然余猶有說焉士君子之明經也非徒以綴文辭取青紫將資之以修身立政也信道篤而執德堅如仲舒之進退以禮卓爾不群斯無愧於春秋不然則如公孫弘之曲學其為叛經甚矣即罪析幽耿張皇大義皆希立取寵之資也君子何觀焉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十若未易窺測然大要在懲惡於微立教於早則王不伯華不夷故治春秋者遏吾心之人欲為要矣余不佞敢以詢多士并以質四方之同志云

皇太極公集

卷之六

十九

于

南雍甲子嘉會錄序

南雍故事歲終有嘉會錄不知昉于何時然以志永好敦受道固義之所許也嘉靖甲子余承乏視篆南雍諸生循故事相率以序請余進而告之曰諸生之會也非徒煦煦焉以聚合為懽也夫群四方之士進而卒業于太學蓋有相規相勸相觀之義焉相規則過日消相勸則善日長相觀則應日進是以君子重會令太學之有

會蓋古人講習之遺亦循行古之道也夫獨學無友雖卓異之士不免有孤陋之憂諸生自其鄉邑來誠欲取友以自益則天下之士聚于斯矣于其聚而思其散錄之以表一時共事之雅亦惡容已乎然余有感焉成聖祖定鼎金陵庶務草創而太學首建士之入太學者授以室廬優以廩餼試有成業則不次擢用求賢之意如此其切也自有太學以來士之群游其中者歲美壘千百然夷考其行事忠慎廉勤上之不負天子下之不負所學為同會光者雖其人已往聞其風亦必有嚮往之思焉奸回貪冒上之有負天子下之有負所學為同會辱者雖其人已往聞其事亦必有攘斥之思焉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諸生今日之會如昔人之忠慎廉勤者吾敢謂無其人乎如昔人之奸回貪冒者又敢謂無其人乎是可以為勸為懲矣古之相規相勸以成麗澤之益者用此道也諸生亦有意於斯乎夫君子之學也既樂盡簪又

皇太極公集

卷之六

二十

于

惡燕僻既懼孤主又惡朋淫此君子所以重三
益之友而損友不設不逮也又豈徒以聚合為
懼乎諸生乃謝曰敢不祇服斯語以貽同會羞
遂書此以冠錄端是歲同會之士凡若干人秋
試得雋者蓋十一人奇偉之士猶多遺云

重建常熟縣城記

姑蘇為南都輔郡歲入之富甲于天下國計
每取足焉領州縣凡八哉常熟居一其域北控
大江東漸瀛海寔維府治後戶經畧疎密厥係

卷之六

卷之六

七

于

匪輕縣故有城久廢不治每有寇竊居人不寧
一時守土之臣與一二縉紳亦時議修築多撓
殫議幸事稍平輒棄置不復講率以為常嗟夫
天下無事則閭閻盡除外戶不閉萬一潢池有
警而城郭不備亦何以禁暴亂安黎庶哉我
聖祖肇造區夏四夷罔不臣服而濱海州域特
設備倭官軍先事之慮蓋如此邇來倭夷倡亂
雖旋就撲滅而蜂蟻竊發為毒不少歲一二縉
紳適以城事白邑令王公王公諱曰城吾責也

然不敢專將聽命焉迺白郡守林公林公亦曰
茲邑通江而不城是延寇也迺遂進白巡撫都
御史彭公操江都御史蔡公巡按御史孫公巡
江御史汪公允承命秉憲有事茲土者皆以
次白先是孫公陳海防事宜以上海嘉定常熟
俱界海濱係要衝而無城可守已具疏于朝

迨縉紳議入彭公蔡公汪公食以為然遂相與
定計下其事于王公公迺卜以六月十九日興
事度基立表鳩工歛財量能授任先城丈許以

卷之六

卷之六

七

同

準其廣出納有督勤惰有督拊之摩之課之責
之趨事之民罔不兢勸不數月而成城其西枕
山麓迤北而東而南則阻水為固四向各門門
各有樓傍為水門四以通舟楫虞山一門上據
山岡仍冠以樓瞭望便馬襟抱周窳風氣益完
近而察之則樓櫓內嚴溪山外周倉庾獄市區
分不擾遠而望之則連引吳會控制江海形勢
雄張隆然巨防登城四顧山若增高水若增深
屹為望縣公迺告成事於諸公諸公各嘉迺續

進而獎之維我一二縉紳通相率造於庭採民
敢謹以為公頌謂余職載筆且獲與觀其成也
屬余紀其事余謂非常之功固非拘牽之士所
能決即有過人之才非先有以服衆心則亦不
能決何也一蔽于私則群議撓也邑城傾圯日
久一旦作而新之功同創始且居民業已侵為
田廬不便改作故前令率以為難王公初亦重
此役然潔廉無私自下車以來剗削浮費不以
一毫煩民城事既起雖錙金歛散必慎必明故

皇文懿公集

卷之六

書

令行而人不敢撓亦以其有以先服衆心也撫
按諸公復相與協謀無復異同使公得展布四
體以樹保障之績是皆可以為決大策定大事
者之法矣城週若干丈高若干尺厚若干尺費
若干金王公東陽人以庚戌進士來令茲邑他
善政不可勝書城其寬大者云

浦江縣城記

明天子御極之三十五年歲在丙辰提督軍務
兼巡撫浙江副都御史桐城阮公移檄郡邑有

城垣未脩守禦未嚴者俾以時築金華府屬邑
浦江令許宗鑑始議城制不果築去後令許河
至乃集父老詢利病具由申達自總督撫按暨
諸守巡罔不俞允工興有日許子曰是役也凡
以為民即役之不均吏胥得因緣為奸其謂民
何乃躬履山川審方面察形勢計厚薄仍高卑
定議城制為若干丈有奇均派一邑每城大配
丁糧若干官給文憑對戶照支俾民各募工堅
築仍為之期及末期而傾圯者罰更築令既出

皇文懿公集

卷之六

書

民咸謹趨工始于丙辰十月某日越戊午某月
日告成城凡四門各冠以樓詰盜有廳巡軍有
舖條列馬路各從其方啟閉有時出入有節邑
居既壯人情大安民初稱不便者咸樂厥成思
為尸祝已未春許子上計來京乃具始末請記
于余將勒諸石余曰是役也有二難浦江治在
山谷地多瘠确即常賦僅供而驅民以興非常
之役一難也軍府既開調發實繁民未知義而
重役之無鄰道之助無公帑之發二難也許子

冒所難以起事迄底于成民無謗言蓋有五善
焉國有大役調取於民官為歛散多故乾沒之
奸茲獨計丈尺配以丁糧俾民自築財不官歛
料不官給一善也民自為工易至苦厥茲遠為
之期俾各自保任民懼後累不煩譴訶各求堅
完二善也量工難易費最鉅者官為補助三善
也豪強無倖免貧弱無偏累四善也營之以漸
無棘其欲五善也脩茲五善故城工有成官有
攸芋民有寧宇一利也憑恃高深有瞭望之逸

聖大慈公集

卷之六

莛

國

無不測之危二利也民狎其野稼穡成功常賦
不虧三利也形勝完固府治益強四利也監臨
諸公覈實厥績是褒是獎宜也夫國保於城城
保於德令之域民德誠本也然設險守國王公
不廢聖人之慮固憂後世寇竊之莫禁也昔昔
人恃其僻陋城圯不治卒啓戎心浦江雖多巖
險舊鮮寇盜然治貴有備詎可復蹈昔轍茲賢
府遠謀非安常之愚民可與並議也許于不以
專欲犯衆怒不以道謀隱碩畫功成論定士民

蓋孚其知說以使民者矣城役初起下縣會議
不啻再三誠重民力而迄用有成者蓋上官之
明非許子能自為力也今皆列名左方云

晉州重修文廟記

嘉靖乙卯冬晉州修文廟告成越明年丙辰知
州張君應時乃命州學生李恪等持州學訓導
翟銛所為狀來請記余諗諸生曰張君敷政何
如曰潔廉而愛民敷教何如曰隆禮而尚行余
曰審若是是真能尊孔子者可書已惟吾夫子

聖大慈公集

卷之六

莛

國

刪述六經為萬世師哉 聖祖高皇帝肇造區
夏庶事草創首命州郡建學立廟崇事夫子俾
人心有所向往知君臣父子之義哉 成祖文
皇帝繼統復表章經書冠以奎章頒諸學校俾
成誦習春秋高祀自太學以及天下罔不肅恭
甚盛典也今晉州近在畿甸而廟圯不治非所
以承 德意示四方興人心勸學業也宜張君
之亟圖也先是癸丑歲知州鞏君鑑建議修之
撫按允其議不果而去張君繼來謁廟之日仰

瞻廟貌大懼不堪曰是知州責也顧歲侵民饑財用弗瞻乃剔蠹鄭浮均平賦役以鳩晉民越明年乙卯民咸懷生歲仍豐穰時監察御史江右陶公以按部至乃申輦前議既得請乃捐俸金為士民先士民譁然趨之凡木石丹漆大者輦輸小者任負官無公帑之費民無徵歛之擾而財用咸具乃卜以五月初吉始事越十月既望訖工基崇六尺殿廣五楹礎以文石周甃以磚廟貌深嚴倍于舊制乃奉安先師孔子率師生行釋奠禮凡學宮傾廢者且以次葺治晉之學制于是維新余謂張君是舉以興人心以示四方其在茲乎昔吾夫子修春秋凡有興作必書重民力也如張君順人心飭廟祀又何讓焉是可以觀政矣然某聞之吾夫子廟食海內人之崇奉非徒貴虛室侈觀美也誠悅夫子之道而崇奉之也夫子之道仁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門忠信以為基儀文以為飾誠悅而有得于心斯真能尊夫子者也使徒嚴其廟貌而

皆棄聖謨其懼夫子之不富矣余嘉張君之義且欲張君及師生之尊夫子者務信其實也故因紀文廟之成而申告之張君河南懷慶衛人其科貢士始任麟遊令陞知涿州今補知晉州自餘百執事與有勞者咸列名於後云

瞿文懿公集七卷

記

道州重修儒學記

道州在荆楚南徼去京師三千里然自唐薛公伯高建學造士其有學稽矣唐衰地入于馬氏日尋干戈文教寢微至宋而再盛宋沒入于胡元腥穢戎俎豆文教復微至我明而復盛正統間知州事盛君祥始修儒學朝廷採言官議復官周元公子孫以勵士風文士向慕彬彬然與鄒魯河洛並矣然廟學多宋故材嘉靖甲辰知州事王君會嘗一新之甫十餘年復多傾圯海虞錢君允自京兆出知州事既謁文廟退即講堂達觀門廡深懼不稱時科目久闕迺進師儒詢故實慨然作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道之州域不下數百里而設科取士比歲莫應是有司訓迪不至也今青衿之士雖欲潛心大業而強誦無所其道曷由乃先慎章程剔浮蠹約已裕民政既有節因白當道斥俸入出幣餘鳩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七

七

于

工欽材次第葺之以某年某月日始事逮某年某月日告成道之學制奕然煥然士類欣欣思奮人以頌錢君之功輒謝不敢當曰余忝守土而學圯不治伊誰之責余令庶免舛耳丙辰春上計京師乃屬余記之且以最多士余謂並道之升降係人才才之盛衰係學校學校廢廢豈一日之故哉患在有司玩愒忽其漸而不之理遂至大壞莫支也東漢之末學舍鞠為園蔬生徒相視懈散漢遂陵遲不振學校興廢夫豈細故今之有司多急於簿書期會甚則歸厨傳以市交又甚則歸浮屠以徼福而廟學之興廢忽焉不加之心外也甚矣有如錢君思以興起士心時其漸圯而亟圖之其用心之勤豈可少乎令錢君復欲以最多士余惟海內之士咸誦法周元公而道州則其鄉也余又惡乎言哉元公論聖可學則以無欲為要蓋無欲則一一則誠學而無欲則為顏子之學可以達天德仕而無欲則為伊尹之志可以語王道茲元公之所以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七

二

于

訓後學者道為元公之鄉尤宜敬篤而駿惠之也夫學校之不修有司之責學術之不正亦多士之耻也元公去孔孟千餘歲猶能得不傳之學令多士去元公僅五百歲獨無紹元公之傳者乎遂敬書以復錢君且以冀正學之復振云

文學書院記

永嘉王公治常熟之二年乙丑政脩民和百廢具興學宮之左有吳公祠公既展謁因嘆曰嗟乎茲固先賢吳公之鄉也國家方以文學造

皇文藝全集

卷之七

三

于

士今僅有祠而書院不立造士之制無乃缺諸且嵩陽嶽麓類有書院矧茲為吳公之鄉而獨缺焉固有司之事也乃相地于邑治之西得廢園一區介兩憲院間西枕山麓顧瞻則吳公之墓在焉公曰可矣乃白之按院溫公溫公坐是之首發贖金干助其役公乃度基址計丈尺具材用卜日興工其地南阻民居乃東闢為書院門門內稍虛其南為坦途北折為門表曰南方精華言南方文學肇吳公也門內為池樹以棹

櫓表曰洙泗淵源言吳公之道本洙泗也又進為學道堂揭示遺訓俾士民知所興也堂北為祠門中建祠宇旁翼以亭自非瞻禮門不輕啓明有敬也堂之左右稍北則對立書樓稍南則對立號舍各蔽以牆出入有門升降有階士之肄業其中而升堂問難者有過廊冀士或得露時雨之教也既成以復溫公且具圖示余俾余記之余淺陋何能為役然余有感焉自吳公興起斯文俾吾濱海之民皆獲與知夫子之道弦誦之聲與鄒魯並真有大造于學者吳公故有專祠然僅容俎豆而不足以聚生徒則崇教之道未備也今書院之立奉祀有祠講道有堂藏書有樓肄業有舍規制宏敞真足以報吳公之德而慰吾人景行之思矣余獨念今之以文學名者或有異于吳公也吳公之在孔門進退以禮深達先王制禮之微一時若曾子子夏咸推之試用于武城弦歌之風洋洋焉夫子至為莞爾而笑吳公之文學蓋篤其實非徒飾空言者

皇文藝全集

卷之七

于

也若今之以文學名者徒歸空言為干祿之資耳無乃有異于吳公乎夫宗其道則思祀其人者吾人之情也傳其學必思篤其實者吾人之分也世有豪傑之士必有不安于科舉之習而以操履為重者矧至吳公之鄉而依其門墻可徒浮華是競以忝吳公乎是可以省矣不然吾邑故有學校豈不足以造士而司教化者必勤勤于書院之立哉是役也成于王公而溫公實主之溫公憲體振肅事之害財者雖小必革獨善王公此役首助成之其表章名德風勵人心可想見焉王公復濟以精敏役興而民不知勞事竣而民不知費使千年曠典新于一旦盖均可書云

中吳書院記

廣平蔡公治吳之三年已中吳書院成盖因公解之遺址而創為者也公作書以詒予委學諭張君賢來請記時予病以廢學久矣然聞公興學造士欣欣願為執鞭焉矧得因文就正其敢

以不文辭乎公之治吳方下車之始首崇德教聽斷稍暇輒進多士詔以身心之學士之得于觀聽者已灑然異之然講習無定所教猶未洽也既而相地得以公解之遺址在府治之西于四方之學者為便公乃白之撫臺林公林公可之因稍加葺治門廡堂宇一旦煥然更置田若干收其租入供師生廩餼多士之受業其中者盖如歸焉公之敷教至是益洽士之感發興起真有自得于心而悔其舊習之非者矣然公非故遠人情倡為過高之論以率人也亦因人心未泯之良而覺之也世之論者率為科舉之制不足以得人而思古鄉舉里選之法夫取士之制古今代變居今之時而懷古人之心行古人之道則今之科舉亦古之鄉舉里選也生古之時而懷世俗之心臨世俗之弊則古之鄉舉里選亦今之科舉也科舉何足以壞人心人自壞之耳公之課士初亦不費經術而開導誘掖每引之求仁蓋有得于仁則自私自利之心舉不

足以汨吾真視天地萬物莫非一體出則為名臣處則為名儒而國家造士之意其無負矣公之教士非苟為異夫固因人心之不容泯者而覺之也豈為學校之未備而復為書院以附益之哉夫子嘗為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氏亦曰欲知舜與跖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夫喻于義則為君子矣舜之徒矣喻于利則為小人矣跖之徒矣今為科舉之學者果為義乎其亦有讀

孔孟之書而懷自私自利之心者乎如懷自私自利之心則為人子也惟懷利以事其父為人臣也惟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弟也惟懷利以事其兄國家之敗將必由之又何取于若人而羅以科舉之制受之祿位以逞其淫毒乎蔡公蓋深憂之書院之建而扁其堂曰求仁蓋以救科舉之弊使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堯之授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古心學之源也夫堯舜大聖人也宜無所謂人心

者而精之一之猶懼人心之日危道心之日微而欽翼之心不少懈焉其不自聖也若此人心即利之謂也道心即義之謂也出乎義則入乎利此即危微之判孔子所謂克己復禮即克去自私自利之心而還復乎仁者也多士升求仁之堂其必先審乎義利之辨而克去自私自利之心以無負公之訓乎如徒文辭記誦之是工而自私自利之不忘則虛公勸學之意書院雖不建可也多士亦有意于斯乎雖然余猶有感

焉夫子之稱好學者必敏事慎言躬之不逮則以為大耻今之學者尚覺悟而忽踐履自謂得易簡之宗夫舉業之浸溺于文藝誠支離矣以一時之覺悟遽謂足以盡道無乃非孔孟之訓乎余今亦已多言因公之請而縱言及此亦欲與多士慎之不知公亦以為然否也

重修西岳廟記

嘉靖四十一年癸亥冬陝西重修岳廟成越明年甲子巡撫陝西都御史陳公某承欽遣致

祭既竣事瞻望咨嗟以 聖天子崇祀之意百
執事將順之勤不可無述謀之巡按監察御史
鍾公某思紀其事越乙丑陳公奉 命來督南
京糧儲乃請記于余鍾公亦具書來請余自惟
淺陋恐辱名山何敢置筆然二公之意不設虛
也遂僭為之記云夫西岳有廟肇自漢武其來
舊矣上古望祀壇而不宇後世易之以廟規制
寢備蓋古今異宜質文代變然欲保國安民之
意則今猶古也夫天地生物之功始于東恒成

瞿大麓公集

卷七

九

國

于西嶽正位允金蓋輔成天地生物之功萬
物由之復命者也故歷代帝王莫不隆其祀典
秩視三公仍命守土之臣各循其時敬修歲事
以其功恭天地特重之也夫國有大事則以告
民有災祥則以告乃若廟貌不飭無以容俎豆
陳樂舞則何以妥神靈承休貺哉 皇明受命
奄有方夏名山大川悉歸職方莫不呈祥效順
拱衛京邑戒 聖祖既正祀典革歷代不經之
彌分遣廷臣恭捧祝冊香帛展禮方岳維茲西

岳則以命李矩列聖續服迄今 聖天子尤加
崇奉精裡相望神歆明德民賴多福神之休貺
罔可殫述乃乙卯冬西土震動岳廟傾圮 聖
天子深自悚惕遣官祭告仍 俞冬官之請亟
令修治一二守土之臣欽承德意圖惟恐後
垣墉有傾頽者棟宇有折撓者瓦石有毀敗者
丹漆有漫漶者悉徹而新之務完其初稱 聖
天子敬神之意 聖天子復降祝冊香帛遣撫
臣致祭以徼福于神蓋再闢混元重紀倫叙光

瞿大麓公集

卷七

十

啓萬年無疆之治者也思昔鴻濛之初天地未
判陰陽舛錯莫可方物唐虞之隆封山濬川神
人以寧平成之功施于萬世以今視昔豈其殊
哉今廟貌崇嚴祀禮既成一二守土之臣暨西
土士庶不尚有賴哉 天佑我明維神則聰明
正直聽命于 天者也自今以後保茲 天子
俾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則惟神雲雨時興
以介我稷黍育我人民則惟神含和吐霧俾賢
俊並生以植我 王國則惟神永奠坤維俾鬼

賊遠屏邊城不搔則惟神其監之哉牲醴惟
虔祭禱惟時神監孔赫庶其不違慰我 聖天
子西望之心也工之始興實自壬戌仲夏某日
閱二年始成自寢殿以及門遮凡二百一十有
二費金凡一萬二千二百有奇先後奉 命督
理者則巡撫都御史某公某某公其巡按御史
某公某某公其事屬專委相協厥成者則右布
政使某華州知州某華陰知縣某雖職有崇卑
咸恪勤蒞事例得書云

皇文鑑公集

卷之七

十一

巡視中城兵馬司監察御史題名記

京師維 天子所居政教所自出遠方所向慕
然多豪賢大族盤錯其間自昔稱難治哉朝
稽古建官既設府尹尹 京畿其彈壓糾察之
任復付之御史臺五城各一御史巡視所以廣
耳目察非法佐 天子畫一之政觀示萬國也
永樂間 文皇帝定鼎于燕五城御史之設與
南都等其中城則地連 禁近多黜戚宦官之
居特貴鈴鐺頃復增重寄委凡軍實門稅悉隸

巡察務稱為繁故事各城例有公署在中城者
久湮沒無考率因循寄治于 國制不稱且或
代者不時文案散越吏易為奸嘉靖戊申夏無
為劉君以御史巡視中城始視事即欲新之既
圖惟累月乃諗于表曰 國家都燕垂百五十
年規制悉備迺中城邇在 輦轂治無定署非
所以尊 國體底官守重風紀之司也且赴訴
無所其謂軍民何或曰盍請諸曰邊鄙方聳供
億方棘吾又以煩公帑然則盍已諸曰昔之

皇文鑑公集

卷之七

十二

于

視事者多迫遷代有弗暇吾今可為不為又以
貽後之人使後之人復云則將誰為哉迺相道
里之中出所積贖金若干兩授中城兵馬司指
揮某買民地若干步聚材鳩工擇日以築不二
月告成既與賓從落之迺搜載籍疏前御史名
氏來請記予惟百司庶府類有題名而復歷之
詳迺若缺焉蓋將採淑慝于輿誦垂鑒或于來
哲也 國家重御史之選特異百司庶府其始
入臺則隆以巡視之寄在五城亦無幾耳維遷

代不常而事久論定父老過之者猶歷指而誦之曰某也建白足以贊國是某也刺舉足以警官邪而依阿者不與則繼令觀題名者有不勸且懲乎監往而推來因人以律已君子謂劉君之饒石有補官箴也察院公署在皇城之右百步而近南臨廢寺為堂為門凡幾楹為垣凡幾丈登名于石者斷自東塘毛君凡幾人蓋闕疑也繼劉君而來者則虛左右以俟云

知和州宋侯申明禮儀記

瞿大魁公集

卷七

十三

于

嘉靖甲子秋和州儒學學正周君勲率諸生儼然造余余曰何以勤二三子為也周君暨諸生前進曰和州聖祖之所肇基也自有州治以來每祝讚大禮率知州為班首後瀋陽右衛移居州城自以列尊欲先州官賴撫按禁論不行浚州官執禮不堅復多假借旋正旋紊士類咨嗟歲癸亥宋侯來知州事乃先期呈請撫按仍呈南京禮部祝讚乃屬本官禮制始一州人懼夫久復玩廢且隳壞王制無以觀示四方也

敢乞一言勒石以垂永久余曰此非可以空言爭也顧國家禮制何如耳哉國家受命撫世建立司府州縣共理天下與衛所恒相錯也每聖節元旦長至祝讚率司府州縣官為班首而衛所不與焉誠重其有守土之責也此禮天下共守之瀋陽介在畿輔輒敢紛紜此誠武弁不學之過然州官偷懦憚事不克守禮過亦甚矣自瀋陽並處州城知州事者凡更幾人此禮之紊而復正者吾不知有幾然必廉明果斷能自立者也此禮之正而復紊者吾不知有幾然必闇聾貪墨不能自立者也天下之理固有壞於因循寢失其初者自非特立之士孰能一釐弊習復還國家制禮之舊乎周君暨諸生復進曰和故荒瘠自宋侯下車正身率屬苞苴不行乃蠲耗羨寬征歛乃勤聽斷理冤滯乃抑兼并惠困窮乃誓冒濫蘇驛傳乃飭學舍勸講習乃表貞節礪風教未及再朞而治行卓然誠近世罕儔余曰此固宋侯所以能自立也

瞿大魁公集

卷七

十四

夫天下莫大于禮而強有力者不與焉禮之所
予爵列雖卑吾不得而貶禮所不予爵列雖尊
亦不得而僭禮制一定人心賴以肅國勢賴以
尊天常賴以明地義賴以立古之君子雖還然
若不勝衣而禮之所在毅然任之權勢有所不
能移威武有所不能屈者以禮之關世道其重
若此也 國家重守土之臣班制之定久矣宋
侯素侃侃不回如談於沿襲之故且冀已之速
去任武弁之侵越而固圖匡正則又奚望哉夫
變禮之失每始於微而其著也則潰裂莫救故
孔子作春秋凡諸侯之變禮者雖小必書誠謹
之也今天下之禮壞於因循所宜講明而亟復
之者蓋不止于一班制之閒矣吾方望知禮之
士如宋侯者共正之故因周君及諸生之請而
為之記宋侯諱某字某山東濰南人以進士為
鳳翔郡推治獄平恕擢戶科給事中有直聲晉
通政司恭議以失賢臣意乞還令知和州所至
蓋未可量云

內黃令奎君遺愛記

維內黃介在魏滑東距博望西帶衡水風稱奧
區其君子矜節而尚義其小人重本力穡洋洋
有鄒魯風然地多沙鹹民生狃隘特煩撫字嘉
靖乙巳秋漢州奎君希夷來尹是邑既下車首
詢民瘼詰吏奸禁諸科歛與民休息民懽呼稱
便乃築堤堰興農田清漏稅招流民裁征歛之
期使以時輸訟惟其簡後惟其平通商惠工憫
窮恤孤又以其暇甃城闔修學校祠名宦葺廩
庾創義倉繕橋梁諸所慶墮以次悉舉戊申春
民饑君請之當道發粟三千三百有奇所全活
者無慮萬人蓋始君聽訟凡有罪當收贖者令
輸粟倉社而歲饑卒賴以濟其益民而上不費
集事而人不知類此性澗達好大節其先民之
急除民之害惟恐不及強暴之梗吾治者必寘
之法不貸所立條章始若落落而吏民卒甚安
之其始至蓋僅僅以治期年而冗蠹剔再暮而
觀聽乎三年而士有成材民有寧宇訢訢焉曰

歌舞之美迨戊申秋君以秩滿上計來京邑之
父老板轅卧輒充滿道側塗君亦徘徊不忍行
廼前謝衆曰良苦父老吾何德斯土衆共請君
冠履以識去思邑丞蔣某氏以予為知塗君也
廼疏事畧來請記予惟攸之美惡不可飭也民
之愛憎不可為也昔周召公能布文王之政南
人思之有甘棠之歌千載之下猶可想見以今
觀于塗君其庶幾哉可謂古之遺愛矣其去內
黃而更踐臺省澤被天下殆未可量也廼為之

歌以從民思其詞曰侯之未來吏突而囂自侯
之來不知叫號侯之未來桴鼓數起自侯之來
外戶不閉維河之壩禾黍與與微侯之坊吾其
為魚維歲之饑小人嗷嗷微侯之采吾其為殍
維侯動民維吾之父今侯之去誰則吾撫侯身
在朝侯澤在茲吾耕吾讀維侯之詒維侯之詒何以顧之
布為霖雨亦不戒遺

常熟縣令永嘉王公去思碑記

永嘉王公令常熟之二年乙丑銓部上其課于

朝徵入授駕部主事行之日士民奔擁送之
者百里相屬去既久而猶嚙嚙不能忘也乃思
最公行事之便民者勒諸石以示將來請記於
余適余病冗弗克為再踰年為隆慶丁卯猶數
移書請焉何士民之不釋於公也方公在吾邑
時民譽之歌之猶或出於希冀之私乃今公去
邑久矣果何所冀果何所私余於是而知公德
入人之深今之民猶三代直道之民也夫為治
有經公豈能不役一人不刑一人破除法禁放

棄稅額徒以小惠悅人哉惟寬厚惻怛之意溢
於科條之外故役人而人不以為勞刑人而人
不以為怨久而益不能忘耳吾蘇壤地不數百
里而財賦獨當天下之半民之供役者蓋已竭
地之所出矣長民者征歛之緩急漫不為之所
又從而朘削之如之何民不窮以斃也公初令
靖江仁聲流輦士民已翫然望焉既而移常熟
下車之日首以廉潔為僚屬先罷無名之征剔
浮冗之蠹定役必差其產而奸猾不得以倖免

徵收必嚴其限而豪右不得以獨犇故自公視
事官無課殿之罰而民免鞭撻之苦往時民苦
役重多方計免比公在治巨室爭出應役以公
能恤之也公視聽精明加以詳審吏不能欺每
決一獄輕重惟允吏日抱案牘聽指揮不敢出
一穀公堂無事壘楚敲朴之刑恒屏而不用間
以餘力飭公廨備規制作書院祠先賢丈土田
補虛稅雖在邑不久未究所施而規模弘遠矣
夫為治之道緩之則民慢民慢則國賦不登急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七

九

之則民殘民殘則國本不固公之令民平其役
而嚴為之期上無逋稅而下無病民使長民者
率以公之心為心不徒操切以急一己之穀名
民其有不安者乎故事以課最徵者多為臺諫
公獨補駕部士民竊以嘆銓曹余獨謂公有父
母天下之心用之大小公不能知惟知盡吾心
耳他日撫治江南以究公之志大慰士民之心
余方日望之公諱杲字陽德別號陽谷嘉靖壬
戌進士云

原魯先生祠堂記

原魯先生者蘇之崑山人也先生生元末天下
兵起學士大夫爭竄山澤亡棄故業先生獨抱
墳籍隱居海上誦讀不輟學者稱為原魯先生
弘治中先生所居鄉分隸太倉故祀太倉州學
迨先生四世孫封給諫海隱公徙長洲復立專
祠於郡城故復迎先生主妥新祠扁曰濂洛還
儒云太史氏曰余嘗觀古今人物雖公卿侍從
以功業者亦相望於世而儒之醕者則曠世不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七

十

于

數見豈非儒之難其人哉孔孟之後數千年而
得周子河洛二程復羽翼之斯道始明說者謂
有以接孟氏之傳迄今復數百年接濂洛之傳
者考亭朱子之外不多見道在人心不容終亡
元末乃得原魯先生余竊有感焉方 高皇帝
遜胡元一新文命招選儒碩共定朝章先生嘗
一至京師訪所延儒生復遜迹海濱不應有司
貢舉嘗聞之故老先生讀書必正冠服終日端
坐更寒暑無情容所憑几兩肱迹入木寸許其

觀經史多所箋釋不泥成說今所著述不可復見蓋散逸多矣嘉靖初年詔錄所在野史有司從故老言乃舉祀州學後郡守金公城復斥吳縣卧佛寺東隙地建專祠蓋以風勵來學且使先生子孫家吳城者得便瞻謁云給諫君考論世德每恨於文籍之無徵然先生去今餘二百年故老稱薦學好禮者猶必曰原魯先生則先生之所養可想也余嘗病漢初去古未遠先王之教猶未息漢之儒者乃僅得張良叔孫通其人豈秦人坑焚之後世果無真儒抑有之而深藏不出焉言論風旨不槩聞於後也乃今以原魯先生推之世固有默會道真不求人知者矣先生殆其一也謂朱子之後濂洛之學不傳是斯道有滅息之時而重誣吾人也可乎哉今給諫君復講學不怠顧多君子斯道重有賴矣先生諱愚封給諫海隱公諱啓明海隱公愜厚博雅亦祀郡學今附先生祠給諫君名存仁堂成於某年月日行吳縣給帖獨差者督糧叅政

餘姚翁公大立云

兩元書堂記

兩元書堂者廣東按察僉憲文峰施公為故御史孟徵先生作也僉憲公謂余曰先生在洪武中以明經高等鄉會試第一時國家始以科目羅賢俊先生首以博學宏詞兩魁多士為吾邑開始先生不幸仕不滿德且繼嗣中絕曾大父艾菴府君維先生孫婿念先生無後子孫從施姓以脩歲祀今某得備彌甥即先生墓建書堂若干楹將以存遺烈示久遠俾子孫無忘所自也子為我記之余曰是堂也將通邑縉紳皆樂圖之矧公又先生所自出者乎夫天人之際君子蓋難言之然迭相勝焉故有幸而受福者矣然德薄而富厚君子得據其素而斥之又從而歌詠之則天之所福不能勝人心之公非有不幸而受福者矣然行成而名立君子得據其素而褒之又從而尸祝之則天之所福不能勝人心之公是有如先生今垂百八十載士之由

科目進者尚知高先生之風烈過其墓者相與
瞻拜焉躊躇焉彼有富賢赫奕身沒未幾而工
隴不保牧童樵豎游處其上者視先生何如豈
人心之公于是焉在而天之未定者終亦定耶
夫君子之于先哲思其人則必即其故宇而祠
之且以示景行之思焉先生故宇不可復識而
墓在邵家灣故體魄之所存也于是乎建書堂
以奉先生以便墓祭先生有知能無陟降其間
後人之登斯堂者能無愴然肅然如聞先生之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七

墓

四

篝燈夜讀乎先生之顧歎其必有在矣吾邑文
物肇自商相巫咸入于王家虞仲來游復扇以
清風追言游氏北學于洙泗以得孔氏之傳蓋
彬彬以文學稱矣國家崇科目之選正直忠厚
之士多由是出而吾邑之掄大魁者先生其首
也余嘗詢父老參邑志欲識先生行事而不可
多見豈國初文籍疎脫不及紀載抑以不克
永年用有未究耶然以博雅之識應文明之運
俾多士斐然向風則先生之功在後學者多矣

古今賢達窮老而不用及用而不及盡其材者
蓋相望也豈惟先生哉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七

南

瞿文懿公集七卷

瞿文懿公集八卷

墓誌銘

明故通議大夫大理寺卿葛公墓誌銘

嘉靖壬子九月三日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兩溪葛公卒於家越明年癸丑其孤梟以公位九卿廼走京師請卹典於朝因族兄楠詣余泣請銘余辭之梟請曰子太史也將相大臣行事法俱得書維先大夫敷歷中外勤勞備矣敢藉手以圖不泯余辭不獲遂按都御史車公所列表

瞿文懿公集

卷之六

乙

于

最其大者志之志曰公諱某字天宏其先自瑯琊徙浙之上虞國初有徵士貞者公高祖也徵士生監察御史啓御史生文玉文玉生用穀用穀娶於鄭以天順辛巳十二月九日生公公敏而嗜學弘治己酉以禮經高等領鄉薦越丙辰登進士第初授五河令五河故小邑時復傷旱潦公省科後賑貧窮流民知歸遂為完邑復申學政以身為師群士斐然向風在任五季以考最勅進階貤封越壬戌召為南京廣西

道監察御史會災異即上疏請正心術信命令

選憲臣慎考官處輪納嚴武備重刑憲設要險

勅戶書其貪鄙請置之法孝廟上賓請正侍

醫劉文泰之罪連及中官武廟初教坊請選

取樂工公以教坊非先王之樂諒陰非聽樂之

期手疏上之遂瑾弄權公率同僚請斥之以正

國法疏入下公錦衣獄杖黜為民瑾復摘以他

事下公南錦衣當是時公蓋幾不免而意氣自

若也後瑾誅起公知邵武府公至則與屬邑裁

瞿文懿公集

卷之六

二

于

濶狹貞賦役俗故尚巫男女聚會無別公下令禁止民有兄弟訟者公諭以倫理至情對之洒淚兄弟亦感泣讓所爭而還越甲戌應朝奉詔陳利弊乃請通融里甲平處徭役均派解戶改編馬夫清理漁課嚴禁幼昏事皆施行在郡六年民多歌之誥進階加封丁丑冬連遭父母喪時已晉河南叅政服闋改授廣東會新寧寇作議者以縣治孤危恐先碎賊手公潛師趨賊不意縛其渠魁脅從多得滅死賊遂以平

詔賜白金文綺乙酉晉雲南按察使持法不阿
嘗會論囚巡按某欲出一人公以法爭之不為
出中官某縱下擾民公一裁以法境內肅然丙
戌晉廣東右布政使與左使梁公協恭宣化利
濟居多丁亥補貴州左隨召入為南京太僕
寺卿越戊子晉南京大理寺卿嚮用方切而公
乃引年復以災異自陳上皆不允尋召改北
公兩在大理慎測情罪廷中稱平上親郊
有犯驛者下法司欲置重典公奏罪不至死遂
得末減上以禮成推恩公遂得進階封三代
如制云公既以舊惠進用然不能俯仰諧俗
積不能安會雷震午門西樓公自陳不職乃
得旨致仕時辛卯夏也公既還杜門不出惟
歲時朝賀則一詣縣行禮云性孝友在邵武
時子木舉進士即圖歸養公聞之詒書戒以報
國乃不設言歸後居父母憂悲哀不少忘同
昆季居朝夕相與懽如也居常無他嗜好惟以
文籍自娛縉紳故舊有頌其惠者輒謝不設當

豈記所稱強學不倦好禮不變老期稱道不亂
者哉聞公生平耻言人過至居臺中則數抗疏
切大體直毅凜然為郡邑時守繩墨不設失尺
寸及論犯驛乃能引法以諍為國司平公於是
加人一等矣公配俞氏累封淑人先公卒子男
三長木丁丑進士仕至山西叅政從祀鄉賢名
宦俞出火裴國子生次臬官生側室陳出女三
一適王府典膳章元杰一適王嘉甫俞出一適
國子生劉禾側室張出孫男五光國子生焜縣
學生熒熒孫女三一適國子生章弘仁一適
國子生潘官一尚幼曾孫男六曉曙曜曦瞳旺
朝議錄公勲勞乃贈公某官以其年某月日
勅葬公于都方山之原合俞孺人兆賜祭
一壇禮也余乃為之銘銘曰維葛之先代有
哲人至公益振卓為名臣襟度淵澄風節嶙峋
歷事三朝侃侃聞問方公在臺彈劾不避既
給復奮肯易初志迴翔方岳通進卿寺無險無
夷惟義所視人亦有言完惠實難維公進退

然可觀公既乞身言返初服餘忠耿耿日戀黃屋天胡不憖招之不復維帝仁聖終始是敦遺笏與思故劍念存賜公葬祭增賁丘原丘原之賁匪私於公議之禮臣惟以勸忠史臣書之以告無窮

明故中順大夫知襄陽府張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蘇之長洲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以公貴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母陳氏繼鄭氏俱贈宜人公少穎敏風神朗如率

瞿文懿公集

卷之六

五

成

八歲選入社學十四補邑庠弟子貢益肆力於學試輒高等以尚書教授吳中吳中業尚書者必扣公門以家世居甘節里學者因稱為甘節先生云公六試應天中乙酉榜再試禮闈舉己丑進士庚寅秋七月選補刑科給事中不數日即上疏請宏聖度以廣延納獲俞旨維時獄多逮繫公復上疏請禁浮辟慎逮獄以清睿覽以息刁風事下法司議榜示中外自是奸黨不振會大司成許誥議毀先聖孔子像公

疏六事首請崇聖祀以光萬世迺下錦衣獄謫福建布政司添註照磨公閉門却掃考訂十三經註疏修福州志晏如也辛卯冬十一月擢江西進賢令既至即釐冊弊平賦役慎追呼政教翕然甲午擢河南懷慶府同知勤慎如令時時郡中大旱率僚屬徒步虔禱雨即霑洽有死獄十八人公覆審旬餘盡得枉狀迺白撫按釋之家繪公像以祀乙未夏六月擢南京禮部祠祭郎旋丁鄭宜人憂戊戌起復補南京兵部車駕

瞿文懿公集

卷之六

六

成

郎公念快船甲役富民多巧脫重累貧弱乃白大司馬嚴編審必適其平時聖駕奉聖母梓宮南公治舟迎候及裝送承天工所諸科夙夜盡瘁罔不肅給庚子夏六月擢知湖廣襄陽府襄故多宗室桀猾多竄名府中倚威重為姦公先白王緝首惡一二寘諸法樊城稅課先時富商多貨吏胥以免公嚴漏稅之律犯輒罪之不少貸人遂不堪思以污公矣甲辰上計公遂罷歸迨辛亥五月五日迺卒嗚呼惜哉始

公在諫垣直毅亮節燁燁一時雖言不盡用至
于竄責天下後世當知有張諫議者及復起為
邑令歷府貳晉南禮兵二部郎所至軌著能聲
亦公之不器隨用軌效也擢知襄陽寢向大用
竟以罷去其諸謂之何哉方公赴襄陽道九江
幾不免於風濤幸獲全而復傷於污穢者之口
公之毅亦奇矣其頃見公於私第所居蕭然無
幾微不平見顏面其是以益傷公之遇說為不
幸也公氣和而色莊善啓發人故及門者多克

瞿文憲公集

卷之八

七

于

樹立公於經史無不窺時手自纂述今有銘語
及碑經撮要藏於家云公生於某年月日享年
六十有四配宗氏封宜人子二長康圻國子生
宗出娶某氏次康城側出聘某氏女二適謝迪
劉城孫男三允銘縣學生允鍾允鉅康圻以壬
子某月日薨公長洲之盛正鄉從其先塋具狀
來請銘嗚呼某固公門人也忍以不文辭哉乃
銘曰侃侃張公早承上知擢自衆中封駁是
司亦荷溫綸採納不疑公志益勇寧默不移既

吟而奮既蹶而馳謂宜大行胡靳其施雖靳其
施亦永有聲彼嗟嗟者能不愧而公用未究公
名則垂

明故江西布政使司叅議尤公墓誌銘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秋七月二十八日江西布
政司叅議迴溪尤公卒又明年丁巳公母弟璿
將卜葬公某原新阡乃具狀來請銘嗚呼余忍
銘公墓哉始余為諸生時未及識公面目而意
氣相期既同舉於鄉登甲辰榜進士申以姻好

瞿文憲公集

卷之八

八

于

相得甚懽公生而魁岸器度軒如而年復差少
余竊謂異日當承大任何遽忽焉以卒也公棺
歸自南余羈跡京師不及一升堂哭公今且葬
矣嗚呼余何忍銘亦何忍辭哉公諱瑛字汝白
其先蓋閩人自周鼎季封於沈子孫因以國為
氏後避仇省文為尤自閩徙吳散居蘇常在無
錫者則有若宋太師文簡公表禮部尚書煇在
長洲者則有若宋門下侍郎元元戶部尚書玘
公始迂祖居敬則戶部公之曾孫義兵萬戶義

之孫也義在國初集衆保鄉里中立無所屬
迨大兵克蘇始束身降附蒙赦盡室竄徙雷
州義孫居教迺奔無錫時在錫子孫亦多處徙
乃自占籍東門外廻溪里居教生文永樂十七
年詔徵孝廉不起文生謙謙生悅悅生晉別號
月潭初娶於朱後娶華氏生公及璿自月潭公
以上雖隱不仕然朴茂而有文不隨其家聲公
以穎敏然月潭公教之不甚急也年十六令從
陳先生顯卿游顯卿素少許可一見嗟異有獎

瞿文懿公集

卷之六

九

其文見秦端敏公者端敏嘆許不置月潭公始
決意教之然公才高多慕古文雖自弱冠入邑
庠近年三十未有知者縣令泉州鄭君發策試
諸生得公策始大奇之既而督學楊公拔置高
等然公自信特深不以人之知不知為加損也
歲癸卯中應天鄉試第一明年試春官名第十
二廷試賜同進士出身一日過余曰吾念二
親寢食不忘欲乞一校官便侍養遂陳情以請
詔可之俾司教浙之杭州公文章氣節多士已

嚮慕既至則以身為教淬礪以惠業杭士翕然
尊師之越丁未擢國子監丞戊申進儀部主事
尋進貢外郎庚戌春提調會試場事內外斬斬
罔不嚴辦凡三載獲封父母如制不合時宰乃
出補廣東按察司僉事兵備嶺東道駐長樂時
余以使畢還朝道過公舟相勞問公笑曰吾
以一書生任方岳惟恐不稱耳炎瘴曷足憚也
既別余目送公舟心壯之既至廣中時盜賊聚
山澤阻兵頡頏者比比羣居公申嚴武守開示

瞿文懿公集

卷之六

十

威信遂多聽撫有流劫犯境者輒以計擒之益
相顧駭散嘗偕侍御巡潮陽海寇數千猝至時
守臣缺公即募兵擊賊賊折北遁去其勇於任
事多類此然慎重好謀度其未可則不輕動閩
廣之交有三圖者盜賊淵藪也有賊流劫殘閩
六縣有司欲避罪妄指廣民為盜首時福建僉
事梁君任漳南數移文捕之公以彼勢方張而
此惡未露急之恐滋變執不可後賊卒聽撫閩
廣復安梁公亦始悟而終服故在廣垂四年誅

斬巨盜無慮數百千而境內帖然公臨事果斷然不自用每酌人言其完城郭補軍伍嚴保甲事集而民不擾暇則課進諸生當與考校鄉試才俊之士多被收錄故廣人至今多德云公性豪宕而持守特嚴既進江西叅議去廣之日行李蕭然行至南雍疾已亟尋卒賴太府高公始得備棺殮總督兩廣都御史談公總督南贛都御史顧公侍御孫公贈贈有加始得北還嗚呼傷哉公之生為正德辛未十一月十九日年僅

聖文憲公集

卷六

十一

四十有五耳公雖不幸早沒然磊落多大節亦不愧所學視彼貪鄙無為徒豐私橐而貽身後之穢名者即壽考尊榮公必且唾去而不為也公與人不設誠府意所可即踈且賤不介紹而親意所不可即親且賢亦拂衣去親舊有歿者躬視含殮復時時舁翼其遺孤故雖或見忤流俗而海內賢士聞其卒莫不涕淚云公配錢氏封安人生子各一俱早卒側室程氏生子男一曰鏜聘余女朱氏生子男一曰鏞聘縣學生

秦季新女女一亦程出許字秦廷烈端敏公孫也假令天道有知則公之餘慶當于是焉在矣余素辱公知遂次其遺事而繫之銘銘曰使天而無意於公也胡然而予之才也使天而有意於公也胡然而奪之速也騏驎中蹶孰騁千里干將折藏孰斬犀兕人百其身莫易公死維數之盡彭殤一體則吾人可以無憾而彼蒼亦可無議矣

明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

聖文憲公集

卷六

十一

史總制三邊軍務楊公墓誌銘

公諱守禮字秉節別號南澗其先山西霍州人也初公高祖諱敬先始徙保安曾祖諱謙祖諱璫璫仕為蒲城縣丞父諱通仕至鞏昌府通判自璫再徙蒲州故今為蒲州人公生而岐嶷才敏過人讀書過目輒成誦早歲即有聲郡庠正德庚午舉于鄉明年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三年陞員外郎會洛魏盜起朝議以通在畿輔宜得嚴明吏任兵備可早定乃陞公河南按

察司僉事俾駐洛魏盜尋解散人多其才既而以父憂去服除改湖廣按察司僉事時荊州有大盜聚衆橫行湖湘間郡縣不能制撫按奏請陞公副使俾駐荊州公至則視事如常絕不言盜賊事俟分布已定乃一舉縛之衆以為神會以芮傑事忤執政遂以徵文中公謫判四川叙州府是年蜀中饑民多流亡巡撫唐公奏公任成都知府公多方賑恤流民底定以公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兵備建昌尋陞陝西按察使治陝

苗吉囊駐套寧夏歲苦侵掠鎮兵復多規內徙公至則營舊藉以實軍伍復開隘以扼虜衝併屯成以寬士力歲中再獲功捕斬首虜二百餘級虜遂不敢復犯會總督缺天子即命公為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尋加兵部尚書公既習知夷情凡所指授多中機宜又每讓功于人益樂為用初陳邊務以固守為先比虜入則公已成備不獲逞多遣挫衄後虜連年東寇山西詔抽延綏兵互為犄角虜遂乘虛直犯花馬池花馬池扼三邊要衝虜自計不可入公率衆乘城激以重賞仍出精騎置陣直當虜營旗幟精明鼓角喧亮虜來薄輒斃矢石遂遠巡遁去君子誦公功于是益多使虜得入即戰而捷所損已多况未必捷也公在鎮三年天子五降勅嘉獎賜以銀幣寵後陞太子少保會太淑人李氏卒以憂去任詔遣官葬祭蒲人以為榮公凡兩任右副都御史在寧夏時乃獲贈祖壻父通俱右副都御史祖母某氏嫡母高

氏生母李氏俱淑人云既終制天下望公復用
每六卿缺必推公公不敢一日忘 朝廷歲庚
戌虜犯 京師公聞即馳赴至中途得 命乃
止家居十餘年足不及公府城南十餘里有山
曰東磐來自條山泉石佳勝公築精舍偃息吟
嘯其中或經月不還親舊從之游輒傾倒不倦
頌其功則嘿不應人之望公如安石之在東山
也公沉毅有謀事至立決皆若素定尤好推薦
賢能常若不及故所至能以功名顯于世然素

聖朝集

卷六

主

剛方耻諧俗取容故屢頌屢起用有不究君子
惜之歲乙卯秦晉地大震頑民嘯起標掠公授
諸守禦官以方畧折其萌芽衆賴以定無何公
亦卒實嘉靖乙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又明年
丁巳公遺孤凡走 京師請卹典 詔採禮臣
議賜祭凡因持太史張君某狀來謁銘余讀公
奏議得遺事一二因按而銘之銘曰太行西來
千里而長拱護 神京東控扶桑薦生異人為
國棟梁異人伊何曰維揚公歷事兩 朝功業

日崇豈無夷險不改其衷如刀必割如水必東
乃簡 帝心俾撫元戎惟公撫戎麾幢節鉞乃
設重險乃張九伐寇來突如隨剪隨遏西土寧
謐 帝用嘉悅乃錄戎功乃晉官保寵錫自天
公拜舞蹈昔周中興方叔元老攘斥獫狁陪翼
豐鎬以較公功孰為多少公既家居懇關不忘
維 帝念公久勞邊疆特許少休綠野徜徉天
胡不憖晉輔哉 皇自昔君臣鮮全忠始如公
忠亮多受 帝祉存沒光榮其誰及此公歸永

聖朝集

卷六

主

安歷千萬禩

明故常熟令贈太僕少卿蒼野王公墓誌
銘

常熟令蒼野王公諱鈇字德威其先太原人王
子晉之裔也五季時有諱安者統制洪州共馬
出鎮婺州卒葬東陽子孫遂家東陽二十五傳
至諱通者是為公大父有丈夫子五人公父睿
其仲子也慕都邑之盛狹小東陽乃徙順天娶
鄧氏生鈇劍鐔繼娶和氏生公及銀公生時父

母夢缺星墜蒼野遂以名性倜儻有文武材幹
少習尚書博游諸名公之門名遂殷起歲庚子
舉于順天越庚戌登進士第是年秋北虜入寇
公輒求自效不果後奉使湖藩事既竣假便抵
東陽祭祖塋與族人姻黨大會意氣翮如也既
復命授知常熟縣事至即問民疾苦新約束
剔蠹弊境內肅然會倭夷扇亂猝犯松江太倉
且入邑境公內修政事外嚴守備時承平既久
兵不能猝練乃閱獄簿得重犯桀黠數人許立

聖文彙編

卷六

七

功贖罪先試之太倉駕輕舟出賊傍以火攻之
賊衆盡殲由是戒衆作氣公乃選鄉兵俾與故
桀黠同伍教之武藝時親閱試之時邑城久圯
屬有倭夷之變撫按建議修築公曰賊勢如此
而城守不完非所以持久也乃集士民諭以相
福計丈尺度材用而均派之民咸懼趨築未半
而賊猝至福山公晝夜巡城鎮遏賊衝仍出精
兵迎之賊不敢逼主簿李宗昭家衆素稱精悍
善戰公激勵之許以重賞會零賊入掠村落李

安二人直昇搏之連殺三四人賊氣大沮遂夜
遁時癸丑冬也明年甲寅春賊來益衆而城亦
已完公乃與士大夫分門固守編氓有以強弩
射獵為生者公集之守城賊犯東門鼓弩射之
一叢輒墮一人賊懼還去修去修來薄城者幾
二月公晝夜宿城上躬自巡察賊不得間乃解
去是年賊攻崑山者尤劇城幾陷獲全常熟為
吳北門以新造之城當方張之寇守之為難竟
全城為吳屏蔽故議者論公功為最多然公念

聖文彙編

卷六

六

四郊傷殘輒慨然流涕曰此余之恥也乙卯賊
復大至自蘇婁門北趨常熟公乘城禦之賊遂
巡西入湖若將取道入江者公追之自湖入港
港狹舟塞不能進賊伏共起公與鄉大夫叅政
錢公登陸力戰遂遇害嗚呼公豈不謀而輕陷
賊伏以死哉念民之多死誠不能坐保全城以
獨生也民聞公沒莫不慟哭會兵備任公晨夜
倍道馳入城賊聞有備乃引去城遂獲全事聞
天子贈為太僕少卿勅建祠以春秋祀仍蔭

一子為錦衣衛百戶嗚呼公雖沒而徽光千載
不磨視人之偷生一時而身名俱隳遺譏萬世
者果何如矣余獨惜公之忠烈而不究所用也
如公素志方將建太平之策隆治安之基俾四
夷欽衽效方物之貢而韜弓矢於不試豈期以
武功顯而又以身殉之哉公配董氏子男二人
長佑汝即錦衣衛百戶娶單氏錦衣百戶敬菴
公女次輔汝邑庠生娶李氏襄城伯山溪公孫
女女三人一適東陽張布政夏山公之孫庠生
汝經一適永康徐侍郎復齋公之孫郡伯華源
公之子庠生啓成一諾京闈解元文川周公之
孫河南按察司知事中泉之子禹錫孫男一用
輝輔汝出孫女一佑汝出公之沒也撫臺若崕
周公觀所周公兵備復舊任公龍池王公自餘
有事也者者賙恤備至而卜地以葬則今常熟
令賜谷王公之力居多既得地于虞山拂水巖
之南將以乙丑二月十有七日葬公佑汝守官
京師輔汝乃持浙江少恭前南京湖廣道監察

御史徐公狀來請銘嗚呼方公守城時余適在
告睹記為詳豈敢以不文辭使公大節無傳哉
遂叙公遺事而繫之銘銘曰 桓桓王公降精
自天文武兼資英風凜然方公下車寇起海壖
乃創城守雉堞延延賊來輒却萬民以全皇天
不吊賊氛彌盛公志吞賊力圖掃淨有志不酬
乃殞其命人誰不死公死於義雖千萬年尚有
生氣 天子憫公恤典備至匪以私公亦以勵
世虞山之陽有封若堂前瞰澄湖佳氣鬱蒼公
其永靈鎮我海邦

明鄉進士梓堂鄧先生墓誌銘

吾邑有耆英梓堂鄧先生者蔡姓諱某字文度
其先松之華亭人也元季兵亂有諱侯者徙家
常熟之任陽後再徙邑城先生曾祖諱熊祖諱
或父諱暄為邑人鄧公洪館甥生先生兄弟三
人鄧公無嗣請於先生祖父俾三甥從其姓先
生祖父憐而許之比母鄧孺人疾革復泣諭父
之命故先生從鄧姓終身不易云先生少岐嶷

不群頂有異骨如峰起一術者見之曰是兒必當以學行名世富有遐齒惜不當事任耳鄧公家故多藏書稍長盡發而讀之至廢寢食未弱冠選入邑庠每試輒雋補廩貢名籍籍起邑中時慈谿柳塘楊公令常熟深器先生欲識其行一日以幣金羨餘致饋會有巨室坐事俾出貲葺先生廬先生皆謝不取楊公益高之一日語思玄桑公曰吾令常熟得士僅此耳時工侍主一徐公名德冠邑中聞先生賢遣子受業每與語甚合恨相知之晚久之貢至京師迫丙子始與鄉薦累試春官不第家故清貧有田僅百畝歲數不登所親或勸之仕先生笑曰夫仕也者獨為田租之不入也歟哉會母鄧孺人病且卒遂不出乃開一室於寢居之右朝夕以圖籍自娛先是吾邑自子游北學得中原文獻之傳明興以文學名家者後先相望然多沿勝國之習文氣卑弱不振先生冥搜遠紹獨模古文辭諸所論著根極理要卓然自成一家故雖見

詘一時論起斯文之衰者必以先生為稱首焉先生之學經史百家亡不兼綜晚益好濂洛關閩之學曰學不務省身克己徒以記誦詠洽譁世者惑也孟氏以來任道之力者伊川晦翁近世有輕加指摘者先生蹙然曰昔戰國處士橫議孟氏憂之然特處士耳況今名位才識足以驅率一世者乎吾憂其明心而適以害人心也每晨起焚香讀易及程朱遺書曰吾惟見其深純他無以易之也內行完潔雖在幽獨恒以禮自坊家人罕見其情容念父早世語及輒潛然奉母鄧孺人色養備至朝夕與兄弟娛侍其側每出入必躬扶掖之與兄弟居有亡必共其疾則奔走醫禱不啻在己沒則恤其孤而經紀其後事姊妹有寡居老疾者迎之致養沒則殯殮之先生之學古道蓋深信而篤行之匪徒托之文字間矣先生杜門家居部使邑大夫就訪先生則一出訪之以公事則對他則否欲召見之則辭縉紳有知先生後宦吳中者思致賓館一

效慙慙先生報遜謝若冥鴻遠翥不可屈致也
新昌沃州呂公按蘇延之婁東詢訪水利時有
郡倅坐事來謁求援先生峻却之且深以不為
人取信自紬其律已之嚴類此嘗倣呂成公大
事記日取古今事互之大者論次得失類成卷
帙曰如有用哉執此以往又嘗論王道著則王
佐出其心以天下為公而無一毫詭遇功利之
私使先生早得從仕其建立可知也平湖石山
馮公由諫垣出知常熟以邑志殘缺不稱特請
先生修之先生辭讓不獲乃罄故實嚴義例芟
蕪穢補遺逸人物列傳尤注意焉公論所乎雖
微必予公論未孚雖顯必奪間有嫉之者毅然
不顧曰志亦史也天下是非在焉吾何敢私濮
陽李公瓚素知先生會石川張公守濮議修濮
志李公謂非先生不可乃千里致書幣請焉先
生感故知特為一行網羅放失剔抉幽隱不踰
年志成學士蒲汀李公服其精核特序之其他
以修志委重致書幣者悉辭謝不應也夫作志

之難自昔嘆之以文獻之難徵也採諸輿誦或多
誤採諸家乘則多謬故志難孔子有關疑之訓先
生之於志迹其予奪之嚴其用心亦公矣昔人有
作多易世始出以是非久自定也今譏誦者尚何
為哉夫士君子之出以王法予奪人而使之人難
易士君子之處以史法予奪人而使之人難
余茲有感於先生也余生也晚不及侍主一諸先
進而猶及侍先生每見而退悚然有所警發而不
敢自弛也今先生往矣後學將安放哉先生以成
化某年月日生距其卒為嘉靖某年月日得年若
干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易纂要若干卷
泉坊議事錄若干卷泉坊日錄若干卷常熟志若
干卷濮州志若干卷雖不當事任然學行名世享
有遐齒卒如術者言豈有命耶配張氏繼徐氏俱
有淑德子男三廷直廷簡廷薦惇篤有文孫男六
光翰光祖光俊光乘光濟光某多秀敏克世其家
廷直等卜以某年月日奉先生葬北山祖塋乃具
狀來請銘嗚呼先生余所敬而師事之者銘又奚

諉我銘曰 邑有先賢曰維吳公開我人文蔚
為儒宗先生後起卓爾有立獨驅浮靡上追典
則文為國華行為士程醅懿獨完追配并人進
不從施還存典刑一時之誦萬立之伸古之所
謂完人者其在先生耶

瞿文懿公集九卷

墓誌銘

中憲大夫重慶守愛鶴陳公墓誌銘

嘉靖癸亥余友愛鶴陳公卒時余守官京師南
望歎歎越甲子余改官南雍始復一拜素帷在
堂音容杳然余不自知淚之簌簌也又明年乙
丑其孤某以伯父叔父命將以某月某日葬公
虞山邵家灣乃持其兄給諫雨亭君狀來請銘
嗚呼余奚忍辭哉余為諸生時與公共上下以
文義相切劘公才特俊逸意氣豪宕不羈余每
歛衽推讓公雅忘余陋溫溫然恒相愛也既而
公以甲午舉于鄉逮甲辰余乃與公偕試春官
余幸獲進官吏局而公乃下第逮庚戌始登第
天子擢置二甲第二名授刑部主事方公未
第時余每懷先登之恥既在部能聲藉甚余竊
冀公之大用也乃令甫歷郡守竟被浮言讐譖
以卒嗟乎嗟乎材大難用自昔嘆之豈公適遭
其窮耶按狀陳之先世家邑東鳳凰涇相傳為

宋三堯後裔令譜逸不存至碧溪公諱某通陰陽家授訓術碧溪生其拙公諱某始徙邑城其拙生慎脩公諱某慎脩生一鶴公諱某娶金氏繼徐氏生丈夫子三人公行居二徐出也諱某字信可以父號一鶴故別號慶鶴云公大父以上余少不及知猶及見一鶴公寬厚靜正蓋近古長者以鄉進士令長興再令大庾遷韶郡別駕自恨不克第見公才敏注望于公公既舉於鄉未及第而徐安人與一鶴公繼卒公每自痛

翠文藝公集

卷之九

二

四

淬礪不少休逮庚戌登第余往候之公意殊惻惻傷一鶴公不及見也公在刑部精研律意每具獄上輕重惟允逮癸丑奉命決順天府等八郡囚已擢署貢外郎晉署郎中三載考績蒙恩進階贈一鶴公為承德郎母徐氏為安人公少自慰越丙辰奉命恤八閩刑未至擢知重慶府重慶在蜀為大郡統州縣凡二十煩劇為諸郡最公嚴明廉謹剖決若流侍御宋公按蜀亟薦之會殿工興公奉檄採木親督部民

入夜郎窮崖谷冒瘴癘搜覓奇凡七閱月始還時公所得大木視他郡獨多公自計無缺王事可幸無過會有構公于撫臺者沒公勤勞多詆以難明之辭越乙未乃落職賜公既歸常悒悒不樂親友或解之公曰吾豈惜失一郡守哉顧自結髮讀書不敢忘先人之訓甫獲典郡方思自表見竟以讒去仰慚先人故不能釋耳因自縱于酒冀以自寬而竟成疾悲夫悲夫自昔士之處世困于讒邪之口忠而獲擯信而獲疑

翠文藝公集

卷之九

三

四

至于仰天泣下沉沙不悔者多矣公亦罹此戚哉給諫君賴公訓迪登進士第歷官省垣後以言事獲罪公疾既彌留聞報增劇越數日遂嘔血而卒嗚呼公其重有感矣公美丰儀善談論讀書一過目輒了大義為文削去陳言自成一書法道美規摹逸少與人交無親疎遠近一見傾心早承一鶴公餘蔭資用頗饒後揚歷中外產不加殖亦可想見公槩云公生以正德己巳閏九月十一日卒為嘉靖癸亥六月七日言

年五十有五配孫氏以公貴封安人 荆辭嘉
其有樛木風信無忝焉子三人長琦邑庠生娶
孫維揚女次璟娶李龍川女次瑋聘譚雲泉女
俱側出女六人一適庠生馮梁孫安人出一適
府經歷徐應增一適亨豐一適庠生周三錫一
適錢盛世一諾徐希中俱側出余素辱交于公
又辱給諫君繼好墓石有文命三孤委余余惡
乎辭遂為之銘銘曰 嗟嗟陳公允俊傑兮玉
粹其容秉洞徹兮囊括經史思清越兮倫輩共
推擬早達兮胡用不窮齎恨沒兮白璧被黜黃
金鑠兮騏驎騰驟忽中蹶兮龍泉出匣橫缺折
兮白日易暝懷苑結兮惟天有定嗣多哲兮庶
幾食報澤無竭兮

瞿文恭公集

卷之九

四

四

湖藩少恭公暨配廬安人墓誌銘

余同年仲巖顧公諱柄字文謙海虞之梅林里
人也其先有貴一貴二者在 國初隸匠籍子
孫多秀敏累累焉以明經起家公大父諱彥興
父諱胤號草庵翁母鄧氏草庵翁有四子而公

行居四後以公賚贈繕部主事母贈安人初鄧
安人姓公時夢一巨魚自井中躍出草庵翁心
奇之此生公稍長即穎異不凡喜曰是必恢吾
家年十三草庵翁即世惟鄧安人在堂弱冠娶
廬士盧哲女時朝夕僅給公意氣軒如不以摧
初受詩于同里姚君旣而嘆曰昔人尚友四方
吾可以一鄉自隘乎乃徒步入邑城從諸名儒
游替合異同探析微眇與姚君誦習僧舍旦夕
不少休每月一歸省鄧安人安人謂曰汝第力

瞿文恭公集

卷之九

五

學以成父志勿以吾為念也廬安人亦慰勞如
姑歲已丑補邑庠生每試輒雋巨室爭延禮為
弟子師公資其館穀以為養雖無卒歲之儲而
自處裕如也公為文溫雅不事浮艷而體要具
存雖好異者亦自謂不及越癸卯與余同舉應
天丁未登進士第授繕部主事旋委司荊州推
務往時司推務者多以污敗人率規避之公嘆
曰官豈污人人污官耳旣至荊州征權所入不
苛以取盈而課額有羨輒籍記貯郡庫公無私

馬吏胥不敢為奸嘗有蜀商連大木為桴浮江東下猝以水汎桴解巨猾乘機掠取之投匿遠府公廉得其人具疏啓 王王素重公即命出之故商人道荊州者多頌公不置云無何奔鄧安人喪歸公痛父早世不及祔養母沒復不及視棺歛念及輒涕泗交集乃卜新塋于廩山之陽窆鄧安人朝夕省視有餘慕焉服闋還 朝始蒙 恩贈父母如制封妻廬氏為安人會殿工興大司空歐陽公掄材任使見公名曰是

聖文公集

卷之九

三

嘗司權荊州有數者俾董匠役公視事惟寅多所幹濟事竣晉員外復委司臨清磚廠臨清為南北要津豪貴舟鱗次河下多請求司厥者少有不慎輒與謗公發陶戶金必如額而舟行過者必極實始放免以故權貴多側目然亦不能疵也踰年晉賢州僉憲治思南思南俗雜華夷易動難靜公鎮以寬和示以整暇反側遂定繼有採木之 命公念 王事不可替而遠人不

檄公入院董試事御史所擬公意或不可輒持不下御史銜之遂摺拾劾公時歐陽公在吏部見御史疏曰頃荊州其不然公歸而御史以不法敗乃遷公廣西公奮曰吾自分屏棄而復蒙恩錄用即嶺外散憚行乎乃留廬安人母子于家携二僕以行既至廣西政益加虔頃之入賀萬壽旋晉湖廣叅議湖民素聞公名所至聚觀公亦曰承宣與廉訪異每以愷大為先然不私匪人有欲賄公求攝郡篆者公叱絕之且白

聖文公集

卷之九

七

之兩臺兩臺益賢公人方擬公大用而公竟卧疾卒長沙矣悲夫悲夫方公赴廣西時願門人某某曰日者謂吾夫婦不利子丑歲奈何意氣悽然舉觴不能下咽人咸恠之疾既劇廬安人計果至公哭不成聲曰傷哉吾食貧婦也吾不日亦相從地下矣越三日亦卒祿命之言其亦有中耶公未第時一夕夢賈傅談長沙事甚悉覺而異之不知其何兆也公既第官數轉而竟殞長沙豈數已前定神若告之耶彼妄意名寵

氣攸鐘公昔所卜尚安爾封

明故中順大夫永昌守文橋秦公墓誌銘

公秦姓諱禾字子實別號文橋其先宋學士淮
海先生少游之裔辰溪令存赤翁仲子也公六
世祖彥和始徙居城邑玄文里彥和生季昇季
昇生旭有文行封武昌郡守旭生永孚以孝旌
永孚生鏜都察院都事恬於孝養遂不復仕鏜
生淮即存赤翁也公生而秀敏讀書過目輒成
誦遂博通群書游邑庠籍籍有聲迨庚子舉於

鄉進試禮闈不利乃益求所未至結文會于東
澗曲阿積十餘年學益充遂登癸丑進士是年
出知武康時倭夷轉掠浙西郡邑無城者多遭
殘破武康故無城當道議城之公議以武康在
萬山中城多巖險寇猝不敢窺吾民又甚貧驅
之築城民必驚擾適啓寇心力持不可當道不
能奪公亦團壯勇柵要害為固守計時警報日
至公若不聞徐諭民曰寇來在吾無多恐也會
寇已在近有妖僧數十突至市上公勞以酒食
佯約之禦寇取賞而陰為之備詰旦悉械送軍
門寇聞驚懼不敢復窺秦武康之名遂播遠近
邑故有三橋埠商販四集人多私挾衡量為奸
公悉加校定官為印烙奸人悉為斂手商販稱
便故時役法踈脫富民多以貨免重累貧弱公
創為十段鼠尾法吏民無所容私徭役稱平民
有以訟至者公聽斷惟允仍教之重農桑歆孝
讓民感其德訟日衰城在武康踰三年徵為南
戶曹邑人思之乃勒石頌惠焉公在戶曹大司

徒石渚馬公劉司帑藏公韓馬笑曰是官豈能
污人人自污耳遂許之既乃劉司諸倉公出納
惟平軍民稱便既乃劉司維揚開稅公啓聞惟
時往來無壅有軍士橫擾民市者公立置之法
雖忤督府不計也督府欲柵小關陰以誚公公
不為意益寬商稅小關遂止後轉戶部員外郎
署郎中事會景泰王之國道出白下供億維
繁公職司贊理事集而民不擾大司徒葵峰黃
公深嘉許焉越壬戌拜金華郡守首修郡學作

聖文公集

卷九

十一

江橋諸凡有益郡治者將次第一新會伯兄虹
洲公以督學至公遵例避歸時存赤翁春秋已
高公奔走王事不獲以時定省既歸竊自喜
曰吾獲朝夕就養雖三公不以易此也會有永
昌之命公懋懋不欲行存赤翁每促之曰自
汝知學吾已教之事君今違父教非孝也忘國
事非忠也且吾有諸子在汝速往公不得已留
妻子侍翁遂行抵永昌甫兩月而疾作遂不起
嗚呼惜哉卒之日永昌士大夫爭為經紀其喪

雖楚人亦多膜拜洒泣痛公之惠不終云夫人逢
時際會惠無適用之才公初令武康以一文儒
當鴟張之寇神色不動聽決如常卒令民不擾
而寇亦不犯可不謂能哉既晉戶曹筦利權人
所易污公當官而行奮勵不顧非潔廉無私自
信固不能若是之堅矣使天假之年更歷大任
將無施不可而卒止于此也嗚呼惜哉公生於
正德丁丑四月廿三日卒於嘉靖丙寅九月十
二日享年五十有一配葛安人恭政石崖公之

聖文公集

卷九

十一

女子男二長炳側室許出娶黃氏繼楊氏次耀
葛出娶安氏女三長殤次適華寓次適吳自成
孫男三一思恭聘華氏一思敬聘俞氏一尚幼
孫女三一諾徐冀元一諾張某一尚幼炳耀奉
存赤翁命將以其年某月日葬公泮溪新阡乃
持沈君懋孝狀來請銘方余在太學二孤皆出
門下義不可辭遂按狀而次其事且繫之銘銘
曰維公之才凜如干將胡折其鋒旋就匣藏
維公之志皎如白日胡斬其光旋闕泉室用舍

維時誰則使之脩短維數誰則司之人不可詰
天不可知吾誠不能釋然于公維嗣續之多賢
後祿之藩滋庶天意之有定而食報或在於斯
明故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文峰施

公墓誌銘

施大夫文峯先生者諱某字某其先汴人有舉
齋者仕元為都水庸田司副使治蘇因家海虞
公五世祖樂閒隱君其有丈夫子五人長鈍齋
瓊次鶴溪琳次艾菴玘次淪齋璉次檢齋瑜中

瞿文懿公集

卷之九

十三

三人並發賢科鶴溪子思玄先生尤稱傑然以
文賦名邑中故吾邑稱文獻者桑氏為著云艾
菴為公曾大父贊施功永氏功永者孟微施先
生子也孟微在洪武間鄉會試皆第一族望與
桑故相埒艾菴遂贊施氏艾菴生竹憲某竹憲
生夢雲某以艾菴命皆從施姓夢雲少卓犖每
嘆曰家故以儒顯今不克振吾耻也取先世遺
書讀之日夜淬礪補邑第子貢母楊卒哀毀成
疾因棄去公時已有穀邑庠指謂公曰振累世

之緒成吾志者汝也其勉之公益自奮研精經
史上下令古卓然稱鉅儒時天水胡公守蘇掄
七邑才俊課試之公每試輒占高等嘉靖乙酉
晉廩生戊子舉于鄉越壬辰登進士第觀禮部
政是年秋夢雲卒公匍匐奔還撫棺大恸幾絕
復甦曰甫成父志而祿養不逮天何奪吾父之
速也居喪三年日寢苦塊比墓悉如禮服闋授
刑部主事日夜講求律義甚悉壽寧侯張某者
張太后母弟也坐法繫獄主事某者因以

瞿文懿公集

卷之九

十三

太后故少寬之事覺 先皇帝怒下令杖之株
引及公遂謫遷濮州同知公至濮州事悉讓諸
長獨進州子弟教之州人遂斐然向風會丁酉
山東當試士天水胡公時為撫臺薦公俾司考
校一時齊魯奇士簡拔殆盡翕然以公為得人
究郡曹卑間多少年無賴群聚標掠部使者檄
公往治公曰是不可徒以文治也乃厲法禁使
民相告訐閭里銖兩之奸悉聞之盜不得發奔
逃他郡曹卑稱治 先皇帝幸承天道出東昌

州長當郊迎公攝州事供具肅給廢校有橫索者公嚴拒之不為動東充士民益惠之曰向見施濮州恂恂一文吏也乃今幹濟有若此庚子晉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秩滿獲贈父夢雲如其官母縉封太安人壬寅晉工部員外尋轉刑部山東司郎中公在刑曹持法平允無少枉撓尚書遇公白事輒可之曰是真明習吏事者越癸卯晉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勅備兵潮惠潮惠苞絡山海故稱盜藪公下車即巡歷境內召長老問民所疾苦宣布朝廷威德俾之自新曰世無龔渤海民之弄兵潢池者非吾輩責耶其為治先撫字而後誅戮崇信義而賤權詐人漸懷之時和平賦李鑑者擁衆山谷間流劫四出有司莫能制公單車過之鑑偵公且至會幕以千人迎公燃炬列戟欲脅公公入其巢諭以禍福鑑頓首伏罪因解去有程鄉賦某者巨猾也既已就擒群盜謀竄去復叛邑吏以告公佯整兵為備密遣武士縛至庭下扑殺之羣

盜懾息不敢動公素以儒雅稱及單車諭賊臨幾能斷不少動聲色公之才固無施不可也公久在嶺南念母太安人老思歸養因自號陶菴子以見志丙辰奉表賀萬壽節事竣因歸省懇懇不忍行會按嶺南者以私憾論公公曰吾恒懼不克歸自今母子得聚效菽水之歡吾之願亦云從夫人言何計哉迨已酉太安人卒公髮已垂白旦暮悲泣若孺子慕者第覓素不事家產以太安人意特厚撫之其孝及蓋天性也公居常手不釋書庚申仲子某卒公哭之哀一目眚始廢披閱伯子某秀而文每試有司不利公曰士固伸於知已詘於不知已汝其去此而北遊太學乎及試太學果占高等遂領順天鄉薦公特為色喜逮試春闈不錄公迎謂曰第勉之無徒戚于一不遇也居第故迫公署晚乃卜築城西中建書樓仰挹山光俯瞰湖波憑檻朝弄四時風景引接几席公意甚暢忘其為家食也歲丙寅冬痰喘忽作醫環視莫克措手遂卒

實嘉靖四十五年冬十月某日也邇其生為弘治乙卯九月十五日言年七十有幾公性夷曠不設城府惟不喜逢迎每過貴人足盤盤不欲前與貴人談默默似不能言人率謂公簡以故官不大顯公固安之也在仕籍若干年家無厚貲惟賓祭則必致豐腴世俗盛麗之好一不入其中故鄉邑稱鉅人者必以先生為首云公配薛氏以公貴封安人子男三長即元孝娶徐次元敬娶秦次元道娶顧女二長適周熙次適沈應揚仲子仲女俱先公卒公卒之三年為隆慶戊辰元孝以公遺命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某原乃請太常雨亭陳公狀來乞銘余為諸生時已敬慕公銘烏乎辭銘曰維公之先世有哲人畜極而施屬在公身公承世業益華其緒章美內充厥聲孔肆既登甲第游服官政文以儒術惟共惟靖初在刑曹治獄以情小大必允人稱其平後任臬司綏暴以仁威斷時行人稱其神公故長者治多任惠寧為鸞鳳母為鷹擊胡用

不究中折其翼公既還歸居常晏如何得何失何毀何譽今歸九原神游太虛嗣公後者尚食公餘

明故廸功郎山東兗州府經歷杭君墓誌銘

嘉靖三十年辛亥春余歸自河南一再過吾石川杭君則君病且革矣因以身後誌銘請余遜且辭迨夏四月十六日壬申君卒子重恩等將以是年冬十一月十七日葬君虞山拂水巖且

稱還命來請銘於乎余亦奚忍銘君哉按狀君姓徐氏諱某字子龍別號石川世為蘇之常熟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周氏君生二十有一日父卒有嫡姑適杭正菴者抱為已嗣遂從杭姓君天性孝友事正菴及徐孺人克盡子道正菴及徐孺人愛甚杭族雖有間之者莫能奪也嘗游太學將撥歷遂乞歸養大司成王公欲止之君不顧而行母周孀居歲奉粟帛壽終葬之盡讓母所遺贍田于伯兄後兄業日廢子立德尚

幼君收而撫之俟其成立而後遣歸族兄某屢
肆侮于君後兄卒嫂孤無依君迎而養之踰二
十年無幾微見髣髴人皆幸杭氏之有君而猶
多君之不背本也君凡六試場屋輒不利迺嘆
曰吾之不遇殆命也歲辛卯需選銓曹注山東
兗州府經歷君不沮不撓竟伸其志嘗一委管
張秋河道疏濬惟時一委管太山香錢不取羨
餘且革鄉民捨子捨身之弊有濟寧人呂杲嘗
于野坡中失去驢匹金鄉民田虎山等貨得之

皇文恭公集

卷之九

六

于

杲因誣以盜劫問官不察十九人皆誣服坐死
迨決巡按方公委君覆鞠君為釋而釋之十九
人至肖君象祠焉其他受委多類此歲乙未入
覲以考最復任廼以疾辭歸日課諸子誦讀
親友過之者則談論夙昔間或游玩山水於世
味泊如也著臺馬公數舊推兗府識君後知蘇
州府事欲以事私君君固謝終不敢干以私馬
公以是益賢之君雖仕不遂通顯然進退之際
皆可觀矣彼有貪冒無耻者雖名位赫赫視君

賢不肖何如哉君生於成化丁酉高年七十有
五先娶王氏繼盛氏子男四長述娶程先卒次
重恩娶龔次重本娶陳次重倫娶吾女文四長
適褚善祐次適呂京次適趙向次適聞桓孫男
三長汝孝次汝忠次汝謙君生平多大節而懷
材落落令君之子孫多秀而文天之所以報君
者殆于是乎在矣遂為之銘銘曰 人亦有言
士之不朽進觀其施還觀其守維君高潔無忝
耆耆不義而富于君何有尚有令名施及君後

皇文恭公集

卷之九

九

于

晉寧州貳守王公墓誌銘

晉寧州貳守王公諱某字某別號山城勝國時
有諱裕者仕為學錄公六世祖也裕生慶慶生
紀紀生寬寬生琥琥少時再從叔父室無子育
以為後號一訥翁撫有叔父之業業益張以富
厚名里中然雅好翰墨每游石田沈先生之門
公初生時石田為繪海榴圖系之以詩公生而
神骨峻犖自為兒童時人固知為非凡人也少
習舉子業輒了大義斐然有四方之志一訥翁

晚得羸疾公遂代總家政出持門戶入攻經史
兩皆賡舉一訥翁甚喜以為能歲乙酉公以邑
庠生應例入太學受業大司成鶴山王公學益
進是年一訥翁卒公匍匐奔歸悲號不欲生吊
者亦為恻戚服既闋自恨父沒時不得與殯歛
遂絕意北游每當大比所親或勸之公頻蹙曰
母老矣吾豈能以身外浮名復貽無窮之恨乎
且人之遇否有命在南猶在北耳戊子辛卯甲
午連試應天皆不第迨乙未母章孺人卒公哀

毀踰禮會西鄰不戒火且延及公撫棺長號火
亦旋止人以為公孝感云公居第承遺構僅踰
中人及治父母塋域乃極侈麗人或非之公曰
吾無以光顯先人力為此者冀以盡吾心耳故
公之大治塋域君子畧其迹而取其心公二子
皆才敏余處公家塾時公猶以經義相切磨砭
砭不置余亦為悚聽使公得逢時取科第亦易
易世以成敗論人者固未度也歲癸丑謁選銓
曹吏侍葛公得公卷大奇之拔置高等授沅州

判官便道抵家會倭夷煽亂邑城肇工巨室皆
畫地分築公家以獨力任西門城樓工費最鉅
公既有朝命業且之官不求苟免傾貲築至
稱貸以繼城樓遂爾屹立阻山帶河守者無恐
既抵沅州時自麻陽作難督撫駐節沅州供應
稱煩繼有阿項之變征調日廣公職主饋餉乃
夙夜執掌力圖幹濟軍興不乏項旋就擒公功
居多先時宦於沅者廩餼取給里甲公一切却
之曰民困甚矣吾何心復為此也有潘甲者暮

夜懷金突入冀以免罪公叱出之竟按治如律
并罪閭者其操持復類此明年丙辰擢晉寧州
同知晉寧去吳益遠而地僻民淳公治之一從
故俗無煩其令有段唐二姓爭田公為履畝均
授爭訟遂息故人皆便公而州亦大治云復承
委入賀長至事竣即解官歸公雖不獲貴仕
迹公治行亦不負所學矣公既歸乃日與縉紳
結社會觴咏自適越壬戌公次子舉進士授肥
鄉令迎至邸第公忽念家不置遂促駕歸歸未

數日疾作卒使公留肥鄉即歸而少遲旬月將不得正終牖下矣公之遄歸意者神或啓之耶公生以其年月日卒以其年月日葬以其年月日地在虞山迤西祖塋昭位公配孫氏先公卒子男二長嘉謀太學生娶聞氏次嘉言即肥鄉令娶龔氏繼范氏孫男七維藩維垣維翰維寧聞出維屏龔出維城維岳范出孫女四曾孫男二姻婭皆仕族先是甲子春余歸自京師將之南雍公二子哀經詣余以誌銘請至是乃緘鄉

瞿文懿公集 卷九

廿

進士百川孫君狀來請銘孫君與公世姻叙事甚核而文遂按而志之且為之銘銘曰 於維王宗有周恭先奕世載德益大以延別為學錄迨公五傳培以愷薦令名昭宣公性直柔與人落落內含文明外示渾朴始以經術揚聲太學晚挹利器效用方嶽騏驎千里胡然繫之干將一割胡然藏之將厚爾畜以遠乃施子孫振振承公之遺蔚有異才為世羽儀天之報公其在斯耶

九卷

瞿文懿公集十卷

墓誌銘

銘

撫州判官數峯趙先生暨配徐安人墓誌銘 隆慶紀元正月三日趙母徐安人卒時數峯趙先生卒且葬者三十餘年矣其孤與治等將啓先生圹合窆焉乃哀經詣余持從兄愈憲某狀注請曰維先人力學砥行勤一生而志有不酬先安人相先人教孤等備嘗勞瘁令孤兄弟幸

瞿文懿公集 卷十

乙

不隕家聲皆先父母教也日月有期葬已得吉願賜之銘以垂不朽余謝不敏其固以請余曰撰次名惠闡發幽潛使後有聞者孝子之事也移孝為忠樹勲揚名使人皆知有父母之教者尤孝之大也子之服官賢聲日聞行且承天子之寵命以顯若親矣奚假于銘趙子請不釋乃撰次而銘之按狀數峯趙先生者諱鍾字子元故宋宗室潞恭憲王元佐之後也數傳至士賜出守江陰軍宜其俗因家焉又數傳至罔擇

狀元官秘書省校書郎又數傳至鉉當元季之
亂家屠于兵鉉尚在襁褓時母亦奔播不知所
往有僕挹持以避之比鉉稍長僕告之故鉉乃
朝夕籲天奔走哀求行道之人皆憐之竟得母
以歸是為孝子實趙氏再興之祖也鉉生淮淮
生樞樞生煜煜生堪別號至愚配夏氏實生先
生至愚博雅不群人謂青紫可拾晚歲始獲元
貢先生家故王孫生有異資傷父志不遂朝夕
自力于學既補校官弟子負每試輒雋與第欽

聖賢公集

卷之十

二

並擅文名意猶不自多每入邑城必與髦俊相
切磋經旬乃返所得益遽然數獨奇在學幾三
十年迨乙酉始舉于鄉又六試春官不第不得
已乃謁選天曹授撫州判以歸中途遇疾未及
履任而卒初先生才高自負竟不獲一第及疾
革乃命諸子曰吾生平思酌先人未畢之志今
已矣汝輩勉之先生事父母至孝每侍側慙慙
若孺子終身不衰嘗掛選南都一夕夢母疾展
起馳歸抵家不數日而母卒人以為先生孝思

純篤喘息相通故夢寐所感符契若此其處家
庭人未嘗見其有慢容雖夫婦燕居相對如賓
與人羣居勁挺不少阿人有過輒多面折然不
記人過事已輒休故人憚其直而亦諒其無他
喜賙人之急親友有受人侮者就之控訴必為
直之雖強有力者不為少沮故族黨閭里交義
先生非徒以文也配徐安人宋開封尹其之後
族望與趙相埒父諱豫母楊氏安人生而端淑
得父母心以孝聞至愚為先生聘之徐故饒裕

聖賢公集

卷之十

三

安人既入門即屏去華飾御布素先生專精文
藝不喜事生業家嘗中落安人恐以家累分其
心躬務節縮課織作以補其缺乏子女婚嫁悉
代為經畫不以煩先生故先生雖食貧而奮勵
不以衰既舉於鄉勸勉尤切安人之相先生不
欲以小成自憚真可謂同心者矣性仁慈有容
身有三子教之各已成立猶擇良家子俾侍先
生有王氏者病且卒乃得一子先生欲不舉安
人不可親洗最育之迄今有成蓋尤人情所難

矣先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若干
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若干
子男四長男與濱娶鄧氏先安人卒次與澄
娶胡氏繼張氏次與治癸丑進士令晉兵部副
郎娶華氏俱安人出次與淑娶盧氏即王出女
三一適夏默一適周同一適張藩孫男五樹表
樹經樹綱樹綸樹紀孫女五曾孫男二承烈承
熙其等卜以隆慶元年冬十一月某日葬沙山
北麓祖塋余與趙氏故有姻婭僉憲君副郎君
皆習知其賢家法之脩整有自也遂為之銘銘
曰耕不必獲亦有豐年力善不怠終獲乎天
嗟嗟趙公允也烈士老驥長鳴千里莫致龍泉
再濟霜鍰徒利有子溫文竟成公志騰躍天衢
日躋顯仕豈其自為維公之遺亦維安人淑慎
有容令歸九原終始相從寵荷溫綸增貴玄
宮生雖未遇今尚有終史氏作碑昭示無窮於
千萬年尚仰高風

貴州前衛經歷顧海峰墓誌銘

海峰顧君者初諱洵字與清後以字行更字子
澄其先顧野王之裔也自原九翁徙居錫之宛
山崇德里原九生伯江伯江生孟叙孟叙生惟
玉惟玉生允敬允敬生嶽別號聽泉配蔣氏實
生君君祖父以上皆伉朗有籌畧家遂日起雄
張里中君藉祖父之貴才器過人少儻不修
小節父聽泉翁嘗加誚讓即輕身走京師謁武
定侯鄧勛杖策軍門買武功爵鳴劍自喜翩翩
有班定遠之志聽泉翁時惟有二子長與湖邑
庠生是年卒意殊不憚乃思君至遣人踪跡之
且致書武定侯冀必得歸君方躍馬欲走邊庭
得父書乃弭志歸省至府縣分庭伉禮聽泉以
君不告行終不悅且以家事無托令伯叔諷諭
君始倪首泣下遂棄去武功爵不復出嘗有巨
猾構其父子欲并置之法君計免其父挺身赴
理按院直之讐家戢服自後每有訟必自往往
必得白聽泉翁恒安閒無事而田廬日拓時掌
鄉賦者類破產不支君代父總之官無逋稅而

民無怨言縣令長每有大役必以相屬率先期以辦縣令長深才之嘗入貲補太學生太學故多英俊君傾身與交有不贍者饋之故太學諸生皆樂與交名遂藉藉起矣一再應試不利乃嘆曰吾不能效諸生尋摘章句矣男兒當以材力奇策自見豈能久困于此乎遂謁選天曹限於資授貴州前衛經歷君在前衛事無專任而上官一見皆知其材每加任使度土田正疆界監稅課足軍儲紀功次清冒濫事重且大者必

羅文毅公集

卷二十

六

委君君亦多稱任使最後奉委清查貴州糧餉過於謫發被譴者多遂朋謀中傷而君不免矣君家故有園池聲樂之奉既歸而長子已任事乃益廣樹植教歌舞從親故為樂性明達尤薦倫理事聰泉務樂其志母蔣早卒君痛養有不終念輒嗚咽母族孤貧者歲賙之無數事繼母周氏愛敬備至周忘其非已出也伯兄與湖既卒無子命子大桂後之庶弟與洪少孤復殞賊手君既卯翼之復為字其孤從兄弟有失業者

拊恤備至此儒生之所勉而君優為之者也予嘗讀貨殖傳自陶朱公以下多序錄焉說者謂太史公直羞貧賤而羨侈富彼有取爾也彼皆奇傑之士用之貨殖故獨以富厚稱耳如陶朱公用之佐越則以擒吳而夷千乘之國以之治生則以起家而三致千金之產彼豈與齷齪者等倫徒守章句而一不適用者哉吾故知太史公之序貨殖有取也夫泛駕之馬駟弛之士畧其小過皆有用于世如君者使居漢武之世當

羅文毅公集

卷二十

七

居茂異之科矣乃竟以衛幕終惜哉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言年若干配華氏有婦惠君素豪宕孺人獨佐以勤儉先卒子三人長大棟太學生娶華氏繼華氏嫡出次大桂太學生娶秦氏次大椿聘周氏皆側出女五人長適孫七政次適曹鳴金次適莫士龍次適孫啓明一字葛大雅孫男一文耀娶張氏孫女三浦大田施達陸端其婿也文耀以嫡長孫承君末命總家事卜以其年月日奉君柩合孺人窆葬盛

塘新營乃具狀來請銘余嘗處君家塾知君最詳遂撰次而銘之銘曰維君之器劃如干將風胡弗遇棄置道傍毛雖不如見者悵傷今論人者輕置否臧不充佩幃蘭蕙非香見服鹽車騏驎非良下位難居流言易傷豈知門監決策顯梁豈知寢郎立談取相為龍為蛇固未易量論君者尚知其有奇氣而無指疵其行藏也耶

虞士李公暨配邵氏墓誌銘

正德壬申某月日虞士李公卒越嘉靖甲寅某

虞文憲公集

卷十

一

月日厥配邵氏卒子琦卜地得涂水之陽將以丙辰二月某日奉虞士合葬南岡新阡孫敏承父命持編修亢君子益所撰狀來請銘且曰敏賴吾祖餘慶以有今日吾祖沒時敏僅一歲耳吾祖母含悲茹辛積四十餘年貞白無愧古節婦而例不及旌自敏有知數述吾祖遺訓迪敏敏寤寐不敢忘今葬有日矣維墓有誌銘敢以勤執事余受狀讀之若虞士夫婦其古冀缺者流耶昔柳子厚作晉問謂晉民有堯舜遺風以

余觀處士其殆信然世有曰季處士當不終於猷畝矣按狀處士諱鳳良世為大原榆次人曾大父景賢大父志遠父文玘世脩農業文玘娶趙氏生丈夫子四人處士其季也雅性質直寡言笑諸兄多業賈處士獨安畝勤耕桑奉父母晨昏以自娛經歲不一再入城市見胥徒輒引避田穀既登徑賦率先輸不煩吏程督諸兄子姓日繁各求分異處士叩頭爭不能得然事諸兄友愛周至出則為持門戶沒則撫其遺孤

虞文憲公集

卷十

九

人不知其異產也教子姓特嚴子琦童時日教以正稍有過輒加誚讓嘗獨立廡下子姓望之無敢輕出入者鄰里有爭就之求平徐折以片言各弭然還聽以故雖布衣而名譽隱起配邵氏邑處士墨女既笄來歸躬操井臼養嚶姑還即事機杼刀尺與處士居共甘蔬糲惟奉嚶姑及妯娌來省具食必精腴居士早沒每泣語子琦曰汝尚勉自立無墮先業撫孫敏而訓之曰汝祖望汝昌李宗汝無廢學每夜讀躬紡績以

臨之敏既舉進士選入中秘讀書授刑科給事中數遣使迎之自念年老辭不赴前卒之一日忽語家人曰吾逝矣吾逝矣翌日遂端坐而沒廩士生以成化某年月日言年四十有七邵氏生以成化某年月日言年八十有六子一即琦封刑科給事中娶趙氏封太孺人女一適鄧堯學孫男二長即敏今刑科給事中娶王氏封孺人次聰娶白氏孫女二溫思明鄭忠其婿也曾孫男四之春娶朱之陽娶孫之夏聘夏之實未

崔文獻公集

卷之十

十

聘曾孫女五一許冠一鶴一許米光祖一許冠其一許董某一尚幼君子謂廩士子孫之多且賢於是乎有天道矣宜為銘銘曰太行北來別為罕山涂水經之山迴水旋吉人歸斯榮光日宣孰培其基如山斯延孰深其澤如川斯綿吉人永寧於千萬年

明故霸石令誥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

卿劉公暨配游恭人墓誌銘

嘉靖丁巳春大理寺左少卿海材劉君儼然造

余持若父母遺事一編再拜以請曰某穎先父母之訓得有樹立今皆不祿且葬矣維墓石未銘竊傷先父母有美不傳日夜疚心不敢忘維子職史事敢固以請余辭不獲既受狀讀之竊有感焉世謂古今人不相及如故劉公不猶可見古人遺風哉齊魯故多君子固宜其有若人也按狀故靈石令誥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劉公諱穎字性之山東青州壽光人也曾大父守信大父文貴世業耕讀父森母孫氏公生

崔文獻公集

卷之十

十一

而警敏器度軒如思以明經起家從伯兄春受經義補邑博弟子每試多占高等後以貢入太學既而需選銓部授山西平陽府霍州靈石令後以子貴累贈至理卿配游氏初封太孺人後贈恭人云初公父雖布衣然性嚴重家法脩整公候顏色奉起居惟謹即父近出歸必候門外趨庭跪謁不命之起不敢起歲時娛侍率以為常兄春亦矜尚行義老而無子公事之甚友而恭父母沒公哀毀備至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族

姻委曲慰諭乃始食粥故自公為諸生時而文
行已見推鄉閭既令靈石乃謹官常夙夜斥斥
事無小大必察以情其治以德化為先然臨事
明決人不能欺邑民有任堅者始不知友其兄
公召至為陳倫理反覆開諭堅遂感泣自責後
更以情睦聞有王復興者素克強昏夜殺族人
棄尸沙洲橋下公令人踪跡得其狀乃佯怒叱
告者曰彼族子胡忍汝欲誣之快私忿邪復興
喜乃自出訴因擒治抵法其聽斷多類此始至

靈石縣志

卷之十

七十一

靈石戶口虛耗公節浮剔蠹勤而撫之逮其季
年流民歸者殆數百戶晚邁疾彌留益明慎簿
書藏有餘金悉以登籍守藏吏請以入公公不
可曰吾豈以瀕死易初志若公之潔廉有終蟬
然不污蓋庶幾乎無所為而為之者矣游恭人
亦多令德好觀古史凡古人忠孝節義皆能言
其略與公朝夕相儆戒若賓友公既沒時對子
泣語淬礪使成父志知自拮据理家不以生計
累子迄見子成名受祿養云公生於成化丙戌

十一月八日卒於嘉靖壬午三月四日恭人生
於某年月日卒於庚戌四月十五日以某年月
日合葬於邑西郭路新南原越八年丁巳春二月
余始銘其墓公子一即某娶王氏孫男三長鶚
娶張次鵠娶張繼娶翟次清孫未名孫女四邢
殺王再聘蔣永策趙恩其婿也曾孫一曰仕娶
王公之遺休蓋未可量矣余自登仕籍于縉紳
中見令廷尉劉君端重詳慎私心竊慕之乃今
讀公遺事可謂薦行君子矣固宜其有後歟古

靈石縣志

卷之十

七十一

今名卿固未有無藉而崛興者也乃承劉君之
請次其遺事而繫之銘銘曰人言天道恒與善
人不于其身則于子孫卓爾劉公雖施而屯乃
以所餘貽厥後人高原若堂恩命日新公其安
斯千萬斯春

封南京工部主事石林凌公暨配陳安人
墓誌銘

石林凌先生者諱某字文紹太倉州直塘里人
也凌氏自漢以來為東吳著姓元末諱太乙者

徙常熟塘北村是為先生曾大父大父諱某析居直塘後直塘割隸太倉州故今為州人父諱某性矜嚴敬禮讓事伯兄朝夕起居必恭與同里陳文璧先生相友善並以文行高里中陳無子生女甫十日而卒其妻時氏守義甚堅舅姑憐其無依諷令改適時氏斷髮自誓撫孤女奉舅姑辛勤備至先生父念陳故交而重賢時氏遂聘其女以先生入贅中更荒歉有無相通時氏之克終其志蓋有助焉先生在兄弟中最少

而天性豪邁容貌甚偉嘗習舉子業以痰疾棄去然涉獵經史輒了大義意豁如也嘗入州治觀州守黃公所布條章值黃公猝出不及避黃公素性嚴明盛怒執詰之先生舉止從容不為少動黃公知先生非常人遂改容延禮初婦翁陳先生學于水村陸公陸公念陳氏無子聞婿得先生特為召見之一見大喜曰陳得佳婿矣後陸公察先生志行端恪令諸子與游陸公以平賊功晉冢宰權勢隆赫諸子少繼先生隨事

規正陸公聞之益喜令冢孫拜為師會選中書陸公以書促先生應選先生辭不行曰富貴命也吾義誠安即布衣不辱矣無何陸公被逮子孫俱繫獄禍且不測平時賓客皆奔匿先生獨往候周旋艱阻迄事竟不忍去人益義先生云先生有三子隨材教之命伯子季子曰汝讀命仲子曰汝耕先生惟以詩酒自娛不治生產父析遺產多讓諸兄人莫窺其際也伯子嘗為人所構先生惟自引咎不與較當道益多之時緒

山錢公傳陽明之學教授姑蘇先生令伯子受業戒曰學不聞道即富文藝亦末也其識達復類此歲癸卯伯子季子舉于鄉明年甲辰伯子舉進士授宜春令越丁未季子亦舉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後伯子由邑令尋刑科給事中季子亦以考最封先生為南京工部主事母為安人先生感遭際之隆每移書戒子惟以竭忠報國為言居常惟杜門養重不入城府晚歲避寇移居府城太府溫公親詣私第以鄉飲禮賓

之始為一赴戒仲子以餘力贍宗族賑阨窮有
故怨者悉厚待之人以是益德先生後伯子晉
應天府府丞迎先生就養歲乙卯提場甫畢以
疾卒先生哭甚哀時季子以浙省僉憲奉表
入賀還聞伯子變遂扶掖回季子戀戀不欲行
先生促之曰吾方以立身揚名望汝兄弟今汝
兄已矣未竟之志方屬于汝乃為兒女子態耶
季子在浙十二年驅馳兵間勞瘁萬狀先生惟
勗以宣力効忠共濟時艱後季子由浙省憲副

聖朝集

卷十

十一

晉江西泰政時先生以哭伯子得目疾季子私
草疏乞休先生責之曰今江右盜賊充斥如因
循避難是不忠亦不孝也季子因留內子代侍
馳赴江西僅三月而先生不起矣配陳安人少
習貞母之教間範特嚴先生儻好客不問有
無安人多方彌縫或脫簪珥以佐之二子夜讀
或至夜分安人相對織紉以溫言慰籍二子既
貴家漸饒裕安人尤以儉勤訓子婦先生卒踰
月痰疾驟作疾革之前一夕命子婦治後事言

琅琅不亂若前知云先生生于某年某月某日
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安人生于某年
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子男
三伯子某仕終應天府府丞娶顧氏封孺人仲
子某娶張氏繼仲氏季子某今為江西布政司
泰政娶薛氏封安人女二長適張某次許聘王
某孫男曰玄佑州庠生女嫁舉人吳承廉許聘
錢某者某出嫁州庠生趙鏞許聘某者某出參
政君與仲兄治葬事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先

聖朝集

卷十

十二

生及安人葬某地謂余同舉于鄉又同官于朝
知先生宜詳也乃自為狀來請銘余謹按其遺
事而論次之昔太史有言巖穴砥行之士非有
所附不能聲施後世今之論石林先生者亦謂
二子之賢遂能微名寵焜耀無窮以予觀之先
生之處陸氏辟其招于貴盛之時而恤其難于
逮繫之日雖古之義士何以加之身在巖穴而
令名章徽固其所也豈徒以二子之賢哉銘曰
權勢者人之所趨而獨去之是何潔也禍患者

人之所去而獨趨之又何烈也昔有樂布令有
凌公何優劣也始安布素終以子榮名不滅也
有封若堂夫婦同藏何軒揭也於千萬年流澤
綿綿永不竭也

明封奉直大夫信陽州知州一林鄒公墓
誌銘

一林鄒公者令工部郎中察之父也察初任河
南信陽州知州以考最乃獲封公如察官階奉
直大夫云嘉靖辛酉二月某日公卒察解部事

東坡集

卷十

六

奔端朝夕伏柩哭既乃遵遺命卜地葬虞山以
邇祖塋乃持憲副羽泉陳公狀泣請銘嗚呼余
母太孺人之葬辱公來臨公胡奄忽亦棄養哉
按狀公鄒姓諱齡字延年其先汴人宋名臣浩
之後也浩之子柄為御史與弟招扈宋南渡占
籍海虞之東始庄五傳至宗瑞仕元為平江路
總管又四傳諱大者讀書好古號甕天居士
又三傳至公曾祖謙謙生胤胤生鳴鶴鳴鶴生
公鄒世多聞人甕君居士有子曰九思登洪武

初進士仕終金州守所著有佳聲集謙亦善書
胤亦善繪畫雖仕隱不同均之彬彬以文行稱
公生而魁梧多智少習舉子業屢試不遇嘆曰
耕不必獲學不必仕不辱吾親足矣乃放情泉
石之間因自號一林人稱為一林先生云公家
事早削二親年寢高無以供朝夕巨室知公者
爭延致為弟子師因資館穀為供具公配李氏
亦善承公意雖菽水之奉必得舅姑之懽舅姑
嘗病痢李氏朝夕候侍經月不解衣公甚賴之

東坡集

卷十

九

公二親亦忘公之不在已側也二親卒盡鬻田
廬以葬人或止之公不為止遂僦居郡城然識
者益以重公歲丙午子察舉於應天登癸丑進
士選知州公戒之曰州縣官竄稱親民汝慎為
之無忘民瘼無玷官箴察奉公教在州三年州
人大和既晉工部員外郎猶立石誦德不置考
功奏察謙乃封公如察官李氏為宜人察在部
時值殿工興督護工匠罔朝夕暇公聞之特
喜曰畫瘁臣職也察後以差委便道省公繼繼

不忍去公促使行曰忘親非孝也忘國非忠也
吾一布衣承 恩命愧無以報兒其速往察復
命未暮月而公卧疾不起矣邇公之生為成
化某年月日享年八十子一即察娶黃氏封宜
人孫男三長曰熙府學生娶徐氏次曰某尚幼
察以公卒之明年某月日葬公地在虞山某原
之新阡性公倜儻不事作業獨智意世澤先世遺
墨散落人間公購求之即殘編半楮寶藏不啻
拱壁祖姑淑清在正統間以貞節被旌墓久而

羅文公集

卷十

廿

蕪已闢之人矣公復而封樹之家素無宿儲子
察既舉進士公稍治田廬然仍處陋巷雖門不
容車不以為意每客至必留款洽供具豐潔雖
巨室不過人莫窺其際也邑大夫迎致賓筵一
再赴之後輒辭不赴雖以子貴然嘗徒步游里
中與故舊叙平生不少崖異人亦忘公之貴云
銘曰矯矯志完三代遺直力扶國是光映史冊
世變而遷子孫綿綿風流未泯代多英賢於惟
奉直今之遺逸逍遙塵壒間事生殖既荷 恩

綸素履弗踰徜徉湖山中心澹如我思古人遇
不變塞公殆其人恒以一德窮不加摧貴不加
溢虞山隆隆封樹葱葱九原有知無愧先公

羅文公集

卷十

廿

羅文公集十卷

瞿文懿公集十一卷

墓誌銘

勅贈文林郎長治尹李公暨配邢氏王氏
二孺人墓誌銘

嘉靖壬戌秋九月十七日諫議李君遂母王氏
卒余往弔之諫議哭甚哀暨將歸乃持其同鄉
御史鄭君某狀詣余請銘拜且泣曰遂不肯賴
父母之訓以有今日父沒時遂甫為庠生與先
母邢氏葬多有缺今遂母復不幸卒矣惟是墓

墓誌銘

卷之十一

石所賴以不朽者敢重以請語畢淚簌簌不能
休余悲之葬既有日復緘辭遣使以請乃為次
其行事云按狀李公諱某字廷儀河間景州人
也曾祖琚祖士昌父景皆隱於農景有丈夫子
四人公其長也性敦龐耻浮情家故瀕漕河舟
車輳集居人多事商販逐什一之利公獨力本
業然家日起弘治間歲饑富民多鬻糴牟利公
獨傾貲賑貸往往焚券不責人償以故人皆德
之接人不立城府聯族黨慶親屬尤薦恩義里

墓誌銘

卷之十一

中有不平來質者公徐折以片言各自輸服引
還其為人敬信類此公初娶於邢氏生二子繼
娶於王氏生諫議君諫議少穎敏公教之學曰
女其力學以亢吾宗嘉靖十四年三月十七日
公以疾卒邈公之生得年六十有三又若干年
邢氏亦卒乃合葬漕河西阡從祖塋公既沒而
邢氏二子求析居王氏寂不言善撫不異已出
躬事節縮課婢僕耕作時時淬礪諫議俾進學
以成父志迨庚子乃魁於鄉登丙辰進士第初
授山西長治縣令治行為山西最徵入授禮科
給事中勅贈公為文林郎長治尹邢氏王氏
贈封皆太孺人王孺人受封凡若干年勤儉如
一日不改其素年七十有三乃卒云余觀賢達
之士多起於農管子稱農野處不暱其秀民之
能為士者必足賴非空言也李氏之先余不能
詳然觀李公廷儀寧以耕稼自勛不肯逐末以
俸利蓋庶幾乎有伐檀之風及其積而能散急
人之困而不責其償尤可謂加人一等矣邢孺

人雖蚤世然貞順自持克稱公志而王孺人繼之乃能溥鵲鳩之愛嚴斷機之教人無間言可不謂尤難乎父母如此固宜有諫議矣公有子三人伯曰清娶王氏早卒仲曰源娶夏氏季曰遜即諫議君娶于氏有女六一適陶鎧一適馬西陽一適王廷仁邢出一適王党一適馬景和一適沈胤充王出孫男七曰椿曰棟曰杏清出曰桂曰枝源出曰椿曰棐遜出孫女四曾孫男三公之遺慶殆未可量已銘曰人亦有言不種

胡獲倖福于回祇見其惑人之力善如彼力田雖或饑饉必有豐年所責不急俟命於天於惟李公洵多古風勤生好施慕義無窮孺人相之敬戒相從乃發於子名位日崇龍章自天來育新封公之厚施竟食其報豈曰倖致是謂天道史氏銘石用貞世教

可齋陳公暨配潘孺人墓誌銘

可齋陳公諱山字則仰其先自汴徙閩至南陽公由福清之南陽再徙長樂故今猶稱南陽陳

氏云再世為龜圖公仕宋知信州入國朝洪武中仲進公以博學異行辟除江山令有異政欽賜榜旌其門公高祖登雅善古篆擢中書舍人曾祖同甫贈監察御史祖畏菴公景隆登成化進士歷官監察御史陞山東按察司僉事父南坡公良貴歷官陽朔教諭母謝氏以弘治辛亥某月日生公公自少穎異習祖父訓言動超絕羣兒十歲能文章十五博通子史尤慷慨好義尚友古人耻以溫飽為志處父子兄弟則

欸欸多恩昵南坡公將貢時里人設計阱公冀得重利公曰吾父素剛不堪折辱此不可與較也且彼所欲者利爾即私塞其意不令父知其能權輕重類此正德丙子公母謝氏卒于始興官舍公匍匐往扶櫬歸哀毀成疾踰年乃卒年僅三十配潘氏處士孟申公長女初畏菴公乃娶於潘孟申公欲歆世好遂以孺人妻公公方公疾革時子懋觀年甫十一指示孺人曰以此累汝孺人哀泣不勝以死自誓復取先世遺書一

編授懋觀曰善識之時南坡公尚在始興孺人親營喪具哭踊傷足幾不起月餘強起曰夫遺孤在吾何敢死南坡公既家食孺人朝夕治供具必恭必順懋觀稍長俾就傳訓夜則篝燈以續挾之誦讀稍不率屬輒呵曰汝忘父遺命耶孺人泣懋觀亦泣懋觀弱冠補邑博士弟子丙午舉於鄉越癸丑登進士第孺人輒泣然泣曰恨吾兒祖父不及見也是年除會稽令迎孺人就養孺人戒曰汝家世清白慎無玷家聲嘗先

期肅客會禱兩曰燕則誠散可謝客每滋事畢輒問所平決且曰慎無任性鞭笞人故會稽之治令人猶思之蓋多孺人教云無何懋觀以繼祖母羅氏卒承重歸服闕還朝山陰之民相率請於部復除山陰令至則遣使迎孺人孺人報曰汝第守官如初即吾面命也辭不性已未夏懋觀以課最徵入授兵科給事中冬十二月某日孺人乃以疾卒邇其生為弘治辛亥某月日言年六十有九孺人勤儉性成治內有法御

下有恩侍親族有禮教諸孫及婦奉養以清白承家為訓臨革之最神氣不亂諸叔少承撫育環聚悲泣孺人惟以慎行脩身無辱門戶為戒故卒之日宗黨莫不痛惜云子男一即懋觀娶林氏孫男五人長經濟次經綸次經義次經衍次經畧孫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師曾師允師元曾孫女二人公與孺人之遺慶蓋未可量云可齋公卒且四十年孺人乃卒合葬大溪山又二年癸亥給諫一日泣謂余曰吾父少俊邁賁志

早沒吾母辛勤四十年俾懋觀有立以成父志懿節瞬然復以限年不獲旌懋觀今泯泯云國不獲徵一命為光寵罪大矣惟先生圖之余曰世固有名寵赫奕而隨泯沒亦有寄處幽獨而久益章微者亦以實行之不可誣也夫節不苦則名不傳可齋先生雖早世然文行卓然可謂奇男子潘孺人當可齋之卒年三十爾姑尚未葬夫忽云逝舅氏尚羈旅次形孤影隻所處則甚難手携幼孤躬營喪事哭踊悲怛幾墮其

生其志則甚苦上奉舅氏下撫遺孤舅安孝養
孤習慈訓其事則甚烈且遲遲於四十年之久
死者可作生者不愧可不謂貞乎雖例不獲旌
孺人可無憾矣婦之事夫猶臣事君忠不獲賞
無損於忠貞不獲旌無損於貞給諫行矣亦何
戚戚於年例之拘乎給諫泣曰維墓有石尚未
及文請書而納之以慰幽冥遂因所授狀叙而
銘之銘曰嗟嗟陳公早擅文場賦命雖短令名
則長嗟嗟陳母獨秉完節生不蒙褒沒有遺烈
尚亦念之

聖文憲集

卷十一

七

明封祠部員外郎尤公暨配朱氏華氏墓誌銘

月潭尤公者諱晉字子明其先姬姓周聘季之
後也唐末自光州固始來徙散居江南其顯者
宋門下侍郎文獻公元太師文簡公袤元戶部
尚書公玘戶部曾孫居敬自長洲徙無錫東門

外廼溪里公高祖也曾祖孝廉公諱文祖諱謙
父諱悅號聽泉翁娶屬氏繼胡氏又繼孫氏有
丈夫子六人公其仲也性孝友與人懇款情義
周至方父析產時伯兄以長授故居而公得別
構然故居歲久敝陋不若別構之完美也伯兄
心羨之公即白諸父兩易之外舅華翁宿儒也
家故貧伯子出贅而季子甫業醫公饋無虛日
迨翁季子業既通家用漸饒乃止然省候不怠
也公家亦僅給然儻好義在巨室不肯為者

聖文憲集

卷十一

八

公獨力為之前母屬氏有妹寡而貧公迎歸事
之如事母終屬氏之身不少衰過甥脩身少而
孤以父事公公亦以子畜之出入必偕提挈備
至女適過體道者甫有子而沒體道復貧公為
析田廬以贍之收遺孤而字之比長為娶婦而
後歸之公女雖沒撫體道更切也嘗游金陵抵
雲陽買舟東歸逆旅主人誤持人橐納公舟公
初不覺也行數里乃覺之亟命返棹舟子依違
不即返公促之曰汝亟返吾增若直比至舉授

之其人已扣頭流血將詛諸神矣市人見者皆嘆服計公還橐時即公伯子春試入毅時也後公以伯子考最受封然公之行義固已動天地感鬼神矣子既貴顯公益務含容嘗有盜夜入公室盜既獲公釋而遣之人訝之曰彼迫饑寒欲藉此以質米錢耳且吾所失甚微忍以是傷其生乎當道有饋公金者吏胥匿之弗致也縣令欲按之遣人質公公謝已有參政翁公行縣道經過氏見門閭整飭心杜之顧問為誰過適

東坡全集

卷之十

九

有仇在傍號曰此里之元亮過十萬家也翁心動將籍其貲以助城工後過公而訪焉公徐為解之遂得釋過聞馳謝公遜避曰吾初不知也其務容人過為人解紛而不望報類此以故人益義之公初娶朱氏慕稼翁之女侍御直齋公之姊也年二十二歸公甫生二女三十一而卒乃繼娶華氏月亭翁之女南齊孝子實之後也公初以無子多置婢妾朱氏慙懃若連號有容德華氏繼之如朱氏然卒生大夫子亢尤宗者

華氏出也今制前母不封故伯子之貴封止華安人而不及朱氏云安人性敏而溫厚自為處子時已通孝經論語大義既笄歸公事姑朝夕必恭撫朱氏遺女不啻已出屬有讒人交構姑初不憚安人惟益恭終不自言後姑得讒人之情乃重賢安人安人於讒人亦不校也初過甥脩身代公綱運歲獲其利後以稱貸歸有擬過甥均償者安人曰過甥貧其婦米出也婦又天何忍焉公聞之亟是其言其善承公意多類

東坡全集

卷之十

十

此安人事公如嚴君公亦敬安人如賓終身無忤言亦無燕色惟務愷厚道以示法子孫後伯子卒于官公與安人心傷之常惓惓不怡仲子時時進慰亦稍解公既登大耋患悶結寢劇安人憂之成疾遂先公卒不數月公亦卒方安人卒時公病方劇家人匿不以聞也既而覺之乃呼仲子曰爾母死矣夫爾不以聞者懼我以死傷生也八十不與哭泣吾亦知之矣明晨為我具一少牢吾必強起祭之家人環跪慰解公不

答明日遂肩輿出撫棺垂涕迨五月十二日值誕辰顧子弟曰吾今始八十五矣明日命舟出游徧歷親知凡數日乃歸歸即臥正寢不食不語又數日乃卒夫得正而斃古人所難公臨終整暇不亂謂以正終者非耶公素好游有四方之志不屑坐守環堵子既登第乃築亭園藝花木日與親舊宴笑其中非公事不入城府晚歲家產不踰中人子孫至稱貸以給朝夕人或笑公拙然君子則固深與之矣公父在殯子璿卜

墓表

卷之十一

十一

以乙丑三月十五日啓朱氏兆奉公及華安人柩合葬於迴溪里祖塋之次乃具狀來請銘嗚呼公誠長者豈俟余銘而後人知其賢哉公生以成化己亥五月十二日卒以嘉靖癸亥六月二十七日元配朱氏生以成化丙申十月十一日卒以正德丙寅十一月初三日華安人生以弘治庚戌十二月十一日卒以嘉靖癸亥二月十八日子男二長璣癸卯南畿解元甲辰進士仕終江西叅議娶錢氏封安人次即璿邑康生

娶過氏女三人長許嫁蔡璞次嫁過脩身次嫁過體通俱先卒孫男三人長鈿璿出聘鄉進士朱念祖女次鍾瑛出聘余女次鍾亦瑛出聘庠士秦季新女瑒瑛女三人長字餘干尹水峰葛公之子救民次字兵馬指揮胡子述子某俱瑒季字庠生秦子操子延烈璿女一人許嫁庠士錢伯陽子如金余辱不遺有姻婭之雅茲竊官守不克會公葬銘惡敢辭銘曰 於惟尤公派出周宗代有顯人勲銘鼎鍾公秉純德乃隱于農公處雖約公志則烈惟恤孤寡曷計傾竭獨封者誰公鄙不屑亦有賢婦順以從公仁周于族禮周于躬遂成公志聲施無窮晚以子貴命服有耀既並榮寵亦並壽考今歸九原終始相保尚有佳氣蒸鬱墓道維公厚積甫施而屯豈天難知將於後人余日望之勒辭貞珉

墓表

卷之十一

十一

慶士雪舫周君墓誌銘

隆慶三年己巳余謝政家居鄉進士周君某持其兄順天解元文川先生狀來謁泣且請曰此

先父行實也先父雖布衣然雅好脩飾不敢少
墜家聲今墓有日矣願得先生一言以掩諸幽
余不獲辨按狀慶士諱某字某別號雪舫周氏
故多顯人君四世祖蓮齋公諱信字信卿有弟
士良國初以經明行脩徵為監察御史蓮齋
公潔自韜晦惟杜門謝客人咸高之稱為蓮齋
先生蓮齋生子五人其仲曰昂昂生琳琳生許
俱以文行稱一時許生三人慶士其季也許以
貢受吉安府司訓號西崖先生慶士少穎異隨

墓誌

卷五

七

司訓遊吉安從士師授經術輒曉大義司訓公
卒慶士從二兄扶柩還家事蕭然因廢學然豁
達多大節事繼母能孝臨財能讓母子兄弟之
間愉愉如也念早失怙恃每時祭必泣終身有
餘慕焉時周氏方張正郎東郭公某與慶士叔
也大忝思勉公其兄也方伯簡默公其姪也相
繼舉進士為美官方以禮訓族慶士在宗族中
稱最賢諸公亦最愛之每有大事必資慶士經
紀輒意當嘗暮行道中拾得重器一篋怪而問

之知為大忝家物也亟還之大忝公益加親愛
宗黨莫不稱賞性明達事無巨細罔不通曉策
事後當成敗多奇中人咸樂與交人就之謀必
効懇款有不平來訴者徐以溫言解之多愧悔
去有負很好勝欲干以私者輒握手却之故雖
不盡人之求久而人益敬焉家素貧自奉甚約
然賓宴必豐潔喜飲酒然終不及亂雅好山水
暇則携一二親故登眺徜徉侑以絲竹日竟忘
返一切豐約之計澹然不少動其心嘗慕公藝

墓誌

卷五

四

同居之風每晨坐堂上子婦進謁必訓以敬睦
宗族有父子繼歿三棺未舉者慶士倡義悉禮
葬之其崇本尚義多此類云慶士生以弘治己
未七月二十五日卒以隆慶丁卯十七日言年
六十有九娶孫氏男三長光升先卒娶衛次光
潔娶孫繼娶陳次光廷領應天奉西鄉薦娶李
氏女二一適陳應讚一適溫而理孫男四一臺
娶許一甸聘徐一歲一稷未聘孫女五一諾程
一諾譚一諾章一諾祝一諾錢余觀近世士大

夫家若周氏之榮顯舊矣有如雪舫處士內行
孔脩孝友信義俱足稱焉施及子孫久而益昌
也宜哉既次其遺事遂為之銘曰 翩翩處士
氣度豁如家雖貧常若有餘棄利如脫義動
鄉閭教行于子登名薦書是惟餘慶天道不渝
尚有 龍章來賁玄廬

太學生顧君明墓誌銘

顧氏子倫字君明蘇之長洲人楚府典儀鳳山
翁塘幼子也資性明粹弱冠游邑庠旋以入貴

墓誌銘

卷十一

主

補太學生習古訓攻文辭綽有令譽出游太學
則思以文事亢厥宗入侍鳳山則婉順以悅父
志族黨咸以為能年二十以疾卒鳳山將以某
年月日葬漕湖南新原乃介余舅氏月江鄒翁
來請銘泣曰是子也才吾惜其秀敏而未見其
成也月江翁亦曰是子也有用譽之志吾惜其
好修而未底於用也余聞而悲之裨裨易成嘉
禾難實荆棘易生梧檟難植物亦有然者獨君
乎哉且顏回之仁也而夭李賀之才也而夭景

星慶雲人所快觀而天恒斬其光輝固事之難
知者也吾人亦何憐憐不釋哉余聞之鳳山祖
父某翁諱某朴茂有長者風父樂耕翁諱某加
之以孝友培之以信薦生鳳山兄弟八人各伉
爽俊邁遂恢其家今鳳山復有子三人列王官
盛胄監彬彬相先而君明獨天譬之豫章千霄
不無一枝之悴亦數之難齊不必深詰者也君
明娶朱氏都憲秋崖公孫女無子鳳山命以伯
兄光祿君季子某為君明嗣夫嗣以猶子不為
無後葬近其居不為無依君明有知尚翱翔于
湖上耶銘曰 萬物一體孰存孰亡萬古一息
孰彭孰殤生也適來去也復常吾誠不知所忻
戚且付之於混茫

墓誌銘

卷十一

主

明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石溪王

公繼室章宜人墓誌銘

章宜人者故山東按察司副使石溪王公繼室
也宜人父章采太學生廣西少恭表之曾孫母
程氏大司空宗之女宜人內外門高風閒家訓

而性復端淑父母奇愛之審擇所歸鮮足當者
兵備武定僉憲石溪王公喪元配錢安人聞宜
人賢乃遂聘焉宜人來歸未匝月公復奉勅
駐遼陽遼既迫夷虜而錢安人有二女一子女
年及笄子亦幼勢難與偕宜人辭公使行身任
婚嫁并課子讀公即疾馳至遼陽既三載婚嫁
已畢公以考績進階宜人亦獲令封公乃迎宜
人與居公時出巡邊相去或千餘里一別彌旬
月謂宜人曰邊圉重寄吾當盡力驅馳以靖胡

聖鑑錄

卷之五

七

塵脫有不稱有一死報國耳柰若何宜人曰君
能徇國妾獨不能徇君耶公義其言皆遣邑城
堡多圯公率兵修築以制虜衝虜縱驍騎出入
公旁公屹不為動工畢乃徐徐揚兵歸虜寇遂
稀事聞天子賜公白金文綺晉公副使移治
臨清時臨清為南北都會商賈輳集前後蒞茲
土者多務朘削以資結納有司貪殘者縱釋不
治公下車即加意獄市戒有司非正之供一切
停止公所饋客惟一書刻無長物自奉清約人

不能堪宜人每茹蔬服素深自節縮以稱公志
相顧甚懽公嫉惡頗甚有飛語構公者坐聽勘
歸再踰年公事已白尋且召用乃猝捐館舍子
之稷甫五歲宜人躬治飲含每哭幾絕親黨慰
之泣指稷曰吾未即亡者以有是兒也諭家人
曰兒今幼事必咨伯氏而後行伯氏者侍御石
崖公也友愛素篤公既屬續悲不自勝撫稷不
啻已出宜人屏居閨內朝夕悲哀親黨罕覩其
面君子謂石溪公之終兄友婦貞咸可觀焉比

聖鑑錄

卷之五

六

稷稍長宜人泣曰汝父久殯在堂以汝幼也今
汝已勝拜襄事茲其時矣乃卜日治葬務令無
悔稷既婚婦家具修醢為供婦親拜饋宜人更
嗚咽曰吾恨不及事先舅姑且汝父何在吾獨
能安子婦之養耶竟不成懽而罷先是錢安人
遺子之龍與侍御元子之夔並以文藝名一時
亦並以文癖致疾卒稷既知讀宜人語曰門祚
衰矣小子最之居常報舉公居官大節歷歷為
稷道稷亦感激思奮發父所藏書盡讀之日與

師友相切劘今卓為名士不墮家聲蓋宜人教
云余觀近世縉紳若王氏科第盛矣方石溪公
在部署時浙江彬之橫費畢真之姦能聲籍甚
及在遼陽以文儒親與虜角不憚不憚卒軍東
方然亦難矣後在臨清竟以剛直被讒去位人
咸惜公用有不究然使公依阿苟容即致卿相
亦何稱焉夫事不難則節不峻公為奇男子固
在斯也章宜人以盛年歸公即能割燕婉之愛
使公盡力王事無內顧憂公之不祿年甫三十

聖賢集

卷三

七

復厲栢舟之節垂三十年如一日鞠育遺孤竟
俾有成語云死者可作生者不愧宜人於公蓋
真有之雖不獲偕老安富壽祺然君子重宜人
者豈以彼易此哉宜人治家有法完舊拓新家
業日起夫族母族之貧乏者歲給之無算下至
橋梁道路筦築之費凡有求必應無吝色焉懿
善不可殫書要亦其細也宜人初有三孫愛之
特甚後二孫繼夭悲摧成疾遂不起惜哉宜人
生於弘治乙丑十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嘉靖庚

申四月三十日子之龍邑庠生聘憲副五川楊
公女未婚卒女一適朱黻郡庠生一適封食憲
桂坡安公子如岡太學生俱錢安人出子之稷
太學生娶憲副西虞范公女遺腹女適重慶郡
守蔡軒沈公孫趙州守巫澗公子汝成俱宜人
出孫男三長復禮聘鄉進士百川孫君女一幼
未聘俱蚤夭次約禮聘大司成琴溪陳公孫太
學生堯仁女稷卜以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奉宜人柩葬拂水巖原從石溪公兆乃持

聖賢集

卷三

七

百川孫君狀來請銘孫與王氏故通家又婚媾
也知宜人為詳余讀其狀核而甚文可擬已遂
論次而繫之銘銘曰 夫難於烈婦難於貞疇
克全之公與宜人公之未亡勉公以義身為長
城奚內之比公之既亡報公以節志厲秋霜疇
並其潔事公日短念公則長生也克相沒也有
光今歸九原雙璧相將於萬斯年德音不亡

瞿文懿公集十一卷

瞿文懿公集十二卷

墓誌銘

明故徐母孫安人墓誌銘

嘉靖丁巳秋永康徐子汝思復除山東布政司
叅議手持一編謁余再拜請曰此通母行實也
不肖賴父母之訓得廁榜末以至今日不幸吾
母以卒且葬矣不肖念母不敢忘大懼母之懿
淑忽焉泯沒也子官太史事有可書即閭里匹
夫匹婦之遺事皆賴傳敢固以請語畢泣然不

瞿文懿公集

卷十二

乙

能止余諾之越戊午屢具書以請乃按狀志之
徐母孫安人者處士孫公文卿之女商丘丞徐
公時之妻也子通舉甲辰進士官比部踰年逢
廟恩時夫君猶任某縣丞既以憂去復除商
丘故安人獨獲封云孫故仕族有任常州別駕
諱福者安人曾祖也族望與徐等既筭來歸事
舅姑孝敬備至承接妯娌穆然無間言時夫君
好學而癯乃代攝家事小大不以煩故夫君雖
疾不廢學既游胄監徐子亦稍長知就學安人

雖甚愛程督不少寬歲甲午薦名鄉書明年試

春官不第程督猶夫初也越甲辰第進士始一

解頤且曰此非汝能汝祖父積德餘慶也徐子

官比部之某年歷官郎中奉命徂四川錄囚且

行安人戒曰汝勉之無拘成案俾匹夫含冤孤

聖天子任使徐子比至蒞事不憚平反多所

全活事竣歸安人聞之色愉愉喜迨癸丑徐子

擢福建布政司叅議無何而安人卒矣安人生

以弘治丁巳七月二十九日卒以嘉靖癸丑五

瞿文懿公集

卷十二

二

月二日徐子以是年冬十月二十四日葬邑城
東南二十里馬鞍山下子男五長即通次可以
偉次運次述女三長適陳次適潘次適金孫男
孫女凡若干人蕃昌蓋未可量矣太史吳郡瞿
某曰陰德之說君子譏之謂其縱姦惡賊良民
也若非奸惡罪狀灼然無可疑者則聖人有之
通從末戒此虞廷欽恤之訓雖卑陶聽之不聞
以為過也後世俗吏懼以失出抵罪多務刻深
雖屬可疑不以論奏視戮人如草菅然彼獨何

心也哉若嚴延年為吏刻深其母薨去且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延年果敗今觀孫安人之戒子雖國家靈長之祚將必賴之豈特徐氏之福哉乃為之銘銘曰康山環翠方水合流誰穴茲弓無疆惟休厯地之特美弓陰德之繇尚孔寧考千萬秋

徐母周孺人墓誌銘

徐母周孺人者司訓強齋徐先生配庠生立節之母也孺人少育于舅氏聽泉顧翁家穎敏端

聖學集

卷三

三

淵異諸女兒聽泉翁奇之曰是女賢吾必以配佳士時強齋名聲藉邑中喪其元配顧氏聽泉翁心屬之或疑強齋數奇故倦游翁曰士之遇不過固有時士誠賢富貴其固有也或疑其年翁曰嫁女貴得所歸苟得所歸奚必年相若哉強齋母劉孺人性方嚴初亦疑其巨室女不甘清約孺人既入門即屏統綺服布素每適姑所問起居餽甘旨甚虔劉孺人大宜之謂強齋曰真乃婦矣強齋每館于外間內之事孺人代為

綜理每稟命于姑間內肅然強齋初室有二孤女側室有一子孺人亦連舉二子一女撫之如一無間已出強齋益安之既而姑卒孺人相夫歛奠悉如禮朝夕悲哭母顧氏貧而無子孺人迎養之比卒買地塋之每春秋展墓哭姑畢乃哭其母族有孀婦歲常衣食之久而靡懈人以為難強齋素豪飲不喜治生孺人相以儉勤時時微為勸戒強齋亦為少止強齋解司訓歸鬱鬱發狂疾獨好施舍賑困窮人有以婚喪稱貸

聖學集

卷三

四

者輒傾囊與之雖見給不恤家故益索比卒時所餘僅百畝孺人朝夕哭其夫盡以所遺書授其子泣語曰汝父所貽盡在此矣汝能讀之成父未遂之志即汝父為不死矣時節兄弟姊妹婚嫁咸屬孺人一身劑量出入佐以織紵家計僅給節既有知遣就明師習父業朋友有相過從者孺人廉其以文義相切劘則甚喜或為治具款留或事博奕孺人輒怒叱曰汝不念而父耶相對灑泣節益感奮淬礪學乃大進與伯兄

俱遊邑庠而節尤有聲不媿迺父云節數躓場屋每試歸念無以慰孺人色多沮喪孺人輒慰之曰汝父數罹此矣命也後仲兄與伯兄先後卒孺人撫棺哭之慟曰天乎何禍徐氏之亟也時節亦未尚有子孺人遂感疾踰時乃卒實隆慶元正廿二日也邇其生為弘治戊午八月十六日官年七十子男三長立本娶范氏楊出次立誠娶高氏次即立節娶陳氏女三長適大冶令陳官次適顏奇文次適沈燕孫男二國華聘

太學生沈象菴女國是聘庠生范斗城女孫女四長適王之屏次贅甥顧國秀奉立誠祀次諾叙州通判程三井子廊次諾曲州令王笠洲子維嶽節卜以是年冬奉孺人柩合強齋先生兆塋染原新阡乃自為狀來請銘夫強齋與孺人之賢邑人皆知之矣節嘗從余遊聞之尤詳遂據寔而銘之銘曰 有夫而賢有子而賢孺人賢聲宜附以傳令歸九原或後或先猶疑昔日之肅雖與夫君以周旋尚利後人子孫其千澤

衍而長如彼流泉

外甥李慶士成蹊先生墓誌銘

李慶士諱某者字某別號成蹊邑治之西南廟橋里人也慶士以庚戌五月二日卒越三年壬子十一月廿四日子詩將奉慶士葬虞山北麓述遺命來請銘嗚呼景淳忍銘慶士哉景淳少辱慶士教充館甥恩愛備至顧縻官守疾不及候殞不及與今葬有日復不獲與執紼焉即不忍銘亦奚忍辭哉慶士之先故以族望高邑中

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號松溪有隱德松溪翁有丈夫子四人慶士行四時松溪翁家已削處士迺聚徒授業為奉養資自親舊及縉紳先生聞慶士方嚴爭延致之家用稍給歲時歸必具鷄黍為松溪翁及繼母譚氏壽謹如也比松溪翁卒譚私其所出子田宅多與之人或以為言慶士曰是吾弟不給非母私也待之如初有公逋輒為代償不少靳念母某氏早喪松溪翁復繼逝每時祭輒涕泣橫流雖垂白不衰其敬焉

如此生平不喜聞人過失人有善即誘進之諱
諱不少倦嘗念李宗就衰族子諱少育外家張
氏處士見之指示景瀉曰謨也敏庶亢吾宗教
之猶教子詩也人有負之者亦不校故人率敬
慕稱厚德者必曰成蹊先生云不喜治生即家
無終日之儲亦不少戚能飲酒數觥後益斤斤
自飾雖終日不亂子詩既補學生家稍裕即不
出時時具斗酒共親故暢飲人召之飲亦不辭
邑大夫聞其賢延之鄉飲處士一往後即遜避

雙溪錄

卷之二

七

不復赴迨已酉得脾疾食漸減迄庚戌夏五月
二日卒人無疏戚聞之莫不流涕嗚呼痛哉處
士生于成化乙巳某月日享年六十有四配高
氏子男一即詩娶譚氏繼張氏女二長適譚某
早卒次適瞿景瀉孫女一諱譚某始景瀉之北
上試春官也處士送之河澣執瀉手淚簌簌下
不能止詎謂遽成永訣哉嗚呼悲夫瀉今官都
下婦率子稷子禾會葬事亦處士夙昔所祈也
瀉嘗觀古今名賢若嚴君平鄭子真孫登之流

身隱巖谷而名震于縉紳之間一時顯者至欲
候其下風而不可得焉彼其行誠脩也如吾李
處士多大節所處甚約而居嘗泰然其視不義
之富貴何如哉彼有擬厚貲爭錢財視兄弟如
仇者亦可以少愧矣因撰次之而繫之銘銘曰
枕山麓兮帶流水處士室兮永無圯山有崩
兮水有竭處士之名廼始臧

仲兄趣湖處士暨配褚氏墓誌銘

雙溪錄

卷之三

八

若干年配褚氏卒越明年甲子其孤材擇地于
其所卜以某月日葬乃請銘于余嗚呼余忍銘
兄哉余宗不競與余行相齒稱同志者獨兄伯
仲二人耳余未第時伯兄先卒登第不三四載
兄復捐館撫遺孤者惟嫂氏復不克永年今皆
葬矣嗚呼何不祿至此哉始吾五世祖秋林府
君有子三人耳傳為憲副學古府君諱某生遵
古府君諱某遵古生復古府君諱某娶于錢實
生兄伯仲二人學古府君清德勁節朝野推

重遺產不踰中人遵古府君少贅憲副鶴舉王公貴用頗饒與復古府君皆邑庠生有時望後父子繼卒家遂日削時伯兄年僅十二仲兄甫九齡耳祖母王孺人暨母錢孺人含悲茹辛提抱二孤日冀成立二孤亦敦朴醇謹年稍長即克自樹立時家無餘貲而居第尚甲里中賦役煩煩度不能支乃棄之以其直復所棄田疇力耕其中每歲收必倍既冠益明習時務時掌鄉賦者多破產而縉紳子弟尤甚兄伯仲更掌鄉賦悉辦集不為累家遂日起然能權輕重知取予每歲入多縱弛而不敢取盈故人終不兄嫉也歲甲辰余舉進士官於朝時伯兄已卒乃移書慰藉以家累屬兄冀戮力以恢吾宗而兄亦得以休迨某年而兄計至矣嗚呼何天奪吾兄之速也兄天性孝友自以少失祖父事祖母及母承順備至雖壯有室猶依依若孺子與伯兄雖析居然出入必偕有一味必相對共食每應後宰任其難不以煩劇遺伯兄雖不以文學

顯古有孝弟力田之科亦近之矣兄配褚孺人邑庠生悌之女寧縣令垠之孫也年十六來歸吾兄克佐以勤儉治絲枲聚材朝夕不少暇自祖姑及姑咸稱其賢兄時出應門戶孺人代總家事小大必飭肅如也吾兄既卒孺人撫訓子女恐墮厥宗備嘗艱辛復以兄命遣子材就學京師後十餘年婚嫁既畢材亦有聲於邑庠而次子早折遺孤復天孺人哭之成疾遂竟不起嗚呼痛哉兄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言年若干孺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言年若干子男二長即材娶呂氏次棟娶蘇氏先卒女二陳某錢某其婿也孫男一某孫女五某某材懼其久而湮沒無以示子孫也來請銘銘曰 我瞿之先有礪齋公義不仕元抗志冥鴻王人表墓凜然高風後人嗣之每有高蹈載耕載讀丕聞遺教維學古公揚聲栢臺東道嫉邪侃侃不回威不能怙利不能疲暮夜却金伯起吾友一再傳世僅守遺書維兄嗣起乃食其餘

始酌而損終贏而紓舊物不失幹蠱用譽是謂
無忝豈其紆朱誰其佐之維嫂褚氏粗糲同甘
紈綺不御戮力相成遂昌厥緒始期偕老終獲
同藏九原有知兩兩相將我銘貞石以識不忘
壽藏銘

大石山人壽藏銘

大石山人者姓顧氏諱元慶蘇之長洲人也顧
在吳為著姓入國初有諱仲賢者任淮陽倅
三傳至山人曾祖以禮以禮生瓊瓊生巖巖娶

聖文縣公集

卷之三

十一

吳氏繼劉氏生子七人山人其仲也始山人祖
父性孝友稱為長者有丈夫子八人多以高貴
雄里中山人父儵頗踈于治生然好賓客集
方技有俠士風山人兄弟多纖齋殖產山人獨
以圖書自娛意有所適雖叢說不棄所纂述自
養生家以及諸史燦然雜陳以故奇偉博習之
士尤多好之久與之游山人稱說古今壘壘不
窮間游戲翰墨瀟灑夷曠得作者遺意故山人
雖窮居而隱然名重士林縉紳先生多折節與

交山人故居埭川後徙通安里有山巋然光照
庭戶山人玩而樂之時與同志嘯咏其間因規
大石塢為壽藏表以貞松曰人生行樂耳即有
不諱吾將葬焉因自號為大石山人且以生誌
屬余云余少習知山人文雅甚都竊恠其與衆
異趨疑其有阮嗣宗之放達也邇歲山人執父
喪予往弔之山人顏甚毀瘠杖乃僅起心益重
之既余登山四望竊勾吳之墟慨然嘆曰嗟乎
此泰伯之所以從遁也夫古人意有不存即視

聖文縣公集

卷之三

十二

天下猶敝屣況下焉者乎既而徘徊夷猶南望
震澤東望胥口傷子胥之不終至為流涕思欲
起范蠡而挹其緒風乃知山人之意遠矣今山
人不以後事為諱而屬余以誌銘蓋將齊死生
等彭殤超然與元化共游窮達之際又惡足為
山人言哉山人配王氏 誥封詹事府少詹事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公朝用之女子男四人曰
誥曰諫曰議曰讓各事耕讀不愧山人云銘曰
雲觸石兮山冥冥龍翁忽兮雨下零忽雲收

兮兩止獨山石兮青熒豈動者不處兮而靜者
永寧吟山風兮玩山月固將永托乎山靈

墓表

山西按察司僉事月溪張公墓表

嘉靖乙卯冬十月朔山西按察司僉事前山西
道監察御史月溪張公卒葬有日矣其孤庭槐
等乃校淚撰狀具書幣請余表其墓余惟張公
忠亮勁挺身退而名彌揚令父老猶能道其事
雖微余文天下後世當必有知公者然歲月淹

墨齋集

卷十三

七

忽墓有宿草則樵童牧豎且睥睨其旁雖好古
尚友之士或過焉而莫之式則以莫之表識也
是誠不可以不圖也按狀公諱濂字景周其先
薊州人也永樂中公高祖貴以靖難功授燕山
左衛千戶後調宣府之興和曾祖敬祖信皆世
其官父鑑母吳氏生丈夫子三人公其季也公
體貌魁梧氣度軒如自幼學時即期以明經起
家弘治甲子領順天府鄉薦越正德丁丑登進
士第初授河南鹿邑令以才調治浙之海鹽先

是令海鹽者多被人構罷去公正身率下而聽

斷復精敏事至立決吏胥悉屏立堂下不敢出

一聲囚繫久不決者皆次第決遣俗故多伶人

燕會必設因出入公署公屏斥不用庭廡肅然

尤加意學校拔高等弟子厚給之以風多士多

士斐然向風嘉靖某歲以課最擢授山西道監

察御史時大禮議起公疏入不報因伏闕

哀號幾斃廷杖後謝張寅獄復直斥權貴不

少收遂與權貴積不相能歲甲申蒙恩贈父

墨齋集

卷十三

古

鑑為監察御史母吳氏封為太孺人公益感奮
初奉命清督淮揚諸衛班軍會歲大侵人多
艱食公先計廩餼贍困乏軍士皆樂行後按陝
西風裁益著請托槩絕不行人益側目遂相搆
奪公憲職後居母太孺人吳氏憂既服闋改授
大理評尋晉山西按察司僉事會妖人周朝變
起因指為公罪遂奪職歸方公至山西民苦荐
饑公多方賑恤始免棄溝壑時變生倉卒然旋
比撲滅人咸謂公不宜斥公一不辨也然公雖

退而天下浩然歸重矣余嘗慨世之徒仕平居
議論亦知重名節嘉直諫忠讜之士一臨事變
呶呶唯阿求免不暇棄所舊學不啻土梗弁髦
聞公之風能無少愧也汲長孺有言縱愛身奈
辱朝廷何夫既在位不能為朝廷引綱維持大
體使紀法廢壞是何重於愛身而輕於愛國也
然榮辱止於一時而非定於萬世呶呶唯阿
之徒甘於一時之榮而蒙萬世之譏亦未見其
謀身之工矣公在臺中以言獲罪幾不能免而
終始抗直不少回即蒙放斥不恨若公者是誠
知所自處不辱 朝廷且不辱其身也公家食
二十餘年惟明農課子間從賓客暢飲無幾微
不平見詞色有談及曩時事則默然不語子廷
祝既舉進士官給諫亦慷慨喜言事無何左遷
思侍養不出公不許曰人臣事君不擇事以為
忠汝第往是尤可以見公惓惓之餘忠矣公遺
事多可述者詳具誌中余故不論特最公大節
俾刻諸墓道之石庶聞公之風者與焉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端溪王公墓表

嘉靖乙丑原任吏部尚書端溪王公卒于田等
卜葬有日乃先期走京師請 卹典于 朝念
公歷官南都復使其姪懋廉乞文于南都諸公
且請余表公墓手持同郡都御史吉公狀再拜
授余且曰維先公以曾大父故不忘貴邑今先
生官吏局且知先公願垂一言以示後人余辭
不獲乃揭其大節俾鐫諸石按狀公王姓諱某
字德徵開州東鄆里人也其先世家山西繁峙
縣公五世祖彬始徙于開耳傳為公曾大父佑
字文輔仕為開化丞開化有虎患屢禱于神虎
旋避去大父惛處兄弟以友愛聞父綸號漸齋
成化庚戌進士初令常熟有惠政邑人至今尸
祝之仕終沁州知州漸齋公在常熟時公年甫
十一擇庠士陳言教之授書輒了大義出語驚
人稍長識益進每侍燕閑議論輒欲希蹤聖賢
經綸王業漸齋公大奇之歲丙寅督學顧公潛

閱公文深加嘆賞援置首選明年丁卯遂舉于鄉登戊辰進士觀戶部政時逆瑾弄權勢傾中外公抗疏論之請早正典刑既而刑部主事宿進論時政武廟震怒杖之且褫其官公復上疏申救請留進以開言路詔下錦衣獄久之始蒙寬貸外補未抵任而漸齋公卒公泣血三年坐卧不離柩側日惟食一蔬食人以爲難既免喪踰年選判沁州比及三年擢同知登州雖當道重公特加優禮然公所至必勤簿書罔

襄陽集

卷五

七

敢自逸遠幸已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公素聞豹房回子任永以邪術蠱惑武廟又聞陝西亂軍殺都御史許銘總兵官李隆實主之會今上登極即具疏極論畧曰今日不誅任永恐妖淫踵于後來重以累先帝之靈今日不誅李隆恐威令損于西夏無以正紀綱之始聞者悚息發來擢山西布政司右叅議分守冀寧道是年冬復改分守冀北道所至必申約東嚴儆備軍民故犯者雖小必刑所部肅然晉山西按察

襄陽集

卷五

六

司副使分巡冀南道駐節汾州公署西與寺鄰亟令毀之改爲撫院行臺時進諸生課試之荷公獎掖者相繼登進士第一人尤服其明既而聞母太夫人侯氏疾即上疏乞身省侍移文具呈撫按不及面辭輒行時巡撫畢公素銜公抗直遂同巡按以擅離職守叅劾之詔下直隸巡按周公推問周公嘉其孝特奏保之荷旨准終養已丑起爲河南按察司副使公仍乞終養展轉陳請皆不報公不得已乃出巡按胡公以違限叅公欲令以罪人見同寅咸勸少貶公執不可曰必欲吾屈膝寧歸卧耳竟不屈而止公初分巡汝南通復分巡大梁道公以治冀先于風俗風俗莫先于男女所至必申戒令刑淫放禁婦女無得入寺觀悉毀僧尼庵院改爲社學群里中子弟教之民之作姦犯法者悉有禁風俗一新庚寅六月入賀萬壽再乞終養不報至冬擢遼東苑馬寺卿復具疏乃准以河南按察副使致仕公既歸娛侍太夫人其樂融融

真不以三公易越癸巳太夫人卒公哀毀深至如喪漸齋公葬祭悉酌古禮既免喪思慕尤不忘云時天下望公復起論薦無慮數十會冢宰與公有隙乃復除陝西行太僕寺卿時韓王喜射獵數犯人禾且出入不時城門候吏莫敢致詰公具書啓王王素聞公名乃不復出丙午擢四川右布政使平出納慎關防不二月積羨金萬計咸藉之以報撫按一無所私丁未入賀萬壽未至而轉左轄旋擢南京太常寺卿是冬

聖鑑錄

卷之三

九

復擢工部右侍郎越戊申奏命督理西苑璇坡臺後督造克敵弩公教謹惟勤工匠罔敢偷情而造作咸精秋七月改禮部右侍郎越己酉進左侍郎先時禮卿惟詞臣資深者授之公以望重遂特簡用公在禮部詳審練達每有大事輒檢當代彙典列為條章議上輒稱旨屢荷白金文綺之賜越庚戌會試天下貢士公奉命入試院知貢舉防範嚴密內外斬斬而禮意獨優士皆德之夏四月擢南京戶部尚

書先是各省部運職官多玩愒不行遂至稽緩公既抵任即疏請申復舊規司府州縣各委職官如期督運後復忝玩愒特甚者以聽究治入心頓肅轉輸相繼儲峙遂充會北虜入寇大司徒恐供用乏移文南部公即發銀三十萬以濟軍需而庫猶有餘資虜聲言南下公與大司馬韓公議預整兵戎且移檄近京諸省各選豪傑集壯勇以遏其侵軼公雖職專錢穀而慮無不周矣越壬子公疏引年荷溫旨勉留是年冬

聖鑑錄

卷之三

十

改南京禮部尚書先是公以司徒攝宗伯事有李主事始履任而病卒公捐俸賻之既位宗伯司官循故事以缺官直堂若干送公公辭不受悉貯之庫以備公用人益義公越癸丑公以宗伯攝冢宰事有考功郎中某以公攝篆約司官後堂白事欲公起聽公不可各慚懼謝過遂正堂屬之儀是年七月公以二品秩滿例當考績以先期入賀至冬十二月始奉旨復職進階資政大夫祖父俱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

書祖妣李氏妣侯氏俱贈二品夫人蔭子田為
官生甲寅回任復具疏乞休乃荷 溫旨勉留
越乙卯元旦拜祝 聖壽畢念蘇松久被兵歲
後大旱約九卿共免賀年以示修省論者謂得
禮官大體云二月改南京吏部尚書公益懼滿
盈懇乞休致考功某懼得罪于公構以浮言臺
諫不察以哀老論公 上遂可公奏准致仕公
雖退而有識之士謂公在位必能釐正士習莫
不重為嘆息云公性坦率不設城府與人無少

集

卷三

廿

長賁賤溫溫可親及臨大節則奮勵不可奪雖
觸罪畧有不避故自始仕屢擢屢與歷官三十
年猶為陝西行太僕寺卿然望日益隆遂泝登
高位三列正卿雖屢求退而倚任益重公之素
所樹立固有以取之矣壬戌之歲公年八十子
姓捧觴為壽而鵲巢坊木猶乳犬子人皆以為
德厚所致方期公永年為世典刑胡不三年公
遽捐館嗟乎傷哉公元配段氏贈至二品夫人
繼張氏谷氏張氏俱先公卒最後娶張氏事公

最久封二品夫人子田既得請乃治葬如 制
啓段夫人兆合公葬于得勝原祖塋昭位公之
遺事及子孫之繁詳具誌中茲故不載載其大
者云論曰余自結髮讀書則慕 當代名賢思
欲為之執鞭而不可得既官吏局乃得見端溪
公公疑重博雅真近古耆碩也方公抗疏請誅
逆瑾救宿進已下之獄甫起還謫復請誅任永
誅李隆公非言官而數言人所不敢非好訐激
也誠欲以除亂本助 新政也公素耻下人每

集

卷三

三

乞侍母拜疏輒歸既起用而乞終養者恒惓惓
焉公豈自知有他日富貴哉聞公自奉甚薄曰
惟茹一蔬雖歷八座清約如故公真無賴于富
貴者公之忠孝廉節人皆知之余謂惟孝故效
忠不懈惟廉故直節不撓世有沒于利而薄于
親者雖臨小得失亦且變節易守又何敢以望
公哉公生平一無所好惟好著述垂老不倦今
有端溪集若干卷藏于家錯綜經史貫徹天人
公之賢固非徒天質之近道矣余故特為論著

後人欲知公者尚有考焉

山西按察司副使次山劉公墓表

隆慶元年冬故山西按察司副使次山劉公卒且踰年其孤植楷千里緘書以父友姜大尹狀投余請余表其墓時余方在告且駭且悲自念余知公二十餘年雖病不克為然公生平大節誰當為之表白者遂力疾書之以授其子俾鏡諸石云按狀公諱涇字叔清別號次山其先常州靖江人也國初諱子榮者從征迤北編伍

懷慶衛故今為河南人父綱母何氏以正德庚

午生公公自祖父以上世業耕讀至公始起家進士余初校士禮闈得公卷脫去浮華而體要具存心奇之既數從燕見訪公家世父固朴茂長者公以承父訓長游栢齋何公之門講性命之學乃知公之信厚不浮得之父師者固多也既選入史館讀中秘書者三年學益進既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初奉命清戎順天故事謫戍

者非薄罪類編發遠方歲煩清勾類多逋遁無

補軍政公職清戎時胡虜寇掠士伍空虛公計以寇方在近且徵兵于遠而畿輔之民顧使之

請戍遠方非所以實畿輔壯根本也乃疏請發歲遺餉邊益新軍而民免遠行疏入報可迄今施行時工役未休工部以順天所屬積欠料價數多請兼委清戎俾嚴督輪辦公復奏以新被虜患方急撫摩顧以數十年之逋而責之一旦人將不安執政驢之事遂寢公之臨事敢言有補國是者多類此後按滇南適沐國公保勘製

爵之後時權奸構扇人心皇皇沐氏幾播公至

則鎮以安靜廣綏懷釋疑貳約束一新故事遠

方選用頗輕官不得人易以階亂公奏請視內地參用進士又念遠方文教頗微民不知禮請

增廣解額以作士心人遂悅服事畢復命諸所舉劾小大悉協輿論方圖建白中途乃擢知鳳翔府公念地震之後民多蕩析乃加意拊循事稍煩民者悉為破除暇則進士子課教之士民始欣欣有生色未報政以父憂去民間公去如

失父母奔擁扶送者百里不絕服闋補任登州
公治登如鳳翔先時遼東饑賑濟為難建議者
請寬海禁聽民市糴于登萊後遂聚衆商販勢
不可止至有挺刃相戕者公憂之上書政府恐
一時之權而啓異日之患政府嘉其慮不在近
市糴遂止在登三年晉山西按察司副使整飭
潞安兵備分巡冀南嘗與防秋駐師雲中八角
堡時虜入犯公激衆固守以身為長城屹不可
動虜遂逡巡退去朝議方擬公可屬大事言者

聖朝集

卷之三

七

不察誤以公前保沐國公事疵之公殊不辨遂
落職歸夫沐氏累朝封植俾鎮南夷不幸繼嗣
中微當事者顧視以為奇貨因其隙而搖撼之
沐氏誠不足惜獨不為一方安危惜耶公不妄
附和獨持大體而更以豪詆必有能諒之者矣
余嘗謂學不必仕惟有聞于道仕不必顯惟有
補于國表不必信惟無愧于心公少學於栢齋
何先生已知自立既舉進士由史館授御史所
逮白率據經遠既補郡守公不以為意撫民必

賑其急計事必防其微既晉臬司籌邊事尤能
身杆虜衝公之服官亦何負于國乎卒被浮言
公亦無怨尤惟建家塾教子弟與朋黨吟咏自
適語云余心之無瑕何恤乎人言殆公之謂矣
余嘗以使事至懷慶造公之廬而訪公及公父
公父恂恂焉訥訥焉若不知子之既貴者所居
僅數椽器物蕭然此可以知公矣余初識公時
有子四人今惟植楷為庠生其二人已先公卒
豈天之報善亦不可知耶悲夫悲夫余故備書

聖朝集

卷之三

六

之庶後之欲知公者有考云

瞿文懿公集十二卷

瞿文懿公集卷之十三

墓表

霍處士墓表

霍處士者諱某字某汾孝義縣感化坊人也處士墓若干年越嘉靖己亥孫文會乃改葬縣南勝水之陽又五年甲辰曾孫冀乃舉進士楊歷臺省今為南京兵部侍郎每暇追念世德謂休儲衍慶實自處士乃自為狀徵余文以表其墓余讀之重有感焉自昔賢達克以勲業顯名當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三

一

世流光無窮者其初必有純德之志士蓄而未施者為之先焉蓋人之積善必久而後彰天之福善必久而後定理固不可誣也余生也晚霍處士之賢雖不獲知其詳然觀其侍公所稱述處士誠近古長者其有餘慶也宜哉夫自雕斲勝而太朴散儀文繁而忠信薄大道之隱久矣有如處士雖居常恂恂不以文采顯然事父母必竭其力處兄弟必致其愛教子姓則最以勤儉而戒其浮惰處鄰黨則恤其不足而通其有

無雖處城市泊然自守生平不知有機智之事

古有萬行君子若處士殆近之耶配趙氏敬戒相成孝奉姑舅率以身先妯娌其勞瘁有人所不堪者而終不自言王氏繼之亦克嗣徽音撫趙氏之女不啻己出蓋皆化於處士之德者若處士之內行純備蓋有萬石君遺風非近世捷給能言之士所及也夫積水成淵而蛟龍生焉積土成山而雲物興焉積善成慶而子孫才焉門祚昌焉處士雖未及施然霍氏之緒謂非處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三

二

士延洪之不可也人謂處士安其素履無卓絕可喜之行夫君子之道固未始有異也孔子大聖自謂君子之道學焉而未能者不越乎子臣弟友之道庸言庸德之間聖人之不好異也如此世之不知道者經常不脩而惟異之求於是

孩提皆知所親愛而推其至則雖聖人不敢自
以為孝孩提皆知所敬兄而推其至則雖聖人
不敢自以為友處士之於道其至否雖不敢知
亦生稟特厚不遷於異物者矣以是貽謀其有
文孫光輔 皇家以元獻宗謂有天道非耶夫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事兄悌則順可移於長
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兵侍公所至以忠順稱
而治行常最謂無得于祖訓不可也詩曰無念
爾祖聿脩厥德兵侍公誠念之矣墓道有石將

表其大者以示子孫且以風勵世人也處士雖
無卓絕可喜之行然醇薦有常可以入道而天
終佑之賢于世俗之好異者遠矣其善孰大於
此故特為論著以從兵侍公之請云

明封承德郎工部虞衡司主事前嘉興府
學教授虞谷葛先生墓表

嘉靖辛酉某月日虞谷葛先生卒伯子邦治率
諸弟治殯殮越某月仲子邦典輓部事自京師
奔至既率哭乃相與治葬事既乞銘於宗伯嚴

公且請余表墓石余為諸生時猶及侍先生先
生氣和而不隨行方而不激與人羣居人或宕
佚恣肆先生鎮之以靜嘿然不言人亦歛容自
失蓋長者也今俗先文華而後行實崇聲利而
薄脩潔先生早游邑庠研精經術臺詠輒占高
等補廩負意青藜可俯拾然屢躓場屋人謂拙
於進恥然識者則器重先生欲為子弟擇師者
必延致之先生循循訓迪務先體要故出先生門
者多以明經起家進士蓋先生善教所及云年

五十始以貢需選銓曹授貴溪訓導無何以繼
毋吳孺人喪去任服闋改教蘭溪乃日進諸生
課試之貧不能自給者餽以飲食士類皆傾心
蘭俗傾貲嫁女以故中人之家多不育女士子
有三十未婚者先生嘆曰此風化之巨蠹也請
於督學張公禁之有節婦三人沒二十年不克
葬曰是非所以勵世風也先致賻助葬為士民
倡有百歲趙翁身往謁之白之縣令延以賓飲
在蘭三年數教有方多類此今之校官即勤於

課士已為舉職然惟課士以文詞即禮教崩弛俗尚頗僻若罔聞知先生獨留意大者真無負國家設校官意也會漁石唐公起為冢宰遂晉嘉興府學教授既至嘉興敷教如在蘭溪無何以年老罷歸先生既歸士子起科第官吳中者念德不置猶數過從云先生素業毛詩會當揆以禮經肆習稀少罔可為天子議禮之資乃命子邦典邦弼習禮經二子各秀敏為邑博士高第歲乙卯典遂擢禮魁明年丙辰登進士

禮文懿公集 卷之十三 五

第越庚申秋典以考最勅封先生為承德郎工部虞衡司主事既承恩命北望稽首邑里爭致賀先生益承以謙恭偃俸若不勝也罷度垣夷不設城府平居治生惟以勤儉足用罔事過求既以子貴猶徒步行里中不自崖異惟縉紳有公會始一冠服乘肩輿世俗紛華盛麗之好泊如也今仲子自虞衡歷職方日踐華顯季子復斐然有天祿之望諸孫復多蘭玉先生雖拙於進取視世俗所得果孰多孰少哉余嘗思

老成舊德之難而猶幸有先生也先生結髮讀書竟落落不遇仕止校官晚歲始以子進階然先生履道坦坦未遇猶是心也意氣不少損人之重之者亦不知先生之未遇也既遇猶是心也意氣不少加人之重之者亦不知先生之既遇也茲非古之所謂老成舊德不變其塞者哉先生家世詳具志中茲固不載聞其父杏田先生以醫名邑中嘗以註誤繫獄一時病囚賴以金活者甚眾或酬以財物輒易粟以飼其徒人

禮文懿公集 卷之十三 六

餽之荈中有遺金亟還之迹其行事不愧碩儒先生之賢蓋亦有自也先生諱某字成之世為蘇之常熟人墓在虞山湖橋新阡云

西安丞蓮塘徐先生墓表

余少讀書稍有知數從父老訪先哲則聞有工侍主一徐公心竊慕之思見其子孫庶得聞公遺風時則有若伋若偁偁與余同為諸生甲寅春余復識僑僑時以耆民捍城慮遠而甚文一見知其有異也越二年丙辰余官京師僑乃寓書

以其父西安丞蓮塘先生狀請余表其墓蓮塘先生主一公之孫及侍公教者也按狀先生諱琢字某早喪父母鞠於祖母許泚人主一公宦游每携以行擇士授業穎悟絕人年十九入太學諸名公見試課咸驚異為主一公喜尤喜修飭在太學時與人和而不派隣舍生受工匠金私獻千金求通關節先生厲聲斥之以故主一公亦牽其有孫謂吾兒猶不亡正德戊辰就選銓曹會贈大理評陸君紳以忤逆瑾死獨奔哭

之且助棺歛冢宰劉故以私憾主一公乃授浙衢之西安丞視事一年民多稱便會令缺監司檄署令事廉豪右罪狀悉正以法邑中肅然富民陳賊乘歲饑閉糴牟利饑民囂聚取之郡符捕甚急眾恐謀亂先生馳至其地諭曰汝輩迫於饑耳取汝券來俟秋成償穀仍為白郡佐眾遂懽呼解後移署龍游西安耆老百餘復以令缺詣監司請先生還治龍民數百亦請留監司下郡守議卒還西安時邑有旱災先生力請蠲

賦監司特兄之民得不饑有卒發土得水銀郡守欲往視先生白守不可使聞於中貴請命眾塞之守亦嘆服其有識多類此壬申考績署上考進階脩職郎復還任江西桃源盜起監司委督軍餉至龍游官軍數萬卒至署縣事楊丞遁去眾不知所出先生乃集眾諭令上戶出馬中戶出船下戶出夫事遂立辦能聲籍軍中總制俞公至降階與揖大加獎勞時羣盜據險官軍多畏縮處州土兵戰獨克官軍奪其功眾憤散

去先生被委招之士兵望見即還聽命復力戰破賊又命巡察各寨往來各邑巨細必親先生累以疾乞休監司惜其廉幹皆不許丙子委解兵餉至京有陸冢宰僕至先生館謁之餽金可得縣令先生謝不可吳中名卿若毛文簡公顧文康公來省訝其尚丞惟引謝而已事竣還家令僕至省納部符省郡不許促還任復署常山令事常山衝劇先生治之裕如故事官醴羹餘多克縣令私費先生悉以入公帑會西安令郁

君浩去耆老復請還署縣事遂復還西安先是千戶劉某嘗為浩所辱及浩去劉列卒城門執短械思以報浩先生馳至責以無禮劉乃歛退巨惡吳某暴橫一邑前令余欲治之反為所構後為怨家所訟部使命先生鞠之吳夜懷百金以進先生即擒治瘐死於獄人咸快之有瑾黨徐聰撓亂官府屢為先生摧折乃造飛語汙先生因罷歸其為丞積十餘年兩署西安令事一署龍游一署常山皆有功狀可稱其散饑民濟

軍興招潰兵營機能斷定太事於俄頃功尤奇信為名家子也使不止於丞所設施當必大可觀惜十餘年不調而卒以讒去則進退人物者之過也先生乘世資使若巧宦之徒橫翔捷出必不為丞即為丞必且數遷然先生寧靜守不敢一失足權門以忝主一公家風君子於是乎深重先生也先生家行甚脩與人交能急人之困而不責其報處族姻尤厚蓋天資甚美尤有得於家教云曾大父某博學好施有髙行贈通

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父諱某忠清直亮歷事憲孝兩朝累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工部侍郎父諱某少有至性人稱其孝友先生官一忝然所至民愛之惟恐一日去我迄今猶思之詩曰無忝爾所生先生之承祖父真無忝哉今先生子姓多恂恂好禮無墮家聲世澤之長未可量已先生遺事詳具叅議趙公狀中余故特論其大者授僑俾刻諸墓且俾後賢之思紹前烈者知惟志行之似而不惟其貴顯

云

御史王公墓碣銘

嘉靖甲寅秋九月十二日前雲南道監察御史謫判濱州事王公卒越明年乙卯某月日其孤之臯葬公虞山北麓新阡既納銘墓中且屬余文其碣余嘗考古制縉紳之葬類有碑有碣公自邑令擢御史位正七品制得立碣雖用不究迹所樹立已自後偉固不宜使泯泯也公諱某字于田別號兩湖與弟石溪公同舉丁丑進士

初授廬陵令廬陵故江右巨邑時遭寧藩之亂民生騷屑 武皇帝復南狩當道檄公為備公曰民弊矣復股民以求幸吾不忍也乃徐計見儲治具雖士民願助者不聽既 駕旋旁郡縣多以科率被劾廬陵獨無所擾當道由是賢公在廬陵四年士類薰其化強犷習其威遂以薦召補雲南道監察御史公在臺初奉 命巡長蘆有豪民倚巨璫圖撓塩法盛服來謁公立筭之謫置戎伍因陳便宜七事事多報可塩法遂行後按河南河南故多宗室難治有司無良者多結權要藉黨援公一裁以法儀賓某瀆倫逮繫獄久不決公至立正其刑歲終 奏報有司以貪殘劾去者殆百餘人境內肅然時河南旱荒公率屬虔禱踰月得雨郡縣上慶雲圖撫臣欲偕公 表賀公曰民方病旱何以為瑞事遂已親減厨傳先諸屬以寬民急一切縉紳饋遺之費槩省不行人多銜之迨癸巳宰司奉例考察京官公方刷卷南畿憾公者謫判光州士論

甚譁公亦上疏乞休尋為改濱州會弟石溪公卒遺孤之稷尚幼公感念今昔遂杜門不出公天性孝友方被召過家見母宗宜人貌癯欲留不行父命促之始行既入臺旋居父母憂苦寢柩側哀慕若嬰孺弟既卒撫孤之稷迄有成立人尤以為厚云嗚呼方公在廬陵迎 駕時供應稍不具必且獲罪公獨持之以靜事不民擾既位監察行部所至獨持風裁謝絕 請托事亦與迎 駕等然前以受知而後以被謫豈所遇固有賢不肖即使公少貶以悅權貴必且致通顯然公心詒之雖蒙謗訕不少貶公於義命可謂卓然自信不惑矣余嘗從公游終日溫溫不少為異至臨大事衆所依違不敢可否者公獨慷慨決之雖顯貴人不避蓋公天性正直而充養特深故其發如此也彼席勢梃公者亦惡足為公加損哉公家居非公事絕不入公府人謂公能養素自重以余觀之亦公之餘事也已公家世子姓詳具誌中茲故不論論其大節而

為之銘銘曰於維王公耿亮天植獨立臺端風紀是職何賢不舉何奸不効誰倚與援敢肆貪墨公身既歸公意甚得公知自靖得失奚惻公世執法世濟其直亦有古人遺我典則公生烟烟庶無愧色公今已矣邑里誰式勒辭真砥用垂罔極

通政司左叅議從川秦公墓碣銘

公諱瀚字叔度別號從川其先開封人宋學士淮海先生少游之後也學士子處度通判常州

華文縣公集

卷之十三

十三

子孫因占籍常州散居武進無錫二邑間者日行以蕃迨公六世祖遜軒翁某始徙今邑城玄文里公高祖成趣翁諱季昇曾祖修敬翁諱旭敦尚文行推重邑中以伯子夔貴封中憲大夫武昌府知府祖養恬翁諱永孚與季弟仲孚俱以孝旌父樂易翁諱鏗中弘治甲子鄉試以親老不復試春官有司奉詔舉孝廉不拜授南京都察院都事樂易翁有子四人公其叔子也素倜儻意氣不羣初游邑庠每試輒以文義

絀諸生然屢躓場屋公嘆曰命也吾今親已老矣即獲進何以加侍養之樂會伯子梁舉於鄉遂引退後伯子舉進士授南昌郡推徵入補吏科給事中奉命督視城工事竣晉通政司左叅議遂獲封如子官君子謂公遇不於身於其子猶身遇也公少喪母龔孺人每以不及事母為恨事樂易翁娛奉備至雖至白首昵昵如嬰孺有終身之慕焉樂易翁有妹適吳罷之而罷之早亡無子自乞以公為子樂易翁許之公時

華文縣公集

卷之十三

十四

甫六齡姑撫育甚勤公亦承順曲當姑忌其無子而公亦忘其無母也姑守義五十年公白之有司竟以節孝被旌姑既卒奉之歸葬於吳以從姑志且為擇吳之宜為後者別為立嗣割置祭田歲時展祀情義蓋兩至云公雖不獲仕進喜立奇自見惟恐少隳家聲與昆從雖異居然怡怡無間每謁家廟畢必聚談移時嘗築紫荊園於伯兄舍傍每與昆從宴笑其間懽如也弟姪有少孤人侮之者身自庇之貧不能娶者助

之姑姊妹子孤貧而困於征役者調之事關貞烈可勵世風若能氏女者助其表宅之費尤汲汲也公外舅龍巖殷公與其子鄉進士旦俱以文行名邑中而數獨奇且病且卒公經紀其喪而撫其遺孤備用情焉公之處族姻可謂敦篤矣修敬翁故有詩社歲久蕪廢已有欲據之者公亟復之且請記於元輔徐公以示久遠惠山泉上故有十賢祠淮海先生與馬公葺而新之增祀修敬翁及文莊邵公衆以為允晉王右軍

故有觀鵞池在洛社公因故趾而亭之且饒石以志歲月義可為者公悉毅然任之嘗葺園繡嶺峯前每偕朋舊登覽興至輒托之詩篇動成卷帙仍念先世遺文尚多散逸手自校讐刻之家塾公之光昭世德蓋無所不用其至矣伯子既貴日惟勗以忠孝初推南昌戒之曰吾家以清白相承汝宜勉之茲其始矣在諫垣時嘗被廷杖創甚慰且勉曰汝為言官若臨事不言詬誶甚耳後以城工晉通政司左叅議時遷官

者多入貨執政伯子獨不入旋被謫人皆以為憂顧獨喜後起歷藩臬督浙中學政戒曰吾邑任督學者惟文莊邵公及汝族父端敏公耳汝其勉之每轉一官惟以國恩宜報家訓宜承為戒言不及私後自楚中晉江藩右轄過家省公公已卧疾越月餘遂不起實嘉靖丙寅某月某日也越明年為今天子隆慶元年伯子以是年某月日塋公軍將山新塋先期乞銘於元輔徐公謂淳有年誼屬以墓碣淳素不敏惡能

為後哉獨念人有一善有可格天秦氏自修敬翁以來奕世載德施及於公敦篤不忘而加之以敏固宜駿發於子而光耀無窮矣公生於弘治某年月日距其卒享年七十有五配殷氏封宜人子男四長即梁娶陳氏封宜人次榮國子生娶華氏次榮國子生娶華氏次襲聘張氏女四人孫男十曰燮曰燦曰燁曰炯曰炤曰煜曰燭曰燧曰炆孫女十曾孫女三姻婭皆名族詳具誌中茲故不載載其大者且為之銘銘

曰惟秦之澤如彼大川孰揚其波孰濬其源其蓄渾涵其流始延於維川翁世有令德惟孝惟節為世楷式翁承其後益厚其積進不獲施退以泚身世美在茲迪我後人亦以子貴寵受溫綸貴不及驕富不及侈日尋遺文用顯厥世人亦有言德遠而興翁施始光翁德彌增今歸九原佳氣鬱蒸於萬斯年冠冕相承

明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前光祿寺卿陳公行狀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三

七

公諱察字原習別號虞山蘇之常熟人在宋季有諱伯賜者仕至秘閣校理家南沙傳子孟遠始徙邑城奕世惇篤以積善聞遂為邑著姓六傳至繼芳是為公曾大父大父璇號市南清隱後以公貴贈大中大夫南京光祿寺卿祖妣尤氏繼戴氏皆贈太淑人父稷雅默有文號復清居士初贈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後贈光祿卿母譚氏初封太孺人後贈太淑人先是譚泚人夢斗間有赤氣下降傳身驚寤視之腹上隱

隱如鳳字期年生公公貌狀岐嶷稍長與人不狎侮不好弄讀書一小樓中足不踰戶每下必端拱徐步目無流視識者以知公非常人矣年十九游邑庠益自修歸學必根性命不事浮辭行必循軌物不為苟動居復清居士喪三年不入內不茹酒肉邑令楊公名甫奇之為公碣父墓既舉壬戌進士授南昌推在任四年清約詳慎行法不避徵拜為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尋召改湖廣道時武廟初年公首請修內治以安天下疏入不省繼劾逆瑾妖僧義子積忤貴倖因自乞免歸侍養公歸九年而名益重論薦騰沸於是有詔起公譚泚人命曰汝行矣君命也時逆瑾既誅公復陳時政以扶宏綱將按滇南聞武廟復將南巡公曰是非所以昭德音慰人心也疏入駕為之止會有寧藩之變議將親征公慮動非萬全復具疏諫詔奪俸期年既至滇南裁省騶從躬歷山谷雖至乏絕不少沮遂盡得民疾苦狀時有建議開銀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三

十八

場者既下撫臣詳議復切責撫臣公慮開兵端
堅請封閉分守金騰冰崧以賄得官與鎮守劉
玉相扇殃民公以法奏治因督官討十八寨滇
南以平念儲貳久未定復請選擇宗室優
其禮以係中外之望武廟亦諒公忠誠不之
罪也今上即位詔求直言適自滇南還思
切將順迺上疏萬餘言所言多切君德及天
下大計既奉命按蜀會災異陳言復惓惓以
敦治本為獻念承冠亂之後撫摩休養責在守

令故舉刺特嚴鎮守王章分守建昌閩良縱下
默貨公奏請裁革蜀中肅然故事鄉舉惟決巡
按公監蜀試秉公率屬務從師錫不以己意去
取得人居多蜀人方倚賴而太淑人卒公徒跣
奔還慟曰九年之情虧矣蓋悔不得終養也既
復闕還臺時武定侯郭勛專權罔利勢傾中外
公進視京營肅得其情連疏劾之後勛敗如公
言有主邦奇者誣奏大學士石瑄費宏楊廷和
詔下多官會問給事中楊言論救亦被逮人

人震悚莫敢言公奮曰是不可使貪壬得志使
天子虧體貌大臣之禮且僂辱諫臣即具疏諫
天子為之霽威事竟得釋久之授太僕少卿
公復引古義薦賢自代詔謫教海陽公曰吾
數批逆鱗賴天子明聖不即賜死大惠也遂
馳赴海陽以聖賢實學迪諸生潮人至今尸祝
之與韓子並云蒼年移倖信州公在信如南昌
之治有薦公大理丞者不果乃晉浙江按察司
僉憲隨轉憲副又踰年擢山西按察使是年十

月晉山東右布政使明年五月轉浙江左轄尋
召入為南京光祿寺卿會皇子生遂贈公三
代併蔭一子入監時南鄙不靖思假公重撫治
迺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提督江贛軍務公周
覽山川規上方略迺嚴保甲城要衝關無逸亭
以程武藝杜伯擅不討公以計擒之阻山依谷
之豪固不聽命迺頒皇祖訓辭俾徇以鐸增
立社學人給小學集註俾之講習俾知向方期
興教化以清盜源行之二年俗乃一變天子

方將召公而公懇疏歸矣方譚淑人在堂與弟
大司成公史迭請歸侍養譚人卒公哀慕不
忘手囊陟圯一集每携以行遇忌辰必涕洟不
食既得請歸每吉月必北望瞻拜聞警報輒慷
慨咨嗟坐不安席君子謂公進不遺親退不忘
君云蒞官所至日暇廩米數升諸司供應悉行
禁華與人交際僅取成禮無束帛之饋人或以
是憾之公亦不顧也公嫉惡特甚人多不堪然
好引薦賢才不念舊惡即有憾於公者不以私

怨相報復故人尤服公既謝政家居閉門却掃
不入城府縉紳先生道吳中及宦茲土者就公
咨訪公始一出居常整肅雖盛暑必冠服危坐
多擇名儒格言繙閱自娛好成就後學受業公
門賴以成立者甚衆自奉甚約雖貴為卿寺而
食無二味衣無綺綺若幾於苦節而公固安之
終始如一素好義舉前易簣數日猶命子捐田
學宮為弟子費故公之卒無問遠近疏戚聞者
莫不垂泣公生於成化辛卯閏九月廿五日

卒於嘉靖癸丑十二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三
配王氏繼張氏顧氏王張皆以孺人加贈淑人
子男三堯典娶秦堯章娶沈皆國子生堯勳始
名夢顯即蔭子娶文安李公冢孫女女三長適
國子監司業王同祖之子治次適饒州府經歷
王國禎之子立敬次適徐正言孫男一欽順孫
女四堯典等卜以公歿之明年甲寅二月二十
五日權厝於虞山北麓報慈里從祖營之次與
先淑人合兆乃以公治命俾淳選述世次行實
乞銘於當代名公嗚呼弱植如淳方賴公策勵
而公不可挽矣公之葬也四方士咸願執紼
淳偶卧疾不克與既辱遺命又安敢以不文辭
使公大節無聞於後世哉惟公孝友如程伯子
敢言如唐子方勇決如范景仁潔清如楊伯起
論事如陸敬輿名實在天下公是在史官雖微
淳撰述亦必有知公者矣淳生也晚不護知公
之詳謹述所睹記惟立言者采焉

瞿文懿公集卷之十四

狀傳贊

南京國子監祭酒槐野王公行狀

嗚呼槐野王公之卒三年矣渾每念疇昔瞻望西岳輒歎歔不能止思欲一拜几前無從也今年丁巳春公母太孺人將圖葬公乃馳一介走京師乞銘於當世名公且屬某編次行事顧某誠固陋不足以知公然公從弟維新所述甚核而文叅諸吏部司勳南君所睹記宜得其大都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四

謹拜述如太孺人教公姓王氏諱某字允寧別號槐野陝西華州人也其先昌平州人始祖諱伯牙者由進士任河南憲副左遷華州稅課局大使因家焉伯牙生處士得得生真定縣令微處士和和生子六人處士原其行五也原生子二人長曰載號文菴次曰軒號質菴文菴公配劉氏以正德丁卯十一月二日生公王氏之家華州者至公凡六世矣世以文行相後先故遂為關中望族云公生而風骨峻岐文菴公督令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四

就學甫十歲即善舉子業復多博習古文辭為文疎宕爽朗經師異之曰大王門者必此子也文菴公亦喜甚甫弱冠替學漁石唐公鳳泉王公咸以國士期之歲辛卯舉於鄉越乙未舉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中秘三閱年乃授檢討自同館咸推讓公才後文菴以公貴蒙恩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母劉氏封為太孺人云公傷文菴公早世祿養不逮太孺人復以久客京邸思歸丁酉冬克冊使副便道奉太孺人西歸而祭文菴公墓焚黃寫哀太孺人有女許字東生夔夔故仕族家稍削公特厚其資嫁之仍歲時餽遺不絕以順適母意又明年己亥公留內子東孺人侍太孺人家居單車復命再閱時會東孺人卒公感泣且念母獨居無侍故肺疾寢劇具疏以請得賜歸侍養越辛丑復奉太孺人如京師甲辰會試為同考官恥士號多得人乙巳冬太孺人念女積忽忽不樂時公與纂修會典重違母意復疏請得奉太孺人歸以丁

未春還史館繹舊業逮己酉以九載考績乃晉秩為修撰方公以盛年登朝積勞取貴可歲月計然公欲娛太孺人每遲回家居公誠賢者知所重固不以彼易此也庚戌會試復為同考官公發策詢士略曰今大同邊垣既以底績而薊州一路顧有遺謀自今作之西接宣府東抵山海為邊千二百里使幹濟之臣戮力經營患可少止是年秋虜果自薊州入天子採羣臣議特設總督大臣一人使專備遼薊其議蓋自

公發之冬十月會試武舉公為主考官仰天祝曰是安得徇國之人而收之以裨國用臨卷品士必先謀識所進武弁亦多得人公燕居好觀古今名臣經略凡關隘阨塞備禦疏密之詳皆能歷歷指陳不俟按圖其用世意氣立談可知也辛亥冬詔晉秩為右春坊右諭德署南京翰林院事公念南京王業根本控江海上游宜早戒不虞每縉紳過從輒訊兵馬錢穀之事人或以為迂無何會倭奴寇下江諸郡始服公先

識時洛陽孫公以工部尚書攝兵部事公馳就議事即日協同內外守備振揚兵威固守要害寇知有備遂遁去公謀居多甲寅夏有詔召還宮坊時太孺人留關中便道歸省且疏請終養天子不可吏部移文促公還任惶懼就道既入見復申前疏留中不報乙卯秋命主順天府鄉試士類忻忻多自幸入公毅中公凡四入試場每錄出土爭傳觀謂真班馬匹云時公方嚮用會太孺人遘末疾公聞報驚仆失聲悲

號寢食俱廢復披瀝請終養久之乃晉秩為南京國子監祭酒謝恩畢即日陞辭倍道西馳不數日過西岳為文虔禱請以身代母太孺人聞公至病亦少愈是年冬關中地大震山摧川溢城郭廬舍多傾毀民人壓死者過半而公亦不免實嘉靖乙卯冬十二月十三日悲夫悲夫傳稱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若公之念母好爵不縻非所謂善人耶而卒罹此叢所稱天道信耶否耶豈天地閉塞賢哲將隱公固不能獨達也

公性孝友始為諸生時喪文菴公哀毀骨立比既貴每在告事仲父質菴恭順唯諾如事文菴公與從兄弟維藩維祺維新維厚羣居怡怡友恭藹然人不知為從兄弟也從姪吉兆少孤貧公異其質資給就學撫而教之甚備今為郡學生念族蕃有貧不能喪葬者割地立塋俾以昭穆次第即葬其中歲饑則出粟以贍族有婚喪亦如之故族人多德公云公素剛直少不當意即時貴必面折其過人或不堪然與人交不渝

終始誠意懇至迺出俗葦里中孫通判某居官清苦夫婦沒垂三十年其子不能葬公為買地塋之其與人之周多類此故雖素不悅公者亦服公高義公雅意經世然優游館閣積二十餘年訖不當任故不及以功業自見時托之著述今有稿三十餘卷達人君子取而玩焉亦可以識其微意之存也公先配東氏兵部車駕司郎中東君魯之女生男二曰逢春長春俱不育繼配安陽丞郭君從禮之女生女二長許舉人東

君槩子某沒於室次許今吏部稽勲司主事南君軒季子學嗣側室宋氏生男一曰京闈復聘東君槩女尋舊好也太孺人卜以某年月日葬公少華山麓祖塋之次嗚呼公為關中偉人咸期以公輔然歷官僅四轉享年僅四十有九何去之忽也然公文章節槩傳千百年猶當赫赫在人則公雖死猶生矣淳本海濱鄙生甲辰之春荷公首薦入史館從公後每辱訓迪愧淺中弱植不克副今公已矣豈名山之類哲人之萎

數固相符如古所嘆乎敢忘固陋取公遺事論次如右惟大人先生採擇而賜之銘公雖不幸亦可瞑目矣夫

先考勅贈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古村府君暨先母太孺人秦氏行實

淳不天早失吾父贈編修古村府君時貧不能備葬禮僅足掩形復不能求名筆銘墓石以掩諸幽念之每用刺心葬且二十餘年雖竊天祿以養吾母太孺人益悲喜恒半乃今不自殞越

禍延吾母淳之事父母無可復為矣嗚呼痛哉我瞿之先譜逸不傳宋季有礪齋府君諱某字積翁見宋事已去義不仕元遜居湖上國初御史周士良高其義為題其墓曰宋處士礪齋瞿公之墓實維始祖五世祖秋林府君諱某字彥常生子三人我高祖湖隱府君行一諱某字宗大以次子貴誥封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有子四人我曾祖守之府君行一諱某字德敬生吾祖遵隱府君諱某字朝輝有子三人我先考古村府君行一諱某字汝臣我瞿自礪齋公以來清白相承雖有貴仕家貲不踰中人先考生而敏慧眉目踈豁身白如瓠少習舉子業一試即冠邑士子以病不克肆力遂棄去正德間連困水潦家益不振時先祖父祖母在堂先考拮据奉養鬻故產幾盡乃授徒里中資所入供朝夕然器度夷曠雖資用屢空裕如也歲庚辰先祖母郝氏卒喪具僅給先考哀毀踰禮嘉靖辛卯冬先祖遭脾疾越明年壬辰秋疾革先考

奔走醫禱無一日懈繼營先祖葬事勞瘁萬狀是年冬即遭脾疾越癸巳冬遂卒嗚呼曾不三載大禍踵至天何奪吾祖父之速也念淳六七歲時先考課之讀指架上遺書曰先世所傳止此汝讀之復慮淳幼書致疾讀稍力輒令少休歲辛卯淳赴試應天猶挾淳偕行試畢無成徐誨曰此學不至勉修而已今淳忝竊科名久列侍從皆先考遺訓曾不得沾斗祿之養嗚呼痛哉先考字類沈度畫類王右丞然適意姑試為之隨即棄去不靳名家也先母太孺人秦氏裔出少游之後先外祖孚德府君仲女既笄來歸與吾父共甘清苦先外祖資送頗饒母盡鬻之佐父供養每上食先祖父祖母食畢乃退食其餘襍之粗糲仍不令先祖父祖母知也中更先祖父祖母之喪佐父襄事勞瘁稱父先考既卒先母哀慕無時休泣語淳曰汝父朝夕冀汝成今逝矣何以慰汝父迨癸卯淳舉於鄉明年甲辰中春榜第一賜進士及第每報至先母且

喜且泣曰恨兒祖父不及見也是年秋迎母至京越乙巳天子以廟建推恩勅贈先考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封母為太孺人母北面叩頭畢被命服坐堂上淳率婦拜賀母泫然不止每製一衣一再服輒藏之篋笥淳強之服曰吾與汝父共貧賤久今日不能獨富貴也雖淳亦傷母意不敢強淳早歲產子多不育母憂之曰汝瞿氏世嫡也即無子若宗事何既連舉四子乃特喜一有微疾輒驚懼朝夕省視雖淳寬慰之亦不肯即安也初至京見淳不赴公廨怪不事事特詰之淳告之故母曰雖然汝必思所報國者每朝賀母輒忘寢促淳早入丙辰春淳克會試同考母病寒幾危戊午秋淳被命考試應天念母老憚行母曰汝第往汝竊祿數年惟此可報萬一耳既竣事回母幸康強復見淳冒官僚特喜甚然見縉紳大夫多相過士多執贄來見復懼曰汝本海瀕一儒生今至此過矣恐不堪也祿養垂十六年食惟一肉衣猶布

素躬以儉勤率婦子曰吾為汝養福聞親屬有貧乏者曰此艱苦吾備嘗之矣淳承母意歲出米給三族母猶慮不能周也童僕有微過輒掩護之有醢酒恣肆者亦加譴訶令淳撻責以儆其餘故童僕皆樂母之仁而憚其嚴云前疾革數日淳迎醫盼視母難之曰吾未亡人也豈可就醫盼脈淳強而後可藥數服疾垂愈雖醫亦謂無虞何一夕遽卒耶嗚呼痛哉念淳童時猶追事先祖父祖母無何先祖母卒既游邑庠克學生先祖父先考繼卒後舉進士獨吾母在耳今母復已矣出何所於告反何所於而嗚呼痛哉先考生于弘治己酉六月十八日卒於嘉靖癸巳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五先母生於弘治己酉二月五日卒於嘉靖己未三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一子男一即不肖淳娶李氏封孺人不肖奉母柩南還卜以嘉靖己未十二月八日啓先考編修公兆合葬於邑城東京字圩新阡念父母音容不可復即矣生平行事維淳

猶能識之於心後世子孫誰能知者欲乞親舊
撰次恐家庭猥瑣人不及知即為之恐失真不
類乃校淚直述一二惟大人君子哀矜其志俯
加採擇早賜之銘使先父母藉之以傳則先父
母免猶不死淳不孝之罪亦可少逭矣伏紙鳴
咽不知所裁謹狀

朱恭肅公傳

余為諸生時有自吳門來者道太宰朱公却商
人請一事余深有感焉夫不惑于利不受請托

知自好者皆能之公於商人請獨感然曰伐國
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因深自刺責商
人乃悔罪叩首請退此於楊伯起之却金或過
之矣歲辛亥余以使事過吳門始獲拜公於里
第公風度凝遠真後學典刑不數年公乃捐館
逮今丙寅公從子景元持公年譜授余余伏讀
之乃作公傳云傳曰故南京吏部尚書恭肅朱
公諱某字某別號玉峯蘇之吳趨里人也公自
幼端重絕嬉戲稍長服習侍御蘧菴公庭訓潛

心墳典言動悉有程度識者已知為異人年二
十三舉於應天明年丙辰對策 大廷賜狀元
及第時 敬皇帝注意作人擇儒臣董教吉士
公亦肄業其中博求約取淬礪不休學日益邃
每修 會典修 實錄修通鑑纂要一代 典
訓多賴刊定公侍 經筵每進講必先期沐浴
務致誠敬庶幾感格考試取士得人最盛異日
多為名臣公之奉職固不必勤一事以自效也
為修撰凡八年而晉侍讀又十有三年而晉侍

讀學士學士踰一考乃晉南京吏部右侍郎
今上即位轉禮部右侍郎踰年轉左侍郎時內
閣缺人吏曹每以公名疏上而不果用又踰年
乃晉南京吏部尚書公恬淡簡靜歷官所至惟
知自盡而不知其他故其進每難而士論益重
余考公遺事竊有異焉公生平與物無忤雖犯
不校尤恥言人過若一於寬柔者然 武廟初
年逆瑾弄權縉紳多遭折辱公獨抗禮不屈雖
瑾怒奪公一級而不以為意是何壯也蓋公

之不校者含弘之度而必守者義理之勇也中
世士大夫忍垢無恥自詭於和厚以避權勢者
身則全矣風節不立姦邪益肆國何賴焉亦有
負氣好勝自托於風節而深疾不仁者名則潔
矣然身既不容黨禍遂成又何補焉此孔光張
禹之徒既終於賣國而陳蕃竇武之賢亦終於
速禍也余於是而益嘆公之不可及也公在禮
部奏減光祿冗役若干人在吏部特薦遷謫鄒
公守益皆有補於 聖政余猶嘉公考察自陳
一疏其言若曰 國家考察非必每衙門各去
幾人而後可以為公也如有可去雖多去之可
也如無可去雖盡留之可也何必槩去之哉因
堅自引去此雖公一時自陳之辭迄今柄考察
者酌而行之可也公生平不自炫於文而太羹
玄酒玩之有不窮之味不自矜於節而泰山喬
嶽望之有難犯之色對人不輕出一言及臨大
節議大事必振經遠求至當雖貴育不能奪蓋
養深而守定信天下之完人也已家居三十餘

年雖處城市不一入公府達官蒞茲土及縉紳
過從者始一延接旋卜築山中以書史自娛時
與故舊子姪散步逍遙田父見之不知為貴人
云公處父子夫婦兄弟之間情意懇惻居二親
喪哀毀三年恒廬墓側錢泚人卒公獨居二十
九年旁無姬妾之侍弟姪姻戚恒相對共食雖
無異味必盡其懽經時不見必令人速之蓋天
性淳篤不俟矯飾也公雖身為大臣接人恒溫
恭有禮不間卑幼雖家無厚貲憫窮恤匱惟力
是視民苦役費首割已產十一為役田助之詩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之仰公久矣公之懿
行不可殫述因論其大者以貽同志云 論曰
儉壬之害正甚哉夫有瑕者不免於畏人太宰
朱公雖逆瑾之勢且不為動何言有畏而科官
得不去哉公既被誣請去辭甚激切聽者危之
上雖聽公去猶命有司歲給廩米夫役蓋異
數也非 上仁明曷有是哉公既沒而 恤典
有加不俟陳乞蓋公之受 知素深而完節

然始終無可疵議矣彼嘵嘵者徒自彰浮薄於公果何損也

王節婦傳

王節婦項氏者故生員王君時雨妻也父拱辰江西右布政使項公聰之子母劉氏督學憲副劉公欽謨之女督學公以學行名吳中家法嚴整節婦少育外家習聞至訓即溫溫能自飭既諾王君猶未笄聞王君得危疾輒屏膏沐絕言笑黯然而不怡者累旬意不欲獨生已而王君疾

霍文懿公集

卷之十四

十五

成

愈再踰年來歸生子今儀部主事任用又三年王君卒節婦日撫棺悲號幾絕者數四舅姑咸憐之且戒之曰即不忘夫君幸撫其孤孰與徒死節婦泣且謝朝夕抱孤泣奠憫憫焉日需其成時太倉州治新建舅王恢苦役煩家日以削復卧病不能出節婦佐姑時氏理家躬事節婦縮盡鬻簪珥佐費舅卒躬挈子今儀部君營葬事廬墓月餘乃返姑時氏為感泣曰有婦如此吾子為不亡時儀部君亦漸長日課之學且曰汝

父齋志以役汝知念父即勉成父志儀部君亦感奮竟以經術魁禮闈登進士第方王君沒節婦年甫二十四貧不能葬者蓋十二年喪服不去身既葬猶服縞素晚歲家漸饒裕子婦時進紙綺輒却之不御居嘗屏處一室門戶肅然自姻黨罕接辭色嘗有微疾儀部君迎醫視之輒止曰吾未亡人豈可就醫求治也其律身之嚴多類此歲甲辰督學侍御楊公宜採訪節義有司以節婦狀上覈實奏聞天子乃詔旌其門

霍文懿公集

卷之十四

十六

云余嘗謂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然事當其變雖號為丈夫稍知禮義者猶多不能自持視焉易節以徇一時之利節婦以一女子而能此事真可以風矣節婦嚴於御下而睦於宗黨儉於治生而周於恤貧諸善蓋不可殫述余特著其大者云贊曰余觀國家令典至忠孝節義之旌三致意焉夫以道化周洽垂二百年而應斯舉者通都大邑曾不數人豈不重哉余數從儀部君游獲聞節婦之詳方未字時已堅栢舟之

志其節義蓋不待後日始見家祚既微力奉舅姑終始以之今子以名進士官儀曹節婦親享祿養豈其一念之烈上通於天天亦有以報之者歟余謂求忠孝當於節義之門儀部君志行卓然蓋節婦之所貽者多矣

貞節季氏傳

余自為諸生時則聞蔣母季氏之貞節舊矣雖未及旌而父老語其事者多嘖嘖焉歲戊辰余承乏禮部進士蔣君某持疏草詣余請之曰某

先祖背棄時父生甫三歲耳賴祖母抱持以迄成立微祖母則無吾父蔣氏之脉其不延矣邑大夫馮君汝弼欲上其事於朝而不果方今聖明在上賢公卿在下謹具疏以請倘蒙下有司採行實得與旌典先祖母之目庶其瞑乎余曰俞夫奏之朝廷俾顯受恩獎以勵世風者宗伯之事書之簡策俾永以令聞以垂世教者太史之任也予預闕部事且從太史之後矣故特為論著云 傳曰貞節季氏者文村人處

氏某之女也夫為蔣栻汝州守企菴先生季子季故舊俗家法修整企菴既卒劉安人為栻擇婦得季氏既入門敦行婦道內外稱賢暮年而生子世卿再暮而栻邁疾寢劇季氏泣謂曰脫有不諱如老母弱子何栻曰一以累卿相對悲泣言訖而逝季氏慟哭幾絕既三年猶服縞素時家甚貧季氏踴糲僅給而奉劉安人則必具甘旨比安人卒匍匐營葬蓋盡瘁焉子世卿稍長即遣就傳訓暮歸必令誦書所習以驗勤

惰稍荒於嬉輒加誚讓且泣曰女父早世吾不即死者以有汝在冀汝能紹家聲耳汝不自奮奮固不若旦暮死從汝父地下也世卿亦輒感奮季氏存日世卿已有聲邑庠每試場屋不利以不能上成母志深自媿責季氏慰曰汝能讀父書為善士可矣利不利命也季氏年二十六而守義五十六而卒稽之我朝令甲法應旌典方守義時有憐其少且貧以微言諷之者季氏怒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吾未即死者以有子

在及吾姑在堂耳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因大慟
觀其事劉安人生養死塋罔不如禮子世卿既
為名士諸孫復競爽相繼起科第君子謂季氏
於夫君付托真無負云 論曰自昔帝王之重
貞節非苟也家有不再醮之婦則家節立國有
不二心之臣則國紀張此三綱所由立萬化所
由基故重之也史稱程嬰杵臼之事趙氏欲以
死報故主等耳其相勉相讓乃謂殺身易保孤
難夫死生亦大矣人臣不難於殺身以下報故

王忠誠已可嘉猶必存孤以勉為其難是知死
天下之事固不若成天下之事為大也世有以
一時之感慨殺身從夫俾身不辱者誠可謂貞
節矣然上奉垂白之姑下撫呱呱之子成夫之
志如季氏而從容待盡從夫九原雖死者復生
無媿色焉豈不尤難乎哉予故備論以告世之
為人臣為人婦者

徐故婦沈氏傳

丙辰秋文華殿辦事序班宜興徐子封詣余門

手持一編再拜以請曰是封亡室沈氏行實也
亡室賢而無子今不幸死矣封懼其泯沒也願
賜一言俾之有傳徐子色慘然不怡語輒哽咽
淚簌簌不能止余謂徐子蓋篤於夫婦者既讀
其遺事竊有感焉語曰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夫士讀古人書有朋友切
磋之助處功名之際猶不能自克夫媚嫉之私
排斥士類使不獲進雖敗人國事不顧沈氏一
女子乃能急人宗嗣以壯盛之年割燕婉之愛

親進良家子共事其夫其立心不顧可重歟賢
如沈氏宜壽且康見子孫之蕃昌而竟無子又
不幸短折固宜徐子之痛悼而不能已也聞之
徐子沈故世家 國初有諱元澤者任代州同
知高祖榮曾祖彝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祖燁南京詹事府主簿父詔邑庠生徐
自少師謙齋公以來族望甲邑中惟沈與等徐
子祖父封尚寶卿雲谷翁為徐子擇配以舊姻
聘沈氏既來歸每升堂奉舅姑起居進退詳雅

舅姑輒屬自嘖嘖稱賢婦嘗以舅姑命偕徐子北行就試嚴門戶鳩儲糗內外井然每賓至供具肅給徐子不煩也徐子少安燕僻輒諷令勤學無隳家聲徐子故疎於治生輒躬自節縮佐以儉勤徐子每入門懽然若近良友焉自念速離舅姑每遇時物或南土所無者必多方致之而後敢嘗時徐子伯父尚寶卿東泐翁在京邸事之如事舅龍潭翁云一日謂徐子曰吾侍君久矣而未有子吾不可以久妨宗嗣計徐子辭之沈氏不可乃求一良家女以進久之無子復進二人撫而教之不啻同胞舅姑聞益賢之既而龍潭翁官上林復轉後府徐子亦給事文華懽聚官舍沈氏承之備極婉順後龍潭翁調岷州府長史姑留京邸沈氏事之尤謹稍有不豫輒掖左右調湯藥至廢寢食疾止則娛侍終日居常靜默端淑雖內姻謁見必偕姆傳無故不踰中門故徐宗稱內範之肅者必曰沈氏云歲甲寅徐子給假送母歸時沈氏父母相繼卒哭

之過哀因有疾乙卯春徐子北上乞留侍姑姑不可乃行越丙辰六月疾彌留遂卒享年九三十有六宗族姻黨知沈氏者莫不涕洟云余嘗觀古今世家席盈滿之勢自非知禮畏義之士復有雞鳴儆戒之助鮮不敗於沉溺故詩書所稱每謹夫婦之際以其係國家之成敗信匪輕也徐故卿相之家沈氏上承舅姑旁接妯娌能以禮自循與徐子處順而能正婉而能箴蓋有雞鳴之風賢矣復能克介然之私廣樛本之愛使徐子不久於無子其賢不加人一等乎自昔賢泐有聞者皆以貞烈節孝處勢所難卒能伸志義於顛頓困踣之中故人喜頌而傳之若沈氏處勢雖易然能以盛年即為耋若後嗣計使為男子必且有休休之風國家重有賴矣人謂沈氏蓋激於義今徐子尚未舉子沈氏又何多焉余謂沈氏之為夫者至矣譬之人臣謀國必求賢共濟事有濟否則命也安可逆事之難濟遂不求賢自遂哉余固為之論著以勵世之為

人臣者云

故禮部尚書死事陳公像贊

嗟嗟陳公弘毅方正早識 高皇晚承 顧命
公之受命罔擇險夷事之不濟以身徇之人誰
不死貴死於義臣之事君有死無貳自靖自獻
餘何足計臨刑數言聽者悚然公身雖死公神
在天激為風霆凝為山川貪生者誰忽為飛煙
周有夷齊寧餓首陽豈薄武王計存綱常唐有
王魏時稱蹇直緬懷前宮猶有慙德公之死節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四 廿三

豈以為名持報 嗣君庶畢平生大哉 文皇
不使無祀雖戮公身宥公一子戮公非忍成公
之忠孤荷寬仁卒延陳宗今公子孫代有顯庸
讜言亮節有公遺風史臣作贊昭示無窮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思質王
公像贊

史臣曰君臣始終之際難矣思質王公庚戌虜
變疾馳入通州先完芻粟以伐虜謀遂按行諸
軍激厲將士共圖犄角之勢虜遂遁去 天子

壯之遂自御史擢授僉都仍督軍餉時南北
報交至每擇撫臣人皆難之 天子必以屬公
公益自奮所向亦輒多斬獲每奏 天子嘉悅
降 勅褒諭進秩賜金仍蔭若子當是時 君
臣相得雖曩昔立功之臣恩命隆渥受丹書鐵
券之賜者無以尚之矣徒以勁挺不阿積失柄
臣之意舉事一不稱卒為構陷而恩不能終鳴
呼痛哉昔孟明三敗終以秦霸曹劌三北終報
齊侵奇偉之士固不可以一青棄也灤河之役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四

廿四

公師不利 天子詔令戴罪防秋蓋責公後效
不欲遽棄之也彼柄臣者乃敢違 詔旨曲法
殺公何哉今 天子御極遵 先帝遺意納孤
臣之奏酌羣臣之議乃復公官彼柄臣父子罪
狀既彰或逐或誅忠邪之報至是曉然公其可
以瞑目矣 贊曰嗟嗟王公天植其忠虜來突
如公阨其衝條畫機宜悉協 宸衷遂從侍御
超揔元戎方事之殷疇克負荷 天子曰吁非
杼不可南剪倭夷北遏胡虜揚旗四征備嘗險

阻亦克耆定綏我士女 天子曰吁杼其忠臣
維天純佑俾輔一人維昔報功匪直於身爰蔭
若子用勵臣鄰敵有堅瑕兵有利鈍公力不支
公氣不頓悉師尾擊虜遂宵遁 天子赫怒猶
念前功乃薄公罰用圖厥終構陷者誰卒罹憫
幽方公之存寇來不驚士民倚公如倚長城及
公之沒 君誰與守士民哭公如哭父母黃泉
悠悠白日昭昭功久未白魂閭欲消事聞於朝
天子震悼乃復公官仰奉 遺詔中外聞之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四

廿五

懽忻舞蹈曰 天子明志無不察幽枉必伸曰
天子仁功無不錄枯骨生春將思死鼓士思死
制奚畏奸邪 天子是恃共圖治安垂千萬禩
公雖云亡稟有生氣公神在天公像在庭我為
贊之垂世典刑

瞿文懿公集卷之十四 終

瞿文懿公集卷之十五

雜著

讀易雜著

乾元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乾陽也剛也變則為
陰為柔亦何吉焉蓋剛則必折聖人之教欲人
之柔以濟剛也聖人制事斷之以義而必出之
以孫剛而能柔蓋如此 若事有宜需而不能
需則為壯於趾事有宜忍而不能忍則為壯於
頄皆凶道也若東漢黨錮諸賢是也何吉之有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五

乙

馬 文言貞者事之幹貞之為言正而固也說
者謂於時為冬於人為智何也不貞非所以智
也夫天地人之道一貞而已矣元者貞之始也
亨者貞之通也利者貞之遂也至冬獨以貞言
天地生生之理歛藏凝固無作用之可言故曰
貞然不專則無以為直不翕則無以為闢故曰
貞固足以幹事在人則知而弗去亦人之貞也
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此乾之元亨必利於貞

而六爻之動皆以貞勝也 乾九三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非脩飾其辭蓋有約其辭如脩去之云也內主忠信外務脩辭聖人蓋惧人之多言而薄於忠信也故曰脩辭立其誠主忠信則所以脩辭者不容已脩辭立其誠則所以主忠信者有實地進德居業非二事也

坤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夫乾陽也剛也用九則變為陰柔坤陰也柔也用六則變為陽剛何訓之不一也蓋剛德誠不可以

先物而陰柔是用不能自克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克其至則將如鄙夫之患失无所不至此初六履霜而知必有堅冰之漸者也辨之不可不早者也以其始於陰柔也故曰先迷以其變為陽剛也故曰後得用六永貞以大終者聖人蓋教人以遷善之門使人皆化為君子也非可以乾德並論也書之高明柔克乾之用九以之沉潜剛克坤之用六以之屯之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難之世正君

子有為之時也經綸之道初九備之曰磐桓則審而有待曰居貞則動而無悔曰以貴下賤則與之者多矣大抵屯難之世不可輕動故利磐桓動不以正則終必有悔故利居貞復能下人則人樂為用其功弘矣蹇之大蹇朋來意亦類此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必取亢龍之悔矣何以元亨

需之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夫君子有剛健之才非忘濟險也險難在前義宜有

待耳需極而勢可進則能濟險利涉大川矣坎下坤上為師坤下坎上為比二卦皆一陽而五陰從之然師之九二陽而在下故為師將帥之象也比之九五陽而在上故為比人君之象也 師之九二以剛中而上承六五將帥能任君事之象也六五以柔中而下應九二人君虛心委用之象也將非其人而委用則不勝任將得其人而不委用之則無以盡其才雖貞亦凶矣故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

從之吉又何咎也古昔名將成閫外之功君錫命之輒讓而不居曰此非臣之力主君之明也蓋知此道矣敵有堅瑕勢有利鈍雖有九二剛中之才亦必量敵後冒險而進則與尸取函知難而退則左次無咎能剛能柔又在臨敵制變故亞夫堅壁不出卒制吳楚趙克國屯田積穀坐制西羌此真有剛中之德者也若徒恃勇而冒昧一戰則非所以為剛中矣

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

翟文懿公集

卷之十五

四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夫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至於柔君子失其所以為君子則制於小人剛之見揜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此君子所以貴早辨也若困之九二九五皆有剛中之德非其自致者其為柔所揜蓋值時之窮耳然坎象為險兌象為說處險而說雖致命遂志亦所甘焉此惟大人處困能之而小人不與也九二曰困於酒食

翟文懿公集

卷之十五

五

矣所謂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者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同得曰革蓋同居而相不得相得而不同居皆无變革之象惟同居而不相得所以必至於革也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革之貞時之將革者也故其象占曰輦用黃牛之革

聖人之心不輕於革也革之悔時之必革者也故其象占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時之窮聖人不得已而革者也革之九四其文王之事乎九五其武王之事乎上六革道已成而猶有征凶之戒者上六非陽剛之才則時雖可以革而才未可以革也

鼎重器也有任重之象焉非可與陰柔之小人共事也故鼎之九二下比初陰則有我仇有疾之戒言當絕之如仇也九四下應初陰則有顛

震亨震來虩虩

卷之十五

六

趾履鍊之戒言陰柔之必敗吾事也蓋九二以剛中而上承六五臣道也六五以柔中而下應九二君象也九四位近九五又大臣之象也故其戒如此大人之正位凝命者尤可知矣鼎之為德內巽順而外聰明宜足以辦此者審能若此則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養聖賢天下咸賴其養者皆由是出矣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

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夫震為長子有主器之重焉亦何恐何懼而聖人特戒以恐懼修省庶可致福不喪匕鬯其慮深矣後世儲位不終其未之懼也夫初九為震之主能自震者也故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九四亦震之主然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者也故曰震遂泥震動之時能自震則可亨不能自震則凶矣艮其背不獲其身即彖之時止則止也行其庭

震亨震來虩虩

卷之十五

七

不見其人即彖之時行則行也動靜不失其時此其道之所以光明也夫艮以止為義思不出其位即止也審之於初而非禮勿履如初六之艮其趾止也審之於將動而非禮勿動如六二之艮其腓亦止也審之於將言而非禮勿言如六五之艮其輔亦止也皆所謂時止時行止固止行亦止者也否則不能早見豫圖及勢不得止而始止焉則扞格不勝如九三之艮其限不能屈伸而有薰心之厲矣昔周子教人以主靜

立人極復自註曰無欲故靜蓋人無欲則雖動亦靜有欲則雖靜亦動此章言良其背不獲其身言時止而止不動於身之私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言時行而行不動於物交之私也蓋靜處得力故行亦止動處得力故止益止此聖人主靜之學无時不然而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者也水上火下而成既濟猶之上下交而志同也事之所以濟也水下火上而成未濟猶之上下不交而其志睽也事之所以未濟也然既濟之九

卷之五

八

二有喪弗不可行之象而未濟之六五貞吉悔亡者蓋既濟之君狃於治安而忽於賢臣之助故始治而終亂未濟之君迫於危亂而急於賢臣之求故始亂而終治非特天道亦人事使然也陸贄之忠能解奉天之圍而不能容於皇甫鎛程昇並進之日裴度之忠能平淮蔡之亂而不能容於李逢吉並相之時二公之忠先後無異而先親後疎唐祚之升降亦係之亦可以為戒矣

上元輔徐公書

生聞 新命即行至宿遷不意危疾頓作眩暈嘔吐醫藥罔效自念身存斯可以圖報身之不全雖有圖報之心亦將何施遂具本乞身掣舟東還生日夜思念此來若抵京上可以報朝廷下可以榮祖父今茲東還忠孝兩隳萬萬不得已也然生心惓惓願忠於門下者有三恩不可獨任怨不可多斂名不可獨專門下用人行政之際常加審慮則周召許國之忠黃老養性之福具在其中生雖遠伏海濱猶日侍台顏矣所具乞身疏一通望我翁特為主持早賜題覆慰生枕上之思幸甚

寄李相國書

昔杞人憂天杞人誠過憂傳記載之者蓋天下之事寧過而憂之不可忽而忘備也生前於國家之事每竊過憂欲因赴任而吐於君父之前者久矣今竟病廢耿耿之思終不能已敢就正於公倘公有采而進之固不必生之自進

也生前在留都聞 皇上頗好馳馬某聞之且
駭且懼謂 天子仁聖恭儉何亦好此此必念
夷狄跳梁中國武備不振士大夫至不能跨馬
無以折其驕悍之氣故為此以風勵百官亦猶
唐太宗習射殿庭之意耳然太宗習射殿庭議
者猶或非之謂殿庭非習射之所天子非教射
之人祇須慎擇將帥自可鞭撻四夷况天子有
道則守在四夷雖征伐有不必事者即今 聖
天子誠加意武功亦謹內治選將帥固不必

身自馳逐以示百寮也且清道而行猶時有銜
轡之變豈可以 萬乘之重而輕試馳逐乎此
某之有懷欲吐者一也方今招選賢俊忠讜方
正之士遺佚在下者已收錄殆盡矣而雄略之
士有負俗之累者或以宿瑕見遺粹有金華之
事孰為任之夫邁豆簠簋可用之清廟而不可
用之邊疆長鎗大劍可用之於邊疆而不可陳
之於清廟今日謂宜廣招選之意果有材略過
人則棄瑕錄用仍令百官各舉所知草澤中如

有豪傑一併搜羅庶幾緩急不至乏人此某之
有懷而欲吐者二也民生之不安貪吏害之也
近日汰黜亦已幾盡小民之困於誅求者亦少
蘇息矣然治道惟去太甚雖自古盛時未必能
盡去小人但使之不敢肆耳倘錄人之過太深
使中材皆無所容則人將有不堪且謫去者百
司幾空而繼至者或無相過徒增吏人迎送之
擾簿書竄逸之憂 國初賊吏之禁太嚴而犯
者愈衆蓋人情不堪法固不能盡繩也今考察
在通或宜捐銖兩之過揜曖昧之失特舉大綱
而開人自新之路仍顯擢一二善最者以為勸
則人亦且自愛不敢自棄其身於不善而吾民
亦重有賴矣此某之有懷而欲吐者三也今天
下之事可憂者甚多而生惟及此者特病中一
得之愚耳生於存翁不敢瀆陳而特以啓公者
恃公知愛可以轉陳或亦啓沃之一助也伏惟
采擇幸甚

荅東廓先生書

淳穎蒙無似然竊聞至訓心切向往者久矣去歲於文字中偶識令器先生始知盛德之後所見自別嗣後數從往來乃日聞所未聞每欲緘書恭候顧以不能及門受業不敢率爾今乃辱不遺遠頒手教申以新刻兼拜嘉幣之賜感愧何如今先生嘉惠後學直指心體解脫支離之錮習所至有會會輒有訓四方樞趨之士親承微言不啻徹豐蔀而覩青天某獨牽於塵鞅不克與門墻之末幾負一生深用愧恨所幸日對

教言恍若面命庶寡過猶有地也日來以先生教言校勘此心甚多愧怍豈即如先生所喻人之病目者乎然時時戒懼時時喚醒此心則吾心良知炯然具在顧初學與成德地位不同不能即如先生所稱戒懼不離豁然無欲者耳要之病目者徹目之障蔽則吾目不間於離婁病心者徹心之障蔽則吾心不間於堯舜是在時時戒懼勿助勿忘耳深荷枉教敢因就正伏惟終賜造就幸甚

復鄒穎泉提學書

舟次荆門辱 差人惠以翰教惓惓以求仁集義之旨啓迪多士甚盛心也孔孟之訓蕪沒於科舉之習者幾百年自今其再興矣孔孟之教非徒口說要在心得今之學孔孟者豈必口說亦求之心耳竊見近日士子忽切實之功而爭事虛辭甚或淫於佛老於孔孟之訓恐又隔一重也吾丈淵源家學造詣甚確信多士山斗鄒魯之士必有惕然以思幡然以變不復沒溺於功利之習者生今所望亦惟敦禮讓重名檢從切實處用工使人人為篤行君子斯可耳孔門之訓在於求仁而所從入非止一端孟子之訓在於集義而把握處又在求放心聖賢之學切實多如此不知高明以為何如生去秋偶得危疾已無意復出但 君命不可久稽 國恩不可重負遂勉強一行然碌碌無他而徒煩候人祇自慚也

復鄒穎泉提學書

自有寇亂用兵凡五六年騷動幾徧天下曾不能得賊要領明公開府不一二月而海寇颺發中外悚息乃能以計緩賊卒縛渠魁而制其命余觀近日用兵能以計勝者獨明公耳今桑梓之地賴庇少安深切慶忭顧督府深嚴軍事神密未敢通尺楮申謝乃辱枉翰教兼拜嘉惠感愧何如即今賊氣已懾倘宣布威信愚民陷入者許之自新以散其黨仍練集智勇厚吾武備以伐不逞之謀庶海氛可息而明公功烈且與

東坡全集

卷之十五

十四

召虎並稱異日錫命之隆雖封拜不足道矣承明公枉教輒附進瞽言伏惟不罪俯賜採擇幸甚

祭先師甘節張公文

嗚呼事有大繆而莫詰者誠不能以無疑豈人情之易私將天道之難知方公之位青瑣與樞機也慷慨數言直聲四馳天子為之改容正士賴以揚眉王度砥平人情春熙秉孤忠以逾勵豈一賞之能移感祠典以抗疏雖三黜以不

辭廼下詔獄乃謫海濱乃歷郡邑乃轉部司

烟丹心之尚在紛華髮之易絲甘馳驅以盡瘁矢貞白以不緇再進牧守力持綱維釐冗蠹以明明聞衆怒而不疑乃掛冠以南歸等去位其如遺樂琴樽以逍遙課子姓以書詩諒初服之得返豈吾道之或非方風濤之猝駭極舟楫之顛危既瀕死而幸生蓋脫險以就夷胡衆口之易溺竟淪胥而莫為豈直道之難容雖造物其猶難恃惟達人之昭曠乘運化而一之視神龍之翼舟曾神色之不移何毀譽之萬端足係累乎心思嗟乎嗟乎公今已矣某也早依門墻備承教私方卒業之永懷竟服勤之無期徒心喪之尚存感今昔以涕洟懼大節之或泯遙洒淚而陳詞嗚呼哀哉尚嚮

祭蒼野王公文

嗟嗟王公萬夫之傑才若干將操若冰雪臨難不渝沒有遺烈維公始至寇亂方割公當其衝以鎮以遏以身為城寇謀以奪公念久遠邑城

東坡全集

卷之十五

十五

是營鳩工歛材授以章程公時巡之不久告成
邑城既完民有寧宇寇來突如孰敢予侮渠魁
恣睢斃我強弩民咸謹呼公我慈父去夏迄今
寇亂彌深四郊傷夷公盡傷心乃奮不顧誓掃
氛祲亦既告捷竟殞其身天地為愁山川沉陰
士民罷市泣涕沾襟事聞於朝天子是悼
錄公勤勞晉公位號賜祭蔭子永以為報維我
遺民念公不忘專祠以奉尸祝是將維邑有城
維公所治功德在民亘百世祀矧公慷慨以死

祭任母太淑人文

古稱賢母慈而能詔子為王臣施遠有耀於維
淋人柔靜端肅慶鐘我公作鎮南服南服麗華
民多驕奢盜起海東奔播無家為魚為肉死者

如麻公奮厥武危殆不顧修我紀律整我士伍
屢誡元兇民用按堵豈不念毋王事靡盬移孝
為忠仕有常度淋人永違我公奔歸欲挽無從
民其疇依如失慈母叫闕哀祈天子曰噫禮
有金革今亦宜之爰復爾所往董我師公辭不
可啻哀以出墨衰臨戎靖共朝夕庶寇早平無
廢寢安萬姓謹呼迓公之來既喜公出亦哀公
哀民有子女維公全之亦有豺虎維公驅之民
有田廬維公完之亦有蠹賊維公屏之維公勲
德維母之遺無母無公孰鳩遺黎望母不返我
心傷悲敬薦蘋藻申告以辭嗚呼尚饗

祭雲江錢公文

士有感慨而捐生者余誠不知其何心豈伊見
之異凡民兮直以國事為己任非忠義之感余
秉弓孰為使余歆歆而不可禁方海寇之凌犯
兮公固無城守之計也雖堅守而不出兮夫人
亦孰能議也同守臣而疾追兮寧九死而不避
也公惟知寇之不可繼兮又何暇計乎彼此也

慨皇路之險巇兮多袖手而巧伺幸責任之不
吾及兮忍辱毗而橫議忽官守之及身兮迺百
計而求去去有不獲兮競虛支而詭避使天下
皆若人兮民社其將誰倚嗟錢公之耿亮兮凜
百世猶有生氣使懦夫聞斯風兮其賴能無有
訛維恤典之孔厚兮豈惟酬乎死事諒民彝之
難泯兮亦將勸乎忠義敬陳辭而致奠兮用以
表於永世嗚呼尚嚮

祭迴溪尤公文

皇文懿公集

卷之十五

十九

嗚呼尤公而果卒耶魁梧如公豁達如公長厚
如公而曾不永年豈天道渺茫竟不可知耶維
公之卒余心尚疑其果疾耶非耶公素卓犖臨
事不疑嫉惡過甚公亦有之豈公之亡果以斯
耶嗚呼今之仕者突梯滑稽如韋如脂所為容
悅罔恤綱維國是何執民生何裨公誠詎此棄
而不為然卒不保與襯萬里嗚呼尤公余之傷
公豈徒以親暱之私耶公今已矣正氣猶存下
為河嶽上叅日星豈其榮貴必位三旌豈其壽

考必躋百齡彼嘯嚕嗶伊徒矜榮名者雖盛氣
一時而其心則死久矣又胡足以為重耶維余
未第與公神交既獲同升申以姻好庶幾相成
無詭於道胡忽棄余側我懷抱公今有親孰終
養之公今有子孰長育之嗚呼方多難孰庇覆之
公壯而沒况余已衰思公疇昔涕泗交頤撫棺
無從南望陳辭嗚呼尚嚮

祭似澗黃公文

皇文懿公集

卷之十五

十九

嗚呼人才之難自昔為然庶幾能如公令名早宣
明足以察強足以斷見事立決焚錯罔亂方公
初來值歲之侵公私告匱實勞乃心曷克歲滿
俾無滯淫曷賑民饑俾免呻吟竟獲兩利當道
共欽公懷永圖乃興水利以佚使民民不知費
河渠洋洋禾麥巍巍民咸謹呼戴公之施民事
既登乃飭倉庾既卜得地改築城隅襟抱周密
屹無外虞儲峙有所民樂委輸登耗易察詐偽
失圖方期永豐與民休息胡遭洪水民居蕩析
撫之摩之公廢寢食民庶有鳩再見寧一人亦

有言懷材待試不遇盤錯疇識利器如公逢時
良亦不易權宜集事諒非公志然微公才多方
幹濟民之顛沛殆不止此我思古人漢有趙張
晉尹京兆搏擊豪強惟嚴惟明千載流芳公殆
其人何施不光方叅國計徐圖弛張云胡一疾
溘爾云亡駢驥脫軌駑駘駟鉛刀進御鎮邪
屏藏用有不究罔不盡傷今公南歸素旌翩翩
道出故治誰不涕漣攀卧無從寸心悄悄某等
久蒙公庇稔知公德天道難知俾我心惻祖道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幸

有莫爰寫衷臆嗚呼尚饗

祭封兵部主事谷公文

維海岱之崇深繁靈秀之所儲每降生為異人
俾建績於 皇居公行高乎鄉評乃懷材而不
仕惟日勤乎義方爰駿發於令子建高節之歲
韃帶長劒之耿介遠塵垢而不緇遇盤錯而悉
解遂崇階之游登荷恩命之方沛人咸幸公之
有子而望公壽考之未艾胡天意之難知乃二
豎之為害嗟令子之出處係時事之安危方川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廿二

祭朱恭靖公玉峯先生文

嗚呼自昔有國咸重老成為國師資為士典刑
公今逝矣孰式孰矜方公盛年奉對 大廷溫
飽非志先哲是程優游館閣三十年餘豈無夷
險範我馳驅寧忤中貴肯玷儒書出入 三朝
公誠舊德總領南曹明明黜陟媚嫉何人公退
維力公身既退公名益重燕居焚香日對周孔
維彼頑鄙聞風汗疎相彼桃李媚人以妍公為
松栢正色蒼然亦有黃鳥媚人以音公為鸞鳳

高飛難尋維吳有山其高萬尋公節如斯孰有不欽維吳有水其廣萬頃公度如斯孰撓其靜世尚詞華多事著述公薄不為獨敦其實世說理學多入於禪公惟力行脫彼言銓先民有訓不愧屋漏民鮮能之公尚克有國有卹典以待名碩公有遺命毋乞恩澤寧無大莫恐傷民力寧無易名恐犯宗祏事聞於朝莫祭是賜謚議禮臣俾從公志維公之辭維臣之敬圖報未能敢煩明聖維帝之卹維君之仁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五

廿二

舊勞是思以風後人邇來名臣孰全終始正始正終惟公而已某等幸生公里獲承下風公今永違抱恨無窮幽明不隔庶監愚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四窓錢御史文

嗚呼錢君是何不幸而罹此鞠凶耶丁未之春余始知子魁貌長才國士是擬既官中書既晉憲臺識與不識想望風裁庶扶善類摧折奸回出按遼左旋以憂去終制而起方受簡注攬

轡而南貪暴悚懼胡陷不測竟不及去嗚呼錢君勁氣堂堂豈昧微服數固有當人亦有言火災崑岡何石何玉何彭何湯克君之志惟命惟義誰能忍詬徑實巧避兇諫兇職是亦等兇苟獲兇所且甘如薺乃竟不獲惟用是恥方今寇亂未知所終氛侵冥冥人心洶洶君為怒濤君為雄風假手王師殲彼羣兇江漢永清爰報九重余念終始私心是恫諒君未泯英爽歟通自愧菲薄洒淚無從嗚呼尚嚮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五

廿三

祭守石宋君文

嗚呼君今何之昔人有言生寄死歸其果釋爾形返爾真潛歸於冥漢耶抑隨游氣升降若存若亡洋洋焉猶睠懷而室廬耶余昔未第時辱君父子接禮勤憊每舍君家如獲所歸忘其為旅寓也繼以姻婭情好益篤休戚相通慶慰相屬蓋無時之不會無會之不懽也及余既第君家漸削余以公事歸每過君家叙契濶談夙昔余猶喜君躑躅庶得久相依也詎意余官南雍

君遽捐館余今改官君繼室謝孺人復相繼不
祿耶嗚呼君今已矣疇昔之夜猶夢君候余於
門既覺而失所在不自知涕泗之從橫也夫金
有時銷石有時泐金石之固猶不能長存而況
於吾人余今特為一慟者亦感念平生冀君之
或我鑒耳素旒翩翩寒風淒淒君今永歸我心
傷悲嗚呼尚饗

瞿文懿公集卷之十六

賦詩

覽輝樓賦

丁未之冬十月辛亥獨復子既賜休沐廼兀爾
謝客冲然養虛息耳目之所如蓋將接周公於
夢寐想黃帝於華胥有馮虛子過而訪之披情
素商簡書廼出一編曰是吾舊所構覽輝樓狀
也始吾家世濱海五湖之所灌注三泖之所縈
紆蓋澤國也而九峰截立寔峙左壚中有鳳凰
山者連峯參差其形翔翔其來徐徐其突而起
也若驤首而騫雲漢其蜿而伏也若歛翼而飲
清渠蓋仙靈詭異之所窟今昔仁智之所居予
嘗構樓其巔誦讀三餘諒靜脩之有資矢終焉
以不踰忽歲月之云改遂斯勝之久孤廼徹故
材移構城隅因丘陵以削成蔭梧竹以扶疎我
登嘯兮谷應我觴咏兮鳥呼望鳳凰於雲際恍
羽儀于天衢協瑞圖之自天應昌期以鋪舒今
蜀躋金馬之門屏息承明之廬蓋時神游焉而

形不獲俱愧初服之寢忘每披圖以自娛維吾
子雅好玄默其亦以為何如獨復子廼笑而應
之曰吾子誠無忘其初抑亦惡外膠思為千仞
之翔覽其德輝而上下乎蓋聞曲士之游也恒
游於物之內達人游也恒游于物之外夫苟
游物之外則日月焉其吾傳舍乾坤焉其吾遽
廬志有所之川谷不能為之限道有所合風氣
不能為之殊故曰無內無外見道之大無將無
迎凝通之精無起無滅守道之宅物我一而吾

之性定矣且人之出處有三而吾子何擇焉彼
有角機巧以擬出顧形勢以趨趨索萬金而猶
歎望三旌以覬覦食以鳴鍾衣以垂朱盛綺羅
于甲第飛高蓋於通達此富貴者之所樂也而
烈士笑之其有抗埃壚而孤征守純白以靡他
佩以崇蘭申以揭車殫朝霞以代食結蘅杜以
為居忽問津而不對寧耕隴以自劬此山林者
之所樂也而中行之士笑之然則君子之出處
何居哉夫金張火滅許史星淪高臺既傾曲池

亦平麋鹿晨游于墟墓荆棘叢生于戶庭悵百
年之有幾勞一生之怔營此富貴者之所殉固
非也其過而尤之者則欲蟬蛻污濁鴻飛青冥
擬迹箕山抗志廣成離人類以長往甘鳥獸之
與羣此山林之所為者亦非也故曰時藏而藏
時行而行委運於大化而不逆其故縱心于自
然而不撓吾情此聖賢之合德于鳳而居身之
所珍也即吾子何居焉且夫望之翩然若鳳之
將翔而復止者山之形也子觀其深而有得於

出處焉則且為阿閭之巢則且為高岡之鳴御
清風以高翔何矰繳之能驚彼嘆息于黃犬悲
愁於鸚鵡思聞鶴唳而不得者誠自縮於榮名
也又何足云哉談未竟馮虛子廼起謝曰蓋聞
賢由岳降地以人靈茲山之鳳鳴者吾亦意其
昔賢之自況而因俟來哲于嗣興也得子言而
益用深省矣于時明月既出光徹堦除步影中
庭仰見斗樞相對忘言此心澄如信外物之非
累履坦道以于于蓋馮虛子忽不知其入于無

我之門而忘其故居也

五言古詩

送梅江林先生赴任常熟

彈缺何偏仄懷玉遺榮名達人貴適志豈必仕
專城君家盛勲伐濟濟飄華纓遺愛滿吳中千
里棠陰生民聞君當來提挈爭歡迎何以慰所
思願言賦役平海防豈不急妖氛喜暫清何當
子游里再振絃歌聲

贈給諫李元寶使西川便道省親三首

聖文憲公集

卷之十六

四

其一

性僻媚幽獨每辱高軒過縱言及古人長笑薄
荆軻提携一匕首計窮若燕何徒令易水上千
載遺悲歌予衰壯心歇久欲尋漁簑今夕聞君
言匣劍為君磨君誠節槩士青春莫蹉跎浮雲
無定踪游子無定趨王事羈我身行行策驪駒
川塗假我便親舍當前衢捨驂入里門升堂問
起居豈貪使節榮令人負弩驅但及二親壯聊
奉一日娛捧觴自起舞望闕仍躊躇何以報

君親壽與天地俱

其二

南國盛旌旗西山多鼓鞶戀戀綵衣情耿耿嚴
程思省侍席未煖整裝復言辭豈不念晨昏
王事今我遺叱馭果誰子履險輕如夷仗劍出
門去拂拭光陸離下顧斬虎兕上顧截虹霓

其三

行行入西川棧道連雲霄寒風捲征旆嚴霜靜
前臬行過武侯祠古栢森蕭蕭停車少徘徊緬

聖文憲公集

卷之十六

五

懷經略勞峙嶇一隅地羌戎戢不驕今當全盛
時征調何驛騷何以佐宵衣願言采風謠

贈侍御劉叔度以使蜀便奉母南還四首

其一

問君行何之將命赴西川川中稱奧區劔閣
當金天西南控諸夷經略從古然聖德同天
覆端居念窮遼法久慮生玩特假司察權小臣
奉明威敢不思勉旃

其二

與君同少孤有母幸而康迎致就君祿迢遙道里長今君驅車南邂逅懼相將誰知王生馭得奉潘輿翔欲留畏簡書臨岐重彷徨且復停斯須忠孝不兩妨

其三

君本南州豪雅操與衆殊聲價藉中朝奚啻照垂珠今覽孟博轡清風為前驅行見朝雲豁草木與昭蘇淵魚幸無察中存賢聖謨

其四

京洛聚無幾多君敦悃幅時時祈玄理渙然羣疑釋君今向峨眉獨我失三益徒倚望山月恍然奉顏色願無金玉音時附東飛翼

送敬齋周先生赴建安二首

其一

達人貴適意仕進豈一途披褐未云賤所貴懷瑾瑜秋至天氣肅驪駒秣新芻疾足輕千里誰謂道里迂願早揚令名乘鳬向天衢

其二

閩水多激湍閩山多險仄有魚不暇釣有木不暇息我行亦何求山水多秀色男兒志四方聊以慰夙昔簿書敢憚勞古記尚含璧

題庭中石假山

夙有雲林癖誤落京塵深誰為遺此勝一見諧夙欽木石無俗姿古淡空人心高堂六月寒蕭然若山陰時或展我書時或絃我琴誰謂木與石相對如知音

秋懷三首

其一

江介多警報薊門空滯淫白鴈霜前來噉噉多哀音登高試一望玄雲結重陰親舍定何依惻惻傷我心夜歸悄無寐驚鳥號北林人生非木石能不愧此禽

其二

秋夜不能寐起視臨軒輝明月入我懷幽恨不自持憶昨赴京洛正當月弦時月行幾圓缺我行無還期祇應清光同千里常相思何當生羽

翰一舉凌雲霓

其三

芳桂若不實崇蘭無久榮寒蛩會我意唧唧皆
前鳴哀哉貪鄙徒忘身殉利名高臺忽以圯曲
池突以平吾今且林卧逍遙學無生

雨中漫述送周敬齋南還

端居足岑寂維子頻相過恍從詹尹游微言滌
煩痼今晨忽辭去離索如我何山川渺緜邈雨
澤方滂沱枯麥幸復青饑民望撫摩予今下吳
門輕帆沿素波澤中哀鴻鳴道左勞人歌衣冠
聊自慰感慨良已多予何久滯淫雲山莽蒼我
安得凌風翰一舉絕虞羅

送愛菊魏先生赴東陽

十年京洛游今始得一官縱飲傾北海酣歌彈
南冠老驥終奮躍寶刀頻拭看海門八月濤聲
入天風寒那得洗甲兵永見吳越安

鳴鶴篇

為益齋趙先生作時先生壽八十有子汝

師接武天達故取鶴鳴子和之義為祝云

蒼崖有黃鶴結巢古栢巔巢成復生子相携戲
雲煙一舉凌萬里和鳴來九天饑啄青田芝渴
飲碧澗泉時時御僊靈雲路相迴旋斤鷄望空
咲奮躍安能前願因集玄圃逍遙不計年

紀夢

海水亦有枯山石亦有頽人身非山海能無枯
與頽所以修真人冥心若寒灰一氣中夜存絲
綿勤滋培十月靈根固璨璨金花開手携雙玉

童游戲凌蓬萊浥彼清冷泉注以流霞杯一飲
一萬年滄桑知幾迴彼哉貪癡子徒增北邙哀

其一

懷鳴齋蕭先生二首
舉世愛佩刀干將棄泥沙舉世愛服馬騏驎困
鹽車物理多舛錯烈士空嘆嗟我行金臺側荒
榛亂鳴鴉誰當理遺趾突兀凌雲霞

其二

烏鳥得腐鼠仰顧嚇鳳雛鳳雛忽不顧高飛向

天衢清泉涌甘醴竹實駢明珠飲啄聊自適豈
能汨泥塗寄語瑣瑣子無為輕笑呼

七言古詩

哭劉原彬

吁嗟原彬小謫儔聲價隱隱傾南州朝辭薊門
暮吳會云胡一去隨東流隨東流恨何歇怒入
江濤聲呌號淚點湘筠痕不滅我欲上天訴真
宰乘豐隆弓鞭列缺戮鯨鯢弓
子哉貝闕吁嗟原彬恨何歇揮戈指日日停西
要靈享

畢憲公集

卷之十六

十

夜夢題匡廬圖覺而成之

道人愛山久成癖戶款山光共朝夕忽辭故里
來金門夢寐時猶面蒼壁誰人貌得匡廬峰儼
如石丈遙相從蒼然正色鎮南服不與雲物爭
春容巖深谷阻誰能極中有瀑布如垂虹千秋
噴薄不增減靈源疑與天河通道人對此長嘆
息山在人寰人不識焚香默坐神獨遊安得凌

風生羽翼

送錢復軒秋官理刑淮上

長安城東征馬嘶渭城歌闌中心悽臨岐並馬
駐不發相看忍別離嗟君苦節世稀有何
以贈君之瓊玖千里見月如見君一望清光一
回首漂母祠前日欲西城頭旌旆風淒淒萬舸
連檣向北發吳粳越練填京師邇來河湓日
奔猛時時決溢愁烝黎豈無雄城控南北呌號
每塵專閫思惟君壯志素激烈南渡淮水當擊
楫願得淮水常安流召對彤廷畫三接

畢憲公集

卷之十六

十一

燈夕

今夕何夕宴北堂華燈燦燦飛羽觴纖雲不興
碧天淨珠星碧月增輝光庭中小山餘積雪狀
如六鰲駕海擎玉梁更有古栢三兩株金枝翠
葉頗蒼蒼何須火樹闌奇巧暗中時自聞天香
蓬萊諸僊亦吾侶酒酣便欲凌風翔客散忽思
向隅泣安得九州此夕比屋無逃三

送宋葵山赴山東

與君昔日共論文君眞作者多清芬
羅星斗毫端噴薄飛煙雲俯看青
欲掃却千人軍蒼天悠悠事難期
欲絲傳經弟子多貴顯太玄獨草
捧檄趨東魯匣中寶劍空自持斗
天始信神物終有奇

江南行送將樂丞晴巖張君之任

我從江南來君向江南去當筵聽
無語豈伊念遠別時危慘情緒慚
予懦劣空儒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六

七

冠十年金馬君恩寬幾欲披忱叫
策坐長嘆只今幕府需異材倚雲
販繒織薄盡收錄潛虬騰躍乘風
宜盤錯斗酒今日爲君開酌君酒
龍泉劍爲我誅長鯨古來致身豈
馳垂勲名高歌送君氣欲塞安得
騷體

閩陽歌四首贈黃西野兵憲

其一

有美人兮卜築山中披蘿月兮吟
兮盤桓聽鳴泉兮錚鏦結襟期兮
兮歸鴻與塵世兮若遺誰與匹兮
其二

巖深谷阻兮山木蒼蒼中有池兮
小橋兮垂虹爲梁通竹徑兮鳴鳳
兮弦余琴調薰風兮思虞唐望白
余志兮徜徉

其三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六

十三

惟山中兮未許久居士推轂兮遙
山兮安翔有甘雨兮隨車沛千里
農兮斯須豈初心兮匪固彼民望
雲兮在天澹無心兮卷舒

其四

泉在山兮多清泉出山兮多濁就
纓就其濁兮濯余足豈素心兮可
如玉諒山靈兮有知殊出處兮馬
辱

五言律詩

贈尤兵憲汝白

北關趨陪久南藩出鎮初地分庾嶺外俗洗粵
王餘行部褰帷幄懸衡聽計書高州有遺愛應
為一停車

贈吳隱君

地勝鍾英傑山陰闢草堂靈光明戶牖空翠撲
衣裳貯閣牙籤滿開軒秔稻香願言培世德千
載莫相忘

贈天津黃兵憲

皇天發公集

卷之十六

十四

神京天設險南北此襟喉建節掄名德伸威籍
壯猷浦雲連雉堞海日耀戈矛軍府多閒暇相
將共倚樓

同林平泉遊靈谷寺

法王非異教無極本含三水月空中相松風靜
裏談連峰高並玉曲礪遠拖藍起滅誠何意天
光在碧潭

五言排律

送沈儀部赴蜀藩

曉日照晴燠東郊列祖筵儀曹懷舊好藩服美
新遷閣道行雲外江流落日遠干戈忻甫戢德
意賴敷宣草木行霑被邊關得晏眠誰携琴鶴
入清譽至今傳

七言律詩

白燕

翩翩公子脫烏衣雪意雲粧世所稀紅杏開時
翻素綵畫梁棲處澹朝暉輕盈不讓霓裳舞婉
約還同玉馬飛最愛貞心知戀主年年社日繞

皇天發公集

卷之十六

十五

荆扉

送秋宇胡太史使襄藩

襄藩形勝雄南服太史文章逼上台山勢直從
雲際出江流遙向日邊來疏封共仰隆周典作
賦懸知陋楚材記取羊公留片石憑君重勒拂
莓苔

送總督行菴陳老先生赴任三邊

塞帷杖鉞總元戎萬里邊城屬上公都護府中
籌策定賀蘭山北陣雲空營前會見攬槍落徽

外真令狡免窮佇聰明光頻奏捷無勞側席軫
宸衷

聞警

天驕自古限關河誰似年來警報多逆耳幾回
思汲黯拊髀虛自憶廉頗軍儲百萬空填壑組
練三千枉荷戈獨有侍臣憂不寐悲歌擊劍奈
時何

送玄洲沈先生出守潯洲

天朝聲教徧南州冠冕乘秋作勝遊路入九疑

聖文懿公集

卷之十六

十六

悲帝子風沿百粵想康侯雲封白石堪留碣沙
煖烏江可放舟官閣坐來公事簡願傳新句慰
清幽

送古崖尤先生司教新昌

西風薦爽薊門秋送別還登王粲樓書劍飄飄
隨去鴈江湖渺渺入歸舟雷轟會見魚龍躍雨
過相看紫翠稠莫道廣文官况冷滿城春色屬
君收

天壇招飲

春盡殘花落滿扉僊壇暇日得飯依修竹萬竿
通石洞名山四望護郊畿風清庭院聞天籟日
暮樓臺擁翠微坐久恍疑塵世隔林梢月上送
清輝

七言絕詩

留鶴亭二首

其一

小構朱欄俯曲池池邊老鶴影連漪知公舊是
鶴鸞侶暫向南宮作羽儀

聖文懿公集

卷之十六

十七

其二

月低省樹鐘初動露濕宮袍酒半醒湖海莫言
廊廟遠紫雲西北是彤庭

聖文懿公集卷之十六

瞿文懿公 制科集

一卷

策五道

二卷

策四道

三卷

論

孔子欲行周公之道

悠久所以成物

瞿文懿公集

目錄

乙

聖人與天地同光

聖人存之以應事機

聖人禮義之中正

四卷

論

初命三晉為諸侯

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

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瞿文懿公 制科集目錄

策

瞿文懿公 制科集卷之一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二道並用而不可缺
與偏者也傳曰張皇六師又曰其克詰尔
戎兵此非好於用兵邪朕 皇祖高皇帝
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始思欲偃武修文
以德化天下至於 列聖相承懋修文德
海宇乂安國家無事朕以支末上承 天
命入繼 寶位茲越二旬載矣夫何連歲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一

以來北虜寇疆入我中國若蹈無人之境
殘我天民前所未有本之以朕罔德基之
立於中是以教化莫克行于外者也然朕
又聞之曰帝王之政守在四夷今朕欲求
長治久安之術無出於守之一端欲得其
守之道當何施用以盡其長且久焉尔
多士抱經世之略亦有日矣宜各著于篇
朕將采而行之毋忌毋隱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致治之大法有

善治之大幾文武者致治之大法也文武之用
各惟其時者善治之大幾也帝王之受命于天
而統理華夷也觀天之有陽而文教興焉是文
也者所以象天之生育也觀天之有陰而武備
脩焉是武也者所以象天之震曜也然創業之
初不患無武而患文教之或微守成之日不患
無文而患武功之弗競所貴乎善治者亦隨時
張弛使適於治而已矣是故知大法則天下之
治並行而不悖知大幾則天下之治善救而不

窮古之帝王所以不動聲色而奠宗社于泰山
之安者由此其選也恭惟 皇帝陛下躬神聖
之資撫盈成之運秉 離照以宣文則有以成
文明之治奮 乾剛而用武則有以張 震
疊之威如臣者蓋亦沐浴膏澤歌咏太平而蕩
蕩其難名矣迺于 萬幾之暇特進臣等於
廷俯 賜清問上嘉 祖宗致治之盛下求
今日保治之方且 諭臣等以守之道詳著
於篇臣雖愚陋有以仰窺 聖心之純有不以

今日治安為已足直欲建萬世之長策保
大業于無疆矣夫堯舜之聖尚有蠻夷猾夏之
憂則今茲北虜亦何足以累 聖治乎然臣聞
之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執干戈以衛社稷
者亦士之任也則今邊鄙多聳牆人無功凡吾
臣子皆與有責矣臣敢不罄一得之愚以答千
載之遇乎夫帝王之御天下以成久安長治之
術者無他惟文武二途而已矣顧其為道也不
可易而其為用也不可齊文教之綏所以求內

之順治也一于文而不知有武則禍亂無所於
定而或以廢天下之功武衛之奮所以求外之
威嚴也一於武而不知有文則化理無所于飭
而或以啓天下之釁臣故曰道之不可易者此
也然天下之勢有強弱而文武之用有緩急開
國之初國勢為強乘強之勢者利用文繼體之
日國勢為弱乘弱之勢者利用武有武以濟文
之所不及則惠尊而不之玩有文以濟武之所
不及則威震而不之折臣故曰用之不可齊者

此也然帝王以天下為度其選將練兵有時而用武者非求勝於夷狄也吾自治吾中國令勿擾之而已矣文也者國之經也所以為守也武也者國之輔也所以固吾守也其用雖殊適治則一臣故曰帝王之治天下惟文武二途也伏讀聖制有曰朕惟文武二道並用而不可缺與偏者也傳曰張皇六師又曰其克詰尔戎兵此非好於用兵耶大哉皇言蓋有見於天下之勢而得夫張弛之權矣臣請稽諸經史質諸古

今為陛下陳之夫文武之在昔未始分也分之自後世始而用之亦未始偏也以言乎將相無事而謨謀帷幄則為敬義一德之訓有事而出總戎行則為升師鷹揚之師是相亦將也以言乎兵農無事而耕則為比閭族黨之民有事而戰則為伍兩軍師之制是兵亦農也文武之在昔未始分也自管敬仲以國中之民為兵以四郊之民為農兵農始分而不可合矣自宋人以樞密主兵中書主民將相始分而不相統矣

然兵以衛民民以養兵相主運籌將主決戰體統相維中外相應後之帝王亦未始獨任而成功者文武之在後世用之亦未始偏也夫惟未始分也是故有渾融完固之勢夫惟用之未始偏也是故有迭運不窮之神譬之天道之陰陽雖慘舒各一其氣其成歲功則一而已矣顧帝王所以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使天下之勢不至于極重而難反者則有幾焉昔周公之輔成王也禮樂之化致夫重譯蓋以文治為先矣

而克詰戎兵之訓首迪于訪落之始召公之輔康王也保釐之治洽于東郊蓋亦以文治為先矣而張皇六師之訓首陳於踐阼之初成康之為君夫豈以武功毒其民周召之為臣夫豈以武功適其君者周治尚文其勢已弱而又當豐亨豫大之時使不從武備之易墮者而振勵之則以弱政濟弱勢四夷之交侵諸侯之負固當不俟夫昭王之後而後見此臣所以妄論天下之勢必識其幾而後可以善其治于不窮也臣

請以 皇祖之所以垂統 列聖之所以紹休
今日之所以守天下者次第陳之可乎我

皇祖之開天撫運也驅策英豪迅掃胡虜 武
功之盛蓋已震乎殊方矣而 登極之日首崇
學校其治若先乎文我 成祖之繼天立極也
親禮儒臣表章性理 文德之盛蓋已光於海
隅矣而靖難之後三犁虜庭其治若先乎武此
固帝王補偏救弊之大權未易以常情測者也
自是以來 列聖相承大業益固蓋雖 文治

皇文憲公集

卷之一

六

之精華而 武烈之所被者寔開其先矣今我
皇上以聖神文武之資致雍熙悠久之治蓋
二十有三年於茲是故德之所及涵濡如雨露
威之所及震動如雷霆治之所及容保如天地
蓋不止於西旅之貢焚越裳之獻雉也邇者北
虜遺孽乃忘我 天覆之仁哨聚入寇殘我天
民有如 聖制所云者此固文武臣工奉行未
至者之罪也使文武臣工各供其職各效其能
則干羽之化既足以懷其携貳之心 廟算之

勝又有以折其驕悍之氣撫之而易從征之而
易服矣今 陛下乃曰朕罔德基之立于中是
以教化莫克行於外此誠禹湯罪己之盛心也
凡我臣工又孰敢不祗承 德意而修其職分
之所未盡者乎臣固知北虜之不足平也伏讀
聖制之篇終有曰帝王之政守在四夷今朕
欲求久安長治之術無出於守之一端欲得其
守之道當何施用以盡其長且久焉且 誠
臣等毋忌毋隱各著於篇臣雖不肖亦不敢上

皇文憲公集

卷之一

七

負 天子下負所學而自棄于無諱之朝也竊
以為 今日之計亦不能舍文武二者而別為
之圖惟就其壞于因循者而振揚之耳昔宋人
西事之興韓琦之陳謨也不急於其他而急于
立紀綱歐陽脩之陳謨也不急於其他而急于
明賞罰此皆振揚之說也方今縉紳之士以文
名者蓋已充斥于中外矣然文藝徒工而經濟
之未聞其弊也虛介冑之士以武名者蓋已布
列于遐邇矣然團練徒勤而擊刺之未聞其弊

也玩文恬武嬉其事適等而武備之衰為尤甚
今欲立明作之功濟惇大之體建萬世久安長
治之策安得不立紀綱明賞罰從其壞于因循
者而振揚之也臣敢冒昧悉以邊事之弊者為
陛下陳之中國之禦戎地險以為坊頃自大
寧既棄而東北之藩籬以薄東勝不守而西北
之形勢以孤此地險之失據其弊一也中國之
禦戎人和以為本頃自大同倡亂而人懷判渙
之謀諸鎮觀望而軍無紀律之固此人和之未
至其弊二也中國之禦戎兵食以為具頃自屯
政不脩而列屯無可仰之資鹽法未清而轉漕
無飛輓之助此兵食之未克其弊三也弊端日
新則邊備日隳而臣愚以為非一朝一夕之故
也陛下誠建久安長治之策以盡夫守之之
道亦惟察其致弊之原亟為之所而已矣臣嘗
妄論今之事宜有六而攻討之術不與焉明居
重馭輕之權則畿兵之簡閱不可以不嚴也脩
列屯固圉之略則土兵之團練不可以不恤也

廣推誠授任之道則精擇久任之說不可以不
行也慎招携懷遠之圖則撫綏節制之宜不可
以不詳也為深根固本之慮則繭絲保障之辨
不可以不早也求足國裕用之規則酌盈濟虛
之道不可以不力也凡此數者臣蓋日夜思之
而未知其合於國體否也今陛下以天下
為度以生民為念深求夫守之道則惟擇將
擇相與之共理而已矣蓋將所以捍衛于外相
則計其功過詔王而馭之者也晉漢高之王秦
也有蕭何為之謀而後韓信得以畢其策宣帝
之屯金城也有魏相為之主而後趙充國得以
定其功唐憲之定蜀也有杜黃裳為之輔而後
高崇文得以展其志天下之事未有不由於君
臣一德將相戮力而可與有成者今從容密勿
者有張仲之賢寵握韜鈴者有吉甫之略而又
益求遺才搜剔弊陋沉毅有斷而不重發以隳
其功更張有漸而不輕為以速其敗則謀運于
帷幄之中而業彰于萬里之遠大業之固當

與天地同久而胡虜一時之驛騷旋即底定矣
又何足以勞 聖慮哉然臣于此復有獻焉
孟軻氏有曰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是以古
先哲王承曆數之重為華夷之主雖天下有一
之不理皆為王政之缺而尤急於守身姦聲亂
色足以蕩吾守也則斥之淫樂愚禮足以移吾
守也則絕之便嬖側媚足以挫吾守也則遠之
甘言卑辭足以亂吾守也則放之雖在紛華波
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精之一之克之復之

凜然如對神明不敢失守者誠以能守其身則
能守天下也我 皇祖之訓曰人心虛靈乘氣
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所以光啓 一統之業
而垂之萬世者蓋本諸此今 陛下弘紹丕圖
益敦 前烈 敬一有箴而操存於內者為甚
嚴五箴有註而省察於外者為甚密以此而取
人則有克知灼見之明而任賢勿貳矣以此而
立政則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庶績咸熙矣是故
其本在君心其輔在將相其具在紀綱久安長

治之策在 陛下一加之意而已臣又何言哉
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殞越之
至臣謹對

問古人于將皆因時而用予嘗迹漢事高
祖廊達善用一人一時諸將多起自屠販而
陳平韓信之流皆貧無行而高祖驟用之
然皆世之雄也當是時除秦威項卒用諸
將力至此然而異日呼號擊柱或乃攘臂
而起光武懲之其所用鄧禹吳漢馮異皆

雍容儒者有謹質退讓之風後世稱善然
隗囂公孫述不如羽萬萬徘徊隴蜀之間
艱關師旅僅乃得之或以為此其將優劣
之効其果然與或又謂時之所值攻取之
大勢然也其亦有見與文帝漢之令主因
匈奴敗約慨然而思頗牧臨幸細柳霸上
諸軍然親嘆李廣而竟不用魏尚差首虜
罰作之此亦守成之時所宜爾與予觀往
者大槩承平則責將備所以核治有事則

法網濶略所以圖功皆時所適也今天下
治極矣然南北方用兵震濯夷狄此亦用
將時也諸所為將及用之之方宜如何而
可其極陳之

自昔帝王所以定天下之業者曷嘗不資於將
哉操縱異術其用則同歸焉耳夫帝王之用將
匪徒用之將以保治而定功也時可以嚴而責
之不備則人玩而法不立何以保治時可以寬
而責之太備則人懼而事不立何以定功責之

嚴而復有以寬之則惠行而人益感責之寬而
復有以嚴之則威發而人益戢一時奇偉待用
之士必且畏威懷德而奔走宣力之不暇矣又
何不得其用哉執事迹漢事以問且曰諸所為
將及用之之方宜何如而可愚嘗俯仰古今而
知執事之意深矣敢不誦所聞以對漢高之興
蓋當創業之初人心未定一時翊運而起者若
陳平韓信黠布彭越之徒亦皆當世之雄故高
帝寬其駕御之術以盡其才之所長而卒不免

於誅夷者非帝之不念功也亦諸臣之恣肆有
以取之也入齊不報而自王固陵後期而不至
帝之圖之其機蓋決於此矣是故一旦刑之所
以杜陵僭之漸也光武之興蓋撫中興之運人
心已定一時佐命而出者若鄧禹吳漢寇恂馮
異之徒亦多儒將之風故光武謹其駕御之術
以適其才之所稱而終得以保全者非帝之獨
念功也亦諸臣之謹質退讓有以成之也軍行
則守約束而罔踰事平則納符印而恐後帝之

親之其機蓋決於此矣是故始終全之所以答
共事之勞也使高帝遇鄧吳之將亦必懷之以
恩矣使光武遇韓彭之將亦必裁之以法矣乃
若文帝之興則又異乎高帝光武之時矣呂氏
既誅人心大定斯固建業之治而歸馬放牛之
會也故一時若李廣之才嘆其不遇高帝而抑
之不用非帝不思封疆之臣也以廣之雄傑非
所用于守文之日也且帝常與馮唐論將慨然
而思頗牧一聞魏尚之賢即出之囚繫還守雲

中帝非過繁尚也示以有司之法所以全之也
事有大於差首虜者則不得全矣嘗行勞軍一
見亞夫之嚴整則嘆為真將軍且以屬景帝使
廣如亞夫則帝亦庸之矣夫豈忽鼓鼙之思有
才不用而顧欲求頗牧於異代哉韓信彭越諸
公誠多英略高帝用之以圖項羽雖成犄角之
助而恩之不終或以貽烏盡弓箴之譏鄧禹吳
漢諸公誠多儒風光武用之以圖隗囂公孫述
雖遲歲月之功而終之能全乃得以成山河帶

隗囂公集

卷之一

十四

礪之誓隗囂公孫述誠非羽敵而成功有難易
遲速者二帝之值時既異而攻取之勢亦殊隴
蜀之阻險不出固難以猝下也且帝數騰書陳
示禍福蓋欲來之以德未始急攻之也有分土
無分民帝視隴蜀之民真吾民不忍殘之以兵
矣豈可以成功之難易遲速而遂謂將材之有
優劣哉夫漢事遠矣愚於西漢之臣獨惜乎韓
信之才而不學道也於東漢之臣獨嘉乎鄧禹
之賢而知道也黥布彭越之干紀無足言矣如

信之勲假令謙讓不伐庶亦漢之太公而以罪
戾不終愚是以惜之也臧官馬武之矜勇無足
言矣如禹之元功假令挾以自多則亦後之韓
信而以功名獲全愚是以嘉之也然則後之為
將者又宜何所懲而何所法也方今南北用兵
誠用將時也漢文惜李廣不遇今則遇時矣
聖天子方弘兼容博愛之仁總長駕遠馭之略
四海之內有一民之困於夷狄盜賊者惻然思
以救之選用將帥以寄懷斥之責拔自偏校而

隗囂公集

卷之一

十五

至大將者有之權自幕職而服大僚者有之起
自罪廢而總戎麾者有之用之不求其全立之
不問其類施不測之恩而踈遠之有功者必錄
施不測之威而貴近之有罪者必刑蓋真得用
將之道而漢三君之事不足言矣執事乃問愚
以諸將為將及用之之方是豈愚之所能及哉
乃執事則言之矣承平則責將備所以校治有
事則法網濶略所以圖功豈欲於課責之中更
示濶略之意使賢如魏尚者不困於文吏而得

以展布手足乎昔虞詡之治朝歌三科募士偷盜奸利者為上此文法所禁也然詡使以調賊卒賴其用而賊黨遂散趙克國之備西羌以罕升無罪罕豪來見輒縱還故地不俟報可亦文法所禁也然克國以散西羌之黨卒如其策而先零破降假以權宜不拘微文使將帥得擇便措勝亦帝王御將之微權也使功使過使詐使貪苟可以集吾事不論其他苟可以殄夫寇不考其素則雖秦項之強而恥之特易易者固漢

高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使之力也帝王御將之道夫豈一端而已哉顧人之才行不能相兼而功過可以相準帝王之用人也每恥所長而舍所短人臣之自用也每以所短而累所長馬或泛駕而効千里之途士或駢跪而任干城之重此漢高之所以兼收夫屠販也烏附可以已疾而或至於殺人小人可以成功而或至於亂邦此黥布所以不容於治世也今之將帥豈患無人天下武士無間踈戚遠近多喁喁焉鳴劍抵

掌思自奮於風雲之會此固天之所以資中興也徐加延攬稍寬假之而責其後效則負俗累者皆適用之才矣然愚以為帝王之御將雖操縱有時而將之所自處則不可不謹其在於今廣延薦之途雖販繒織簿之輩皆所不棄矣而拔劍擊柱之風則不可有也優賚予之恩素貧無行之流皆所不遺矣而偶語攘臂之習則不可冒也假便宜之權雖推轂授鉞之誠皆所不迨矣而上功差首虜之失則不可蹈也東漢諸

臣功施社稷恂恂如書生此則為將之所當法者耳古之忠臣不以昭昭申節不以闇昧廢禮也者固人臣之所當自盡者也豈必責之備而始自戢也哉語曰赦小過過積而至於大則不可赦矣傳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使無利於國則不可專矣今聖天子執鼓舞之權嚴綜核之治天下之士固跼踈求用而惟恐用之不適也愚也不足以窺聖神文武之蘊而所自為將者則講之熟矣

敢敬以復惟執事教焉

問兵之大要在攻守而其用在奇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孫武子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又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然則攻守果異勢歟抑亦相為用而不可執歟試以往事籌之李牧之備趙邊匈奴歲入輒令收保若怯矣何以卒成破胡之功王翦之代李信將兵六十萬而堅壁不出若無能矣何以卒收破楚之績孫臏走

梁以救趙劉鄩之潛趨太原蓋亦欲攻敵所必救矣何臆歟魏而鄩則無功周亞夫委梁以敵吳李光弼之堅守河陽蓋亦欲待賊之衰矣何亞夫破吳而光弼則不免韓信之出井陘一戰而破趙五十餘城偉矣使趙能用李左車不知又何以制之田單之守即墨一戰而復齊七十餘城烈矣使燕能用樂毅不知又何以待之司馬懿之取孟達也卷甲疾趨而平公孫文懿也

自計必以暮年何急於取達而緩於文懿也李靖之平蕭銑也浮江直下而討輔公祏也則必先攻其別將何勇於取銑而怯於公祏也此皆諸士所習聞而用兵方略亦可槩見幸明言之無略

夫兵者因形以制變者也夫將者因法以制奇者也兵無常形故將無定法無常形故奇由出馬無定法故出奇而不窮奇者攻守之機而循環之無端者也孫子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又

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夫有餘不足言其常也可勝不可勝者言其互用也如使不足者常守則終難與攻矣如使有餘者常攻則忘其所守矣昔智伯滅中行氏連三家之兵以攻趙城之不沒者三板可謂能攻矣然肘足交車上而智伯敗惟其不知所守也燕將守聊城而距強齊食人炊骨而士無反外之心以共據期年之敵可謂能守矣然箭書入城中而燕將降以其不知所攻也向使智伯能以守為攻則韓

魏無以乘其隙雖魚鱉晉陽可也垂成而敗功
顯名滅恃有餘者也使燕將能以攻為守則仲
連無以開其口雖復齊為燕可也而為義不終
名降身劉怯不足也夫有餘不足者非常形也
勝不可勝者非定法也瞬息異用惟名將能反
之此之謂奇也以有餘不足不可以盡攻守之
變故示之以可勝不可勝之權以可勝不可勝
之無常故推而歸之於奇是以深溝固壘本以
為守也見可勝而進則如決千仞之谿而敵不

能為守入人之國而膏車躍馬所以為攻也見
不可勝而退則如藏九地之下而敵不知所攻
交變迭出易形易態恍兮惚兮微乎神乎而人
不知其端此奇之至也如是而攻守之道盡矣
吾嘗博極史傳覽古名將之迹有可觀者李牧
為趙守邊匈奴入輒收保積數歲而匈奴以為
怯及其大入牧縱人畜佯不勝破殺匈奴數萬
人單于奔走夫牧之收保所謂驚鳥潛形而其
大戰所謂擴張弩發機此自法之所有者然潛之

之久而匈奴不能知發之之速而匈奴不及避
乃牧之所以能奇也王翦以六十萬人伐荊荆
悉眾挑戰而翦堅壁休士不與戰及其引而東
乃因士皆投石超距舉而追之大敗荆兵殺將
虜王遂定其地夫翦之不出所謂避其方銳而
其追之所謂擊其情歸此亦法之所有者然避
之而荊人不得戰擊之而荊人不能逃乃翦之
所以能用奇也孫臏走梁以全趙法曰攻人所
必救奇矣然龐涓空國都而爭人國又轉而救

梁往來奔命故臏得以乘之若夫劉鄩之趨太
原雖臏故智而晉王方興太原有備加之靈雨
往不遇敵情見勢詘而還則與臏涓之事亦稍
不同故曰知其可戰而不知敵之不可戰其勝
半是也然鄩潛師整旅去不之覺來不受追計
雖未成亦不失為奇謀矣亞夫委梁以散吳法
曰勿與爭戰散而勞之奇矣然亞夫東行自請
景帝上既許其便宜而梁亦足自戰故亞夫得
以全力制之若李光弼之守河陽雖恥亞夫本

策而朝恩媚功唐主嚴督加之懷恩違制陣原失險貪剽遇伏而敗則與吳梁之勢正相戾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是也然弼相持懷州還營而降二將地道而縛首酋志雖未遂亦足明其為奇功矣韓信之出井陘也以背水勝法曰置之死地而生亡地而存是也其始趙人方笑之而及其拔趙幟立漢赤幟趙人乃顛倒惑亂而王歇被虜成安君身覆泚上一戰而收五十餘城信之用奇至矣當是時李左車方獻計而

施火牛乎然單因燕有隙而先縱間惟不用毅而後散戰所謂先去其所忌也若樂毅尚存則單惟堅守以俟之矣奇豈可以必用為功哉司馬懿之討孟達則八日而先至其平公孫懿也則計期年而後返蓋孟達兵少而食多兵少則我易乘食多則彼可以持久不速取之則吳蜀之交合而車輔之勢成彼以久食而待強援勢難拔矣故懿倍道疾行出其不意而孟達授首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此以速為奇者也文懿食少而兵多食少則彼利於速戰而兵多則我難以力爭不稍緩之則主客之形異而雨水之勢艱彼乘飽以鼓衆而挾衆以凌我事其危矣故懿曠日累月待其自困而文懿就誅法曰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以緩為奇者也或速或緩宣王其所謂知戰之日者哉李靖之平蕭銑則直抵其都其討輔公祏則旁擊其將蓋江陵道遠而秋濤漲惡銑恃險阻不為設備由不虞之道攻不戒之國莫有捷於此者矣故靖浮江橫舟

直抵城下則已搃銳之嗑入其腹心士不及謀
兵不及召而銳以降法曰批亢擣虛此其直取
為奇者也丹陽兵精而惠亮戰勇祗恃犄角相
為聲援擊人之堅而奪人之氣莫有巧於此者
矣故靖先趨當塗攻走惠亮則已割右臂失
其所倚計不及立衆不及戰而祗見縛法曰徧
其左右此以分擊為奇者也或直或分衛公其
知戰之地者哉故將而知奇則形而無形用法
而不執於法攻可也守可也方以為守忽而為

瞿文忠公集

卷之一

五

攻方以為攻忽而為守紛紛紜紜混沌沌耳
目變於前形色幻於後兵出而天下不知其端
戰勝而天下不知其善故聲不過五五聲之變
不可勝窮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窮也
兵不過奇出奇之變不可勝窮也嗟乎奇豈易
言者哉吾嘗好醫矣始讀書見太醫令意自言
受臨菑慶陰陽禁書論藥石神以奇賅診病得
二維二矯諸術決嫌疑斷可治處時日若卜數
然嘆其精已然意猶立規矩起度量稱權衡合

色脉各有診藉垂之後來則以為醫或可學也
及觀華元化傳剝腹瀦胃傳以神膏乃復嘆曰
信乎天下之奇也技止此矣然又觀秦越人所
稱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視
垣一方不出千里而見其表則曰何其奇之極
也吾不敢復言醫矣夫兵何以異此其道全得
者則為李牧王翦孫臏周亞夫韓信田單司馬
懿李靖阻於天時阨於人事半得半失者則為
劉鄩李光弼其道全失者則為智伯燕將然古
今失者多矣不可勝言也得者有矣亦不可以
言傳也茲所可言者特因明問而立其準耳惟
執事進而教之

瞿文忠公集

卷之一

五

問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故先計後戰然必
審彼審己而後計可決也昔之禦戎者勞
師遠攻則蹈危厚賂約和則納侮故歷代
相沿率因形勝扼險要為固守之策亦計

之得者也然不能使胡虜之不侵豈地險不足恃歟昔人論中國匈奴各有長技今胡虜之技不啻昔矣然胡亦有短吾亦有長若之何而可制伏胡虜歟漢人之守邊也收河南城朔方唐人亦城受降絕胡虜於沙磧之外國家邊鎮近者距都不數百里豈務廣德不務廣地歟唐城受降歲減鎮兵數萬今日邊屯亦有形援不相及失迂直之計者歟然張仁愿必俟默啜

有間而城之亦未可輕也不知可令大臣知邊事者密為經略否歟昔孫武論兵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審彼審己以決吾戰守之策諸士必籌之熟矣其且陳之若臨事出奇則變化萬端不敢以預圖也

賢將所以靖難却敵而峻中國之防者豈徒以倖功為哉亦固吾之所以守者而已矣夫邀一時之功而結夷狄之怨是輕而寡謀者也徂一時之安而隳永世之圖是懦而憚事者也皆非

所以衛國也賢將之備邊必計其安危慮其終始厚吾兵力以觀敵之變勢不可為則鎮之以靜而敵有所不能窺勢有可為則發之以果而敵有所不及禦蓋雖戰守並用要在固吾守而已矣有險而棄之誠非所以為固而策之不審動之不時又何以收萬全之功而副明王分間之意哉執事以禦戎策諸生且欲審彼審己以決戰守之策非生所及也然亦習孫吳之書聞長老之論察邊徼之情而有槩於中久矣夫中國之與夷狄隣也猶富室之與盜賊隣也為富室計亦惟高其垣墉戒其門閭嚴其關鍵固其扃鑰出入有譏使盜賊不得投吾間足矣固不能使盜賊之必無也然則為中國計亦何異於此夫夷狄之行盜侵驅習俗固然上古明王莫之能禁也然亦視吾備禦之疎密備疎則入備密不能入也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者豈必百戰百勝而後謂之全勝者哉戰而不勝則將士虜邊城屠戮而勝則兵半折所謂全勝者蓋

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蓋兵有制可用無制不可用敵有隙可乘無隙不可乘知兵之可用而不知敵之不可乘勝弗全也知敵之可乘而不知兵之不可用勝弗全也知兵之可用知敵之可乘而不知為善後之策雖幸大勝亦弗全也帝王之兵計後世而動伯者之兵計終身而舉夫豈先戰而後求勝哉漢唐以來制禦夷狄之道大約有三曰戰曰守曰和主於戰者則曰非捷伐無以服強暴然得其地不可守得其民不可使徒快心於狼望之北而不憐士卒之傷夷是蹈危也不可也主於和者則曰非要結無以緩侵陵然金繒甫入而虜復來口血未乾而虜復犯徒信空言而冀胡馬之不窺是納侮也不可也故三者之中守最得策自秦築長城歷代遞加增築募民徙塞以省更戍之勞塹山堙谷以張形制之勢謹烽燧習騎射利餉道豐芻糧而又明賞罰申約束守之之策蓋無日不講矣然不能使胡虜之不

侵邊氓歲遭屠掠者豈地險不足恃而所以守之者尚有遺策哉晁錯謂中國之長技有五匈奴之長技有三自石晉以來胡人居我漢地用我漢工器甲堅利非復曩時之無全兵矣然胡有所長亦有所短吾有所短亦有所長今胡之長技猶昔也然胡之所資者田獵畜牧非有蓄積之饒故其衆恒散每欲入寇則必徵各屬示以鹵獲之利大衆始集使吾守固而不得入則其氣必沮再三不利則其約必携無以合其衆矣此胡之所短一也胡之入寇也必多自齊負亦不過數十日之資耳吾守固而野無所掠又絕其汲道毒其上流使不得爭水泉之利則士馬必困此胡之所短二也如或恥於衆之徒合而不可輕離也則必冒馬一肆然進則有腹背受敵之患退則有首尾衝決之憂此胡之所短三也知胡之所短而敬以制之則胡不得以施其長技矣中國之長技猶昔也然胡之入寇也每聚而專吾之守禦也每散而寡以吾之散當

彼之專遂衆寡不敵而至於敗此吾之所短一也出吾所不趨趨吾所不意一旦得入遂衝我腹心而吾之佚者以勞因我積聚而吾之飽者以饑此吾之所短二也其或知我之勢厚而守嚴也乃佯北以誘之別出以牽之吾不察而墮其計遂棄吾懈弛掩吾不備卒然之間已越我關隘此吾之所短三也知吾之所短而敬以圖之則吾得以施其長技矣善用兵者每以長擊短不以短擊長彼已之短長賢將之任不可不

審也既得地險復盡人謀而又審彼審已用吾所長庶制人而不制於人也黃石公記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帝王之治天下固以保境息民為心豈徒角戎狄之勢爭尺寸之地也漢人之守邊也雖收河南城朔方而亦棄造陽之地九百餘里匈奴雖遭創艾而漢之士馬物故邑里蕭條不忍言也唐人雖城受降絕突厥於沙磧之外然築城虜中終為寇資當時唐休璟已諱之矣 國家建極北平其邊鎮之建置東

起遼海以迄宣大西極於甘寧河隴延袤奚啻萬里顧東北稍感近者距都不數百里視漢唐所守若稍狹者然屯戍之勞視漢唐不啻減半也費輓之費視漢唐不啻減半也雖不能保胡虜之不一而所全亦多矣蓋聖人之心務廣德不務廣地兼受華夷豈若漢唐之君挾細故以構怨於遠夷哉議者以大寧內徙而東北之藩籬稍薄謂宜復山後帥閫之舊自宣大直達於遼海則聲援近而形勢益張守備專而歲費益

省此非徒以攻戰為功也完吾險要實所以固吾守也唐史稱受降既城歲減鎮兵數萬今大寧既棄則宣遼懸隔肩臂之勢幾不能運一不便也屯戍之兵不守隘口而分屯內邊則所備益多二不便也餉道孤危時防鈔掠三不便也唐人守邊猶渡河築城况近在山後者哉然必有張仁愿之勇略而後受降可城將非其人不為也亦必如默啜之有間而後仁愿可決敵無蒙馬不可圖也且三衛之窟此久矣一旦驅

而出之誠未易能也思昔 文皇帝既以大寧
界三衛而往來開平猶諭從臣東守大寧可永
無事易置之意蓋有待焉而未果也為今日計
亦惟審於彼已如有可乘之隙則散其黨類取
吾故地以全中國之險如無可乘之隙則示以
威德使奉藩籬以為中國之用斯則上可以成
不世之功次亦無挑釁之禍何遽不可為哉昔
唐人北患默啜而默啜乃殞於敵手西患欽陵
而欽陵亦屠於國人敵固未嘗無釁也患在謀
不素立而不知應爾此固經略大臣之所宜注
心者也漢唐之都在秦雍故備之西北者必嚴
今 國家之都在燕冀備之在東北者豈可不
慎哉雖然宋人有言聖王之制禦夷狄其備不
在邊境而在朝廷蓋探本之論也是故增吾德
業正吾紀綱脩之朝廷之上以成內之順治者
宰相之事也致吾威強足吾兵食修之邊境之
間以成外之威嚴者將帥之事也今我 皇上
聖神文武惟幄有張仲之賢戎行任吉甫之略

此天地所以歆格遠近所以輯寧而私濟中興
也封疆之臣遵廟算奉明威四夷且遠遁矣又
何邊境之釁孽足虞哉管見如斯惟執事教之
問昔人有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故古者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教民講武也今
考其教之之法不過曰明貴賤辨等列順
少長習威儀而已夫兵武事而乃區區於
等列威儀之習不亦迂乎及觀其臨敵赴
義奮勇不顧又何強也豈教之用之異道
乎後世兵制莫善於唐考其時征伐四克
皆賴士卒之力而說者乃以為唐之兵強
故成藩鎮之勢及宋鑒其失而痛懲之終
其世營伍之間無敢譁者蓋庶幾有安節
之風矣而說者又以為宋之兵弱故不能
以禦夷狄之變然則強如唐弱如宋無一
可歎抑所以致之者各有其弊歟今海內
治平可謂極盛近以南北小警稍飾武備
申軍法而士習安恬輒呼噪不戢至臨陣

當敵則又選悞顧望莫敢先奮何歟豈教之不素馭之無術歟夫天下之事圖之貴豫茲欲使吾之兵強如唐而不至於悍馴如宋而不至於弱則何道而可其極言之以觀御衆之略

養兵不貴於多也貴得養之之用馭兵不患其強也患無馭之之術夫國之所以須兵者以禦外侮而振國威也而兵之所以為強者以知禮義而嚴將令也多而不可用則雖有多之名

實則蠹而已矣強而不能使則雖有強之形實則驚而已矣故賢將之馭衆也使之強其實毋強其形畏乎將不畏乎敵畏將則進有敵愾之勇不畏敵則退無返顧之心雖數萬人無敵於天下矣而況於衆乎禮義之不知而軍政之不肅則其咆哮猛厲之氣且不以之赴敵而以之驚上是形強而實反弱也雖百萬之衆猶無益於用而況於寡乎天下治平無事所當講者莫急於兵愚雖武人懷當世之慮久矣請因明問

而敬陳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自昔帝王雖處治平之盛而不弛戒備之心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出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若是者豈好為耀武而動衆哉夫民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逸之也久則使之也難是以先王之教民也因獵以訓軍旅而示之武恥物以祭宗廟而示之孝使其耳目習於斬刈殺伐而不懼使其心志安於貴賤列等而不亂內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而外以作其敵愾敢死之勇是以其民之事上也如弟子之於嚴師而其赴敵也如鷙鳥之擊也則教之有素也昔者晉文公欲用其民先示之以義示之以信示之以禮及城濮之役文公觀之曰少長有禮上下和睦民可用矣故能一戰而霸以成攘楚之功越王勾踐欲用其民試之於五湖置礪炭於前蹈而死者以千數劍加於領戈撻於胸流血被地而不可

止勾踐遽擊金而却之曰民可用矣故能東滅
強吳以雪會稽之恥由是觀之少長之禮和睦
之節所以事上也蹈水火冒白刃斷死而不辭
者所以當敵也事上則欲其順而以之當敵則
是深拱揖讓而當猛虎之蹊也不亦懦乎當敵
則欲其強而以之事上則是噪詈箕踞而在親
長之側也不亦悖乎故兵有所宜強有所宜弱
施之而不當皆足為患唐宋之事是已唐之府
兵其制善矣一變而為彊騎再變而為方鎮土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一

書

著之兵不足則召募以益之士非素附人有逞
心而為上者又專務姑息致使主將畏其偏裨
偏裨畏其士卒河北諸鎮遂化為夷豪傑之士
環視拱手而不能恥矣故司馬光謂唐治軍不
以禮終成藩鎮之勢者豈非少長等列之教不
明故無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耶陵夷至於五
代宋鑒其弊罷諸將之權聚重兵於內昔之強
悍之風至是一變然其既也聲容徒盛武備寢
衰用士人為將則乖專閫之誼以京軍外戍則

失馭重之權強狄一呼而折北不據矣故蘇轍
謂當時之兵痿廢而不振者豈非訓練汰閱之
法不嚴故無以作其敵愾敢死之勇耶由此言
之唐兵之強也有強之形而無強之實故至於
悍悍則不得謂之強矣宋兵之馴也不畏乎將
而畏乎敵故至於弱弱則亦何貴於馴哉夫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國家蓄兵之制遠邁
宋唐內設府衛外列軍屯二百年來重熙累洽
干戈戢而不用弓矢棄而不服可謂盛矣比以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一

書

邊烽時警海波未靖乃稍稍徵武勇之士講訓
練之法豈非教而用之歟然竟未聞有捐一旦
之命為 國家運南北之憂者而其跳梁跋扈
之狀顧恒囂於營壘行伍之間至於出府庫之
資以賞之而後得旦夕無事夫驚上則似強避
敵則又弱是唐宋之事兩敵而俱至也不亦大
可慮乎雖然天下之勢每患其成成則難圖唐
之兵積強之勢也故不可以復弱宋之兵積弱
之勢也故不可以驟強今吾之兵雖有強弱之

形而其勢未就則可因其勢而道之以為制馭之術制之奈何曰威與愛而已矣夫將帥之馭兵也猶之馭馬也馬之所以取千里者豐其芻秣時其飲飼而後其力不倦然或詭銜竊轡驅之左不左驅之右不右不能千里而好齧其輿人則鞭策加之鈎鈐制之矣故拊摩惠愛將帥之芻秣也嚴令明法將帥之鞭策也持此二柄不能用而惠下之難使其卧豈專在於卒乎唐之兵使他将御之則橫使郭子儀御之則順朔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一

三

方一軍獨稱忠義者豈其性殊哉宋之兵使他將用之則走使岳飛用之則勁世稱岳氏之軍難於撼山者又豈其性殊哉是故兵之強國之利也因其勢而道之使之強於敵而毋強於我在轉移之間耳操其鞭鈐以威之法令明而賞罰當人其有不畏我者乎畏我則不畏敵矣豐其芻秣以拊之好惡與之同堙鬱與之達人其有不愛我者乎愛我則其氣自倍矣故法曰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

俱死愛之謂也又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不可用也威之謂也威不可以易發惠不可以褻施一醪之味非能人人而甘之也而士皆樂死者當其機也一姬之戮非能人人而懼之也而軍皆股慄者發以時也威行乎惠之內則惠可以為威惠寓於威之中則威可以為惠在為將者善用之而已威惠並行手臂相使馴歸於我而強加于敵則雖驅百萬之師猶之驅羣羊然與之進與之退何求而不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一

三

得何往而不可哉雖然此將帥之責也愚又聞之古之御將者假之以權任之以重而後責其成功昔李牧為趙將市租之入盡以饗士而趙王不問故牧得以施其惠李光弼之帥河陽也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人無不憚光弼之嚴而時議不非故光弼得以行其威世皆知李牧光弼之賢而不知有以成之也今之將寡謀輕動過於嚴以激軍之變信者有之矣獨不曰法亦不可弛乎梧魁聚歛託於惠以實其私橐者

信有之矣獨不曰彼或有所為乎惡其激可也而遂以為勿嚴不可也懲其貪可也而遂以為勿惠不可也夫人各有意不可徒觀其形事貴稽終不可遂責其始若從其形而觀之則李牧饗軍之時不免倍尅之議而光弼專誅之日將有激變之虞矣故士不用命其責在將然亦有不專征於將者此非愚之所敢言也惟執事怒其狂而教之幸甚

策

問先天太極二圖皆所以洩天地之秘而發聖賢之蘊也朱子嘗謂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其說固不可易矣而其所謂大而詳精而約者可得聞歟夫太極之圖之妙至與先天並列其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也斯言也朱陸往

復之辨殆數千言不啻枘鑿方圓之不相入近世儒者或著道一之編以為朱陸之學始異終同豈亦有所見耶願悉著於篇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著之有詳略者不害其道之同也天下之學亦一而已矣而見之有偏全者不害其學之同也夫自天地之秘一洩於伏羲而後之以道鳴者代不乏人其立圖立論誠人人殊而不能強一之也然其歸要不詭於是道而已苟有得於吾道則著之詳者固此道

也著之略者亦此道也見之全者固此道也見之偏者亦此道也大道之公本無擇於人而夫人者各隨其所得以自慊於心耳又何必舉一廢一而後謂之知道而後謂之善學者哉執事發策以先天太極二圖下詢末學而因及於朱陸同異之辨蓋欲觀多士之所自得者而愚非所及也雖然亦嘗聞之矣伏羲先天之圖而必自中起者心法也濂溪太極之圖而必先主靜者心學也朱陸之論辨數有異同而其歸不越

乎尊德性道問學者心說也蓋太極在天地則為天地之心在吾人則為吾人之心所謂千聖之所歸萬民之所具也以言乎先天則自震而乾陽之闢也而非陽之自為闢也自巽而坤陰之闔也而非陰之自為闔也孰居無事而推行是固天地之心為之闢為之闔也以言乎太極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非其自失之動也聖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得之於靜非其自得之靜也孰居無事而推行是固吾人之心為

之動為之靜也以言乎朱陸之學其尊德性者非有異乎問學也亦以存吾心之良也道問學者非有離乎德性也亦以致吾心之知也其所以引而通之會而歸之固將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其所以尊德性者非所以苦此心於禪也道問學者非所以病此心於俗也此則濂溪之太極亦猶之先天者也其不及者言之有未詳耳象山之講學亦猶之晦翁者也其不及者見之有未全耳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而亦何害

其為同也哉愚因述二圖之略而徐及於朱陸之辨可乎太極之動而生陽即先天之自震而乾也太極之靜而生陰即先天之自巽而坤也太極之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即先天之始次乾復次坤也其格局同其理義同也然先天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而推之於六十四則天地之運人事之紀皆具其中太極一圖則自太極之動靜而推之陰陽自陰陽之變合而推之五行遂至於人物之化生而止矣此其格

局誠不如先天之大而詳也然先天言陽之動而未及乎人之慎動也言陰之靜而未及乎人之主靜也至太極一圖約之以仁義中正之精揭之以主靜立極之說則下學始有所持循而人極可立天地可位矣此其理義誠不如太極之精而約也蓋先天統論道體之全故大以詳而於下學之功或略太極揭示進為之要故精以約而於造化之妙或遺其格局理義之不同亦自其立言者論之而非道之有二也至於朱

之言無極者不為多矣今考其書則晦翁之無聲無臭云者實本象山語意而象山他日于無極亦不復辨則晦翁之集大成固為可見而象山之始疑於心者亦釋然於朱子之言矣故篁敦程氏首著道一之編以行於世蓋誠有見於二先生之始異終同者夫豈如枘鑿之不相入而強合之哉嗟夫先天之圖本之伏羲太極之圖宗乎孔氏無容議矣獨朱陸同異之辨迄今猶有未釋然者此尤心學晦明之大機也世之學者習聞舊說而守之謂象山之學以尊德性為主晦翁之學以道問學為宗夫尊德性而道問學非二事也二先生者各守其一以自用則亦偏乎為學矣況謂陸學之近於禪朱學之近於俗豈不甚誣矣乎夫謂之禪者以其外人倫物理之常而別求明其所謂心也謂之俗者以其外吾心禮義之知而別求其所謂理也今象山之所以教其徒者亦未嘗廢乎問學也觀其以立乎大者為先以求放心為要斯古人之所

以道問學也安在其偏於尊德性乎又安在其近於禪乎晦翁之所以教其徒者亦未嘗忽乎德性也觀其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以居敬為涵養之要斯古人之所以尊德性者也安在其偏於道問學乎又安在其近於俗乎世之學者徒執其始之異而不究其終之同是未聞乎朱子去短集長之言陸子粗心浮氣之誨也二先生晚年進德之同蓋無適不然而在太極一圖特其較著者耳要之學本乎道道本乎心果皆有

萬有不齊而不越乎此心相傳之秘矣故曰天地之道盡於人尊德性者尊此者也道問學者道此者也極而至於位天地者位此者也彼人之徇生執有以滯此心於有往而不返以病此心於無者則誠俗學也又何朱陸之議哉愚也學不足以自得而明問所及不敢虛也惟進而教之幸甚

問堯舜禹湯文武典謨訓誥之文不可尚已嗣是漢唐宋亦多英君誼辟而以文見稱者何寡也獨唐太宗文至成帙論者乃謂其雕竒鏤怪徒與騷人韻士爭巧亦不足尚則文豈易言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躬提一旅不十年而成大業其武功獨高萬古矣然且萬幾之暇親灑宸翰凡大詔令大制勅大樂章大祝辭皆運心神以宣道妙莫不震動萬國懷柔百神至於記序之文詩歌之什亦莫不根理致極體要而昭垂訓典助宣聲教焉經天緯地之文

直與帝王相輝映於千古矣可得而陳其
略歟當時詹同樂韶鳳等請而集之劉基
宋濂郭傳又從而恭題其後所以贊揚休
美者至矣可得而舉其槩歟逮我 皇上
聖神文武駕古帝王而同符 聖祖 宸
章睿藻炳若日星簡冊森嚴難以殫述可
得而鋪張其一二歟 聖祖嘗諭侍臣曰
人心虛靈操而存之為難 皇上心學之
統乃見於敬一之箴何其先後一揆也則

文固有本歟頃伏觀 皇上拳拳脩攘之
略文謨武烈於 聖祖赫然宣重光矣諸
士服膺 聖訓有年必能識其大者敬悉
心以對

夫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觀天地之文則天地
之心於穆不已者可識矣帝王之心不可得而
見觀帝王之文則帝王之心純粹以精者亦可
識矣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文王之所
以為文皆是物也自今觀之典謨訓誥之書垂

之於經以憲萬世曷故哉亦惟精一執中之傳
列聖授受以為心法本之也漢祖起泗上以開
基唐宗肇晉陽而化國宋祖由陳橋以踐祚皆
能削除羣雄混一四海卓哉武矣然而漢黜治
於詩書宋慙德於禪受故樸而不文有以也唐
太宗雖銳情經術刻意詞章然沿六朝之風競
四聲之巧而乏帝王之象則太宗之穢德實為
之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資當羣
雄之亂不忍民之無主徐起而應之蕪偽國而

收其驅除迸殘胡而還之沙漠貶帝王所自立
之地而版章之極腥羶所舊染之民而洗滌之
怡冒極玄黃所覆載昭臨同日月所出入保大
定功之武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然且干戈倥
惚之時而不忘講藝幾務經綸之際而獨好為
文矜恤黎元而 德音布匡 勅臣隣而大戒
昭綏徠裔夷而文告行精禋大祀而樂章奏奠
告百神而祝辭具敷宣理道而雜文述發摠性
情而詩歌作獨運睿藻 親灑奎翰一揮而數

千百言立就代言之臣讐服而登諸玉板紀言之史贊述而藏諸金匱其見於詹同樂韶鳳之所集與後臣之所續者可伏觀矣猗歟盛哉敬陳其略即位有 詔赦宥輕重有 詔農桑學校有 詔免夏稅秋糧有 詔而糧稅之免蓋十餘舉而不靳 仁恩覃布至誠感孚而天下之民煦嫗以有生安善良而革頑梗漢氏下山東之詔不得而擬焉答 御殿上壽有 制除授百官有 勅中書政務有 勅天下有司有

聖武布昭 天聲不殺邊方夷徼莫不輸琛奉藩席藁編命無敢干度以犯順者漢文賜

南粵尉佗之書不得而擬焉祀天地則為之樂府侑之以九奏申之以九歌而 社稷帝王咸備焉肅雍和鳴情文兼至足以降天神出地祇而禮人鬼矣於神則二儀三光嶽鎮海瀆 宗廟諸神有莫告之文於人則勝國之君與其舊臣與元勳死事之臣皆 諭祭之有文禮虔辭肅義深情至足以使百神受職而衆工咸勸矣至於雜文之作率多關於世教是故觀七曜天體循環之論而知天道之常也觀堯湯水旱之

說而知天人之際也觀設喻文而知好善惡惡之情也觀省頌文而知脩德善終之理也其詞嚴其義正其博喻也曲而有章君君臣臣之道盡於此矣至於詩賦之作尤有關於性情是故賦驚轉皇州而感大化之循環賦四瀆潦水而感二氣之始和詠東風而有春滿乾坤之句詠濟時而有寰中擊壤之情達於天同於物其為思也止乎禮義樂利利之休盡於此矣故當時文學之臣得於親炙者亦止能形容其 天

葩藻之妙而已誠意伯劉基曰雄深宏偉言雅而旨遠至於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若洞見其肺肝真所謂天生神明可望而不可及者矣學士宋濂曰建中於民寤寐弗忘則有虞皐財解慍之歌也夙夜脩省常如鬼神森列左右則湯武盤盂几杖之銘也殷彝周鼎未足喻其古也泰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霆流形未足喻其變化也起居注郭傳曰去浮靡之華淳淳古之本爛乎與日星同其耀也風雲同其變也

河嶽同其高深也大章韶濩同其奏也浩乎與江漢同其波汗漫汪洋莫能窺其涯涘也冲乎與春同其和煦而草木皆得以遂其生也可謂模寫得其似矣要其所以則我太祖之全德實本之見於存心省躬精誠錄者可考而知也故宋濂又曰天德純粹無聲色之好無遊畋耽樂之從聚精會神凝思至道形於心聲功同造化非言語形容可盡也郭傳又曰天才英邁聖體純稊涵養冲素蓄之厚者施必博源

之澄者流必清故其發於外者光明正大有如此恭惟我皇上聖神文武駕古帝王而同符聖祖宸章睿藻蘭冊森嚴固非草茅賤士所能窺測也然於節頒中外珍藏秘館者則嘗竊讀而仰識皇極之敷言矣謹拜手稽首鋪張其一二可乎夫改元一詔則重瞻日月之光明倫耳宣則復覩綱常之紀災變寬恤則氣含雨潤之滋祀儀釐正則族嚴夷夏之辨謹時巡則大狩龍飛有錄重農事則無逸豳風有

頌廣聖謨則表尚書之三要揚祖德則疏遺治之五事續念農詩而成先志答賀雪吟而追喜起郊裡有詠妙達於天人也平臺有詞泰交於上下也顯陵渡河之作以志感也御製懽雨小賦以志喜也其諸欽天有頌翊學有詩五箴有解七陵有述除夕有作莊誦聖製豈能徧觀而盡識哉日星燦爛雲漢昭回誠與典謨訓誥同體而媲美聖祖經天緯地之文有非漢唐宋諸君所能仿

佛其萬一者何也蓋由其有心法以為之本耳
聖祖嘗諭侍臣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
而存之為難聖上亦嘗與輔臣討論理道作
敬一箴以自儆心學之純聖上與聖祖
後先一揆也聖上之敬一即聖祖之操存
皆統於精一者也心同則道同道同則文同此
明聖薰盛而作述並隆歟然愚嘗謂創業者
惟患其文之不足守成者惟恐其武之未振我
聖祖偃武而復綏之以文今聖上敷文而
聖文懿公集 卷七上 十四

宣王北伐獫狁南定荆蠻故周道燦然復興衍
而為八百年之周我聖上中興之盛視高宗
宣王為遠邁焉持敬一之心運諸上惟見人文
化成太和洋溢四夷率俾蠢茲夷虜亦何足慮
哉文謨武烈於聖祖赫然宣重光矣書曰以
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愚敢借是為
聖上頌
問作史者論事欲核而立法欲嚴核故足
以示久遠嚴故足以懲姦慝古之良史未
聖文懿公集 卷七下 十五

有不慎諸此者也春秋以來世之言正統
者何紛紛也正統之論始於歐陽子蘇氏
宗之而其論復有異同朱子作資治通鑑
綱目蓋宗乎溫公而復有異同近世方氏
著論復謂朱子猶有未盡亦可舉其說而
折衷之歟夫以秦為閔以梁為偽私東晉
者詆後魏為虜私後魏者詆東晉為夷歐
陽子嘗辨之矣然進秦續周以周秦漢晉
隋唐為正統則其得國果若是班歟

子一天下而與之則胡元亦將與之否故朱子之說正統蓋本之歐陽子不得已而予之也故雖予之正統而書法之嚴亦有與方氏所論相出入者亦可舉而言歟夫知方氏之言雖異於朱子而實與朱子相出入則方氏非徒好異矣請言之以觀稽古之學

明於春秋之義而後可與言正統明於正統之義而後可與言史法夫事有常變故史法有正例有變例正例者所以經夫事之常也變例者

聖文憲公集

卷之二

七

所以揆夫事之變也事莫大於國統之離合絕續而正不正恒存乎其間如不明乎春秋之義徒以其一天下而謂之正統則得之正而常者謂之統之正可也得之不正而變者謂之統之正不可也雖其事之核以信天下亦何以懲姦慝垂世戒哉執事以正統之論人人殊而求折衷之論此非末學所及也雖然亦嘗聞之矣論正統於三代之上則其論易定論正統於三代之下則其論難一三代而上唐虞之受禪天下

之大公也湯武之放伐天下之大義也其為正統雖三尺童子能決之以其為天下萬世之所共予也三代而下欺孤寡而奪之位猶假名於受禪奮詐力而篡其國猶假名於放伐其為正統雖宗工鉅儒猶難之以其偽定一時而非天下萬世之所共予也如執事所稱諸說之同異是也然則孰從而定之語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請折之春秋則其得失可知也春秋之時周室微諸侯橫周天子特寄空名於六合之上當時

聖文憲公集

卷之二

七

吳楚皆以稱王觀兵諸侯以震上國如以其稱王而王之則何以為訓故春秋於周王必稱天王於歲首必書春王正月于吳楚則稱人稱子甚或舉其號以從夷狄之例春秋非故沒吳楚之實而虛加周天子以正統之名也凡以立勸戒為世道計也正之所在即其勢之微且弱如東周而君子之附予者恒在焉則人知正之可貴而庶其有勸也不正之所在即其勢之強且大如吳楚而君子之所奪者恒在焉則人知不正之可賤而庶其有懲也此春秋

之義例非聖人不能備觀春秋則正統之論可
定也歐陽子之言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
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
而後正統之論作此論之正也又曰居天下之
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周秦漢唐是也
始雖不得其正終合天下於一以其合天下而
共君之斯亦正統矣晉隋是也此論之不得已
者也夫以晉隋之得國非正而復予之則正不
正之說窮有以啓章子霸統之說而無以折之
於是蘇子乃為之說曰正統云者特有天下
之名云爾賢不肖之辨非所以施之此也輕以
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則雖晉隋與之正統不
為嫌而堯舜三代之得國亦不嫌於美惡之同
辭嗚呼使正統之名而可輕予則春秋之於吳
楚將進而王之矣且歐陽子之論正統猶重與
之名故於秦則進之於梁則斥之若如蘇子之
說則凡強大而得志於當時如曹魏如元魏如
朱梁皆將進之矣何見與歐陽子之異哉夫蘇

子之論無復平矣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朱子
因之作通鑑綱目其立例間有異同非朱子之
求異也綱目為萬世脩義所未安固不嫌於少
異也溫公帝曹魏而冠蜀漢朱子則以昭烈紹
漢統以昭烈帝室之胄曹魏固不得而加之也
溫公帝朱梁而冠河東朱子則正河東為敵國
以河東亦角立之雄朱梁固不得而臣之也且
秦嘗一天下矣晉隋亦嘗一天下矣曹魏朱梁
未嘗一天下則帝魏者魏之臣子可矣固不可
強天下而帝魏也帝梁者亦梁之臣子可矣固
不可強天下而帝梁也且當時人心猶不肯帝
魏帝梁何後世乃忽於魯仲連之義而輕帝之
也哉此朱子之立義雖少異於溫公而不以為
嫌也獨其以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未一天下
者為無統蓋本歐陽子之說近世方氏乃謂天
下有正統有變統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
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義明如方氏之說
其未合天下於一者不論也即合天下於一而

得之不以正皆當歸之變統而不得與正統並
噫博雅如歐陽子亦無以尚矣精義如朱子亦
無可議矣而方氏猶置辨不已者豈好異哉方
氏固憂天下之變將日甚思嚴其法以懲之也
且歐陽子言正統之絕續其可疑者有三一曰
周秦之際二曰東晉後魏之際三曰五代之際
謂後之作史者溺於非聖之學五運之說故其
論曲而不公夫五運之說起於鄒衍非帝王之
所以受命君子不道也然仁暴之迹逆順之辨

人心是非之公不容掩焉則人之以秦為閔以
梁為偽或有微意未可知也東晉雖偏安猶正
朔之餘後魏雖強盛則夷狄之雄也固不當如
南北史之相詆自君子觀之其去取亦當有辨
也歐陽子進秦續周且謂秦之得國其初無異
湯武則湯武果利天下而殘酷不仁者哉此以
正統與秦方氏終不敢以為安也秦不可以與
正統則晉隋可知也朱子之叙正統蓋亦沿歐
陽子之說不得已而予秦晉隋耳方氏之言變

統有三曰篡奪也女后也夷狄也書法所加必
嚴加貶絕而不得與正統並今觀朱子於魏晉
之受禪而書其自立所以討篡賊也於武后之
光宅而削其紀年所以絕女后也於克用之舉
兵而著其沙陀所以別夷狄也雖合天下於一
如秦人天下有惡其暴而首事者不以為叛而
以為起兵其書法之嚴亦猶方氏之意則方氏
變統之說亦朱子之意亦歐陽子正不正之意
也特其憂之也切故其辨之也詳不嫌於少異

耳由周以來國統之離合絕續不常而不正之
徒恒以智力攘奪其間民生其時者何不幸也
晉也隋也皆篡奪之賊也後魏也後唐也皆夷
狄之雄也使篡奪而可以與正統則人之負恩
干紀者將益奔走矣使夷狄而可以與正統則夷
之亂華猾夏者將益充斥矣夫其智力可以偽
定一時而終不能奪萬世是非之公庶後世之
人猶知所畏而不敢肆也可徒以其一天下而
槩予之乎且晉隋雖得之不正然猶中國也後

魏後唐雖夷狄然猶未一天下也變猶未甚也至胡元之世舉中國之衣冠而左袵之舉中國之土宇而腥羶之且遲遲於百年之久將晉為天下禽獸之歸變未有甚於此者可以其一天下而予之乎如其予秦晉隋而不予元彼將有辭如其予之則何以謹華夷之辨此方氏之言固將為萬世之坊而非苟以為異也史法為萬世是非之公非一家之私言於義苟安雖異於先哲亦先哲之况方氏之言又與朱子相出入者哉

我國家受天明命驅逐胡元復古帝王所自立之土宇叙古帝王所世守之彝倫日月於是乎貞明乾坤於是乎再闢得國之正雖湯武之放伐有慙德焉真有以陋漢唐宋於不居而秦晉隋不足言矣天下臣民沐浴膏澤歌詠道化未嘗不幸生斯時也若夫保一統之盛而綿無疆之歷則聖天子方與賢公卿默運於鈞陶之上草莽賤臣又何能測焉

問鹽策之征非古也蓋自管仲始嗣後若

漢之桑弘羊孔僅唐之劉晏皆祖之以裕國更數世而不廢豈其法亦不可廢歟大夫文學之議元勰甄琛之言人持一端將安所取衷歟我國初富有天下鹽策所入不當常賦百一然法凡幾變而議之者亦凡幾人矣今之餘鹽與正課並行誠非國初之舊也或欲變通鈔法或欲盡復正課議雖美而難行者何歟夫權山澤之利而可以寬農民之征誠經國之所當講者

然君子恒有不盡利之慮不知如之何而可以善其後歟國家之征商蓋甚薄而用常有餘今之征商蓋已厚而用猶不足何歟夫糜財之大者莫大吏兵之冗自多事以來吏兵之增置者亦多矣不知亦可裁省歟如可裁省而無缺於事則財不可勝用非特鹽策可寬也願詳著於篇將採而獻焉

古今善理財者非能求財而益之也能去其所

以害財者而已矣夫民之生財也有限而事之害財者無窮以無窮之用而責諸民則民匱而國亦匱節無窮之用而寬諸民則民足而國亦足故善計國者必慮其始終權其取予寧去夫事之害財者而不敢過為操切之計非重於為民而輕於為國也藏富於民固富國之大者也又何慮夫財之不足而弊弊焉以求之哉執事憂吏兵之難贍因有感於鹽法之變而求善後之策此其念亦深矣愚請先陳鹽法之始末而

徐及於經制之略可乎夫鹽筴之征非古也在夏有鹽絺之貢在周有鹽人之官未始征之以為利也征之蓋自管仲始後世若漢之桑弘羊孔僅唐之劉晏皆祖之以裕國至於今不廢亦其法之不可廢也蓋古之時其事簡其用易足故有田賦而無山澤之稅後之時其事煩其用難供故有田賦而復有征權之利後世既不能如太古之無事則取諸商賈之饒以寬三農之征亦時義之不可已者在漢之賢良文學魏

之甄琛則以鹽利為不可權是以公利為心志乎古者也漢之大夫魏之元勰則以鹽利為不可罷是以足用為心急乎今者也惟胡寅氏折衷之曰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收之官則奪民日用不若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取其稅嗚呼胡寅之言其萬世言鹽法者之所必稽乎我國家富有天下鹽筴之利不當常賦百一在兩淮者則特甲天下蓋劉晏所資以濟唐中興者也自國初以來法凡三變而議之

者凡幾人矣其在國初令人輸粟於邊給之引日以次支給是謂常股法之正也後以邊儲告急商人困於守支不樂飛輓乃別儲以待開中是謂存積法之變也最後也政廢弛芻粟踊貴商人難於中納乃乞中餘鹽不輸粟而輸金則變之又變也自餘鹽興而正課微矣正課微而邊儲匱矣議者欲變通鈔法使流行如初則可以厚貧窳而收餘鹽一利權而息私販是眩於名也欲盡復正課使輸粟如故則可以省度

支轉輸之勞增邊人飽歌之氣是闇於時也且鈔法之難行久矣漢之平準蓋執以恥泉貨猶有本而易售今之鈔法直執以為泉貨則無本而難施在正統時蓋有給米之令矣不議行此而惟欲變通鈔法吾恐無以惠貧竈而處之終於無術也屯政之廢弛久矣當烽堠希警田穀布野輕變而折銀誠罪也今邊城晝閉地多不耕乃強而輸粟非情也以所輸之銀歸常平為糴本亦可得芻粟之用今不議此而欲盡復正課吾恐正課不可必復而坐失餘鹽之利也今之鹽法正課與餘鹽相權而並行其始議曰多不為功少不為嫌無抑勒以取盈蓋亦知今之餘鹽非真山海之藏有盈溢特恐妨鹽法之正而姑為之名使上不失國初實邊之意而下亦從商人之便爾然事有召募而法有啓奸宋人之初刺義勇也約以不守邊未幾而發之守邊且涇其手矣宋人之初置義倉也約以不輸郡未幾而發之輸郡且恣鞭撻矣今法正課與

餘鹽並行安知後之人不以為功而抑勒以取盈乎此則草莽之所深慮也且國初之優竈戶者至矣給鈔給米之令可考也優商人者至矣每引輸銀八分之令可考也惟時正課蓋三十萬引爾後變為七十萬則倍之矣今餘鹽至三百餘萬則數倍矣竈戶之採辦日益多而不恤其私商人之中納日益難而不償其直雖嚴刑督之安能使課入之必充哉昔劉晏理財以養民為先此晏之賢所以異於桑孔也自有海寇以來商人困於焚掠竈戶逼於屠戮失業者不知其幾矣愚謂今之鹽法當以優恤商竈為先優恤既至則人知所歸異日課入之充美雖日倍於昔如晏之在兩淮可也此鹽法始末之可議者也愚嘗思之司計之臣所為皇皇焉日憂夫財之不足者非不知愛民也凡以夷狄盜賊之憂無以處之也蓋自殘胡雲擾於西北倭夷颺發於東南守臣不足以制變於是有負外之置額兵不足以禁暴於是有調發之兵經

費之領於司農者始皇無以為計矣愚則以為固國之實在恤民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治軍之實在擇吏今之置吏溢於舊額者多矣不惟其賢而惟其多則官多祇以為擾也今之置兵溢於舊額者亦多矣不惟其精而惟其多則兵多祇以階亂也且賊之入寇也或近在百里之內而我之調兵也乃望救於千里之外是祇以勤民而何及於事也賊之深入也各持必死之志而我之禦之也多嬰以內顧之民是祇以資賊而何益於禦也故曰養兵十萬則五萬之費可也屯兵十年則五年之費可去也此今財用之所由訕而事不立也為今之計亦惟稍假督撫以事權俾之訓練土兵為持久之不可動之計而已矣自有寇盜以來練兵之令數下而奉行鮮有效者亦以兵未易練而敵患已逼故不得不倚夫調發之兵也愚以為土兵之當練者有二在武衛之世襲則有專任而練之也易在郡縣之數遷則無常任而練之也

難今郡邑之練兵既格於守令之數遷而武衛之舉行者亦鹵莽甚矣誠嚴比試之法如國初使武衛皆得其人乃使聯其什伍而肄之以戰陣之法督撫時閱其精否而行賞罰有不精者則罰必行嚴賊吏之法如國初使守令皆得其人乃使擇民壯勇而肄之以都試之法督撫時閱其精否而行賞罰有不精者則罰必行仍撫之以恩愛而饑寒困苦有必恤示之以節制而亂行失伍有必誅使所練之兵無事則樂耕而和於國有事則樂戰而和於軍而督撫之勤於事者時特褒獎增秩賜金久任以責其成則兵不外借財不外出即有夷狄盜賊之憂亦可坐制而無橫決之患夫然後財賦之節省可議也昔人謂害財之大者莫大於冗吏冗兵國初之征商甚薄而用常有餘者亦以其設官制兵之有節而無浮冗之蠹耳今之財用誠急矣獨不可求國初之故而調停消息以處夫吏兵之冗乎誠使擇吏必賢而任職者皆牧民

馭衆之才則負外之置可漸省也負外之置省則廩祿之省當不止一二也練兵必精而在營者皆有勇知方之士則調發之兵可漸省也調發之兵省則餽餉之省當亦不止一二也費出有經則賦可寬征歛有藝則民可裕民心欣悅則邦本益固夷狄盜賊之憂必且消弭而不足以勤執政之慮太倉之儲亦且貫朽粟陳不可勝用而鹽策之多寡固有不足言者矣此則經制之略昔人所謂萬世之計者是也如使二冗不去惟財用之急而抑勒以取盈雖使管仲為之亦難以善其後矣仲之相齊也進賢有賞蔽明有罰一時所與若高傒鮑叔寧戚之徒皆齊國之良則仲之設官亦有節不多取庸懦以充位也其作內政也居則相親戰則相赴三軍之衆可使相為用如左右手故能以三萬人而方行天下則仲之制兵亦有節不多取老弱以充數也夫是以吏易祿兵易贍而齊稱富疆也鹽策之征仲亦不專恃之以為國也今之經國者

顧可出管仲之下哉愚也溺所聞而昧時務然效忠之意亦耿耿久矣敢陳固陋若言之可採與否則未敢知也惟執事教焉

瞿文懿公 制科集卷之三

論

孔子欲行周公之道

論曰聖人之心苟可以仁天下不必其道之自
已出也而其心之所存則有曠世相感者矣夫
聖人之心何心也得其道不忍獨善其身而必
以兼濟天下使生民之命於我乎立而有以仰
副乎天地之心者此聖人之心也聖人者居其
位乘其勢之易則以其身致天下之治雖其處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三

一

時勢之難而家相宗子之責亦有不能一日忘
于情者其所以自任者宜然也蓋其心以為古
之天下得一聖人以治之今之天下復得一人
焉則天下之治亂固未可知而其具在我又不
可以時勢之難而自諉也昔者周公當周之盛
弘輔相之業而孔子卒老於行吾固知二聖人
者其心同其道同而不同者遇也夫其心同道
同而遇不同則吾夫子之心亦戚矣蓋孔子嘗
游於觀上矣喟然嘆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

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夫其志三代之英而
自謂未之逮也其欲行周公之道而寤寐不忘
者乎夫上古之治無為而成帝道之盛也不可
為也中古之治有為而成王道之盛也有可為
也風會流而人文代變雖周公亦不能無為而
治矣承帝王之後位冢宰之尊亦惟取古帝王
之利於民者補葺之潤色之以更一代之治雖
文謨武烈佑啓罔缺而公也思兼三王公之思
兼之心即孔子集大成之心也公之心苟可以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三

二

仁天下固不必道之自己出也孔子嘗憲章文
武矣其告魯君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
存則其政舉孔子之心固欲其君為文武之君
而已之左右其間也如周公之輔文武也而所
遇之不齊誰能問之蓋天下之治其始未必能
濟雖聖人逢時之易亦必勞而后定昔者周公
以叔父之親佐成王之明又得召畢之徒相與
維持於左右宜其于天下之治可垂衣以致之
而無復難矣然方其居攝之初三叔流言而成

王疑之大臣召畢之徒亦疑之公也辟居東都
岌乎不自保矣迄賴風雷之變而後定其在相
位也雖其制禮作樂化被越裳致重譯之貢而
下士之勤至于吐哺而後輔理之化成使公當
流言之變懼時勢之難而遠隱以避天下則潔
身之計得矣所以集新造之邦定文武之業者
未可知也所以保幼冲之主成哲命之貽者未
可知也所以繼泮渙之基成刑措之化者未可
知也天下之事固未可以不勞而定也孔子生

周之末造獨能遺棄天下而不以身勞之手蓋
天下之事固有為之而無成者夫其為之而無
成則命也未嘗為之而曰是命也此則沮溺之
徒所以果於忘世者非聖人之所以畏天命而
悲人窮也孔子蓋嘗周流四方以得周公之詳
矣夫其憂世之仁既以潛契於公而裁成輔相
之略範圍曲成之制凡公之深思而獨得之者
又有以先得其心之同此孔子之所以寤寐於
公而東周之志迄終身而不能忘者也孔子亦

嘗一用於魯矣始為中都而四方則之是周公
之道之小試也繼而位冢宰攝相事誅少正卯
而魯國大治觀其一時治化之美羔豚之不飾
價大道為公之遺也男女之別於途關雎麟趾
之遺也隨卹墮墮費而三家不敢爭家無百雉之
遺也歸鄆讎歸汶陽而敵人不敢拒講信脩睦
之遺也使季子誠忠不惑於處父之謀魯君誠
明不惑于犁鉏之計成邑終墮女樂終却君臣
協心以聽夫子之治則三年有成端可計日而

待者安知周公之遺烈不復見於今也乎周公
佐周於方興而始蒙君臣之疑孔子佐周於下
衰而始蒙君相之用天下之事固未知終始也
如夫子之心又安忍以吾君之不足為成王吾
相之不足為召畢乎又安忍以今之時勢非公
之時勢而遂廢其行道之心乎蓋至于狼跋之
詠鳳衰之歌而知二聖人之為天下者甚於愛
其身矣夫周公不私魯而留相王室孔子欲行
周公之道蓋欲得周天子而行之矣而仲子歸

謂宰孔賜胙則周不王而難與有行也故不得已而求諸魯亦欲得魯君而行之矣而壞隤先入鸛鵒來巢則魯不君而難與有行也故不得已而求之齊之晉之宋之衛焉夫其求之齊晉則行道之心為無益而其遇亦難矣孔子蓋曰道固天下之公苟得一遇焉以行周公之道亦周公之所許也而卒不遇焉則命耳又如命何哉然其仁天下之心則不以是而遂已也故又因魯史以作春秋春秋固所以存王迹而維周公之道於不窮也蓋周公經綸之業在周禮而孔子經綸之志在春秋觀其貶諸侯討大夫以適王事者一準諸周禮則其心之曠世相感益可見矣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於是而益信夫子之心謹論

悠久所以成物

論曰帝王所以建萬世之業而物各得所者其有要乎亦曰本於天德之純而已矣甚矣天下之治不可以偽為而見小欲速者治之所由以

蔽也夫以天下萬世之事皆吾之事而以吾見小之心臨之則其用不究以欲速之心臨之則其施不達此皆誠之不足而矯飾於政治者之所為也人見帝王之敷治也施之天下而有保天下之規行之一時而有裕萬世之計優游漸漬克滿洋溢而天下後世無不各得其所則以為帝王之治若是乎不可及者而不知其本也蓋其本之一心則為可久之德達之天下則為不息之化可久而天德純不息而王道備而天

下萬世之計固已定於此矣帝王豈無因而致之者哉子思推至誠之功業而極於悠久成物噫至於悠久成物則功業之盛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蓋嘗論之有天地之神化有帝王之神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天地之神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天地之化也法天行健自強不息者帝王之神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帝王之化也神化一而續用彰帝王之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永底蒸民之生者皆由此出者也故曰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
正此之謂也夫天之能久覆也非徒確然者之
不毀也必有所以主宰之者矣乾健不息者是
也地之能久載也非徒隤然者之不毀也必有
所以綱維之者矣坤順有常者是也帝王之能
久於其道也非徒易知易徙者之不變也必有
所以推行之者矣純一不已者是也根柢於一
心而發揮於庶政卷之于退藏之密而達之於
酬酢之神以之經天則為曆象之制為七政之

齊為人時之授為保章之司為馮相之設而凡
四時以為柄日星以為紀者皆所以察天之明
也之以之緯地則為山川之奠為五服之弼為則
壤之賦為地域之守為地事之任而凡脩其政
不易其俗齊其教不易其宜者皆所以因地之
宜也是故其文為日月其令為風霆其恩為雨
露其威為雪霜帝王之所以代天理物舉天下
之大而煦育均節之鼓舞之使之各遂其生各
若其性者皆由中出者也天不變則道亦不變

道不變則帝王之心亦不變其敷政之優優而
不改其度者猶天地之覆載萬世一日也此民
之所以有賴而肖翹之物皆有以自得也後世
帝王誠有不足始有以聲色為政者矣始有刻
勵於一時而終之不繼者矣夫以聲色為政者
偽也惠不由衷文無益也刻勵于一時而終之
不繼者怠也其偷也已甚誰能及遠也間有知
其不可而有志於治者則又蔽於見小欲速之
私噫王道無近功而欲以見小欲速者圖之亦

何怪乎澤之不足以及天下後世而終愧於天
地哉帝王之治天下也治之以至誠而已矣典
章文物心之著也禮樂政教心之運也齊治均
平心之推也是故如此而始如此而終如此而
天下如此而萬世而其道悠久不易也是故自
其道之通於天地則日月之不過也四時之不
忒也輪風怪雨之不作也彗孛雨雹之不生也
而天得之以清矣自其道之通於地也則山之
不童也澤之不涸也陵谷不至於易位也百川

不至於沸騰也而地得之以寧矣自其道之通於民物也則天時有生地利有養老得之以有終幼得之以有長也胎生得之以不殯卵生得之以不殯也而物得之以成矣是物之成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天道運而無所積故專直相因而大生之不窮地道運而無所積故闔關相因而廣生之不禦帝道運而無所積故易簡相因而化生之不測其所由來漸矣易之泰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言王

也帝王所以統人羣平物類而無愧於宗子之責者由此其選也後世帝王誠有不足而欲建天下萬世之業則亦聲色焉耳則亦刻勵於一時焉耳則亦欲速焉耳雖其始之所施亦有可觀而終多慚德且將干天地之和矣又何以育萬物而使之各底於成也哉雖然誠亦非絕德也夫天道流行物與無妄則誠也者天人之所同具也古之帝王能不失之而已矣是故盡己之性而要極於贊化育者至誠之能事也性之者也誠之為貴而終至於誠物者誠之事也反之者也此堯舜湯武所以均為帝王之盛也願治者尚監茲哉謹論

聖人與天地同光

天地之所以成化而萬世不易者有常道焉聖人得其常道以治天下而天下安矣甚矣天下之變不齊而時之所趨雖聖人不能以却其來也聖人知天下之情不可櫻之使爭而變生又知天下之變不可以強制也觀於天地之運而

得其常道以為制治之紀故每於其機之動順而導之以納於常天下納於常而詐謀不興爭奪不作天下偃然無事矣天地惟其常故順動而萬世不易聖人惟其常故順治而萬世不變然則聖人之守國與天地同光者夫豈有他道哉文王問守國而太公以是告之吾於是深嘆太公之知道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聖人之繼世而有天下享國之久與天地並固其所也而尤貴於守者則以天之難謀民之難保祖宗

德澤之難恃而制治保邦不能一日怠於心也然聖人之守國非形勢以維之也非法度以持之也非智術以智之也任吾常道而天下自治自安此聖人之所以與天地同光也世之人蓋有阻山谿繕關隘瞭望必謹出入必譏固形勢以為守者矣雖聖人亦不廢而非其守之所先也世之人蓋有陳典常審號令聽其治計嚴其誅賞慎法度以為守者矣雖聖人亦由之而非其守之所上也世之人蓋有炳幾微先戒備蓄

威而昭德居重以馭輕審數術以為守者矣雖聖人亦不忽而非其守之要約也聖人之守國蓋以天地之經民機之情參而用之者也經也者即吾之所謂常道雖天地不能違而民亦資之以治者也且天地亦有機乎曰有天之陽在春夏所以鼓萬物之出機也天之陰在秋冬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也陰陽默運而萬物以出入焉是亦天地之機也民情亦有經乎曰有聖人之陽為仁為德教萬民之所以育也聖人之

陰為義為兵刑萬民之所以正也仁義並施而萬民以育以正焉亦民情之經也機以運之經以主之天地人之道一也天下之機決於民情動之則得失爭焉得失爭則生變靜之則得失泯焉得失泯則復常聖人不能使民機之無動每有以消其變而復於常者由其握天地之經以為之紀也吾嘗讀易而知聖人憂世之深也彼其觀於天地之運脈矢之利恥諸睽門柝之制恥諸豫設險之訓恥諸坎不虞之戒恥諸萃

折首獲醜取諸離長子帥師取諸師蓋聖人仰觀俯察而經武之意每惓惓焉聖人之守國固未始去兵也而非其本也蓋至於恒而繫之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則知聖人守國之道於恒焉統之矣恒也者蓋天地之常經聖人握之以定天下之情者也聖人之治天下民機之未動固未始進而爭焉先時以為之也民機之既動亦未始退而遜焉後時而不為也先時為之

則為事始為兵端後時不為則事變窮而無所入故聖人慎之每於民機之動執吾常道以定其歸乘屋播穀厚民以常產也因天之有五材也建學立師牖民以常心也因天之有降衷也興賢使能則有常位勸民善也計事授食則有常祿酬民勞也因天之有生殖也明罰勅法則有常刑防民淫也選將練兵則有常武示威也因天之有震曜也聖人之治天下曷嘗一事而不於常也未始去兵而亦未始先乎兵也煦

之以仁而天下莫不懷猶萬物之得春夏而以生以長也肅之以義而天下莫不服猶萬物之得秋冬而以歛以藏也仁陽也義陰也發之以陰會之以陽而天下莫不畏且懷猶萬物之變化於四時出者以入入者以出而陽常用事也陽主德教陰主兵刑聖人不能去刑與兵而必合之以德教不使陰勝陽不使兵刑勝德教此聖人好生之心所以容保天下止其爭消其變靖之於常者也是故聖人之守國也以凝天命

則有常眷以結人心則有常懷以承祖宗創造之統則有常治以垂子孫不拔之基則有常安刑措而不殺兵偃而不用城郭不待培而固兵甲不待厲而威百辟不待命而承荒服不待讓而至則聖人之盛而國家之久安長治猶天地之定位而萬古不毀矣然聖人豈故利天下而有心以為之哉天地以常道運而久存聖人以常道運而久治聖人之普物無心一天地而已矣獨其先德教而後兵刑扶陽抑陰若聖人之

有心者亦非聖人以私意為之也天地有四時而一元生生之意雖窮冬猶在焉則聖人之心亦天地之心也記曰王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此聖人之守國所以與天地同光也

聖人存之以應事機

聖人所以成天下之務而定天下之業者亦惟心之知所謹而已矣夫天下之事莫不有幾而每伏於微此圖治之所先者也聖人之御天下也雖天下已治已安而恒以謹微為心持之於

未危謀之于未亂而無一事之敢忽非過慮也天下之事恒始於微而成于著方其微而謹之則不勞而有功待其著而後圖之雖竭力而無及也天下之變恒相尋而聖人獨運於陶鈞之上乃能總攝羣動劑量庶理患銷而不見其形治定而不見其迹天下靡然服之者豈乘時之獨易哉夫人不能謹之於微而聖人獨謹之也黃石公記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嗟乎此誠自治之

要而貪強者不足以與知也方中國之無事人君多欲關土服遠以為功聖人獨退焉寧守夫微以求方內之治而不敢以耀兵為者非偏於柔也非偏於弱也自治之道固莫要於守微也人之情孰不好治而惡亂好安而惡危然聖人每得之而天下日治且安者以能存此心而庶事得其理也眾人每失之而天下日亂且危者以不能存此心而庶事失其理也人事之得失世道之升降決焉而動之微者則事之得失所

由判焉者也聖人之心果何樂於遠略而不謹之於微也聖人之臨天下亦豈擾擾焉以多事累其心也寂而常應虛而常明冲然湛然固未始有一之係累也及事機之來也則必謀之于始焉防之於豫焉為天下計不為一身為萬世計不為一時蓋洗心退藏者聖人之分而極深研幾裁度庶事以利天下者則聖人經世之責不敢一日忘者也天下之事機何常之有屈伸相感而伸者或所以為屈也利害相攻而利者

或所以為害也成毀相形而成者或所以為毀也其來也幾微其究也廣大蓋天下之至動而不可為準者也聖人之應之也豈待夫失之既遠變之既彰而後圖之於其伸而思其屈于其利而思其害於其成而思其毀圖大于其細焉圖難於其易焉雖天下宴然無事而儆戒不忘常若有卒然之變發於旦夕之間故天下不見其有運動之勞更張之迹而天下大定豈聖人獨乘運化之盛哉人事之措置固使然也愚嘗

讀書至虞周之際而知聖人圖治之有先後也夫虞周之治蓋萬世一時也而君臣告戒猶惓惓於精一之訓幾康之勅敬義之戒何聖人之德業彌廣而操心彌約也噫此固聖人德業之所由日廣者也淫巧必斥恐其發奢泰之端也佚欲必戒恐其滋怠荒之萌也詢謀必周恐其貽壅蔽之害也孔壬必遠恐其開害正之門也威福必總恐其兆陵夷之漸也成憲必監恐其啓紛更之亂也各器必惜恐其長泮渙之謀也

封邑必度恐其階尾大之禍也匹夫匹婦勿以為無能恐其或勝予也細行不矜勿以為無傷恐其終累德也一念之失恐其為四海之憂而遏之必早也一時之失恐其為百年之患而去之必力也聖人之應事何若是之慎以周也當是時豈無蠻夷猾夏盜賊奸宄之憂虞周君臣每以謹微為先者誠知夫微之不可忽而天下之外患不足以易此也夫天下神器也人君之威權猶太阿之不可觸也乃或權移於奸臣勢

傾於夷狄盜賊而不可收拾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堅冰之至履霜之積也千里之繆跬步之積也崑岡之焚燭火之積也滔天之流勺水之積也方其微之不謹而禍亂之萌已伏於窈冥之間及其發之一旦乃駭而圖之亦何及矣孰與夫守之於微而坐銷天下之變哉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有可畏之形者則知備之無可畏之形者則不知備此聖人之治所以心逸日休者

為能謹之於微也後世之治所以心勞日拙者為不能謹之於微也虞周之隆百工得其職庶事得其理家國天下得其平文德所敷聲教所及雖頑如苗民亦來格也雖庶頑讒說亦革心也西至流沙南至於海貢粢獻雉者雖却之莫能止也蓋內治既脩遠人自服兵不待試而威刑不待厲而肅約不待待契而信守不待城郭而固此聖人守微之效也彼貪強之徒微之不守而徒欲見威於敵雖戰勝於外而憂生於內

聖人禮義之中正

聖人之於天下何容心哉亦惟協諸中道而已矣甚矣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道處之而不可以有心為也有心於相徇者其失則貶有心於相矯者其失則亢亢則過貶則不及是皆以有心失之者也聖人以中道立極於天下雖其律已之嚴不肯少貶而不為已甚之意恒存其間蓋道本如是吾如是足矣此其道之所以萬世無弊歟昔戰國之時天下之士爭鶩於利而孟子獨不見諸侯其迹若好為異者嗚呼以好異

人非欲見陽貨也貨以禮先吾不以禮往焉則貨之狡且亂不足言而吾亦失之亢矣夫道不可貶而貶焉則失之不及不及非中也道不可亢而亢焉則失之過過亦非中也聖人方將以中道率天下肯為異而過於中哉吾嘗觀孔孟之在當時未嘗不嘆其處已之嚴待人之恕而其道至今不廢也夫其易退而難進也易祿而難蓄也女樂一入則雖攝相事而不為少淹去志一決則祿以十萬而不為少顧其處已一何

嚴乎然上之不敢謂吾君不足與有為下之不敢謂其臣不足與共理桓子之專魯也而有見行可之仕齊桓之徇貨色也而有王政之陳其待人一何恕乎蓋惟嚴則不至於失已惟恕則不至於失人此孔孟所以為得禮義之中正也若人之用不用道之行不行則有命存矣孔孟其如命何哉吾獨怪夫脅肩諂笑之徒不知自重而失之貶又惜夫段干木之徒徒知自重而失之亢也夫魏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

之音則不知倦其不能用方正之士亦見其微矣其下段干木之廬則猶知下賢也乃逆探其不能用而逃之則亦未免於賢者之過視聖人之中道何如哉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賢不及文侯孔孟之賢奚啻干木然孔孟周旋於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朝幸其心之一悟言之一入以致吾忠愛之意者蓋憊憊焉苟非義不可留則由由焉而不忍以棄去聖人之不忘天下也如此若段干木則立已太峻責人太詳亦過

矣彼脅肩諂笑者誠不足道吾矯焉而至於過亦豈聖人之中哉夫聖人之處已也嚴而不至於立之太峻待人也恕而不至于責之太詳人猶以聖人之不苟合為好異而遠於人情者則利達之溺人而聖人之心不白於天下也甚矣彼滑稽之徒自卑以求用其言自鬻以求售其術視聖人之進退卓爾不阿誠若好異者豈知聖人所為固禮義之中正而非所以為異哉孟子不見諸侯而梁惠王卑禮招之則亦往焉誠

孔子心法也此誠萬世學者之準也若曰孔孟
吾不得見得見如干木者然猶可以激頑而起
懦則固孔子思狂狷之意然以之傲世則可以
之自處恐非中行之道矣

瞿文懿公 制科集卷之四

論

初命三晉為諸侯

名分之在天下非君有也而世或假之以為私
君子於是乎有遺論矣夫生民而樹之君是將
兼宇宙而撫之也故封略之廣而皆曰君土晉
天之下而皆曰君臣食土之毛而皆曰君物奚
獨於名分無之耶蓋名天叙也分天秩也天未
嘗以名分畀君若特寄而俾之守耳君而守天
之名則當取其崇卑別其貴賤而陵犯之戒必
嚴也君而守天之分則當差其服章辨其等列
而踰志之求必抑也嚴之而下無叛人抑之而
人無異望夫是之謂善承天威烈王受天之寄
胡為而有三晉之侯耶君子曰以凶德而爵非
名也以大夫而侯非分也名不正則乖分不尊
則悖是以私亂之其如天何綱目不曰命而曰
初明壞法亂紀由茲始矣威烈其奚貴之辭吾
聞之親故庸勲周禮也禁奸戮叛周刑也晉有

唐叔之親有文悼之勲翼戴天子周之所托而
憑焉者也故晉室固則王國尊王國尊則諸侯
服韓趙魏烏得而滅之況其迭盟中夏代不失
威三家以奕世命卿北面而臣承之久矣又烏
敢以滅之非所得滅而滅是伐周之倚也非所
敢滅而滅是無上之臣也其奸與叛孰甚焉威
烈王以共主之尊念股肱之禍固宜聲罪於友
邦命師於卿士而歸獄於司刑殺其身殘其室
汚其宮而諸馬可也刑之不正又命之侯焉是

以天命施之天討矣無亦自喪其尊而棄諸侯
之所以服乎或者曰姬祚既降威烈微乎微者
也三晉之請若之何其拒之是不然姬之微者
勢也而猶有名分存焉名分係於天非待勢而
立者也不然以三晉之憑陵跋扈豈不足以自
侯耶而必請於周者彼固有所憚也三晉何憚
於周哉憚名分之在人心而天下不吾直也君
子謂興衰起替此其一機矣威烈既失之於始
獨不可救於其終耶告之以訓辭昭之以逆順

却其請而杜其求亦足以示吾不輕爵人之意
使三晉而有知也固將悚然而思懼愧然而覺
非齊楚諸國欽承威命矣使三晉而無知也亦
不過遽欲而拂心懷忿而蓄怨未必遽淫用以
逞也而曲直所在天下可有辭矣今一舉而侯
之此何法與夫先王之典祇敬六德則侯以功
定國則侯三晉之於周其果功耶德耶非功而
命是黨奸也非德而命是賞叛也威烈奚昧於
此乎此無他以名分為私而苟焉以取媚者也

昔晉文請隧襄王以王章却之文卒安焉而不
敢有逆志若以威烈之旨推之則文有立已之
功雖天下與共可也而襄曾不少貸於一隧之
微亦以名分所守不敢假人焉耳今三晉之叛
孰與晉文而侯爵之榮非特一隧也從而授之
則非惟不足以使人畏且有以使人貪凡欲覆
王以自利者皆有所覬而興是威烈君臨諸侯
先以不臣教之耳夫人心無厭滅晉而侯亦將
滅周而帝履霜堅冰至漸不可長也故自是而

後七雄爭強羸秦肆虐周室遂以不振而遷於
患狐之禍成矣先儒有言曰三晉非能弱周周
自弱也其知本之言與然則此一舉也偏聽濫
受是不以名分處其身匪人僭寵是不以名分
處其臣作法於邪是不以名分處其後故田和
篡齊安王命焉和固繼迹於三家而安王則效
尤於威烈者也是故綱目緣茲以托始以謹其
初也雖然始之者非獨威烈也曲沃之賂一行
而七章之服錫馬則在釐王之世固有然者矣

故無衣之詩聖人錄之亦慎微意也詩紀其端
綱目書其備姬之亡也所由來者漸矣人君鑒
此安得不為先亂之防

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

聖人之道非有加於天下也人自小之而聖人
之道始大於天下矣夫道之在天下非小也自
人之學焉者各因其性之所近得其一偏一曲
而不適於道之全是故見其小也聖人之道雖
非有異於人而獨會其全造其極故聖人自視

亦惟自盡吾道自人望之則見聖人之道大而
天下之言道術者皆小而不足為矣然則求道
者固以聖為至而聖道亦豈有加於天下哉孔
子登太山而小天下夫天下非小物也往哲之
所經綸後賢之所稱述其為道術非小數也而
謂孔子小之者孟子非徒尊孔子蓋示人以吾
道之至使之不安於偏而異端之徒亦不得以
小吾道也夫物各有至道亦有至太山者高之
至也聖人者道之至也人惟無見于太山則步

仞之丘亦足以為高觀太山而後知吾所履之
卑也人惟無見於聖人則一善之得亦足以為
多觀聖人而後知吾所得之狹也此孟子覺天
下之意也易曰地中有山謙夫以山之高而蘊
於地之卑此山之所以安其基也聖人雖道高
天下豈知其所至之若此哉故有卑以自牧而
已矣未始自高其事而居天下於卑也有小心
翼翼而已矣未始自多其能而居天下於狹也
然心愈卑而道愈高心彌小而道彌大此孔子

所以超乎天下而天下之言道術者皆小也夫孔子之道亦天下共由之道猶之太山然人皆得登之而未始沮人之進也然人之不至於道者其失有二志之不立也功之不繼也志之不立者則以聖道為不可幾及而自棄不為猶之畏太山之高却立而不肯登者也功之不繼者雖知聖道之可及少有得焉而自畫不進猶之慕太山之高登之而不果至者也由志之不立功之不繼而吾道之至始獨歸於聖人故孔子之小天下非真優入聖域者不足以與知也今夫太山有登其麓者矣有至其半者矣有至其巔者矣登其麓者視人之在平地者所見則有閒矣而未遠也至其半則加遠矣至其巔則又遠矣夫所履益進則所至益高所至益高則所見益遠所見益遠則視下益小孔子之小天下蓋至為實至見為實見非可以料想測度求也吾獨於孔子之學不厭者而觀其深也夫道之全人得其一偏一曲猶挾之以自多而孔子獨

學之不厭不倦此殆其所以造道之至而天下之道術不足以為大者也夫吾道之體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未始有偏也而仁者得之以為仁智者得之以為智清者得之以為清和者得之以為和任者得之以為任又其次則禮樂名物儀文度數亦皆執之以成名辨之以為情非不皆有得於道然自孔子之集大成而時出之者觀之蓋不啻太山之於丘垤矣孔子之聖亦非有離於智也由志學以至耳順蓋智之至而非一偏之智也亦非有離於仁也由志學以至從心蓋仁之至而非一偏之仁也時清而清則清其所兼而非一偏之清也時和而和則和其所兼而非一偏之和也時任而任則任其所兼而非一偏之任也祖述堯舜則兼堯舜憲章文武則兼文武上律下襲則兼天地至如老聃之於禮師襄之於琴剡子之於官無不兼而識之由是知孔子之道其高如天而偏焉者皆不免於自卑也由是知孔子之道其廣如地而偏

焉者皆不免於自小也由是知孔子之道變通如四時而偏焉者猶四時之各一其氣而不能相通也夫是之謂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其所至者固宜有以小之也然豈孔子有加於吾性哉吾性本全孔子特全之耳夫太山雖至高亦土壤之積也孔子雖至聖亦衆善之積也人各安於一偏一曲自卑自小以裂吾道而不覩天地之全則孟子之尊孔子以尊吾道豈容已哉戰國之時佛老未興而楊墨之徒則已鼓邪說以惑世彼見吾儒之執其一偏一曲則曰儒之道小也為吾儒之徒者習見其然則亦曰吾儒之道誠小也孟子憂之是故尊孔子以立極蓋孔子之道尊則異端之說息亦其衛道之心不得已者也不然孔子於仁聖自謂未能孟子之賢豈不知孔子之心而顧為是以尊之哉然則求孔子之道當柰何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言至之以漸也曰無自廣以狹人言受之以虛也虛以受之漸以至之而志必立焉功必繼焉則庶

有可及固孟子之所謂成章後達者也不然則猶徒慕太山之高而未始一舉足者耳豈所以為善學孔子謹論

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聖人之治天下非徒有為之尚也治天下而惟有為之尚則將用智自私率天下於多事非惟自弊而亦以弊天下亦何利於此聖人有憂之觀於天地之復而存之為制治之權居靜以御動執簡以御煩操一以御萬故其自處也常若無事而天下以治嗚呼此其用天下而不為天下用各得其性而不擾歟夫天地之運起於東北則為水之生木而萬物以出是謂育神迨於西南則為火之克金而萬物以入是謂復命老氏之言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此老氏致虛守靜之學非聖人之道也而謂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者何也天地之運妙道所存老氏得之以私其身聖人得之以公於

天下其用不同而均之有得於天地之道也在
易之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之時陽氣
潛藏蓋隱而未見也而天地之心於此見之則
聖人之所以和平天下者亦可識矣聖人之治
天下也有開物之智而不敢盡用也有齊物之
權而不敢盡言也汙樽杯飲苟可以致敬則不
必其備禮也簣桴土鼓苟可以合歡則不必其
備樂也結繩之治苟可以約信則不必書契也
干羽之舞苟可以化暴則不必厲兵也事至而
後為之備患生而後為之防其視事變之來常
欲鎮之以靜示之以樸不欲闢天下於智力以
滋天下之變聖人豈誠如老氏之好逸而自處
於清淨者蓋誠有得於天地之復而執其樞要
也夫萬物之出機出於東北出而不入則竭萬
物之入機入於西南入而不出則滅一出一入
相為循環而入者常為之主焉聖人則之其出
也顯仁其入也藏用與天下相忘於無為而一
無容心焉此和平天下之本也蓋嘗觀之世變

矣號令者後世之所以約信也然令煩而人益
疑刑罰者後世之所以威惡也然罰嚴而人益
玩爵賞者後世之所以勸善也然賞濫而人益
怠聖人於是乎觀萬物之復而歸之於靜恬焉
愉焉冲焉穆焉雖天下之變日新而此心澄然
常以無為為主由是信不以約誓而民之信之
甚於約誓也由是威不以刑罰而民之畏之甚
於刑罰也由是勸不以爵賞而民之競勸甚於
爵賞也其自處也晏然無不靜矣而日月自明
四時自行山岳自峙江河自流草木自蕃鳥獸
自育而吾民之並生其間者亦自作自息不相
凌奪不相假借有所予焉而非故恩之也有所
奪焉而非故憎之也有所裁焉而非故培之也
有所傾焉而非故覆之也天得以清地得以寧
人得以安物得以阜而和平之極且蒸而為慶
雲麗而為景星涌而為醴泉散而為朱草孕而
為四靈而天下之言治者蔑有以加矣聖人則
亦如天之運而已矣夫何為哉智周萬物而不

私其智權傾天下而不用其權此之謂天德出
寧而世之求勝於智力者吾見其亦勞且拙矣
昔曹參之相齊也得蓋公清靜一言而齊大治
及其去齊復以無擾獄市為托夫曹參之清靜
蓋黃老之教非聖人之道也猶能使齊之大治
況聖人之得道而天下有不底於和平大順者
哉蓋治天下亦若養身善養身者不必多服藥
石伐其元和也退處於靜而血氣和平災害不
生矣善治天下者不必煩其禁令束縛其民也
徐鎮以定而天下和平詐慝不作矣此老氏得
之以私其身聖人得之以公於天下用雖不同
而均之有得於天道者也嗚呼孰謂蔡氏之學
雜而不純也哉

瞿文懿公集

卷之四

十二

瞿文懿公 制科集卷之四

瞿文懿公 制勅稿

一卷

制

戶部尚書賈應春制

兵部右侍郎沈良才制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

檟制

禮部左侍郎致仕朱隆禧制

提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

瞿文懿公集

目錄

乙

都御史章煥制

戶部雲南司署郎中事員外郎陳璨制

工部都水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汪泓制

湖江按察司僉事姜廷順制

江西撫州府知府黃鑄制

雲南楚雄府知府周載制

勅

翰林院編修亢思謙勅

尚寶司司丞李先芳勅

甘肅行太僕寺寺丞馬尚義勅

貴州道監察御史王本固勅

江西道監察御史鄭本立勅

河南道監察御史宋儀望勅

貴州道監察御史劉涇勅

禮科左給事中李遇元勅

史科右給事中戴才勅

兵科給事中華淳勅

戶部山東司主事楊準勅

瞿文懿公集

目錄

二

戶部陝西司主事瞿晟勅

戶部廣東司主事劉效祖勅

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夏惟純勅

南京戶部福建署員外郎事主事姚世

熙勅

南京禮部主客司署郎中事主事朱曰

藩勅

兵部武選司主事殷從儉勅

兵部武選司主事賈天爵勅

兵部職方司主事陳栢勅

南京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汪

珍勅

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高岱勅

刑部河南司主事張正位勅

大理寺右寺右評事侯有功勅

浙江湖州府推官方敏勅

紹興府推官韓詢勅

直隸婺源縣知縣鄭國賓勅

瞿文懿公集

目錄

三

山西平陽府解州夏縣知縣岳粹勅

瞿文懿公

制勅稿目録

瞿文懿公制勅稿卷之一

戶部尚書賈應春制

朕惟國計之重疇咨俊乂思得人以成裕國之效自非名實繫乎衆望明揚出于師錫不輕授也爾戶部尚書賈應春才猷敏達器度弘深筮仕踰三十年而夷險備嘗歷官踰二十任而忠慎彌著自爾視師陝右虛衷以集衆謀持重以貞師律將士樂用邇陞晏然俾朕無西顧之憂念爾久勞召宅司寇復以軍國計重特茲簡用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一

以資良謀茲以考績授爾階為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守圉之臣則惠饋餉之不充司計之臣則惠奏請之不節二者議常相持而和秉之風鮮聞此大事之所以不克共濟也爾從閫外來司國計必能酌軍儲之緩急制財賦之盈虛使國家餘九年之積而將士有飽歌之風矣尚益奮庸以副倚毗欽哉

兵部右侍郎沈良才制

朕惟國之大事在戎所賴以振肅戎政揆度機

宜共成修攘之烈者則惟一二本兵大臣自非

揚歷中外才猷素著曷輕畀焉爾兵部右侍郎沈良才識足以通古今之宜才足以周常變之用歷試於昔咸稱其官通歲出撫卹陽節制萬里綏懷遠近其功尤多既晉理卿朕念本兵任重特俾貳司馬贊理樞務爾能協心規畫使邊境宣力之臣得仰成筭以措勝而外侮坐消三載於茲爾功懋焉茲以考績特授爾階為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成周之隆四夷咸賓君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一

二

臣告戒猶以張皇六師為先不敢弛先事之防我國家慎固封守不欲以武功毒天下然狎於治安而師律漸弛者久矣爾尚益弘遠畧用戒不虞以周召之事君者事朕欽哉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檟制

國家統御萬方薄海內外罔不臣服顧茲兩廣地盡南徼嶺海之間民夷雜居芽孽易生故特選重臣往鎮其地苟非其人曷輕畀焉咨爾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橫性資弘毅識度深沉歷中外以有年試小大而輒效貳本兵位中丞文武聽其節制軍民屬其保釐權任益隆經略益著乃徹漕事俾專制兩廣乃申紀律以訓士靖寇亂以和民使朕威德覃被南海實有賴焉昔周中興有臣召虎疆理王略海外有截朕今所望豈異此今以三品考績特進爾階為通議大夫錫之誥命以旌爾勞於戲不泄邇不忘遠朕方弘一視之仁無黷武無

皇文憲公集

卷十一

三

匿文爾當為萬邦之憲尚益自效以副倚毗欽哉

禮部左侍郎致仕朱隆禧制

朕操爵賞以風礪天下有與之以名而不勞之以政事者所以示殊恩也爾禮部左侍郎致仕朱隆禧初以甲科之俊漸列班行周流諫垣薦登卿寺嘉績良多中解朝簪退從林壑遲回歲月不少忘朕昔人食芹而美曝背而煇猶欲獻君傳記侈之以為美談豈芹曝之足多取其心

也爾之愛朕蓋亦類此是用寵以禮部左侍郎之名仍令致仕今特授爾階為通議大夫錫之誥命以為爾榮於戲君臣之義貴居其厚爾不以家食而忘戀闕之思朕亦不以人言而廢遺簪之惜爾尚祇服訓辭益敦素履欽哉

提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章煥制

國家稽古建官設都御史以總攝憲綱彈壓百僚其承命出巡方嶽則文武百司悉聽節制任

皇文憲公集

卷十一

四

至重也自非守正不阿明辨有聲曷輕畀焉爾提督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章煥有通今博古之識有牧民御衆之才歷試諸司咸稱朕指邇以太僕課最晉陟光祿寺卿念鄖陽重地命爾出治茲叙年勞特從所請授爾階為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鄖陽地控三省俗雜華夷緩之則縱或以長負固之習急之則駭或以速愚頑之變爾尚酌剛柔寬猛之中以靖小民則朕爾嘉欽哉

戶部雲南司署郎中事負外郎陳璨制

古今之制國用者蓄積有餘而頌聲作斯太平之基也與朕共此者凡司徒之屬皆與有責矣爾戶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負外郎陳璨性資弘毅操履端方曩以治邑有聲擢晉戶曹俾督遺儲會計必當出納必平吏弊肅清軍需用裕功尤著焉茲以考最授爾階為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朕以天下之財給天下公用誠無所靳然念小民供賦之難未嘗不欲節用愛人

皇文憲公集

卷之十

五

以利久遠也爾職與聞國計尚益求盈虛之節制輕重之權佐朕裕國裕民欽哉

工部都水司署郎中事負外郎汪泓制

司空之屬職司水土而都水一司分治於外實控河渠上游漕務賴之自非廉幹之士國何賴焉爾工部都水清吏司署郎中事負外郎汪泓起自賢科長於吏治曩任州縣咸著賢聲既晉冬官領漕渠疏築惟時早潦有備萬艘北上京儲羨溢爾多力焉茲以考績授爾階為奉直大

夫錫之誥命於戲自河決張湫運道幾沮今雖百靈效順河不為災歲仍命官往鎮其地誠懷未然之坊也爾以才猷簡用念先臣經略之勞必思慎之於微無使有橫潰之患矣爾其欽哉

浙江按察司僉事姜廷順制

國家稽古庶訪肅政之制特設按察司並建長貳以貞憲度以糾官邪惟公惟明始稱厥任茲惟艱哉爾浙江按察司僉事姜廷順初試邑令循良有聞擢居臺中風采尤著既晉憲職乃能

皇文憲公集

卷之十一

六

正身率屬夙夜惟寅以六條察吏治而所部肅清以兩造聽民訟而幽枉必達厥功懋焉茲以考績授爾階為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民之休戚在守令察守令之賢否而詔廢置則監司責也爾既效有嘉績矣尚一乃度遠乃猷俾海隅蒼生咸仰朕德稱朕立監之意欽哉

江西撫州府知府黃鑄制

朕以天下為家一夫不獲恒惻於心每聽羣吏之上計治有異等輒寵嘉之事關激勸非濫予

也爾江西撫州府知府黃鑄起自賢科周流郎署治效既著乃出典名郡寄以千里之民爾乃銳意旬宣惟慎惟勤事節而民不知勞刑清而民各興行古有循吏殆庶幾焉茲以考績授爾階為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自秦罷侯置郡守選用亦云重矣邇來四方多虞征調煩興緜輯勞民以固邦本固爾之任也爾往欽哉

雲南楚雄府知府周載制

朕惟遠方之民漸遠聲教易動難安故選良史以撫循之望甚殷也爾雲南楚雄府知府周載操履詳慎才識老成昔在戶曹屬有寇警爾勇於任事給餉不乏勞勩居多既晉郡守乃能以廉敬率僚屬以寬大惠疲民監司每以課最來聞乃知楚雄雖遠在萬里民之霑被朕德如在几席矣茲以考績授爾階為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柔遠能邇厥惟顯謨有初鮮終亦有明戒爾尚慎斯以往無忝休命欽哉

翰林院編修亢思謙勅

國家選文學之臣使居史館以司紀載蓋倣古昔儲材之意冀得一傑然者出其間庶國家有攸賴耳爾翰林院編修亢思謙始以進士高等選入中秘讀書任職以來賢聲益著才與識而兼茂文與行而俱修茲特進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士之由館選者必有稽古之學而後可以備顧問有研幾之哲而後可以審樞機有虛受之誠而後可以廣忠益徒以文馬則亦藝耳爾尚益慎修以副朕儲養之意欽哉

尚寶司司丞李先芳勅

典瑞之職自周官有之蓋天子近臣周公所為嘆其美而欲人知恤者也選用厥惟重矣爾尚寶司司丞李先芳經術醞藉操行醇謹周派部署咸著賢聲乃自刑曹俾尚符璽茲以考績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古昔盛王左右侍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其君故君無過舉而天下稱聖爾職典瑞亦其一也尚監前聞人以忠誠事朕欽哉

甘肅行太僕寺寺丞馬尚義勅

國家馬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以總其成自非清慎勤敏之士則民先困矣又安望馬之蕃息乎爾甘肅行太僕寺寺丞馬尚義廉以律身勤以集事歷年滋久賢聲日聞被邊之民多有賴焉茲特封爾為承德郎錫之勅命以為爾榮夫戎務先馬馬政之弊顧累居民亦任非其人耳爾尚益自勵以副委用欽哉

貴州道監察御史王本固勅

卷之九

九

國家稽古建官特重御史之選蓋將責之廣諮諏以贊國是慎舉刺以肅官常自非端方直亮之士曷克稱焉爾貴州道監察御史王本固起自甲科卓有志節曩試用於劇邑賢聲已聞繼晉位於憲臺風采益著三載於斯爾勞多焉茲特進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天下公議允屬臺評忠邪視之以進退利弊籍之以興革爾尚照之以明出之以公斷之以剛持之以毅無撓於勢而敝於情無詳於小而遺其大以稱

朕任使欽哉

江西道監察御史鄭本立勅

國家設御史之官以司風紀內肅朝著外察方岳其選用特重自非剛明正直之士國何賴焉爾江西道監察御史鄭本立曩以佐郡有聲擢居臺中屢陳時政糾官邪補益良多邇按陝右屬地震之後人心皇皇訛言相扇爾乃獎循良斥貪墨風勵群司以寬政靖民左道惑衆者輒擒治不赦三秦遂用底定朕無西顧之憂爾之

卷之十

十

力也茲以三載考績授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朕居法宮之邃百官之邪正萬民之休戚勢國未能周知也明目達聰不事察察而物無隱情者惟爾秉憲之臣代朕行耳爾忠亮有識譬之利器一試已知尚益遠乃猷弘乃度日懋敬德以需簡用欽哉

河南道監察御史宋儀望勅

朕以耳目之寄責之臺官選甚重也自非端亮有識達於治體則嘉言不聞國是亦何賴矣爾

河南道監察御史宋儀望才猷敏達操履端方
曩以治邑課最擢任六察首發奸慝消亂萌朕
已器之既而出按河東入居臺中論人必先大
節論事必先大體每有疏入咸可底行朕甚嘉
焉茲以爾請授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
光舜之聖猶明目達聰不棄邇言故雖有四凶
不能壅蔽而治道燦然畢陳朕今總文武之士
弘修攘之略冀聞忠讜久矣爾尚益圖獻納以
稱簡用欽哉

貴州道監察御史劉涇勅

國家稽古建官特重御史之任蓋將責之酌民
言而贊國是貞憲度以肅官常稱之亦甚難矣
爾貴州道監察御史劉涇始以進士高等選入
中秘讀書既居憲臺益習治體雖巡歷未廣而
建白屢聞實其所言具有容民畜衆之益隨其
所至亦多激濁揚清之風三載於斯厥功懋焉
茲特授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爾尚無撓于
勢無蔽於情詳忠邪之分條軍國之要無舉細

故以塞責無摘小疵以眩明益勵忠貞之節以
輔朕明作之治欽哉

禮科左給事中李遇元勅

國家以耳目之司寄之六科蓋以翊贊國是糾
摘官邪助成建極之治非徒寵之以名也爾禮
科左給事中李遇元擢自賢科蔚有經術爰從
史館選授諫垣乃益明習朝章靖共爾位諸所
封駁直而不訐切而不浮朕誠有味乎其言茲
以三載考績特授爾階為徵仕郎錫之勅命於

戲朝有諍臣則政無過舉王道底平爾昔讀書
中秘觀古名臣侃直不回社稷賴之君臣俱榮
者亦必有槩於中矣尚益自懋以副簡用欽哉
吏科右給事中戴才勅

國家之設六科名應六部而事關大體人得言
之蓋將採公論集衆謀廣耳目之寄也爾吏科
右給事中戴才學純而行修識明而慮遠既居
諫署每進讜言當邊鄙戒嚴而獨懷根本之慮
雖經費孔棘而尤切保障之思古有諍臣爾無

愧焉茲以考績特進爾階為徵仕郎錫之勅命以示褒嘉夫朕方以股肱責卿佐以耳目托言官朕欲聞小人之依察治忽之要汝聽朕欲觀古人之訓弘修攘之烈汝明欽哉

兵科給事中華淳勅

國家董齊庶政分建六科名應部曹實預外廷之議職居掖署亦兼內直之勞國體是關公論攸託匪資才行曷稱簡求爾兵科給事中華淳學識弘深性資謹厚幼膺高薦首擢巍科播清

瞿文懿公集

卷之十

十一

譽于使垣擢華班于禁闥建明國是義每切乎憂時糾正官非心實嚴于嫉惡况夫執法擅叅駁之體臨事稱剖斷之才閱歷滋深操持益懋行與文而並著名兼實以俱乎最考方書渥恩斯布非獨示賢勞之勸蓋以注簡拔之懷茲特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於戲論列必先大而後小庶有補於朝綱官守當謹始而戒終尚無忘于國典佇觀來效我命詞欽哉

戶部山東司主事楊準勅

朕惟古之盛時上下交足富無所藏未嘗不欲得賢俊以司國計也與朕共此者豈惟司徒其屬皆與有責矣爾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楊準器度深沉智慮詳慎既任戶曹乃能講求利益搜剔冗蠹任職三載吏弊肅清茲以考績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財賦出入具有典常出之有經則上可以裕國入之有藝則下可以裕民爾與聞國計已著功緒尚益自懋以副朕圖治之意欽哉

瞿文懿公集

卷之一

十四

戶部陝西主事瞿晟勅

儲峙重計也國家經制雖有畫一之法而斟酌損益亦存乎人非慎選用疇與共濟爾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瞿晟起自賢科謹于官次廉以律已而出納必平明以照奸而勾考必當試用以來于儲峙多有補焉茲以考績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古之善計國者必為經久之策利于公而不利于民不忍為利于民而不利于公亦不為也邇來兵興國用稱詘每思得

劉晏陳恕之徒與之共理爾尚思追跡前人以副簡用欽哉

戶部廣東司主事劉效祖勅

朕惟國計之重疇咨俊乂俾司財賦庶幾成裕國之效內廩百官外供軍旅賦不加而用足望甚勤也爾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劉效祖拔自郛佐試之戶曹有幹理之才而不以纖嗇為能有經遠之慮而不以近小為利惟清慎出納惟允茲以考績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聚人以財理財以義古之善計國者亦惟以義慶利導而均布之上下耳固不徒以聚歛為先也爾起賢科必能為國遠圖薄桑孔而不為者尚體朕意以需簡用欽哉

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夏惟純勅

古今理財一執籌之吏皆可稽其出納而必慎簡士類分任責成者以士類敦尚名節明習舊事可寄以國計之重也爾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夏惟純才猷練達操履端方試用戶曹漸著

嘉績茲以考最特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古之制國用者必餘九年之蓄然後旱乾水溢不能為之災夷狄盜賊不能使之困其要則在擇人以任之耳爾之任職已著功績尚益遠乃猷宣乃力稱朕任使欽哉

南京戶部福建司署貢外郎事主事姚世熙勅

儲蓄不豫不可以應猝會計不當不可以豐儲留都王業根本也司徒之屬一有不稱則國計

何賴矣爾南京戶部福建清吏司主事姚世熙

曩以佐郛有聲擢任戶曹嚴勾校而蠹弊一清勤幹理而庶務咸集三載於斯庶能可稱茲以考績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古稱貯積天下之命今留都水陸輻輳歲輸有常然自江防多警則廣集兵糧以壯根本亦今日時務之急也爾效有功緒已為朕知尚益弘遠猷以需簡用欽哉

南京禮部主客司署郎中事主事朱曰藩

勅

國家撫有方夏凡聲教所及雖在荒服之外罔不祇歲事貢方物以供明祀故特設禮部主客司以領之其在南京則舊章具存非博雅好古之士曷輕畀焉爾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朱曰藩夙承家學蔚起賢科邇自駕部轉任禮曹乃能申典秩尊國體稱朕懷柔遠人之意茲以考績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王者以德禮屬天下德禮不易則人永懷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一

七

爾尚慎乃攸司內有以守先王之籍外有以通四方之志則朕爾庸欽哉

兵部武選司主事殷從儉勅

國家以武功定天下其武職之銓注則責成選司自非守正舉公總核名實則人何勸焉爾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殷從儉操履端潔識慮詳慎雖事無專達而閤閤侃侃有和衷共濟之風茲以考績特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折衝禦侮之臣古今所重今隸選司者大都則

世官流官二科而已世官以酬舊勲而襲替不至於啓奸流官以待材能而功次不至于相冒則公道昭而人思奮矣爾尚益竭忠貞勉副任使欽哉

兵部武選司主事賈天爵勅

三軍之輕重係將帥之能否而武選一司實制其進退者也非志切奉公智能鑑物戎政亦何賴焉爾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賈天爵操履端恪識慮深長任職以來每以將材為急嚴比試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一

七

以儆游惰公會舉以羅智勇雖事無專達而共濟居多茲以考績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國家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既久人多玩愒此正張皇之時也朕以時之多虞且慨然思古頗牧爾與聞選事而舉不當才亦爾之恥也尚慎乃司副朕求才之意欽哉

兵部職方司主事陳栢勅

朕思戎政之重疇咨俊乂共圖戡定之烈而觀變出奇咸隸職方一司豈易稱哉爾兵部職方

司主事陳栢學通古今慮周常變任職以來宿衛嚴密士氣奮揚補助居多茲以考績特授爾階爲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夫古之典戎者按圖而知虛實聞風而效勝負折衝樽俎固皆儒生流也爾尚益弘遠略朕且以幃幄任爾欽哉

南京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汪珣

勅

朕惟留都地重特假司馬之權俾視朕師一二僚屬咸慎其選庶戮力共濟永奠丕基也爾南京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主事汪珣器度端恪智慮深長曩自儀曹轉授駕部屬江防有警羽檄交馳乃能夙夜靖共協規備禦使夷氛折北遠遁畿服宴然爾助居多茲以考績授爾階爲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王迹所基歷代所重思患預防尤稱訏謨朕每南顧未嘗不思曩時創造之難也爾朕勤有年尚益殫忠力以副朕保邦之意欽哉

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高岱勅

明刑弼教哲王所重古之盛時威厲不殺刑措不用率惟良士共承下風非後世深刻之吏所及也爾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高岱起自賢科治用經術諸所聽斷求之以仁恕出之以公平雖法有不貸民無怨焉茲以三載考績授爾階爲承德郎錫之勅命昔漢文以仁厚壽國脉于公亦以不寃昌家祚朕觀舊事未嘗不慨然嘉嘆思得循吏共司刑典爾尚益廣德心以弼成從欲之治欽哉

刑部河南司主事張正位勅

朕以刑典之重責成司寇陳敷置輔咸擇吉人亦欲刑之不濫共成刑措之治也爾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張正位起自賢科擢任刑曹每蔽要囚惟欽惟恤語稱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人與我皆無憾者殆庶幾焉茲以三載考績授爾階爲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刑以弼教自古不廢然秦以深刻而短祚漢以寬大而永年得失之效可以槩見顧不當事姑息縱奸惡以

朕良民耳爾尚益求簡孚廣朕好生之德欽哉

大理寺右寺右評事侯有功勅

國家慎重刑罰每司冠獄成猶經廷尉下廷評覆審然非得吉士民之不寃未可知也爾大理寺右寺右評事侯有功敏達夙成操履尤慎每有詳讞必求簡孚古稱廷尉天下之平爾其無負任使矣茲以考績授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古今用刑失入則傷仁失出則傷義然與其過殺不辜寧失不經爾以經術之士佐理

聖鑑錄

卷之十

廿

官其必聞臯陶之刑矣尚益務明慎以稱朕意欽哉

浙江湖州府推官方敏勅

朕惟天下之大匹夫含冤則陰陽為之錯謬自非良士疇與共理爾浙江湖州府推官方敏起自賢科蔚有經術屬海隅多事小民困于寇亂罔知攸措爾乃以寬和為撫衆之本以平恕為詰姦之術凡有建繫辨釋居多民深賴焉茲以考績授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兵興以

來俘獲多矣使奏報皆實賊當垂盡何至更滋爾能以明允用刑賢於俗吏之冒功多矣尚益堅乃節一乃度朕將爾庸欽哉

紹興府推官韓詢勅

朕哀矜庶獄凡中外小大理刑之臣恒慎其選民命所寄誠重之也爾浙江紹興府推官韓詢夙承家學奮自賢科授任以來聽斷明允請托不行寡弱無賴之民有所赴愬而豪右屏息朕聽上計之吏爾課恒最茲特授爾階為文林郎

聖鑑錄

卷之十

廿

錫之勅命於戲天下之勢遠近如一海隅蒼生有一不得其理含冤抱痛則亦傷天地之和爾尚體朕好生之意求之以恕出之以公察之以明斷之以剛無縱無枉欽哉

直隸婺源縣知縣鄭國賓勅

朕惟親民莫切於令每念古循吏輒慨然嘆息思得其人庶元元得安其生無邪寒暑雨之咨也爾直隸婺源縣知縣鄭國賓擢自賢科崇尚德化薄鈞距之術而人自不欺屏搏擊之威而

人自不犯任職以來賦役均平訟獄稀簡民多
賴焉茲以考績授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
戲士之幼學未始不欲堯舜其民今一出而宰
百里亦可少行其志矣爾尚益懷遠圖無輕民
事朕且召用以酬爾勞欽哉

山西平陽府解州夏縣知縣岳粹勅

朕惟親民之官莫親於令昔人蓋有增秩賜書
以寵夫循良者朕今亦何愛焉爾山西平陽府
解州夏縣知縣岳粹起自甲科出宰百里歷年

累文懿公集

卷之一

十三

滋久撫字惟勤使朕被邊之民得安田畝而無
愁歎之聲者爾勞蓋居多焉茲特授爾階為文
林郎錫之勅命以為爾榮於戲民惟邦本朕誠
不以小民為卑而視如赤子誠不以萬里為遠
而視如堂階爾尚益自效以副朕惠養元元之
意欽哉

瞿文懿公集卷之一 終

瞿文懿制勅稿一卷制科集四卷詩文集十六卷
兩淮馬裕

家藏

明瞿景淳撰景淳字師道號昆湖常熟人嘉靖甲
辰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
是集為其子汝稷所編首卷制稿十一篇勅稿二
十七篇蓋即明史藝文志所謂瞿景淳內制集也
其制科集四卷皆應試策論諸作詩文集十六卷
則文居其十五卷詩賦一卷特附見備體而已景
淳清介自持史載其與嚴嵩論胡宗憲及不撰陸
炳妻誥詞皆觸忤權姦無所憚畏其制義亦名一
時至今有王唐瞿薛之稱古文則非所擅長也

